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五冊目次

嘉靖以來注畧十四卷

〔明〕許重熙撰
明崇禎六年刻本

一

頌天臚筆二十四卷（一）

〔明〕金日升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二年刻本
中國歷史博物館配補

三〇五

嘉靖以來注畧十四卷

〔明〕許重熙撰

明崇禎六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五朝
紀要

板藏江六

序

臣其昌述事

神祖獲侍

先考於舊懔躬逢盛美曷勝掄揚比

熹皇起臣其昌閒廢之餘與叅裁

兩朝實錄曾奉

詔赴留都採訪邸報之未發者臣時因錄留

中疏抄上進即未敢謂有合於史顧惟一

時經畫要當使之不泯臣間嘗觀嘉靖朝

有若大政編年識餘聞見諸錄萬曆朝有

若華塵邸抄泰昌天啓朝有若日錄從

紀政或出自侍臣隨事載筆或本之

有故發憤皆可為紀述之光況臣力氣衰

不能筆削而統系之無俾折衷焉

許生重熙袁近代之故實括諸家之舊

循其率次列以事言卷帙不煩殆浩繁

陳殊快於簡易可謂義文兼美者矣臣其昌

謂史之難難在近事孔子大聖猶云親

炙之事則微乃欲撻觚者執鑿齒之論持

孫盛之辭有駭而却走耳故末世以史為

諱諱於近也重熙沉雅篤信動以古誼自

程少年為諸生不肯詭遇求聞晚遊太學

從事南北聞樂事滿復落無聊困頓之中

輒著書自娛而壽域以來注畧其一

生之言曰無益之事正士不逮今天下
窳民敢賊肆舞驕先臣貪禍至今未解
嘉靖暨萬曆初年紀法足跡以相救挽
求化理之助鑒戒朝可不侑臣誠舉其
文而已遂裁斯言可以破諱近之疑
鏡治朝之樂有志當世者可人置一編於

座隅今

主上紹明

肅祖大洗叢脞之陋正臣工踴躍磨礪之日
然為嘉靖臣者斯能為嘉靖也治老臣不
敏願以數言先之

稽史臣董其昌撰



嘉靖以來沿革序

臣恭讀

高皇帝太諸葛編及昭示奸黨逆臣諸錄凡誅其罪
者曾數其前功德其惡者時原其昔善紀勸
過纖微畢悉刊行頒布與天下共見之天下共
仰

朝廷彰瘅之必不可誣民生苦惡之必不可隱
刑者知法罔生者知懼其兢兢於數教若此故
當時日曆聖政諸紀臣子纂述未嘗諱忌夫以
因事為諱忌天啓以後然也藏之金匱者既戒不
得輒窺筆之野乘者復禁不得漫語縉紳士相
率質質以趨事而莫知所則倣於是君子小人
頽然燼亂而

朝廷賞罰遂因以失其所彰不足勸所舉不足威
勸威謬而是非隨之其驩揜比周之迹錄益削
吁唏之文君子抱恨於顛倒小人屢萌於使倖
其於

聖祖明刑而教之意謂何哉驚聞

高皇帝開天立極慮周萬世比之堯舜

肅聖帝順義承烈佑啓後人同乎又武祖建未

合憲章不可不勉試觀嘉靖靖何等時也俺吉
盡罄烽火日驚破城殺將東西告急直海無堤
幾半天下所在叢窟一止一起兵荒連歲利
全獨戰士死生優卹屢下物力自當告訢智勇
至且交困然而

聖議旋於風霆臣暑運如水火犯顏敢諫者黜獲不
移挺身任事者盈篋無悔一特精神氣色有陽
明無陰昧迨至隆慶以及萬曆之初股肱惟良
俊乂盈側邊鄙不聳稽人成事太倉粟支十年
閭右蓋藏相望五十年兵燹刑厝何莫非

肅皇帝飭法所造也一變而蜚鴻滿野部分南北再
變而燕雀處堂門庭召寇三變而狐鼠公行黨
神幾倍矣天啓時魏祠穹碑爭詣競媚知有富
貴而不知有功名知有附麗而不知有忠順人
心漸滅殆盡登世運使然哉亦緣塗塞耳目不
習見

先朝行事

國是晦而學術壞耳仲舒有言不通春秋之義
前有諫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而不知其
宜適變而不知其權至哉言乎語曰不知行事

視已成事師心自賢未若觀省前人之百不誤
也魏相奏是賈之論九齡述金鏡之篇有以哉
聖主焦勞自今羣臣泄沓如舊誰爲乎敬居正乎
階拱乎諶爲廷相山曉乎宗憲崇古乎名爵
盛恩瑞乎揚揚中外考績加恩夫豈異昔人在
乃贊襄以揜過爲能封疆以避罪爲巧議論以
雷同爲尙身名輕於利祿情面重於法紀近喜
易襲遠慮難施逞臆易家蔽明難撤天下未嘗
無人蓋已事之不熟而古尚無辨也昔鐸椒居
楚以楚君臣不能盡觀春秋爲次楚事撰鐸氏
徵臣草野無識試取嘉靖以求近事影之聞兄
者褒其大畧用次成編得失鑒戒展卷易覽
嘉靖以求觀洪武庶幾有合焉願附芻蕘之末
以供縉紳之一助云

崇禎六年癸酉重九日吏部侯選監生臣許重
熙述序

泰開姓民

文鏡孟 長洲 便元璐 上虞 房可壯 益都 陳 盟 四川

劉若半 安慶 夏曰瑚 淮安 曹 敷 嘉興 吳偉業 太倉

祁彪佳 山陰 傅郁文 韓城 葉高標 廣東 呂一經 吳縣

徐開禧 崑山 魯元寵 順天 郭文燦 開封 張孫振 南直

申嘉言 洪洞 王昌時 沂州 劉士斗 香山 賀 再 丹陽

王之瑞 江寧 侯嗣曾 嘉定 陳組綬 武進 孫朝讓 常熟

宋學顯 長洲 王 驥 鎮江 羅起鳳 番禺 吳鍾爵 武進

陳黃裳 咸寧 左懋泰 萊陽 朱寶符 南日 賀王盛 丹陽

冷元益 上海 吳昌時 吳江 張 淳 孝慈 陸其志 平湖

劉禹卿 宛平 王應達 紹興 閻爾梅 浦縣 龔立本 寧波

周元獻 開平 陸 鏞 平湖 楊文驄 貴州 艾南英 東鄉

嚴 枏 常熟 王 鑑 太倉 趙士履 常熟 王鍾龍 嘉定

董 庭 華亭 陸 銑 常熟 錢晉明 順天 陳履謙 慈州

陳振藻 常熟 張鵬翼 嘉善 吳 易 華亭 宋天驥 華亭

周茂臣 太倉 王世焯 上海 王元懋 崑山 陸晉卿 上海

薛 淵 長洲 鄭元勳 儀真 梁于洙 江都 雷德懋 南周

周 京 太倉 張可度 江寧 王 亮 常熟 朱荃宰 麻城

程 泰 德化 朱宗城 蘇州 侯 服 常熟

叔士素 弟孟卿 重明 國輔

嘉靖以來注畧目錄

第一卷

正德十六年四月至嘉靖六年十二月

第二卷

嘉靖七年正月至十五年十二月

第三卷

嘉靖十六年正月至二十六年十二月

第四卷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至三十五年十二月

第五卷

嘉靖三十六年正月至四十五年十二月

第六卷

隆慶元年正月至六年五月

第七卷

隆慶六年六月至萬曆九年十二月

第八卷

萬曆十年正月至十八年十二月

第九卷

萬曆十九年正月至二十七年十二月

第十卷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至三十八年十二月

第十一卷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至四十八年七月

第十二卷

泰昌元年一月

第十三卷

泰昌元年九月至天啓二年十二月

第十四卷

天啓三年正月至七年八月

目錄

清注畧卷之一

太學生臣許重熙

右春坊臣許士柔參訂

世宗肅皇帝起辛巳四月終丙寅十二月

諱厚慈 憲宗庶孫在位四十五年改元嘉靖壽

六十葬永陵

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

父肅宗獻皇帝諱福堯

母慈孝皇太后蔣氏

孝潔肅皇后陳氏

孝烈皇后方氏

哀冲太子載基

景寧王載圳

內閣二十七人

少師楊廷和

清首輔張學敬

年文應嚴嵩

少傅蔣冕

謝遷

謝文簡

少保毛紀

東方獻夫

太子張璧

芳興化郭朴

尚袁宗韋

書史部

上林正德二年

辛正德十六年

殺皇帝遺詔

學士梁儲

詔開讀

辭母妃啓行

應恩上儀狀

吾嗣皇帝

禮部儀請

卽位時久早

告天下

獻王禮尚書

惠藩侍郎

和廷和

梁儲致仕

五月以長史袁宗皋爲大學士。承奉張佐戴永爲太監。護衛驛安陸松爲錦衣指揮。策士於西角門賜楊維聰等進士。分遣行人存問在籍老臣。韓文劉健章懋謝遷王鏊楊一清。以兵科徐之鸞言。盡革錢寧等賜姓。

六月誅錢寧江彬。叛逆劉吉何堂等二十六人。贈成事孫越許達官誥。王守仁尚書南兵部。已亥再遣太監戴永迎母妃於途。言官劾尚書王瓊結納彬寧罪狀。論成榆林起彭澤尚書兵部。贈先朝

嘉靖二十一年

卷一

三

諫承諸臣陸震余廷瓚劉俊何遵林公麟劉鉉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并削籍黃鞏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及成邊徐鑒。禮臣上議以孝宗爲孝。獻王妃爲叔父母。令崇仁王考。獻王。帝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廷和劾紀復上程順漢議。帝不聽。群臣皆言。武宗以神器授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同。不可爲世考其所考禮也。獻王雖有同極恩。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文。寬不報。特郎吳廷舉自劾與蔣冕好友。當寬議。先帝南還時。不能遺書責其諫阻。有愧韓愈之於陽

城覽奏言。臣在扈從日。延舉時致臣書。過多獎借。與今語異也。帝不直延舉調南工部。

秋七月進士張璠上疏言。皇上倫序當立。比之哀英。較然不同。若稱聖母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日宜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斯不失其爲父母矣。帝覽之大喜。即日御文華殿召廷和紀冕入。諭之授以手勅。尊崇父母爲帝后。祖母爲太后。廷和退而上言。其不可以御勅封還。

嘉靖二十一年

卷一

四

八月從彭澤言。革冒濫武職。太監張永谷大用馬和成陸閏魏彬弟侄封伯及都督指揮者。凡傳陞乞陞錦承官二千一百九十九人。九月癸酉。母妃至通州。聞朝議欲考孝宗憲。遂通州不入。帝涕泗啓。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宗皋卒。起黃宏大學士。冬十月張璠著大禮或問一編。科道盧瓊史于光勸璠。不報。璠自齋至左順門上之。廷和見勢不直。已乃草勅下禮部。奉聖母慈壽太后懿旨。本生父王宜稱帝。母宜稱后。憲廟貴妃邵氏稱太后。帝從

之王午母后至京錄大明中門人謁見奉先奉慈
殿主事霍翰上言禮官持議非是同知馬時中暨生
何淵巡簡房諸各上言如璵議○甲午論上邵太后
與獻帝后事璵廷和不可○甲戌乾清宮成○許
請戊戌南派奉有戰功雖居寵倖能小心周旋士大夫
其諫也人多惜之○雲南巡撫何孟春勸帝修德
勤政知人親賢帝嘉納之又上言宋真宗稱文
爲伯考準與王業者也考之一字非可稱於獻王詔
書以先帝爲兄獻王爲叔亦允愜矣廷和喜其助已
權爲吏部侍郎○給事中熊浹言上貴爲天子而父
母以王禮處之安乎稱帝后而別廟則大統所生義
恩兼盡矣費宏以爲嫌遂出之
十一月封王守仁新建伯守仁稱舉人冀元亨爲
說濂構獄獄中尤爲含冤不報
十二月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
書吏尙書喬宇曰張生此論恐終不免從之宇不
除璵南部主事廷和語之曰子不應南爲大禮說
我耳璵執執去○林俊自其家上疏諫阻草崇所
廷和薦起尙書工部○帝諭加與獻帝后以皇
廷和不可帝曰卿言已悉第開極之恩報亦無

其免承朕命廷和言若加皇字是與孝廟慈壽
所後而重本生臣不能辭責願罷歸喬宇率百官
諫帝不從禮臣毛澄買詠汪俊言加皇字則正統
無制不可以告郊廟科道翰林朱鳴陽程昌陳沂
百人各上言加稱非是廷和不報○甘肅巡撫許
鎮將侵牟議減戊卒月餉總兵李隆不悅焚軍士
張璠入銘署群毆銘或焚其屋城中大震太監
忠擒其渠王禮二悉降陰謀隆懼殺禮二以徇
許眉翔喻茂堅上其事
嘉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己未郊○清寧宮小
室火廷和言與獻帝后之加神靈容有未悅者乎科
臣鄧繼曾鄭佐部郎高尙賢亦言之帝心動乃從
廷和議考孝宗母慈壽稱與獻帝后爲本生父母
○帝初卽位裁抑倖幸一清亡何與邸從官賁祿
叙錦承數百皇親御喜請乞無厭舊聞勸仍舊
內科臣朱鳴陽因災上疏不報○陳九疇初爲
所構論或繫獄數年及甘肅事聞議可以代許鎮
彭澤萬九疇遂釋獄授食都御史巡撫甘肅
變上報○華京遇徐淮各倉內官監督○發內
太倉積餉諸邊○廣西融縣盜起亮嘯聚併

劫鄉民都御史張嶺平之

二月詳定朝祭禮儀江西巡按鄭啓元得宸濠手書微私書欲急去巡撫孫燧以湯沐王守仁代因極論極罪并劾守仁黨惡交通謬庸封爵有旨勿問又有旨張子麟交通事下守仁勘守仁奏言當時客有詐爲貴人書以欺濠罔利者或未可盡信耳于麟遂免問守仁奏請父華郵典移書于毛澄澄答書謂華有科場詬議不可予守仁懽恨復書曰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時以是推澄之執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曰昭聖邵太后曰壽安與

國后曰興國太后

卷一

七

國后曰興國太后○戊辰遣官之安陸上興獻帝尊號題主不稱考及叔○念翊戴功封延和冠紀爲伯崔元爲侯皇親邵喜蔣輪各封伯張鶴齡進封國公○山東礦賊王堂嘯聚流劫尋即定○北虜亦不利於正德初仇殺小王子懼其子報之率衆走涼州乞我開地駐牧攻破安定諸王族盤據西海日漸陸梁至是亦不利之子麻八台侵破諸番落兼有西上○宣府鎮卒譁噪事聞給事中許復禮言邇來政多寬假事無姑息權奸有罪而輕宥豪卒干紀而不誅下兵部○戶兵尙書孫交彭澤言國家歲清四百萬

石領運則十二艘衛所一百四十軍旗十二萬六千八百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近者清規盡弛軍士船散命總漕都御史嚴之

夏四月吳淞江白茆港訖工東南水利以二河爲要尙書李充嗣承命往濟凡七閱月云

五月廷和寬紀辭伯封○尙書林俊改刑部○驛馬崔元闢說獄情爲主事陸澄所劾併其名帖封人

上曰刑官執法不聽囑託自其職分何必以名帖封奏顯係奸名置不問○上一日欲觀內庫儲積大監張佐奏曰自有冊籍可查不必親閱上止衆侍闕

嘉靖正事 卷一 八

佐何意佐曰寶貨易眩經目或啓靡心也

六月奎虜二萬騎自井兒堡撤牆入固原直抵涇州衛官楊洪劉端戰歿旬日乃去尙書彭澤見邊備弛請假巡視名目前去會同邊臣從實料理上從之

秋七月南京大雨水溢

八月封乳母官嫔劉氏魏氏孫氏爲夫人○南大聖承黃籙賀聖壽至京卒

九月立皇后陳氏

冬十月嚴饗內皇莊及勳戚田土巡撫王春勅出各

項田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其侵占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還民皇莊收各官地○科道章僑梁世驛各條奏三代而下道學之傳至朱熹大明近有以陸九淵爲簡逕朱熹爲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使正學欲以成光明正大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有傷治化其行督學官諭禁○兵部遵前詔查覈騰驤等衛勇士替補太監聞洪奏取中吉免覈給事中毛玉因言先朝谷大用等惟移人主宗社幾危皇上繼統宿弊消數年之禍亂近聞從龍內臣漸以納賄招權

卷一

仍蹈覆轍宜暴前人罪惡示不復用戒諸內臣保身惜福上然之降旨戒諭

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陳九疇至甘肅知李陞殺燬許錦械隆請京卽訊十二月給事中陞僉事史道以前疏救王瓊被怒廷和出之遂劾廷和漏網元惡上曰廷和在先朝力阻宸濠謀衛諫止南巡不草威武勅道言不直下之部獄科道于桂曹嘉論駁不報尋出道爲州判初科臣章喬奏平濠功次冒濫彭澤不喜科臣徐景嵩江勅侍郎趙瑣不職瑣尋進尚書僑復論之及道

廷和澤上言廷和輔養聖德小人假言貴橫行使重勿大臣避嫌求退不可也廷和疏退勅鴻臚宣諭勸督廷和疏請再三同官紀寔彭澤孫交相繼求去御史鄭家素曰廷和有撥亂反正之功足稱救時宰相史道指爲元惡不已過乎夫避人焚草言官之體道乃先揚其聲至外補而始發之心迹詭秘可見陛下不以此罪道而以排陷大臣下之理是使道有詞也廷和以道言乞休同官以廷和故求退臣恐大稍替後隱憂可畏幸論廷和視事毋妄深已之名○章寔卒諡文懿學者稱爲楓山先生

卷二

癸丑二年春正月癸卯朔南畿河陝地震○休言官誣劾大臣御史汪瑋言史道狂妄特一臣之失耳澤欲以此壅塞言路壞祖宗之法不可御史曹嘉請允廷和之去給事中李學曾言大祖設六科關聯六部舉正欺蔽列十三道彈壓百僚事得專達澤何所見而欲紊亂以重大臣之威有旨臺諫官職掌如舊二月丙申辭葬孝惠太后於茂陵○毛澄罷○上乾清官命內侍數人習學經典請究科儀大學士廷和極諫乃止○文華殿進講畢上召廷和近侍論日草場踏勘先帝成命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兒

廷和頓首言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產與其利
蠶園之益孰若薄朝廷之恩上不答○太監趙山
楊聰丘清戴義相繼次各乞磨其姪爲錦衣官給事
中夏言力諫不聽○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差
爲四等上奏其一資望林俊石琚等八人其二寡過
毛澄金獻民等十五人其三庸衆趙瑄秦金等十四
人其四卑汚張子麟楊一清等十四人給事中安磐
奏引王珪之論房玄齡解縉之論黃福皆承君命品
藻未有無故而忤其口吻者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
小臣肆其輕侮非威世所宜有也給事中毛王亦言

卷一

二

之○上嘉嘉狂肆令補外御史何信奏曰史道俱異
說曹嘉衍評品皆食事間閤鼓之御史劉廷宣言閤
道嘉結黨邀名放言命各斥爲邊方雜職

三月賜進士姚涑等是科得徐階

夏四月興廟用八帑○命宋儒朱熹裔孫爲五經博士
○錦衣百戶張璉勒索解美主事羅洪戴欲勒之
璉受答免勒洪戴從其所請璉奏洪戴擅撻錦衣
官上怒逮赴錦衣獄考試尚書林俊孫交力救不
報

四月太監崔文奴李○索卷伍佐役錢每

劉黼發其事刑部執陽鳳翔之文爲林俊勿問俊不
可文遂請旨發訊錦衣俊執不與文劾俊抗旨上
切責俊刑主事楊承奏曰舜爲天子不撓卑聞之法
刑部按一廝養而奪之何用士師爲哉給事中趙漢
奏曰陽鳳事甚小而樹文能致尚書之詰責事大文
收捕告人誣之叱曰此答寄與尚書其威侮如此則
劉瑾不難爲矣○科臣鄭一鵬奏曰邇者騰祀繁興
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厭亦有之先帝已
誤陛下豈容再誤恐拂士之諫不忍違倭倖之請
臣所未解也上曰天時饑饉齋祀暫止

嘉靖三十八年

卷一

三

五月大旱又有雷震城竿之異御史秦武指切時事
上責其狂率南科彭汝質奏曰應天以實不以文
燕閒虛費於女寵腹心委託於邪瑣而望天意之回
難矣○鄧人宋素卿奔日本正德初國人溺永壽僧
來貢其族人議之告素卿附夷守臣以聞置不問至
是其主游義植勿政在強臣左右京兆內藝興無
高藝興遣僧宗設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各來貢先
後至寧波而市船司聞貨宴坐向以至先後爲次素
卿崩太監佐俊至而先聞又坐設上說怒遂相殺去
監陰助佐俊之兵說愈怒逮殺嘉賓堂劫東庫佐

鄉輿設進至城下。逼令鄉佐獻出。乃去。調衆至霍山洋。殺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又自育王嶺逃至小山。滿殺百戶胡源。巡按歐珠奏聞。

六月有星孛於天市。上御平臺召廷和寬紀宏而論。獻帝太后皆加皇字。廷和等頓首固止。○科臣周瑯請爲安陸立後黜崔文詠李隆以弭天變。

秋七月製興廟樂章。○初定國公徐光祚奏土豪久隱功田下順天撫按勘。永平知府郭九臯覈係姦民趙紀違例投獻。駕言吞隱紀遂赴東廠告九臯多受金錢曲斷。太監芮景賢奏之時九臯移守臨洮遣官

尉之臨洮收之尚書林俊奏曰人主宜攬大綱卽九皇貪忍不妄。陛下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今據單辭而稅奪衣冠甚非德美不報。科臣劉濟章僞劾景賢配政。上怒奪俸南京科道鄭慶雲等

交章言逆瑾復見於今日不報。○林俊稱病乞骸骨于致仕。差司屬官護送歸。○皇親陳萬言管新宅尚書趙璜不可萬言訴於上。謂郎中葉寬主之。○

逮寬卽訊。○科臣劉鑑奏曰崔文導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官深嚴恣爲禱祀侵費帑金六七萬。上優旨慰文責嚴覈實帑金侵費。○

奏內帑不可查覈

上怒最妄言着外補科臣衛道汪恩上章申摺上切責之。

八月河南大水。○楊廷和十二歲考績加太傅辭不受。○給事中孟哥言先朝姦黨魏彬張銳錢寧廖鵬與曹陳諸侯伯爲親之數家者或共先連婚帝室或

銘勲太常惟利是求曾無靦顏上命禁之。○光祿少卿華湘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

至元辛巳改曆至今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夫至元距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今

則二百四十三年矣乞訪知者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御史王國用私假劄最符微葉傳爲東廠芮景賢刺及卽逮嚴園用下鎮撫司訊嚴論成園用降

外。冬十一月南刑主事桂夢上言大禮畧云孝宗自有子不可復爲立後臣按范純仁謂英宗親許爲仁宗子與入繼之主不同。皇上果許爲孝宗子乎併錄

席書方獻夫之疏上進書疏畧曰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於情安乎此與武王追王之心未遠也獻夫畧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

獻之異群廟。當稱帝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帝曰皇考。別立廟祀。則當於名實矣。上曰此係稱帝大事。會群臣集議。○傳陞供奉夫人弟那爾海。錦爲錦承官。科道復言。屠衛。諫阻不報。

十二月太監。引永請遣內臣之蘇杭。繕繕。上令

廷和撰劾科道張原吳瀚疏。諫廷和請收回成命。上切責廷和抗違。廷和稱病乞休。遂致仕。○南京地震。大雷電以雪。○錦承官王欽王錦。侵負鹽價百餘萬。論斬繫獄。追贖。忽出中旨。免成編成勿追。科臣劉澍疏。諫又有錦承李洪陳宣。賄毆殺人。命奪級。濟奏

言法司平理庶獄。必使罪協其情。天子不得以喜怒重輕。今洪宣奉級。欽錦編成。與王周用劉宸一律。其何以示天下。○彭澤罷。以金獻民代。

甲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歲。填次營室。丙子五星咸聚。辛巳五星皆伏。太白先過壁。光祿少卿樂護奏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有德受慶。無德受殃。故聚房周昨

以昌。聚箕齊桓用勦。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昭然在德。天寶聚尾。其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禍。易簡寒。修德之大。乞陛下勵精而實行之。○郊祀畢。例有慶成宴。上以災歉不舉。○大理卿岳請於歲內

河南督居民開田。禁陵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灌。其平時曠土。無川澤之利者。量鑿洫。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收雨潦之入。數年之後。皆爲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

二月以太監張準提督京城九門。○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爲大禮辨。尙書汪俊以爲至論。尙書喬宇率九卿上疏。必以孝宗爲考。而後大宗爲不絕。前後章奏。惟張璉霍韜熊浹桂夢議同。餘二百五十人。皆如部議。科道張璠鄭本公等六十三人。各抗章力言。當從衆議。上怒。惡李其倖。修撰唐臯言。陛下宜考所

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上謂其模稜兩可。亦奪俸。於是汪俊更議。帝后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

報。楚王榮滅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院經歷黃緒錦承千戶聶能選各上疏與璠等合。上命召璠等書劄來京。○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入見。宴齊倍常。○科臣鄒綱曾請勿各改過。加戮儉人。上大怒。逮下詔獄。○南畿饑甚。民多相食者。巡按朱永奏聞。○勝日。昭聖太后聖旦。有旨命婦免朝賀。御史朱淵言。皇上孝事兩宮。常如一日。茲者朝賀之儀。興國太后舉行。昭聖報。禮數所失不小。御史馬

明斷言賞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匆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上怒逮繫詔獄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御史陳迥季本員外林惟聰疏爭亦併逮繫○管龍虎殿於顯靈宮以奉玄武

三月璵璠自南京上疏申明統嗣之辯且曰今之加璠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上嘉納之是日御平臺召覲紀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室覲曰臣願陛下爲堯舜勿爲漢哀帝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黃綰復申璵璠

嘉靖九年
卷一
十一

之說丙寅上勅禮部加稱本生父母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尙書汪俊極諫上曰爾職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即致仕去侍郎胡璠言大禮既定廟書不必徵取上從之併止璵璠璵璠中路聞報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必亟去本生二字繼統之義始明一上命復召來京藉覲言於上前曰二人來必撲殺之上不問中旨以庫書爲禮部尙書科道安磐田麟等交章論阻不報尙書喬宇曰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餘年所未有乞收威命不許

徐學謨曰本生二字蓋屬於群臣之爭而姑爲調停之說耳假令二臣喙息而禮臣念禮可義起廟祭先正統而後本生何有並大之嫌廷和爭執不已而群臣復附和之張桂達得以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之言聲動聖怒必伯孝宗而後已矣然張桂既以爲人後者爲之子非聖人言而謂孔子鄙爲人後又引襲相圖之射爲詞何以見獨非漢儒附會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豈若內悅其君而外竊其威者廷和之自處得正矣

夏四月舊述貢卿于西牛○侍郎吳一鵬會百官力言建室之非

嘉靖九年
卷一
八

上曰皇考廢園遠在安陸卿等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其失制常其亟行修飾修撰呂櫛編修鄒守益曰陛下御情以爲孝群臣願令以爲忠此而不已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憚於易簣曾子以爲細人之愛魯受天子禮樂孔子傷之今以非禮祀獻皇安乎上大怒逮詔獄命內閣撰冊傳諭昭聖冊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又欲去本生母三字覲力諍封還御批者再乃依原文上璵母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本生母曰本生聖母章

聖皇太后○薨。冤乞致仕許之。

五月改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遣太監賴義保崔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迎如京師。○璵夢至京。復同上疏。極論兩考之非。鴻臚少卿胡侍諫止。稱伯謫外。

六月以石琚爲大學士。○科道各疏彈璵。夢。科臣張翀。取薛臣譚章奏。發刑部。尙書趙鑑私語。稱曰。若得俞旨。便撲殺之。上知之。降中旨。以璵夢爲翰林學士。獻夫侍講學士。三人各上疏辭學士命。上溫旨慰諭。尙書喬宇言。三人有玷清班。上怒切責之。

君薨泣哭

卷一

七

宇致仕去。翰林官楊慎。姚涑。許成名。崔桐。邊憲。金華言。臣等所執者。程願朱熹之緒。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乞賜罷黜。上怒。俱奪俸。御史段積陳相言。璵夢假議禮之名。爲干進之術。以若人而授若職。臣恐施鳳之厲作。而負乘之寇至矣。上責其排妬忠賢。下詔獄。南部院尙書楊旦等各疏阻。俱切責之。○員外郎薛蕙著爲人後解。以駁璵夢之議。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爲之後而不稱父可乎。上怒。逮繫詔獄。○太監賴義奉迎神主至順德。守臣朱蔚迎候。又不飭公署爲行殿。詔逮兵備劉秉鑑。知府

羅玉卿疏

秋七月。璵夢既拜新命。列十三事以上。上采其議。遣官至闕。論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上御平臺。召紀宏珪責之曰。爾輩事君不忠。如何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無君。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召百官至左順門。勅曰。本生聖母。更定等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侍郎朱希周率郎中余才汪。東萊言。本生字。初非貶辭。去之則於昭聖無別矣。何孟春奏。金豈熙暨九卿翰林臺諫。章十三上不報。○上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

君薨泣哭

卷一

三

孝宗爲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尙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懇懿皇太后葬禮。此本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歿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邀留群臣於金水橋南。於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朱希周詣內閣。邀毛紀費宏石琚同跪。言宗廟之禮。至大至重。而本生二字爲要。上復遣諭。冊文定矣。爾輩姑退。群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上怒。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於是晝熙等八人下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

群臣皆笑聲震大內。上大怒。命聚馬理等一百三十人詔獄。○已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枝群臣於廷。編修王相王恩給事中葉紹宗毛王御史胡璣張日範邵郎楊淮張濬申良威應奎作瑜余願安聖殿承叙俱卒。諸豐熙張翀余別余寬黃待顯閣。滋相世芳母德純戍邊。○甲申奉安皇考神主於觀德殿。趙鼎書入朝。○大同巡撫張文錦議於大同城北九十里。建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諸卒不願徙。系將賈鑑峻法箠其伍長。諸卒遂變。殺鑑。裂其屍。嘯聚塞下。保焦山自守。○僉事陳浣疏稱去本

八月侍郎賈詠爲尙書大學士。○廷議遣侍郎李昆竊勅赦諸叛卒。以太監武忠代鎮守。桂勇爲總兵。蔡天祐應撫之。叛卒雖勉聽朱振約。仍肆劫掠。擄華夷數人。終莫能制。及天祐至。請以朝廷恩威。暫爲解散。桂勇分部五十餘人。皆殺之。釋郭鑑。柳忠以安衆。亡何有別將領兵過大同。掠民畜。民詣之。兵說曰。爾大同叛。朝廷命吾兵盡斬若屬。何者。尙爲於是。說言。城叛卒大懼。而遣士李枝。觀餉至鎮。衆謂有竊旨。聚集數百人。排枝圍問故。枝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聚不可散。遂圍知縣王文昌署。文昌走匿。乃燒若民數百家。明日脅代王索金帛。王曲應之。始解散。王懼微服遁於宣府。天祐以狀聞。○述檀滿速兒牙木蘭火者他。只丁率衆寇甘州。都御史陳九疇擊之。滿速兒走。九疇間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火者他。只丁奔衆遁去。路遇亦不剌復邀擊之。大勝而歸。○席書至京。以孝宗名未正。命集議。鄭岳徐文華力諫。止書之。胡世寧憂居里中。亦上言。大體之議。惟在聖心。獨斷。考孝宗不可。獻皇帝生。陛下而別立於外。藩子可。上嘉之。祭酒崔鉉諫曰。陛下無輕正統。無輕詳情。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怒奪其官。

九月集議汪偉卿岳徐文華猶與璵力辯武定侯郭
勛曰人臣事君將順其美於是書夢璵獻夫公鶴齡
侯勛崔元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天子無太宗小宗
無所生所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昭聖伯母也宜
從所稱獻皇帝別立室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上正
復之乃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布告
天下○濟府長史司吏魏卿反嘯聚青羊山流劫鄒
州諸縣○命侍郎胡瑄都督齊綱討大同亂卒○百
戶隨全請遷皇考松林尚書趙瑄曰山川靈秀所
萃不可輕洩上乃罷議定名顯陵如七陵○命尚
書金獻民都督松雄討土魯番比至蘭州而寇已出
嘉靖元年

冬十月起廖紀尚書吏部

十一月從陳沈言復開閩史道于桂曹嘉於科道○
杭州監織太監吳勳有奴暴橫布政馬卿禁持之勳
不悅奏卿抗旨稽誤上怒命逮卿及知府查仲道
○盜殺山海關主事王冕○撥綱兵至陽和堡密檄
桂勇捕首亂羽微日下亂卒大懼勇擒郭鑑柳忠十
一人斬之鑑父彪子復倡亂叛卒盡甲閉城門夜圍

易暑暑其家人生燄之幽易於空室天祐聞受執臣
脫險諸卒羈訴求止兵天祐曰能擒獻首惡猶可及
止諸卒乃擒四人以獻天祐斬之犯子跳匿不出境
欲提兵而西天祐首送瑄處仍奏乞班師輟止○
大同縣庫吏乘亂焚知縣王文昌署文昌自殺
十二月評事韋商臣請有建言獲罪諸臣上怒斥
外

乙酉四年春正月起楊一勣總制陝西一清過雒陽造
故大學士劉健款伺良久健袒褐出曰應寧出將乎
一清曰承乏爾健出既若飲之竟無一語○冀北倉
嘉靖元年

事聞美爲虜所殺○起胡世寧兵部侍郎御史曹弘
勳之不報○御史劉勰奏近正違倭畏天恤民十事
○都御史陳洪謨爲諫大禮還請物故諸臣請乞遇
貨不報

二月牙木蘭據哈密率衆入沙州○初宗設肆掠後
匪入海壽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兵傲海者得
黨仲林望古多羅及倭首三十三國王李輝獻之乃
發林望等至浙驗實與素卿俱斬瑞佐釋還本國
范守已曰鄭曉有云夏言謂倭禍起於市知
罷之不知當罷者內臣非市舶也祖訓雖嚴

而市舶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使利權在上也
船罷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訬海上無寧日矣
應曉言不爲無見然使者船不至則姦豪何從莊
取其貨以階厲耶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
可缺耶宋統嚴其禁令而言者紛紛則承冠之者
甚憾夷狄也

大同配卒郭范子胡雄復煽餘黨夜焚王懸兵家集
卒馳告天祐天祐曰侯曉治之詰朝集諸卒問以
故衆曰倡亂有主名皆知之乃擒范子等四十人悉
斬以徇因事捕誅餘黨殆數百人亂始定

嘉靖二年
三月纂獻皇帝實錄○陳浣論楊旦汪偉朋邪俱罷
之

夏四月光祿署丞何淵言獻皇帝乃所自出之帝
請於太廟內別立世室上命集議尙書席書奏曰
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皆百世不遷
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比之太祖太宗
不知何據也聰夢亦言不可上曰觀德殿在大內
太常不與祀典匪合儀制書等遂議於皇城內別立
福廟祭用次日從之乃命小地擬名以聞○仁壽
災昭聖所居也延發玉德安喜景福等殿上議

徵樂素承避殿論群臣同心修省給事中楊言擬請
旨六科各失其職以致進退失當餘朴不聞享祀未
孚職員多濫刑罰不中工作不常伏望進君子退小
人御史徐敷言呂柟等過有可原王相等情尤可憫
張璠等倖取捷徑莊田紛紛奏索鹽引往往欽依
承昌濫弗覈御用匠役增收先朝獎政漸次踵行
上覽奏原之

五月己未遼陽地震○御史葉忠以災變陳言十事
○四川兵備副使余珊效魏徵謹陳十漸請亟去數
宏

嘉靖二年
六月作新廟擬世世不遷定名曰世廟

秋七月吏部以御史孫元席春劉夔皆當路子弟敗
按察司僉事席書爲弟乞恩請授館職上命春爲
修撰夔爲編修給事中鄭一鵬言正德間傳乞雖多
大臣清秩無有也書議禮偶合忤行胸臆爲弟乞
平生素僞洞見矣

八月祭儲卒

九月泰和伯萬言弟煜在元城橫暴民田知縣張
古收而筆之萬言以聞命逮京即訊○林俊卒
疏辭祭葬因言古者健人於朝序之而已反化初

杖客令重覆登虎至劉瑾給解承之端釀成捷威之候又見威弘謝諸獄惟叛運妖言強盜始有考試之旨今一舉考試恐非祖宗仁厚之意也

本月何淵上言國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稷在其中言祖則禰在其中社稷尚得合祭祖禰何以不得同門上命集議禮臣言若直通廟街必撤垣伐木毀神官監乃可大學士費宏賈詠石璫力諫不聽廟書諸仍由闕左門使上令於神宮監北量撤旁屋容過板輿書與胡世寧力言不可不報

十一月御史吉棠奏召楊一清入閣起彭澤代一清

嘉靖三十八年

卷一

三

總制吏尚書廖紀謂總督非一清不可禮尚書席書奏紀內柔順於相臣外牽制於科道書意蓋欲退費宏也紀見書侵吏部權遂請讓位於書懇求自罷上優詔留紀而仍用書言召還一清科道張繼周在勅書搆結是非陰行箝制無大臣懷不報又書前撫湖廣時勅長沙知府朱卿貪酷放入部民李鑑罪上遣大臣往按之還言卿所犯俱無實而鑑父子流移殺逐簡馮琳當斬不可原書奏曰臣以議禮忤朝臣故問刑官以臣所劾故歸罪李鑑上下疏淫司御史蘇恩等訊其事奏言鑑罪至殺官劫財焚人

室衆誣而獄成問官非有私也上曰鑑事席書既為代辯免致發戍給事中管律奏曰今言事者每借議禮為詞本不相涉而務欲牽引欲中傷人非此無以激聖怒欲已固寵非此無以得歡乞嚴加戒諭上曰律言良是今大禮既定群臣正當摠誠供職母假希恩報譽

十二月加楊一清少師入閣起王憲總督陝西二邊○席書上大禮集議進書太子太保聰聖詹事獻夫稍少詹事陞賞與議者而不及內閣惟石璫一疏乞休而費宏自安如故於是張憲上言今日有君無臣有治法無治人因薦故大學士謝遷桂萼亦言天變未消國治者非人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乞憐不去豈止之義耶尋進宏少師

閏十二月乙卯朔日食○御用監黃錦請勅遣官蘇湖龍江管運從之工部執奏不報○兵尚書金獻民勅罷以李鑑代

嘉靖三十九年

卷一

三

丙辰五年春正月御史張袞乞宥伏闕諸臣下吏部看詳部覆請上裁報罷給事中史丹奏曰聖人喜春如春秋天道在我也伏闕請罷怒而罪之問天之道哀疏下部以為將還諸臣已而報罷○上如前

齊志以歿范祖禹梅州不返必有悔矣伏望早沛春
生之仁○南御史趙得佑言席書排費宏遂謂臺諫
嬖宏救一陳沈沈輕之稱一鄭洛書洛書劾之亦有
顧矣廖紀遷吏部議書而書肆為鄙褻之語是果忠
乎○御史雷應龍言乾明門所畜鳥獸歲費腥肉祿
豈乞賜屏去上命所司覈實

二月天方來貢譯使胡士紳言主客郎陳九川索受
天方玉璞上怒遽問時總夢已為詹事費宏故抑
之不得與經筵惠夢心恨不已喉士紳言之謂九川
盜貢玉璞宏製帶還卒人宏第執其僕與九川對簿

嘉靖三

卷一

三

宏奏曰臣曾受故尙書鄧璋玉璞製帶無九川佩玉
事詔勿問給事中解一貫請併還士紳及天方使
人同質不許九川請戌○畿內大饑四方災異衆多
禮部類奏上降諭罪已南御史仲選極言小人未
遠忠直未錄民困未蘇○巡視御史沈松請免盧溝
橋雜使從之○考察外官拾遺論尋甸知府汪登不
謹部覆以登母老不赴任宜降級上特批降三級
改京職以便養○韓文卒○御馬監張忠奏工匠陞
錦衣官者六十八人給事鄭自璧諫阻不允
三月策士奉天殷賜進士龔用卿等○陳沈交產鄭

人為怨家所奏獄具當太辟上今創籍崔文亦事
敗黜開居○刑尙書趙鑑執陳沈獄與桂萼爭論不
合致任上製古詩一首以寵其行

夏四月姚鏌率師討田州岑猛猛放田州世知府與
恩恩岑濬相仇殺濬破田州猛走都御史潘蕃討
潘奪猛官改授千戶正德初攝田州撫輯遺民兵威
日振會從陳金征江西盜有功遷指揮復祖官不
得頗怨望前得猛賂者謂猛多不法都御史戚應期
信之欲脅重賂乃舍猛出不遜語應期怒奏猛反狀
應期去鏌代之遂請討乃遣指揮沈希儀五將將軍

嘉靖三

卷一

三

八萬人進討○席書請庶吉士每科選取勿逾二十
人○御史劉禔奏驛傳之害令嚴禁員乘
五月癸未朔日食是歲災異有水雹如斗大風捲
屋百餘處有生兒六目四面獨角一足有一臂二
有虎具入手足入城市噬人○廖道南進洪範疏
上覽之命顧鼎臣講洪範○福建大雨水海澄山鳴
旗鼓自聾○帝奉兩太后觀騎汎舟端午復觀標
宴給事中高士魁奏言舜作漆器謀者十餘人恐為
侈靡之漸陛下近有此舉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
事以請者臣見近旨如太監鄧文之請易粉書太監

張忠之乞陞官匠俱依故先朝始而漸漸而成矣
上是之

六月獻皇帝實錄成

秋七月副都御史張問奏曰國初令甲自叛逃竄
機密外其軍民訟牒若林連累多隔限府衛及樞
者不得受理至誣十人者及坐邇來官司罔恤民
輕忽者不肯理意緩者不能理貪暴者恣其科索
報復微羅織廢人生業擠人罪名所以干和致異
上是之令一切訟獄止逮主名不得苛煩

八月癸丑撰世廟樂章丁丑世廟成奉安獻皇帝神

嘉靖定章

卷一

三

九月章聖欲謁世廟帝以問輔臣宏一清言國朝
禮制有皇后初立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復
謁廟者上以問總憲卿等引唐開元禮后廟見之
儀及國初禮皇后謁廟內外命婦陪祀之文以對
書劉龍亦言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册后儀
於祭禮不相涉卿等又言周天子廟祭王褒竟立
序后祔廟立西序共承宗廟也其儀以上帝神
議和珪言祖宗家法后妃入官不復出太廟尊嚴
對越上帝非時享不輕出人而祔后妃乎

之席書乃請與帝同行從之○舉猛見討賊兵
妻歸順知州岑璋女也鎮恐璋黨猛問計於沈希儀

希儀知千戶趙臣善璋詐令臣徵鎮安兵圖璋廷
過璋所璋迂之臣伴爲不樂再叩之不言挽之障內
叩之則泣下曰君不威則臣威矣璋大驚問所以臣
以撤示之曰督府疑君翁婿相黨故也璋曰猛奴視
吾女吾欲圖之久矣乃止臣而使人詣希儀所
猛自效猛子邦彥守工堯監璋遣人助守希儀
璋兵先潰呼敗遂斬邦彥猛將出奔璋使人招之

嘉靖定章

卷一

三

節於別墅端成之斬其首併所佩甲上之鎮衛兵還
與大監鄭潤奏稱大破田州猛中矢成田州平
流官治之○妖人李福達初以謀反事連坐戍山丹
調山海衛復逃至陝西洛川與鄧進福等聚衆爲亂
官兵捕獲進福進福跳去莫可跡山西徐溝縣民
實以貴授太原指揮于大仁大禮入國學實善黃白
術遊武定侯郭勛家或謂實卽福達也其警衛良詐
於是按馬錄錄捕之急實挺身出封而覓勛書汗
求解錄勛驚逆上今都察院覆議行山西撫
三法司會鞫巡撫江潮言福達聚衆殺人雖變易

氏而惡貌仍初論以極典都察院覆奏得吉如擬給事中劉琦張達等各劾勘交通反賊院又覆勘當連坐。上疑之逮各犯至京。

冬十月頒獻皇帝恩紀詩舍春堂詩於群臣。

十一月帝御經筵大學士宏不至張璉劾宏惰慢不敬殺子懋賢懋良御體倡優極其醜詆時懋良犯罪繫獄御史張祿奏曰陛下溺三臣之愛持兩重之心使宏去志不決昧違嫌避位之心璉等仗心昧已肆下阱投石之計大臣有傷恭之義卿佐非綏綏之官縱使懋良事未發尚非其所宜言况已下獄

嘉靖三十八年

卷一

三

秉機傾陷何哉乞將三臣并賜罷斥上領之給事解一貫奏曰宏入仕四十年未聞大過其子有犯於宏無損璉等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所攻訐非爲國家也二三言者或專攻宏或兼論璉等不知能去宏而不能去璉等也伏望諭宏以大臣自期戒璉等勿事攻訐則傷和衷之治可成上是之○大學士一清奏曰年來文武二途軒輊太甚將官專事早調一或不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賤勇之轉或搜遠年舊事而推傷統馭之才本兵不之察則老成憤慨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起登將

領他日邊事之壞未必不繇於此○總兵馬永謫廢伏闕諸臣詔切責之故尙書謫戍陞完卒永訟其

功請卹上怒奪永官置南京御史魏有本救永謫

外給事鄭自璧申救永奪俸○兵尚書李鑑卒王時

中代○劉健卒年九十四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田州初設流官民夷皆不便之士酋盧蘇扶

猛子那相以叛復科思恩土酋王受煽惑遺衆旬日

間嘯聚數萬人○姚鏌平猛時保靖宣慰彭九霄承

順土舍彭宗漢各勅忠勇彭虎臣殺於王事獎卹有

差

嘉靖三十九年

卷一

三

亥六年春正月張璉上大體要畧○災異叠見大學士一清請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上曰民間疾苦情狀不一所見容有未盡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今諸司四品以上及科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奏以備采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晰足以副朕敬恤之意○考察閒住教授王份錄事錢子勲與議復官給事解一貫奏云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用之門恐將來人和幾比上特令致仕○詔王時長史以下悉聽撫按考察○鴻臚卿黃紳言經筵乃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免其兩奏

從之經筵官失儀不而奏自茲始

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錦衣百戶王邦奇初以傳陞制官以詔出楊廷和怨之及奏復又爲彭澤所抑亦怨之乃上疏言番夷內侵錄澤邀功啓釁及廷和革詔殺寫亦虎仙所致宜誅此兩人疏下兵部邦奇復言費宏石琚俱延和奸黨得奏欲爲彌縫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蔽匿舊贖前後奏詞皆不得驗惇惇撰余承勛及澤弟冲爲交通請託上命下惇承勛獄合廷臣會鞫之給事中楊言奏曰臣聞簾遠則堂高宏琚乃天子師保之臣而百官之表也邦奇心懷若背法事

卷一

三三

怨望又歸奸言詆辱大臣窮治林連臣猶爲大體情也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保全神器歸於陛下持危定難有正始之功即所擬詔條矯枉過正然事專爲國心本無他今去國未幾禍延子姪臣恐自今全軀保身之臣皆以廷和爲口實誰復爲國家任事哉上怒即朝逮言下鎮撫司考掠備至鎮遠侯顧仕隆等覆邦奇所奏皆妄惟假陳言以希進用耳上切責仕隆徇情回護初逮言時御史陳察向陛大呼曰臣願以不肯軀易揚言上目攝察察不爲動一上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即大臣不自飭陛下

亦宜體貌聽自勅去邦奇宜下司冠獄掖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然之因寬言獄謫外惇爲民承助開仕○石琚致仕不賜馳驛自買車一輛載妻子暨行李以行○庶書以目皆乞歸特加大學士賜第京師三日卒上親製祭文傷悼之○召羅欽順爲禮部尚書辭不就

卷一

三月朱希周主南計事竣有言其不熟一言官上命再察希周自劾求罷許之甫察命亦停○吏部郎彭澤以浮躁調外兵侍郎張璠言臣所著或問澤加稱賞人以是目爲浮躁特詔留澤澤疏辭自白無其事不敢欺月受職不允○御史陳察陞南大僕少卿疏辭薦故科臣劉世揚等上怒其陞任不即拜命市恩要舉降海陽教諭

三三

夏四月費宏罷許馳驛歸不差官護送○宏珪去位吏部會推學行老成者吳一鵬羅欽順四人命再推以翟鑒顧清名上特詔鑒吏部侍郎兼學士入閣○罷東閣管理誥勅學士官○刑尚書顏爾壽等會審張寅事告人薛良及證者李景全韓良相等具錄詞如江湖馬錄言上愈疑之將行親鞫大學士一請言治獄非天子事乃已仍下廷臣會訊顧清乃改擬

實造妖言者律斬。上曰：戒刑豈宜輕有出入？謀反重罪，率意加人，改換妖言，不見妖書，行取原問官李珣、江潮等百質馬，鑲差官械繫來京。

五月丁丑朔日食。○廣西自盧蘇王受反，說言猛實不戒，科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御史石金劾姚鏐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落鏐職，起新建伯王守仁總制兩廣。○甲午京師雨錢。

六月世廟增用武舞。初，費宏定議，止用文舞。何淵以不備爲言。大學士一清詠鑒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治之舞。文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

世廟用文亦此意也。張聰曰：天子八佾人六十四文，武佾各八，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桂萼曰：周禮以司干掌舞器，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令照數增之。

秋七月壬辰南京雨血。○桂萼尚書吏部，方獻夫禮部。○霍韜爲詹事，因言內閣推官非祖制，自三楊擅政，寵格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遷擢去留，不歸吏部乞改，正以消朋比。○河水汎溢，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東溢逾曹，汎沙壅淤，漕渠爲平。○江潮等至京，乃

出馬錄張寅對鞫皆歸罪於薛良，將李福達妄作張寅各勘官因石文舉妄認，故問擬成罪，疏中不及馬錄。上益疑，命逮尚書侍郎顏爾壽、劉玉、王啓都、御史臺賢、劉文莊、大理卿少湯沐、徐文華、顏必于詔獄。

八月命萼、聰、獻夫攝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諭令究明奸搆，鑲撫司搜馬錄篋中得賈詠等私書。上責詠對狀，詠疏引罪得致仕去。卿汪玄錫、余才私議實事不須詰，亦逮獄。○王憲抗雄破虜於寧夏，斬首三百二十級。○桂萼力薦王璉當復用。御史胡松劾璉陰邪，萼引用非人。上怒出之。御史周在程啓充清督

嘉靖三十八年
松命杖於闕下。

九月萼、聰、獻夫具張寅獄詞，謂薛良初許寅，都御史畢昭勸其誣，良坐發口外矣。因郭勛書貽馬錄，乘機中助以危，遂文致其事，使寅怨家李景全等誣成之。於是上欲坐錄以死，聰營解之。乃編成南丹大理少卿徐文華布政李彰按察使李珪倉事章綸都指揮馬牙給事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璉生附會錄各邊成，都御史聶賢給事王科秦祐沈漢程軫各爲民尚書顏爾壽等十三人各革職，一時罵跡朝堂幾空。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

冬十月起謝還謹身殿大學士。贊宏既去。一清爲首揆。應夢氣焰方盛。一清憚之。力薦遷居上。○胡世寧尚書刑部。○張璉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賜玉東帶。及銀圖記二。曰忠良貞一。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又賜粉。約束中外御史。○黃鑑爲大理少卿。解以任子附議禮還籍者。

十二月庚申。靈寶縣黃河清。知縣張廷桂奏。至天子在上。登廟賢俊。故有是應。特命遣官致祭。御史周相諫阻奪官。○李承勛尚書兵部兼左都御史。○御史王堂陳察列郭勛貪橫狀。上奪勛大保解提督。

湯尚定。卷一
國營後軍府印

嘉靖注畧一卷終

嘉靖注畧卷之二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成七年春正月甲戌朔甘露降長泰縣初上謹天
 戒斥誦祀畏人言勳以古帝王自擬自大禮大獄後
 日見臣下掄飾百出謂朝廷無人意漸廣大大學士
 一清老練世故不自安于張桂之上日思委姚迎合
 河清則請廷賀露降則請獻廟事畢默攝上意張璵
 承其短既逐費宏復上言內閣自三楊以來為好人
 鄒夫借據貪污無耻習以為常夫而復來畧不懲前
 非蓋明斥一清也○起太監張永提督團營一清奏
 嘉靖注畧卷之二
 其密擒劉瑾江彬默定大難隨駕南征多所開釋輒
 寧誠不易得也未幾卒後劉劬張璵詣於上前謂
 永勤江西時盜宸濠金二千兩償一清出張容家人
 所許奏下法司推勘止有容求永誌文銀百兩無永
 償金事詔革容職○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曰今
 日事開運道為急而治河次之河自汴南分二道一
 經陳州至壽入淮一經睢寧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
 道自歸德府南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出屬
 穀一自曹州安河口出屬臺場一自儀封出徐州
 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間境山之北漕

溝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會於淮今皆湮塞矣止存沛
 一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溢入昭陽湖以致運道塞淤
 勢必復決今當因故道而分其勢至於運道止塞沛
 縣三十餘里而不能遠開者控沙水中為力甚難莫
 若於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甯城北接沙口
 此上策也其次則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餘里至
 衛水入舟又聞沁水至武陟縣荆口分流過衛是河
 因沁可以通衛也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請於昭陽湖
 左別開新渠言與世寧合尚書童謨覆議行之已而
 應期奪官議遂寢○起王璵提督陝西總督彭
 澤以及廷和乞急用璵璵被用即疏九請詔同滿達
 兒實不咸上命逮九璵詔獄請遣還土總榜掠九
 時論斬請併逮廷和澤尚書胡世寧力言九時保河
 西有功得不咸請戍澤奪官廷和獲免○王守仁至
 南寧使人招諭盧蘇王受使來輸罪蘇受疑懼不即
 來守仁盡撤調兵使小酋以檄往蘇受悉懸悍陳城
 外有觀類守仁縣丞龍光入其營諭之二人疑曰此
 軍門也因言其情必左右皆易州州人乃敢入守仁
 笑曰我欲取汝頭豈縱汝至城下耶許之蘇受入見
 守仁數罪誣之蘇受束甲受箠謝之曰有爾歟者朝

廷天地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皆叩首悅服願殺賊立功贖罪歡呼而去○上勅戶部詳盡邊儲經久之策胡世寧曰永樂時邊需悉以鹽利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執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以芻粟不虧至天順成化間變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戶部邊費無成撤棄而歸以致墩臺日頽保聚日減千里沃野莽然丘墟矣稻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

范守已曰裕邊在復鹽法固矣今之邊地久蕪誰

新野江表

卷二

肯墮之欲如永樂時白首不見烽燧何可得也

利雖倍徙賈人不以易七尺軀矣

黑按萬曆初邊鄙不寧犒人成功江陵既沒人情更以承平轉玩胥役日繁官視地方爲傳舍衙役世據蟠結卽有能聖之人難應誅求之賢矣淮徐荒地皆然不獨邊方也

三月王守仁奏陽州善後事宜謂思田久苦兵革置以流官而兵弱財絀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治陽州非岑不可請降府爲州官猛子那相爲判官盧蘇王受爲巡撫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仍薦林富爲

巡撫而身還南寧

黑按主蠻非土酋不治然彼亦借朝命以威制方必不敢反比諫求不堪而生怨言怨言出而書上聞矣撫臣貪功競以改設流官爲利不知書之納貢應調者乃費財勞師以戍守之於國家何利焉若守仁者真能奉行高帝之法而不撓者也

三月南贛巡撫汪鑑奏上長泰縣天降甘露言上仁孝所感召上悅薦于宗廟頒賜群臣○製忠靖冠

夏四月謝遷致仕

卷二

五月辛未朔日食

○議內中原大旱○大學士一

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告君曰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天象屢變小人訛言山川崩竭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蔽匿四民遷業上下相簡廉耻道消毀譽失真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修德可以弭之深可畏者若緩而伏最深今日獎正望此臣舉其要者釋陶振瀾任賢位能則賢才可致蠲夏稅踏秋傷省額外之

征則民難紓弘量齊威取善而色荒未善則直言日聞上嘉納之令言官據實直言利弊不得浮謬○王守仁既救盧蘇王受二人各請自効兩江民遽斷蘇賊寇猖獗守仁請討乃命湖兵及蘇受各至信地寇聞皆逃匿守仁故為散遣假蘇鼓竟逼石壁諸巢賊奔斷蘇賊官兵追擊破之賊奔橫石江溺滅六百餘人賊潰散移兵勸仙臺古鉢諸巢擒斬三千餘人八寨盡平兩江底定

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璉少傳賜以御詩及袞衣○追奪議禮諸臣官勅曰延和以定家國老自居門生

古詩三

卷二

五

天子親朕法當修市特寬宥削籍為民侍郎何孟春鼓舞朝臣伏閣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情犯深重俱為民毛澄林俊已故各奪其官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各奪職閒住

秋七月加上 皇考聖母尊號

八月易三邊提督勅書令指揮知府以下有犯俱得收訊

九月定宗室襲爵請封諸例

冬十月命行人馮恩齋勅及贈勞王守仁守仁病劇上疏乞骸骨薦林富自代竟離任自歸○皇后陳氏

崩諡悼靈後改孝潔○初潞盜陳卿擄青羊山趨撫常道請兵收勦京邊軍從征與卿遇敗竊逆懼議招降卿益輕官軍山中各設寨砦分盜據守張璉力主勦議乃率道官以食都御史王應鵬代命都督魯綱率邊兵討之盜四出大掠壺關黎城諸縣綱頓師不敢擊賊易之以山為巢時出劫掠林洪修武俱被殘燬河南巡撫潘瓚徵集兵卒兵備荏瓚牛鵲陳大綱兵皆合是月甲辰瓚破魯班堅乙巳破谷堆底已酉大綱執卿鸞執陳梓斬賊數百青羊遂平給事夏言劾綱并請嚴諸臣功次上即命言往覈

古詩上

卷二

六

閏十月兵尚書王時中罷胡世寧代之世寧奏曰今天下士習委靡多依阿自保在朝惟李承勛伍文定堪總軍旅馬吳陳九疇皆大受之器為檢人所聞王令成邊施備楊必進邁眾尋材吳禮行追古人俱為大計所熟自古明君用材雖父祖所棄亦追錄不遺况邇來大計皆權臣排擠乎若一點不錄而忠勤體國者皆以為戒矣上然之

十一月王守仁行至南安卒上怒其擅離鎮守下

廷臣議其功罪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

聲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信
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 上曰守仁用詐任情
壞人心術所封伯爵姑與終身沒後卹典俱不惟錄
十二月冊順妃張氏爲皇后○初滿速兒令牙木蘭
據沙州索我羈留夷使不與則帥帖木哥土巴攻我
肅州牙木蘭不從滿速兒欲殺之牙木蘭懼歸其老
弱萬人踰帳二千奔肅州乞金塔寺住牧滿速兒以
討牙木蘭爲名令虎力納咱寇肅州遊擊彭濟却之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霍弱如夕

二月不雨 上等禱不應 蒙白告說示群臣○縱放
鷹隼田犬○減正 奉先殿薦新食品○湖廣大饑
巡按張祿繪饑民圖以獻○用梁材言令安州牧馬
草場一百二十頃攻廢北土九十九頃招民佃種
歲徵三分○從梁材所請增差科道監收錢穀○方
獻夫奏請多取進士以補知縣之缺 上曰舉人監
生非自待之不遠實以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
者進士之保職守身固有而縉紳爲惡者不無如今
令牧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廉潔愛民者一體提
陞不許爲輕重之別庶幾多獲人材也

恩竊觀進士之爲今吳中者萬曆中頗多自好至

天啓初終凡得美遷去者皆民衆所棄之人而舉
人宦陳如松輩庶幾古循良風而顧皆左謫監司
正難公道也

滿速兒進貢獅子願歸哈密城以求牙木蘭王璉奏
之請散置諸夷於肅州境內霍韜議必復哈密尚書
胡世寧曰太祖建北平行都司而文皇帝之元
良哈文皇帝郡縣交趾而宣宗葉之安南哈密非
大寧交趾比也忠順王已絕而獨立非種嗣之三在
而三爲土番所虜安定王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存亡
何獨忠順哉牙木蘭歸正人唐悉但謀之事可鑒內

關張璉力主璉議惟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土番
以不得牙木蘭克據哈密遂所置諸夷諸夷俱失故
土往牧河西塞上而亦不刺盤據西海是刺結集北
山河西三面皆虜矣○世寧以議不合求罷許之以
李承勛代承勛以每事命官集議私分黨與無益實
政請止之 上曰采取公論以集衆思其勿止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夏言嚴嵩功還請於青羊
山建無從之名曰平順陞涇州爲潯安府○侍郎王
廷相請倣古義倉之法出於民而藏於社社立正副
月朔爲會讀 高皇帝教民榜舉衆中善惡獎戒之

記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三
荒歉散及中下大稔上戶亦次及之上以其有餘
小民行各無按量行

夏四月大學士一清奉旨考選庶吉士以唐順之
東任翰廷試策爲上所獎卽以爲冠而取胡經等足
二十八人之數請官教習上曰過年大臣徇私選
取市恩植黨於國何益自今不必選留一體除用果
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方獻夫奏曰館
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我太祖洪武
癸丑命編修張惟十人入文華殿以宋濂爲師

宗永崇甲申選進士楊相等就文淵閣讀書遂爲故
事前後得人爲多邇年不能盡公誠如聖諭所云
者吏部訪故信得其要但翰林原設侍講讀各二員
修撰三員編簡各四員今多至二三十人或一官全
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量增不必過多除一甲銓補
外編簡於主事御史給事評事中外行人博士助教
推官知縣學官內訪補講讀於郎中員外同知知州
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諭德贊善洗馬亦論資任
遷勿分內外上從之○大學士璉自以不由翰林
驟居輔導而譏禮時被詞臣攻擊中懷忿恨遺傳

汪佃進諱洪範不稱旨璉遂揭請考核調佃寧國府
通判察酒陸深講筵待旨請延平府同知一時劉樞
楊惟聰崔桐徐階等皆外補十去其七璉又恨進閣
時唐吉士不屑赴揖謂皆不堪教養不當出爲科道
林是以袁泰等盡補司屬知縣爲翰林一時之厄
五月更定袁寬及群臣朝祭服制○尚書李承勛奏
曰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強大者自正德末數犯甘肅
邊兵往往失利今乃以索牙木蘭爲辭是啓邊釁
背難測也要當以足食固邊爲久計通番納貢爲權
宜然兵有深機事難遽度是以閩外之事不從中制

王璉提便宜之大權事當應幾立決畫一具奏上
然之戒璉勿負朝廷至意○吏侍郎何塘乞休特陞
右都御史辭計之
六月山西大饑參政王尚綱上救荒八議○給事中
陸釐請汰冗官下部議泥不行
七月桂萼爲大學士方獻夫尚書吏部獻夫奏任用
守令之法○溫州逃卒轉禾嘉主簿海寇數十艘入
掠寧紹浙東大震江陰賊侯仲金拒殺官兵執其主
簿支解之給事中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
淮總兵官從之以王堯封巡視浙江軍務崔文總兵

瓜餞

八月給事中孫應奎陸聚王準劾璉等顯忤不法諸狀璉等日忿爭上前上久不能堪下詔罷璉等璉等曰張璉自用自恣負隅負君桂萼尤而效之論法當真重典特從寬貸璉等還家創怙萼李散官致仕應奎等有耳目之寄既知大臣若斯却乃坐視至今方奏應奎免究準下法司

九月璉等行至天津霍輅私計同為議禮臣行將相及乃疏劾一清罪謂陸聚等一清門人也上覽疏立召璉等還適有張永家人朱繼宗發永兄富陰事

下法司推鞠

卷二

謂永弟容曾餽一清求志文二百金給事中趙廷瑞遂劾一清請逮治上曰一清累朝舊臣何乃不顧名節添負朕眷姑令自引一清遂致仕去

冬十月朔日食郎中鄭經邦奏曰正陽之月日食於朔說詩者謂陰壯之威由於不用善人則今之調和變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陛下納陸聚之言令張璉致仕尋以議禮有功見賞比乃天變如此安可非畏且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若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為公也陛下果以事觀

與為至賞而欲子孫世守之莫若於建退一付諸至

公厚其養與以答其議禮之功然後博選碩德重望之賢置諸左右使萬世之後廟號世宗顧不偉歟此不為乃過加非分之任使之履蹈盈滿犯天人之怒豈璉等福也上大怒誦經邦成邊○吉囊俺答入寇王璉敗績於榆林因修邊垣起蘭澆盡榆林三千餘里○雲南巡撫歐陽重嚴諸衛卒冒伍勅飭不予冒卒亂重仍給之乃散巡按劉臬劾重命重致仕臬以勅過當請外補給事夏言奏曰都御史御史衙命萬里託身士庶之上而莫之違者朝廷召召也軍

卒一譴而撫按俱罷紀綱謂何唐人藩鎮之患大抵

卷二

由斯上切責之○山海關主事鄒元珪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椎場關內不宜更推兵部李承勛覆議華之召太監李能白懷歸

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倉事齊之鸞奏曰皇上即位九年矣治安未臻有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憐之弊四國家貢賦輓運上游脫或道途有梗鋤之梗而東南之漕豈不再至此大可憂一也天潢日衍祿食匱乏而憚於收結此大可憂二也邊疆歲擾將騎之情而大同甘肅之變屢事姑息此大可憂三也夫

之議莫引不休不合者辨之如四函椅枳合者權之如伊尹傳說可惜之癖一也大臣之不肖諛諛爲甚今侈祥街異見之章牘可惜之癖二也初章允濫蓋省萬計費祿日久聽其陳請可惜之癖三也內臣錄守非太祖立法之意乃今同館久而不議可惜之癖四也上下其奏於各部○朝鮮吏曹判柳溥陳奏其主李且建國始末不係李仁任之後而一祖訓會典何誤載未改乞爲改正上許之

十二月虜入大同塞廷推王憲提督憲抗言不肯更言勅其長避失色特詔罷之○羌戎寇葷昌殺掠甚

慘尚書奉勅言西蕃日益內徙將來羌狄交通何以善後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凡制馭西蕃事宜

一以委瓊爲便○工科趙漢奏曰張璉久預機務不免專擅乞簡用兩京太臣及家居耆舊有才德者以

分璉之責上責問漢令疏名以進漢曰贊理之助尚在多賢故欲璉引賢共濟初無私主上復責漢

漢對如前且言簡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干預上卒有之○璉既專政進對明以相自處指揮劉奉

昌奏曰太祖罷丞相設府部以分理庶務太宰

命詞臣於文淵閣奉預機務官止學士贊世加以

保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願皇上遵太宗之制守太祖之訓再訪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更番入直以備訪問○革外戚封爵世嗣惟有定國公彭城惠安伯○張璉建議裁革鎮守內臣上從之百年之患頓除

范守已曰闖人之禍萌於正統而盛於正德帝蓋視外臣若贅疣謂肺腑之寄惟吾臧獲最宜耳不知此曹推魯之性驕縱之氣廝役張虎吻以噬人與從挾狐威而虐衆仇讐之訟牒一入而鹽鐵擢勦不至胥篋汚居不止矣德獎帝美而帝

亦爲之成其美千百年頌功爲不窮云

照按內臣之賢者不乏而聖祖至垂之祖訓不許干預政事者何哉蓋惟耽近則威權易假小人

爭趨乘間導竊有不自知其流於毒者迨至毒甚卽賢宦知而欲收亦無及矣一世廟神廟皆不

以委內閣者委內監故嵩之貪錡能發之一貫之鄙義能斥之不然美竊在內未有外臣能指切者

也然內臣之親由於不信大臣而大臣之不能持主由於容祿保位以道事君之義不可勉夫

九年春正月上因講程氏四箴及范浚心箴

之註以示諸臣。又謂人心匪敬弗聚匪一弗統復製一歲令禮部頒於天下學官。

二月郊祀命夏言分獻南海上疏請奉親蠶累日周禮天子親耕南郊以供黍盛后親蠶北郊以供純服一致其誠信以交神明一勸天下之農桑非身先之不可也。上悅勅戶部建壇尚書採材請建於南內或西內。上曰耕蠶分南北郊蠶於禁中唐人便安之制不可爲法於是尚書李時酌治蠶之禮。上命翟車出入由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蠶兩館悉如古制仍於西內營織室以終蠶事。○頒大學衍義

嘉靖二年

卷二

一六

於廷臣。○夏言奏曰古者祀天於圓丘祭地於方丘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哉至於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於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上嘉納之賜言四品服。

三月夏言二議見納龍春日隆詹事霍韜妬之上言親蠶爲亂成法分郊爲紊朝政。上不問韜遺言謂祖宗定制不可變易皇后出郊爲漬男女之防言得者卽上之。上大怒命械韜付都察院獄韜恐上殺之賂張璠書求解。

夏四月中允嘉通南秦日我太祖初年建國自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洪武十年感雷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命卽舊址爲壇始行祀夫前之分祀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禮緣人情者也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左右昭穆有定位帝祔於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

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廟比漢同堂異室之制時歲祔則設累朝承冠於神座而祀之始以功臣配恐非古等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兆月於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今之太

嘉靖二年

卷二

一六

祀殿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南郊天北郊地尊聖祖配以法周尊后稷之意宗祀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宗祀文王之意增太廟太廟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親不失而古義復見矣下禮部併議言又奏曰周人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日配天以尊太祖配上帝以尊太宗二配豈有抑揚哉張璠雜引五經及諸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分祀之是方獻夫前主祀我誠輸罪霍韜亦輸罪命復職。○建國丘於南郊

丘子北郊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夏言薦
會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上即命言代圭爲左
會都御史御史熊爵奏言即先年張綏故事矣上
怒責爵輪罪言亦奏曰宋包拯劾去宋祁即以拯代
歐陽修有踐田奪牛之譏今臣形迹相似願寢新命
以避人言從之○虜人漁陽塞
六月廖道南請積古樂夏言薦臨清人故太僕丞張
翺推賜律呂命徵入京集議○虜人宜府塞○御史
郭弘化奏言天下土田國初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
五百二十三頃弘治五年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
百一十八頃不及國初之半乞勅各處撫臣搜括覈實以
聞從之
秋七月敬一亭成賜儒臣宴○故尚書屠勲二子俱
廢入監尋並舉於鄉乞以孫補廢上曰大臣子孫
因仍月廩原非國典今著爲令二應受廢子弟有出
別途入官者不得再補○廣東人彭澤初以吏部郎
貪黷緣張璠得眷用及盡逐翰林補澤諭德至是太
常卿魏校告病澤遷太常卿其鄉人黃芳亦隕陞南
太常澤之故吏胥吳爵由判官擢通判浙江參政
卿以直忤璠而副使党以平温州知府溫璿皆善臺

魏吏部調卿陝西而以平代卿璠代平都給事中夏
言劾獻夫媚悅政府蔑視名器且私其鄉人選郎劉
序甘心詭隨上納之命卿等仍舊官澤始改新命
○嘉定人助教金洲奉差回京其縣令與張璠親璠
蘇製裘牀強附載舟車而先以書達璠知洲固拒不
索及抵京璠接書索牀不得遂卿洲斥之外○廖道
南言學國公姚廣孝雖有帷幄功而竊流不宜配享
命罷其位舊祀大興隆寺
八月給事中薛甲請正習俗以明體統大約指劉永
昌等爲言給事中饒秀劾甲附阿大臣明爲魏獻夫
杜塞言路上是之獻夫不自安求罷許之
九月夏言奏群臣有疾及公遣者取堂官印結送科
以覈虛實有欺詐則糾懲從之○甘肅巡撫唐澤告
病夏言奏曰甘肅孤懸河外不可一日缺人而災傷
叠見兩都御史供億浩費請即以總儲都御史趙藎
代澤革去總儲之任以節邊費從之
冬十月加夏言侍讀學士仍兼吏科都給事中○復
召王瓊尚書吏部○都御史胡璉子效才爲御史乞
恩避職上曰大臣子弟避臺諫者即改翰林此近
來弊政今後止與京官○山西巡按趙鏜馳行巡撫

張翰肩道互相許奏。並奉旨。○璵修祀儀成典。因奏孔子有功德於萬世。祀典未安。一謚號不當。稱大成文宣王。一章服不當。用袞冕塑像。一邊豆樂舞不當。用十二八佾。一配享不當。以顏曾思孟坐堂上。子先父食。一從祀不當。以馬融賈逵王弼等預列。而遺后若王通韓愈。下禮部集議。咸以去王毀像爲疑。上乃御撰正孔祀說。分示群臣。以明王號之當去。編修徐階奏曰。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愚衆駭惑。愛其人者。杖屨唾洩。猶加珍惜。況毀先聖遺像乎。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官殺祭。以應禮文。恐妨

卷二

太祖初制矣。上不悅。出附爲延平府推官。上又製孔祀申說。衆議乃定。於是改稱至聖先師孔子。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撤像罷公侯伯爵。去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而改祀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荀爽於鄉。進后若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別置啓聖公叔梁紇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瑒朱松蔡元定從祀焉。

徐學謨曰。孔子稱王。弟子稱公侯伯。無臣而爲

臣。此俗儒清禮不經之舉。而更爲塑像。有同夷鬼。上毅然更定。易師號。易木主。千古卓然之見。第啓聖並祀學宮。子廟而父祠。祭者專於廟而攝於祠。亦有子先父食之歎。蓋叔梁原無通作之功。孔子決不以一祭爲父榮。後世亦不必繁祭其父爲孔子報。惟立廟於鄉。庶爲禮之得也。

庶拔正孔子之號。明從祀之人。其議詳於宋濂。聖祖非之而止。程敏政復申之。至璵而始行焉。惟啓聖祠拘於四父配。孟子父舊籍無聞。而虛配以氏。近卽有僞撰其名曰激公宜。幾詎且俚矣。從祀諸儒。當以羽翼經傳爲功。周末漢晉間。似未可以醇此求備。國初正誼明道。孰如宋濂。而論者以禪病之。至王守仁。則又莫敢以禪病也。近又有奏請以諸葛亮岳飛從祀。蓋議以關羽從祀者。真不知其何說。

卷二

十一月。陳罔丘祀器樂器於文華殿。召大學士璵。視已酉。上親祀於圜丘奉。太祖西向配。各辟壇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從祀四大。闕夜明五。恒星雲雨風雷。詔選淑女以立九嬪。從張璵奏。十二月。桂萼病劇。乞歸。從之。尋卒。○張璵請選錄

上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賜之○咸寧侯仇鸞令其舅曹江通賄職方郎華鎔事露詔械江至京會訊鎔李官○吏侍郎董玘母疾奔喪不亟爲御史劾奏削籍○楊一清爲趙廷瑞所論削籍居家忽忽疽發背卒○滿速兒遣奶翁隨天方諸使入復索牙本蘭不予有盼六刺來歸言滿速兒欲以密與拜失煙答妻管理兵部疏許其通貢○復郭助保傳官總督閩營○已邪甘露降顯陵○除夕御製閨諱詩書以賜夏言

辛酉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遷

卷二

德祖於祧殿移親王功臣於南廡初太廟之祭文官五品而下不與夏言爲都給事中加四品服陪祀因言都給事中列署內庭宜一體陪從禮部議以會典未合乃止○行祈穀禮於大祀殿祭皇天上帝奉太祖太宗並配○上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以尊德祖夏言奏曰德祖尊享太廟定爲大祫統群廟之主身爲始祖而又爲始祖之自出無是禮也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中允廖道南謂皇姓出自顓頊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神德祖爲

管李承勛等皆以爲然惟夏言疏辯其非上命再議○皇陵祠祭署民奏稱陵戶三千六百餘家事供汎掃宜德間增置太監悉肆箕歛陵戶逃亡乞革太監以蘇民上不從但勅內臣勿預民事

二月湖廣中臣奏上顯陵甘露命頒賜廷臣復製欽天記頒○庚辰春分日行朝日禮於東郊

三月建大神殿初南郊撤屋爲壇奉上帝神牌置丘上配以太祖既祭而莫知所藏故建殿以藏之

○召張孚敬李時請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併建先農壇於仁壽宮側而毀北郊奎室○虜入大同塞○揀

卷二

選舉貢監生一體爲科道官○行選官送戶部查征科完欠給事中薛宗鑑以建陽知縣錢糧未完回任聽覈

夏四月用給事中張潤身言革將領奏帶軍功○選舉人孫翥爲給事中歲貢阮徽爲御史監生張羽爲試御史

五月革邊隘鎮守內臣○壬子夏至日祀地於方澤

太祖西向配從祀四壇五嶽基運翊聖神烈山二

五鎮天壽純德山一四海一四渎一

六月召方獻夫爲大學士初獻夫歸遣行人召還

獻夫辭以疾。上傳直追官廳傳趣來。朕將別用。數夫怡然就道。及抵潞河。諸客旬日極養。上知其意。故有是命。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旌歲貢生楊成章孝行。授國子學錄。○嚴考歲貢生發回復學者十四人。○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四人子孫爲侯。刑部議李瑜奏言臣卿人劉基翊運有功。不在姚廣孝下。宜侑食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同。下廷臣集議。侍郎唐龍奏曰。高皇帝慷慨奇謀。廟堂大計。每每屬基。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勳。厥勲懋矣。基宜配

享太廟。其九世孫瑜可嗣伯爵。詔從之。

○黑龍關國文臣。孫瑜可嗣伯爵。詔從之。○楊元果李夢庚毛鳳漢。後有若得宋濂劉基。○明之寵先。刺洋而次。基後各以嫌責。或入所。○基爲乃孫。附而志。孫官中。謂相持者。或入所。○西北雲。應指云。真人在。淮。泗。關。吾。房。輔。之。又。○聖祖在。漢。與。善。長。語。三。條。即。以。子。房。輔。基。相。○之。子。而。相。附。之。選。無。怨。不。拜。曰。此。牧。豎。耳。奉。之。○省。中。設。小。明。王。座。無。怒。不。拜。曰。此。牧。豎。耳。奉。之。○子。凡。臣。計。封。拜。必。以。能。鳳。紀。年。聖。祖。自。庚。子。至。而。○斥。其。人。是。理。也。傳。謂。基。祖。惟。能。作。相。而。不。能。○之。滿。雲。李。韓。且。欲。置。死。於。基。基。致。成。宋。致。成。之。○所。始。後。以。聖。祖。有。聖。子。意。是。理。處。至。謂。基。子。○

文時爲之請。同卿又謬誤甚矣。嘉靖初。越人張氏。傳之。遂得從享世廟。而謝公祠受爵。身後之榮。豈不以鄉人貴。○秋七月甲寅。葬出東井。○初。史侍郎徐繼爲監生。○審誣奏。既白矣。有空願投孚敬門發之。乃籍其資。○白蠟賂孚敬者。太常卿彭澤。敬孚敬持奏。鄉戶爲民。○吏部以澤代緝官。上不許。意屬夏言。澤與言及行人司正薛侃。皆同年進士。侃從王守仁講學。頗迂腐。○見上久乏嗣。誣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取一人。○爲守城王。疏成而未上。以澤澤持歸。以白孚敬曰。○此言所草也。孚敬愕然。密疏先聞。澤更給侃速上。侃。○猶豫。澤懼。坐趣之上。上大怒。命逮侃。上御文華。

殿。召言以侃疏示之。言曰。侃疏狂妄不可行。上疑其誹對。命同孚敬出聽訊。侃備受拷掠。孚敬詰以誰使侃曰。我自爲之。無使者。澤乃微詞挑之。侃曰。趣我上者。爾謂張少傳爲可。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鉉。攘臂大言曰。夏言實使之言。怒拍案大罵。幾欲毆鉉。給事中孫應奎。曹汴。揖孚敬且趨避。孚敬怒。密奏之。併下言。應奎。汴。獄。明日再訊。命太監張佐出預。而令孚敬坐閣中勿出。侃對簿云。以皇上之明。不免爲少傳所欺。以薛侃之愚。宜乎爲彭澤所賣。佐等以聞。命釋。

言。上出孚敬二密疏示群臣。論曰。飢饉言不諱。法當重論。澤役詐交關。謫邊戍乎。敬昧休休之量。令致仕。言不問。應奎等一併釋有。

八月癸未。夕月於西郊。如朝日禮。○上於西苑作無邊殿。陶風亭。上御之。命翟鑾李時侍坐。講官顧鼎臣謝丕張潮廖道南分撰無邊陶風詩進覽。尋宴於亭。○命儒臣書無逸篇於殿壁。自爲記。○御史周相奏曰。國初鹽制。每引納銀捌分。永樂間。輸粟二斗五升。鹽價平而邊用足。茲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需次掣之。存積什三。不時越放。成化後。每引三錢五分。正德四錢。今六錢矣。近有占中買窩之弊。有經紀包免之奸。各場火耗動借。守候盤費。關領勘創。費將倍蓰。官既取之於商。商亦取之於民。於是。有夾帶之弊。此餘鹽之課所由興也。其以餘鹽之課。納諸運司。輸之太倉。贖轉勞費。不若以利通商。使之勤於赴邊之爲便也。今商人苦赴邊中引之難。利納銀運司之易。故累年報中引不肯盡支。徐爲夾帶之計。而各場餘鹽。悉聽夾帶。官司不爲收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以待開中不時之支。此祖宗至計。而今欲爲運司餘課。倘有急何以充濟。主曰。近來餘鹽。

與屯田政廢。邊儲往往不充。輒動太倉銀接濟。此言初中戶部計處以聞。

九月李時爲大學士。夏言尚書禮部。冬十月。虜入大同塞。○侍郎湛若水以皇儲未統。勸上收斂精神。其言迂緩。上曰。爾既欲朕靜攝。此疏不必煩擾。祭酒魏校私憂。上未建嗣。懷一種子方。免往夢上之。二公俱講學人。校後家居。以新廟多服。熱劑。瘍發於項卒。

十一月。肝胎民何雄饑。鬻二女於優。二女連臂投淮。或起按葉照以聞。立祠祀之。

十二月復歲貢士舊法。初張孚敬奏。選備以貢。不當計廩食次第。至是夏言請如舊。御史楊宜奏曰。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學使奉行過刻。驅承冠爲田野之僮。稽之史冊。有沙汰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也。時夏言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暇如宜言。○吏尚書王瓊言。考察事例。載在令甲。止擬三年任內事蹟。初非遍考生平素行。邇來不諳此例。往往苛求。有已任外官。因前任京官而被斥者。有已陞專官。因前任卑官而被黜者。惡惡長而善善短。殊失惜才之意。○夏言奏曰。各衙試錄。近令錄士子本文。體裁靡雜。

今次會試考官仍舊重加裁正以示模範

壬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於衛○青州地震○南京御史馬敬等十人連章劾王瓊上怒悉逮來京紛爭

中魏良弼論救亦下詔獄○陞安陸州爲承天府

二月上幸南城賭世廟有感詩賜夏言○復召張孚敬入閣○都御史汪鉉劾奏出差御史王宜等

九人先後保薦官屬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史糾復巡按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閑住二人降級調外

署爲令○虜入榆林

三月彗星復見○賜林大欽等進士

夏四月表襄陵王之門以其五世同居也○廖道南

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上悅下禮部集

議夏言奏曰昔唐虞五廟殷周七廟外爲都宮內叙

昭穆漢不考古異廟異地明帝自御遂有同堂異室

之制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爲近古後建太廟又思

明堂之制若依古制列六廟遍歷而莫獻之日亦不

足矣况昭穆難定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則素

故同堂異室未可盡非上曰祀典俱已釐正太廟

不復古可乎乃撤故廟建新宮昭穆各三太廟

在六廟之上各營寢專廟焉

五月申嚴歲貢非人法

六月尚書許讚奏長吏多編征徭自潤勅撫按通年

嚴禁

秋七月王瓊卒詔方獻夫兼領部事

八月彗復出東井命九卿自投劾孚敬赴召未久科

臣魏良弼引占書言彗字由井奸臣在側四言孚敬

驕橫上心動孚敬奏辯請上奪良弼俸上不

悅科臣秦鰲劾孚敬飾奸媚嫉引旨自歸明示權

在握遂命孚敬致仕不數日良弼又劾汪鉉上怒

命朴之良弼厥而後蘇○兩廣盜黎文貴等作亂總

兵仇鸞虛報捷音科臣張潤劾之

九月汪鉉爲吏部尚書○上幸西苑御迎翠殿召夏

言諭舉所知以備翰林因製詩賜言

冬十月編修楊名勸上修省喜怒哀失中上令明

言之名遂疏汪鉉郭勛垂張同陰陳道濫邵元節庸

惡道流聖心偏喜議禮諸臣聖心偏怒汪鉉辯疏指

名與廷和同里命下詔獄拷訊尋謫邊戍侍郎黃宗

明收之并逮治補外○南京御史馮恩條奏群臣邪

正極詆孚敬獻夫鉉而輕貶翟鑒王時中許誥湛若

水黎與所冀者李時許讚王憲趙瑋周鼎顧鼎臣錢

如京黃宗明聞淵朱廷聲林廷樞而極稱覲言。方勸用言不欲人窺之。逮恩詔獄尋坐上言大臣律斬方。特詔黜者悉復。

十一月定哈密五年一貢。夷使母過三十人。

十二月朵顏福餘寇邊。○候官縣獄囚越獄殺布政使都指揮知縣。○遣給事中陳侃往琉球封其王尚清。○北虜道松濟寇四川。○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

癸丑十二年春正月懷來地震。○復召張孚敬入閣。

三月視太學。○南畿撫臣陳試獻白兔。

夏四月乙酉。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有玉麟飛白。

玉駒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種。召輔臣。孚敬時獻。大鑾入殿。賜茗飲。共閱馬。又命至嘉樂館觀花木。上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孚敬等。

於左室。賜酒食。蟒龍飛魚服。御製古樂府七言律二章。令各和。○戊子。召孚敬獻。夫時鑾。同遊西苑。御。

觀殿翠芬亭。賜茗酒。錦囊詩扇。紅藥花。御製古樂府七言絕五言絕各一章。命庚和。

五月昭聖弟鶴齡延齡驕蹇不法。以例停嗣。願大。

而。昭聖猶以慈禮待。章聖上。上不傳。而本。山以言嚇鶴齡。金鶴齡忿。拒之。東山遂誣二人。咀咒。通慈慶侍人。變聞。命逮二人。詔獄。株連徐光祚。罷。元併逮之。

六月。雪出。畢。○方獻夫罷。○發太倉銀十八萬兩。於陝西收買芻粟。以運各邊。

秋七月。詹事顧鼎臣。日講不至。學士廖道南。蔡昂。以不代講。爲孚敬所劾。謫徽潮通判。○兵部奏甘肅。懸河外。歲祭內帑。難以支持。特設都御史一人。專理。屯政。

八月。皇子生。麗嬪閻氏出也。傳諭大禮大獄諸臣。俱不赦。尋兩閱月卒。謚哀冲太子。

九月。吏侍郎席春。削籍。初。翰林員缺。春以楊維聰。陳沂。有文學。當補。汪鋐。謂二人曾黨廷和不許。及禮侍。

郎缺。春與鋐爭。構鋐。遂劾春。欲起邪黨。遂見斥。○申命按察司官與巡按互相糾彈。毋得畏怯。

冬十月辛巳。星殞如雨。○御史郭宗。以星變勸。上。廣編。覆之量。降謙冲之德。崇寬平之政。上惡其。君欺。上。逮治之。○大同總兵李瑾。請于總制劉源清。

役卒於天城。濟。廉四十里。瑾。素嚴酷。而源清。令又。

急卒李富王寶倡亂殺理國巡撫清傲署執微符全疏請赦原源清謂兵悉變請討微計擒首惡十餘人送源清請廢師源清不可榜於市言五堡之變處太寬故今殺惡五堡遺孽見之皆洶洶不自安源清遣將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諸卒悉巷拒不執捕者源清督兵臨城諸卒益譁微令食事孫允中夜會二十人衆稍散比明源清抵城下大肆殺掠諸卒遂大亂擁推馬昇楊麟爲帥已而鄧永師至整隊臨城亂卒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微允中亟馳諭之卒曰城外屍已塞道尚給我何爲微乃列鎮將貪功激變問道上之源清遂勒微等黨賊抗師微允中俱斥還侍郎顧鼎臣黃綬極言用兵非計卒散不喜以他事出綬爲參政綬疏自列仍命復官○虜寇鎮遠守將王效禦之斬首百四十

十一月尚書王憲希乎教意主於勦絕以江桓爲總兵參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不合請假金牌單騎入城即可已亂未報源清又言宗室悉已從賊是天棄此城也兵部請命速攻源清乃圍大同決水灌之亂卒城守益堅

十三年春正月癸卯廢皇后張氏立德妃方

爲皇后○大同亂卒潛出勾入寇鄧永禦之不利喪失甚衆虜留精騎犄角我師餘衆分掠應朔事聞王憲命源清勿輕戰隨永進止

二月源清請別設總制禦虜而已專攻城手散主之上納夏言議不許屬黃綬往撫手散持之上月大同一事卿未究心於理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如是了事可耻之甚卿獨與言爲忌果然矣手散執如初上曰卿尚平心熟思之卒遣綬行下御劄屏叛卒殺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鄧永信劉源清貪功訛傳屠城以致逆卒劫囚通虜大同北門要隘決水壞城何由興復今可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密擒渠魁庶免老師傷財耳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馬昇爲賊所擁郎中詹榮拮揮紀振以義激之昇今鎮撫王寧以情出告繼祖轉白源清源清佯許乃乘懈潛決水灌城穴欲急破之城中大懼復堅守源清知不可爲乃引疾上大怒以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瓚馳至軍城中人俱登陴請曰吾輩非賊總兵者亦無他志畏求自保耳瓚遣主事楚書持上御劄示衆衆皆望闕呼萬歲於是軍民迎繼祖入城馬昇楊麟密擒首惡黃鎮等二十六人斬首瓚

廣退兵二舍。明日同蘇佑入城撫定。仍還宣府黃綰。繼至宣諭。悉用鎮人供役。軍民多遊道。訴官軍暴掠。無言及亂軍者。綰亦絕不問。有關錢薛源楊月最勇。騷亂軍使虜。錢自虜歸。綰執戮之大集軍民。諭以逆順利害。有請招源月歸者。綰曰。此輩庸奴。何能爲患。來者修之。不來勿索。亂卒氣大沮。百姓知綰足恃。凡前罹亂卒害者。陳牒廣至。綰伴不省。而密以牒投給賑官。隨里聚陰戮之。刻期捕獲諸惡。有尚欲殺一家三人。懼不免。鳴金唱亂。歷數街無一應者。遂被獲。稍復列未獲首惡郭經等。購捕之。於是軍民帖然。綰嘉靖上奏。卷二

竊立保甲。互察姦萌。前後覓黨論賊者三十三人。未獲擬斬首四十九人。綰因奏源清永付事罪。璣佑繼祖書榮及紀振王寧乘機撫定功。昇歸之志可原。做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賞罰。給事中曾忬奏曰。亂卒謀叛。曲從輕比。於法未盡。源清當蒙八議之貸。書榮越職圖功。亦可量賞。璣繼祖冒昧掠美。做允中觀衆自全。得免爲幸矣。不報。卻亦疏自解部議再勸。給言臣所勸者未見議復。而遽請再勸。則爲罪人謀者工矣。如國法何。上悟震勸。遂源清示。

閏二月代王復歸大同。○癸內帑金賑宣大。

三月 上祀大社稷。願講官曰。五人也。何少其二。問臣對以廖道南蔡昂外補。請命祭酒王徽充之。上命復遣南昂原官。○上視太學。釋奠先師。

夏四月。御史李新芳按部至廣平。入門門卒發礮。新芳驚悸走。謂知府李騰霄謀殺之。檄真定守備官率兵赴廣平擒勦。杖殺經歷吳尚質。收知縣周諡。付推官楊經。坐以同謀。上疏劾騰霄。據城爲亂。騰霄諡亦各疏新芳。暴虐人。巡撫周金自請廣平視動止。士民遮道訴謫。無辜皆經阿意附會。新芳乃挾經列驛負印走內黃。金遂列新芳前後乖違事情上聞。下都察院詳議。新芳奪官。卷二

五月 上幸南城。御重華殿。召字敬時汪鏞夏言郭勛同閱清爵酒尊。賜扇及酒出。復留字敬時示宣宗觀與周詩及御和詩。

六月 南京太廟災。夏言曰。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廟遽災。聖祖啓後之靈可會也。上喜。令遷建新廟。南京不復建。時祀併人奉先殿。○密衛吏官亂。吉李刺奏乞肅州鉢和寺開地及耕牛穀種。伯顏字刺奏乞重書協東夷衆制撫唐龍趙載覆可。遂予之。○南京浦子口查抄商旅。抽選英武飛熊廣武衛軍。

操巡視

秋七月命建皇史宬於重華殿西。重書列聖實蹟實錄藏之。○翟鑾以憂去位。○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山西災沴連年。宗祿闕乏。巡撫王德明請以運司積鹽分給。尚書許讚不可。乃止。

八月吉囊肆掠月餘。總制唐龍欲兵弗擊。遂由青沙峴出花馬池去。總兵劉文尼之襲其老弱斬首四百五十四。龍上捷。尚書王憲奏龍當比王越封伯。巡按勘文冒功不問。而龍封亦寢。○南兵職方郎劉世勳上修省疏。一日杜詔決。二日廣容納。三日慎舉動。大

臣為群僚表率。因事而械繫。數戚與國家相關。皇

太后垂老之年。莫能庇其骨肉。神御閣啓祥宮之建。五廟神靈。低低無依。宜以漸營為。上大怒。以為議訕。逮來京即訊。

冬十月收劉源清部。承于詔獄。尋削籍。范守已曰。源清殺而止削籍。何恕耶。早敬之權重矣。益以平濬。益為已功。陰主源清之議也。

張鶴齡延齡繫獄數月。其詛咒怨望。皆無左証。獨延齡殺人有驗。尚書譚賢以延齡應議親具獄上。上怒曰。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昭聖計

會哀冲太子生。昭聖欲見。上稱賀。上辭之。今內官口傳。以延齡事請。上益怒。必欲族誅之。張

耳何能為述。昭聖春秋高。不宜傷心。且延齡所處。吾如是矣。數詰問。昭聖對如初。乃黜鶴齡。閑居南京。沒其產。延齡坐斬。論決。東山誣罔。伽關門外。旬日成。九卿錄因闕下。馮恩因服待獄。汪鋐罵辱之。恩亦數銕。食積不臣罪。鋐怒。判恩論決。上微聞恩鋐對詰。語不悅。命論決者俱免刑。

十二月大同巡撫樊繼祖言。馬井楊麟功罪昭然。宜省罪賞功。乃調并武昌。麟福州各陞級。按萬曆間。寧夏劉學從叛。事相類。而處之異者。老

師費財。畢竟為食功所使。

田州復亂。初。邦相歸田。州盧蘇於興復功。專橫甚。與邦相有。卻遣人刺之。不克。邦相伐蘇。兵敗。蘇執而殺之。燔其屍。詎言病歿。都御史陶諧奏立邦。子芝而

猛。仲子邦佐。爭立。鄰兵助之。入田州。蘇走免。兩江太

憲督府蔡經恐朝廷復用兵。乃奏邦相虐下。蘇因家。悉殺。遂置不問。十四年春正月。給事中管慎理劾太監王奉。奉

下戶部議尚書劉栻奏曰我朝酌古定制監周官供事於內府部官分治於外其職祖訓若京通等倉實皆戶部職掌正統以來始用內臣亦止一二而已正德增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門漕政大壞皇上銳意釐革量用數人而奉等多方拮据至於臨淮諸倉俱有內臣管理宜一罷革還復聖祖設官之典從之○武廟夏皇后崩禮部擬議夏言請一體用十二字下廷臣議字敬謂與累朝不同止用二字四字李時請用八字王廷相霍輶與言議合周爭之上許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汪鉉大言曰今止宜二字

嘉靖二年

候他日再加

上謂李時曰謚議本內閣禮部事何與鉉而肆忿辭也

二月己亥興建七廟文祖世室在三昭上昭穆以次列○吏部主事唐順之選授翰林編修命開寶訓實錄順之移疾請告上不喜若仍主事致仕○王憲致仕以張瑄代

三月上幸南城召孚穀時汪鉉夏言郭勛同遊登日各獻奉制記樂賦上亦作詩一章日記樂同遊○策士奉天殿上親賜策問韓應龍吳山孫陸李璣趙貞吉卷皆躬自批閱與輔臣商確故對策以次

刊刻十二人○賜韓應龍等進士是科名臣高位者山陞璣貞吉外郭朴尹臺康太和林廷機何維栢○孚穀在闕日久奏量屢作上察其真疾手自製藥內使實賜之孚穀奏謝益稱疾篤乃許致仕遣行人伴送月給崇八石

夏四月初緣佛氏說八日賜食不落夾上惡其名命於五日薦新麥於內殿因為麥餅賜群臣食遂為歲例○大興隆寺災移姚廣孝神位於大隆善寺散遣僧徒隨住各寺御史諸演請毀天下佛像上盡出內供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牙盡燔之

嘉靖二年

本

上

嘉

靖

上好道不好佛蓋天性也○遼陽卒亂圍巡撫呂經署經諭垣走配卒執而錮之事聞尚書張璜懲大同之變論經苛刻激發請戍邊○選庶吉士於文華殿初平微在閣革不復選至是始復舊制上親命題試之取士三十人送翰林

六月吉熒入翰林案○御史馮恩子行可請代父刺血書奏上為動容下部覆議肅賢王廷相咸為恩訟寃減戍戍邊

秋七月汪鉉為科道孫應奎等所劾且連卷益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乃勅鉉致仕時選郎呂希周

已遷通政亦罷去。○給事中楊傑請贈錄建文時成
事諸臣尚書夏言以爲未可寢之。○初命貴州開科
鄉試。○增設廣寧衛右屯備學。
八月梁震敗虜於榆林。○俺答犯古北口。參將魏祥
戰沒。○侍郎霍韜署吏部。請於進士預選才識者授
臺諫。得旨如議。辦事進士盧楓上書爭之。謂開鑽刺
紊成憲。上是之。命照舊銓除。
九月尚書梁材奏蘇松淮揚及江西湖廣荒歉。允運
賑糶。改折漕糧一百十五萬石。○御史方一桂奏禁
詭異冠服。

嘉靖三十八年

庚申

七

冬十月詔選補嬪御。從夏言請也。○啓祥宮成。○費
宏卒。

十一月延津民李拱臣自言有女端麗。携至京備選。

上曰。適值郊享。淑女來至。殆天意也。不必送館。徑
進大內。

丙十五年正月泰和伯陳萬言卒。其孫書停襲。授錦
衣官。

二月學士廖道南進所纂祀儀成典。獻。九廟禮頌。

二月辛酉。上欲自擇壽域。乃奉。太后如天壽山。

辛十八道嶺。大學士李時體臣夏言。講官顧鼎臣謝。

不張壁度。道南蔡璘武定侯。郭勛扈從。王成紀。皇
皇於平臺。由同慶駐沙河行宮。火起。夏言行帳延燒。
郭勛時帳房。翌日泛舟西湖。上製汎舟賦。命從
監和之。至京。勛時各疏謝罪。言獨不謝。上切責之。
夏四月作幽宮。

五月己未。帝以端午汎舟西苑。召時言。勛侍行。
艾虎綵索牙扇。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勛一舟。自
芭蕉園歷玉鍊金簾橋。至澄碧亭。命近龍舟顧問。幸
賜宴無逸殿。翌日時言勛表謝。自。宣宗賜寒義同
遊萬歲山。楊榮同遊西苑。乃再見云。○禮部郎陳鑑

嘉靖三十九年

庚申

四

楊儀調外。夏言疏舊復之。○去大內大善佛殿。建慈
慶慈寧宮。

六月祀姜源。后復於武功。

秋七月順天府尹劉淑相劾奏。通判費完。以夏言姻
故縱肆無狀。并斥言惡。言奏辯。上命逮淑相。詔獄。

○遣錦衣官劉昂視張孚敬疾。論之入朝。孚敬道病
復歸。○初王守仁平斷藤峽。以岑邦佐爲武靖知州。

邦佐僉臺。不復職。泉喉盜侯勝海作亂。指揮潘翰臣
誘殺之。其弟侯公丁聚眾泉城下。守巡鄒閩孫繼武

言於撫臣潘。潘許之。率將沈希儀請侯眷水。乃可。

頤流撲滅不聽聞繼武以予人往盜通敵斬一人還
遂建堡今土目黃貴韋香三百人戍之貴香盡收勝
海田廬諸徑俱志公丁遂囑聚二千人夜破堡殲成
卒大半貴香走免御史請演奏聞閣繼武罷且亦代
去上命侍郎蔡經討之○皇史宬成
八月霍輅與夏言相訐輅稱言不當予費宏謚文憲
爲犯廟號引增減情節臆奏准施行律當言大辟
言疏辯亦舉輅數事當專擅選官大辟上不直輅
右侍郎張邦奇歷數輅私大誅之會南禮部缺尚書
上特注輅輟缺去

嘉靖三十八年

卷二

四

四

九月重書實訓實錄成加郭勛左柱國李時夏言少
傅○庚申立貴妃沈氏王氏妃江陳王氏嬪徐徐王
庶氏○上如天壽山遷孝肅主於裕陵孝穆主於茂
陵○許讚尚書吏部

冬十月戊子皇太子生王昭嬪出也○更世廟爲獻
皇帝廟○湛若水上二禮經傳測夏言謂與孔言相
戾殺議寢之○上奉皇太后如天壽山○宸濠第
子逸民間名朱學自言於寧丘驗實送高牆

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
十二月九廟成○夏言爲大學士嚴嵩尚書禮部

閏十二月定五歲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
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群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
冬大祫皇考止舉時祀已而上兩宮徽號即二
恭安康惠慈壽○作聖游殿祀先賢之神○廢后張
氏寢

嘉靖注畧二卷終

嘉靖注畧

卷二

四

嘉靖注畧卷之三

太學生臣許重熙

丁十六年春正月癸卯皇三子生康妃杜氏出詔是為莊皇帝。○御史張景劾祭酒許成名司業董承叙下吏部議尚書許讚習用之

三月御史游居敬奏湛若水一迂腐之儒耳私創書院為不經之行命有司毀之○議建離宮于沙河夏四月議討安南自黎利得國六傳至孫為其臣鄭惟鏐所弑諒山將陳淵殺惟鏐自立陳氏逐之立嗣兄子譚嵩將莫登庸自拔歸譚以功封武川伯鎮海

卷三

陽已逐典兵尋妻譚母生應譚忿起兵攻之敗走清華登庸即立應復醮之自立為帝改元明從嘉靖九年傳位于子方瀛自稱太上皇又破清華逼譚走老婦成故臣黎嗣立譚子寧保清化之木州遣臣鄭惟僚來奏上欲討之以郭勛議不合止及皇子生頒詔外國大學士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紛然莫決戶侍郎唐胃獨謂帝王之于夷狄以不治治之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當罷敵中國為黎氏復仇上竟主討議勅邊臣先體勘之○宥皮邊諸臣還籍楊慎王元正劉濟豐應御經邦馬錦馮思呂經不宥給事

中四滿言漸已成熙年近七十乞宥此七人各與生選或將領錄二人量移近地不許

五月謹身殿災

秋七月南禮臣霍韜劾文選郎楊有秀賄賂公行每承舍求書奏疏先餽二十金方為收用許讚謂吏部嚴重清議俱存承舍開納止八十金而以二十金求入書奏有無亦易見矣上責譚回護奪俸有奏辟外革去承舍止用國子生

八月南科臣尹相劾霍韜恃慢怨望丁祭先期習樂輟飲于太常取魚湖中移酌松下有戾官常上奏

嘉靖注畧卷三

韜奏命奪俸○雲南巡撫汪文盛招安南夷人刁辭為間會莫登庸亦遣阮鵬八人入雲南偵事歸執之獲偽印一方偽大誥一道文盛疏聞降勅嘉之○陝西總制劉天和請自徐城水至鳴沙州百二十里改築新邊移紅寺堡于邊內兵部張璠言先年秦河套遠為虜巢今復欲捐地退失非計上曰移築邊垣重勞邊人迄無成功天和復與妄議姑奪俸九月應天呈到試錄禮臣嚴嵩劾其批語下不填名為大不敬太學士言謂發策以戒視為問語多訛詞連命逮與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于詔獄所取貢士不

尚書試○戶尚書梁材覆詹事顧鼎臣所奏蘇湖七
府田賦甲天下而都國總督那移飛瀾欺官費民嘉
靖六七年兩勅清覈未有奉行宜各撫按督率清理
從之

冬十一月禮臣嚴嵩摘泰廣東試錄體存用利等語
參錯不經黃郊崇徵碧虛子蒼尤詭異上怒逮監
御史余光法司即訊

十二月武定侯勛請以其祖英伯食高廟廷議不
可勛奏曰往年劉基侑饗以文臣故舉朝翕然臣祖
武臣乃紛紛阻忌上是之命英從祀先是功臣位

諸清注畧

卷三

各以爵序及基入乃以伯爵位公侯上上不悅

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于是通二祖功臣以爵序升
河間東平于默寧之次英次俞胡張趙耿下基次永

義侯下初夏言奏曰禮有祖宗之祀唐高祖至憲宗
宋太祖至光宗代或三四人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

臣不皆武功二祖開創故有功臣仁宗以後豈
無徵沆其人者乞考求六朝文武大臣功澤顯著者

從祀上不許

成十七年春正月壬寅甘露降龍溪縣福建巡按李
元陽奏之

二月戊辰上如天壽山癸酉還京
三月賜茅璚等進士初閣臣擬吳人陸師道爲元
御筆改二甲第五仍取袁燁爲元宜制後復召閣臣
入改燁第三擢璚第一○給事中呂應祥奏曰大同
兩因兵變競效類靡官吏以倉場爲奇貨商人視盤
驗爲虛文經收監收誨盜啓奸乞將各犯早正典刑
以杜宿蠹從之

夏四月南北畿山陝湖福大旱京城饑民流聚發帑
賑貸○武定侯勛條上通選法用人材立稽考惜民
財蘇困苦諸事因欲復鎮守內臣革監收錢穀科道

諸清注畧

卷三

官下廷議戶尚書李廷相言科道以諫議科劾爲職
監收錢穀實非所宜兵尚書張瓚言皇上初詔內

臣盡革還京及林富黃鍾等前後奏稱發養殘酷制
喪元元俱奉明旨永不差遣且原非皇祖舊制不
敢輕議上曰內臣姑暫選用不許作威喜事兩京

內府錢穀原無科道監收即令革去
照按言官既以言爲職則百司有不當者皆當奏

劾若復侵百司事權則百司職掌謂何且又何以
言官名也肅皇之革去監收而後言者在者爲

各得其職矣

庚戌 上如平臺山於 文皇駐蹕之所。攝亭名曰聖蹟。壬子躬祀。文皇于亭中。辛亥行宮有火。延寔寔言行帳。癸丑御沙河宮。頒從臣食。甲寅還京。○時子大雩。上以春夏不雨。躬禱零壇。御製祝文。蒸之不應。上復于官中燃禱。已巳大雨。羣臣表賀。五月尚書許謨奏。近來有司官將朝廷學校廢壞不修。別起書院。徵取師儒會講。初發則一邑治裝。及舍則羣邑供億。科擢尤甚。已輕御史游居。敬奏行撤毀。如仍有建立者。撫按據實奏劾。上命申飭之。○通州同知豐坊奏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

嘉靖廿卷

卷三

五

獻皇帝宜享明堂。配上帝。尚書嚴嵩曰。明堂之禮。其制其地。諸儒聚說不同。詩傳以爲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漢唐宋皆然。主親親也。至程朱所論。則主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容有未安者。然未有配天而不稱宗。稱宗而不配太廟者。上曰。明堂秋祭。宜于奉天殿行之。嵩復議曰。皇考稱宗。侑饗允合周道。上嘉納之。○張孚敬居家病廢。其從子邪竊勢自美。里中苦之。巡按周繼賢請逮治。邪亦疏汝員不職。邪寢不問。○南

龍江衛官陳欽。陳憲先運江西清米。勒索社首。漏稅籌會錢。不盡如意。縱卒捶扑社首。并辱縣官。監兌賈夫。徽禁并毆賈夫。傷額。巡撫胡岳上聞。命收欽。付總漕都御史問。秋七月。禮臣嚴嵩奏曰。太宗事同開創。宜稱祖以別羣聖。○慈寧宮成。八月。顏鼎臣爲大學士。黎國務。○給事中馮亮奏。請查革十庫內臣。九月。夏言擬上。太宗爲烈祖孝皇帝。上不從。定爲成祖。辛巳恭易廟號。奉 皇考爲睿宗。癸未。附主于太廟。辛卯。大饗上帝于玄極殿。奉 睿宗配。禮成。宴群臣于謹身殿。○乙未。上如沙河。視建離宮。冬十一月丁亥朔。上詣圓丘。上昊天上帝。號爲皇天上帝。因詣太廟。崇薦 太祖爲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峻德成功。加薦高皇后爲孝慈貞元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大賚覃恩。布詔天下。詔文各款內。一尊傳註。有非詆朱熹者。科道指名劾之一。清大計。果有正直廉潔。材器超卓。爲權奸排阻者。從公舉薦起用。○給事中顧存仁條上五事。

嘉靖廿卷

卷三

上怒廷杖六十。縣口外爲民。

十二月庚申章聖太后崩。上謚曰慈孝獻皇后。○王申李時卒。謚文康。○遣尚書黃綰學士張治宣諭南末入境召還。

十八年春正月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初慶之議起於革黜官隨全錢子勲以張璁不可而止。既而庖人王福千戶陳昇監生詹武舉杜永美創籍兵馬。周密諸生蕭時用先後以遷陵爲請。尚書汪鉉亦言之。夏言在禮部力陳不可。尋上幸天壽山。見長陵西南大峪草木鬱茂。以爲吉壤。卽勅禮工部移建顯陵其地。比章聖崩復勅太師郭勛知山陵事。尚書蔣瑤調度工作。速完大峪陵功。欲遷附焉。尚書嚴嵩阿上意極力從臾。已有言顯陵山川之勝者。上乃下詔欲巡承天躬閱山陵。擇于二月望日子夜發京科道曾璉劉士賢各奏皆不報。尚書許讚疏勸慎動。上切責之。○起故大學士翟鑾爲行邊使。分勞沿邊將士。○命夏言顧鼎臣遷還東官宦。二月辛丑冊立皇子載堅爲皇太子。載誥爲祔王。載圳爲景王。○命皇太子監國。年四歲矣。以顧鼎臣輔之。○乙巳景雲見。○張孚敬卒。上按謚法取危身奉上曰忠特命謚之。孚敬以議禮得君驟貴特寵。

亢屢干。上怒。尋召益章聖欽。猶之也。故終聖之世春遇不衰。其視躬峻潔朝野肅然。足爲嘉。輔臣之冠。而報復大狼之威不悔。致仕居家。以私授民。取廢寺建朝閣亭。寶給樓。與推官李夢祥。廷。周汝貞。至。稍裁抑其家。字。敬奏汝貞爲夢祥報營。員坐回籍。

黑按孚敬得君累朝無與爲比。而以私役民夫之故一推官能抗之。後來院司阿奉不逞。惟事殺民助賊。真可嘆已。

甲寅 上發京師南巡。少師言學士陸深尚書許讚

李廷相嚴嵩楊志學武定侯郭勛等扈從。○乙丑次彰德。趙王朝于行宮。○丁卯次衛輝。汝王祐棹入朝。上避座受之。○中夜火欲起。侍衛倉卒不知。上所在錦衣指揮陸炳排闥入。頁。上出御乘輿。官婢內臣焚燬十餘人。法物寶玉多燬。命將該府官吏止署一人護印。餘俱釋付前驅。押行示衆。○抵九河。填行殿復災。命逮河南巡撫易玵。巡按馮震。二司官姓文清。龐浩等詔獄。悉黜爲民。○命禮官凡經過道途有附近獄漬及古帝王聖祠墓。分遣官祭。○斷。映提音主。初侍郎蔡經集諸司議發兵參將沈。

謂當用八萬人副總兵張經謂用八萬人
是希德議會欲征安南不果公丁盜肆劫掠
之萬建衛今而戶許雄以計給之出公丁信之
泰議田法成自白汝成慰遣之市民被虐者擁公丁
群譁遲卒併繫入置公丁獄使人諭諸徒以公丁
罪罪諸徒群首盡由公丁搥致公丁于經所磔之道
惡既戮乃令張經進兵與指揮高乾分將左右軍左
軍攻紫荊石門梅嶺木昂藤冲大坑等巢右軍攻碧
離羅溪上中下峒等巢賊東走王良輔擊之賊中驚
西奔斬首一千二百追至羅連山又斬殺百餘萬達

嘉靖三

九

移兵勦古岡小田諸寨賊順者千餘人藤峽復平秦
攻武靖州爲千戶所以三縣狼兵隸之提聞楚程官
一級

三月庚午 上次鄭州伊王周世孫來朝 辛未次鈞
州徽王來朝故少保賈詠失朝奪散官乙亥次南陽
唐王來朝已卯至承天府御舊邸壬午謁 顯慶夜
虎龍飛駿乙酉祀 顯慶丙戌楚王來朝戊子 上
顯慶御製宜諭文示群臣而還爾之議始寢
學士舉遂雨時居憂以緋衣朝見獻南巡江漢賦
雲頌 上命賜遺食已而怒其承襲奪官不叙

郭 上回鑾免承天府田賦三年期廣明年什之四
河南什之三

夏四月巳亥 駕次榮澤釣鄭大饒野產相望太
士夏言京山侯崔元以賑請 上爲勦密命發白金
二萬賑之復問曰能活萬人否言奉命傳示于外
庚戌次良鄉離宮適成遂臨幸焉○望日壬子
到京由宣武門入 御文華殿命禮官奏告太廟及
奉先殿 御奉天殿受朝諭停大峪工役○初夏言
選官寮郎中白悅皇甫洋御史胡守中皆在選中給
事中劾其不公章寢未覆而悅洋禮部宜從行者以

嘉靖三

卷三

擬政司直不行及 駕至承天願賜諸臣中官接籍
唱名悅洋不在給事中丁湛劾悅洋貨錄華階避不
扈從大不敬 上怒奪二人官二級補外○言當草
居守官勅未白至承天有密奏不用原賜印記 上
不憚命錄上原進文字又不卽上及還朝始以居守
勅稿呈覽 上曰爾所職何事此稿乃今方呈耶
翰罪 上曰夏言小臣不次擢用而乃自恣不恭且
選官寮多不稱任密疏又違式不奉原賜印記其屬
年論劄及印記俱令撤上言奏曰印記特賜嘉旌諸
親親瀝宸翰乞矜恩賜臣願別加罪罰 上大怒曰

言既實君命何數日不轍必有殘壞者禮部郎接
呈進姑念贊議郊典革去勲階少師以尚書致仕
言官勸顧鼎臣私其鄉人調補不問○御史謝少南
奏慶都有堯母陵存乞賜表揚上曰帝堯父母
陵可見合葬非古少南建白可嘉改授左春坊左
直兼翰林檢討○夏言歸行至潯陽灣召還以爲
傳復入內閣○庚申慧見

五月立典都督守司于承天統顯慶承天二衛比中
都○甲申發慈官往葬承天尚書溫仁和同內使護
從靈輜由會通河週舟南去○更選官寮就夏言還

嘉靖三十八年

卷二

內崔銑黃佐羅洪先唐順之皆起廢自家人無異議
其周琬所劾八人自悅皇甫湜諱外胡守中陞食都
學士華察胡經屠應峻郎中薛脩主事史際仍守原
官科道復論侍郎費家給事中呂懷黃易皆夏言私
親亦命守原官閣臣舉副使徐階爲洗馬考功郎任
瀚爲司直文選主事周欽爲清紀郎兼侍書編修趙
時春王同祖兼校書胡守中兼詹寺丞○給事中錢
纘奏官寮不宜用奔競之徒不欲顯擢上曰既云
所選非人又不明言何奸如之令削籍
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御史桑喬劾嚴嵩選

字生公行賄賂力辯上曰卿前所云今人臣皆
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給事中吳
汝霖劾嵩飾辭強辯非體上是之令大臣被劾者
勿辯

秋閏七月丁酉葬獻皇后○南京尚書霍輅郎中
宇益各獻東宮聖學圖上惡其語多回隱姑宥之
○安南莫登庸遣其臣范正教賀文自列于沐朝
詭言黎民已絕應與群臣議付印其子令主國事其
不上表者陳昇據諒山道梗且關吏不納耳朝輅奏
之上不信命尚書毛伯溫急制咸寧侯仇鸞爲將

嘉靖三十九年

卷三

軍率師進討○尚書邵元節卒龍虎山道流也以符
籙符由致一真人加銜贈少師諡文康榮靖○進封
郭勛翊國公○召霍韜掌詹事府朝赴京道遇太監
張禧貢鮮舟還嚴其原符止一舟而用八艘挽卒至
大取供郵傳每傳需銀五十兩總計二千餘金韜簿
錄以聞

八月大計京官計期皆以二月以人上南巡故奏
之都御史王廷相至吏部大言曰郎中費完宜首
大學士言聞之即爲之請廷相許之蓋完夫妻高
子天驥補宜言所力解者既而殿最吏部諸郎廷

臣體史職。書許難之。延相曰。際奴顏于夏氏。繼何以戒。唐官。吾言熱完正爲際塞夏求耳。計大。也。田御史錢籍。自知見熱。乃許考功郎章亥。上月。籍既熱。何得稱御史。第已削籍。姑免流放。○上。禮部。權命東官監國。重務仍奏請。朕少假一二年。調。養。親政。若初。不敢又取逸耳。太僕卿楊最奏曰。陛下。乏。自托修養。不過惑方士之言。欲爲仙耳。堯舜之。無。仙人。豈堯舜之智不能學仙哉。孔子謂老子猶。龍。卽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仙。不可學也。皇宮內。院。登有白日昇天者。堯伏望。皇上端拱。稱清。恭。觀。

嘉靖二十二年

卷三

十三

思道以純心契天心。以孝念格玄穹。不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壽而萬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不。可服用也。上覽疏大怒。廷杖之。最年老。遂成杖下。○虜酋。青台吉與哈剌那林二台吉。駐牧塞上。時竊。入。參將買英見虜少。猝薄之。遇伏發。喪亡將士千。人。馬千匹。虜遂大人。掠人畜萬計。總兵江桓不敢出。事聞。李桓官。○湛若水奏請討安南。策反覆千言。不。不動聲色。自爾手定。欽州知州林希元亦疏用兵。策。謂以瓊海之師。擊其南。福建湖廣出兩路。攻。都。南。果。允。廣西雲貴兩路攻龍。則根本拔。大。各。者。

士陳言非可用爲謀國者。食事李。熱遺書希元曰。州非用武之地。君貌非封侯之相。蓋湛林皆請學。王守仁功名自負者。

冬十月總兵梁震策大同五堡募卒三千戍之。震家

卒數千。勇悍善戰。虜畏之。遠徙。大同遂少邊患。尋

卒。收籍僅二百人。餘皆走降虜。

十一月南御史黃正色劾尚書溫仁和護送慈宮沿

途大爲民害。仁和亦奏正色乘馬過慈宮舟前。上

怒。逮正色戍邊。○新城知縣吳璦妄納一歲後妻。新

子者。璦支解其子。御史金清嚴其子非不孝。以枉狀

廣清汪昇

卷三

十四

間。上怒璦擅釋無辜人。廷杖一百。發邊戍。○何容。人都御史王暉奏。何容朱家巷爲。帝祖鄉。乞嚴實。上然之。勅應天巡撫夏邦謨等嚴訪巷址所在。會

云歲久難覈。事遂寢。

十二月虜入榆林。殺守將宋隆。又入宣府。守將江桓

不出。命逮桓詔獄。○有和陽衛舍餘謀襲祖爵。殺其

兄子者。因命凡遇爭鬪相戕。雖有別支。禁行革職。奉

爲令。○河南饑。

庚十九年春正月行邊使程鑾歸以原官入閤。○刑部郎劉汝楠爲湖廣提學御史舒鵬翼劾其所爲失。

昨經離道如自畫慶語不可以程士乞與近年張觀
江以達一併斥逐以端士習特命部議懲戒之初以
達主試福建汝楠以險語置首解故鵬翼論及云○
御史馮彬奏曰薊州一邊起自居庸延及山海關橫
亘五百里環拱京畿爲要地國初置大寧都司于喜
峯口外西聯宜府東接遼陽儼然藩屏之重成祖
念朵顏三衛從靖難有功乃從都司于保定而以其
地界之已已之變三衛實包藏禍心近年益爲窺伺
不可不慮也宜專遣大臣一人經畧○御史謝瑜劾
嚴嵩每事索賂惟貼是聞巧佞誣罔

楊時彥

下五

二月御史姚虞上濟民圖言河南勛襄饑民數萬聞
承天工作悉來應募就役不能容收餓殍者枕藉相
繼乞從宜賑卹○霍翰請以薛瑄從祀孔子不報○
罷武舉試○命修營舊邸官殿
三月癸卯朔日食○命營西苑仁壽宮時所修慈慶
宮景陽宮壽宮離宮皇穹宇崇寧壇奉天殿謹身殿
工皆未完科道朱憲金燦請停新工以寬民力上
怒命俟詔工日治罪○虜寇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
脂城殺掠人畜萬計總兵周尚文弗敢擊虜退追斬
殘虜以提聞虜又入宣府塞破馬營諸堡○湖廣盜

起江華羅田竹縣各嘯聚拒殺主簿巡簡等官

夏四月京城申黃霧四塞忽暴風起西北勢如崩崖
文德坊西長安坊柱俱折命集議防邊科道劾尚書
張瓚貪鄙不稱本兵不報○雜谷刺麻僧日藏統僧
衆千二百五十人入四川求貢都司送十五人至京
貢珊瑚瓊瓚等物命量賞之仍劾違例起送官罪○
沙寇黃良泰瓚竊據江陰之馬駝沙時丹陽運道阻
塞漕舟自奔牛入孟瀆達江良瓚扼孟瀆口掠漕舟
七殺運卒千人又劫商船官兵逐之爲其所殺甚衆
縛捕盜官于橋羽殺之遠近震駭南科臣楊雷劾鎮
江守令張璠周寧不濬漕渠致運舟日險過寇上

朱三

下六

怒奪操江都御史王學夔趙江御史胡賓傳璠寧俱
牧問以湯慶爲總兵駐鎮江慶圍璠良于崇明之南
沙璠咸見爲其下所殺○宜府巡撫楚書前營修邊
垣墩臺命發馬價銀三萬予之○御史包簡請能張
璠瓚疑爲王廷相所嫉遂計廷相不宜與道流唐珠
璠往來受其房中秘術廷相亦奏璠瓚老年瑣瑣璠
害稱其預知還除事而乃以罪臣是同浴而失保也
上曰璠廷相俱朕簡用其各盡乃職給事中張璠
年論璠世居京師親屬環布請託日多宜改璠別用

不聽

五月工尚書溫仁和奏曰近年大工浸廣爲費不貲內自慈寧宮外自壽宮等役共用過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帑藏已竭工費無紀聞納應者累月不及萬計何異拘蹄涔而沃龜坼也承天所請又一百七十餘萬不知何以應之上命會戶兵二部區畫

秋七月增湖廣解額至九十人○虜酋哈喇特穆爾答儿祿吉囊青台吉貢十日糧入塞比報至虜已過順聖川總兵白爵遇于水泉兒敗歸副總兵雲昌又

敗績于馬連堡虜駐塞內兩月徐徐出塞

八月故大同叛卒李天章高懷智杭夷衆入塞由井坪朔州抵雁門破寧武關入岢嵐交城汾州文水諸處殺掠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遺之求假道焉山西巡撫陳講告急言賊多華人悉知險易宜大援兵觀望不戰故敢于橫肆章下兵部璽置之○虜犯定邊適守將醉虜夜登陴遂深入大掠固原總制劉天和聞變率精騎九千馳至花馬池召醉帥斬之以徇分檄諸鎮兵合擊會天大雷雨虜弓膠解馬蹙蹙渾中不能去于是延綏周尙文擊其左寧夏任傑擊其右

固原魏時陞其前天和兵躡其後強弩大礮四面合擊虜大敗斬首五百驍卒張奴兒殺吉囊一子捷聞上大悅卽軍中加太子太保子世錦衣千戶巡按呂光洵陞俸一級巡按以邊功叙錄始此本兵張璘加少保輔臣言少師鑒少保

九月壬子癸亥入南斗數日乃退

冬十月水土金三星聚于角○南科臣楊雷勅尙書

張璘錢如京溫仁和不報○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

十一月毛伯溫大集兵境上諭莫登庸父子皆東身

來歸待以不臥登庸懼遣使詣轅門言願出境歸降

躬聽處分伯溫許之約日爲壇于鎮南關內設幕府

以待時方濂已臥登庸乃偕其孫福海守國與姪文

明及其下阮如桂等四十人入關各尺組繫頸詣壇

下匍伏稽首納款書復詣轅門獻所籍土地軍民數

日還所校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伯

溫宣諭威德備制赦之令歸國待命○以陶仲文爲

乘一真人知道錄事禮部尙書尋加少保仲文黃門

人以吏起家官海州庫大使以方術召見宮中有巨

蟒仲文以水噴之蟒縛劍而臥以是得幸

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上嘗不御朝。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較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東陳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洪先等狂悖浮躁。姑從寬懲。爲民○湖貴之間有嶧山。東隸鎮溪。寧子坪。屬屬。西隸銅仁。平頭屬銅仁府。西北接川之酉陽。初寧子坪土官田興。爵以事繁辰州獄。諸苗賂脫之。已而興辭淫虐復逐之。遂嘯聚以叛。銅仁以苗民負欠租稅。督責土官。平頭土官挈印逃。諸苗騷然。共保嶧山。守臣討之不克。奉命就家起萬鍾開府辰州。

嘉靖注畧

卷三

一九

正二十年春正月御史楊爵奏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實可憂而以爲可樂也。去年自夏秋不雨。歷冬無雪。憂旱之切。遠近所同。而大學士言以元旦微雪爲靈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胡國勛中外皆知其惡。使其潛干政柄。群小趨附。此任用匪人之過也。邇來饑饉相仍。小民委命丘壑。此誠節用惜財與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又差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糜民膏血。而不卹青膺。以盛修宮室。亡國此興作結怨之過也。陛下嘗以敬箴。箴領示天下矣。朝儀間闕。經筵不御。朝奉未得一。

天顏敷奏未得一聆天語。此渙散人心之過也。方士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者。今乃金紫遍於羽流。界以保傅之職。取百世之譏。此損國體之過也。楊爵言出而身亡。羅洪先以言罷斥。忠臣結舌。謫語盈廷。此阻抑言路之過也。願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上覽之怒。遽之詔獄。特中外以言爲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言者。爵陝西人。平生清介絕俗。居獄中。惟推演易義而已。在獄拷掠幾死。尉卒蘇宣私顧之。得活。逮之日。京城大風人呼爲楊爵風。○大計群吏。參政王愷中以不謹削籍。蓋夏言惡之。特旨斥逐云。

嘉靖注畧

卷三

三

二月毛伯溫疏稱。吳登庸束身歸罪。黎寧請系不詳。乞宥納登庸。因送莫文明諸人至京。廷議如伯溫言。上命罷其國王號。降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三月錄用舊臣李廷相唐龍等。○賜沈坤等進士。○郭勛信方士段朝用。以所煉銀製食器以獻。上悅之。朝用復自進銀萬兩助工。授紫府仙真高士。已就其術不驗。其徒王子巖計之。執付鎮撫司拷問。而朝用所化銀皆以幻術盜之。勛幣者也。上由是惡勛。

夏四月辛酉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
仁廟烈風塵之燬其主延及成祖主亦燬群廟
一時燕盡獻廟獨存上奉列聖主於神殿遣
大臣詣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主亦奉景神
殿下詔罪已科道胡汝霖等端李秉雲劾翟璽嚴嵩
郭勛聞災不疾赴救時璽等方供事內壇先詣災所
令內臣亟捧神主以出汝霖等初未之知上曰群
小乘機中傷可嘆命俱外謫○科臣戚賢等因災變
陳言有所彈劾為引上曰李廷相戴儒原係科道
所舉乃自相背戾王畿為學小人專擅薦引懷奸植
黨亦令外謫○李鳳來奏六事執治體明治功正紀
綱慎刑獄禁暴飲重水利張潮亦奏六事抑奔競重
恩典惜人材廣廢遺公舉刺懲貪墨皆採納之○劉
綸奏黃河南徙徐呂二洪涸淺乞濬丁家道口及汶
濟諸泉以通漕
五月南京國子祭酒鄒守益自劾求退令削籍去○
雲南人錢世賢初以福建僉事賊敗為御史包節請
黜及節按雲南世賢事僅路辱之節以聞命收世賢
論戍
六月其登巖城以制命授其孫福海伯溫班師已

福海不能善象為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置不問
秋七月晉府宗人表相秦府宗人惟燬各以路嚴請
求襲已絕郡王遷卒執晉宗行賂人晉府故郡王妃
使人擊登聞鼓奏訴上令行撫按勘實勘不問○
京師首華蘭台求益貢華蘭台把兒孫兄子也時時
寇掠漁陽邊人不得耕牧至是挾北虜求益貢毛伯
溫奏請許之○夏言罷
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上謚曰孝康敬皇后
九月京山侯崔元成國公朱希忠並召見燕語元乘
問發郭勛罪惡上領之都察院奏其奪軍民田廬
上怒今勛自言狀收其黨孫潛鞠問詞連駙馬謝
詔英國公張濬惠安伯張鐸都御史胡守中亦劾勛
怨望不忠輕勅書不欲領受勛三上章自理曰臣實
不敢怨望刑科臣高時復言勛罔利無厭奪故太監
蕭穀莊田值金二十萬奉太監魏彬田廬太監韋德
審理田園各值二十餘萬至於結納亡命託為腹心
構事婪財軍民切齒春秋吳卒領班官各索贊金
又私役京卒夏取司庫張延齡包藏禍心勛與交
為之經紀其家存心何為上曰勛受朕恩眷出
臣上乃交結逆囚桀可知矣即逮繫按嚴以聞○

義遣我叛人石天爵來求入貢。上疑之。廷議以禁。繼祖德督宜大發銀九十萬兩。遣官從繼祖調度。繼祖上勅天爵至鎮。繼祖縱天爵遂去。吉囊遂率衆入塞。三關總兵丁瑄逆戰於右胡嶺。賊之虜入關。遊擊周宇禦之於侯城村。亦戰。虜遂越太原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吉囊出飽谷。役入大掠。石繼祖坐守不出。周尚文邀吉囊於黑山。殺其子滿罕。冬十月。夏言初以議太子母服制忤旨削官。至是。上察虜十四策。復命以少傳入閣。南科道王燁劾張贊與郭勛同罪。章下部。郭勛下鎮撫司行五萬金。石天爵見。卷二

邸署司孫繼綱爲錄職微事。傳爰書以上。尋下刑部。郎中錢德洪據綱所簿。予以輕比。尚書吳山從之。掌都察院毛伯溫劾綱納賄行私。如劾大罪。非一。皆隱飾不舉。情本故出。法當並論。山惟憑成案。德洪事理不達。俱宜加懲。命逮綱付部。德洪付鎮撫司。山奪俸。山吳江人。非。○初鹽法開中。有常服法。需次支掣。有存積法。以待不次之需。皆商人輸金邊幣。就運司掣鹽行鬻。既有餘鹽。法令輸金運司。就場收鹽。與常股鹽並掣。夾運以鬻。自餘鹽行而存積廢。運司積無幾。而邊幣日虛。良法益壞。戶兵部集議請設都御史。

一員。專理四運。司鹽法。科臣郭鑾言。官不必設。宜盡餘鹽。上曰。變壞成法。起於餘鹽。私鹽充斥。邊餉不充。職此之由。卽禁革之以復舊法。戶部覆查兩淮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引。兩浙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八引。近歲增派悉除。御史浦鏐按陝西。至富平得楊爵事母至孝。若鄉峻潔大行。時爵繫獄未釋。鏐上書爲爵申理。上怒。命官對逮之。戶主事晉江周天佐亦疏救爵曰。陛下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報然逢迎之君子。不難也。疏上。詔答六十。下獄守者格之。絕食三日。歿。嘉靖汙器。卷三

以急病聞。時天佐弱冠甫娶。格於屍棺。置寺。民有張卿者。素不相識。莫而哭之。聞者悲嘆焉。明年正月。浦鏐亦逮。至詔答一百。與爵同梏。鎖七日。歿。○南科王燁奏曰。張瓚嚴嵩胡守中皆與郭勛結納。互爲奸貪。守中近因劾敗。抗疏列劾。始附勢以徇利。終尾敗以脫禍。此小人之尤。而任以薊州兵務不堪也。十一月。命侍郎張漢脈山西被虜州縣。○副使胡松上禦虜十二策。內有條議充實三關兵馬。上善之。吏部轉松爲參政。在三關備用。自行已策。然參政無兵柄。竟以不效斥罷。蓋當事者有意樹之云。○陝西。

人劉達殺人亡命房中爲首與定人王儒被掠去。達部下易名哈兒爲達詞事案內都御史曾銳執之。○刑部再論翊國公郭勛殺人斬罪長繫待決。革度威獄中當上壽。題時勛與顧鼎臣居守獨勛不受。中外僥倖爲人所難。故上終念之。

十二月逮胡守中詔獄。初守中以御史扈從南巡。頗著風力尋郭勛薦其才。進副都御史兼詹事。勛奴孫淮極其諂見勛敗復反。離之。勳遣督臣缺。上簡用守中以兵侍郎兼詹事往。建來遠樓藉以威虜。盡砍河川樹木。撤喜峯口藩蔽。自詔爲功。請上

嘉靖志

卷三

三五

賜樓名。上命御史查覈禮料章允賢劾之。且言其拜勛爲義父。出妻相見。遂下獄論死。斬於西市。○南城民李華妻胡氏其姑易與隣人私欲并汚之。胡不從爲所掩殺。事聞命立祠賜額致祭。

二十一年春正月吏科徐燝奏勅邊撫陳謙史道龍大有徐嵩孫椿翼儒無用可爲寒心。總督樊繼祖擁百萬之餉連四鎮之甲坐視應朝任虜出入非以身殉國者若山東巡撫曾銳山西參政於敖副都御史張景莘原任都御史韓邦奇陳九疇誠有成效不敢厚誣天下無人也宜去者不去宜用者不用是爲

可憂耳。疏下兵部。寢不行。○議修大同邊垣龍大有謂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爲力俱乞停止。兵部覆曰邊牆界限尺寸皆金湯圯壞年久永無恢復之日矣。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海棄而甘肅多事大寧棄而朔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不可不慮。上曰修邊乃防禦要務但去歲虜得利去茲秋必來宜以整兵爲急。

二月樊繼祖罷陳謙史道俱削籍。○召翟鵬還。○虜掠蘭州。○城臨清從曾銳奏也。

三月以邊報踵至復命翟鵬爲兵部侍郎總督宣大。

嘉靖志

卷三

三六

夏四月翟鵬至鎮以餉爲請大學士言謂樊繼祖買贖芻粟尙未動支如何在在空虛命殿之科臣楊傑奏曰宣大二鎮內發督金不爲不多而胡守中輩漁獵其間是宜詳覈但鵬奏孔棘俟嚴明接濟恐客兵變生不聽中旨復罷鵬。華總制官。

五月清紀郎周缺請豫防虜不報。缺事請外。○御史戴繼帥以事咎兵馬碎其所懸牙碑兵馬奏聞。上以御史不諳憲體謫都事兵馬居職如故。時上屢明故典刑秩然若近來卑官如所爲則臺省共魚肉之矣。

六月俺答入大同塞時吉囊已戍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駐威寧海上。俺答糾之入經朔州破雁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夏言有罪。上爲諭一逼。刊示臺諫。畧曰。朕承天命。裁理天下。求一眞才夾輔。不可得。夏言脅君助惡。縱恣成性。往歲令高忠代獻玉器。又獻女子。朕詰忠曰。祖宗家法何如。爾敢交結文臣耶。言又於禁中乘輿詰之。乃云橫板朕以香葉巾皮帛服賜言。乃拒不受。朕不早朝。言亦不赴內閣。王言懷密。豈宜人臣視如戲具。此等鉅惡。言官豈有不知。不開糾劾。於是科道沈良才喬佑等連疏劾言。言亦上疏自劾。遂削籍去。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既。○復以崔鵬提督宣大偏保。○廷議懸賞格。斬俺答頭者予千金。無應者。俺答擁衆越太原。列營汾河。大掠州縣。時翟鵬未至。我師連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虜大衆駐平遙介休間。散騎入山落中。擄男女牛羊承襍。適遇就大營。莫敢進擊者。○虜整衆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躍之力戰。諸將閉營莫援。虜集精騎圍之。世忠衆寡創步。虜衆亦欲傷會世忠。軍矢及火藥俱盡。短兵接虜益集圍。世忠腦中二矢。威部將張宣張臣皆歿。○虜

乘勝分掠定襄五臺。乃從廣武出關。自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駐內地三十四日。掠三十八州縣。○大計臺諫官共七十三人奪級補外。

八月以嚴嵩爲大學士。仍掌部事。科道沈良才童應。臣劾嵩貪淫猾惡。以爲輔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南京科道王燁陳紹等各劾嵩貪婪久著。若處是帶之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不報。○丁酉蒙威薨。斗。

九月吏部許謙以邊用不足。請復開條鹽。戶部李汝圭議可。詔行之。○工部郎劉魁請緩雷殿工作。杖四十。繫詔獄。

冬十月御史謝瑜疏言堯舜誅四凶以幾百年之治。陛下於四凶已誅其二矣。所謂四凶。邪勸胡宇中張璠嚴嵩也。○科道童演臣伊敏生劾時劾嵩不已。嵩乞罷。上勉得之。○官婢楊金英等候上於熱寢。以粗束喉。幸誤爲痰。結喉氣得不絕。張金蓮走告皇后。后馳至解組。上乃獲甦。后命太監張佐。忠捕訊得金英同謀八人。首謀則寧嬪王氏也。瑞妃曹氏有殊色。爲上所鍾愛。實不與謀。而屬及之。人以爲冤。張金蓮事露。方告更有徐秋花等數人。登止。

上猶不能言后傳命悉礫於市按古婦人無刑刑亦不在市時變起倉卒促成於中官法司不得爭也

上後知妃戚念之族金英等家

十一月張璠卒以毛伯溫代爲尚書伯溫以璠有貪

聞諸邊類多債帥乃上疏禁將領倍飽營伍令刊榜

禁諭

十二月司業王同祖請改元以延聖曆上惡其佞

黜之

癸卯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給事中陳非請

行大開大射禮命廢行

嘉靖汪舉

卷三

无

二月乙巳朔幸天壽山○遣內臣赴蘇杭監織袍服給事中蘇應旻言大江以南賦役頗重災害相仍乞

免差官驗授勅撫按如式督造不報

夏四月嚴嵩解禮部事嵩既入閣百官有所建白必先白嵩嵩諾而後敢上於是苞苴爭奪其門翟璠不

能奔走群競而以位卑嵩二相於是有隙是時邊鎮

文武賈啓周尚文不相得上命奉尚文一階改啓

別用而翟璠與張鳳趙廷瑞與尚文復不和上皆

兩責之給事中周怡奏曰風教之大禮讓爲先大臣

有動色之爭則攻闕之禍流於下今樂嵩惡藉實

市恩修怨各私陳背詆是大臣已不和矣嵩威靈氣焰凌逼有司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畏嵩勢不足

驅人而各位足爲嵩聞尚書許讚世掌銓衡小心謹

畏不能銷權勢要求之心靡亦甚矣大臣不和則

邪乘間非國之福邊方警急而文武大臣不相和同

其不僨事敗謀吾不信也上曰怡謂群臣不和有

若兆禍其言良是第謂朕日事禱祀不務和德於上

心主誦上下詔獄○尚書許讚疏許鑒嵩囑托以所

與選郎王與齡書封進曰臣等抗違罪積如山權奸

主於中而薦大和於外臣等不爲選郎王嘉賓之達

嘉靖汪舉

卷三

三

顯得爲御史謝瑜之回籍幸矣伏望省諭二輔渾厚博大家臣等少盡職業上手批曰所奏固欲革求

死之意汝等果一帖不受亦不必有此許發縱獲私

賄但當奏決何爲便言曰權奸中引嘉賓瑜之名懷

私忿恐明矣必王與齡脇持報復耳與齡着爲民衛

陣阿諛意遣官相偵與齡與齡辭朝後還寓所惟說

鍾數罪遣之歸人徑上馬去相與暗嘆爲奇男子

秋八月房人楊林

九月張璠尚書禮部○嚴嵩勸山東試錄中諷上語奏之命逮璠璠素經至京杖之處於閣下劉益等

以受表袖惟德賄効嵩者

冬十月虜入陝西○旌石州賊難民十三人孝子張均父爲賊殺抱父屍泣三日賊張承相負母以避爲虜所執與母俱成于博母爲虜得團奮氣取石擊賊母得逸去賊剖博心殺之張永安持挺救父父逸永安被創成溫繼宗護父力戰中大成白氏郭氏擊賊救夫創成吳氏馮氏賀氏溫氏被執不屈成李氏從夫成皆一時著奇節云

十一月復太廟合饗制○削貴州巡按魏洪冤籍亦坐試錄訛舛也

嘉靖三

卷三

三

甲辰二十三年春正月徵諸鎮兵戍大同

三月賜秦鳴雷等進士

夏六月發感犯南斗○刑科臣王交王克日奏劾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陽驥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鑒二子汝倫汝孝聯中鄉會崔奇勲焦清同業師友四人俱在鳳房賂助鳳尋卷及坤之取陸燦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并論順天主考泰鳴夏浦應麟阿奉鑒罪上怒嚴實杖汝璧鳴夏應麟六十革職鑒及二子削籍蓋鳳嵩族鑒位已上故噤言官論之陸燦乃受職舍人莊

試職也月進科場連中卒以都督嫡弟陰庇之竟免奪名雖聖主無奈權臣何也

秋七月加陶仲文少傅兼少保

八月許謙張壁爲大學士熊浹尚書吏部費家禮部九月虜入大同寒翟鵬却之○翟鵬侵薊州巡撫許論擒其導賊斬之○虜潛令叛人入京習發佛郎機獲誅○巡撫朱方請撤諸鎮防秋兵

冬十月虜大人關塞翟鵬不能禦上怒朱方請撤太早命逮鵬及方尋杖方及郎中韓筋於廷方筋俱成鵬與毛伯溫削籍以翁萬達總督宣大軍務

嘉靖三

卷三

三

十一月加陶仲文少師兼傅保○叛卒王三指揮王鏗子吉囊妻以邵女頻年爲虜導悍甚軍卒劉伏玘與三舊識僞爲酤酒業移家塞垣下誘三下馬款飲醉而縛之并其黨三人逮害遂除巡按李天寵以聞詔磔之傳首各邊上歸功玄威故加仲文官十二月戴金尚書兵部○萬鎰征湖廣苗四年不能克乃誘致苗帥龍某來見龍要千戶爲質乃來鎰獲而殺之苗亦殺其千戶因遣所隸土月詰巢撫之猶以牛粟仍官其魁龍許保遂奏苗平班師

己巳二十四年春正月甘肅總兵戚寧侯襲倭奏至自

言一日五捷。新吉。樂子。觀台吉。兵部疑之。請行。勸。上特加勅太子太保。○山西巡按陳豪奏曰。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也。二三年間。來則未能拒之。去則未能擊之。何用六百萬帑金之費。諸臣建議。不過曰屯守險隘而已。不知虜衆皆樂巖。燈附而來。邊垣又何足恃。多我亡命爲嚮導。星衛機械。咸足爲彼匠畫。無復忌憚。應將何底止。○戴金龍。唐龍代之。

三月大計京官。○收原賜勲威福德寺等旅舍。夏五月壬戌朔日食。○嚴嵩恨王輝前勅令所私商。

嘉靖三十八年

卷三

三

寶丞諸保。貽書考功郎薛應旂。使黜之。應旂執其使。欲奏聞。尚書張潤止之。已而保以前任南兵部。穢迹雖有。常州守符驗。亦坐前任御史事。黜。乃令御史桂榮勅應旂。以私怨黜常州守。應旂改外。○楚王顯。榛素薄其世子英耀。雖服飾鮮麗。必責跪伏汗壤之積。彙非一日。至愛妾復生幼子。漸有奪嫡之勢。而英耀彈比群小。王先以耀匿奸官人杖殺。陶元又以耀潛納樂婦。欲殺劉金群小皆懼。勸耀先發。誅以上元。邀王賞。懸集其黨田堯。張六兒。歃血盟。執銅瓜木。蒙以假面。伏緹廨堂後。日甫申。王至。酒數行。從者以

次設食引去。燭令放砲。金等從王後擁出。六兒以瓜碎王首。椎挺亂下。立。王從者朱貴告變。通山王英。炊陰奉燭。就逆。詔駙馬鄭景和等按之。武岡王顯。具揭燭如通山王言。獄具。告於皇祖。斬英耀。燬其屍。

六月允給事中陳崇奏。撤去帝王廟元世祖神主。及其臣木華黎五人。并去南京廟中世祖像。創宋訥所撰碑。初修撰姚涑請罷世祖祀。禮臣言世祖一代之治。有足稱者。自古帝王優崇勝國。以昭忠厚。太祖嘗斷必有所見。遵舊制便。至是以邊患故。始議撤。

嘉靖三十九年

卷三

三

徐學謨曰。歷數之傳。雖有華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屬。雖曰夷狄。自不能廢之矣。宋人正閏之說。尤爲無謂。

秋七月太廟成。復同堂具室之制。卜日奉安神主。序昭穆。皇太子攝行祀禮。御史周冕請上親饗。上以其違命。下詔獄。○套虜二萬騎。自寧塞堡潰牆入。殺掠人畜數十萬。時延綏游兵俱徵赴宣。大防秋。故虜入無禦者。詔逮總督張珣。趙撫張子立。請戍。八月虜寇大同。○張壁卒。冬十一月大學士許讚以王與齡事與齡有隙。及還

內閣心不自安屢疏乞休吏尚書熊漢自諫仙忤旨
上屢以事督過之奪俸者再亦攝病乞休時上
居西苑又不視朝常疑人訕之見二人求去大怒命
謝開生澆爲民○山東巡按鄭玄奏處事許遠前在
樂陵禦寇功進其子千戶賜世官一級
十二月召夏言入閣有勅言勿出者言不聽○唐龍
尚書吏部路迎兵部○楊爵周怡劉魁久繫獄有仙
降箕請釋三人上允放歸而尋悔命復逮之爵至
家方一日投至爵曰吾知之即與同飯飯耦不堪爵
自若食已立屏前曰有旨逮某行矣即攬袂行與
仙路泣下
卷三
怡魁復同繫又三年冬日爵善易與怡魁飲曰須盡
此杯明日出矣是日大高玄殿火火中恍呼爵名者
遂併釋爲民爵歸有異鳥集里舍爵曰大鳥至矣其
爲我乎自爲墓誌而卒爵嘗求父母誌文於呂柟單
騎行百里不享一飯俟脫稿徑去
丙二十五年春正月南科臣游震得言考功郎薛應
旂公忠任事不避怨尤而以謗議補外非所以勸勤
也尚書唐龍覆言應旂疾惡去茲昭然耳目詔復京
秋
夏四月指揮陶鳳儀成於賊鳳儀曾祖成接察副使

祖魯布政使世以蔭叙用軍功顯名以夙殫事者○
保德州劉鑑年十四其父私於隣婦逐其母鑑忿手
刃隣婦獄具上特免鑑罪○湖廣巡按包節却太
監廖斌之橫杖殺其所庇豪閹章斌遂奏節謁陵不
以元旦進膳不行旁立爲大不敬奏發而節始奏斌
前事上怒其抵飾逮京問成
六月路迎罷陳經代之
秋七月戶尚書王果請收內場湖陂河道之稅以濟
邊用○文選郎高簡引用私黨何遷茅坤爲給事楊
上林所劾及簡出補參政御史陳九德追劾之命逮
嘉靖廷學
卷三
獄論成尚書唐龍坐削籍○虜入保安塞大掠延慶
總督曾銳請復河套條八議以上○周用尚書吏部
八月甘肅巡撫傅鳳翔初爲參政時嵩圖著論等邊
遂握僉都御史不兩月而改江西給事中楊宗器劾
之言其借籌邊以覬取巡撫而一籌未布遽改內地
宜熟之以抑巧覈
九月西番貢使八百餘人入嘉峪關傅鳳翔不知所
計館之於甘州鳳翔去楊傳代爲巡撫始疏聞上
命量番數人餘令出關奪鳳翔俸○竿東屬夷舊爲
一番所逼內徙入關王瓊處之肅州近郊漸爲民害

遷撫楊博召其酋長善諭之爲之擇水草善處築白
城威虜金塔諸城去塞五百里諸夷樂從積患頗清
○河西屯地又屢博請於朝聖留倉者勿科租佃者
貸牛器穀種人爭應令跡龍首渠故道分疏支渠墾
田萬餘頃備壯卒田之謹烽燧勤偵候虜不敢窺王
營一入寇拒塞上不得入斬虜首四十餘級
冬十月虜寇遼陽

十二月尚書陳經覆議曾銳復套疏上曰虜據河
套久爲內患曾銳所奏其見壯猷還令同領巡官務
求長策暫發銀二十萬兩以爲邊餉造城之用○代

嘉靖壬子

卷三

府宗人充灼以劫奪事敗革職心懷怨望妖人羅廷
聖謂充灼當有天下爲之畫計召虜酋小王子兵入
以大同城居之遣兵攻雁門其黨王廷榮內應取平
陽立充灼爲主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充灼
以爲然使廷聖出約廷榮刻印曰天子師使棄後種
各受令造火箭焚城外各草場二日內六處火起總
督翁萬達疑之糧捕四門馳治其黨大仲太知衛寧
曉虜語使誘小王子奉至威寧海遇小王子部察罕
見與之約還告充灼使張文博爲表并所置一色旗
今奉持往總兵周尙文行邊詢知有四人出惟而追

之及奉於榆林口得其表文旗幟萬達密啓代王收
走灼等而分捕叛者廷聖仰藥成城充灼俊嗣年八
人至京勒令自盡燬其屍俊嗣等發高牆逆黨悉殲
○張廷齡胡宇中棄市○加副尙文太保翁萬達左
都御史

丁二十六年春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疏請經理營
田以充兵餉

二月福清民馮淑等三百四十人收鴉片諸貨泛海
往日本貿易大風飄至朝鮮爲侯吏所執以白國王
王使使送至遼東巡按張鐸奏聞上令御史查覈

卷三

卷三

福建海道官奏處

三月諭吏部曰邊方多事任用要在得人爾部當心
選用撫按不時刺舉以憑黜陟其別立選用陞遷資
格○賜李春芳等進士○汶上民田賦其妻通於妖
僧惠金嘯聚數千人流劫曹濮間黨與日衆
夏四月四川白草驛作亂全蜀震動總兵何卿討平
之○食部御史楊宜提督南京糧儲物議沸騰科臣
張汝棟劾去之革督儲都御史○俺答求入貢總督
翁萬達奏之御史黃汝桂言虜情狡詐貢亦不貢
亦寇上命絕之各邊嚴兵防禦○田賦流劫日久

南掠休宿治河役卒格鬪敗之追兵繼至乃就擒山東巡撫何慈以聞上責慈不能解散以至騷動河淮不准行賞逮下詔獄尋削籍

五月曾銳出塞襲虜賊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奪馬牛九百五十夷器八百初銳春中掩虜喪失甚眾匿不致聞至是以提聞上嘉賞之○科臣馬錫勣奏戶尚書王杲總倉御史艾朴私受運司官黃正大賄委員外余善紀稱納低銀上怒下杲朴詔獄問杲辦奏善紀所收八萬六千退出萬一千低銀並未呈部通賄事乞與該科商質戶科臣屠汝進等言兩淮

嘉靖注畧

卷三

游銀之初副使張祿廣通關節如太常少卿嚴世蕃總督尚書王璉皆有請託宜窮治太學士嵩疏言汝進等欲以贓罪汚祿臣故借臣子世蕃肆其巧譏上怒杖汝進八十餘杖六十降邊縣典史張祿王璉照爲民累拊邊戍善紀降一級調外杲成於戍所人皆寬之

徐學謨曰杲素稱謹厚而嵩護其子乃委罪於鄒臣至激上怒九卿之體陵夷盡矣刑尚書聞淵雅負物望亦惟阿古成獄而已後來權臣類徐子惡傾家敗俗而不顧惜哉

周用卒聞淵尚書吏部○吏科臧璠言會推大臣移求詢謀僉同尚書毋得自執吏部請從其議上曰用人係吏部職掌毋得輒先論列待其不効指責其効

徐學謨曰萬曆以來京堂缺吏部密請於首輔其人已定則具揭通送閣下明日會推止應故事而已弘治間吳寬以尚書管內閣誥勅會推吏部寬辭曰久在閣局不能關防萬一家簡是速敗也於是吏部別推可見當時閣臣原不預部事送揭之例起於嘉靖然吳山在禮部未嘗以一揭送閣隆

嘉靖注畧

卷三

慶後紀無矣

山人

六月加陶仲文特進柱國兼支大學士俸○南京守備太監丘得爲科臣雷賀所劾命充淨軍○曾銳劾總兵仇鸞科欽士卒阻撓軍機上以秋防在即命奪俸○命朱統超撫浙江兼攝福建統未至而倭船百餘入船寧波台州有衆數千登岸殺掠巡按裴紳以聞勅統嚴泛海通番○朱統至浙微知沿海大姓皆利番船勾連主藏貴家尤甚凡夷船至爭致其家虛值轉鬻其貨牟利潤已久不歸值夷衆怒時時擄難有所殺傷統下令嚴海禁凡雙橋餘艘一切毀之

因奏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群盜易去中國
承冠之盜難列貴官家渠魁姓名請戒諭不報
秋七月延綏守禦官李越誘殺貢夷貢夷遇伏發及
軍甚衆巡按盛唐奏收越等轉訊論越及裨將陳守
節各斬

本月曾統會同三邊巡撫謝蘭楊守謙王邦瑞及
三鎮總兵秦酌復奏方畧上聞因上營八圖及河套
輿地圖上嘉與之○兀良哈糾建夷寇遼東○遼
城御史陳其學劾奏錦承都督陸炳盡亂鹽政復劫
崔元縱容廝養擅取官鹽大學士言欲下捕治炳炳

嘉靖注畧

卷三

四

擅行金求間不得乃長跪輸罪乃已下旨令炳元各
自言狀各服罪乞恩釋之○陝西澄城山崩分馳東
西三四里○仇鸞鎮守甘肅前以銳奏奪俸益狂悖
無忌銳復奏曰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鸞自副總
兵而下索兼金寶馬以百千計又侵剋衛所月糧并
班軍銀兩私役軍匠日且百人去歲果園堡之捷報
報復台吉爲我敵今復台吉故在也隨從與臺盡帶
功次一鎮洶洶上大怒命逮至京訊巡按張甘雨
奏鸞大失番夷心六事巡撫楊博奏鸞貪暴三十罪
兵部覆奏八命十餘賊私銀萬兩御史嚴寬具狀

十一月乙未皇后方氏崩諡曰孝烈○諭曰●據河
套爲患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一驅逐之曾統所上方
畧既已詳酌即協忠以圖廓清

嘉靖注畧三卷終

嘉靖注畧

卷三

四

嘉靖注畧卷之四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 上諭輔臣曰奎房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爲名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嚴嵩奏曰祖宗時力豈不逮猶然置之今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如聖慮者銳以好大喜功之心爲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有所畏不敢明言附會上奏至匱聖慮臣有負請從顯黜上大疑言於是嵩復奏曰臣與夏言同與機務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決每擬詩許皆

嘉靖注畧

卷四

出言手欲以此顯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銳一切機務忌臣干預夜分舉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嵩攻言甚力上意且不測言懼上書自明上不省削奪言餘官以尚書致仕而令尚書王以旗代銳督邊逮銳來京問○嵩爲仇讐草疏自訟許銳取軍無法貪功襲虜覆師不以上聞仍欲輕舉復套以掩衆蔽之罪謂不去讐事終掣肘遣子淳行五千金陷臣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上大怒命法司議罪坐銳交結近侍律斬逮言至京言奏辯曰勅諭未行而讐疏已至明是在京大臣僞撰藉讐口以陷臣蘇綱

銳交關無證可據上不省備承衛陞觸具獄詞如驚奏

二月劉儲秀尚書兵部備書謝疏忤旨命削籍去以趙廷瑞代

三月丙子朔日食○曾銳稟市○榆林等衛指揮李珍田世威郭震俱爲曾銳所用悉逮至京羅織之珍

以戰功起徙中爲遊擊謂珍滅軍餉以餽銳子淳極刑毒不肯承誣累淳入咸義之○俺答投譯書求

入貢不許夏四月尚書喻茂堅等當夏言直侍多年有議貴議

嘉靖注畧

卷四

能之條上切責之嵩以災異疏引漢誅程方廷故事言竟論斬○釋仇讐罪

五月葬孝烈皇后於永陵○總兵周尚文奏言父子血戰邊鄙三十年前後効首功以千百計不自意爲

邪臣賈啓所枉二子遣戍啓植私而殺有功之臣惟聖明憐宥兵部覆議不許初尚文坐軍府嵩子世

蕃爲經歷尚文繩之不少假故嵩卿之也○丁巳金星晝見

六月貴州賊亂設川湖貴總督以張岳爲之秋七月京師地震○改朔福趙撫朱統爲趙觀時

海通番大姓皆不便統路科道葉鏗周亮請改統衙以輕其權○夏言妻顧氏請代夫歿不許命流蘇氏於遠州○大同衛舍馬祿女年十七將適人化爲男子○鄭王厚烷進居教窮理克已存誠四箴又演蓮珠十首以神仙土木爲規上手批其奏曰爾真今之西伯也欲爲爲之

八月京師地震○虜侵大同周尚文與戰於彌陀山勝之

九月虜人宣府塞大掠○朱榮海賊於溫州

冬十月夏言棄市○虜焚雲州

嘉靖注畧

卷四

十一月議附孝烈皇后於太廟

十二月虜掠遼陽○范總視潮河川修築關城

配二十八年春二月張治爲大學士李本少詹事兼學士入閣○俺答入大同塞指揮江翰並賜戰必用

尚文翁萬達各將兵擊虜於曹家莊敗之斬首五十

五捷聞加尚文萬達官廕嚴嵩一子○徐階尚書禮

部

三月辛未朔日食○皇太子冠尋薨時年十四謚曰

莊敬上痛悼殊甚批陶仲文慰疏曰早從卿勸

便有此太子非常人不諫耳○總督王以府請築邊

垣延緩一鎮計用四十二萬三千六百四十兩夏四月朱執珪斬海寇九十六人統嚴於任事海寇爲之肅清奏曰今不依臣區處十年後中國皆使脫矣時通番皆宦家子姓而林希元以講學竊名其家尤甚厚賂關臣必欲敗執御史陳九德劾執擅殺違給事杜汝楨往勘

五月周尚文病卒給事中沈束爲請優卹尚不喜

旨激聖怒謂賞罰自朝廷出束自逞意見廷杖四

十長繫○趙廷瑞卒以范總代總謝疏忤旨削籍以

翁萬達代

嘉靖注畧

卷四

秋七月朱執珪請經撫周亮通倭豪猾林參等界兵侍

郎詹榮覆奏統所論坐保關重刑未知果否通番御

史周亮劾之有旨命執還籍聽覈已而杜汝楨及

御史陳宗囊劾上前服乃滿剌加國人私招沿海無

賴販鬻番貨未嘗流劫并論副使柯喬指揮盧鏗擅

殺罪純嘆曰權臣在內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吾不爲

曾鐵市曹也四飲藥自殺

九月間滿罷夏邦諫代之○三衛夷人引大虜入塞

守將張景福及百戶成策李松皆歿

冬十月翁萬達以憂未任丁憂棄尚書兵部

十一月金星晝見凡五日○故陽武知縣王驤爲都御史胡繼宗所按削籍恨之及歸家河間坐殺人論死待報令其子朝策當長至日詐充常朝臣闖入闕門於班中聲冤拊拾繼宗詩有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塵爲詛誘假手御史閻際植等抵伊重辟幸連都御史劉隅等百餘人下法司會訊職誣悉誣指無據上不悅刑尚書劉訥引罪黜爲民

宗鎮撫司拷訊○治宣大失事罪

庚二十九年春正月大計創典史厲汝進籍○京師雨土雨歟霾霧四塞上疑畏以問陶仲文仲文曰

卷四

五

疑有冤獄得雨方解適法司以繼宗獄上上有之杖四十爲民尋大雨百官上表稱賀上以仲文贊玄平獄封爲恭誠伯

二月用御史董威言罷海禁時閩越濱海宦家惟誘番貨爲利者人肆掠出沒不逞之徒爲之內導王直徐海毛瀝據近島擬於王者朱統明斷其情特嚴海禁繕募勾引諸衆欲遂除之於是諱者四起凡威巡按閩浙豪貴爭賂之以弛禁爲便內閣主之盡反稅

今卒臨大亂

三月賜唐汝權等進五

對指情者引也

夏四月貴州叛苗破石阡府降詔切責張岳

五月益津王于祐僭計奏鄭王厚烷謀反遣駙馬謝詔等會勘無驗降詔數厚烷欺慢不臣發高塘仍暴其罪於各王府益烷讀書能文好爲詭故不情以鈞名取譽故及於禍

六月薊鎮撫臣王汝孝以三衛索賞無厭出境撲殺之夷遂導虜入寇○俺答萬騎入大同伏精銳斃答而以贏騎百餘害我軍總兵張達素勇敢徵兵未集達率麾下馳擊伏發圍達數重馬蹶被殺副帥林春援達不克亦被殺虜斬二首引去

卷四

六

閏六月建宣大總督郭宗臯巡撫陳耀杖於廷耀杖下宗臯請戍○仇鸞總兵宣大侍郎蘇佑攝總督拳情起翁萬達於家趙錦代羅巡撫○科臣楊元繩論選學官

秋七月俺答脫脫辛愛自威寧移駐斷頭山詔各邊戒嚴

八月虜犯宣府不得入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相近大同帥仇鸞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或徑趨通州防守京師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信諜報言虜向西北尚書汝襲亦以爲然亟止

營兵勿東。上命鸞暫駐居庸待報。乙亥虜循潮河川南下。攻古北口。汝孝禦之。虜引滿內擲以綴我師。而別從黃榆溝折牆入。汝孝兵大潰。虜由石匣管達密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圍之。已復解圍而南。時警報日棘。有言虜遣細潛住京師。燒各場馬草。給事中王德泰請各場積半散有馬官軍。半令商人搬入城中。准其上納之數。發御馬於附近州縣牧養。太僕寺解到之馬。急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自薦即用。上納之。○畿內巡按王忬馳駐通州。收漕舟艫。潞河西戍寅夜半虜至。營孤山阻。河不得渡。分掠三河昌平村。

嘉靖注畧

卷四

七

樞兵營於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謂城外有邊軍足恃。宜移京軍備內。於是王邦瑞請以巡捕軍管長安街。丁汝葵請量掣外兵入營。十王府進參政艾希錚爲食都御史。同侍郎孫楫督治藻塹。○郊民集城門不得入。萬口號。聲徹西內。命徐階傳諭九門啓閉以時納民。○虜自白河東渡。潞水大掠。村落焚。湖渠等馬房。執內侍楊輝。八人去。○勅王師至。城下有命。犒之。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開倉發粟。囊索金。詭皆無。士卒饑甚。陸炳言狀。上奉尚書李士翱官戴罪辦事。○科臣張秉宣言。西北官垣低嘉靖注畧

嘉靖注畧

卷四

七

節督巡五城。○總兵至通州。列陣河西自固。守諫朱

虎幸而獲之。限以爲公。遂誠以爲。不爲功足矣。何

捨食須議所以禦之。上顧階曰：卿言是，因言求貢事。問階云：何謂此？禮部事階曰：事體重大，須上主張。上作色曰：正須大家商量。階曰：宜權許以疑虜，恐要求無厭耳。上曰：苟利社稷，貨非所愛。階曰：萬一有不能從者奈何？上悚然曰：卿可謂達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疑之言，無隔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遼外，因大同守臣奏乃可往。廷之問援兵皆至，我戰有備矣。上首肯，命出與百官議之。嵩因奏臣民咸望一出視朝。上微哂，階繼請之。上乃許明日視朝。嵩退，集百官閣下議。司業趙貞吉抗言曰：嘉靖主暴。

卷四

九

今所急者，出沈束於獄，申理周尚文之功，虜易退耳。上宣貞吉至左順門，令手疏便宜。貞吉請急遣才猷，辨傳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詰諸將營中賞軍，激勵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人自爲戰，但得一首賞銀百兩，逗遛者誅無赦。上卽命貞吉以諭德兼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宣諭將士，以仇鸞爲平虜大將軍，節制諸路軍馬，文官三品，武官副總兵以下，不用命者，許以軍法從事。陞楊守謙爲兵侍郎，協同提督，守謙兵轉虜營而陣，堅壁不戰。上自是不悅守謙矣。○癸未，上御奉天殿，百官見畢，令禮部宣勅切責。

諸大臣，詔起舊尚書楊守禮侍郎劉源清史道副都御史許論於家，尚書丁汝夔請委部事，躬督諸將出城禦虜，不允。○王儀至通州，營兵城外，而自卧城中，會仇鸞兵至，却虜兵饑無所食，掠諸村落儀備之下獄。收者數人，鸞兵大譁。上聞命，遽儀而以御史王珪爲倉部御史，代守通州。○甲申，通政司樊深條奏禦虜六事中，言主將養寇要功，上怒其借言攻，擊斥爲民。○虜退，趙白羊口戶兵工尚書李士翱丁汝夔胡松引罪，下汝夔獄。士翱革職。○初，汝夔聞警，惡甚，張皇莫措，所任偵卒妄言，不加罰益，搖虛無影。

卷四

十

城中數震，京營兵多役占，東西聲譟，餘兵皆怨。大同軍故椎髮，掠村落，或自詭遼陽軍，有捕掠者，上付鸞自治。大同軍益驕，汝夔不得已，禁勿捕，民間不知，謂汝夔以鄉曲庇遼軍，及虜薄城，汝夔恐資師，令諸將勿輕戰，民間益洶洶言汝夔於時虜在城下，營遠屯郊，迫城中，莫窺其動靜，守謙屯城下一矢不發，中貴望見城外圍壁，廢毀環泣，折丁楊鳳於虜。上命桃二人卽訊，而以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攝守謙兵。○丙戌，上坐齋宮，趣具丁楊鳳詞。三法司官彭鵬屠倚沈良才以延緩廷杖丁亥，汝夔守謙論。

新科臣張佩敦之廷杖創籍汝襲守謙棄市。○趙貞吉前稱詔出城諸營官論以銀致之營不納貞吉計無所出乃復命高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泥束非是上怒杖之九十諸劾浦典史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謂高於西苑直中高辭不見會趙文華入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高聞大恨乃薦使勞軍遂得罪○丁亥驚逐虜至白羊口虜以白羊道狹擊其半由高崖口舊路出驚軍猝與虜遇不戰而潰驚幾爲所獲以裨將戴給徐仁救得免虜至天壽山見總兵

○新科

○趙貞

○高

○戴

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命李鳳鳴鎮守薊州徐仁協守密雲詔京營將許策帥兵一萬趨薊州戊子虜出橫嶺口趨懷來蘇佑趙錦率李見邀之斬首四十八級已丑虜衆盡出營衆不敢追尾至石匣城而還賞○以下將帥銀幣王汝孝歸虜於白羊口逮汝孝者初以道梗不能通至是就逮滅威請戌九月辛卯朔遣侍郎駱顯往賑被虜州縣掩埋骸骨○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勲臣朱希忠陳鑑○立戎政府加咸寧侯鸞太保入理戎政○置薊遼總督改

○趙貞

○高

○戴

○戴

孫綽兵侍郎爲之○密開厚何棟孫豹邊才上納之命亟起用後豹職進本兵以迂慢失望棟代孫綽綽遂在邊數年家富敵國○張岳大集士漢兵討鄭州苗

冬十月咸寧侯鸞請選宣大銳卒入衛兵部覆言二鎮爲京師門戶禦寇不於門戶而於堂奧不可不聽各邊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鸞復上議大舉北伐先遣京營將分詣各邊練兵於是邊兵盡歸京師邊將不得徵集而督將不任邊責恣意廢削矣鸞請駐師宣大間冬月大舉以舒華夏之氣上嘉

○張岳

○張岳

○張岳

○張岳

之命戶部大括積貯以備軍典○禮部請擇日以軍典告於太廟○刑部郎徐學詩劾奏嚴嵩罪狀畧曰嵩好貪與常各處撫總結起軍民以充嵩家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薊州又受老廢郭琮三千金使備漕運縉紳無不懷恨世蕃狂鸞擅執大政諸衙奏啓必先關白世蕃而後敢聞嵩又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營自固長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辭便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巧中足以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離間路懷心而賊其口舌唾唾論議者往往假事陰中於

○張岳

○張岳

○張岳

○張岳

遷除考覈之餘如王燁陳璘謝瑜童漢臣等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城乞罷嵩父子提權於穆清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大治矣疏入下鎮撫司考試嵩不自安求去上慰留之嵩乞放其子世蕃回籍上令隨任學詩之族兄應豐給事無違嚴嵩校疏出其手明年以內察中之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政事何得考斥仍留之後以誤寫科書嵩請杖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通州爲三輔以王忬許宗魯萬達爲經畧使時萬達已陞本兵錄到任遲降侍郎

萬達

萬達

萬達

萬達

請駐易州以王邦瑞尚書兵部○雲南上舍郭鑑殺沅江知府○仇鸞請調易賓大勳場四鎮總兵上命兵部從之王邦瑞奏曰命將者天子之重柄鑑坐名更易非制上曰邦瑞以虜退未賞怨上今盡忠者不能容又效汝羹誤國耳○仇鸞夜襲營無功而還

十二月張岳大破諸苗俘斬二千人擒龍許保母妻燬其巢穴撤所徵兵歸鎮石邦憲搜捕餘黨先是印江陷邦憲被劾解職岳疏留之與謀討賊邦憲曰地險賊匿猝未易得也邦憲至銅仁招順苗以恩結

之日出偵據要害布管賊破思州分兵邀其歸路三省兵進邦憲聲言進滑石江多張旗幟於山頭輾然疑賊而卿杖疾攻亞寨月雪出不意一鼓破之許保逃匿深洞邦憲召順苗謂之曰前在國中見二人挺而麾曰開路開路老備老備也似欲歸順其妻子保欲來即釋之備得果來令妻子與相見醉之酒易其妻子永使同歸歸甫八日率諸苗來降曰許保得矣備得獻功惟牛賽之赴其寨備得妻奉鵬如家人遣人詞哭黑苗出伏兵途中斬之苗悉平

辛三十年春正月

辛三十年春正月

辛三十年春正月

國任不聞咨諏方畧爲治門安邊之策惟與子世蕃圖惟自全且以朝廷之賞罰爲自己出天下皆計嵩愛憎而不知有朝廷之恩矣臣謹按其大罪有十納將官之賄受諸王饋遺擾吏部之權索撫按之常例中傷善類必擠之成吏尚書夏邦謨始因賄而得官繼因官而納賄大事面白嵩而後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登不先除此三人雖日退食墨之吏無庸矣疏上杖之各口外爲民初鎮以知縣劣陞於陞炳爲顯不愜時發大言舒憤尚寶丞張遯業引鎮會飲於世蕃所房雙集延議鎮附和趙貞吉大言嵩聞之

壽世者曰錄非佳士少與往來錄却之舍卒上書
萬數滿罪俱空虛無實嵩因揭其知縣壞事其以言
巡察竟坐考察自辦投之口外○趙視京營主事謝
樞奏嵩更張營務上密以疏示覺嵩奏樞不遇東
轉臣使不得行事耳臣懼罪不敢何暇謀勇命下樞
獄華趙視官○上欲視仁宗廟孝烈后主於太
廟禮臣階初議后主無先入廟之禮上切責之乃
遵諭定制請后主升祔

嘉靖注事

卷四

主

三月李默尚書吏部○北伐議急國計告乏給事中
劉體乾奏曰蘇軾有言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
所以害財而已華冗吏清冗費當今第一義也成化
間武職八萬文職十萬今邊功之陞陟勲賞之傳誥
武不止八萬也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文不止十
萬也成化視洪武爲冗今又視成化爲冗視宋制三
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與唐
虞之建官惟百奚啻倍蓰他如關宦之收入錦衣之
選充中書之帶俸禮部之譯字鴻臚之通事光祿之
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

寫人役蠲管鼠竊案自尤多萬萬於祖宗時矣所謂
冗吏者此也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割銀不下
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供用日增本寺進御蔬果
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交納內官鬻之行立
復爲取索所以前後多寡頻異所謂冗費者此也三
冗既除所省不下十萬而國不乏矣不報○仇鸞密
遣家人持義與虜通俺答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言
求通市佑以聞上命集議鸞請許之起侍郎史道
往大同總理互市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極言
其不可畧曰開市者和議之別名也不能聲討反與

嘉靖注事

卷四

主

之和不可也北伐之命夷夏共聞一旦改爲和議不
可也宜大吏民私與虜通猶畏法不敢肆今以互市
爲解將勾引爲禍不測不可也調兵半年竟許和市
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不可也或今日互市而明日入
寇或遣衆而駕言別部或因市馬而要重賞或別有
分外不堪之求反得以愚美我不可也爲此以欺陞
下者其說有五馬市小利足以羈縻謬一也互市可
無事則安用馬謬二也古所謂歲貢來王者不過賄
以重利苟安目前謬三也醜類日衆安肯守小信而
自困四謬也勝負難必開馬市以休兵息民養邊

而憚用藥五謬也。上怒其言之不早，使已行而還，撻命杖之。黜爲狄道縣典史。○莫宏漢嗣安南都統使。

夏四月，改定遠方選法，從給事徐稱言，將二廣雲貴三司首領俱改正選。尚書李熙執奏不允。初，熙由薦進，已柄用，異蒿衛銜之，故擬旨多駁。○浙江巡按衙應參請寬海禁。○初，商大節督五城御史，巡城內外，又以所募技勇異等屬領之，比仇鸞以秋防部署群師，徵大節兵使，謀已復，徵大節防禦京城，大節耻受，營制因言兵部巡卒不宜僉併領，且包藏禍心。嘉靖注單

上怒其推奸避難，逮下詔獄，論死。克疾獄中。○宣大馬市成，賜營參錦衣金帶。○置徐淮聖田都御史。

五月，議撤鎮虜垣，不果。初，上從陶仲文請建壇嚴事，及虜款塞，欲撤之，邊報忽至。上曰：玄威所祐，不可忘也。

六月，沅江盜那鑑亂。初，守巡議用兵，巡撫顧應祥曰：此間賊可緩而待也。應祥遂去都御史石簡代那鑑。許際請重臣入城撫諭，簡信之，撤布政徐樾往。那鑑執樾殺之。

秋七月，有虜騎犯左衛者，史道詰之，實中國叛人蕭芹、喬源所爲。芹自言有術，呪人人成，喝城縣，係答感之道，乃踪跡。執芹、源，妻子告於虜，請試芹、源，喝城不效，則執以予我。會上命遣偏歷、延寧經理市事，道奏曰：俺答赴市甚恭，而調停得宜，可挽之以就我。寵終，且虜惟俺答爲雄，把都宰愛皆其親子弟，制馭諸夷在此一酋而已。前項妖逆無使，留滯虜中，以養後患。詔晉道於宣大處置，立賞格，購芹、源，虜首脫腕，執送芹、源，致塞上。命加魯太子太傅，道尚書膳義指揮。

嘉靖注單

卷四

式

八月，史道疏言：虜求互市於中國，以有無相易。馬牛彼之有也，菽粟布帛我之有也，使虜小大貧富皆當我之有，而邊人無不利焉。於中量加恩贖，虜雖禽獸亦以爲榮爲便。坐談敗成事者，不過曰虜得粟以食，我遁逝，日虜將乘市深入，夫以牛羊市，得粟幾何？未嘗欲入而不能，又何借市乘便，盡馬段之易，虜之富者利之，貧虜惟牛羊而已，宜爲通融以決大計。宣大督撫蘇佑何思見朝議洶洶，恐異目蒙首事禍，疏言不如勿許。仇鸞懼亦變初說，大學士嵩言不宜任其要挾示弱。上命史道回京，科道何光裕、龔、愷劾道。

開虜無厭。上怒其揣摩。意指各杖之。光祿臥杖下。冬十月。獲叛夷哈丹兒昂及二人。本甘州人。史進陳志尤爲虜所掠。投朵顏。斡堆板卜帳下。節年導虜入犯。總督何棟設計擒之。俱繫於市。○史道至京。自劾請告。云市事告成。虜自妖逆。引犯二次。絕無一騎明。肆侵掠者。竊自幸可免無罪。而言者攻臣不置。臣既生及玉門。乞賜骸骨首丘。

十二月。虜寇大同。警報。否至朝議。追咎馬市。仇鸞處見譴。奏曰。臣開馬市。陰修戰備也。內外臣計欲殺臣。故弛備以招虜。上切責三部。以實對。兵尚書趙錦

赤精注

卷四

七九

曰。京營士十五萬。除九門八營。餘皆選入大將部下。各領入援之兵。不下十萬。大寧班軍五萬六千。戰士闕。何謂無備。上令總鎮加意訓練。以待發。趙錦始以鸞爲本兵。不肯爲鸞用。覆疏大折其欺誑。時稱小心。畏慎。備邊事者。無愈於錦。後竟坐鸞黨。得禍。人皆寬之。○李默推張泉爲遼東巡撫。泉故嚴嵩所不悅。揭黥狗私。遂謫爲民。以萬鎰代。壬三十二年春正月。虜寇大同。上諭兵部曰。虜非時擾攘。顯是邊臣不戒。爲虜所窺。其嚴飭諸將。血戰立功。有不前者。重治之。仇鸞不自安。請將營兵出塞。

上以問嚴

功。上批鸞

勸從其請。然須擒斬虜酋。方爲上

爲樂。實無意

零賊無勞。卿行營時。處私第酣飲。

二月。虜萬衆入塞。

遣嵩參知之。恐。上謂閣臣相蔽也。

懷邦張騰各觀望不戰。獨中軍王泰與虜戰於管家

堡。力屈。死之。虜遁去。蘇佑上其事。代府朝陽王疏言

仁騰平時。股削軍餉。有警移疾避艱。遊擊劉潭鈞虜

遁。布都御史何思不察。誤聞於朝。頒給彩繒。是以餘

寇歆。監大肆猖獗。上命械仁騰。潭詣京。拷訊。思削

籍。

赤精注

卷四

三

三月。徐階少保兼大學士入閣。仍理禮部。○止論輔臣嵩曰。朕二子議出閣。未見部疏。於是階疏選官僚。具儀節。以欽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上。上以暹夏已之。詹事孫承恩固請。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專政。章迨不奉君命。卿又附和。未可也。這時爲禮科。先有請出閣疏。寢不下。至是忽降旨。廷懼。竟引疾歸。不復仕。○兵部臣言。宣大連歲虜患。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入衛。衆分勢散。致調他鎮。士卒奔命。數年來。繁費七百餘萬。宜令本鎮舍餘土著。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從之。

夏四月倭寇起初朱統論或浙江巡撫不復設又以有應參之請盡寬海禁船主土豪連結倭賈大肆無忌徽人王直爲船主渠魁倭奴愛服之與其黨徐學毛勲徐海彭老數千人列兵近洋登岸犯台破黃巖掠定海象山浙東騷動○補築宜大邊垣以通市故所在廢缺也科臣李切滋請於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易廬以棲火械○乙卯虜衆營威寧海側大將軍驚將萬騎出塞襲之夜馳二百里凡曉及虜虜悉衆戰大敗奔還失亡將士一百五十餘人馬一百二十匹斬獲虜六騎報功兵部以獲少損多不可言功

卷四

三

上仍命賞之○虜由遼東前屯撤壞邊垣入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戰歿

秋七月倭寇猖獗復設浙閩巡視重臣改山東巡撫王忬任之忬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以俞大猷湯克寬爲參將徵狼土兵募溫台黠徒分隸諸將布列瀕海○仇鸞請行邊兵戶工三侍郎各備屬以待已不果行適疽發於背及邊報愈急又請與疾出師免陞辭上皆從之終不能出

八月尚書趙錦奏曰強虜壓境大將病不能軍願親往代將督戰上不許詔收鸞勒印命侍郎蔣應奎

署戎政侍郎孫楫代鸞督戰時陳爲總兵錦夜至鸞第收其印組鸞驚患疽潰裂歿徐階疏鸞誤國狀上惜命陸炳密訪其事炳素惡鸞於疾前一日誅其家人時義侯衆亟避虜中避禍中途釋之乃悉發其初鎮大同與虜通狀上大怒命炳同三法司具獄奏當鸞謀反律例梟梟首傳示九邊義侯皆斬初鸞與嵩合謀陷夏言曾銳交甚固已恃寵相軋寢不相能鸞密疏嵩父子過惡上信之不令嵩入直嘗同徐階李本至西內門者以非旨所召不納嵩高還第父子對泣乞階爲之解階與嵩方睦乘鸞病亟上書

卷四

三

實其罪於是鸞族而上盜信嵩無他嵩以不入直每日獨詣閣忽一日上遽所御龍舟過海子迎嵩於閣嵩得入直如初○久雨河溢淮南北皆大水九月更定戎政措置○侍郎蔣應奎子繼訓通政唐國相子恩敷帶功陞賞給事中凌汝志奏曰在虜跳梁惡金爵之資給功而授之猶不肯用命乳臭小兒從帷閭中奪之首功何以令披甲之士畢命疆場乎上怒杖應奎國相於廷應奎夙國相視職○御史王宗茂劾奉嵩貢國八大罪曰吏部銓衡之地額定每選二十員州判三百金通判五百金兵部將帥之

片額定每選十員管事指揮三百金都指揮七百金惟衛所命是大臣不敢負衛也荷富貴保身家之從爲之乾子若尹耕梁紹儒皆所畜家人往來郡縣僞爲是天下畏衛也生辰受賀方物畢陳歲時問遺金寶相屬雲南之物達致萬里是天下供奉衛也云云降旨切責之○尚書趙錦職方郎中董懋中坐誦降進爲科臣鄒錦所糾錦茂遷懋中口外爲民錦遂厚長者入部後事頗持正懋中少年熟於典故控傷時口占題覆日數十疏敕決如流俱以爲坐罪人多惜之

嘉靖三十二年

卷四

三

冬十月歐陽德尚書題部○提督光祿寺內臣杜泰乾沒內供銀十餘萬少卿馬從謙發之泰亦奏從謙誹謗巡視科道張允等秋斯彬交章劾泰并劾寺卿高耀不能覺察四署通同爲姦詔下從謙泰鎮撫司訊訊上泰因公侵冒從謙誹謗無證上怒奪司官俸下法司擬罪法司當從謙誹謗雖無明據即其狂悖難依常典宜發邊戍詔廷杖八十戍泰以能發謗臣免罪○大同總兵吳瑛徵集兵馬數萬襲虜麻俺答逆戰軍官劉欽范世傑千百戶張勛等七人皆歿士卒亡失甚衆瑛欽象自衛而還巡按蔡杓

言狀因劾督撫劉佑僞銀兵部覆議大同積弱之故能率衆深入亦可嘉予上從之佑銀瑛不問蒙卹欽等

十一月召楊繼盛爲主事尋遷武選員外郎

十二月工科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先是副使王觀按元遺蹟鑿馬壕底以通淮安達入關於新河以濟水由淮直抵麻灣新河之南口也海泊直抵天津新河之北口也南北口相去三百三十餘里中有大沽河諸流可引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後竟無效曆初年又興役亦無效

嘉靖三十二年

卷四

四

正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不盡者二秒○南御史徐楨請進君子退小人不報久之謫外補○御史趙錦奏言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其實嚴嵩市恩寵以張其權少有違拂必陰中之臣僚之歷除開計朝覲饋遺以爲常而希寵干進稱呼非類所不忍者昔散丞相之權而分之於府部今合府部之權而總之於內閣雖前代丞相之類奈何以加諸上疏不悅命下錦鎮撫司獄削籍爲民○蕭豹爲兵部尚書○大學士謝堦舉二王婚禮上允於堦堦前又言府第奢費欲覓易與外人相接在觀王

今日事體不同，且將在內成親爲便。上日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朕。嵩曰：儲東未正而又居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從人衆多易生嫌隙。在二王不可不慮也。今列后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却俱出外，在聖躬不可不慮也。上曰：皆不足慮，人無能勝天者。二子只依本分待朕處分，勿再漬。員外郎楊繼盛論嵩十大罪，嵩儼然以丞相自居，壞祖宗之成法。一也。一有票本之任，用黜宥罰皆歸之嵩，竊皇上之大體。二也。所進揭帖刊行爲書，掩皇上之治功。三也。皇上令嵩票本，嵩乃令子世蕃群會而票，縱奸子之僭竊。四也。布置親戚於兩廣督院，以孫嚴劾忠嚴，鴿冒官冒朝廷之軍功。五也。世蕃受逆黨三千金，薦爲大將，引背逆之奸臣六也。丁汝襲問計於嵩，嵩曰：虜飽自退耳。敗於京，不可撿也。誤國家之軍機。七也。徐學詩觸汝進降革矣，必以考察壞之事黜陟之大柄。八也。各官日以納賄爲事，一人毒徧天下。失天下之人心。九也。欺貪率下，卑污成奎，壞天下之風俗。十也。嵩更有五奸，重賄侍從，伺察聖意，一言一動無不報。左右皆嵩間謀。一也。趙文華爲通政，凡疏到必先送世蕃閱而後進。王宗茂劾嵩之疏，停五日。

卷四

三五

方上納言爲其鷹犬，二也。嚴衛緝訪衙門，姻親聯絡爪牙，爲其爪牙。三也。擇熟軟團融出自門下者方權稱道，耳目爲其奴僕。四也。部臣有異議者，嵩早爲之斥逐。各部堂司大半門下，臣工多其心腹。五也。五權一破，十罪立見矣。皇上或召問二王，面陳嵩惡，或諭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則實情得矣。上覽疏，命下錦衣獄問何自引二王杖一百，刑部擬罪。尚書何繼受，請論詐傳親王，令旨律杖，郎中史朝賓持不可，請外任侍郎王學益贊，繫具獄，遷一級或問刑部。郎繼盛殺犯何律，曰：不犯律，犯聖經耳。直而無禮，則嘉靖廿年。卷四 三六

二月加錦衣都督陸炳少傳支伯俸。○尚書歐陽必進奏辯繼盛所論嚴効忠，冒功事。下兵部查覈。世蕃自爲草，遣武選郎中郭軍奏覆，冤不從。上言曰：按二十七年通政司狀送嚴効忠年十六，各送兩廣軍門聽用。大年兩廣督歐陽必進總兵陳圭題黎冠平遣効忠奏捷，授錦衣鎮撫。未及月餘，嚴効言効忠病廢，賜以親弟應襲。又言効忠斬斬賊七首，例陞二級。遂授効千戶。臣問効爲誰世蕃之子也。世蕃子皆幼，未有名効忠者。望聖明垂察，尚書豹如世蕃竊具覆。

上置不同，剽創籍爲民，利素以道學員時望，此舉大有愧於其屬云。

三月賜陳謙等進士。○王竹督浙閩，知蔡將俞大猷，潘克寬材勇，虛已任之。起廢將盧錫尹，屬於累囚，使之自效。倭盜汪直結岩，皆陀諸山大猷，銳兵先發，克寬繼之，掃其營，縱火焚之。賊盡登舟，與戰於海，斬首一百五十，生擒一百四十三人。忽颶風發，兵亂，直得逸，屢復邀擊於北茭，斬首百餘，生擒二百人。

閏三月虜寇大同副總兵郭都戰敗，事聞，創巡撫安鐵籍。○城京師南郭。○虜寇延綏副總兵劉梅戰敗。

卷四

三七

夏四月，海賊汪直等四散，劫掠海上。蔡將湯克寬往來葭葭，斬獲相當。有蕭顯者，尤桀，率勁倭居上海之南匯，逼松江而軍。聞嘉定太倉焚燒，公私廬舍，汪直徐海出入費浙，破昌國平湖寧海，浦官兵遇之輒敗。凡殺一把總四指揮及千百戶縣丞等，王忬遣盧鏜掩擊，擒賊破臨山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却之。俞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賊復破福寧州。○裁華昌平易州經畧，及屯牧營田鹽法都御史。○山東查李之強流劫邳州。

五月倭衆圍湯克寬於海鹽，焚城樓，不能入，復犯。

嘉靖注畧

卷四

三七

海知縣俞顯科巡指，擲向文與戰，不勝，及縣丞宋俱成，倭據城七日，焚燒一空。又陷乍浦，羅拱辰被逐，之流劫奉化。湯克寬破之於獨山。○山西巡按安儀望請疏桑乾河以通宣大水運，言桑乾河發源寬城驛，古定橋東入盧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府村稍有配石，在宣府則黑龍灣有石崖，頗險，不遠四十餘里，淺處亦深三尺，撫臣侯鏡曾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便漕有明徵矣。時運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石，趙錦嘗使人試行水，千里直達，稍下疏鑿，便可通漕，工部以其役重，罷之。

秋八月，覆浙直諸臣功罪。蔡將湯克寬俞大猷副使李文進以功贖罪，都指揮韓璽解明道州判，念汝旌有功，當錄，餘各降調。○柘城人師尚詔久蓄異志，歸德知府尹一仁信任之，使捕盜，遂剽奪傍近富人家，公行不逞。同邑有巨猾惡之，故矚其出，率俠客數人至其家，傾所蓄金，而群淫其妻妾，尚詔歸知之，糾鄉團柘城索其人，縣官不予，其黨開門，執之，搜捕支縣，其警大掠公私，庾載而去，復聞太康索所警二人，置縣楊通判權執，誓予之殺之乃去。巡撫楊宜徵兵赴柘，爲所散官兵，或者千人，賊衆聚至數十萬。

冬十月尚詔流劫擊許鄆陳歸諸州縣副使曹齊
補督家舉之。其最後者指揮袁燦張國彥分道
之於家城商丘尚詔散其徒而遁獲之於華縣。○
克寬圍倭於南沙敗績喪卒四百餘人。○倭舟泊
山克寬擊之斬首七十三級犯上海太倉倉事任
擊破之指揮張棟敗倭於泉州之石塘澳擒四十餘
人。○虜破古北口總督侍郎楊博振甲乘障防禦甚
力。上偵知之。即軍中賜永一襲發銀一萬兩犒將
士。士氣百倍相持八日虜乃引去博尋進右都御史
任子錦承千戶。○萬鏜爲趙文華所訐削籍起復李

嘉靖注畧

卷四

三

嘉靖注畧

卷四

三

甲三十三年春正月倭寇自南沙潰圍出海轉掠蘇
松。○康妃杜氏薨裕王生母也。
二月械應天巡撫彭黜黜爲民。
三月倭寇自南沙登岸湯克寬敗之於採洵港斬首
百八十級倭寇入海越江北焚掠通泰各鹽場。○俞
大猷勦普陀山倭寇軍半登賊伏突起殺將士三百
餘人。
夏四月屠大山巡撫應天始加提督。○倭自海鹽
嘉興盧鏜禦之戰於孟家壩敗績都司周應廟等

登賊據石墩爲巢陷嘉善復攻嘉興副使陳宗慶却
之。○賊破崇明知縣唐一岑成。

五月令尚書張經總督直湖兩廣山東軍務。○倭犯
通州千戶洪岱文昌齡王烈赴援戰於三里河泰將
解明道擁兵不應岱烈昌齡戰沒。○兵部議招汪直
兵科王國順諫阻令張經一意征勦降者不赦賊首
不赦。

六月虜入大同總兵岳懋全軍覆沒械總督蘇祿
爲民。○慧星見二十餘日。○改王忬巡撫大同以李
天龍代撫江淵。○虜射書宣府城中乞互市不許。

嘉靖注畧

卷四

三

秋七月倭自蘇州掠嘉善轉趨松江出至大猷邀
敗之於吳淞又敗之於長礁。○從張經言廣貴土
司兵征倭。

八月李本爲大學士。○倭自嘉興還屯柘林進薄嘉
定張經自駐常州而遣參將李逢時許國勦倭爭功
好殺每日率長鎗手出城揚兵則新民報捷如羣
且訴之參政翁大立謂費盡主事譚綸曰爲民勦賊
乃殺民當功耶綸不能從大立怒乃促之出兵行至
羅店遇大雨兩參將督之前至採洵港見倭船數集
泊港皆以被繫繫上兵亂射之不動比遇午海潮自

上諸港皆浸倭十六人忽於蘆中躍出滾刀人陣擊士亂盡棄鎗走臨港不得渡則自相殺或溺或成者三千餘人○應天撫屠大山回籍以周琬代九月詔停蘇松常鎮租一年○倭寇海門副使張景賢敗之○駙馬鄭景和初奉旨入直當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上有事清復殿諸臣進香有旨罷景和入直竟不俟成禮而出及賞資景和疏辭無功使臣他日效馬革裹屍以報上怒其語不祥戮為民景和去之昆山自奉薄於羈旅逾年入賀疏請守故主墓情詞慷慨上憐而許之○虜犯潮河川

楊博周益呂拒却之

卷四

十月倭由金山突出分掠沿江海諸縣僉事任環往來禦却之初環為同知訓練民兵東西策應偏身書姓名曰成發職也為先人記此髮膚耳聞者壯而悲之嘗戰敗幾成危人徐珮獨身蔽後脫之倭犯太倉環疽發背裹瘡出海怒濤山立環手劒力戰大敗之俘斬百餘屢敗之於陰沙保山摧兵備僉事或單騎或扁舟微服往來調度州縣民咸仰戴之冠之所至環即奔至與士卒同寢食倭望環輒曰瘦官來矣即遁三歲調大小百餘戰已母喪以兵事強留盡則治

兵夜則孺慕泣忠孝蓋天性也十一月副使陳宗夔與倭戰於烏程之羔墩失利倭飲入柘林

十二月調永順保靖二土司勦倭○許論王忬敗倭於大同斬首百餘級○百戶賴榮華破倭於嘉善勝薄之中砲成

乙三十四年春正月命萬表督漕運表入京道經蘇州謂巡撫周琬曰賊據內地久民不得耕僅科敦迫相率從賊耳宜亟請蠲通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與客兵等則人樂歸如得士千人則滅賊千人也

二月命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察軍情切文華

以主事降判官為督之以郎中改通政參議尋為他出郎陽巡撫給事朱伯辰劾其貪鄙無耻文華辯討曰此萬鎰所使也遂罷銜寄文華改侍郎尚請禱祀東海以饒倭魄乃使之

三月詔豹開住以楊博代時南北多事責成本兵甚切豹事多推諉惟秋末類舉捷疏請謝玄祐而已上厭薄黜之豹南歸倭阻吳門守臣聞退倭萊豹舉孟子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對聞者掉口復豹卒得謚貞襄○蘇松兵備任環破倭於南沙斬首

百八級○倭燒通州南門

夏四月浙江巡按胡宗憲請移檄日本王問以島夷

大寇之故○田州女土官瓦氏將狼兵至趙文華

張經檄之戰經曰狼兵勇進易潰萬一失利即

遠近倭承順保靖兵合力方保萬全瓦氏憤曰我自

備軍需不效尺寸何以歸見宗黨文華怒遂劫經養

寇靡財經懼乃大集兵以保靖彭蓋臣兵屬盧鏜永

順彭翼南兵屬俞大猷而狼兵傾兵屬湯克寬任

會倭拓林突出犯嘉興保靖兵先合敗之於石塘

走平望大猷又扼之乃奔王江涇克寬迎其前保

嘉靖三十九年

卷四

三

尾其後倭大敗斬首一千九百八十○文華勅疏至

上以問嵩嵩言經不可留遂逮之以周琬代經總

督尋提疏至兵科李用敬請免經逮上怒杖用敬

五十

徐學謨曰經爲文華所許故實錄輕文華而軒經

當經駐江南受有司供億備後所至驕然自抹

港一敗按兵不舉實爲文華所促乃有王江涇之

提徐階李本親受桑梓茶毒傳聞異詞不可不

也茲經而用宗憲卒收全績不可以文華故一

抹殺

五月倭犯蘇之婁門殺鎮撫孫憲臣又躡常熟境

縣王鎮鄉官錢泮敗歟錢清愛得民勇募自負

城錢集民築之未畢而寇至鎮且懼且築卒以完

無何有探倭九人至虞山麓縣簿義子李安奔過之

獨力與鬪斃其二人安亦歟倭遂不敢犯已復假

出海鎮統兵邀之倭善伏突起叢莽鎮手刃格鬥立

成泥淖中

六月勅選總督缺上手署用王忬忬甫至而虜

打來孫黃台吉薄善舉古北口忬大集將佐周益昌

吳佩分守關隘虜不得入○任環敗倭於常熟斬首

嘉靖三十九年

卷四

三

一百五十○倭五十人自上虞餘縣登岸據高埠民

房知府劉錫圖之賊縛筏潛由東渡殺鄉官錢

劫杭州以西歷於潛至浦江浦江初無城知縣許

城之民皆不樂河自築數丈永傳尉鄉官士民以

計丈築完比倭至村落屠戮一空縣以城得全○江

陰知縣錢鏐擊倭於九里山遇兩伏起鏐歟之○倭

侵吳江任環俞大猷迎擊於屬縣潮斬首七十九

○僧天圓諱榜嚴於天池山中蘇州撫臣知其武

之出募集游僧八十人製內皮外竹甲造鎗鈞鐵

諸伏每戰爲官兵前行鈞挺遞進或俟諸軍戰酣

僧羅擊如驚賊畏之所遇輒奔。○大猷追倭於三板沙，斬首九十三級，倭集嘉定民舍，環率者民攻之，不克，傷者三百人，復進圍發之，賊盡死。○黠周琬、李天龍、令楊宜、總督浙直胡宗憲撫浙，曹邦輔撫應天。七月，高埠逃倭自嚴越嶺至徽，破南陵、無湖，殺縣丞陳一道，又自太平轉犯南京，趨秣陵關。○倭來由白茅趨海，大猷追敗於茶山，焚其舟。

八月，指揮徐承宗潰於秣陵，倭遂破溧水，流劫溧陽、趙宜興，自太湖取道抵無錫，官兵追及于望亭，賊奔新塍。○柘林倭載舟出海，俞大猷擊之，斬首七十餘。

嘉靖注畧

卷四

五

事重刑政，邀擊於寶山，斬首九十八級，倭復據陶宅。○巡撫曹邦輔督副使王崇古兵四路，感倭，倭自許墅走楊林橋，一鄉民給之導至絕地，盡殲。九月，文華大集兵會攻陶宅，倭簡浙兵四千，文華與宗憲自將之，營於松之碑橋，約邦輔以直隸兵夾擊，倭悉銳來迎，浙兵潰，擠水死者千餘人，倭勢益熾。○盧鎰圖倭於天陳山，生擒倭八十四人。○兵備劉憲以兵逼陶宅，大潰，僅以身免。○虜犯懷來，將官楊芳夜衝其營，虜敗去。

十月，殺張經、李天龍及直隸員外楊繼盛，繼盛妻張

氏諸代夫死不報。○曹邦輔攻倭於周浦，兵潰。○御史周如斗言：蘇松流寇可及時剪滅，髮者柘林斬獲，悉鄉兵之功，狼苗二兵一無所用，苗兵尤有前王江涇、婁門之捷，狼兵則徒擾地方耳。宿將何卿、沈希儀督川廣，調至之卒，近日功捷一無所與，請罷之。命卿希儀閑住。○倭自樂清流劫黃巖，將官劉隆閔、漆戰沒，至慈谿，殺主簿畢清，遂由上虞犯會稽，知事何常明監生謝志望等皆賊，倭屢戰亦獲，退屯宋樓。典史吳成器擒斬三十人。○倭二百犯莆田，千戶張鑾等戰，歿。○有倭二千駕舟入沙埕，與舊倭合。

嘉靖注畧

卷四

五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盧鎰移倭於海鹽。○倭犯興化汀泉，殺將童乾、裴揚、惠茂。閏十一月，周浦倭爭舟而奔，邀擊曹克新，追斬一百三十，沙涇賊焚巢，載舟自海，大猷崇古合兵擊之，斬一百七十，克新追倭於嘉定之高橋，屢戰自辰及未。酉，陽兵先潰，軍遂亂，為賊所乘，千戶李燦等皆歿。○趙文華乞還京。范行已曰：十羊九牧，自古患之，倭禍方萌，一絀足剪，及其既熾，一忤足退，而何庸總督、劄督察耶，孰成而藩籬大撤，竹去而驚狂頓解，經來而天龍之

任不專。文華至而綱竊立見。尚何寇之易乎乎。
十二月任環領兵勦新塲。倭保靖土舍彭翹。永順土
目田苗田豐年。陷伏皆成。御史邵惟中以聞。時徵兵
雲集。楊宜開淺無策。故敗。○戶科楊九繩。巡視光祿
勅寺丞胡晉。混報子爲侵冒。膏肓難日。玄典陸重。允
繩憎取太精。斥言不過齋事。用之充具可耳。欺誣如
此。上怒。坐九繩比于罵父律絞。○渭南蒲華。同特
地責。或城郭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水溢山竭。
歷城官吏軍民有名者八十三萬。致仕官韓邦奇。爲
理王推顧。同日歿焉。楊博之父亦與。

嘉靖註畧

卷四

五

丙三十五年春正月庚辰。慧見。至四月乃滅。○倭寇
流入浙江。土司田九霄。挽之於曹娥江。賊還走。官軍
與戰。斬首二百。○松江新塲。倭敗官軍於四橋。泰將
尚允部。死亡卒四百。○羅總督楊宜。以胡宗憲代。○
下尚書李默。詔獄。默復入吏部。每與嵩異。又推王誥
代楊宜。文華因摘其部試選人策。有漢武唐憲語。
上怒。謫訊。刑部擬子罵父律。上命加等論斬。楊宜
爲民。辭邦輔遠聞。
二月李本攝吏部事。本請更張大臣以屬庶績。上
嘉其忠憫。命分別賢否上之。本乃列趙文華。嚴世蕃。

等爲上。而吳鵬居首。以爲守禮爲下一。承嵩風旨。滿
朝爲之捧腹。○張景賢代邦輔。撫應天阮鵬代宗憲
撫浙。

三月賜諸大綬等進士。○吳鵬尚書吏部。趙文華工
部。許論兵部。

夏四月。總督胡宗憲奏遣寧波生員蔣洲。陳可願。傳
諭日本王。爲颶風。颶至汪直島。言日本國亂。無主。直
等坐通番禁嚴。以窮自絕。誠令貴其前罪。得過貢市。
願殺賊自效。遂督蔣洲傳諭。宗憲以聞。部議。使者未
及見王。卽爲汪直等游說。且直等本我編民。旣稱效

嘉靖註畧

卷四

庚

願自當釋兵歸正。第求開市。隱若夷酋。侯蔣洲。回日
保無他變。然後議之。○倭破慈谿。殺鄉官王錦錢。澳
○南直積至倭三千。犯鎮江瓜。○江北倭流劫至
圖山。無爲州同齊恩迎戰。斬首百餘級。次子嵩年十
八。梟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衆隨之。伏發四圍。
恩及長子尚并家丁二十一人。皆力戰歿。惟嵩得脫。
倭乘勝至金山。殺千戶沈宗玉。王世臣於江。俞大猷
董邦政敗倭於陶山。○倭萬餘趨浙西。吳林佐擊宗
孔禦之於崇德。北石橋三戰俱勝。斬首三百餘級。會
精敗衆潰。孔及其裨侯梶等俱歿。賊亦奪氣。

五月吳山尚書禮部○丹徒新閣老之繼室年未三十而寡。比老其孫爲嚴氏客。奏請旌儀。曹即力爲之地。尚書山不可。曰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以風世耳。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節孝。夫人已身受孫封矣。奈何與匹婦爭寵。寧平會大學士徐階亦爲之言。山正色曰。相公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詰嚴。嚴世蕃陰執朝權。他尚書唯唯。惟命。第不敢犯山。有求焉者。姑應曰。俟老父自言之。○復命趙文華提督南畿浙福軍務。時倭勢日滋。文華言漸不信。恐上誅之。嵩爲言江南引領倭文華。仍遣督察。則寇滅可期。賜勅遣

嘉靖注畧

卷四

之○宗憲招賊毛放聽撫。教襲倭於魚山。擒斬百八十人。○賊徐海陳東園桐鄉宗憲遣陳可願夏正說之。海聽命解圍。歸我俘二百人。東督攻一日亦退屯乍浦。

六月倭寇廣湖州○俞大猷勦倭於七鴉浦斬首三百。○倭陷仙居。趨台州。盧鏗及艾升擊之。斬首二百。七月賊徐海與陳東貳遂誘東執之。并其黨葉麻等百人以獻。帥所部五百人別營梁莊官軍圍乍浦。果連戰斬首二百。奪所掠男女七百餘。焚溺盡滅。初宗憲遣輩老人撤海降。海怒縛而將斬之。其所幸婦王

翹兒力勸親解縛縱歸。宗憲乃更遣羅龍文疏潮而陰以金珠賂翹兒。翹兒日夜泣言海中作賊無休計。不如降而得官。海心動遂約降。因殺東自效。及乍浦巢平。官軍幸而薄之。海勢孤困自沉。翹兒來歸。宗憲以賜永順。首長亦自沉。

九月徽王載瑜罪廢。初瑜好方術士。煉女琴爲鉛。有梁散人竊以獻。上服之喜。復索鉛。散人轉求之。瑜不之與。上從客問梁爾遊徽邸。知王何似。梁以瑜藉遊南京鳳陽對。上愕然。會瑜薨。梁以屍官人父上變告瑜謀不軌。及諸罪按驗得實。命廢

嘉靖注畧

卷四

爲庶人。瑜命妃妾四十人俱脫服自經。瑜亦自經。冬十一月虜入遼東。○錄平徐海功。加趙文華少保。資內閣本兵。及在軍大小將吏銀幣。○浙直敗倭。船至朝鮮。爲其國人所獲。王李岫以所獲叛人來獻。

十二月雪夜。俞大猷集兵擣舟山賊巢。土司莫翁送前。焚其柁。賊崩潰。斬首一百四十級。

嘉靖注畧四卷終

嘉靖注畧卷之五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

丁三十六年春正月六日夜雪。子刻立春。猶臘也。時方急管三殿。以節假暫輟。始雪。禮部表賀。上喜。批云。工起乃和。弄匠歌而瑞零。上玄恩春。朕心感悅。又胡宗憲進三白鹿。母者得之海中。周山公者得之齊雲。禮部表賀。郎徐學謨撰表。有以稱乘奇。天作一時之合。自川徂嶽。神彰兩地之能。上座賞之。用硃筆點綴。益上舊意文字如此。

二月虜萬騎入大同。殺守備唐天祿。

三月鄭曉尚書刑部。初吏部以南吏推曉。上曰。曉宜任煩劇。遂任之。

夏四月虜犯都兒。萬衆入桃林口。掠永平。守將蔣永勛戰沒。○倭寇流劫如皋。泰興。海門。通州。○丙申火三殿及奉天午門俱災。○移朝儀於端門。

五月官兵潰於揚州。倭遂流劫淮泗。軍官次出丘君龍皆敗沒。倭入天長。又入盱眙。其衆半繇屬灣。開洋東逸。

六月參將劉顯感倭於安東。令三百人陣於原。甲士四十人塞隘巷。六十人分四部伏闕下。三巨艦積

上流。倭自巷出者悉斬之。其渠怒。麾衆盡登顯華殿。撥貫其陣。兩旁騰躍。矯捷若飛。倭悉衆圍之。三百人陣而前。斬前隊二人。賊衆披靡。伏四起。夾擊大破之。賊潰奔舟。舟已焚。遂殲之。

九月趙文華罪免。文華悉籍嵩資。要結上寵。進方士王金所製仙酒。謂可延年。且言嵩所常服。上以問嵩。嵩不敢承。上惡其無實。寢疎之。一夕遣中使至其第。賜之衣。文華醉拜不成禮。上不懌。會言官謝江等。各言其在江南贖貨狀。上屢問嵩。嵩憚上嚴明。不敢掩護。文華疏請暫假。上卽令回籍。其子

嘉靖注畧

卷五

憚思戍邊。文華尋患蠱腹裂。○諭教爲民沈鍊於宣府市。鍊籍籍口外。悻悻失志。開書院。招遊士。群議朝政得失。時時南望。戰手罵賊。嵩父子又傳橫京師。欲起義兵。以清君側之惡。總督楊順方媚事嵩。聞鍊所爲。必欲殺之。密語巡按路楷。因所捕獲妖人聞浩。出入虜地。爲奸楷。卽詭稱浩等師事鍊。煽妖虜。有鍊教之。并搆鍊于襄。具獄奏上。請誅鍊。浩得旨卽時斬決。巡撫以下以捕獲功各賞資。初鍊在邊。諸長吏畏其口成貌敬之。時有所饋。而順方殺平民。素負

以金遺鏹結好。鏹報詩曰：殺生報主意，何如解環珞。成萬骨枯，試聽沙場風雨夜，冤魂相喚覓頭顱。順得詩大懼，亟謀殺之矣。翼亡匿脫禍，後以資官至知府。十一月汪直就擒，直與宗憲俱徽人，曾相識。比直爲海寇，號汪五峯，招誘群僞爲江南大患。直居島中，殺王者毛濊，葉宗滿謝和諸不逞皆屬宗憲。既秉鉞，意許以不成，直大喜，傳文淵諭各島，如山右量後島主源義鎮亦大喜，乃遣吏僧善妙等四十人隨直，未貢直潛行詣督府，與宗憲商定約，宗憲厚遇之。

嘉靖三十七年

卷五

直遂遣毛濊助官兵擊倭所，嚴桀驚者宗憲得以其間定徐海陳東。巡按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朝議洊洊，直久不得報，復遣濊見宗憲，且要中國一官爲質。宗憲反覆論以無他，命指揮夏正同激往召直入見。直遂與葉宗滿王清漢入，宗憲令直自繫按察司獄，爲之奏請，曲貸其款以繫番夷心。巡按王本固以爲不可，且言宗憲入直金錢數十萬爲求免死，宗憲大懼，遂疏盡易其辭。言直自送來，寔藉玄庇，惟願朝處分之，於是嚴旨責宗憲，勸捕餘黨，而毛濊謝和在舟，謂督府詒我出，爲慰語，將夏正寸斬之，撫之深懷。

次矣。散掠閩越，淮揚間，然既失直，群賊亦不振。年三十七年春正月，光祿火。○虜入大同塞。

三月，科臣徐浦劾戶尚書方銑晉庸劣附，改南京部。○起楊博於兵部，黜許論爲民。○虜婦桃松素者，辛愛第三妾也，與其下收令哥通，懼誅亡入塞，總督楊順納之。辛愛遣騎來索，不得，縱騎大掠圍右衛城，順怒，乃言虜願以趙全丘富易，奏許之。遣桃松素收令哥夜逃，因告辛愛。辛愛執二人磔於塞上。丘富竟不至，攻右衛益急。科臣吳時來劾順貪胡婦之來奔，爲已功，張皇敵夢以自解，輕墮虜計，賂御史路楷籍口。

嘉靖三十七年

卷五

平日處靡餽金，祇以肥家。許論比虜隱蔽，宜各正罪。命逮順楷詔獄。○徐海就平之歲，趙文華疏請宗憲兼浙撫，而阮鶚移撫福及倭犯福州，鶚不能制，則取布政司庫銀段疋賂之，遺以新舟載去。給事中劉佑劾之，逮歸京師。尋黜爲民，以王詢代。○御史萬民英劾侍郎吳嘉會前撫薊鎮，侵牟築塞帑金，逮下詔獄。尋削籍。○給事中吳時來劾嚴嵩輔政二十年，引用匪人，邊事日壞。其子世蕃干與國政，引萬家爲文選，方祥爲職方，賂賄公行，主事張紳劾嵩位極人臣，貨甲天下，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

既政其才足以濟惡主事董傳策亦勸嵩貪食誤國
詔三人俱廷杖之謫戍嶺南

夏四月倭犯溫台參將戚繼光赴救與倭戰於寧海

城下壯士朱廷新其渠驍之於瓜慶江盡殺之○倭

破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又破惠安知縣林咸成之○

命楊博出督宣大右衛被圍四閱月守將王德戰死

尚表厲氣循城死守虜遂引去○裕王妃李氏薨

五月久旱上齋祀高玄洞雨霑足○東陽地湧置

○參將尹鳳敗倭於七礁○浙倭退至大田會雨甚

由間道走仙居出白水洋戚繼光引兵伏上峯山待

賊過半起而覆之賊匍匐登山據險壯士斬關上賊

殊效關官兵圍之數重四面舉火盡焚賊而舟中之

倭據長沙沙外監頭孤懸繼光令騎將李成守監頭

而自浮海登沙薄之以正兵先進奇兵出賊後焚其

舟舟盡焚賊半伏誅半陷海矣

六月禁兩京衙門及巡城御史不得受民訟

秋七月河南地震○職方郎中唐順之查理薊鎮時

王忬在薊濟州大劫中貴及官人家被傷者號泣上

前上心動諭嚴嵩曰忬不忠理不可有及順之行

邊嵩錢之指所飲薊夜酒曰酒為王忬所愧酒佳錢

不官漸不如昔矣順之誤信比回奏參忬獨多先以
稿呈世蕃世蕃詫曰如所言王忬逮矣稍為創草止

存一卒不練十六字

閏七月虜寇延綏○西苑上嘉禾五本○以曾子喬

孫為世五經博士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為裕王妃是為仁聖皇太后

冬十月虜十萬騎薄界嶺口守帥馬芳禦之虜不得

進乃分騎潛犯黑谷把總馮時雍死之明日二百騎

奔還界嶺芳力戰擒三人斬首三十八級

十一月虜入遼陽詔率總兵楊照倬○御史王本固

李樹各劾劾胡宗憲岑濬奏寇濫台失事之罪追論

宗憲私誘汪直啓露上批曰逆直罪浮於賊宗憲

用計誘獲人皆知之小人嫉功不明功罪宗憲上疏

自理曰汪直為東南大患節經部題先有購求之文

彼有許降之議臣不惜身家百計以困之茲幸擒獲

言者誣臣為啓露是嫁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耳

昔歲徐海陳東葉麻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是

誰啓露耶況直久雄海上往年住泊海表俞大猷以

福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逸去中外驚詫以為猛

虎幸而獲之復以為么麼誠么麼也不為功足矣何

至爲罪。上報曰：卿計擒妖賊，人皆所曉，且謂其屬布以平餘氛。○柯梅侯駕舟出海，俞大猷擊之，拜侯赴洋南去。

末三十八年春二月，給事中劉一麟查嚴邊儲同奏：日邊之備弛在遼撫，而兵爲已任，招選家丁坐糜廩餉，總兵則以兵機掣肘，苟事責報，不習戰守之策，故遼事日壞。今三鎮之兵不在召補而在選練，三鎮錢糧不在增加而在節省，因陳便宜八事：○楊輝敗虜於遼東，○把都兒辛愛萬騎薄薊州塞，總兵歐陽安禦之敗績，詔逮安下獄，奪王忬俸。○雁門關以東北

嘉靖注畧

卷五

七

樓大小石山深木茂，爲紫荊關外蔽，奸民益伐莫禁，大同鎮以修營房爲民檄移採取，遼撫葛指疏請禁止。

三月賜丁士美等進士。○山西軍亂，殺秦將高鵬遊擊畢文。○譚綸敗倭於浙之象山。○倭却崇明三沙掠揚州海門。○有倭二千餘突犯饒州。

夏四月，倭攻福寧州，破福安縣，往來漳泉。○江北僑使通州總兵鄧城敗績，指揮張谷貞之。○盧鏗敗倭於三片沙，黎鵬舉敗倭於福之七星山。○發倭僧海授於四川安壘。○江北副使劉景都遊擊丘陞與倭

戰於丁壇如阜海安三勝之，倭悉攻揚州，陸及水景額總倭於潘莊勦犯。○秦將曹克新大敗倭衆，姚家灣斬首四百七十八級，餘衆退保廟灣。

印莊新洲斬首二百餘。○唐順之爲右通政，仍督憲經畫倭事。○虜自遷化潘家口入，大掠遼安王田新州間，駐內地五日，由大安口遶，諸切責王忬，楚持方輅勸忬調度失策，貽害地方，當虜屯會州，擁衆南下，漫不設備，前犯灤東，虜意在西，及虜已西，而我兵反東，致虜乘間入，調遣無常，軍令不一，將士與虜對壘，束手坐視，宜亟懲爲民別，選才望。上曰：忬官久

嘉靖注畧

卷五

八

志怠，調度失宜，致虜深入，逮赴京鞫問，初忬與世蕃厚善，自御史起拜都御史出，上手批：非由會推也，已南北經管。上眷注特重，比忬子世貞以口語失

歡於世蕃，而勦鎮又連年多事，常不爲調護，敗失屢聞，忬不自安，愆怒方輅，論已莫得一遺去，不意。聖怒由此不釋，刑尚書鄭曉當忬守備不設律成，遂上批曰：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今者顧得賸輕典，非法。於是改失誤軍機律斬。

五月唐順之自將攻倭於廟灣屢挑戰，倭終不出，順之怒督兵入險，我兵必傷甚矣，順之知未易猝破，

言經畧三沙南去。○倭衆圍福州城。一月初解。○倭直餘黨毛汲移衆南澳。建屋而居。○劉景韶圍廟。日久賊終不出。乃令水兵載葦焚其舟。賊爭救舟。未聞殺傷甚衆。乘夜雨潛遁入舟。我兵進據其巢。餘無幾。乘風開洋而去。江北悉平。○參將尹鳳追獲餘舟師於梅花洋。○改楊博總督劉逢博。聞令即赴。虜悉引去。博約諸師同舉烽火。揚旌纛。自居庸至山海。潮漫千里。破聲震山谷。如是者三。虜大震。登陸不近塞。○詹陶仲文子世恩爲大常丞。

秋七月三沙倭突至江北。犯楊州。劉景韶丘陸大擊之。於鄧莊。倭走。鎬圖陸輕兵徑進。馬蹶灰之。○土魯番寇西寧。

八月景韶兵圍倭於劉莊。胡宗憲遣劉顯以千人赴援。寇撫李遂撤江北兵盡屬顯。以一軍心顯率所部先登。自辰至酉。賊巢始破。賊奔自駒場。又追敗之。賊衆盡殄。

九月唐順之巡撫江北。代李遂。未幾卒。順之故以三不朽自任。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解兵法。陰陽小技。無不研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矯抗之行。天下士靡然慕之。晚年由趙文華得交嚴氏父子。

家南京兵部主事。不二年開府淮揚。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其卒也。嵩以軍功爲請。卹典。吳山持不可。久乃得之。順之所最善友王畿爲王守仁弟子。扶順之爲重。所至說公徇利。以道學盛名。莫之敢指。然畿故有辨才。爲理學家所尊仰。稱龍溪先生云。

冬十月召尚書楊博還部。起故尚書許論代督遼。○廣東賊張璉林朝勝嘯聚千人。流劫潮陽諸郡。十一月蘇州市猾爲亂。夜燒劫巡撫翁大立廨舍。大立踰牆逃免。亂脅衝對門出走。入太湖。○虜犯蔚州。圍天照堡。壯士麗鐸募衆拒守。擊斃數虜。乃引去。

嘉靖注畧 卷五 庚申三十九年春正月馬芳 虜於洗馬林。

二月還官新穀於玄極殿。○故中允大計被斥。郭希顏恐大學士嵩密使人至京。於閤市中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祿王。以搖動群情。已遂上疏。請建帝立儲。云君臣相信則儲安。王與嵩皆疑不自安。何暇善後。必論元輔。使知王無他。論王使知嵩終無他。則儲可得安也。兄弟相保則儲安。官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符。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則儲可得安也。父子相體則儲安。堯舜不能悔讓。伊周不得假手。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官中問省之。

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此安儲之上計也。疏奏。上不悅。曰。立子爲儲。帝誰可爲建者。不義之民。欲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即攻輔相。衆可見矣。於時科臣藍壁奏。希顏怨望傾險。坐妖言惑衆。律斬。上令所在巡按。即時處斬。曷示四方。謂下希顏方從容家宴。御史詣其家修謁。甫就坐。駒左右曳之出。昇赴市。妻子俱不及訣。○南京營卒亂。殺侍郎黃懋官。初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減四每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爲戶部減折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更嚴核其死。亡冒冊。榜笞其長。軍益不堪。比

嘉靖注畧 卷五

歲大稔。米石至八錢。月過半猶未給衛卒。周山等倡衆圍懋官第。懋官踰牆出。諸卒競前撲殺之。懸其屍於市。復脅兵尚書張鑒求賞。誠意伯劉世延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翼日文武大吏集守備廳。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越牆出。據此聞奏。不得稱叛。應亂卒退。衆前求賞。遂曰。今日求復月糧可得。求賞不可。得乃人給銀一兩。始散。遂衛召坐營官華恩。張勳。跡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事聞。奪馬坤官。世延坐他事。閑住。斬亂卒三人。餘調邊。

三月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舉放私債。獲

刑逼取。以私忿囑官監禁。上惡之。命視坤職。逮繫來京訊問。尋庚戌。坤辛丑。○虜窺喜峯口。劉漢乘虛襲其巢於灰河大獲。夏四月增築大同邊堡。○虜都刺兒寇寧夏。逼靈州。總兵趙應却之。○御史耿定向劾吏尚書吳鵬受賄不報。

五月進胡宗憲兵尚書。仍督沿海。贈故事指揮夏正生員林田等官。

六月命都御史郭懋卿總理天下鹽運。

秋七月遊擊胡鎮破虜把都兒前鋒於連陰站。同駐

嘉靖注畧 卷五

河防口。虜悉衆來攻。鎮率敢死士戰於河外。虜不得入。乃分衆犯沙嶺。燕子窩。神堂谷。遊擊白允中復敗之。虜仍犯河防。爲鎮所敗。○舊豐州地崇山環合。水草甘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號曰板升。開良田數千頃。接於東勝。俺答內犯。番都於此。且二年。每夏輒徙帳避暑大青山外。而富等居板升如故。大同總兵劉漢謀除禍本。乃部分參將王孟夏將銳卒三千人前行。漢與副總兵趙奇後繼。孟夏等疾馳入之。斬首八十三級。縱火焚其官室。時富隨虜北徙。全走匿墩上。麻祿總兵掘墩半墜。而虜大至。我

兵引退自馨脫走擒其弟自慚及母胡氏殺全弟野赤我兵且戰且却還於大營翌日入邊都御史葛福以聞陞賞將吏卹陣亡指揮張戰

冬十月諭景王之國○趙王厚煜無故自縊官婢見王咄咄自語恨其妃與成臯王陰事成臯王懼乃以知府傳汝礪通判田時雨忤王事聞悉時雨撻洛川王奴汝礪囚湯陰王奴王俱爲之解而二人不理也時雨坐斬汝礪謫戍

十一月王忬楊允繩棄市相傳上夜御便殿視雪盛有念民言太息官婢以守邊士尤苦對上疑之

嘉靖注

卷五

上

卽傳旨處決蓋官婢或有爲言之而上固神明莫測也○茅瓚爲吏侍郎偶倩工修足甲爲刀所傷乞假疾數日上曰銓曹非養疾地令回籍以袁輝代之○陶仲文卒以伯禮葬仲文以方術幸難日侍左右而不干預朝事且熟有所獻納上始終禮遇之比諸老還籍悉以所賜金幣獻進上給工部爲廩薄給之費○匠役徐果累遷工尚書果有心計以規合嘗上意三殿災莫省其舊果以意料量不失尺寸上每稱其能謂群臣不如果既處貴位益自抑遜修謹不改故服人亦重之

十二月泰寧叛夷果力箇導虜人寇顯言挾虜求賞巡撫侯汝諒遣通事誘之入伏甲禦之遂擒果力箇及其黨四十人詔賞總督許論以下文武將

○房騎掠河西守將王世臣戰沒

二月辛卯朔日當食陰雲不見上悅以爲天眷

書吳山以護禮畢報忤旨山引罪上曰如常赦諫寧盡已誠是矣不敬天意實直沽名不可也部科各罰俸半年時嚴嵩自西直使人請部急索賀表山曰吾誰欺欺天子嵩奏之故激上怒於是吏科梁夢

嘉靖注

卷五

上

龍勅山而難於公義并劾吏尚書吳鵬上無意去鵬始令致仕而山冠帶閑住初山得上寵世蕃欲求爲婚設酒享山而李本爲介山謝曰山無從有女遂罷酒一日上諭嵩內閣可四臣否意將用山山子告其父須赴嚴公一揖山斥之嵩遂密沮北景王之國論下部山遽上之國儀註上不憚不得已允行而山寵浸失至是奪職去山卽募一民舟行歸至徐州乃易官舫雖經蟒王第以青衣角帶見客也○流賊馮天爵劫建昌南豐殺守備王址自太和開道趨湖廣爲南贛將邀斬之賊遂平○丁未景王廢

同五月望至國

三月陽曆白免

夏四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能海內訪求仙術異人

及符篆秘方

五月蘇松嘉湖大水平地深丈餘禾苗盡無○李本

母喪去位

閏五月查盤科道羅嘉賓麗尚賜言浙直軍興以來

督撫侵盜無慮數千萬張灼可數者趙文華十萬四

千周琬二萬七千胡宗憲三萬三千阮鶚五萬八千

史褒善萬一千趙價四千七百乞通行追究宗憲上

嘉靖注釋

卷五

疏自訟曰臣爲國除克用聞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

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爲侵社臣誠不能以

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上優詔慰指之特優

難少息而羅麗疏至嚴嵩謂人曰昔王守仁侵濠督

議者以有大功諫議不及高言雖爲宗憲護短而事

體應亦如是○初嚴嵩在直歲終一歸邸第揭謝恩

蒙恩賜假子孫羅膝鴈晏皆高厚所庇語上論曰

卿妻似有勸我之意我豈異人情往歲官變上天恩

赦我已世外人矣故別居西內令其母子自歡聚耳

甚惶懼世壽爲覆奉曰古者多男多壽之節豈能

以此祝君君亦以此望臣故臣揚及之陳威激之

聖實不敢有他心奏入上意始解及嵩妻歐陽氏

卒詔留世蕃侍養而令世蕃子鶴護喪歸謝在

第久上諭徐階君臣之義不如夫婦之情遣階林

沐階對臣即歸第亦無所樂竟不肯出上悅自

屬階而疎嵩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哀燎奏食止一分與不食同免

嚴護燎懲吳山之禍故云

八月嘉禾生御田異穎同本者四十九

九月虜六萬騎犯居庸總兵姜應熊禦之戰於南溝

嘉靖注釋

卷五

中鎗墜馬參將胡鎮力戰援之以歸○故尚書湛若

水曾孫奏乞贈官上曰若水偽學盜名昔爲禮部

奏劾此奏誇譽其以狀對尚書歐陽必進謝罪上

責其徇情奪少保

冬十月御史黃紀劾黃花鎮守備太監紀擲食殘不

法命革之初守備太監各處俱革惟此以陵寢獨

得也

十一月淮王獻白雁○袁煒爲大學士入閣郭朴自

書吏部○劉顯威糧光連破賊於林墩聞之宿寇盡

平繒光引兵還湘遇倭自福清東營登岸應兵擊之

首一百八十既行而後至日家圖興化府城匝月
事卒素勞購夜以准報傳城入之參政翁時器通
知吳世亮被殺劉顯在會城聞興化危提兵往援至
則賊已在城又所將不滿七百且疲於屢戰是敵將
不敢屠乃逼城而陣

壬四十一年春正月營萬壽宮故文皇舊宮也

金寶官變後上即移居於此仲冬辛亥夜災上
嘗御玉熙宮嘗欲謁上還大內具言不宜興復上

不悅徐階密與雷禮議今禮上疏趣辦而自以其臣
太常卿璠督工上以爲忠尚惶恐疏請以子世蕃

璠弟法畧

同璠供事上不許

三月賜徐時行等進士是科首甲三人時行及王錫
爵余有丁俱內閣○罷選庶吉士庶吉士素號清選

至是競以賄求有持券入貸於司禮黃錦錦密以聞
上惡之時閣臣已取定進士五十人赴東閣考選

方立丹陛前聽題忽傳旨罷

夏四月上御新宮加徐階少師上夜坐庭中
檉後忽獲一桃上喜曰天賜也修醮五日復有一

桃降其夜白鬼生三子未幾白鹿亦生二子群臣未
賀

五月屬吏王某導虜人寇守將黑春劉普敗之於核
桃山大捷已復攻鳳凰城轉掠湯站黑春擊之虜伴
敗去春乘勝而前陷虜伏中力戰二日成○御史鄒

應龍劾奏大學士嵩子侍郎世蕃憑席父勢專利無
厭大壞選法群醜競趨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

千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三千金得知州太監鄭孟
方岳何所涯際家人歲年士大呼爲鶴山先生其等

夫若是則主人何如耶世蕃名雖居憂秩客由宴
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扶其目矣世蕃子鶴祝祖

爲奇貨提授道縣郡已爲空則威權之所屬也請斬

世蕃頭以爲人臣齒橫之戒疏入令嵩致仕去逮世

蕃拷訊初世蕃自持材寵凌侮輒神精神多恣而積
隙暴者視爲固然徐階外與之締姻而內行其孽

上信階官漸疎忌嵩會方士監道行以扶鸞見自言
能使鬼神上默以輔臣賢否問策其判言嵩父子

弄權狀上乃大疑嵩階遂授意應龍也應龍尋陞

通政率議嵩上疏爲世蕃求解上不聽世蕃及子
鴻錫羅龍文皆論成窮治世蕃黨侍郎劉伯羅何

少卿白啓常都御史張雨論德唐汝楫祭酒王材俱
革職世蕃熟習典章干臨事機警是時四方多故凡遇

難事泰綜舊典片言立決每諸司以事請裁斷必
已與小兒議之既竊國柄遂妄後無忌其敗也天下
人咸快焉

六月劉顯俞大猷徵集狼兵及永順土兵進攻張通
擒之其黨林朝職遁入海

秋七月三殿告成乃易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殿
二殿曰中極建極文武樓曰文昭武成閣左順右順
門曰會極歸極東西角門曰弘政宣治

八月上以永樂大典卷帙浩繁命官重錄一部以

副

嘉靖注畧 卷五

冬十月翻松逕按陳瑞再指任一年

十一月南科臣陸鳳儀劾奏胡宗憲十大罪大畧言

宗憲與汪直同鄉所任蔣洲陳可願皆賊中奸細賊

衆無幾而宗憲接兵養寇與爲誓約背府積銀如山

聚奸如蠅茅坤田汝成輩皆游舌提舉又且宣淫無

度納部民之女于紀亂常乞加顯斥疏奏命逮宗憲

罷浙直福廣總督及宗憲逮至具獄上曰宗憲非

爲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厚用數載無言伊過竊慮

龍朋邪軀害大臣罷斥不少矣當汪直原議獲者五

等封官今却加罪彼來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閑住

等封官今却加罪彼來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閑住

時威領上神明云宗憲得放歸半歲轉臣階級欲
殺之科道群言未盡法復逮之至京仰藥成

一高儀曰宗憲之立功事倚謝父子爲內援故徐階

輩恨之前後劾疏皆階授指也第汪直之權業既

深數年莫敢誰何不以擒者爲功而以爲罪勢臣

所由短氣耳

按王忬失機而致辟宗憲功成而受戮後世以忬

爲高罪而不以宗憲爲階罪豈下流難居而黨臣

觀過歟

嘉靖注畧 卷五

癸四十二年春正月 上問大學士徐階曰同官可

增誰堪其任階曰知臣莫若君 上曰君知臣惟堯

與我 太祖耳若堯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此官

相名而有相職相必君擇古之正理處推非道但後

世官生之主不知人耳階曰堯用四凶後乃放殛

太祖用胡惟庸後乃罪誅 皇上始用堯才因其繼

子而斥無損於明 上曰四克惟庸非堯 太祖不

知然 太祖亦何事不知後世官生內長能無悞任

邪尚罪非聽子乃故轍之歟民耳

徐學謨曰 上自登極以來所用臣惟張孚敬夏

言最衆知遇而兩人之短 聖明洞見惟堯委任

言最衆知遇而兩人之短 聖明洞見惟堯委任

言最衆知遇而兩人之短 聖明洞見惟堯委任

言最衆知遇而兩人之短 聖明洞見惟堯委任

言最衆知遇而兩人之短 聖明洞見惟堯委任

幾三十年日在左右而終無一事忤旨業懲其子
猶念嵩忠勤不置最後言嵩罪非聽子乃出放
則燭照矣。

按王世貞記嵩晚年每承 聖諭必藉世蕃
方應答無忤而機務亦須世蕃取辦故嵩不敢自
名其子而呼曰東樓又鄒守益記嵩罷官家居
所藏有銀二百萬驚嘆曰此不沒入則天火耳即
欲昇出付官以代輸袁州三年之賦子孫泣隨而
止噫嵩蓋受制於子而復護其短乃所以自速其
禍也噫護短者豈惟一嵩沒入不行民變斯作天

道惡盈可不懼哉

卷五

夏四月倭自長樂登岸流劫福清總兵官劉顯俞大
猷合擊於遮浪磯之把總許朝光輕舟畧之於海倭
盡焚其舟還屯平海威繼光以浙兵至大戰於平海
斬首焚溺一空福州以南悉平。

秋八月嘉禾生御田○御苑龜生卵○湖廣撫臣徐
南金獻白黿○冬亥 祿王弟三千生是為 神宗

皇帝○總兵楊照出塞掩虜中矢歾

九月河南趙撫胡先臣劾奏伊王典揆克頑成癖放
縱情終至炮烙人屍如陳大壯立致滅門如蕭氏

良人妻女如周氏等四百餘口強占入房屋如方城
等至三千餘間詐騙民財如張學等至三萬餘兩私
製皮甲造軍器鑄火炮出城演或私闖宦侍招集亡
命擅立稅版述涉無將 詔三法司議入 上曰典
揆久著異志恣行僭擬不臣罪狀昭然顧者既經奏
論數貫姑輩降為庶人禁錮高牆削除世封命駙
馬謝詔告於太廟時梁散人侍 上左右 上特問
王梁輒及王宮中秘事 上頗之未發而洛陽士夫
素惡王故勸官條覆不無文致而王之怙惡 上已
先入矣。

冬十月乙未

卷五

未有暴風自北起 上諭輔臣以兵火當

防且云楊照事可鑒階傳示兵部移檄各邊而宣大
總督江東徽報虜數萬遙逗東行謀報將窺牆子嶺
衛遼總督楊選為屬夷所給東備潘家口而虜夜破
牆子嶺擁衆大入丁卯屯平谷進掠通州警報至京
是夜 上於官中望見東南火影諭輔臣附奏告郊
廟命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城內外趙各鎮兵
入援戊辰楊選尾虜至通州夜宣府馬芳兵至已巳
宣大總督江東兵至庚午大同姜應熊劉漢兵至
上諭劉漢護守陵寢馬芳專衛京師令徐紳往護通

州袁正往護潯河灣，勅江東節制諸軍，時總兵胡鎮、孫臏遊擊趙濬赴通州迎敵，有旨鎮至通州追賊，得無乏食，其道官賞餉濟之。俄總督楊選以虜東退聞，自謂追殺功，爲將士祈賞。上疑之，以問大學士階，階曰：賊大營尚在平谷，選等已往通州矣。上曰：選止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只遊戲一場，不過庚戌之故事，博東有何奇策？付諸將行，以伸華威。皇祖歲一超邊，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慨！博乃條上戰守十事，厚立賞格榜示。○江東往屯順義，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庚午，胡鎮遇虜於灤東。

嘉靖注畧

卷五

五

虜方圍傅津，舍之，乘鎮陣未定，驟來搏之，陣分爲三，鎮斬敵數級，身被六創，膿血皆流，會楊楷石王兵至，虜乃開壁縱鎮出，虜大掠灤東。○刑科李瑜劾諸將擁兵觀望，上大怒，命逮楊選、徐紳，諸將懼，零斬叛。一夕三、四至，丁丑，虜引去，以精騎殿後，諸將望塵尾之，虜至，錫子洞，泰將郭琬拒之，乃取道龍王峯，用行精兵健馬畢集而功止此，識者恨之。○論斬楊選於市，妻子流徙，命大第勳王功次，加賞胡鎮及後卹。再亡者，兵部議恩勞而不及本兵輔臣，上以爲故，事不可少，附言臣等不能無恨，有罪臣等，豈能

嘉靖注畧
上曰：博意或欺宰，階方言無能，且是臣中，知邊事，無如博者。初，上欲以丁汝璈處博，階極力護之，故得免。

十二月，尚書曹禮請建京師重城，上詢於階，階重城保障之效，南城可觀，不築則已，築則必累，上謂禮實爲之，已不果築。

十四年春正月，用順天尹劉臺言，城潯河灣，以禦山，副總兵劉繼行都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爲。

臺表其能，建制書，詔降汝言一級。

二月，景王欲有荊州之沙市，知府徐學謨以非原

旨不肯予，王怒，奏請逮學謨至京，閣臣階謂地土事

在彼中，即付撫按訊足矣，學謨尋調用。○圖有殘倭

數千，巢潭浦之蔡丕嶺，戚繼光將兵追之，身持短兵，

緣崖披棘而上，追賊壘，賊戰破之，斬首數百，悉平之。

閏二月，始定兩京主考，迴避本貫。

三月，京城妖人呂聚衆謀亂，官卒獲之，伏誅。○廣東

巡撫吳桂芳命將擊倭於鄒塘，焚斬四百人。○故科

臣蔡汝霖妻張氏，疏言：束在獄十六年，有老親年

八十有九，而束固無子，願代束繫獄，暫令束侍父

年，不聽。

五月壬寅朔日食○金星再晝見

六月俞大猷湯克寬應侯於廣東之海豐擒斬三
餘人○刑科臣張岳疏陳議學之弊言今講學雖
富貴功名爲鼓舞人心之術而爭時者以爲不遠事
說則無以濟其富貴功名之私即與會之時言語色
笑惟悅異同於上官位尊者恭言衆皆唯唯稱其
其職業群幸雜處以惑衆聽善乎宋儒之言曰願其
夫有此正夫不願有此門戶也時大學士商柄政風
嚴氏之海開講學以收譽故岳微言之恐爾時忌引
而不救發也岳不久亦外補

徐學謨曰蘇軾有言昔之君子以利爲師今之君
子惟淵是隨向住何常之有惟視當事之指揮以
爲進止耳媚嚴雖徐所時若不同而逐所嗜則一
也

冬十月戶科李邦義奏曰理財之道生家食寡爲疾
用舒而已今錦承恩應踵接肩摩帶銜之官日增月
益不可不應戶部計支月米二十萬萬五千石而費
極諸卒止於九萬餘皆錦承吏士匠役諸色有一人
而月領數石者士馬實數司農不知也錢穀出數司

馬莫稍也其契將安止哉一聞警報調遣先發邊
焉得不虞太倉金匱舊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取足於
屯租耳邇來屯場拋荒一遇缺乏即行奏討太倉如
何不置也邇者徐淮水旱逃亡過半而猶斬改折或
有脫巾之呼不可不應也上納之

十一月旱風靈○御史林潤劾奏總鹽都御史鄭懋
卿貪黷殃民命削籍○嚴世蕃當戍雷州中途潯
羅龍文亦潛往獄縣潤下徽州府推官栗和密捕之
不得或言匿世蕃家時世蕃在家大治室宇袁州推
官郭諫臣亦欲借事自媒政府乃白監司言世蕃召

聚卒役狀潤乃奏世蕃龍文潛通外夷謀爲不軌有

旨收捕二人至京即訊蓋龍文係徽人俠游四方以
誘致汪直爲胡宗憲所懼因薦之世蕃客嚴氏未久
而其禍以階羅宗憲之故今御史王洪正劾奏宗憲
龍文方就逮知府何東序即封錮其家以候籍沒及
宗憲歿上傳其功免究而龍文得戍去父子亡命
矣至是潤疏下有司捕嚴氏他客之羅姓者實之而
龍文竟莫之跡

乙巳四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景王薨無子迎葬西山
賑濟內饑民

三月千步廊火。上諭閣此文積近地他日纂修。猶。閣曰。正德十六年以來。內外題奏及四方書文。計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廊所積。生朝遺疏也。置之。○賜范應期等進士。○少傅袁燦病久告歸。卒於途。○吏尚書嚴訥請擢早官之卓然者。以作典人材。且云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歷布政使如王與宗者。稍倣此意。今來朝官各舉所屬。

學謨所記。一御史按行郡。見典史路持餅餌。責問之。曰。耶袖此充饑。不欲擾民耳。御史異而薦之。訥

嘉靖三

卷五

三

遂擢爲知縣。尋以貪敗。爲朱衡所斥。人情巧詐。威舉難付。若此。噫。亦出世輕此輩。偶一爲之耳。如萬曆間。天柱朱梓輩。不可爲盡無卓異。果爾。三途並用。惟賢是舉。監司勿行其私。不惟此輩得自展而進士之敢類者。亦稍知自愧。

徐階請補閣臣。上曰。嵩專政三十年。朕以爲公。不識其畏惡子肆。誰可怒階曰。閣臣地親任重。每用二四員。原不欲權有所專。自夏言暴狃。人莫敢犯。繼以嵩受制。逆子事皆獨斷。而權始有所專。臣謂此官不但宜多。須擇廉畏謹者而用之。至於居首一員。欲去

以從之。庶不得久居其位而恩威常在上矣。上曰。汝此言。在汝身家爲美。而忠君爲國何當焉。階頓首謝。○林潤復上疏。列嚴世蕃父子罪惡。言其貪養士卒。已踰二千。招納叛逆。更倍其數。奸人細作。出入京城。羅龍文招集汪直餘黨。潛通日本。牛信誘致胡虜。南北嚮應。世蕃所坐。必罪非一。於是刑尚書黃光昇等。具獄詞如潤所言。交通僭虜。潛謀叛逆。顯有證據。得。古世蕃龍文。卽時處決。嵩爲民籍其家。得金三萬二千九百兩。銀二百萬五千兩。

徐學謨曰。世蕃一克。罔堅子耳。卽其罪狀。宜作姦黨之條。豈謂無可殺哉。指爲謀叛。非正法也。聞林潤。題撫江南時。治事院中。自日見世蕃宗命。豈所坐不得其平。猶能爲屬乎。

嘉靖三

卷五

天

鄉守益曰。嵩自奉甚儉。籍沒時。携故衣。以出。向縣官拱手曰。還我一介書生去也。臨歿。援筆書曰。作屋因寡夫。誣以聚兵名。其日數千輩。無影並無。千古合寃事。傷哉何縣明。又大書云。成後從人說。是非長吁一聲而絕。此老到底護短。

華亭人言。世蕃擬辟時。令人行二十萬金於。有楊孫教階盡納其賄。而密啓速殺之。誠若所言。

華亦甚矣然隋華甚於隋而無惡名富並於隋而無貪名皆世蕃威福自任親戚故舊如歐陽必進吳鵬舉皆至大官而階故鄉里即親弟陳亦不肯援引嵩之毒行於楊繼盛等忠諫之士隋則毒加於嵩之門下耳所謂以威福還朝廷隋實有焉又王世貞喜面諷前輩惟隋容之子弟或以爲言階徐曰此人有筆茲事尤人所難

上不豫西內思成官每有黑氣侵擾而拔欄藩井上忽見木綿數圍上心疑之隋疏慰解

夏四月內閣惟隋一人屢疏請補上欲付之廷推

嘉靖注

卷五

三

隋曰群臣才品無過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政權自上上然之乃以吏禮尚書嚴訥李泰方爲大學士入閣○郭朴尚書吏部○上惑於黑氣之擾諭輔臣欲禪位諸王階奏曰皇上爲百神之主孰何敢干我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所不必言若攝行政事與禪無異也

五月詠方士藍田王胡大願初藍道行下獄或其後何起王藍田主復幸於上大願始亦近幸後事敗斥去乃其製藥物託田王上之指爲仙箕批製上曰扶養者何不來田王遂詐傳帝旨取大願至京

上以同輔臣階階極言水銀不可食詐傳密旨罪惡尤重若置不問群小益無忌憚恐釀成大惡至於官孽謂王貢成者有枉事在官禁惟皇上察處之乃命收大願等論奏

秋七月四川盜蔡百貫以白社窟聚所推遂統衆陷合州等七城○河決徐沛之飛雲橋東流逾清人經陽湖汎溢而東舟行未末十日而退則清渠湮沒無迹矣上下凡百里時運艘過沛才三之二九月鑿新渠先是咸應期督清議鑿渠邪陽湖之左以避海患鳩衆就鑿未半爲異議所阻而止至長漕

嘉靖注

卷五

三

涇以吏侍郎朱衡出督漕御躬自行河華應期所開故迹視之以爲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自南陽至衛城一百四十餘里

冬十月戶部主事海瑞抗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幸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法紀弛矣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秦西施而不返人以薄於夫婦天下之人咸不直也

長丁久矣修齊修德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子簡極力經營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謀爲之諸臣
謀順之無一人爲陛下正言諫之甚也玄修所以
求長生也陛下師事仲文仲文則已歿矣玄修之
無益可知矣陛下誠知無益翻然悔悟洗數十年
道君之誤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明良喜起
薰爲太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上初覽之
甚怒抵其章於地已復取之御案日再三讀之感動
太息留中月餘會上病煩過下詔曰瑞晉主毀君
不臣侍道備衣衛捕送該司嚴究主使法司擬大辟
議議云

卷五

七

竟得中不下○上因瑞疏諭輔臣曰今人恨不新其
政瑞可見也疏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子前矣惟
傳繼爲第一計卿等擬旨行之階奏曰瑞誠狂妄未
嘗一言及傳繼臣不敢聞命上曰朕能御政豈受
此人詬訐也此不可並處當別計議耳階奏曰臣聞
主聖則臣直瑞誠不可並處惟聖度容所難容
上曰朕謂不可並處者以新君御此如忌日上別於南
京建一宮宇居朕豈謂瑞耶階曰此古今必無之
事臣等萬萬不敢聞命乃止

廣四十五年春正月虜寇宣府總兵任勇禦之○廣
東總兵戚繼光條上平番機宜畧言民間畏兵甚於
畏賊謠云賊來梳洗兵來篋汝言無遺也廣兵有四
鄉兵遇民則劫遇賊則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聞謠
泰半賊兵則以賊攻賊必我兵足恃而後可用報兵
去留繫已所過擄掠慘不忍言今必用臣非用素
之兵不可廣東養兵日給二分益彼中常調狼兵
以五百爲千無敢查點分行劫掠以給餉贖耳臣兵
一名不虛秋毫無犯必處三年之食然後可一意恩
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得賊首一級賞銀一兩非

卷五

七

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依臣紀律不計奇零不殺被擄
不陷妄冒諸獎必如閩中事例首首三千兩從賊五
兩則兵心感悅賊初起易滅耳釀其頭角已成羽
翼增衆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或賊巧布私賄以堅
無議此有司因循之弊也及計難撓覆輕調鄉兵驅
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爲奇功稱寧謐
以撓罪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爲之辭甚者却誘金
更只今縛獻之魔塞責大愆及或論功此有司蒙蔽
之弊也或有實心聽撫者姦民乘其無備殺我官吏
畏此賊之嫌置於不問更有兵將欺其聽撫復擄

之有招撫而無典刑是餌民爲賊耳有司視盜賊如
驕子視良民如路人民間生業日荒正欲日急方諸
盜賊苦樂懸殊却以盜賊之威於是從賊者日多矣
古之爲將實不論時將士決死於呼吸之間而
候賞於兩月之外師出無功未必將兵者之責也
軍中之機宜貴速因敵轉化或撫而不勦或勦而不
撫或致賊於榻下而與之共卧或餌賊以僞遁而離
其腹心或待責有司之失不避嫌疑願同事諸臣客
臣便宜從事母倡流言以報私怨庶能勇往成功也
二月承天大誌成上覽之因欲南幸諭輔臣曰朕

病又不痊欲一視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
地也必奏功者諸王不必迎從臣免朝朕用卧輿以
行七月終還京矣徐階奏曰聖躬未復而欲南幸此
豈崇讓之道且邊警時聞官兵未壯而六飛達符京
師空虛發逆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外能無憂驚
乃止

三月吏禮尚書郭朴高拱兼大學士入閣
夏四月壬戌朔日食○胡松尚書吏部高儀禮部○
奉將湯克寬破賊吳平於海嶼
五月左都御史張永明奏復吏部司官赴院儀節

吏部郎官習久自專不赴院報名不詣院庭案面
取考滿至吏部必詣四司門揖俱屬傳說悉詳議
正

六月馬芳敗虜於宜府○湯克寬滅海寇林道乾
秋七月浙江西安礦徒作亂西安故有銅坑礦徒竊
取市利有司知而封禁之姦民不悅嘯聚數千人大
掠常山西安五縣攻衢州幾破之遊騎突入樊源掠
其帑藏而去知縣李志學避匿得免以失城池論
後以無城未滅○諭內閣皇祖六寶正德甲戌火
失其五今市玉盈尺者補之○戶部司務何以尚請

有海瑞上怒其沽名杖之百尋出沈東於獄釋爲
民

九月新承天諸官殿徐階言湖廣連被水旱一方力
不能辦上命工部協助階云邇聞省禮庫金幾何
禮言料價五十五萬貢欠過半已借戶部銀十八萬
管稽司見貯止八萬不能助也上命姑修隆慶後
恩二宮○漕河新渠成初工未半爲雨所濡工不能
施群言紛起謂積漕爲失計衡力言新渠必所當開
上從之至是渠成○設廣東巡撫初韓雍開府梧州
州節制兩廣已創惠潮廉南贛徵發益艱言官建議

分設巡撫以李仙爲之廣西恭隆慶三年亦分設焉
冬十月御史徐熾言兩淮鹽課爲郡縣所壞增額
百萬商民困苦命照舊額歲引七十萬五千徵銀六
千萬兩從之○胡松卒上欲用高燾代階曰吏部
須清潔剛毅燾皆教焉乃改傅代松而以趙炳然代
傅○上諭階曰沐朝弼怙終不悛當預擇代者階曰
雲南之人知有總兵不知有朝廷久矣世守已久亦
難輕動往歲加總撫以贊理之秩蓋欲分其權也而
土官猛寅近奏軍務當歸總兵意甚可惡如得良盡
臣默處得宜斯爲上策

清江雜錄

卷五

五

閏十月定曲阜知縣孔氏選二人送撫按覈試選補
十一月給事中胡應嘉劾大學士高拱拱疏辨上
病未省拱自入直贊玄與階意頗相左階上又不
忿拱以祿邸講臣恐其將見柄用故極力攻之應嘉
素昵階拱疑有所承警覺愈深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大內午時崩大學士階啓
祿上入主喪事次日頒遺詔明年正月上尊諡曰欽
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
世宗二月葬永陵

范中已曰臣於少師階處擇讀諭劄及改定

十五見所擬帝竄定有不指數字者即全當亦
必更易數字不得意則駁再擬更不稱譴讓隨之
閣臣憐憫受威而已故張弛皆出獨斷至不可測
度也

諱希思曰肅皇博綜經史尤深於尚書孜孜以
敬天恤民爲務至於親禮儒臣謁若家人父子終
不假借以威福群臣雖貴寵不敢以錢事嘗試動
戚近侍朝爲肺腑暮受譴詆淫雨露而威風定內
外震懼善始令終真不世出之主也

臣重熙曰世廟威權自出大體大獄悉繇宸斷

清江雜錄

卷五

五

群議叱不可撓而尤知人善任使張夏皆拔自庶
僚用居輔弼卽工藝末流如徐杲章登之九列不
以爲嫌而使貪使詐如張璘趙文華輩亦令收南
北之功至失事者必誅令人念之凜凜若乃左遷
邀寵可學隆廟輩卽于贈卹終不褒美一字談相
葉佩一犯立誅雖玄修深拱事必經畫中涓外戚
未聞一言干政以故倭虜交誼水旱頻仍而海內
晏然非無以也

嘉靖注畧卷之五終

隆慶注卷之六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江西道臣張孫振參訂

隆慶皇帝起丙寅十二月癸丑申五月

諱載卨 肅皇第三子在位六年改元隆慶壽三十七葬昭陵

母孝恪皇太后杜氏

孝懿莊皇后李氏

孝安皇后陳氏

獻懷太子明欽

靖悼王翊鎔

潯簡王翊鏐

內閣太學士九人

少師徐階

少傅郭朴

太子太保趙貞吉

右拱兼掌吏部員吉

上生于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巳亥二月封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丁酉朔庚子

上入主喪事辛丑朔建部二十六日子

上即皇

帝位○釋瀚瑤于獄

隆慶元年春正月丁巳朔○戊午御宣治門視事

○錄用建言得罪諸臣除陳瓚吳時來趙軌袁世榮

子科凌儒張登高張價趙錦何維栢申仲王時舉于

道張翀董傳策部郎尹相魏良弼太常少卿張選通

政參議馮恩大理丞母德隆劉世隆尚寶少卿○錄

成諫諸臣戮厥者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杖

者楊最王恩薛宗鎰何先祿裴紹張原浦鎰曾翀葉

經周天佐仵瑜戚應奎殷承叙成傑或者唐胄李璋

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侃劉

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徐

翀方一桂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張

鑄又直諫被銅幾或者熊浹楊爵俱議一體卹錄于

是贈浹少保誥恭肅繼盛光祿少卿誥忠愍○詹事

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丙寅 上始釋喪服御

宣治門視事○仍舊典奉大社大稷之祭罷帝社帝

稷○奉孝潔皇后主升祔遷孝烈皇后于別祀○修

大內神霄殿祀孝恪皇太后追謚元妃李氏爲孝懿

皇后○起用葛守禮趙貞吉郭宗舉林雲同等○復

科臣周怡沈東原職○罷西苑督農侍郎以禁苑不

便農作止今該監督理○治蓬萊方士王金等罪○
刑科徐公達劾奏學士王大任姜儼前以御史訪求
法秘竊致清華詔脫其職○李尙書徐果官及其子
文舉錦承世職尋滿戍○追治故侍郎鄧懋卿大理
卿荆榮詔附嚴世蕃奸黨狼藉罪各戍邊○奉故直
人鄧元節閩仲文誥命伴仲文墓碑○撤大內大員
玄殿圖明閣玉熙官扁額○已卯萬壽節以梓官在
賓免賀○吏科胡應嘉劾奏尙書楊博考察不公以
私憤謫給事鄧卿御史胡維新閣臣階擬旨應嘉書
同挾私黜爲民應嘉前曾論閣臣拱拱恨之科道擬
出拱意歐陽一敬等論殺語侵拱附李于東論變通
嘉謂外拱又疑一敬之應嘉主之兩人嫌惡遂奏
二月冊皇后陳氏○陳以勳選親王正道大學士入
○總兵王治道襲房于變奏○命科道王治王好
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已虧治等劾內官程廷玉
尹乾沒之罪命司禮監治之○尙書朱衡言今之治
河兼資其利河出境山之北則開河淤出徐州以南
則三洪潤惟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乃兩利無害
滿在境山南五里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水
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避急

之昏墊詔允之乃疏舊河築馬家堤道之出源
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五十三里爲
水減水閘二十場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六
石堤三十里又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
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泛則
乏昭陽湖運道盡通衡又議新河自南陽至宋家
屬山東宋家口而南及河屬之徐州又于曹縣上
築縷水壩以防秋水衝決○科臣吳時來南科臣
應治各言一秦溝不能革全充合流之水水下衝
復執前說爲是言今欲開新渠無論漫無形者無
之難卽如郭賈樓至龍溝減水久者所謂縷沙如
米挑淤如畫脂不如因河所注開之于東郡之上
臣馮成能亦言南陽而下三河口地形俱高諸閘
就淹沒上流可慮河流西注潯悍難制下達新河
高屋建瓴中流可慮夏鎮以南諸閘高下相應
爲難下流可慮復下衡議衡仍執如前河就而堤
成○加恩藩邸侍從官及侍衛直宿官○廢太監
錦梁劉李芳王本馮保弟姪各錫承官世襲○太
李芳請裁革內府各監局書匠六百六十二員○
玉芝官 唐宗四時享祀○戶部奏請內府一切

應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視正額加倍悉從裁減
版察有司毋容混徵○定昌平密雲糧運縣通州水
路運牛欄山交車戶接至密雲縣通州石壩夏船運
大通橋交車戶接至昌平

三月禮科王治言宗廟之禮謂 睿宗曾北面武宗
不宜設位于 武宗之右○封皇親桂繼宗李銘爲
修○史耿定何條奏科場事宜主考官學行兼長
者主考仍自按落卷毋避嫌輕棄後場宜更訂毋
偏重初場時義宜嚴立程式年限監生勿另編號
吏陳職芳請重復場以羅實學同考閱卷不必書各

卷六

房字樣是科監生中式甚少侮主考于途有旨監生
編號如故○掌太常侍郎師宗記以道流爲御史所
劾降少卿定議卿少干科目中推舉

夏四月御史劉朝休奏鹽政四事○召瞿景淳于南
京侍郎禮部朝議推其清望也○馬芳被虜于宣大
戰于成寧斬首五百餘又戰于黑山斬首四百○購
故新建伯王守仁爲侯謚文成○予周尚文等謚○
兵部趙炳然致任以郭乾代○追奪顧可學徐可成
等謚

五月復放大學士楊廷和官謚文忠○虜犯大同守

將劉國相之○初一上踐祚時政令有可更新大學
士階訪於遺詔中行之一以建言得罪者悉釋用卹
錄方士伴寵者悉正刑章西院駁額悉行撤換詔屬
階所草高拱非之謂是暴揚先過且被罪諸臣豈無
應得者何容漫爲市恩 先帝壽考令終金丹誤進
追罪方士豈臣子所忍言者拱既與階爭權而陝陽
一敬等疏攻拱急拾遺南疏又論及拱疑皆階主之
御史齊康疏論階貪穢專權蠹國狀 上切責
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陵衛張檣共劾康爲臺
門生聽其指授宜與諸法司永海瑞言階辜 先帝

卷六

卷六

卷六

無能改于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憂
勤國事休休有容亦足多者康博噬善類罪浮于拱
左都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引咎輒復還辭以
故言者不已康懷奸挾私黨邪候困不重治無以定
國是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淵各奏康妄言乃重
誅康而諭醫階○九卿大臣南北科道繇然劾拱甚
者稱爲大兇惡寺丞何以尚請劾拱拱謝病求去
上看不許拱堅臥不出乃許馳驛歸

六月許群臣嫡母在得贈生母○量釋高懸度人○
御史陳省勅太和山太監呂祥七罪詔撤祥還陵

襄陽關防罷兼分守○新河縣魚口水湧澎湃黑

七月紫荊歸大雨雹○京師霖雨○上遊殺御門
視事○侍即趙貞吉奏因于監祭酒○柳鮮使臣請
督觀幸學許之

八月祭奉朔上幸太學祭酒司業坐講如儀○贈
故尚書彭澤少保謚襄毅○贈故諫議大夫楊最謚忠
節○刑部郎王世貞爲其父忤訟寃詔復忤官○科
臣吳勝來奏屬譚倫威繼光俞大猷皆宿將知兵宜
召衆使專督練邊兵以省徵調之擾兵部覆言大猷

才宜于南且老矣綸繼光可用特命召之
九月命太監呂剛高相陶金坐園管尚書郭乾執奏
不聽輔臣階反覆言事體有碍罷之○虜蘇界嶺口
潰牆入大掠昌黎請縣宣府亦報黃台吉擁兵窺陵
後南山 詔總兵李世忠東禦土壘總兵劉漢西防

黃台吉察將陳良佐防廣陵陵總督王之誥駐懷來
巡撫曹亨備通州○御史龐尚鵬劾大學士郭朴質
才使氣無相臣體屢備復誣其母意志歸朴遂求去
三上許之

冬十月壬午朔 上御殿日講畢問大學士陳遵素

○癸未夜金星入南斗○郭乾以虜患劾罷召總督
霍冀代○科臣陳瓊追論楊順侵盜違儲及與路楷
構殺沈鍊請戍未足盡辜鍊子襄亦爲父訟寃乃獲
逆順指下獄訊指論斬順等獄中○科臣魏時亮
請祀薛瑄陳獻章王守仁於孔廟下部議

十一月癸亥 上親南郊行大祀禮○封李哈爲朝
鮮王○改隆慶州爲慶州以避年號
按宋世皆改郡邑名以就年號如祥符紹興之類
在國初亦以洪武名其門避年號非古也

十二月再錄獲罪諸臣故大學士夏言尚書蔣鏞都
御史江潮御史郭弘化王時柯部郎胡璉余禎悉復
其官○禮科王治奏何楷理學純臣夏言曾銳寬抑
宜雪詔賜塘謚復曾銳官治傳潮朱廷立枉害罪○
復鄭王厚烷固

辰陵慶二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觀考察賢能官獎
賞貪者逮問○順天巡撫劉應節言永平西門直抵
海口至天津五百里議餉鎮漕折十萬石俱改本色
運至天津交兌永平官徑自領運○正一真人張永
緒失職成無嗣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
制宜永爲裁革詔幸去其人號以其族張國祥爲上

史 5-111

清觀提點。○太監平芳奏裁內府加耗米四千五百石。青白鹽三萬斤。○浙江撫臣趙孔昭奏奉水陸兵六千。省寧波紹興兵備。○講官趙貞吉選南禮尚書以史侍郎林濂代。時貞吉年六十餘。議論侃侃。上心屬焉。特命註瀾南京。而督貞吉講筵。添註詹事府。○給事中石星奏上六事。一曰養。聖躬酒色之害。深所當警。二曰講學。經筵宜及時。三曰勤視朝。願從日出聽政。四曰速俞允兵機之事。不時進覽。五日廣納言。周怡陸鳳儀以言觸忌而出。宜詔復之。六曰察讒譖。內臣作威福者。切齒言官。欲行中傷。惟深燭其

卷六

九

情則諸不行。上怒。命廷杖六十。黜爲民。○科臣王璽條奏內庫之弊。允行議革。

二月己亥。上親祀先農行籍田禮。○前歲俺答之陷石州也。知州王亮被殺。虜類石州二十餘日。剽掠交汾間。以在內地久。氣亦疲。又雨潦淹旬。馬餒外過。半皆徒步出塞。所遺獲多不能盡載。往往遺棄於道。浸尋蹣跚。十餘日乃出。我軍無一逐之。虜既去。汾石申維岳始約孫吳進戰。及虜出奇。吳以非信地。不至維岳。亦不敢戰。又十餘日。虜去已遠。諸將稍捐出。獲奸細明海等。襲老勿掩過。獨方振尤月逐虜于威。

縣有。○戰功。御史王漸勸實以日。難佐論斬。吳李職。振月陞級。總督王之詰降二級。○命鄒應龍唐繼祿。麗萬鵬分理畿省鹽屯。○丁未。駕詣天香山謁諸陵。庚戌還京。

三月辛酉冊立皇太子。一日太子過闕。臣于御道西召謂曰。先生翊贊良苦。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輔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以先生且休矣。唐音清朗。聽者悚悅。○賜羅萬化等進士內閣初取李長春王家屏田一儔爲首甲。上易二甲前三人。萬化及黃鳳翔趙志舉已改長春等及沈一貫張位李維祺三十

卷六

十

人爲庶吉士。是科內閣七人。○廣東巡撫曾一本作監李佑督蘇杭織造科道官孫枝桐杰疏諫不聽。夏四月從湖廣撫臣劉繼言。奉承天府元佑官田徵其租以供漢江築堤之費。○制貪酷官追奪者。不許封贈。

五月薊鎮總督譚綸奏曰。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隙設險。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散布于間。虜以十萬衆攻我一面。勢難拒之。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而行之有四難。虜長

技在騎而我以車制之召募之卒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恩非稍優食之必不樂從得三萬人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素怯于虜非募與越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而或謂臣與繼光不可信二難也燕趙之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駭京師近流言易生掣肘廢功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一勝虜不必服能再破乃終身制矣忌嫉易生四難也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移足三千人列爲二營各加訓練專備禦戰春秋兩防各移近邊臣與繼光督屬負墻以戰退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棄墻

隆慶注畧

卷六

漢入願少追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不失爲中策疏下兵部命繼光總理薊保練兵事務○予王守仁伯爵世襲○虜入寧夏大掠

六月譚綸條奏三營事宜勿使巡按巡關提與報可○汰錦承元役三百五十人○晉一本寇廣州殺知縣劉師顏○御史王崧垣疏請正位中官上曰后多病移居別宮病愈卽還汝等知內庭事無多言○秋七月勅侍郎洪朝選勘遼王○繼光罪狀○內監譚謙坐辦財事爲中城御史李學憲所笞其黨惡百餘人候左掖門梓學道詳殿之百官錯愕司禮監屬

孫賄賄敬之先發司禮從之隨乃擬旨杖爲首逆連連成條杖六十發孝陵衛學道以禮管內使司○科臣張奔劾奏大學士徐階上切責之降外任尚書楊博等共疏劾齊致任尚書毛愷奏齊受邊商銀十餘萬兩逮其父子詔獄幸蕭茂○徐階上疏乞休許之○福建都指揮傅應嘉以縱賊誅○八月雲南土官鳳繼祖與尋甸土舍鄭放爭襲殺之發兵圍武定城兵備張澤成之知府周養選擊于雲間渡敗績副使楊守魯大集土漢兵連破之賊潰走至雞箐山陞崖城者甚衆官兵追及之殲以重賞

隆慶注畧

卷六

十一

黨斬繼祖詰軍門降事聞陞守魯一級○君臣何起名奏保寧府茶徵本色輸運甚艱宜改徵折色或解本省爲賞番之費或解陝西備買馬之用罷甘肅茶馬司川中鹽場舊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邇來井塌丁遊宜招集電丁廣開小井以補舊數而保寧重慶瀘川夔州尚不利跋涉宜量增引票使之就近告給初嚴立禁防使官吏不得誅求詔允之○板升叛人自春等率衆來歸命授附近衛百戶仍懸賞格于邊○故誠意伯劉世延陳乞復爵○大學士張居正疏陳六事一曰省議論一事而甲可乙否一人而朝

雖距政多事無統紀竊謂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入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實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詩素百方阻之而不挫欲用一人須備之於始務求相應信而任之如文侯之用樂羊諺書盡而不動一日振紀綱而可謂之調停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惟在微賤而強梗莫之誰何禮之所制莫在朝廷而犯分愆不知畏深可慮也夫徇情之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近而用疎誠可順而不可制法不宜猛而宜嚴一日重詔令天下

隆慶注釋

卷六

十三

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乾坤之用息矣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人半鬼錄因有不伸之法人懷不白之冤自今奉旨題覆準議撫按耽延嚴立期限奏報查奏違制之罪一日嚴名實需必試而知利鈍焉必駕而知驚良今稱人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事不必考其成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庸章逢迎者以巧宦取容又有一種風尚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恩趨自條陳連篇累牘最其本業反屬茫然加以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極太撈殿果失實臣願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常用

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以一事禁其平生毋以一責掩其大節各衙佐貳量才授之平若講究職業贊佐長官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不必另索屬官盡必官守者九年任滿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品級相同不必更相調用遷撫於地方相宜不必更遷他省布按官久者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一日因拜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內之官府違作侵欺冒破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何必索之窮困之民自耗元氣乎惟督御史事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也鹽各差取回別用上下惟務不擾庶邦本獲寧

隆慶注釋

卷六

十四

也一日飭武備請親行大閱以觀軍士之勇怯疏奏下部院看議都御史王廷等覆紀綱詔令二事析爲八款嚴行天下兵部以大閱禮請上曰大閱既有成憲允宜修舉兵部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行之九月工尙書實禮爲群小所嫉上疏求去言上供錢糧奉詔節省而爲太監糜餉所持事事掣肘乞早賜罷以全國體上慰允致仕十月遼王憲卿淫縱不道聚無賴少年宜淫蕩理應按原省勘之追奪所賜真人名號金印巡按御史先復疏數其十三大罪侍郎洪朝選往勘具稱得實

錫之高塘，削除世封。○前高糧在戶部，凡內省收銀珠玉，即內侍家人假作商人買送戶部，倍取高價，錫取利，耀以大得貴近狀，及劉體乾管戶部，執持不行，上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肅本吏部同體乾，仍令肅上群侍殿之吏，將原本送內閣，忽降旨，着體乾開仕。

十一月吏部奏恩應官故例，仕至宗人府經歷，治東得轉知府，運同得薦輕運使，行太僕監馬少卿，得陞參政。○江西萬年山舊稱盜藪，商民流聚其間，以種藍為業，是年夏，山賊出劫鄉民羅家南嶺，巡撫張

奏

卷六

七

初任遂令守備董平督兵捕之，兵至，聲言搜山，藍戶大恐，遂拒敵，巡按顧廷封奏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變，兵部覆奏，令江西撫臣劉光濟與副協議勸撫，毋致誤事。○大監李芳屢以直言忤旨，杖八十，送刑部候決，尚書毛愷言狀未明，命錮之。

十二月太原府靜安縣民李良雨化為婦人。○科臣魏時亮奏三事：一先憂，請擇郡守卓異者，即陞京堂或巡撫；一養才，請擇提學望重者，徑陞祭酒或改翰林，久任，請內外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部覆從之。○江西巡撫劉光濟奏行一條額法。

隆慶元年

卷六

七

按條額法，通州縣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銀均從夏甲土貢額募加銀額十歲中，通為一條，總從夏甲支之，丁糧均派下帖于民，備載應納之數，其起運完輸紛募，皆官府自支，撥無輸甲重困，承募人不復取贏于民，合民開加納之銀，俱入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十甲之中，役人不損，近徭戶不苦難向之守庫守倉盜竊，耗折累徭戶復償者，一切剷除，一特咸稱便之，行之既久，所編之銀既不可緩而役又疊出，奸書得以上下其手，歲歲增加，原額幾不可開，而利有不宦官不在民，牛供耗蠹條

在留心民事者矣。已三年春正月，總理帥臣戚繼光疏奏，勦鎮兵雖多，亦少其失在不練，其弊在雖練無益，何謂雖多亦少，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使者絡繹，將士逢迎，孫遊為驛使，而管營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不救于事三也。連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素陣卒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並無常

將不能分守所恃乘隙之卒思威素無懾服憂事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據三也入衛之卒嫌于非屬四也順天班軍人各一必五也將以變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難練無益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實未中之一也軍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不問二也弓矢之力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四也臣又聞薊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半隴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州之形也

隆慶注釋

卷六

七

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在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界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乃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思用浙人願陛下更于臣浙江殺手三千島銃手三千或于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聽臣統領合練方今朝議紛虎難於改絃而臣據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料道官一人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請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監軍亦更盡設詔從之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永山海○馬芳以却敵功薦子千戶芳上疏言因世戚劉寶以

餘弱卒抗數萬方張之虜狼狽致敗遂冀重典願釋臣子之恩爲二臣贖罪御史王圻劾芳借公黨私兵部覆言石州之役主將已誅世戚實不可赦因戒諭芳○工尙書朱衡奏曰內府監局一切加徵浪用皇上新發訓練容臣隨事執奏上可之○甘肅巡撫王謨奏言查盤官抑勒官吏妄報附餘以寵能聲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止憑調訪虛加稅糧二者病民請行禁止○御史詹仰庇疏言皇后病選別官請加慰問有旨后侍朕多年無子移居別宮自道耳仰庇自分重譴竟不問○尙書毛愷申明買休

隆慶注釋

卷六

八

賈休律除奸情外用財買要者不坐

二月上免喪不視朝吳時來上保泰九劄○總督譚綸奏薊州昌平墩臺四百七十二座

三月更名貴州程番府爲貴陽府○武進縣指揮劉廷璽妻蕭氏二十五夫歿至是百歲歷其門曰貞壽夏四月遼陽副帥李成梁破虜于夾河山城新首一百六十○詔選官女三百人○總理鹽屯都御史鳳銜賜奏曰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國初不啻數十倍不惟陛下不盡知即宗藩庶府亦不及知也乞勅戶工部查祖宗時一郊廟享祀內府供億

造賞賚。有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祿糧。百官俸薪。衛
寺尉卒厨役。京邊兵馬。旅池。清河。供給匠作。舊額幾
何。今增幾何。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鹽鐵。凡
有屬經費者。各括其總目。照款類開。每歲出入錢額。
題曰。隆慶會計錄。刊刻成書。照章封進。伏望 皇
朝夕置之座右。并頒各王府。及內外衙門。務求所以
樽節變通之。○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
石官軍禦之。無功。參將耿宗元御下素嚴。聲言欲斬
敗將周雲翔等。雲翔懼謀配宗元。方聞兵雲翔鼓衆
躍起。手執宗元。執過判潘槐。叛附于賊。槐自賊中誘
其黨廖鳳致之。起撫撫梓梓擒鳳。具聞科臣張爾勳
俾解粉無界。總兵郭成遠。遼陽有言。戴罪勦賊。雲
翔屯兵平山。入掠海豐縣。成及參將秦汝蘭入平山
夾攻之。凡月餘。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生擒倭酋一
人。奪歸潘槐。雲翔潰圍出走。成卒擒之。
五月。御史詹仰庇奏曰。臣查內官監各庫。廩及房地
租。一切糜費。動以御用爲名。乞令戶工部。每月備查
出入之數。以杜欺弊。再照前供造。盤山諸費。軍小
沒爲聖德果。上悉責仰庇。特進在安。果天不饒。
逮杖百爲民。○儀制郎戚元佐奏曰。高皇帝素

諸王皆操重兵。據要地。此固一時也。靖難後。兵權盡
解。朝廷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又一時也。食
則人多祿寡。有共運而居。分解而膳。四十而未婚。貧
者却奉于郊。衙門弱者。竄入干與。造。又一時也。嗣後
侈漸盈。法多闕。土之收。辟有動盡之條。又一時也。夫
高皇帝利建宗子。文皇帝思整前事。用意不同。
至列聖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盡者。二
百年宗支。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視國初不啻
千倍。盡歲供之輸。不能給其半。况十年之後。所增當
復幾何。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法窮則變。變通
則久。國初定親王祿五萬石。不數年而代肅諸王。歲
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令自己出。而已不符矣。其在
今日。事勢逾難。敢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一議
嗣。一議主君。一議冒費。一議擅婚。疏入。禮尙書商儀
請通行各王府。虛心評議。○戶部預開明年各處鹽
引。共一百二十萬五千三百十四引。引價。兩淮鹽。在
各鎮俱五錢。甘肅四錢五分。兩浙。在各鎮三錢五分。
甘肅三錢。長蘆二錢。山東一錢五分。
六月。兵尙書趙炳然。卒。炳然歷官中外。清勤練達。所
至有聲。○江南大水。○以海瑞爲會都御史。題

天蘇州多冗兵浮食不可卒汰瑞接行至蘇聞之乃身帶束上馬試射令人人縱觀已令兵民之有技藝者得自舉立試之取其尤者命爲卒長卒之無能者許自供退冗盡汰而士不諱吳中大饑瑞勸借富室先募深陽史太僕際出三萬自詣華亭徐關老乞糧所有以賑鄉里徐家人數千瑞請其籍削之僅得百人

同六月四川妖賊蔡伯貫亂

秋七月河決沛縣阻運艘○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

驚山燈工部臣舉災異執奏上令罷驚山而新朝

陰度注畧

卷六

燈之敝壞者○刑科魏體明條陳五事一戒淹滯言有司率泥成案憚于平反更相積滯動經數年一禁嚴衛言番役稱獲不問真僞以榜掠定之銜冤茹痛莫此爲甚自今宜送法司鞠審如情真罪當乃與紀功其有濫及仍反罪捕者刑部覆奏申明之

八月趙貞吉兼太學士入閣辦事○諭釋罪將周世威劉寶成○山東王府各建立宗學○科臣宋良佐奏題青所見牧軍太濫草料侵冒太多又奏御馬監太監高相等以御馬舊制非外所得與稽之會典馬場隨地創設何常分內外覈奏上命如舊行○刑科

許天琦奏刑獄之濫有六

九月辛卯大閱將士上戎服登壇華容整肅軍士各效其能老稚快觀稱慶○准派巡撫總河翁大立稽圖十二以蘇○翁大立請于徐州房子山至境山別開清河八十里集議行之

十月辛丑朔望星見天市垣二十日乃減○裁革河南一省巡撫以平單官

十一月諭戶部問元年以來開納人數尚書劉體乾具奏開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百餘邊餉外存五十萬九千九百各鎮年例尙欲補給上復問各

省戶丁糧草鹽引稅課通計三年支用幾何體乾具

言元年以來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存者二十七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所入未抵所出上因問九邊年例軍餉體乾言初止九邊今密雲昌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鎮原有主兵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愈衆各鎮原有屯田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京運饋餉溢于常額而橫費滋甚府庫空而國計日誦田野耗而民力不支周其大者因以兵餉屯糧之數備呈上覽○南科臣駱問禮條陳十事上覽

其在妾降三級外周○南道傳龍追論尙書高儀印

增請撰文儀乞致仕許之

十二月元氏縣典史張儀許奏文選郎滕伯輪

民○命嚴衛察部院政事科臣舒化力諫止之○

錦丞衛澄官一千一百十五人○御史鄧永春劾

鹽總理麗尙賜心術狡猾行事乖謬吏部覆奏尙

才堪策勵上曰近來吏部不查賢否專事掩飾于

是尙書粉飾上書自訟上曰博即引罪着致仕尙

賜開住也鹽事務該撫從實整理不必再差○起大

學士高拱入閣兼掌吏部○尙實司丞鄭履淳上疏

勸上用賢納諫上怒甚假借妄議廷杖一百繫

獄○乾清宮內侍黃雄與民開兵馬執送御史楊松

內監範稱駕帖召雄松驗無狀奏之詔發雄南京極

以不情旨擅拘調外

庚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免朝賀○大學士趙貞

吉請罷戎政府更設五營分統訓練今廷臣集議科

道魏體明尙德恒言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尙書霍

冀以爲然奏言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衆

號冷不煩而稅紀明從之○魏國公徐鵬舉感于盛

德鄭氏欲立其子邦華令張子邦瑞附誠意伯

世廷密詣書祭酒姜寶助教鄭如璫除入邦寧邸誅

世廷誅于寶駁還邦瑞送監鵬舉遂督邦瑞不違副

使馮謙候寶告之故寶怒劾如璫下法司問如璫革

職鵬舉奉祿南科臣王祖言世廷寶皆管私亂法而

刑尙書孫植訊報不詳吏部覆奏世廷寶植皆同籍

聽勘南京法司希內閣拱旨坐寶贓千金寶爲民植

世廷開住如璫復官○刑科舒化言海瑞著節先朝

一代直臣然廷滯不請大體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

難過客恐非人情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有育

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督撫地方如故

二月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南太僕少卿殷

從儒言廣西毒民惟種而獲所畏惟狼莫如調狼兵

責之屯守古田素稱膏腴今東蘭那地南丹三土官

因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并勸勿叛則首惡盡矣各

種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

復能罷罪願立長相統者連兵之初預發旗榜分別

善惡使知所向背而不疑服左江九司事例別立土

官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則今日之獲即他日之復

刑體調與編民無異矣○貞吉與霍冀議督制不

貞吉貞吉疏辯願將錦奏付法司嚴訊。上責讓其令開佐而慰貞吉。科臣張國鄭大極舒化言。貞吉欲以錦奏付法司。非大臣體量不恤之義。且尙書官事非悖逆。原無寬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一逮問。殊非事體。貞吉不自安求去。上手詔慰留之。○復夏言原官賜諡文愍。○給事中戴鳳翔疏論。海瑞每目受訟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謠。至禁佃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在顛倒之甚。疏下吏部覆奏。瑞志大才疎。宜改他秩。遂命總督南京糧儲。時江南官族兼并太甚。瑞每抑之。官族豪橫者皆

卷六

三

恨。駭風翔劾去之。鳳翔嘉與人肥田瘦狀。乃瑞示中禁民語。非謹也。○大學士拱請于兵部。添侍郎二員。練習兵事。以備邊及總督之缺。而兵部司屬宜高其選。以智謀才力人充之。以待邊方兵備之任。兵備補題撫。題撫補總督。與在部侍郎時相出入。以候爵書之缺。而邊方之臣。清屋沙溪。誠宜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如是而人不盡心不露也。○冊英妃魏氏淑妃秦氏德妃李氏莊妃劉氏瑞氏。黃氏惠妃馬氏。

三月。改三大營總兵官爲提督。○裁革南京部院司寺員外主事參議少卿等官。○裁革南京總督都御史。○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

夏四月。以中尉陸輝爲周府宗正。

五月。南京操江都御史吳時來疏薦有司至五十九人。吏科臣光懋劾其濫舉市恩。命調時來外任。○承運庫大監崔敏諸買年例金寶。戶部執奏停止。不允。科臣李已陳五德切諫。上命杖已一百。繫獄。五德爲民及朝審時。有內侍張恩等十人。亦未定罪。久繫尙書局守禮以爲請。上特釋已而恩等繫如故。

卷六

三

○科臣光懋言。兩廣總督關防蒼梧。坐鎮兩省。勢若建瓴。今更設三撫臣。不惟多官多費。而於人情馳騁。事勢牽掣。尤爲多端。蓋兩廣錢糧兵馬。止有此數。向以一提督用之。有餘。今以二巡撫兼之。不足。况兼今多門。一遇有警。輒彼此相仗。宜革撫臣。復提督。便從之。改總督李選爲提督。兼巡撫。○遣軍陽侯妻劉氏至雲南。會沐朝弼母嫂具悉朝弼之惡。命朝弼子具牒代爲征南將軍。襲黔國公。削朝弼官。○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加等陞遷。○掌吏部大學士張言。廣東舊稱富饒。近者民窮益多。皆有不可不具。

新教自今嚴選正官毋容雜法選滿肆于民上○
浙江提學林大春科臣劾其以已意割殺經傳也
秋七月大學士拱請禁章奏浮泛備觀○刑部書局
守禮奏曰國家律制五刑皆杖徒流刑各有等則即
罪大惡極者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經制
以多官不得已而加刑焉今在外有司動用酷刑草
菅人命可駭也請行撫按官如有故勒故禁故入乎
不知以律自治安能以律治人宜依舊律令條
辦事進士各堂官督令熟讀講解務使通曉奉
選吏部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解釋以定銓次詔允行
之○吏部申議奏刑官到部在三年之外雖三年內
給文仍照違限罷職共三年赴部而又稱中是病
原有疾致仕○戶部書劉體乾開往內供不足數
下戶部取太倉銀又令買金雲南體乾多耗奏不取
奉部上不悅手詔罷之○杜臣調補參議督部
史劉藻奏違限罷職○大學士陳以庸因疏乞
仕許之○致仕侍郎劉藻等卒○劉藻等
正介正不勝哀痛於兩湖兩湖巡撫所屬天下
其年餘後復起各以其舊職在職表于里

八月張守直奏書戶部守直奏曰天下錢穀之數一
歲所入僅三百三十萬其中多遺免奏留者一歲所
出京中百萬邊餉至二百八十萬額外請乞者不與
萬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萬三年則三百七十萬此
徵少者而出已倍矣近者御史四出括天下府藏盡
歸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二十萬不足充邊
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邊兵日增餉日益自
五十九萬增至二百八十萬士馬益重實數即宜
之主兵言之四十二年發銀二萬今至十二萬矣
主兵而參兵可知舉千鎰而九邊可知宜考十六年
以前近規汰其浮甚者酌議減省無過常數之外
督撫歲以實數報部○築通州河西務城
九月前議大禮大獄得罪臣王俊民唐樞提督極詔
復職陰子大學士拱謂前閣臣階歸過○先帝以行
已之私是教天下以逆不可上詔曰大禮斷自
皇考諒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不
加甄別盡行卹錄何以彰冠在天仍通行曉諭自後
有僭制市恩歸過○先帝者重論不宥○御史張守
約追論都督陸炳罪籍其家妻子姪職○河決寧州
自隆寧白浪漫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延

條觀不得進命大立上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渠經久之策在開泃河以避洪水工部覆奏曰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由人力勝也今不能引他水以濟清而新渠未可卒就惟築決口如房村則故道可通至泃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此嘉球鑒費亦自省令大立躬自相度調其利害以聞○大學士拱言近者審錄重囚聞方士王金等獄詞謂先帝是金等所害皆不美之名于人間伏勅法司從公再訊明其事于後世尙書葛守禮改擬金等左

卷六

三九

道律宥威編口外○兵科溫純奏曰今京營之弊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管制用三侯伯三文臣此六人盡賢有十羊九牧之患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相矛盾矣御史王友賢亦言新制未便仍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

冬十月江南撫臣朱大器奏復海瑞所汰冗兵請加派蘇松常三府兵餉銀十二萬兩戶部議許派三萬從之

按瑞在蘇九閱月耳而財賦之原一清其答譚偉

邸書曰矯枉過直古今同之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某至地方始知當饒全是虛名可爲百姓痛哭難一言盡也又請告疏曰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羣臣無毅然當事之念臣兩經謫劾尙執已爲是臣實見得是也臣所施爲一皆考求成法與民利除民害不可易也願勅新任撫臣勿以臣愛謫而輕改臣事瑞甫去而大器盡更之冗兵之復未必有兵祇復空籍耳嗣後加派日增借餉名以飽奸胥耗盡者其弊遂不可問

把漢那吉者俺答之孫其父鐵背早歿育于祖母乙刻哈屯爲之聘免搭金女俺答有外孫女許適懷兒

都司者復自取之懷兒怒俺答以免搭金女償之那吉恚恨其孔夫阿力哥挾之南走闖入關來歸邊吏不納總督王崇古曰此青貨可居命即納之以聞致書高張二內閣豐館餉飭典馬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來急之則與爲市必繫送叛人必保塞奉要東陽申其抵償之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而不急之我因而撫納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歲黃酋勢不能盡有其衆相警則因勢而制之此萬世計也時俺答突傷其孫南走而乙刻復詬之則日夜泣目盡靡率

景南和邊索之邊城人語之曰。那吉已于官矣。欲取當乞恩懇求。何得以兵。而崇古故令那吉。辦承金童。揚揚壁上。以示虜。虜婦感且泣曰。天朝乃肯全吾孫。吾且世屬無貳。○俺答乃却兵出塞。遣使齎書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貢以求還那吉。崇古要以盡轉叛人趙全等來易。○起召故尙書吳山黃光昇。久不至。命罷之。○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作有命考察科道官。學院大學士貞吉奏曰。設立科道。界以言責。或是或非。尙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縱有不當。止受罰責。未聞牽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也。○蕭懷王無嗣。命其

卷六

三

從父輔國綰續襲爵。○考察降科道張價等二十七人。

十一月吏科韓柝劾奏大學士貞吉庸懦。貞吉疏辯曰。臣與高拱不相能。拱壞亂選法。縱肆大惡。臣直肅臣也。若拱可謂橫矣。楫乃橫臣之羽翼也。臣放歸後。令拱復還內閣。毋專大權以樹衆黨。上手詔。貞吉致仕。○尙書殷士儼爲大學士入閣。○爲守禮左

御史

十二月趙全等據柳升署其門曰。開化府。以爲邊患至是以那吉故。虜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王崇古以

得請。遣使送那吉歸。那吉懇懇不欲行。崇古論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攜其妻以歸。盡縛叛人獻闕下。誅之。于是行受俘賞。總督王崇古。起撫方遘時。兵尙書郭乾侍邸。谷中虛王遠有差。初崇古建議。朝論譁然。以爲不可。內閣居正主之。與拱同心。請旨行。因貽崇古書云。此事有五利。虜既通貢。邊騎自稀。邊鄙不聲。稽人成功。一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爲聲勢。俺酋既服。東可制土蠻。西可服吉能。三也。趙全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可漸次招來

卷六

三

豐州之地可虛四也。父子祖孫情垂意阻。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也。至于桑土之防。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封貢事錄此遂定。○改主事張思忠等十人爲給事中。主事侯居艮。寺正李純朴等爲御史。

十五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計羣吏。賜副使勞燭等十五人宴。知府徐必進等二十五人接問。○許天下朝覲官。謁見皇太子于文華左門。○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責言官當戒者四事。一觀望。二紛更。三苛刻。四護短。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

本格心者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冊封
皇四子翊銘爲湯王○定王親同祖親支外得降京
官從科臣韓振所請也

三月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大約以簡受詞
公舉劾毋侵官爲要○賜張元忬等進士○起致仕
尙書楊博高儀子家○王崇古奏曰俺答得孫後上
表請封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持番文來言
諸酋感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通貢開市以息民
益老把都俺答親弟吉能等皆親弟姪俺答于諸虜
爲尊行力能合之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

摩焉土蠻衛酋故主也力即不能致而老把都與土
蠻善令其招之如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不來
貯失諸酋其勢目孤不敢南窺矣第諸邊將士習燒
荒工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科臣章甫
趙宋應昌等各條奏互有異同內閣拱居正持之一
如崇古議於是封俺答爲順義王授老把都黃台吉
以下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諸酋解辮髮受封號世
世比于屬國

夏四月都御史葛守禮疏官箴士節六事
五月叙廣西古田功初僮賊韋銀豹與其黨黃朝猛

據鳳凰漸水二巢陰固不可拔齊撫李遷殷正茂剿
土漢兵十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進剿凡斬首七千
四百六十級俘男女一千餘人捷聞陞賞將士有差
正茂上善後事宜以古田爲州設兵備參將各一員
鎮壓之已而知銀豹實未滅祇以窮處陰令其黨
宵已者斬首以獻正茂令金事金柱踪跡之其兄銀
站生縛銀豹致麾下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詔械銀
豹赴闕正法○科臣張傳誨文瓜洲土壩爲閘以便
漕舟○少師李春芳致仕○漢陽知府孫克弘遣叔
至京給事韓揖宋之韓方尋故相階罪過以克弘與

陞陞注事

卷六

五

階同鄉校爲階使襲執奴窮搜之得克弘所與親故
書乃更他事謂階于階侵盜本府起解錢糧盡捕階
奴之在京者無治法司因奏克弘責蘇陞遷當罷狀
遂革克弘職

六月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朴爲張齊訟寬并劾故
都御史王廷尙書毛惟阿黨徐階比附成獄刑尙書
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絕無事實廷值曲法如芸等官
詔准齊昭雪廷削籍惟阿職○考選庶吉士趙用賢
等三十人送翰林讀書修撰張元忬三人同之○令
官生出身得陞部郎及治中太僕丞等官○給事中

朝價勸視膠萊河。蘇言臣訊分水嶺所鑿渠皆流沙。善則雖有白河一道。涓涓不足灌注。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或謂積水可用爲渠。不知濶濶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或欲引濬河之水。不知濬在高密。西去百二十里。中間高嶺甚多。不必可引。陳家閘以北。雖云近海。通潮皆隔石糜沙。終難鑿治。故元史以爲勞費而無成。請亟罷其事。○尙寶卿劉齊庸疏條五事。○議許吉能通貢。授吉能都督以下官。○順義王執送趙全餘黨十三人來獻。

秋七月己巳。上御殿受房貢行慶賀禮。賞餽及其妻子衆首。

八月吏部議定徵賦。以見年爲正徵。前負爲帶徵。總計分數降級視事。完足之月復官。計俸考職。行取陞遷。

九月禁遼東人毋得越海移居登萊。○朝審諸囚掌吏部商拱以聞。臣辭改命兵部楊博主筆。○大同巡撫劉應箕疏請申明職掌。尙書楊博議曰。總兵以鎮守爲名。是專閫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是監軍之職。應其此論。以自別于將官。不知巡撫亦有旗牌。有

兵儼然以將官自處。乃欲自異可乎。請詳兩地方。罪隨宜參定。臨陣有功。則總兵官叙在巡撫之上。結實事。虛冒錢糧。則罪在總兵。若巡撫濫度失策。亦與同罪。超按參劾。視失事大小爲差。勘官隔別。差役之。○以故侍郎薛瑄從祀孔廟。

不十月議試海運。

十一月陝西貢市事竣。賞房首吉能等。○御史趙鳳龍劾奏大學士殷士儋因太監陳宏賈錄入閣。御史侯鼎復論其始進不正。求退不勇。于是士儋力請告乃許致仕。○復副使徐學謨官。前爲巡按甯晉古隆慶注畧。

卷六

三六

所劾罷。至是汪道昆力言其被誣。故有是命。

十二月宣大總督王崇古陳邊計八事。一修險隘。一練兵馬。一收胡馬。一散逆黨。一積錢糧。一理鹽法。一開屯田。○東虜寇遼東。李成梁禦之于卓山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級。○給事中韓遵自邵河勘工還奏言。運船漂沒之故。始于漕司缺船。併糧太重。一遇水發相繼而敗。又官兵侵冒者多。輒引壞船自解。此則漕臣陳外之罪也。至于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漫坡徑流南。出小河。藉令李驍稍緩築堤。則漕舟漫坡出漫坡。避新漕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

蘇潘生視問沒罪滿大矣有旨李驃外開住

王六年春正月戊午朔○命尚書朱衡治河築徐州

至宿遷長堤三百七十里○御史張克家疏豫教

皇太子引程順生講之言命降級訓外

二月吏部奏請另立廣東舉劾科條有弭盜安民循

良者積者不拘多寡盡登薦劾行取起擬

閏二月虜酋黃台吉掠車夷章固帳房章固者與史

夷雜處向撫之爲外藩撫臣吳允使人詰問黃首還

其所掠請于近邊開贖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種

史夷俾頗老小○丁那上御皇極門視事將登金

隆慶莊事

卷六

五

臺忽眩幾仆高拱方擲班與張居正偕階東上內使

馳宜二臣疾趨至上已下臺立握拱手憤語曰東

官幼小奈何行至皇極門舞東角門入至乾清宮入

寢殿升生猶執拱手不釋從容曰後事詳慮二臣叩

首出傳旨令宿官門外二臣不敢乃宿西闕內臣易

又四日遣內使慰勞還家

三月戊子皇太子出閣講書○南戶尚書曹刑輔

奏管倉主事張振選抗違不職吏部覆言往廣執政

之臣悅人端已故休夫之在庶僚者託爲與援以誼

相辨尋意排陷于是掌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

致恣其褻靡即未必有損者亦以爲初爲風采其外

財運接往往以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陰授以廉訪

之柄凡二司賢否悉出唇吻二司反加畏懼曲意結

納請通行內外諸司凡有屬官抗違上官者俱如例

還例開住上官不行科治者以不職論○戶科曹大

奎劾奏高拱大不忠十事上責大奎妄言調外任

拱疏辭且辭位上慰諭褒美大臣科道連章請留

報允

夏四月高拱自太埜疏出并追恨劉奮庸目爲邪黨

給事中徐夢桂劾奮庸賈援程文疏盛頌高拱開大

隆慶莊事

卷六

五

坐語一一辯析之有旨奮庸請知州太埜滿判官○

高儀兼大學士入閣○簡討沈位遇難寧爲運卒毆

死○給事中劉伯燮爲故尚書胡宗憲訟功詔復其

職

五月海賊李茂破廣東樂會縣○總督王崇古爲俺

茶陳乞四事其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其二

請貢使入京其三請給鐵錫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

布段米豉散所部窮夷仍許不時小市科臣梁開五

等具言不可許兵部會議順義王印如議鑄給貢使

入京必欲賜庭宴宜遣光祿看丞齎賞物就本鎮兵

給其廣源二銅以銅鑄代之。第之賞不可以久。總督審畫一之法。勿新勿濫。從之。○賜俺答順義王鍍金銀印。○巳酉。上疾大漸。召內閣拱辰正儀。至乾清宮。入寢殿東偏室。上已不能言。皇后貴妃擁于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太監馮保以揭帖授拱曰。朕嗣大統六年。得疾不起。東宮幼小。侍之卿等。憐心輔佐。保固皇圖。拱哭奏曰。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方輔佐。不敢愛死。且奏且哭。大慟不止。兩宮亦皆失聲。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明侍卿特上。屬七月丙戌。上尊諡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九月甲午葬昭陵。

朱國禎曰。上淵嘿寬懿。穆然恭已。子仁敬孝慈信之美。無不克兼。而濟之節儉土木禱祀一無所法。信任大臣。階正其始。拱厚其終。海內無潢池之傲。虜廷有便橋之朝。亦千載一時之盛也。

清江注畧卷之七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福建道臣和彪佳參訂

神宗顯皇帝 起壬申六月終庚申七月

一 諱廟号 穆宗長子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萬曆

五十七葬定陵

母孝定皇太后李氏 其城人父后孝端皇后王氏

餘姚人父 妃鄭氏 其城人父后孝端皇后王氏

永年低 妃鄭氏 其城人父后孝端皇后王氏

福王常洵 國瑞王常浩 國漢惠王常潤 國荆桂

王常瀛 國衡

萬曆注畧 卷七

內閣二十人

太師張居正 首輔十

少師張四維 年文忠 潘州人首輔 申時行 吳縣人首輔 趙

志皇 五年文忠 蘭縣人首輔

少傅呂調陽 歸桂人 余有丁 鄭縣人 許國 歙縣人

王錫爵 太倉人首輔 沈一貫 鄭縣人首輔 葉向高

福清人首 輔七年

少保張位 南台人 沈鯉 歸德人 朱廣 潯山人 陸人首

尙馬自強 文憲 同州人 王家屏 大同人 陳于陸 南充人

于慎行 文定 東阿人 李廷機 晉江人 方從哲 德清人首

吳道南 條仁入

上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癸亥生于嘉郡 隆慶二年

三月立爲皇太子

隆慶六年六月甲子 上即位 太監馮保掌司禮

監 丁卯閣臣高拱條條止五事 一御門聽政親答 一

詳覽章奏 一事必面奏 一俱發內閣票擬 一本詞不

稱中 大約禁中官竊權使政歸內閣 中官皆恨拱又

宣言於朝曰 老臣謬膺托孤之任 社稷宗廟事重 遇

有傳中旨 諸司按法覆奏而折衷於老臣 修復古百

官總已以聽冢宰之義 史尙書楊博請推心委任

萬曆注畧 卷七

閣臣今視草擬奏或召至便殿面相質問 務求至當

然後發 則成憲無美 一日內簾傳 旨至閣 拱

曰 旨出何人 上冲年 皆若禮度 吾且逐若輩

矣 已令臺諫程文駿遵等六人劾馮保必欲出之 保

故按其奏 侯閣臣張居正視 陵地歸庚午有旨召

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 拱以爲且逐保也中使

以 旨授成國宣讀之 乃責拱專擅無人臣禮意欲

何爲 吾母子驚懼不安 令即日歸田 拱伏地不能起

居正掖之出 翌日輿輪儀輿車出都 癸酉 上御

平臺召兩臣張居正至座前 曰父皇謂先生忠 先

幸自愛悉心見輔正頓首泣謝言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居正既得國猶然以天下爲已任中外想望平采其爲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帝興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識其意是以蕭臥法官之中朝委乘而不配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平請於上丙子召群臣廷飭之勅曰近歲以來士習澆薄官箴凋缺竊竇隙巧排擠取數編朋黨公事持撓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譭倖便授爲有才愛惡橫生恩仇交錯

精庫注畧

卷七

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酌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懲戒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朕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濯宿垢共襄王道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母依阿澆恣以隨時母啗吝翕皆以亂政任輔弼者母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母作好惡以開羣杜之門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沉溺故習堅守途轍以朝廷爲必不可背以法紀爲必不可干則祖宗憲典明甚朕不敢赦詔下百寮惕然○丁丑大學士高儀疾卒以呂調陽爲大學士

入關○定清還程限每歲十月開倉十一月完先十二月開計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四月抵海

秋七月甲申朔上幸大廟上召輔臣面諭欲於生母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居正不敢遽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官

中內宴慈聖猶不敢同坐久乃並坐云○起譚論

尙書兵部○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報海運抵岸六

幫無失信可與河漕並行○初通漕運于密雲侍郎

劉應節言密雲一城環控白潮二水白水徒流西城

下去潮不二百武遠潮入白合爲一派水深漕便潮

精庫注畧

卷七

四

船可直達密雲移通倉五萬于密雲扣雲折色三萬五千兩存儲太倉給京軍月糧則通倉無腐粟密雲免商苦○御史陳堂修奏處置廣寇事宜曰昔裴度有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業已討之兩河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今如林道乾等解散其黨還故籍示以大信李茂則聲其罪惡奮擊以收成功如此則撫可爲恩勦可爲威羣盜庶幾格心八月乙卯封慈聖父李偉武清伯○丁巳加張居正左柱國○辛未初御文華殿講書輔臣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每日講讀畢進緩閣少憩回

登車以出。乙卯。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出詣左室。觀先聖先師召閣臣入。列舉以問。至文王。稱事親。安視膳。至周公孔子。問何以旁列。閣臣對曰。二聖皆人臣。已開臣同講官。隨至穿殿門乃退。○靈藏寶蓋。王差使貢方物馬匹。○廣西盜破懷遠。殺知縣馮希武。○兵科李已請禁錫永傳陞溫官。

九月甲午。山陵禮成。丁未奉。君皇帝孝懿莊皇后主。肅太廟祫。章皇帝神主。○順義王衛。答貢馬二百五十匹。

十月。御史胡津請於放官人以光聖德。中有唐高則。萬曆注畧。卷七。

天等語。上怒斥為民。○乙巳。慈慶小室火。○茶城河淤。修建境山間。并護房村堤岸。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有客星見於閭道。上驚懼夜露。禱於丹陛。○加陞俺答兒子永邵卜大成為都督。○陝西巡按蕭廌改勸牧地。言七苑共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二頃。除見養馬八千七百七十四。扣地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一頃。餘地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一頃。歲徵銀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兩。專備軍餉。糧馬仍舊。販諸草生。不可任其倒失。徵銀易買。及罷監苑官。○邸中。王體便請查近畿事。九歲歲徵銀。解戶節慎庫。正官。

既不能獨以與民。又不得用之在官。徒充吏胥之業。殊非注。

十一月。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遣親騎逮至京。廷鞫之。貸貳銅之南京。○廣東大水。○四川撫臣劉斯漢奏。薦司直任瀚。清心者。述創述城府。○兵部奏。北虜三鎮貢市事竣。糧餉無飛輓之繁。士馬免鋒敵之苦。華克欣戴。中外大安。○土蠻寇遼。陽總兵李成梁大發伏兵。襲破之。

十二月。輔臣若正進帝鑑圖說。疏畧曰。德惟治。否德亂。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前史所載。興亡治亂之迹。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民。親賢遠佞。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虛民。親小人。遠賢臣。殷鑒忘教。即亂。譬佩蘭之必馨。飲鴆之必殺。取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得失之教。昭然矣。謹自堯舜以來。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惡為陰為凶。故用六。每一事各用一圖。為之直解。以取古人為鑑之義。

上嘉納之。○大學士若正以。先帝服制未週。小祥節間。請宮中勿設宴。并免元宵燈火。上報曰。聖母降臨。每齋素茹。食。或過節。小坐。但增果品。一桌。

亦不用樂。居正曰：如此不但見陛下追思之孝，且節儉自是美德。上納之。尋諭光祿寺節閒免辦，凡省七百餘金。○訓導侯貴疏學政六事，一從祀論。華成子有子曾子之門人子張，不及有若，進子張而生有若干燕，非是。載聖劉向王弼賈逵何休王肅荀況何晏馬融杜預楊雄吳澄釋經功不可沒。又文字自蒼頡始，制嗣以史籀程邈李斯蔡邕李陽水乃大備。宜立一祠以隆祀，併祀造紙之倫，製筆之估。一教條，教官徒取充位，書院講學有類談禪，以六經爲糟粕，調不立文字，直可超悟聖賢，以佛之似亂孔子之真。

清曆注畧

卷七

九

不可。○宣府巡撫吳允營邊垣，自四海治抵西陽河，又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訖黑漢嶺，繇是胡漢畫然。又諸陵後薄，歲煩徒軍護陵，而其境東北皆挺出塞外，勢懸多僻，允乃繇龍門所至清胡堡，橫絕廣地三百里，建壘聯絡，遷降虜史車二落屯之。諸帥皆列萬曆元年正月壬午朔，○府江蠻作亂，布政使楊成於昭平馬江之界立一新縣，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東則水澁，西則仙廻，仍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遂相應制。且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御史李順請祀布衣胡居仁于孔廡。○侍郎萬恭追

清曆注畧

卷八

彼方惘疑，我輕騎直往，使無我虞。二也。虜常輕我，今親蹈虎穴，彼將震駭失魄。三也。俺酋在遠，營中小酋不虞我來，請命則無及，擅動非虜法，正其智勇俱失之時，不足畏也。崇古愧服。○朵顏操蠻以妹妻黃白吉，扶賞寇邊，敕二將剿師問計于允。允曰：上策討之中策懲之上策宜用而示之不用，加賞以誘之，使其弛備而後兵之可以大創。中策宜不用而示之用，剿門大出師聲討，宣雲料軍合擊，微示意黃首俾得縛罪人自贖，薊帥以聞。居正謂宜從中策，遂縛阿都赤十七人戮于古北口。○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萬軍多積，通允請赦，適復額，給流入牛種。三四年間，粟價賤于中土。○允營造將軍砲百，滅虜砲千，三眼銃萬，製双輪小車，挽以十人，駕二馬，隨營遠徙，砲發而車完，又模砲以乾土代木，氣完而不震，砲舉如連珠，虜皆噤指。○萬曆元年正月壬午朔，○府江蠻作亂，布政使楊成於昭平馬江之界立一新縣，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東則水澁，西則仙廻，仍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遂相應制。且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御史李順請祀布衣胡居仁于孔廡。○侍郎萬恭追

理故尙書宋禮河功○戶科馬勝南請命備臣職本
朝成事做帝鑑圖說進覽○特授德平伯李錦子錦
都督同知不爲例○淮安南莫茂洽爲都統使
二月癸丑 上御經筵端拱傾聽音吐清亮儀度雍
容諸臣稱嘆○兵部書誥給陪祀咳嗽爲御史景
等所糾欲劾去之 上曰咳嗽小事何至去一大臣
罰俸留用○嶺東賊平惠州有馬口等寨叢山深
賊窟聚其中督撫殷正茂擊之俘斬藍一清等萬二
千有奇先是賴元爵藍一清盤牙四十八巢延袤八
百餘里晝夜以殺人爲戲樂或剖孕婦或溺嬰兒使

萬曆生事

卷七

上

母然火烹子使子立襲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至
末所屠殺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黨曾廷鳳等已連
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降皆詐也正茂決意討
之召諸軍大會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參議顧養謙吳
一介陳聖爲監軍分三道入自壬申冬至春大戰數
十諸將佐暨丞尉及諸生之有武畧者各效命直前
悉得搜捕山岩溪洞無一得脫者嶺南北郡縣始
軍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胡震陳璘等逐群賊皆
良賈林道乾於海崖盡擒其巢○有男子章龍假
內使直入乾清宮爲內官所獲送嚴候稱姓名王

因司禮欲借之詞以陷高拱太監張憲不可乃止決
龍

三月江西撫按福故尙書王學夔絕跡公府九泰尚
德詔遣行人存問○浙江巡撫徐斌請定王守仁從
祀孔廟科臣趙思誠參論守仁非聖毀朱權誅姦貪
宜淫待女妻發其機擒定寧賊敗取金寶不可謂有
道御史石價論守仁始與宸濠交厚繼因伍文定以
成功科臣趙參譽疏辯守仁真儒正學詔是之○
御史謝廷傑請崇祀金華故元時四儒何基王柏金
誠祥許謙及近故尙書章懋于正學祠

萬曆生事

卷八

上

夏四月增餉銀敵臺二百座○增兵進勦廣西懷遠
縣賊○甲戌兩廣設正茂捷至
五月制兩殿中書官階至五品而止
六月科臣賈三近言海運漂溺之患遂罷海運○旋
江西烈婦七人永豐羅氏等不受賊污永新曾周氏
等以不肯改嫁死
秋七月張居正以終核不實爲言請令天下吏民
上封事下四方郡國者諸曹皆置貳籍與爲期約而
月令科臣按之所在撫按行詔不以時奏報或已奏
言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詔下所司責令封狀

○總兵李成梁鎮遼東等六堡其地界在果陳縣
元堂去數陽二百里巡撫張學顏核視數十首環
顧寶子所在易置布學顏疏請鑿市自是開原而南
撫順清河發陽寬奠並有市諸表亦利互易屬海西
者王台制之屬是州者元堂制之頗連約束○詔記
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及元儒吳澄于鄉

八月禮科石應岳稱奏布衣陳真履理學○旌表麻
城烈女熊仙大○旌表遼東故軍師陳家一門忠節
凡陣亡男女十四人○江西巡按熱儒請師建文遺
忠練子寧諸人允之

九月吏尚書楊南工尚書張瀚代廷推尊守禮
朱衡及瀚上問居正寫近衰用瀚何如居正曰瀚
文學政事兼長出其不意按之疎遠之中甚當上
遂用之

冬十月輔臣講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國寶惟賢
珠玉何益因述中官奸裝飾厭每事抑之居正頓首
稱善又言泰始皇銷兵本擬何嘗不殺人居正曰一
二戌卒便能亡天下所以可畏惟民上曰然○贈
朱希忠王爵科臣劉不忠等諫阻不聽
十二月大同巡撫劉應基被勒聽勸違例奏辨特詔

革職○初黃台吉妻五蘭比妓生扯力克無寵又妻
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台吉復棄之盡奪其驕就室
于梁顏諸子失兵快快宣撫吳兌計所以破弱之值
扯力克求賞兌故抑以激之曰吾取爾父騎歸爾爾
能忠報乎扯力克曰能兌曰爾父惟革布腹心耳大
成與爾父有隙吾今合爾力足抗也扯力克兄弟果
殺革布黃酋志甚不敢詰勢稍衰吳兌又遣將邀把
都兒飲而醺之其子青把都怒擁兵至塞要求十三
事兌召之前開譽禍福言甫畢千砲並震虜馬皆驚
乃號泣乞貢而去白黃酋弱把都兒死虜王款益堅

允始定虜王貢儀虜使入過參遊于途避馬下立言
事則跪置夷館以五卒夾一虜局焉每市虜酋止體
外良者予直七兩有盜焉者令守卒持白梃伏伺
痛棒之哈不慎部人盜馬獲其三人哈酋掠七人以
去兌告諸部將發兵討之諸部俱追還所掠謝罪
甲辰二年正月朔日食○北虜三貢禮成加王崇
古少保○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特習
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皇上睿明日闡
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釋則其融會悟入必有
出於舊聞之外者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

本進呈○西南夷都蠻有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蠻人屯聚其中出沒爲寇隆慶初蜀守臣上告朝議命曾省吾往討之○蠻有偉畧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威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有以聞事論總兵劉顯者居正曰師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聞事逮治之於是顯以平蠻自效凡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斬首一萬二千餘級

二月鴻臚寺科劾失朝官文臣趙志舉等六十二員武臣朱國等二百七十二員各罰俸○盜劫豐城縣庫○粵將張元勳聞將胡守仁合兵擊通賊林鳳於

朔洲大破之○周亮工宋國

三月賜進士孫繼皋等○上命吏部引天下廉能

官員赴會極門面加獎賞

夏四月聖諭責成提學官近來造士徇情姑息借

舉士口以致冒尚浮薄學行空虛投之以政全無實

效殊失朝廷育材待用之意今後有不職者該科奉

奏○科臣張楚城請行久任上曰久任本係長法

近來華要衙門陞轉太驟獨責守令勢自難行須漸

復祖宗舊規遵守

五月賜居正父母銀幣○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鳥

連輔臣以獻上甚悅中使西司保使謂輔臣曰主

上冲年不可以異物辱其玩好又一中使語講官于

慎行曰白燕相公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

雉耶上尋以白燕送幽○爲保奏門禁內官費用

擅署二小廝內宿下法司問○召王崇古於邊入修

理京營戎政○時俺答既訖吉能亦修貢受約束困

貢爲市中國以梭布皮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

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

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壅治如內地所省糧

儲歲數十萬石○起復方達時於家代崇古督邊

高曆注畧

六月限舉人三科不第卽授職

秋七月昭陵地陷尺寸詔經管官悉行罰治○禮

部奏請澄汰各處鄉賢名宦祠

八月淮徐海濱河溢

九月鹽礦盜起於釣湖間

冬十月太監馮保奏革惜薪司濫費每年應供柴二

千二十八萬五千斤炭五百九十三萬一百九十五

斤○上書弼子一人永保天命人字賜居正居正因

奏帝王之學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小藝漢成

能度曲梁元隋煬宋徽皆能文章無救于亂皇

聖聰日嗣宜及時講求治理若字通鍾王亦有何益
上頓之止從容問居正元夕煮山烟火祖制乎
居正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當時多有諫者陸慶
時方歲供耳上曰煮山聚燈爲棚耳懸燈殿上已
自足觀安用此居正曰明歲大婚及出閣燈旂多事
宜加意轉飾以待用上曰朕極知民窮如先生言
命元夕罷烟火煮山○浙江巡按田樂奏稱先年遭
戍慮隴各街葛乾相等三百七十餘戶係方孝儒姻
黨乞行豁免不允

十一月遼東告捷初東虜屢次入犯逆首王景主誘

傳注居

卷七

十七

殺我裨將裴承祖總兵李成梁提兵問罪直搗紅力
寨斬首一千一百○張居正查奏內閣兩房官曠廢
不到者十八員各罰俸

十二月南京內使醢酒庫科臣王願勅守備太監李

慶嚴加懲治科臣趙參舉論之語過激命誦典史○

閣臣張居正進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

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職官名用浮帖以

便更換上命張設文華殿後

閏十二月遼王國除○罷差清軍御史○止御殿繕

讀從容與輔臣講建文皇帝事曰建文當辭果逃遼

第居正對曰先朝故老傳言建文當增難師入城即
削髮披緇走出雲遊四方人無知者至正統間忽于
雲南鄧壁上題詩有御史覺其異召而問之老僧坐
地不跪曰吾欲歸骨故園乃知爲建文也御史以詩
進解召與高僧之良是時年七八十矣上命誦其
詩億然興懷命書進覽居正因奏聖祖皇陵碑未
次日○上御殿讀居正曰朕讀碑文數遍不勝感痛
居正因奏聖祖備嘗艱苦既登大寶衣漸濯之衣
三十餘年勤儉如一日將逝之先猶下令課農桑里
老至京皆召見問民疾苦皇上今以聖祖之志

爲心乃能永保洪業

上曰朕敢不勉行○上傳聖

母意欲停刑曰聖母奉佛故不忍耳居正奏曰佛氏

所稱地獄刀山劍樹剝燒春磨其慘更甚于行刑

上大笑諭止勿停

乙三年正月庚子朔南科臣余懋學疏陳五事有存
傳大一款居正怒其爲受賄官遊說請旨削籍○錄

武臣藥肩與并論兩京文武官遵守典制○編修國

位請申飭史職一議分督責成日講官日輪一員專

記注起居並錄聖諭選年深文學史官分六曹在

館供事一議史官侍直凡嘗朝御皇極門即該日記

汪起居班於各科給事之上。二議纂輯章奏各衙門奏疏該科奉有旨意即全抄一通送察史館一議紀錄體例所貴詳核不尚文詞事繁期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一議開館局東西十館密選朝堂紀述爲便今史官分直其中○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工尙書郭寶擬折銀二萬兩上嫌其薄閣臣張居正曰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載之以義貧戚之家不患不富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思非所以厚之也上乃止

二月倭寇廣東總兵張元勳破之於電白○輔臣張

老上

上

居正奏言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教近來提學官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則務爲虛談賢與貴法養交公關待門明招請托祖宗專官造士之意嚴以論失至於教官潦倒窮途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老濟貧之地冗濫甚矣請勅吏部凡所在提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所至與廉舉孝謹察學官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尙實一國家以經術作人所習經書講求義理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辦書院聚徒空談閑誦託之路一士子立身大節全在行誼若敗倫傷化過惡彰著者文苑雖優即行

聖訓設立臥碑禁諸生言利病其有出入衙門者事與若料聚扛幫肆行無禮者爲首問遣二說書以傳註爲宗文以典正爲尚四書五經性理綱鑑歷代奏議文章正宗大學衍義及當代諸律訓習講解適於世用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一歲考禮要嚴閱荒疎庸老不堪作養者即行斥退歷六年以上增十人以上充吏童生三場通者始收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既居正論邊事曰昨遼東巡撫張學辦無補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臣即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今據薊鎮總兵戚繼光揭稱諸酋已

散及臣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臣因此反切愛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今無端聽一誑傳之言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與風聲鶴唳何異萬一倭官以虛聲恐我使我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是在彼反得多方以誤之之術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之戒失事必歸於此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寂無一語謂足以了本兵之事尤不可不謹戒之也○湖南流賊蔓延寧州一路巡撫楊威設計平之先移兵

卷七

三

巡使於寧州以聯絡兩省請劃安遠縣地另設一縣於馬蹄崗以鎮山蠻 上賜縣名曰長寧

五月 諭兵部邊臣奏報紛紛不過爲將來逃責之地朝廷重臣原許以便宜行事功罪賞罰公論甚明巡按御史毋得苛求細事使人不得展布又論所請房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正是借聽傳聞將來何以待敵今後鎮巡官平居日夕備戒要在道諳的標有警却宜慎重不許治製舊套未至而虛張賊勢違而虛稱新獲妄爾邀功國法不宥本兵居中調度動令機宜不得信邊臣報言致華舉措又諭戶部天災流

月曆注事

卷之五

行國家代有地方官肯實心經理豈至束手無措近來淮揚無歲不報災朕心惻然查兩府被災有司會結害民及衰病無爲者即便奏斥各撫按督率有司修舉實政不許但談之氣數亦不許謂朝廷諱言災

異應敵小民疾苦不以上聞○有釋陸炳子孫

六月議開加河從傳希攀奏也論漕糧開免遲誤責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曠職偵事拿來重處督河官着久任○兵部覆科臣楊言疏清查驛遞非奉公差不得借行勒令

秋八月丙子張四維爲大學士

九万山東巡撫李世達奏薦州縣佐貳官楊果趙然等詔有才堪治民者即陞知縣撫按選才保舉照之○科臣蕭崇業奏驛遞禁限非便詔切責罰俸

十月庚御史出差日期

十一月張居正進郊禮圖曰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大事合祭者多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復有孟春祈穀李秋大享歲凡四郊 世宗中世竟不親行在當時已窒礙難行矣仍遵 高皇帝之定制歲惟一舉合祀之禮

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東夷王台執送

逆酋王果父子至境上 詔釋果加台龍虎將軍○御史傳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譴居正

上震怒下吏問謫戍極邊

十二月工科徐貞明請修西北水利停東南軍勾謂都城之外畿輔諸邑或支河所經或澗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目今桑麻之區半爲沮洳以上流諸水泄於一灣欲其不汎而壅不能也誠於上流疏渠引之成田以涇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定之數下者留以潯水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矣乎○

地皆菑章土膏膏腴招撫南人築塘捍水皆可成田不煩轉漕而自足者擇荒撫棄地而經畧其端則不棄者羣起效力矣擇費省功易者經畧其端則難成者以漸就緒矣軍丁遣戍軍裝出於戶丁每軍不下百金軍不久安賂衛官以私回勾補無用軍伍日虛非計之得也仍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以資召募歲可免清勾軍戶無遠戍之苦軍丁無逃亡之慮存恤月糧又可裁章不惟民困獲甦而軍政坐見有賴矣貞明復著潞水客談一編專言西北水利大畧謂中人治生必有附居膏腴之田國家全盛之勢獨待

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既興則田疇之開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一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豈可嘗恃哉水利興則早潦有備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數石而致一石西北有一石之人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其利三也禹之導河也以溝洫今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而會於河河流安得不悍悍則遷徙無常勢所必至若疏為溝洫引納支流霖潦不汎於諸川河流漸殺其利四也西北之流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而田畔植榆柳粟粟可以設伏難敵其利

五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為亂水利興則農者磨其田里游民有所歸其利六也西北之民推重繇之苦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繇可輕其利七也屯田之有隱占以成熟也既熟矣何必歸官始為國家利哉惟自其荒蕪不治者召募墾之新屯固種種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者何限募之為長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其利八也塞上之卒吐著者少若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不煩召募勾補其利九也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各授田而安居為長子孫之計其利十也倣漢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為萬夫之長而千夫百夫亦如之俟其田入既饒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得世其官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使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樂從也今之武弁孱弱僅存者種種矣能以萬夫耕其材識智力已出於萬人以上使之部耕夫以為勝卒心附而力倍其與剝贏卒自肥固天壤懸也

丙四年正月 朔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謂居正曰應禎以三不足之說誣朕于廷杖先生何不肯居正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或有餘辜但朝廷

待言官當存體面。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不
要避怨。居正曰臣受。皇上厚恩。指陳難報。何敢避
怨。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上曰
疏中言應顧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觀之。有母無
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解一二語。上乃霽顏。○御
史劉臺劾奏居正專擅威福。引用張四維。爰論爲植
黨。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危地也。言者
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吳順悅下
罪。則負國。竭公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議。伏地不肯
起。上爲下御座手掖之。上亦怒甚。詔下臺獄。

新解注舉

卷七

三

廷杖之百。遠成之。居正復具疏爲解。免杖。奉職還里。
○閣臣奏設起居之職。御門早朝。史官立於螭頭
之下。駕出則扈從。上一日還宮。偶有戲言。自矢
曰。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繼光初任薊門。即
以築垣爲事。戍士晝地受工。跨牆爲臺。臺高五丈。周
二十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器械餼糧具備。房至
則當陴以守。先築千二百座。以薊人木強不受律。乃
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於郊外。自朝兩甚。至於日中。
軍容益壯。人不極足。薊人大駭。始肅軍令。親巡工塹。

不旬月成事。費十萬足。當百萬。緬南兵戍之。立車營。
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紂爲方陣。中置步騎一旅。
遇虜則車上火礮悉發。數百步外先薄之。稍近則去。
兵出轅下排擊虜馬。虜却而乘勝乃出騎兵。三者互
用。有發則南兵當先鋒。騎兵策應。戍守轉輸。無不以
律比士。蠻人寇。居正始繼光書曰。賊不得入。即爲五
功。薊門無事。公之事已畢。援遠非所急也。惟是公經
管薊事十年。乃今一官卑于僕。配而擊之。賊萬全有
功。又貽方違時。書曰。遠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
前四十年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多。誰

多。後居正又答鄧光先書曰。猶以辟鼠爲上。薊鎮勢
近陵寢。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此地以賊不入爲功。
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不輕身出塞浪追。則
無喪敗矣。殺抄事中。土不免兇。屬夷爲盜乎。

王衡湯泉記遊曰。有老卒侍酒間。以塞上事對。絕
提。流涕爲言。戚將軍實罰嚴。得士奴力。其所規畫。
無論成堞樓櫓。即小小臺館。要於不可易。因積於
山。因力於土。無後費。而其大指則恐士卒驕惰。難
用。故欲練磨之於斧新。奮擗之間。蓋彼時將帥得
以其意爲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鑒鼓。重

軍典所以游觀寓閱數十年來文武吏各私肥其家而邊事如傳舍矣

三月 上出官扇三十柄命議官六人題詩各書四柄六人者申時行何洛文陳經邦許國王家屏張位也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賜居正四駿者成祖用兵所乘也居正爲題詠奏之 上悅賜金已又得 成祖賜虞手卷一幅賜居正居正藏之內閣中一時公卿皆有題詠仍有一卷長數丈鋪於家華後殿僅乃竟卷

四月 諭吏部司官不許任情去來有托故告假者

參治○撫臣龐尙鵬上甘肅屯田事宜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輔臣進 皇祖御書 聖諭凡二百四十有二○魚臺隨府爲僉事罷官里居橫其奪其業師產致之獄其師遣子上書 上震怒謂輔臣曰人之爲惡至辱其所業師當置之太辟輔臣張四維曰此怨家之言耳告許之門不可開也 上遂止隨府蓋四維門人

六月申嚴吏治四方實政居正貽保定巡撫孫丕揚書曰近來吏治頗爲清肅惟司牧者計日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非所

急也刑事舉則有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矣

七月宣府撫臣王遵奏清理屯田事宜今各邊有自墾田應永樂二年例永不起科○詔曰朕奉天子民思得良有司加意牧養有奉虛文事體調利下奉上者考語雖優必註下等又聞催徵併急致有流離失所者朕甚憫之除現年應納不免外以前拖欠分別久近多少具奏蠲免五年清糧改折十分之三時際正當國諸費節省太倉粟足支八年居正請今歲民租改折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今民以其價納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司禮馮保之姪邢寧使酒凌市人居正屬保戒飭之保杖其姪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申嚴有司官擅離職守假公趨謁之禁

八月壬戌 上幸太學○有旨批謝陽舉疏近來撫按每於地方失事即議增官議更調不知從前所幹何事司道官更置一番不過虛文了事推諉當奉何有愆前慮後之實○議革縣學以抑冒濫其行止無碍者附府學肄業

十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取帑金及遷

去任又推吏卒金。上持疏示輔臣曰：此人與丞某異。居正曰：方今法紀粗張，貪風未止。若輩太平須臾官不要錢。上曰：此人乃進士，何無耻如此？居正曰：惟自恃進士，故敢放肆。皇上用人，惟當攷其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僚，亦當顯擢。貪贓壞法，卽高第貴遊亦當重處。上曰：善。居正九年考滿，進太傅、文伯俸。居正三疏辭免。上嘗賜輔臣居正宅，保衡四大字，調陽同心夾輔。六卿正已，率屬講官六人，責難陳善。張位於樞，行補入講。上願居正日新講官，未有賜字，卽大書賜之。○

近來用人偏重進士一科，以致舉人衰老，不肯流遷。今後但遵祖制，惟才是用。其年力衰邁者，卽逢拔官毋得一際濫除。○延寧年肅功陞石茂華兵尚書。丁丑五年正月，已丑朔，御史邵陞言：鳳陽土廣人稀，宜爲勞米安宅之計。○戶科光懋言：賦役之法，以賦屬之田，以役屬之人。夏稅秋糧，因其地爲等，則有三壤咸則之宜。至銀差則顧役之遺也，力差則力役之遺也。論戶丁而籍之謂之均徭，籍籍定役，無與於田。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貧富，一例難派。甚將銀力二差與戶口鹽鈔并之於地，而丁力反不與焉。商賈

卒逐末之利，農民喪樂生之心，於民甚不便。○二月，復龍虎山提點張國祥真人之號，還其金印。○三月，賜進士沈懋學等時居正子嗣修名在二甲第一。上啓姓名，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日以報先帝功也。○御史郭思極言：江南運道梗塞，請開練湖，潞水關，孟漬以通舟楫。奏牛呂城二閘，以待運。○輪辛給自郎官至尙書，終始兵事三十年，計首功一萬一千五百。○漕運總督吳桂芳條上屯田六議。○四月，順義王建寺西海，以名請，賜名仰華。○劉應節尙書刑部。○吳兌總督宣大。○遼東揭巢功，賞楊光

李成梁銀幣。五月，詔修慈慶慈寧宮。張居正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聖母萬壽，不宜時詘舉廢。上卽命停工。○上在講筵，諸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字。居正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說者謂居正有參乘之萌而不自覺也。○司禮馮保被擢中貴，毋與朝事。毋輕銜命出使，卽出使，備極畢事，幸免譴罰。餘是內侍皆怨。上初卽位，或陳與小內侍戲，見馮保至，卽正襟危坐。小內侍侍上戲者，保嘗陰罪之，故宮中皆懼保。卽上有所責焉。

非出保口毋敢行者。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稍短保於上。上以太后故不發然心恨之。御史陳王瑞請易試院者舍以本。萬曆末年又改。○張居正請建功不得叙及輔臣。○土蠻犯。大雨遲去。

六月倭犯山浪岡。定海軍將擊之斬首七十三。○嶺南督撫梁雲翼部署師三十萬征羅旁克木。○山礮礮洞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置縣治之。○劉美諱為總督居正貽之書曰往大征之舉。擒斬萬不謂無功。但此中狠害甚於霍。霍而狠。狠而狠。所

其附注事

卷七

三

者皆獲也。兵既退。復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屋。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或有司容納。彼又囑其從。倡籍其故巢。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為亂者。蓋狠賊非強賊也。至於浙。浙之兵皆無籍之徒。征勦有齒。獲之利。賊又弱而易攻。非若南。南倭北虜。以血戰得者。官兵無不樂於用兵。無不利於人之為盜。甚者身自為賊矣。除賊救民。惟公審圖之。○輔臣張居正請。

大婚吉期時。上年十六矣。七月御史林應訓奏三吳水利請潘。吳。淞。江。八月。世廟實錄成。張居正辭免恩養。

閏八月。徐州河決。御邵。清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為河所逼。使而南。高郵。寶應。湖。堤。大壞。○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繼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勦。僞。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熾。計。擒。元。擒。處。殘。僞。亂。定。詔。戮。守。廉。傳。首。地。方。應。龍。奉。職。為。民。○。上。奉。太。后。慈。旨。論。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諫。曰。明。皇。奉。若。天。道。刑。賞。予。奉。皆。奉。天。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行。五。○。裁。復。秀。不。除。嘉。禾。不。茂。冤。情。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成。害。者。

附注事

卷二

三

含冤於幽冥之中。不為之一洩。則怨氣不散。或蒸為妖。疹。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忍於無辜之良善。其用仁亦舛矣。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貽害牢獄。而人不知。何如懲奸而伸法乎。上乃止。勿免。○定貢市。效勞三年總叙。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既有三年考滿。貢市加賜。亦屬冒濫。不得重叙。○俺答投書甘肅撫臣。乞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為。命。不。得。藉。權。於。虜。請。給。供。佛。茶。百。數。寬。以。示。恩。○。上。手。書。洪。範。一。篇。潛。玩。張。居。正。指。字。句。仰。叩。上。一。一。丁。徹。應。言。如。響。

九月吳百朋尚書刑部○輔臣張居正喪父居正乞
恩守制不允居正在政閣吏韓章奏請賜祭服撤
賁就喪次問某事某人張先生云何

十月朔望星見斗牛間占爲大臣災○御史曾士楚
吏科陳三讓各上疏請留居正居正請在官守制以
素服入閣辦事都御史陳瓚乞休瓚已久病貽書
自強云師相事宗伯宜倡疏留勿遺我名自強嘆曰
此老不起矣心先歎也編修吳中行上疏曰國家令
甲丁憂守制雖庸入小吏詭喪有律奪情者非無
之法也臣之進也元輔有師弟之分焉苟有一得之
言

愚而以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非事師
無臣之義也與其記述於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並
陳於今日求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簡討趙用賢
上疏曰喪必三年周孔以來未之有改先朝楊漣李
賢亦嘗起復然亦同籍舉官奪情未有不出都門
請之起復者也國家設有臺堦所以爲紀法之司非
阿意順旨之爲也輔臣之留皇上有成命矣經用
贊詞哉幸輔臣名行不至大謬耳脫異日有不肖
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
刑部郎文穆沈思孝合疏論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去

怒禮尚書馬自強曲爲辭居正愈怒翌日詔廷杖
思孝各八十請戍用賢中行杖六十爲編氓進士
允錄入左掖門稅諸臣廷杖宛轉血肉中退而憤
止疏大畧言居正自謂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
傳停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并摘居正不便之
四事且言士楚身展才機心同犬羊至斥輔臣則
常正人心服疏上復廷杖之請戍都勻御史宋濤
疏救五臣章爲民○兩廣督羨雲翼以九絲程類
悍改武緣一縣屬思恩彈壓之梧州地方遼闊將
道發駐營林慶遠西德勝鎮逼近响賊核府同知

河池○王國光尚書吏部
十一月南院都御史張奇請凡元輔奔喪命自陳
外○軍國生員吳仕期擬上書居正勸其奔喪據江
初橫令同知龍宗武捕之獄死○陳外左都御史
十二月李切茲爲工尚書切茲爲居正親修浚
學貽之書勸沮奪情切茲答云不奔喪是聖賢之道
直捷揖遜征誅宋頭巾不足道也○陞德二倉歲
粟未久致紅腐議支放軍米出陳易新○吳桂芳
書總漕
萬六年正月朔○上始親禮官講學大婚詔以貴

張居正充納米問名使。庚子通。皇后王氏。○恭寧衛首速把孩兒盜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出塞捕獲首虜。是月成梁直搗勞山。去邊二百餘里。斬阿丑哈等四百三十五級。○上方行嘉禮。遣東宮撫張學顏大捷奏至。叙錄有加。給事中李泂疏謂。正不服吉。不可以滑禮而服吉。非居正所以自處。養更其使。不報。○聖母慈諭。皇帝大婚禮成。表當還本宮。不得如前看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學。動政令特申諭。交與先生。務要朝夕納諫。以輔其德。用於先帝付託重義。翌日。聖母移宮。賜元輔五十兩。次

卷七

三十五

輔四十兩。講官二十兩。正字十兩。

二月諭吏部。邇來官富民貧。屢旨懲貪。飭吏撫接通不奉行。前官論劾。賄私滿紙。接管提勘。止得一二輕賍抵罪。奉旨駁回。便說朝廷用法太嚴。如此上澤何田下究。今後嚴察奸貪實跡。即便奏拿。問追賍治罪。但不許輕聽刁說。報復仇怨。○吏部薦舉熟知河務。官章時鸞。張純。張魯。劉順之。各破格超用。

三月大婚禮成。上。兩宮聖母徽號。○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向書馬。自強侍郎申時行為大學士。○居正辭。上於文華殿。上撫諭再四。太后亦慰

諭有加。遣司禮張宏供張郊外以饒。百官皆班於邊所。經錄有司。傳厨傳治道路。初時參用南禮。既而千兵萬騎。前後部鼓吹。繒繡一新。○湖廣巡撫陳瑞。居正所取士也。諸居正家。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加絰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又伏哭前致詞。尋待居正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起揖。問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陳瑞耳。見者拊口。○居正所經蹂躪。藩臬守巡。持廷恭禮。無不長跪者。真定守無錫錢普。創為表典。以媚居正。前軒後宸。二童子侍。揮篋柱香。用辛三十二人昇之。又能為吳縣

卷七

三十六

居正食而井之。既畢。葬守巡。請居正閱。徐居正欣然改服。上所賜服。以御禮成大出金幣勞賞。○刑部主事管志道。上封事。畧言。太祖既革丞相。而以事權屬之九卿。每日群臣奏事。即於御前同決。可否。宣德中。始令臺揚景首。猶命臣同議處分。正統初。英宗年冲。三楊因劍權宜。每朝止言事八件。同臣處分。自上傳而行之。自此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面議矣。臣愚以為早午二朝之制。不可不復也。凡有大政該議者。先具事錄。送御。次日早朝。公同面議。至於內外章奏。預令輔臣票旨以進。而出與九卿同決。

裁定而大臣之恩怨消矣洪熙宣德之世論政猶難
卽延儒臣討論經史從容辨問此誠用其實者以
初唐事楊守陳進講學聰政疏謂擇端介博雅之儒
侍班進講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
官題奏日輪閣臣一員講臣二員使居前右兩
下閒居文華殿之時多則心清理明又嘉靖間唐
霍輜勸世宗召召戶部問歲計入出次召吏部
文職兵部問軍職禮部問宗藩內臣工部各監局
費物料各以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則轉
之心自不能已國初以三途類選給事御史多陞

卷七

事待之若不甚重而顧多致言之士厥後漸重其
敢言多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言官而重言故
人爭保其官也馮堅
舊於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也馮堅
典史也條陳而太祖嘉納潘叔正州同也建言而
成祖採用豈獨科道重哉國初用人不拘資格
宣德中初設巡撫而郎中趙倫長史周忱御史于謙
同推爲侍郎蓋蘇擇人不擇官也文官自正統後漸
設者量行裁減而母折廢僚之俸武職從靖難後
變者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材天下不以官之
必爲向背而以品之高下爲重輕則庶其復舊矣

者天子巡狩令市司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按臣
行體貌嚴重叩若帝閣過下者投文放告而已卽
中牟三異其能知平洪武中勅令布按府州縣通
清所屬今巡按攬諸司之權百凡刑名俱令申詳
奉巡歷所至分巡分守必隨之推官不得理本府
刑事於否應撫按矣撫按會同舉劾非不委司道互
察而一人開賢否餘官轉展雷同至於訪拿兇惡
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吏刑廳積年黠吏
縣佐投刺調之國初昇巡按以糾察之權處其秩
卑今典三司官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今致雨司
服而謂知府屈膝而奉宣憲綱之舊哉○時遠東續

卷七

奏大捷上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
夏四月遣官權取張居正還朝居正疏以母老不能
冒暑請候秋涼上道於是部院科道官各上章請
居正上遣錦衣崔汝敬往迎之而今中貴侍其母
以秋日取水路上居正過襄陽襄王出候邀宴具主
賓禮過南陽唐王亦如之
六月乙未居正至自家抵郊外詔遣中官何進宴
勞次日見於平臺上慰勞懇篤且詢以疏路所見
廣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款語良久乃于休沐

日而後入閣

秋七月少傳呂調陽致仕初居正給假葬父本省官皆會惟御史趙應元不至掌院陳外奉罷應元戶部郎王用汲劾外阿附補臣許吉鑄秩爲民

九月旌表義民處守益潯州人六世同居家東二百口以牛益爲長每日輪婦女五人掌厨男子會食婦室女子會食於室朔望拜其長照家規行禮斗粟尺布人無敢私御史崔廷試奏請旌之○吳允總督宣大俺酋將西調番僧寄幣于兒留旗箭表信而去諱語甚卑兒與約使饒賀蘭山肯以行而使使紀綱之

禁母近遺

十月旌宜陽烈婦王氏輝縣烈女趙氏王悞爲人執手而自斷其臂趙爲夫見逐罷親索聘而自繼者○辛卯大學士馬自強卒

十二月故少師高拱卒其妻張氏以所遺器物獻居正曰無干孫可守謹以獻相公如見先相公也居正惻然爲請卹典復其故官予祭奠○魚臺妖人侯表以所撰妖書令其黨造詔捕治之○鄖陽撫臣徐學謨捕斬白蓮教張村等六十四人○宗藩事例書成頒示諸王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有

十九級

萬曆注昇

卷一

司所裁抑多未必中程輔臣居正集議如樂戶禁此減削太苛如親王故絕繼封未必皆親弟姪如王初封有帝孫王孫之異房星一禁停給此親無異親郡王墳價停給此恩邸太薄如郡王故絕者不罪而罪革者得襲將軍中尉無子者許還繼室而不有子者不還繼婚庶人名糧五十石而罪宗乃七此恩紀失倫種種未安各釐正定議著爲憲令○七年正月毀天下書院○妖人王鐸自稱金輪王禪有可捕除之○葡遠總督梁夢龍奏報黃白吉拔賞入犯總兵李成梁擊之戰於薩州斬虜首八百七

二月河工成淮安故有水患嘉靖中河決崔鑣呂泗徑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淺淮揚諸郡悉爲巨浸及其大決又從小河口抹承桐諸水直逼泗州其患且憂在陵寢上以問輔臣張居正因進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即其家拜都御史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塞崔鎮口築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舖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又於桃湖築馬廠築堤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

河又自古城至清河建崔鎮等漢水欄四座以緩流
溢之水。驗年而告成。事計費五十餘萬。徐淮之間。兩
堤夾峙。淮盡趨清口。會黃河。蘇安東雲梯關入海。
兵科尤懋奏遊擊陳承譽所殺夷人阿丑實僱罪來
歸。承譽假以犒賞掩其不備而殺之。請治其罪。於是
一時敘功者俱准辭。烏思藏僧領南堅錯求通貢
堅錯者。即闡化王答賴利麻也。故號活佛。爲虜王所
尊禮。詔更定時享祀文。衛居正奏議曰。孝莫大於
尊祖。禮莫嚴於假廟。帝后尊稱。不宜徑從僭畧。廟祫
世次尤當序列分明。祝文通別九廟。帝后聖賢。以致
如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字樣。配享壽春等王親屬。

已遠神牌宜止本爵。

三月戶部進揭帖云。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
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
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閣臣因言王制
量入爲出。計三年之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
非常之事。况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
意樽節。則其用自足。

四月吏部奏革各衙門吏役頂首。有旨嚴加振刷。母
姑息容奸。○蘇松大水因科臣王道成言論織造

限足惟減半。○時有成臣被殺。刑侍郎翁大立坐其
家婢僕三人。縱婢呼冤。莫之省已。而殺人者敗露。有
旨怒其平意議刑。無辜受戮。遂請爲民。○輔臣張居
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所謂逋徵者。將累年拖
欠。與見年一并催徵也。夫財力有限。一年所入。僅供
一年。不幸荒歉。見年尙不能辦。豈有餘力完積逋哉。
今歲之所減。卽爲來年之拖欠。見年之所欠。又是將
來之逋徵。連年株求。民不堪命矣。况頭緒繁多。征粟
四出。里胥指交納以欺騙。適增賠墊之歛。孰若施積
逋之恩。蠲與小民哉。上允行之。○廷試貢生下卷

五月封李成梁寧遠伯。

發回原籍克吏。○張居正進蕭雍殿箴。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清弋陽人。起吏員。積官嘉興
同知。築海塘有功。後治寶應河堤。河工銀四萬兩。錫
錄磨算。上下皆不得欺。有忌之者。密擠之水。死貧不
能發人。皆稱之。○上在西城飲酒。有慈寧內使二人在
旁。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上醉怒。取劍將擊之。
諸閹勸止。乃割其髮。翌日。太后召。上長跪數
之。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上。
云。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入覲。上心大

恨明年居正死焉遂而張抄矣此後太后憫上威靈不復有所說

于慎行曰天下之事持之過甚則一餐而漬不可飲拾人主在深宮中醉飽過誤何至假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度掌之間使之藏怒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爲無復畏憚數年以來誅僇宦官如刈草者親一聞人之髮相去何如此不明於春秋之義者矣

七月奪戶侍郎傳希聖官先是關中饑饉楊勸借穀詔希聖討之至是希聖內轉所上舉劾疏上覽

計注界

卷六

四三

前事未復下兵科問狀給事李選請請之以爲玩旨之戒竟寬其官○孝威縣布衣梁夫山豪俠自名潛入京師欲從觀張居正居正一見而目攝之夫山懼遁歸改姓名何心隱請學江廣聞建求仁韓聚徒千人巡按郭恩極奏捕獲之獄

八月有男子突入朝班獻太平策語皆迂謫命杖之九月庶吉士散館以十人爲編簡十三人爲科道十二月已亥進張居正太傅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托彌成治理其勿辭

庚八年春正月

朔日食

○李成梁出塞斬首虜

四百七十一殺○呂調陽卒

三月辛亥駕南山陵行春祭禮奉兩宮太后車后妃同行○賜進士張懋修等○時居正息上謁諸陵歸卽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隱然復子明辟凡再上而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上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侯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無與此念居正乃出而子懋狀元及第矣懋修弟敬修舉四鄉之子甲徵皆在前列得禮部主事時人爲之語云首甲幸有三人云胡靳此二子或俚言書而黏之宮牆○張居正服除上

萬曆注界

卷七

四四

召見於平臺尋使中貴張宏引見兩宮太后於宮門仁聖慈聖各慰諭加禮

四月伍開軍餘作亂先是苗夷懷悍衛所人各結族自衛久之教黨日增敢於稱亂郡人畏款甚於苗守備林維禎繩之弗便也遂羣起逐番而中右所款自相聞殺傷甚衆靖州守李淵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爲款款人益驕尙書梁夢龍議移參將鄧子龍備五閩四月南兵主事趙世卿上臣時封事大畧選進之制當廣驛傳之禁當寬大辟之刑當慎催科之令當

緩急疎之氣富損不廣則士氣銷索有枯槁之患不
寬則豪傑解體有室寒之患不省不緩則民命不
有利害之患不損則耳目不聞有盡散之患疏入居
正不喜經世則楚府長史尋考察去之○黎平諸生
歲赴貴陽學使試走六七百里不便多素學附款感
令屬辰歲試○設官纂修大明會典○行耕藉田
禮○侯封人曹崇作亂自稱三乘政主官兵逐之梟
斬其黨張景陽走虎邑生得之下詔嚴行禁章左
道

秋七月宣府地震

卷七

八月彗星見從橫河漢七十日○諭兵部各邊兵備

官多自立標名募兵自衛察餉員功其悉汰之聞廣

監軍司道亦屬奉制并行裁革

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廣西巡撫劉堯誨

擒斬叛賊鮑時秀等凡三百五十級○安福守禦所

舍人謝耀訐奏劉堯誨暴情節下權按問

冬十月虜寇遼東○詔修龍虎山張真人壇廟兩宮

聖母與后妃賜銀內官楊輝賁去管理不干擾有

司

十一月詔度民田 高皇帝精天下土田八百五十

萬頃歲久滋偽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力薄始受其
病及縣官責收不得不行攤派浮糧所在多有而天
下盡受其病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
已減二十七萬自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
張居正請行清丈以洗其弊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
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得困豪民
不能兼併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
舊額中故額得以減科

十二月徐學謨尚書禮部時宗伯久屬詞臣陞轉之

地而學謨從外吏入明習典故人皆服之○張居正

請敷謨烈以裨聖學疏曰遠稽古訓不若近時之可

徵上嘉先生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周作諸大指不

過兩言曰明言親祖之成德曰親揚文武之光烈謹

將累朝實訓實錄分類編纂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

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

祭祀曰崇孝教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

官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曰去邪曰納諫曰

理財曰守法曰儉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

任曰重守令曰取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

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

日教節俗。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夷狄。修德致治之方。畧備矣。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命謹懃。事事率繇。卽燕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經之特矣。○建州夷兀堂犯疆。陽寬英。又犯承。募總兵李成梁逐之。出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級。捷聞。進成梁卒。連伯世襲。兀室復以千騎入林。爾谷副總兵。大節復敗之。斬首六十七級。
辛巳九年正月 朔大計京官。尙書王國光。考功郎孫繼清。悉取建言官黜之。○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書入直。應和文章。或侍 上清談。實同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命補給安南都稅使陳茂治。父宏。初書。
二月科道交章論阻真人府修造事。上以事出兩宮。至母意。不允。禮部亦欲就陳。居正曰。此事可止。予先止之矣。亡何內批。得召還所造內臣。○李成梁。出塞。連虜斬首三百四十三級。○光祿少卿蕭崇業。辭流珠所贈金。
三月丙午大閱。○機撰反。尙壽陽公王。○吳兌爲右都御史。總督劉建初。允爲副。機所厚。有問于居正者。謂當去之。居正曰。先去誰可代耶。已而以功。擢總督。

在宣大十一年。入爲侍郎。適遼左徵傳之報。至居正。問允。允曰。遼不在。遼未徵也。居正曰。奈何。允曰。在。勦易。遼耳。居正領之。下何勦。遂總督缺。居正越王國光。速定。國光列數堪任者。居正推首曰。不有吳允。耶。國光以請。允曰。臣老犬馬。勞苦逾。歷日久。何苦復出之。國光以復。居正曰。允有宿願。未酬。豈忘之乎。允曰。必欲用。允非加尙書銜不可。居正曰。當留爲。擒遼不支之賞。可也。竟以右都出。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張居正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傳作冊疏。進覽。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餉餉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今當大破常格。急賑濟以安之。○上躬行大閱。張居正撰頌詞一首。并繪圖以獻。○詔遣使存問在籍。閣臣徐階。○上御文華殿。宜召史官王。家屏。沈。懋。學。張元。休。劉元震。鄧以。讓。入見。上取宣宗所書玄。兔。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御。

上甚喜常熱趙國其耐勸之石○諭吏部前旨各
撫按所屬官果有實惡方行論劾今通不遵依始則
輕行劾奏以著風力終則模糊間擬以了前件以致
公道不明着部院查參

五月科道牛惟炳孫承南各疏言侍郎王錫爵女爲
妖異所惑王世貞所撰墨陽大師傳刊布遠近大張
怪誕錫爵自稱奉道弟子有干清議

十月福建巡撫勞堪結死刑侍郎洪朝選
十一月加居正太傳上柱國

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遣使弔祭俺答奉佛甚謹朝

萬曆注畧

卷七

月

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蓋燭香前引至帳房王殿拜
九頃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皇帝
萬康僧使宣言果報萬衆環聽羅拜額擊地如萬杵
登登也

王崇古云俺酋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中國因而縻
之今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強變爲弱
中國慈變而臉虜性直變爲和中國智變而詭將
來不知所終矣

萬曆注畧卷七



太學生臣許重熙

翰林院臣吳偉業

壬子十年正月。上特詔內閣。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宜飭邊臣加意儆備。頃之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人錦州。分馳四門。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裨將徐恩趙宋。分出北門。西門擊之。虜奔凌河。涂寬等各伏兵邀擊。虜侍遠河為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三百四十級。虜乃去。蜀人楊文學詐稱寧王後人。號散誕皇。以雲南人鄭喜私庵自隨。以黃白術炫

行杭州復詐名石城宗人多變。調巡按張文熙。文熙察治之。使使諭石城王云。多變已死。又文熙上其事。梟斬以殉。

二月耕藉田。太常少卿裴應章奏言。太祖定壽春諸王。伯享四祖。今四祖以次祧。而諸王伯集如故。非是。六陵諸妃塋金山者。世宗命附享各陵殿。今世廟諸妃無祔享於禮有闕。

三月。駕詣山陵行春祭禮。聖母率后妃同行。鎮江僧省悟以白蓮教盟黨與妄稱弘開元年。分兩北軍。擬用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為號。約四月朔

舉事。把總徐道得其檄。告於兵備李願。盡收捕之。

四月四川地震。○秦寧首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遠帥李成梁迎之。其下李平胡伏甲射。速把孩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馳斬之。抄化大哭。出塞。初速把孩屢為邊害。周詠為巡撫。誓必欲破之。築臺垣。歷諸要害。七十餘所。而廣墾田以積貯。經營五載。木則懲創去。自吳克為總督。與詠密計。命戚梁為三覆。誘其入而殲之。詠大小九戰。前後斬首四十餘級。梁名王以下首虜百人。提聞。即軍中加克太子少保。詠右都御史。各錦衣世蔭。益封成梁。○冊恭

妃王氏。○慧見西方。○華前據江張岳。職○杭州營卒亂。執辱趙撫吳善言。詔兵侍郎張佳胤往視師。佳胤未至。而杭州民亦亂。有丁士卿鼓衆焚劫。屢論不止。佳胤謂二亂未合。卽疾驅赴浙。請留顧養謙為杭嚴道。養謙進說曰。誅亂民宜速。誅亂兵宜緩。緩而不密。其憂方大。或取他罪罪之。不足示武。佳胤乃令總信入營中。以好言慰亂兵。令之討亂民。以贖罪。斬亂民一百五十餘人。尋召兵論之。賞其討亂之功。而諫其首倡亂之二人。養謙單騎按行諸營。示以亂兵馬文英。楊廷用首。聲衆罪而賈之。衆懾服。二亂皆定。

五月廣東大水

六月丁亥朔日食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刺
鹿草賊張從教作亂尋討平之○張居正有疾
令袁四維理陽中細務而大事即居正家平章○阿
台既誅王果臬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
孔幸子仰叔退奴亦服台以女妻仰叔翼之後二奴
欺台老台子虎兒早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怒王
台之縛其父叛附退仰二奴各夷皆雲翔不受台制
南關勢感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早爭關
退叔助之虎兒早借兵黃台吉黃台吉陽助之而陸
收其部夷自虎赤等自益虎兒早亦施退仰二奴數
原孤山鐵嶺將軍李成梁勒兵出塞大破之於曹子
谷俘一千三十人○遼東大捷至 詔進張居正
太師吳允尚書兵部副都總督蕭道○居正病甚疏
乞歸 上優詔慰留稱爲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
上使人問後事居正薦尚書潘晟梁燾能侍郎余
有丁許國陳經邦可入閣而別薦徐學謨曾省吾張
學顏王家可大用 上黏之御屏○丙午張居正卒
居正待子弟嚴每三五日間安頷之而已不交一言
臥惟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視則氣絕矣 上

槍掉鞍朝 兩宮太后及諸王各時儀優厚 廟上甚

國 謚文忠 道中官及錦衣太僕官護其喪歸葬○起

清晨式英殿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張言官勅之有

旨 歸 晨已至臨安道中委頓而返

秋七月三吳大水湖廣浙江皆水陝西旱○遣太監

護送居正母還鄉

八月十一日皇元子生恭妃所出也 詔赦天下

九月 聖母發銀二十萬兩犒賞邊士加四維少師

時行少保李偉武清侯○編修黃洪憲使朝鮮○河

南悍宗睦等聚衆解亂巡撫姜璧猝擒其謀主而

殺其衆亂遂帖然璧言治大務宜緩急則謀泄而易

脫平大衆宜急緩則黨固而難安○山東按臣商為

政衆丞簿楊果趙駿二人雖出胥吏有長民材詔優

用之盡推爲知縣

十月除余有丁文淵閣大學士○吏尚書王國光被

劾免○御史楊則知劾故太師張居正交結內侍

保徐爵竊弄威福幾危社稷○虜酋滿五振鐵騎六

百闖入獨石宜撫張佳胤命將麻錦遠之獲其副以

賴滿五哀辭求索佳胤許縱之則押俘之則營乃令

歸建旗鼓將入賴將斬而已馳赦之給之銀符使歸

八類誓不復犯邊滿五驕扶益實佳胤令敢益一
一肉者新段奈銀定犯邊搶掠佳胤移文虜王令
牛羊以償因上疏言不宜狗虜情不宜掣肘邊臣請
悉一鎮之力制之

十二月御史李植奏劾保十二罪梁愛龍曹省晉王
蒙勞堪俱劾免初中貴張誠見惡於焉保上不
已斥之外而使密請保所為遂及居正至是謀復入
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珍寶輸於天府焉
保又以止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
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屬其門人御史李植論徐

其請注舉

卷八

五

簡樸入宮禁為保擬旨挾詐通奸諸違法事上執
馮保於禁中御史江東之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簡下
縱騎獄請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戶部進沒田產變
價一萬九千兩工部進沒房產變價六萬九千兩○
嚴清尚書吏部馮保籍沒聞其簿公卿大臣皆有問
還難清獨無上甚重之內中呼為嚴青天及廷推
吏部上特簡用
癸十一年春正月召吳中行趙用賢於家復其編修
簡討官以鄒元標為給事中袁穆王用汲沈思孝
員外余懋學給事中五一所朱鴻謨傳應順趙應

各御史殿正以陳瑞皆劾免除張懋修嗣修等名○
御史江東之參劾都御史王宗載謀殺劉臺下法
問府科道益務攻居正為苛青年依附諸臣一時
遂

徐學謨曰論大臣者多據誤聞指摘以致是非
倒如謂居正恨侍郎洪朝選勘處遠王不盡其事
賊人指之者親王非造反逆已錮高牆矣向有何
辜未盡且鄒光先同事何獨用之總督三邊有謂
侍郎陸光祖阿附陸府得美遷者不知光祖又在
南部殞死而始遷也有謂南吏尚書趙錦生平無

其請注舉

卷八

五

二尊者錫以御史論嚴嵩詔獄廷杖削籍陸慶年
拾起有謂南刑尚書陳道基為江西巡按賄嚴嵩
以進者而道基實未嘗按江西也言官道聽臆舉朝
無一人校正之

閏二月乙丑駕崩山陵○黃台吉襲封額義王更
名乙處哈

三月賜進士朱國祥等是科四雜子乙徵時行子
懋俱秀水沈自邠房中式又用懋弟用嘉冒籍中
汪都試御史魏允貞論之坐降級調外郎中李化
收允貞亦坐貶○吳尚書吳克龍御史李植并劾

督周詠詠方逐虜于黑峪功最大念無可共功因自劫去不叙其在邊九年每遇虜壓境必躬環甲按營壘以故人人自奮虜望見詠麾騎輒咋指遁

夏四月大學士張四維憂去○少師徐階卒於家○以許國爲大學士○陝西地震山西饑○建皇莊○張學顏尚書兵部楊堯戶部

五月己丑 上出百子圖命時行有丁各賦詩○胡燏棻奏龍宗武各遣戍○朝鮮國王差刑曹判金繼輝來咨文一道言其祖康獻王宗系與李仁任無涉又建國錄於推戴亦無與叔四王之事會典續纂

萬曆注畧

卷八

世宗皇帝許其改正乞將辦誣情節載入 世宗實錄及新纂會典中繼輝仍上書禮部文詞古雅可觀

○湖廣大水河南兩甯大水○泰寧曹伯言把都料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塞攻鎮靜堡李成梁議於

黑山大出兵伴爲北伐夜遣李得金馳入鎮靜爲內應旦日親自持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其矢中

肱花大伯言叔也虜營皆哭失聲而去

六月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入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二十三人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盡晦頃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盡走出塞

秋七月趙世勳惟鄭中起用世勳前考察朝官者也自禮部法京室而言官遂引劍各舉所知吏部執奏不免說者謂有治朝之體○吏向清廉清致任以攝代之○左都御史陳瓛劾罷以趙鐔代王述尚書兵部

八月朔石門路旗竿生火○奪張慈朱希忠贈汪○工科唐堯欽奏叙吏大要一曰辨真才集事者才生事有才而壞事者亦才也一日省煩文一人而兼數事力能任之不勞也惟拜送慶問之類酬答燕會之冗安能以有限之精力僕僕喘汗哉賢者苦掣肘而

萬曆注畧

卷八

不獲伸不肖者工阿媚而得自達守令不暇自立惟水救過也宜勅司道凡考郡邑只計開闢盜息民安即且治而必舉民貪盜發解戶口日增而必核禁止

迎送少休餘息以從王事

九月甲申 萬幸天壽山行秋祭禮○禮尚書徐學謨論罷○御史孫繼先曾乾亨奏兵尚書張學顏何

陌劉臺有旨擢陞各降級調外

十月詩閣入閣辦事○吳文華總督兩廣○初昭陽賊黎福強聚流剽時方會勦羅旁文華陰留勁卒二千屬將韓文張掩之新福攻下五指諸嶺盡定

萬餘人卽其地建堡壘田○徐州賊北三負陸人
敢要文華曰兵法不動如山動如雷固有待耳適有
河池之役今參將將卒以往而臨餉部署中道直將
北三巢斬四千八百級不洗月而蕩平○田州首峯
大藤與其母伴母走陳首陳首將兵之文華檄大藤
亟迎其母歸兵端遂息○懷集賊嚴秀珠劉掠封州
文華徵兵若爲西討者以元旦進勦斬八百餘級方
殊盜起有藝語謂廣州兵謀應賊者文華馳赴廣州
台請官兵掠獲貨如常密捕派上落一人係以刑
內外帖息

卷八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報稱甸奔應襲入寇詔
嚴備之○阿台寇遠聚入潘陽李成梁禦之戰於古
勒寨阿台射死別將秦得荷復販毛憐夷阿海於奔
子寨誅之
十二月辛未惡寧官火○逞仰二奴料王台次子猛
青大人開原塞都御史李松命秦將宿振武李寧
伏四隅而遣霍九皋往諭二奴擁三百騎直前請
款錫九皋臂九皋擊之伏盡起斬二奴及其子得
百十二級李成梁兵繼至斬首千二百五十二級
是海西警嚴

十二年正月吏科臣鄒元標以歲底內庭火災
規慈寧宮慶駕聖母勸上修省六事一條聖躬
以奉欲爲事一親臣工以召對爲常一開言路以虛
受爲量一諭百官以軟熟爲戒一節財用以難繼爲
懼一拔國抑以疎罪宗放宮女爲仁有旨元標疑
慈上請南刑照磨○房山民史籍言礦砂產於水峪
諸山請設法開採○御史丁此呂請召逐臣馮景盛
孫繼先等而還論湯保罪御史范簡亦言奉天道防
人欲信詔今定章奏廣德專民事備人材養士氣
清武職○丁此呂又論侍讀高啓愚先年試士以舜

卷八

禹命題爲阿附居正有禮受逆萌吏尚書楊繼駁此
呂以暖昧中人大辟上怒命此呂調外爲民
朱國禎云上神廟官中自號禹廟啓愚命題以此
使居正果有異圖何用如此露欺于人間耶
于慎行云曾將士論洵海以爲居正必有異圖
獨策其不然自古奸雄盜國未有不結人心者
正十年作事大槩行申商之術與人結怨又請
連繫曾事以爲策施其志量固可知者
上命御史屠叔方奏免建文諸臣牽連在戎者錄
黃明周李宗親皆得赦原○副都御史丘繼上

笑八事一考績京官例有稱職之考外官例有保
之疏二請托務屬銘心於私牘簡札接踵於公庭
訪察公檄附啓以納交私聞傳書以馳告四舉劾
風竊襲獨爲老鳥之聲終上虛美盡是循良之績
提問與舉壘而賦惟擬其一二例草管而罰不傷
毛六資格薦舉則先甲科糾劾則儘舉監七體面
糾佐貳叙隸不若學校之官榮稱善教八饋遺門生
座主儀漸加多舉劾台規亦尊舉主送者不嫌饋
受者不計糊塗假明楊之典開賄賂之門固與民俱
貪而官獨富以有發實又以富買官賈誼生今不知
腐敗滋甚

卷八

十一

當如何痛哭矣齊威王烹阿封卬墨而齊治况聖人
在天子之位乎

三月 上奉 兩宮太后同閱一山陵在 兩宮前
前乘馬導引不繇中道及山頂遙望 兩宮惟前
主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安○通政使倪光薦
工尚書奏立左都御史之右趙錦爭之并自劾求
班制遂定

夏四月京師貴勢四塞○御史羊可立追論張居
罪惡詔奪其太師官以謫遣副都御史丘橈中
張誠痛其家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二千兩

金十萬兩長子數修不勝劑自誣窮三十萬金然
省吾王家傳作舟車盡其產不能十之三敬修自
死家人從死者十餘人○王家屏私貽丘橈書曰
陵有勞于國家功過自別受取亦可指數必摘空
虛林連蔓引是江右之已事也江陵老母在堂諸
少不更事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請于明主乞立
之地以令古人惟盡之義

于慎行云華亭之富等於分宜吳門之富倍於
陵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星常在吳耶夫得
地者得天得人者得天天亦何特定也

卷八

十一

五月鄧王出府成婚○李文全襲武清伯 慈聖弟
也○自丁此呂調外給事王士性御史江東之李植
各疏論楊藥媚附權奸語侵申時行時行雖各具疏
辭位大學士計國留時行且謂魏老成持重不可去
以明此斥東之史侍郎沈鯉言魏家無二僕食不
殊其風肅然正人而指之爲邪於魏損但於世
太才可惜耳史侍郎陸光祖亦言東之有氣力以
太餘於是部郎汪應綬等并劾魏國光祖求
不允○自居正沒後朝士更易殆盡攻者氣銳更
解閣臣嚴畏之惟光祖正言權抑一時引重初光

爲小冊以事侯居正于朝房諸大僚侯者無不屏
立語先祖獨索坐語且久居正不喜又謂護劉臺
應顧甚力因致折事與居正力辯居正大恚先祖
色曰相公奈何訑訑拒人哉及居正敗無附和瞻
諸人青廉其特操

六月故輔臣張居正家 旨抄沒子孫死亡相繼
尚書潘季馴草懇保全餘辜上憫之下 詔曰
犯財產既盡家屬亦令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
人不孚之意命留田千畝贍居正之母然修等各
遇○刑主事董基謙阻內探請邊方

唐生事

卷八

十三

八

七月雲南巡撫劉世曾以俘斬獮寇上聞加時行火
師有丁少傳國少保○斥濟李駒爲民超用李種江
東之羊可立

八月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龍劉
綏俘斬鹿川土蠻岳鳳蔣康陞等首虜三千一百
○丙辰諭戶工二部取銀三十萬兩

九月丙戌 駕幸天壽山行秋祭禮奉 兩宮聖
孝后妃同行辛卯還宮○廣西平樂知縣周祈以
實徵變軍士部違治之聞臣申時行救請得免○
從祀孔廟真儒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順義王

台吉死子拙力克襲位初祀漠那古歸俺答命主

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謀部

羊死三娘子獻今已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

事臣恰台吉不肖陰王拙力克以兵收比妓爲妻

娘子名烏也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子

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

死娘子富屬黃首黃首老病娘子意嚙之將別囑

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首何用乃命

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

於是娘子還利害乃歸之其贊首死拙首嘗嗣法

有厚正集

卷八

一

論拙首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聚則封不聚

恐封別有屬也拙首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

帳中合婚

十一月余有丁辛○吏侍郎陸光祖爲御史周之

所劾遂謝病去副都御史取定向奏曰之翰所奏正

光祖所取重士林者以白爲油大奉公論

許江州王錫爵王窮屏爲大學士○刑部會鞫卿

奏饒郎屠陸落魄無畏與西寧侯家狎昵往來科

泰希陸陸創名教顯卿攻計陸私劫於士風有

言並事職爲民

言並事職爲民

○十三年正月起海瑞為南畿巡撫兼都御史○
天通判周弘禎劾奏張學顏張際坐論○上益督事
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騎逮至證案甚夥事多不核舒
化為刑尚書奏言主術貴罔不貴為若好以己為
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于上而下得緣是以歸
上領之○謫王府卒為兵馬吏月獲管王奏之
上怒逮吏目詔獄掠死繩其捕卒七人化奏曰吏
雖微亦命官也今縣府卒以斃過矣奈何波七人
死乎得旨釋之

三月兵科臣王致祥陳上乞罷內操○伯言把都

復連結鄉兒台吉萬餘騎入塞殺掠軍民遊擊周思
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
丁字泊堡出布陣為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
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即跳騎
桃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關大器弓矢齊發撫臣李
松趙二字陣鼓行而前虜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
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擒征字來等十三人
獲馬五百四十九匹軍士亡大者六百三十九人
封壯力克為順義王哈屯北妓為忠順夫人
四月江西撫按嚴造強器如屏風燭臺若盤花燈等

項費錢甚多無堪用者御史鄧綽請停止之○大旱
上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糧一年

六月惡寧官成○虹縣地中湧血○采顏首董狐復
自執塞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虜
同名姓者所為撫臣張佳胤讓熊之狐狸叩頭稱兒
廟被責前事使得半撫賞

七月南院都御史辛自修糾劾巡江御史沈汝棠貪
狀有旨逮問○御史龔仲慶疏劾李植云節婦吳
名也必垂老無玷而後可一有玷污鄉人不齒夫郭
應龍獲斥嚴嵩豈不雋烈及播惡雲南至今人痛恨

○大學士王錫爵上疏求去極言李植羊可立江東
之怯龍驕狂以發張馮舊事為不世奇功謂天下除
建言之臣別無人品借大峪山風水為名追論前尚
書徐學謨主張未當詭侵時行明以時行弱而發之
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此極臣驚不能匡正惟有去
以自明上慰留之○科道齊世臣孫愈賢等交章
論植可立東之井及吳中行沈思孝言中行思孝人
品未可望用賢數倍也郎中馬應圖為植等申理具
言輔臣之專科道之詞有旨仲慶應圖論外植等
立東之降三級

八月。立新御新官。○東虜長昂闖入喜峰。以歷
正佐將吏有差。○海瑞爲南院都御史。初。磨
之命。在途卽上疏陳治安機要。謂今日貪墨爲奸
不可輕。太祖初剝皮囊草定枉法。誅八十員。殺
是以士多廉介之節。政刑非德。禮外事。欲使百姓
樂。其於守令務極選清介者。欲督守令先司道。督
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閹部大臣。及歸本於君身。疏
上而命下。卽改南史侍郎。再改右都御史。決歲三
皆特簡也。南臺爲養望地。右都雖長。稱獨生。然於諸
御史無所統攝。雖以爲南臺猶北也。欲正百官。必先
自御史始。約束諸御史甚嚴峻。御史無幾人到臺。
御史爲戲。宴者。端坐堂上。謂曰。爾聞。高皇帝有杖
御史法乎。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其五城兵馬若
有司於民事尤所關切。每下一令。都人登門求語。
大僚至丞郎。無不漂漂。雨花牛首。官坊遊履頓絕。
在南院僅一年。有提學御史房寰劾瑞。欺世盜名。
竊不下。其年新進士顧允誠詣瑞。影違古言。海瑞
爲當代偉人。萬世瞻仰。寰爲提學御史。納賄復職。
者欲誣瑞。瑞之風宜。愧死無地。乃馳函及僕之。
爲貨。是爲瑞。寰卒貪利而笑瑞。爲迂拙。世之貴

瑞。後。案。事。以。開。辦。瑞。於。下。亥。年。卒。都。察。御史。
用。汲。入。視。瑞。惟。敬。嚴。有。寒。士。所。不。堪。者。士。夫。大。爲。感。
爲。瑞。出。江。上。白。衣。冠。送。者。盈。岸。無。隙。地。兩。泣。數。百。
百。里。不。絕。
尤。外。京。師。地。震。以。尚。質。少。卿。徐。貞。明。爲。整。躬。使。更。
肅。彥。極。言。不。可。行。以。阻。之。○。論。兵。部。取。內。用。銀。十。
兩。○。采。顏。首。長。昂。遣。其。母。妻。詣。燕。院。告。款。
閏。九。月。駕。幸。大。峪。山。閱。壽。宮。
十。月。刑。科。臣。王。繼。曾。奏。邊。臣。故。蔭。太。監。
○。臺。身。辱。國。觀。使。臣。自。欺。實。之。發。日。遣。一。日。上。平。
相。兼。功。亮。賀。龍。邊。事。大。壞。端。在。於。此。一。變。隨。現。復。
萬。曆。三。年。已。行。之。例。深。有。望。於。謀。國。者。
論。禮。部。河。南。產。有。麒麟。着。撫。按。奏。進。御。史。王。學。曾。糾。
阻。謂。外。○。御。史。李。棟。奏。爲。功。臣。被。逐。外。議。不。平。事。條。
疏。理。故。向。書。潘。季。馴。之。冤。初。季。馴。與。居。正。同。朝。頗。爲。
勤。勞。著。績。河。上。以。居。正。故。被。論。奪。官。棟。獨。理。其。功。
者。謂。如。舉。育。之。訟。陳。湯。理。直。氣。壯。不。爲。時。論。所。沮。
其。御。史。之。風。
十。七。月。張。四。維。卒。於。家。○。御。史。平。志。登。劾。奏。鄭。裕。
年。相。附。五。策。以。及。第。之。甥。女。嫁。與。張。穆。之。壽。壽。月。

求總督奏文廣西萬里之外

十二月貴州羅雄蠻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陸有

兵破平之

丙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為貴妃利

事硃和法奏恭紀誕育元子五年未聞進封鄭一

子即封貴妃何以釋天下之疑請並進二妃則奉

定上怒降如法遵職

○六科查奏考成本進覽

上命從重處分閣臣申府行曰考成之法縣輔臣

正之請也如催徵錢糧一節重處撫按則撫按惟

論有司有司惟嚴督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蠭起臣

所大懼也又如捕獲賊犯一節重責撫按司道州縣

官惟將平民拷逼承認又臣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

員一節恐有銀錢文致之弊亦非治體之所宜也

者謂時行之疏行而事事因循苟且歲月遠近無任

事之能吏而萬曆之政衰矣

丙戌十四年春正月上不視朝春祭命遣官代

二月吏尚書楊鶴議科道交章所薦遺賢內頗銜

志迨大計被黜破格以待各照前任職銜致仕

臣姜應麟浼環請冊立皇太子上怒降處有差

道臣各跪申狀上諭閣臣前之降處非為新封

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播厚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

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欲置朕於不善之地

以是處之○把都抄化花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臣

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能支皆騰

鎖林而逃成梁逐北斬首九百二級得名酋虎兒

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

三月京師塵霾蔽空○賜進士唐文獻等

是科庶吉士李大武蘇人貧落未遇時嘗以詩

室至世貞世貞置不視大武即貽青責之王

爵適子座見其書嗟嘆其才隨向府縣長吏言

鄉有才士而不識大武遂于此得達及進詞館

錫爵力也人謂錫爵枝才即此可辦其不然

祖嘗言湯須尹之收韓敬尚有古風後來監司

才士故引嫌弗收與其混泥而收非才何如薦

才以利國耶惟上無辨才之人而下之結社買

復名者亦多以富不以才世風錄此大變矣

庶子趙用賢上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非有

術也不索民以非分故惟正之供常足也今天下

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土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畝
治間增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萬曆六年冊報
弘治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查戶部見蘇州
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比弘治增
在七十一石五斗及據府冊該平米二百四十七
八千一百七十一石比部所派多四十萬九千二百
七十六石皇上固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之多
此一曰混派之弊國初民田止於五升官田係挾
人田以租爲糧故有重至七八斗者宣德初周忱定
賦例加民田耗米一斗有奇以融官田之虧欠於是

蘇州府

卷八

蘇州一府增糧一百萬石每正糧一石加收五斗除
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賑濟謂之餘米自一
石五斗之外絕無科率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
餘米盡指歸官而徵輸難出矣嗣後復有均徭六
有里甲矣又如折糧馬車舊征之山地者亦入於
糧矣又如驛傳馬役水夫戶口鹽鈔昔征之均徭
又混於秋糧矣又有貼役料解兵餉復計糧而派
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征不啻三倍矣臣愚以爲
邊祖宗夏稅秋糧馬車正額征派不得立平米
米名色以滋那擾之弊自正額之外驟派征輸或

地或計下明者定數使與正賦不混庶無橫征之
一曰征稅之則周忱定額官田民田之名自在
冊中與與府趙瀾是均田之策蘇州知府
弘治量始定不等科則最重有至三斗七升六
官時耗米之由本以補官田之通欠今樂一府
田矣何得復有耗米哉惟有平米耗米二端支
册故每年會計增減轉移又有新漲沙田及
册並無無數開報戶部亦無籍載可考邑中
其籍奈稅吏民之害血而克奸徒之侵獨也

蘇州府

卷八

偏重之說各省前稅每畝三升江西廣東以斗浙
江南以數斗是各省糧一石實田三十三畝江南
一石實田三畝以三畝之額而三十畝之派不重
加其重乎一曰自糧之運光祿內庫各項白糧
萬十七石每石加白耗米三斗加二春辦夫船車
之費通正米爲四石始當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
實爲八十餘萬矣而又各關之船稅臨清殿之
河西務之制渡通州之搬運後門之鋪墊日甚
一曰兵餉之實嘉靖中倭夷內訌始募水陸兵
每石平米加銀二分至今三十餘年歲歲加徵

歲被寇也

四月盜竊文淵閣中火緝無獲命改鑄以賜諸臣

五月諭戶部買辦金寶進內

六月畿內大饑○御史柯樞徐奏救荒諸便宜詔

臣賈三近行之○河南山陝大旱江西南北大水

秋七月舒城出蛟一百五十六處百里成河

八月御史任養心奏是常德府龍陽縣典史青牧

祠賜名惠烈蓋青于洪武年爲民請減賦自縊于

闕樓下者高皇特爲之減原額二萬四千云

九月十四日郊狩聖駕自畫幸城騎白馬帶銀

青腰走馬

學午時到城思殿百官朝畢賜明臣膳

十月大學士王家屏奏去○南太常卿沈于木疏言

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孟麥飯下同齊民于

不忍且文皇帝嘗命以天子禮葬夫近奉明詔

喪死事諸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于德意未稱

意宜請禮官定議或稍食懿文太子之例

十一月尚寶卿余懋學疏陳十議謂執政者得必

功失則稱說同之難日誣上之盡受官公家而除

爲市日播權之盡已不受言而苛求于上日諱疾

藏鏡明爲常而弁髦公論日承望之藏敢于拂

而

高舉于作要人曰雷同之盡誣誣言者而銷其氣日
臣寒之盡何置是非日欺罔之盡愈爭當此日事
之盡烟悅近習日諛佞之盡自負斯流急于表異
疾而呻吟日辛戾之盡

十五年正月庚寅朔○癸丑詔傳午朝百官願

建朝詔貴禮部鴻臚寺官各司傳二月○昭雪

都御史王忬朱純子榮奎○召何起鳴工尚書

三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大同撫臣胡來貢請

祀北岳于渾源州禮部覆奏禹貢恒水出曲陽恒山

歷來祀典應有據請飭實○以蘇松孝子王敬臣

請旌

博士○常熟布衣許士廉上書闕下請召募開墾

輔荒田大畧謂國家所重於江南千里視輸以稻米

耳今見貴戚內官莊田往往有學種江南稻米以

青舉則熟地未嘗不宜稻也種稻必以水畿輔諸

每於春夏之交泛溢原者未嘗不足於水也燥

之種稻濕土之種草未嘗不沃衍也依然牛可耕

穡可積未嘗不足於種聖也聽衆貴已成之業而

其荒者募民自名田此有利無害之道也竊見白

聖京自丁字沽抵京倉庫費車馬銀若干萬兩而

便門外河流故存若以糧開之何濟而通之淺

而

建歲可有章。野學諸千萬兩。以車牛之費。給民耕。歲可整田萬畝。三年免給。更可廣而聖之。行之。未見其田。之不通野者。且募富民之能聖者。使農園家無事。之時。律以軍報升遷之法。使聖者。官。而。其。子。孫。則。豈。不。入。人。競。勸。樂。於。趨。事。哉。唐。虞。義之尹河。而。也。其。之。後。居民不滿百戶。全義相聖。開。遠。近。趨。之。如。市。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天。下。在。人。為。耳。國。家。處。物。力。全。盡。之。時。而。使。輦。轂。之。下。為。茂。草。歲。歲。仰。給。千。里。外。竊。以。為。富。國。家。者。失。之。策。也。

唐書

卷八

三月左都御史辛自修尚書何起鳴先後去任初御史張鳴尚劾奏起鳴前在諫署憑藉趙貞吉阮泰東論則仇張居正所不喜之徐元泰趙世卿起鳴奏辯謂指出辛自修為高拱修恨自修亦奏辨求去道臣高惟松等奏起鳴科臣陳與郊吳之佳等奏自修詔準自修去難松陽崗各降級吏科張養蒙申校亦停時謂自修錄上特簡時行以進不辭已仗之故與起鳴並罷○進士吳中立以累薦起送至懇乞養優許之○刑部主事王德新言以起鳴放罰及十二道御史而輔臣不聞論救此豈有私庇起鳴者詔

德新錦衣獄究主使人尋黜為民吏刑尚書楊繼

化各疏認罪

四月以朝儀不整嚴責禮部官尚書沈經認罪仍令落廬寺查不到者各罰俸○泉新回夷馬毛等狗之初陝西延慶間有夷人編入版籍名曰回夷丙戌歲饑荒回夷五六百人據高山為壘流劫州縣里暴王第附之都御史李汶督兵行勦夷走耀州與荒民合衆將高節逐賊殊死戰賊走韓城通判杜存大破之諸軍逼之於同官斬獲三十餘汶復會三邊督鄧先并勦上詔勿得姑息其願為編氓者立保甲法

唐書

卷八

嚴勸懲之○番馬驟布衣廬廷峻伏闕上書部覆廷峻既多出位之語似有干進之機將原疏立案不行本人勒回原籍○吏部員外郎顧憲成爭自修起鳴為君子小人与泰新之為公私歸各於輔臣有調外

五月存開尚書陸樹聲○浙直大水蘇州地震○太僕卿羅應鶴奏言舊有種馬十二萬有備用馬二萬寺祭所畜非銀也馬也近年輕視國馬動稱務惜東初年萬金今乃十一萬延緩又請矣昔以戰馬事不聞入請金買馬今何反請于無事之秋也

六月山東平陽縣有星晝開○刑尚書舒化被拾衆弗平欲辦化日寧吾一人受枉母使國法自此格不行卽解職去

七月蘇松大水○四川邊臣徐元泰奏將佐邊之運等件斬建昌叛首二千八十六級

八月諭戶部取建內用銀十萬兩○海陽王庶子唯潮條奏時政二十事句語難讀上特虛懷納之

下部議○上視朝畢召輔臣於展閣面諭各處災傷重大有司資財害民雖有蠲賑虛應故事民闕究抑事情莫爲伸理其以愆食理免安民爲急○順義王

扯力克送輔臣本兵馬各一匹上命受之

九月丁亥朔日食雲陰不見○吳縣鄉官凌雲翼歐死生員問章開住○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

我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勦日

同父怨終不可報矣○套虜卜免助火落赤寇邊其

母太虎早追止之不從起黑山而西我兵逐之斬首

九十級復據衆從承昌關入總兵張臣惡其反覆率衆力戰射之幾死生獲卜首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卜首乃逃雪山同宰僧匿跡西海托宰僧乞恩其母太早虎亦知之明年虜王請携卜首還巢

十月耶陽兵變先是李材爲耶陽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耶陽者率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爲輿擔營兵皆忿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

改參將署爲書院擇以是月朔興工營兵梅林王所

鼓衆謀亂毀學牌位材閉門不出海州人王鳴鶴以

新選守備王謂參將亂兵或生或臥鳴鶴具延參禮

甚肅參將止之鳴鶴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衆悚然

起立鳴鶴因諭之教以擁參將詣督府謝罪鳴鶴亦

隨謂李勦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材領之兵所請十

二事材俱唯唯鳴鶴止材勿一舉曲徇材不從鳴鶴

請委令矢統兵士城外備操以待閱賞部伍既分鳴

鶴伏劍逐卻曉諭諭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難與天

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宜自爲計衆皆感泣已而材

下所允十二事於丁副使議丁惡鳴鶴之有定亂名也厲詞責參將未萬春言軍士所請之非分不許兵士爭人求辨門者詞之遂大詬譟丁走匿破甕中鳴鶴聞之單騎往明日汝真反耶誰爲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退鳴鶴匿丁於參將室中夜亂兵圍參將第聲言必欲殺丁鳴鶴請參將家丁三十人擁空輿出城言送丁副使下船歸襄陽鳴鶴身自前導賊不敢進

翌日請李林終開探之事實燕未罷鳴鑼以他事
梅林王所等十人入城縛之以殉亂衆帖息○南
都御史海瑞卒謚忠介瑞瓊山人以舉人筮仕淳安
縣郡縣理鹽政不敢從縣道巡撫應天墨吏悉屏
在留都人以過剛病之屢乞休不允遂卒于官○左
都御史吳時來懇留老臣以固元氣上是之楊繼
傳希聖侍耶陳瓚南禮尚書妻實各不惟自陳
十一月還駙馬王顯尚延慶長公主○王台尊子則
古陸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兄子及商備立因
誘叛夷阿台卜花攻及商姦殺及商妻開原兵備王

計財謹啓

卷八

五

緘敵參將李宗召勒兵執溫姐康古陸已而釋溫姐
以誘其子猛骨猛骨竟攻及商焚其巢并劫溫姐去
巡撫顧養謙劾緘玩寇贖亂上遣提騎逮問科臣
彭國光爲王緘不平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上欲
置於理閣臣持不可已而緘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
生事上怒命逮兵備任天祥質對閣臣申時行曰
緘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行勦之非不可也用
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審問而後誅殺以血戰之功
爲妄則邊將驍心解體而不取言勦矣○下大典知
縣王情于刑部審議上命二對聽記主事都承榮

謂其爲未可輕却之上怒奪司官俸
十六年正月己酉朔大雷雨京師大人
三月上御經筵畢諭閣臣唐太宗非令主命停止
貞觀政要講禮記閣臣請進講通鑑纂要及大學衍
義○江西盜三千人聚景德鎮撫臣議討之僉事顧
璽程曰討三千人必以萬人往勞費甚鉅其魁爲藍
芳威嘗謀之于武場乃屬人招之芳威匿山中不出
適有劉汝國之亂雲程使之將兵備定且諭之曰吾
能生汝不欺汝而更何待乎芳威遂單騎前軍後卒
爲名將

計財謹啓

卷八

三

三月閣臣進高皇帝御札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
道 上命并取累朝寶訓實錄以進○輔臣申時行
進思政養心省心繫志四箴○司業王祖嫡請復建
文位號改正景皇帝實錄下閣臣議時行奏建文
復號未敢輕議遂寢○黃梅賊劉汝國作亂汝國故
蕪湖門子隨大盜傅堂白晝搶掠蕪湖州中徐希明選
居民能幹日滿案者設計禽堂父子汝國大掠宿松
諸民家州官陳某戰死
四月江漸大饑○御史任春心劾奏李成梁一門威
震鎮遠如松鎮宜府如相鎮密雲成材駐黃花所奏

至千胡李與李卓爲刺集遊環神京左右恐有是
六之患○廣製雲南冒功之官先是雲南巡按蘇
核返西事上言破緬之役皆蠻莫恩順諸首功兵費
李材以平費頂請援使釋將杜斌等七人提兵一
從金沙江行未至中道聞夷兵罷乃望貫屯五章
有夷酋三十餘艘過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故男婦
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并原捕生口刺死散
七人上功莫府妄稱萬殺必如軍書所上請問密
去騰衝二千七百里羅古一千八百里何往來不及
一月乎七月望日材以生辰在司受賀而屯兵境外
者何人進密堵或述猛密或述發哈相去遠甚何
謂八城連破並在一時首功既三千有餘何勘驗不
及一千而云爲思化所焚獲夷民至一千二百何不
安插而云各夷不欲出歸拓地至二千里何猛密尚
爲緬據且阿坡二十八寨以不送餉錢誣之爲反二
千人戮之無遺撫臣劉世曾亦疑之書奏詔逮劉
等輔臣時行疏救言處分太重則土司有輕邊臣之
心上不聽而世曾亦自劾不能簡發及科部嚴實
命澤世曾爲庶人材與辦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
市罪時行再三論故不允

五月四川撫臣徐元泰奏邊將李應祥件斬平賊
夷賊乃等一千八百六十三級立屏山縣於馬湖
存問八十尚書陸樹聲九十尚書郭宗臯
六月江南旱太湖水涸浙江大饑人相食○于故
酒桑清謚文恪從詹仰庇請也○江南巡撫余立
信謚言奏稱太湖劇盜作亂官兵既集益化烏有
緝數人結案復奏盜平
閏六月貴州土官安國享自稱所獻大木爲撫院
商何貴恃強凌奪先進上怒撫臣欲逮之閩臣申
時行奏白土官乃敢參撫臣是輕朝廷也可行其言
以驕其志乎乃止○江西巡撫陳有年華任有年先
任選郎獨伯朝房一切權要罔敢私干及巡撫也直
不入都門聞臣患之御史方萬山希意劾其過繼
閩住
七月尚書沈鯉請冊立元子不允
八月潯王之國諭戶部進內用銀二十萬兩○禮部
郎高柱奏論順天主試貴洪憲舉子朝閣望稿止五
篇首名王衡係閩臣錫爵子素號多才疑信相半
鴻係時行婿內有關節圖字
九月天鼓鳴○禮尚書沈鯉朱慶罷○庚申上幸

大峪山閱壽宮 皇后貴妃從乙丑回鑾甲子

幸石景山 臨觀渾河召輔臣申時行前至橋次示以

水勢洄涌因言黃河每有衝決總理須在得人時行

退而上疏言得人之論治河要務一言蔽之矣

十月閣臣題授庶吉士八人為翰林官十人為科道

十一月御史馬象乾劾東廠張鯨兇惡并指輔臣王

錫爵阿從失職上怒下鎮撫司問錫爵疏救不允

給事李沂復劾張鯨之惡百倍馮保上怒發沂鎮

撫司問廷杖六十為民

十二月己卯朔諭元輔可代諭次輔錫爵亡女勿過

再請注葬

悲恐失治生之道時行奏謝○閣臣十月服闋召

用○征虜將軍李成梁從威遠出塞卜寨棄其眾遁

入那林壁成梁擊之城破二酋窮促乞哀開原兵備

咸遂并釋康古陸以存反商進卜寨那林諭之諸酋

並服亡何康古陸溫祖相繼死選令北關之卜寨那

林南關之猛骨反商互相結釋誠並請貢反商遂與

楚州奴兒哈赤婚

凡十七年正月己酉朔日食○閣臣王錫爵為其子

德自辨請罷歸田里上慰留之○甘肅兵變罷總

兵劉承嗣

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伸於獄將王衡已經覆試有旨

許會試高桂爵倖矣伸以洪憲錫爵朋奸疏上上

怒遂有是命大臣合疏救之御史喬璧星言輔臣屬

辦傷激非大臣之體上亦責之○科道林順達楊

文煥等共劾伸為出位桂為誣害下鎮撫司訊伸

疏桂擢邊方○劉汝國自稱順天安民王橫行斬黃

問白晝張壺人縣治開倉廩取富民粟散給饑民

兵逐之往往敗殲汝國據柴家山移文州縣撫臣

繼以聞調吳楚兵大集吳淞把總王夢鼎有三百人

最後至深入島賊所敗棄職賊置之而去其屬家園

皆焚掠

臣督眾復前遂大敗之奪其輜汝國變服遁金堂寺

生得之○禮部主事于孔兼言李鴻曆大壯卷臣實

磨勘出疵批送禮科之意郎中高桂亡之今桂猶而

臣以默見容何顏別署哉有旨免究

三月賜進士焦域等上不御殿傳膳如常儀是科

同望與前科鄧以讚馬夢麟三會元統稱理學集

絕居官無幾隸半山林論清望者咸歸之○閣臣許

國為會試考官士于中式後集聚門下謁見國大言

日中後家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我門後一

切拒之從吾言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客切體

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爲公平。當時進士安然於座。主無一錢之費。○丙寅。潯王之國尙辭。上降座。臨目送撫然。羣臣感動。○騰衝姚安兵亂。先是騰衝號稱樂土。自岳罕亂。始議募兵。皆楚蜀亡命也。設騰衝二營。劉綎。鄧子龍分將之。二將不相能。二營兵相角。已而子龍兼將之。工作虐使。騰兵登用師。騰川姚兵使主將以凌騰。有詔言罷子龍者。騰兵歡譟欲殺。詔口歸而姚兵爲子龍所騙。因索餉。洶洶遂大呼殺。掠永昌城。○書聞。○贈王崇古太保。謚襄毅。○趙撫副都發。伯輪卒。伯輪。陝寧人。三品。未滿考。以海上功。

萬曆三十八年

卷八

三十五

特予全葬。

四月大旱。荒。江南北浙江西湖廣俱旱。鄱陽震澤半成平陸。三吳斗米二錢。僞屍百里。○廣東賊李茂既就招撫。爲盜如故。有司捕治之。參將陳居仁縱去。賊遂揚帆入海。襲破清瀾城。○翁源人王子龍作亂。討降之。○王錫爵疏請視朝。建儲疏曰。今年二月以來。皇上僅一出朝。送潯王。再出幸。太廟時享。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臣等猶幸每日散本。竊聞首肯。外廷百司。竊想清光於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莫若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人人得承休問。

則天下幸甚。皇上子倫序有定。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館。去年未行。今年未行。拱默遷延。月復一日。不早塞道路。揣摩之口。臣之所以日夜捐膺流涕者也。○都督鄭承憲卒。特命其子國泰襲都指揮使。○虜王及夫人移書鄭都。言向守先王之約。今譬邦瓦剌。犯我疆界。欲往討之。已與各部期會于多羅土蠻。先有永舍布婁生事于西寧。禍兒都司作難于甘肅。今我星馳定之。并送佛骨。乞從裏邊行。并願舊給賜撫賞。御諭之日。既假道。必疾行。毋生事。撫賞不多。毋厭薄也。

萬曆三十九年

卷八

三十六

五月黃河堤潰於徐泗。○莆田山寇柯守岳自稱遊天王。署其下爲將軍。劫掠州縣。把總王子龍胡全討定之。○陸光祖南吏尚書。○子故總督胡宗憲祭墓。○浙江颶風大發。海水滂湧。漂沒數千家。六月雲南姚江兵亂。從大理過會城屯楊林。與官兵相持。上官祿華諂敗之。賊衝圍出。寧州武定臨安兵夾攻敗之。擒獲四百餘人。宥其餘黨。巡撫蕭彥奏聞。詔逮總兵鄧子龍。○科臣張養蒙奏稱右都滿李朝三任河漕。熟諳水道起用之意。固責其新功。首宜久任從之。

七月左都御史吳時來言士風偷薄長官以優容盛德屬官以僣塞爲風裁今王藩臣揭帖不投堂用南都察院哉乞嚴諭南道恪守堂規將王藩臣治○進士薛敷教劾奏吳時來等大學士時行言其輕肆着省過三年於教職內敘用○原任州同知壽朋考察被降補推官御史傅好禮請將吏司充○御史林道楠言蘇松五府白糧正耗之外又有耗查萬曆九年規則米一石不過耗五升今至四五升米百石不過費銀七八兩今至二十餘兩自彼處至京率三石致一石復遭此無窮需索將何底止哉○刑侍郎何源卒源廣昌人尚書喬新後初任嘉興縣靖江王盛遊至浙源令饑民哀諫求廢王遁去爲職方郎抑內豎不得典京營歷考功郎管甲戌計以公稱

八月十五日萬壽聖節上始御殿受賀明日傳諭王闕老忠愛已見矣昨升殿頭眩坐不能久家屏謝

九月屬夷長昂入塞李成梁亡沒軍士八百人○史科吏孟麟劾黃洪憲典試北場改正陳卷以行私去墨卷以減述以孫坤浩文作程而中舉王洪吳

來爲都御史黨護洪憲

十一月刑部郎吳正志劾奏科臣李春開黃緣得言路排詆趙南星姜士昌

十二月大理評事鍾千仁疏進酒色財氣四勿藥○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臣上變告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兵討之楊氏於唐末據播州歷宋元世官其地國初楊鑑內附改宣慰司龍於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喇嘛先登多斬獲從征九絲捕虜無算從征楊柳溝却敵先登先後賜金幣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應龍舊歷注界

每從征見官兵弱輒從土司借級逐驕寒輕漢法所居僭擬雙小妻田氏出其故妻張氏已復疑張外濫封亦命取其首初或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奉之權七姓因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結關生苗爲翼肆行劫掠夢熊受變告喜於有事主用行勸朝議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四川不赴貴州楚州夷奴兒哈赤以斬叛夷克五功進都督僉事哈祖父叫楊塔失並從征阿台戰死李成梁雖育赤及長以祖父殉國子指揮與南關塔旣與及商張海因約婚罷兵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前漸雄長

諸夷矣

庚十八年正月立春甲辰朔 上在毓德宮召關臣

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於西室 上以維

于仁疏手授時行時行懇請寬宥 上曰屬錫爵

意云何錫爵曰外人不以于仁爲誦上而以爲納忠

若重罪之人不以 上治狂而以爲拒諫 上意頗

釋時行因進云臣等久不瞻天顏雖有獨竟不能言

陳今日幸蒙召召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嘗欲靜攝

臣等不敢煩勞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臨朝亦

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豈不欲出只是脚軟

萬曆注畧 卷八

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 東宮係宗社大計早

賜裁定 上曰朕無嫌于長幼自有定序但長子猶

弱侯其壯使出時行曰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

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也要生來聰明時行

云資稟賦於天學問成於人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朕已知之時行等出去宮門數十步 上復令

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已令宣長哥來一見良久復

引入西室至御榻前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

皇三子傍立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賀曰 皇長

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 上悅時行云 皇上正位

東宮時方六齡卽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脫矣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

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承磨使之成器 上

曰朕已知之○御史熊元勛總督梅友松歲費軍餉

數百萬不能控制諸府罪同悞國 科臣陳與郊爲

光祿少卿王汝訓所劾上言近歲以來凡持橫議與

明旨抗必欲橫議者勝一人曰是欲滿朝盡非之

人曰非欲滿朝盡非之則行於今日非鄉愿不可

此而曰定人心不服也臣常謂心無所爲不論乎怨

之與刻深皆爲公論心有所圖不論浮誕之與撫拾

萬曆注畧 卷八

皆屬私言汝訓雖誣臣臣不忍嫌汝訓之名獨惜其

以迂愚受惑不自知其輕詆耳吳正志等四五人議

議偏在常鎮一方又偏出一人師友親故此氣節耶

君子耶張九一有塞上聖田功績非益虛名於紙筆

臣聞舉之辛自修在院考察以私憾陷甘雨以私賄

底向曰紅臣實鄙之果誰誑誰誑乎○吏尚書楊美

亦言汝訓籍制言官非體度調南京○御史錢一本

劾奏江西巡按視大舟駐私狼藉命逮治之○陳與

郊陞太常少卿御史王明勅之并及楊繼御史萬國

凱亦論繼繼陞唐楊繼陞與郊爲失所舉外轉張一

元張應秀王麟趾爲失所籍

三月許事雜于仁告病特旨着爲民○吏尚書楊龜
龍以宋繼代之○代州星頂和雷○太常少卿謝杰
言懿文太子歲以奉祀官主祭祝以御名其體太愛
命易南京五府僉書官主之

五月李世達爲左都御史○京師早霜○給事中
汝寧請禁人荷田雞以推廣好生人呼汝寧爲蝦蟆
給事

六月太白晝見○虜入陝西時吉能父子俱死其孫
卜失兒切不能制其下用事臣切盡黃台亦死各酋

十月三日 卷八

莫相統一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虜嘗抄掠諸番
而火落赤者切盡黃台吉弟九珠點據莽刺川時掠
漢人畜邊將就索輒還之時副將李奎方醉軍士報
虜侵掠奎單騎赴之虜持輕自白奎拔刀砍之虜太
譟射奎死大帥劉承嗣擊之不勝虜遂入犯洮河副
將李瑞芳戰敗沒乃以尚書鄭洛爲經畧使切責順
義王起之東歸而聲火番之罪革其市賞遂之遠去
西邊以安按卜失兒有二人後襲
虜王者此力兒之孫也
秋七月朔日食○楊文舉爲吏科都給事中敎其行
厥功也尋以驕傲○廷臣屢疏請冊立豫教上怒

其激駭以爲難聞錫爵曰凡吾聞者貴而使賤之
親而使疎之今上手授元子明示臣等長幼之序臣
等勸冊立以成所欲貴諸臣教以成所欲親何名爲
聞也

八月閏臣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
事則不懼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
心舉朝惶怖止辦取敗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
下未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聞爭談出塞之
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無害以日月恍惚
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
焉臣注思

逃責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
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
可以措手暫寬文法而後文武同心人人效死○侍
讀學士黃鳳翔言方今四夷讎集闕下陛下頻免朝
講馳溺宴安臣竊耻之天下士計用人理財二端建
言諸臣獲譴獨重士氣日推人心不奮平居有廢爵
祿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臣愚以爲直臣宜召用也
宋藝祖欲積穀帛二萬易胡人首今戶部二十萬之
歲進項爲常供都城內外寺宇金碧焚燬皆內帑所
捐金也遠方荒邦之供奉歲時齋醮之類仍與其捐

厚費于寅賓。雖若寬一分于民命也。○乙丑召見。時行於皇極門。示以趙可懷奏。云虜王過河侵犯。時行對以虜欲搶番。聲言內犯。上曰。番人也是我之赤子。督撫官受朝廷委託。平日所幹何事。不預先防範。到虜過河纔奏。可見邊防廢弛。皇祖時都拿處矣。上又曰。近時督撫把將官輕賤。率制掣肘。但有功勞。督撫有陞有賞。都認自己之功。及至失事。推與將官。時行對曰。督撫只是調度。臨戰定用武。上曰。古時杜預諸葛亮。皆能將兵立功。時行對以將材難前。日有御史薦二人。其一原是中村。其一又老矣。上曰。趙充國亦是老將。卿為朕腹股用心。分理廢弛不止。陝西時行對以款貢二十年。保全生靈。何止百萬。上曰。款貢亦未可恃。若專事媚虜。使虜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時行頓首出。○復命鄭經昇陝西。雜以戎政被察求去。時行薦用之。○九月詔停刑。○易州人周言。張世才上言。阜平房各產礦砂。奸民竊取爭鬭。請立官開採。○御史萬欽劾奏。首輔時行奸貪誤國。巧宦之類。神與庸。介冒以邊方為捷徑。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時。歲以十數萬。無事則為之接引。失事則代之蔽護。

所知者某某送銀三千。某某五千。某某萬兩。轉總。擢編衣某某送銀五千。與之輕罪。邊臣邊將多入其家人朱九之門。欺誤國家不淺矣。虜再入塞。軍殺將督撫疏聞。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方畧也。時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為萬全策。而劉永嗣之覆。是衝壁而入也。臨筆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壁之言。何以自解矣。十月間部大臣合疏請建。東宮。閣臣申時行。揭帖於上。前日中書官抄送揭帖。猶列臣名於首。不勝跼踖。臣自抱病以來。不復與聞政事。近日票擬。洋無所知。每見多司。但有言反。輒諭止之。臣在閣時。同官未嘗言及。亦以為為未可。殿中書舍黃正賓摘揭中之言。上疏劾時行奸詐可據。上震怒。廷杖正賓一百為民。○國子司業劉應私言。時行外逃。嚴嵩橫之名。而頑夫債帥出其門下。陽避居正。佑權之。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一上傳諭百官云。冊立如明年春夏。科道官不來。責便於明年冬傳冊立。如再責。正待十五歲。○禮科羅大紘奏。內閣下時行密揭。辨明建儲公疏。初不與知。但云社稷計。裁自宸衷。毋惑學言。已奉旨俞慰。科吏自時行。

視御批遣人取回原揭臣誤許之論日籍留臣違例
索之遂拒弗與夫青瑣森嚴而使論音洩漏臣罪無
辭但時行遣其辭以資友極其語以謬君陽附請棄
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內交高廟神靈必陰極之有
旨着大結降邊方○神科尚故寧言公疏始上許
竟當時行此國之失也聞帖不必送科送科未必無
意帖既落科亟令索回不欲傳抄見成心矣此申
行之失也乞嚴諭二臣協和以全終始
十一月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致仕季馴勤於河事
其所經畧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談河患者皆咎
其片六律
海日積沙竊謂海無利濟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河
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惟當繕治堤防俾無旁決則水
歸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至於下流或歧而
分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
益弱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下流既順上流
之淤塞自通海不濇即開河不挽而深矣所謂回
即以導河導河即以濟海也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
之虞矣河東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倣河南
隄之制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則
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侍郎沈節甫疏言近日河

在河身日高高在消口則淮水不得出為祖陵憂
在鎮口則關水不得出為通遼憂必以治河身之
為社稷其次開腰餉使黃議淮以安祖陵開腰餉
洩關水以保通遼為中策○居正當國時其奴有
七者頗擅權勢一詞林大僚贈以序言楚為楚演
生張籍沒後七亦論死至時行當國其奴宋九惟
過於七行賄者皆錄以送時行其富敵國同時有
片者文雅不如而富次之其主人以清謹為名不
經赫也一日五謂人曰近有給舍過宋九適一邊
遣使先通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
門下給舍云煥兄通息於某願與交儼世有此等
諛官同我輩求薦與邊帥游大可笑也五之議通七
九適矣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得志之○兵科張棟言
經畧尚書鄧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鎮共十九營
計三萬七千九百而舉戰之數止於六千何陵夷至
此也問事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
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
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
良卒勇士飽馬騰乎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則
事修乎否乎所問者安在乎

十二月庚寅。上諭時行日。祖宗訓錄。乃今之史鑑。豈可不得而知。其令寫成書。以便觀覽。庶知治國家之法。○吏部題員外鄒元標調文選。又陞孫如法南院照磨。俱不下科。臣楊文煥御史何選各疏請。切責其市恩沽譽。各降調。元標着改南。

萬曆注畧卷之八終

萬曆注畧

卷八

萬曆注畧卷之九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大理寺臣陸 鑄參訂

辛十九年正月諭選官女三百名○時當 廟亨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戶科陳向象薦起清德

諸臣鄧以讚許孚遠朱鴻猷楊時喬丁賓顏素秦

喬應春凌瑄衛承芳王紹先蕭汝芳允之

三月彗星見胃宿度尾長尺餘復見室壁宿度尾長

二尺○閣臣王錫爵歸省○朱繼堦求罷丁父總商

丘人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石星代總爲戶部欲

振刷奸蠹以清儲蓄一日與總待漏同坐欣然語曰

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美金若干總曰不然朝廷

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

處美盈或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

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總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

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 上在

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卽曰此套子也卽

有直言激切措斥衆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

沽名耳卷而封之于慎行嘗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

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朱繼獨傲然日時事得失言

官家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

微省若一槩不理就如癘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

醫矣同列皆服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稽中萬曆

之政遂衰人咸思朱繼之言○兵科王德完劾奏水

常卿郭東宸劣少卿唐鶴徵傾險有玷清秩下部議

看東致任鶴徵調南京○應天巡撫李冰奏蘇州

知府石昆玉下巡按勘問昆玉清直循吏郡人詞之

閏三月慧見○聖遂遊僧密藏等

夏四月吏尙書宋繼卒南京陸光祖代

五月 上諭科道邇來風尙肅勵事尙趨附內之效

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奸生欺蔽前者大垂星示群

奸不道爾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

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 上市恩取譽至於

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豈不聞官中府中

事皆一體汝等食何之祿受何之爵旁觀趨避無不

奸去佞之忠職任何在南禮部主事湯顯祖應詔

言臣子本心自有忠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 皇上

威福之柄潛爲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公

時行所得耳人臣自非天性公道大段取富貴而

富貴者明主所以誘天下公道權奸所以誘天下

邪皆此具也。首發科場欺蔽者非丁此呂乎。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敎吏部尙書楊繼祖而去之。終言邊饑歉蔽者非萬國欽乎。時行不能隱其耻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竄之。又有年例不時補外二法。以奉筭。言官使其迴心欽氣。而時行得以浩然無臺諫之真矣。卽如都給事楊文舉者非奉詔經理荒政者乎。而過亂受官吏公私之全無計。迨至杭州朝夕西湖。記經畧荒政是何職名也。已而廣買薦舉。每薦可五十金。又暮夜爲鬻獄。得數千金。未幾復命。而吏部紀錄居然首諫垣矣。臣謂皇上可惜者四。爵祿者

萬曆注畧

卷九

皇上之雨露也。今爲私門蔓桃李爵祿可惜也。群臣風靡皆知受輔臣恩。不知受皇上恩。人材可惜也。輔臣不設法與人富貴。不見爲恩。法度可惜也。前正年居正剛。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時行柔。群私人靡然壞之。皇上之大有爲可惜也。皇上別諭都御史李世達謹守憲令。簡滌諸道御史在內言事。在外宣風一意。遠賄觸邪。豈惟天變永消。臣且謂奏奉階之符也。

六月忠順夫人三娘子上書。鄭維以洮河失事謝罪。○蘇松湖廣大水

七月吏尙書陸光祖乞致仕。不許。初光祖爲選郎。書嚴誦深所委重。嘗言吏部而樹棘扃門。何以詮天下士。及秉銓。日方嚴絕于請。曰我不忍負嚴公。不揚趙用賢沈思孝昔議不令者。悉推擇起之。行意漸忤。每日吾爲老禿翁所賣。光祖謝曰。某昔郎文貞知我不敢稍貶。以御文貞始不堪。辛相信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何望之深也。冀時行密薦張得允。光祖甚非之。錫爵曰。詞林鱗次有例。光祖色曰。宰相非掾史。何可例進。錫是閹部與成水火。司業劉應秋主事蔡時鵬御史章守誠錢一本各疏

萬曆注畧

卷九

列時行罪狀。俱留中。福建僉事李珣奏狀時行十罪。并劾錫爵。感時行援引之情。使皇上疑言官皆爲陰私。同惡相濟。疏下部科參看各衙門會題。李珣肆傾危。命革職。○山東主考預傳李周策楊鳳至是禮部題請。果屬二人。御史李唐劾奏。命爵禮部可。八月太白經天。○除庶吉士八人於翰林。七人爲科道。○上允時行密揭。以趙志臯張位名下部。尙書陸光祖執奏曰。閹臣例當會推兩臣之賢。卽不負舉。然一聽密薦。恐開徇私之門。上曰。元輔至公。從所請。後不爲例。○尙書石星改兵部。楊俊民戶部。

○初山東大旱蝗蝻爲災德平知縣崔士榮爲民請於撫臣宋應昌應昌米之信縣民五千餘人載敗禾灰蝗走撫臣所呼冤洩濟畿配應昌遂劾奏士榮事王德完言所劾未當下都察院議給事吳鴻功言邇來下吏可以狹上官詭言可以宜內地上是之○士榮方舉卓異部覆改調○遼東巡按胡克儉奏總兵李成梁去冬入犯賊二萬虛張日二十萬賊十八日出境先報二十三日出境大將統兵束手自昌無寸土一民伏鼠盈野哭聲蔽道問之咸云往年副將曹鳳好戰爲其所忌而陷以罪今日誰敢一戰

有勝之舉

卷九

四

世連自辨副都御史陳有年奏克儉負氣肆言者將二級調外
九月大學士許國乞致仕許之○諭王家屏趙元勳時行入直○王錫爵給假到家疏謝○李長春尚書禮部○甲戌申時行力請放歸允之初時行每聞論劾畧不介意其子私語頗允成謂當於古大臣休休有容何如允成曰古之所容者賢今之所容者饒也自不相並○尙書趙志皋侍郎張位各東閣大學士○南閣首及商賈酒好殺北閣二首潛使人於途中刺殺之○南閣子勿總督侍郎郝杰令所遺部吏萬曆注畧

卷九

既不肯戮保守城池足矣今春全無虜犯忽議出塞黑夜襲殺二小管得其屍屍二百餘顆回兵有賊數騎一呼李寧策馬先逃及至鎮清市夷回大肆殺虜以致數千之兵旋者不十之一二始捏爲克毛火等入犯聲息並解功到大學士申時行密勿不知邊陲昨孫守謙之疏姑以書阻止票聽勘臣謂邊方有事地方官互相隱諱誰與通一線之脈哉近日邊事日壞於邊臣之默蔽亦壞於輔臣之調停如徒知一隅之罪當寬不顧一方之生靈可惜則見小遺大輔臣不當如是矣克儉又論左都御史李世達改節取嫌

有勝之舉

卷九

四

更番以一班在縣訓練一班赴軍門效勞臂力過人謀畧出衆者授爲將材州縣皆精兵也。有司紙贖金其積數法非不善也。而應積之數多取足於罪外之贓徒充倉廩耳。莫若令有罪者定罪入穀請按臣計贓印票登報不以較而以銀者以贓論不惟賢者可以自見卽有不肖者亦無繇自玷積之三年倉有餘粟亦寬民之大端也。

十二月文選司郎中王教爲科臣胡汝寧所劾御史馮從吾極言汝寧小人害公下吏部議汝寧久下清議降外教仍供職。

嘉慶元年

卷五

壬子二十年正月計外吏部特舉清吏二十一人○延緩總兵報擊虜斬獲功○禮科李獻可疏請備教宜預上不喜着降級調外吏科鍾羽正舒弘緒鑒請各降罰戶科孟養浩申拔廷杖一百爲民兵科陳棟等六人合疏刑科陳向象御史鄒德泳賈者儒郎中董訓成各疏上并獻可俱着爲民
二月寧夏呼承恩作亂承恩故胡人父拜嘉靖中奉奔驍勇立功歷都指揮使萬曆己丑積功自參將都副總兵到任承恩襲職兇聲爲巡撫不能轄軍承恩與土丈秀等皆怨至是月鎮戍詩冬衣月糧弗給承

逆起激衆亂推軍士劉東陽爲長人帥府白事帥張惟忠驚悸不能語東陽亦執詞使石繼芳署米實獲殺之惟忠糧東陽自稱總兵承恩許朝爲文秀李雲泰將扶慶王代請分兵掠威堡惟平虜將蕭如薰堅守副總兵李駒馳入靈州守之總督學曾發師小鹽池賊字雲和虜騎攻城堡如薰射之之本兵石星以總兵牛應吉老起麻貴爲副與李駒等營於鎮城之東西賊屢出搏戰遊擊俞尚德被殺賊求款時已推朱正色爲巡撫而甘肅巡撫葉慶熊亦請討賊遂與總兵張傑並集賊下賊再召虜

嘉慶元年

卷五

國靈州牛秉忠中流矢幾死張傑入城諭降被囚頃兵數月迄無成功詔賜提督魏學曾劄
三月賜進士翁正春等○王家屏致仕○吏部推補調官饒相萬國欽不許選司官盡黜爲民陸光祖疾上意適合推閣臣首光祖上曰可見請推之意矣
光祖遂罷○追奪吳時來陞補御史楊爵諡忠介
夏四月起李成梁征寧夏不至以其子如松代御史恭園嚴監軍○張位行取到京○虜王縛獻叛夷實王及滿官正北妓大成北妓不他失里銀有差
五月孫繼向書吏部○甲子京州星隕○督如松

軍寧夏○蓮化兵亂○議出師援朝鮮○朝鮮雖爲中
朝屬國故亦臣附日本日本首平秀吉起自人奴累
以雄傑善兵致位閭閻將謀篡國命行長平秀嘉精
正恭等率舟師直逼釜山脂度尙掠開城分陷豐德
諸郡朝鮮人望風奔潰王李必棄王京走平壤復走
義州顧內屬乞援日本清正出平壤西獲朝鮮王三
子駐兵咸鏡督撫以聞本兵石星議遣人探之用
與入沈惟敬奉帖諭朝鮮王別令副將祖承訓史鑑
將兵渡鴨綠抵平壤援之○倭酋平秀吉廢山城君
自號大闢王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

萬曆注

卷九

六月牛秉忠李嗣等圍寧夏李如松兵亦至以布袋
盛土填集登城賊力拒不能入內有百戶姚欽等約
內應不克賊大僇同事人許朝開門欲逸不果賊始
用
七月大常少卿王汝訓請親廟享不答○諭戶部雲
南貢金加增一倍歲共五千兩尙書楊俊民執稱貢
金原非舊制不可增多准四千兩○葉夢熊檄總兵
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浸城虜卜失鬼遣酋犯花馬池
麻貴重一元擊敗之虜遂引去○祖承訓兵至平壤
爲倭兵所藏史儒灰之○石星亦能入倭闕說者沈

惟敬請往宣諭遂抵平壤行長今牙將以有與迎少
執禮甚平稱秀吉曰大闢願入朝與朝鮮並爲外藩
惟敬歸報石星以聞加惟敬游擊往諭倭撤兵歸島
以待郎宋應昌爲經畧郎官劉黃裳袁黃爲贊畫
八月上念寧夏師久無功罷總督魏學曾以葉
熊代梅國禎備言寧夏軍情怠緩攻城軍士反噬
徒城上燒梯在城內應者逃至營中催兵上城莫
肯應有逃出者任賊人捉回莫爲救援營將被執
賊者營中不知至賊報方覺有旨着葉熊節制行事
得新不用命者

萬曆注

卷九

九月大學士志學言所處地位有五難主事諸壽賢
論志學無識無才無量無局兵科許弘綱引蘇軾與
司馬光爭役法事以爲大臣能受善好賢故量大
宏而感人至矣○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寧夏苗兵莊
浪兵亦至水浸北關城崩承恩許朝趨北關拒戰
如松蕭如薰遂破南關承恩乃合張傑下城諸貨
夢熊許其殺劉許自贖承恩遂殺劉許及文秀城乃
下承恩謁梅御史楊文執之字拜闕室自焚
十月大學士張位上陳國是禮尙書李長春申請
立不報長春尋罷

十一月大賞寧夏功臣葉慶熊朱正色梅國順各
世官武臣李如松功第一加官保蕭如薰天之麻貴
劉承嗣李如梓楊文牛秉忠各加級有差魏學曾致
仕是役也人謂葉李實傾魏而獲其功云
十二月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時趙志臯當國張位
新泰志臯虛已馮之位引楊一清翟鑒故事欲經
東陞志臯固留之石星乃推宋應昌位頗不悅及
請勦遼兵將星希位意用如松應昌已遣惟敬入平
壤歸如松至軍大會文武將吏叱惟敬險邪當斬泰
軍李應試詰問曰籍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
應昌如松以爲然遂誓師東渡○遠楊應龍詣重慶
府對簿法當斬應龍請征倭自效乃令之
癸二十一年正月王錫爵還朝入關視事○增雲南
採金每年例進五千兩初嘉靖十三年定例歲貢金
二千兩隆慶四年增千兩旋復停止至是始定○太
監張誠閱視三大營○增蘇松四府兵餉銀十二萬
七千兩有奇○辛自修尙書工部○徐元泰尙書刑
部工部科韓學信言元泰半年間秋而戶部管大
冬而都御史管京營春而司寇兩中在在能辦未
解也御史劉日樞言元泰不二月而遷陳有年蔡國

珍不半年而遷朱鴻謨不五月而遷是建官與無
等也○江西巡按薦舉人劉光卿鄧元錫學行純修
特授劉國子博士鄧翰林待詔直隸巡按薦通判王
升馮行可進授博士王教臣孝行真修進奉訓大夫
行有司優禮○大計京官考功郎南星秉正不阿所
黜多聞臣私黨科臣劉道隆誣之有旨切責尙書
不服罪左都御史李世達言諸臣無所徇私雖鑑
傷南星之親而皆黜虞淳熙清修無過楊于庭有贊
西夏故留袁黃以疵類健處其所斥者甚快人心可
以徵公論矣有旨奪鑑俸南星淳熙于庭黃俱革職
爲民○沈惟敬三人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齋
封典過肅寧館行長命牙將二十人來迎副將李如
相易倭寡擒之倭驚潰逸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
將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通事達情兩
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神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
加撫遣歸平旦行長屹風月樓候驛龍節倭俱花
夾道迎候如松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畏倭遠巡
入形遂露倭急登陴拒守如松慮兵攻之諸將將
割級南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
長股水渡大同江還龍山旦日如松入城遣人隔

上首功。南人西人皆無級。一時譁然。贊畫劉潤祈如松以三不可。經畧乃令遼人均功與南西軍。奔殺一般。叙惟散名下。以大捷聞。遼人之竊級也多。朝人腐首。朝鮮人恨之。以倭棄王京通告。如松信之。驛趨碧蹄館。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成倭人圍。僕夫李友昇力戰。援如松出圍。遼兵過橋者盡滅。昇亦戰歿。仍以猝遇倭。開殺捷報。大兵退守開城。元輔王錫爵以建儲為請。上報云。祖訓重立嫡。皇。后年少。倘後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待數年。冊立為便。錫爵請以皇長子即母中宮可不。必。以非出為嫌。上復報云。豈敢背違祖訓。學前代之假借。論禮部三子暫封為王。以待將來。工部郎岳元聲草疏將諫。適儀曹郎顧允成張納陛至。遂聯名上。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在盛年。莊。皇帝不設為未然事。以遲悞大計。疏入。刑科王如璽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維京疏云。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顧中官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移見在已成。令臣恐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褒錫爵。勳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却言擬勅。難以

厭中外之人。心矣。光祿少卿余杰丞王學曾儀曹。泰來于孔兼又繼上。上怒。王朱謫成杰。學曾為。元聲允成納陛得寬旨。而並封前旨未收。元聲與。顧于陳暨李啓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顧面詰。錫爵於朝房。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詔已草。除挽回。字別無商量。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為首。杖成惟命。錫爵曰。初意皇長子。間與三子五子等。咸亦自有別。元聲曰。等咸儀曹事。非閣臣事。錫爵雖難。翌日錫爵上疏。自劾。上。報云。既如此。俱不必封。元聲復上。錫爵謂非有據。立之顯功。斷不足以償虛儲之實。非於是。錫爵復上。書爭之。并以豫教為言。上不允。二月儀郎陳泰來上言。臣歷官以來。親京察凡四矣。辛巳則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丁亥則楊。繼自許。僕校考功。徐一橫主調停之。盡未有覈實。情邪諂盡。屏食墨。畢汰如今春者也。虞淳熙素擅才名。楊子廷西功未叙。袁黃方贊東師。該部計品。取自。上裁。劉道隆遠形糾摘。遂蒙嚴旨詰問。道隆之疏入。而專權結黨之旨。下宵人坐觀其報復。懦夫怯避。於。擢官。諷風漸長。正氣潛銷。不可不辨也。有。旨泰來

屢肆欺君降邊方雜職并賈若薛敷教于北兼顧允
成振納陞各降州判官○石碣土舍馬那聘攻其女
宜撫軍氏單上書曰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
虜一千級兩臺不以臣女流賜之獎曰紀律嚴明
鋒第一今那聘無故而戕戮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臣請比先年楚金洞舍謀篡事願以聘就吏○東師
自碧蹄之敗軍氣大索有謀言清正截鴨綠江邀我
歸路經畧宋應昌茫然無措劉黃裳議還遼遼之京
黃墓各有馮仲纓者請使清正說之因請同事金相
爲副應昌付諭帖以往至咸鏡留相外觀形勢單騎
青盾主學
突入倭營清正盛張軍威迎之仲纓立馬大言清正
備服率諸首跪拜受諭亦以秀吉受封爲請仲纓約
先還朝鮮王子陪臣清正唯唯隨令王子陪臣見仲
纓與訂盟交割王京傳示援寨東還仲纓誑之曰恐
朝鮮人有邀之者慎防之清正既行金相領健卒百
人俟候盡遣其星落者殺之黃裳忌黃收功責其還
倭姑好仲纓示以所殺乃愧服分級十之三與劉門
下應昌叙功具奏如松怒揭仲纓賣倭宵遁論以軍
法并揭袁黃罪袁遂削籍去如松欲乘倭情歸擊之
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營休迭法以退去別將劉挺查

大受祖承訓等各進屯倭大驚前移釜山屯糧營
久成計兵科侯慶遠謂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
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我兵以次撤歸經畧疏請倭
盡歸量留防戍
三月漂溺漕糧二萬餘石○溫純尚書工部○開臣
王錫爵疏論進言受言之義不報○提督李如松駐
師平壤餽餉不給參軍李應試曰師老糧盡坐待餉
爲沈惟敬馮仲纓不足使乎如松乃詣定州與應昌
謀適副將查大受得倭文一角詞意甚謹先是倭以
天正紀年至是稱萬曆稱陪臣云云如松乃召惟敬
私語定計以親信守備胡澤副之駕小舟直趣龍山
行長曰往事不必言大開托我大事今日天朝如何
惟敬曰經畧提督殊懼惜勞無降表難以據奏耳行
長曰須天使至南戈會大議裁之惟敬還報應昌以
謝周梓徐一貫爲正副使資諭帖往惟敬先馳報行
長行長卽集平秀忠平正成諸酋於王京逆徐謝二
使人二首曰必責我衆退還海島沈大人當送至釜
山
四月十七日倭衆出王京如松令諸軍次第進發正
成行長狀上經畧提督獻米五萬石諸將各分市於

其下兵士大賴以安黃應賜勅如松羅使可得利遂

馳度烏嶺逐之倭人還兵復仇遂攻下晉州

五月戶科王德完言總計弘正間各邊年例大約四十三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萬至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且十倍矣

六月沈惟敬及二使至南戈壁平秀吉脫禮甚恭付

還王子臨海光海二君及將相三人三都八道悉還

朝鮮王使小西飛輝守藤資乞封表隨二使人境

七月史尙書孫繼龍彗星見近紫微詔勅大小臣

八月萬壽節免賀○吏侍郎趙用賢於先年因院時

與倭官絕婚至是被許去位御史趙標言君子負氣

太高處事太易防人太疎用賢今日正坐此弊小人

伏危機於十年之前君子遭陷阱於一瞬之頃從茲

以往風化人心安所底止也○東師歸上諭本兵

許封不許貢宋應昌再遣惟敬入倭營趨謝表

九月陳有年尙書吏部○霍丘縣蛟變水溢

十月李世達罷孫丕揚左都御史還郎孟化憲以

推張棟諸人請爲民

十一月十九日上御暖閣召輔臣錫爵面談錫爵

諸豫教分別長幼再疏請皇長子先行冠禮○

行人高攀龍上言正人一空群小得志斥楊應宿

宿亦疏斥攀龍有旨各謫外御史吳弘濟辯嚴楊

邪正并黜爲民○起綱以讀史右侍郎辭不至

十二月以侍郎顧養謙代爲經畧宋應昌及李如松

等取回○南部郎諱一召言人心有偏蔽則不平輔

臣王錫爵不能平心久矣自正月再入輔政無月不

逐言官今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部郎孫繼有言奸

臣敢於傾善閣臣果於容奸君子小人較若蒼素應

宿量降攀龍重處去留失平矣南部安希范言南星

化鯉之秉公天下共惜之用賢之剛正天下共惜之

至如鰓之清修世達之練達李顏之方介天下又共

惜之行人高攀龍一疏深惜諸臣之去反蒙重黜不

能不歸罪於閣臣矣以爲出聖裁則閣臣乏窮達福

來之忠若出於臬擬則閣臣陰懷私意而歸過君父

不忠之尤者科臣選中立葉繼美亦言閣臣有心斥

逐爲妬賢不能臣較爲竊位有旨繼有爲民一召

希范達問○南京戶部郎唐伯元奏進古本石經

學以正王守仁新學之惑詎又請罷王守仁之從祀

聖廟以崇正學又請升有若干十哲而退冉求

二十二年正月詔曰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
沿尤甚至割厥尸殺生人而食者朕念之不遑寢食
屢旨蠲賑小民有無沾惠值此公私交誼之時該地
方別有急務方畧目今吏治不務講求荒政止以交
際趨承爲職業費用侈於公庭追呼徧於閭里爲
者不能禁止遇有盜賊生發故意觀合以避失事之
咎撫按官請蠲賑始了目前之事上下相蒙朕甚
受之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欺玩者重治不
宥

二月初四日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
凡舉止凝重一日講官焦竑叩以維皇上帝降衷於

下民若有恒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
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
也講官嘆服○王輝威○幹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
說○河南盜起

四月朔日食江南趙撫朱鴻謨奏擒聚謀不軌監生
丹徒丁邦相金壇趙州平無錫秦登太倉王士驥上
海喬一琦常熟譚應明等付所司卽訊邦相等皆
富子放誕無忌者惟一琦有武畧後爲遼東裨將獲
劉杜戰沒

王乃閣臣王錫爵以病乞休遣行人護送回籍錫爵
辭朝上疏一勅御朝云一刻臨御勝於百刻批覽面
決一事勝於手勅百言一勅批發云言之當者不可
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
結之罪案則廢人二款最切○尚書沈一貫陳于陞
入閣辦事○選郎顧憲成黃綬坐命推閣臣有李世
達名下旨切責科臣盧明訓代爲申辯並請爲民陳
有年求罷

六月雷火焚西華門

七月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受代於寧遠宋應昌待
罪都門子告歸劉黃裳亦論去南北將領吳惟忠等

先已西還倭使小西飛旁廣寧秀吉表文且至養謙
具奏身任封候千年可保無虞下廷議詔小西飛入
朝群臣或奏言不便已王定議封之

八月孫丕揚尙書吏部更定選法親自抽籤註缺時
人嘲銓部爲籤部

九月改顧養謙總河以待郎孫鑣爲東征總督○東
虜復犯邊大將董一元以兵匪鎮武堡虜率騎深入
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
精力愈倍虜遂潰一元追逐之斬首四百十六級伯

言中流矢於把都傷重空馬而逃是夜虜奔如狂哭聲震野把都尋亦歿○御史冀體疏奏趙志舉謫爲民○虜酋火落赤卜失兔萬騎入延安

十月戶部鄒應泰白糧解戶本色不純下法司究問科臣李先芳孫羽戾各言卽官一憑衙役恣肆需索小民劫威掩口不報

十二月請選郡縣生員爲民○科臣林材奏祭酒趙憲三十年仕路一無善狀不足以辱成均有旨憲風箱削謫外

乙二十三年正月甲戌朔吏部疏請叙用罪廢諸臣不允○使使小西飛卿守蘇原如安奉表入京有旨從厚禮待以體懷柔遠人之意○大計觀吏有衡州府同知沈欽前糾發巡撫貪狀逮問逮成仕林以欽屬吏陞上官其缺之至是蔣時馨爲考功郎遂黜欽

○陝西巡按李楠論原撫朱正色盜用官銀六萬無從稽考○尙書孫丕揚趙煥各申救御史彭應參將祭酒范應期家居其子淫毒一方鄉里爭欲殺之應參逮至其地訟者千人應參下其詞於知縣張應望

逐鄉民報復毆殺其子應期危逼自縊妻吳氏赴關訴窮應參於是被逮

二月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命臨淮侯子李宗城

指揮楊方亨充使費封敕同沈惟敬往倭國三月賜進士朱之蕃等是科得內閣五人進士樊玉衡段然劉時俊等皆以循吏補玉衡清介絕俗明敏惠愛今崑山五年日與家人惟食腐一方菹豈不入都莫有薦者其卒也入廟祀之○戶科臣楊仰泰

臣受賄辱國可憂詔諭慰安閣臣詞惻外任○元趙志皋求去○總督邢玠乘傳至蜀檄曉楊應龍以學劉事許以不成水西宜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尙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趙應龍就吏得貴罪重慶太

守王士琦屬秦江令往宣諭卽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面縛道周請來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如安國亨太守爲請以七月二十四日詣恭江轉獻黃元等十二人論應龍欲得贖輸四萬金命其子觀

種以土令受事設撫夷同知治松坎四月朔總河尙書舒應龍籍以河工久濬無成祖陵冰患不治也○刑尙書趙煥罷

五月李汝德督陝西三邊○戶部董漢儒言皇上頻年深居群臣罕得見面不日增例金於雲南則日造花絨於關西不日蜀藩亦貢扇一萬柄則日楚至

加進精十六緡。最煩費者羊絨值三十萬而責之。國
簡殘破之區。陝西四鎮主客兵餉。雖命奏撥核。而
夢熊仍請四十萬。崇文門稅課日爭誇多以示譽。利
析秋毫。尚慮困敝。九閣三殿之間。惟聞縱酒。淫刑
貨。陝西巡撫田樂奏報斬獲虜首六百餘級。

六月大雨雹。江南大水。

八月遣縱騎述不謹。奏政丁此呂。先是都給事中
東明。奏論右都御史沈思孝。右通政李植。謂思孝傾
張位。又奢覆嫁禍陷志。李植假風水以傾特行。王
錫爵目之爲傾危。不亟去二人。必有以亂國。思孝辯

再唐莊宗

卷九

曰。前吏左侍郎缺。會推李植呂坤。上不用。刑侍郎
缺。推臣及朱鴻諫。上用鴻諫。協理戎政。銀推李植
及臣。上點用臣。東明乃曰。思孝方推不用。何驟得
溫旨。必有貨緣。近者舒應龍爲民陳。洪烈劉弘寶。調
外張貞觀。彭應參爲民。皆別奉旨。東明則曰。思孝有
意傾陷。乞下都院。請正有無欺罔之罪。戶科鄒廷彥
亦論思孝奸險。上怒廷彥。罰俸。東明降三級調邊
方。御史趙文炳奏。選郎將時馨受賄。上嚴責吏傳
書孫丕揚。指實丕揚具言。時馨無受賄事。封進原卷。
原卓呈勘。時馨自辯曰。今日朋謀亂政。則左都御史

沈思孝是也。思孝恨丕揚秉公欲濟之去。故曠文炳
論臣前者大計。註考奏政丁此呂。不謹。思孝與江東
之力庇之言。於左都御史表貞吉。恐嚇御史甘士倫。
屢言於臣。恨臣不聽。欲甘心久矣。吏侍郎劉東星。
思孝思代其位。結江東之劉應秋。徧告吏司。必以
思孝爲言。高桂屢求選司。劉應秋屢有請托。臣皆不
從。故合謀傾臣。造款。上怒時馨。賈辭發爲民。丕揚
亦摘奏曰。丁此呂。不謹之臣。思孝稱其建言有功。獨
疏殺之。深爲可異。御史強思疏劾李三才。江東之考
察。拆此呂。三人以失黨爲恨。今傾時馨爲此呂雪恨。
也。御史馬經綸亦言。朝廷爭許有端。遂命逮此呂。○
永寧土婦奢世續。上書曰。臣不天。白僕再世而再危。
我也。請以白。就吏償兒。成先是香效忠。有二妾。世
世續統生子崇禮。嗣職成。續子崇剛。當嗣而幼。統與
僕洩卜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相攻五年。崇周爲諸
生。竟得嗣職。從討楊應龍。戰甚力有功。卜子曰。以
飲毒周成。故續爲之。請云。○加建州首奴兒哈赤爲
龍虎將軍。○勲衛李宗城奉使往日本。所經行之營
在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義智夜餽美女二。三
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後首數請渡海。不允。義

夕妻行長女也。示城聞其美，必欲淫之。智怒不許。直謂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陰誑其左右曰：「俟叔三三兩兩，蹕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墨書夜逃。比明，失道自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微聞於朝，臣工聞然，督撫直指皆言：「侯情未常有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乃改方亨爲正使，惟數爲副，立限蕩海。

九月，准復建文帝年號。御史趙文炳復疏，請時議原非滿廉之主，鄧從吾、強思等強言，蔓引去歲陳有年出都，止有三損，臣欲繪圖以風天下。今時議去，自

萬曆二十一年

卷九

三十四

京抵海，車輶船載人所共見。○崇信伯費甲、金隱匿閣客用家財奉任。○兵部司官以誤推被劾，劾武臣着降三級調外。科道張同德、區大倫以失糾革職，武選主事陳楚產、張集義雖奉差在外，一體降調。○又諭近來兩京科道徇私附和結黨抗違，將六科部給事中十三道掌道御史各降三級調外。五城御史夏之臣等各降邊方雜職。○暴司禮監太監張謙罪惡發，奉陵司香籍其家。○陝西巡按林道楠奏：「臣李根挾私抗倣，時根以廉自見，欲同官盡卻交際也。」十月，虜犯西寧，參將達雲禦之，斬首六百級。○貴州

巡撫林喬勅巡按薛繼茂貪淫酷暴，杖處守備以下官及軍民無數，賍罰餽賂金銀及需索器皿，以至杉板、奸宿妓女及門子厨役妻種種可數。狼藉當誅，下部議。○湖廣巡撫郭惟賢特薦異等佐領官員，並其昌云：「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立賢無方，寧論資格黃霸起於卒史，薛瑄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商賈，丙吉出於獄吏，此韓琦所以度外用人也。今臺察

諫劾自起家孝廉者已不勝刻況，錄史卑吏何望吹噓上天乎？郭惟賢此疏誠厲世磨鈍之舉，可爲天下撫臣法。

萬曆二十一年

卷九

三十五

丙二十四年正月，再詔兩京科道耿飢、龍三十四人。○御史馬經綸疏懇聖明優容言官，上方震怒，舉朝莫敢言疏。人人謂必有廷杖嚴譴，賴聖度優容，而經綸亦直聲大著，尋斥爲民。

二月，兵部題遼東斬獲功，擬重一元封伯爵。大學士趙志皋言：「封爵大典，請自上裁，遂寢之。」尋以兩貴趙綬、報捷志皋等各極子。

三月，丙子，乾清坤寧兩宮災。○劉綎破虜於莽刺川。○故侍郎趙用賢卒，用賢負氣直任，不爲王錫爵所容，受許去國，人爭惜之。○謫部郎朱長春樂元聲爲

民○御史況上進奏爲行取在選採訪宜慎

六月誠意伯劉世延出教於爾都通衢言僣房交

鄰○謬國募民輸財准首功題叙○太監田義奏

前左右官妾 聖怒責遣厥無虛口近因訪楊山女

熾火嚴鍊或成反德罪及守門又斃幾命怨氣冲天

○差內官往河南畿內開礦

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升臣劉道亨劾南刑

書趙參魯

八月吏尙書孫丕揚疏言大學士張位弄權結黨以

沈思孝爲謀主旁結周孔教劉道亨共逐將賢明作

一網打盡之計臣謝病一年矣主恩固深臣廟當避

亟思首丘爲幸位亦疏辯有旨諭內閣丕揚因疑使

氣全無大臣風度屢疏乞休乃矯情飾譽原非本心

政務皆廢獨斷何所倚借可傳示二輔同寅協恭共

保大平之業丕揚再疏求罷卽允致仕○下劉世延

南京法司問○奸民王錦妄稱故祖王爾家財膏楚

王府虐藏差官查取無驗

九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烏撒蓋平秀吉

沐三日郊迎前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

欽使者詣至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發臣

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納爲賀秀吉怒言惟敬曰

若不想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

以單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

秀吉曰今爾石曼子兵於彼候奉聞天子處分然後

撤還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

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爾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

一通謝恩其一一通乞聖天子處分日本朝鮮兩國是

非宋皆爾真僞未可知而異議紛然矣○山西巡撫

魏允貞懇停開礦之役

十月左副都御史張養蒙陳言五事一日部院漸輕

六卿分職入柱承天家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

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可令代庖否以至戶

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尤疏難行取不報爭正事

則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黜奈何輕

之若此一日科道漸輕舊綱者有賢有否不知其盡

綱之由新勾者有語有默不知其渾勾之故西臺東

省列署半空行取屢格復除屢閣苟有可言豈必臺

諫豺狼利於不問狐鼠便於縱橫國是將何定乎一

日撫按漸輕一日進獻漸重匹夫炎威厥有常刑王

百戶捏無影之異寶欲騙久絕之疾張主簿腐無用

之白鹿欲復已獲之官臣下料之不聽大開受獻門恐上行下效殆有其焉一日內差漸重太祖內監不干外事何其嚴也濫觴於正德之季世宗一掃而空之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宴如邇來中使紛然肆出矣有開礦者有勘奇者有查店房者乞滿無日不上批答無日不下左右籍京弁以管差京弁籍左右以用利陛下謂幹辦家事必須家奴豈朝紳盡謀國臣乎錦衣衛奏補力士四十餘名納銀十萬大學士許國卒於家

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浙東趙欽往陝

西各開礦太學士陳于陛卒詔採木於四川

今事刑雲駕言大統曆推測漸差請改曆元吏部

大遼廢給事中黃士衡疏論內監陳增招權橫行

漸不可長乞賜杜絕以遏將來河決黃河有言

宜塞者有言不必塞者議濟沂河以濟徐邳運道初

歸仁堤以護陵寢河道尚書楊一魁請鑿要水

司官行久任

二十五年正月實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蕃疏條議撫苗方畧時城步元知縣欲清丈苗田激變藩

相順其土俗治開舉諸好取苗之傲驚者稍懲之以

定一方之變云兵科徐處奏報倭情緊急奸臣

竊藏天聰謬謂賊爭禮文石星請自往朝鮮諭

國就盟退兵不許謫科道耿龍李宗延等二十

人為民順寧土酋延瑞與大侯土酋奉叔攜殺

巡撫陳用賓下參政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處先著

不棄用兵檄使就和罰治以仁誘延瑞釋之以捷聞

請改順寧府流官大侯州為雲州先著生達成徵

二月以蔡國珍為吏部尚書再議東征先是總督

孫鏞別令其下葉靖國致禮清正約殺行長付封典

於清正成功為清正所拒孫慚阻乃欲破壞封事與

石星相許刑尚書蕭大亨欲代星位撓其功張位在

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於是科道爭論星辱國就逮

而孫鏞亦罷遂以邢弼為總制賂貴為備倭大將軍

楊鎬為經理楊汝南丁應泰為費盡爰兇人犯

陽塞副總兵李如梅與戰身被十餘矢僅却之

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言織造採木開礦皇店

害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南川陝西督撫李汝以

西番族歸降上處分事宜冊封日本正使楊方

道陳封事始末云向憑沈惟教主張於六月渡海

道陳封事始末云向憑沈惟教主張於六月渡海

道陳封事始末云向憑沈惟教主張於六月渡海

道陳封事始末云向憑沈惟教主張於六月渡海

道陳封事始末云向憑沈惟教主張於六月渡海

道陳封事始末云向憑沈惟教主張於六月渡海

道陳封事始末云向憑沈惟教主張於六月渡海

月至大板秀吉受封之時委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次日至高稱感戴天恩翼日向惟敬責備朝鮮禮文欲候上命處分惟敬即叱其非臣語惟敬封日本原爲朝鮮得脫望蜀豈在責備朝鮮禮文而已哉封事恐終無成因奏呈石星私書數函見星始終期封事之成也九卿科道錄犯人慎憚龍口詞言孫總督遣人偵探清正並無求封意犯官李宗城誣稱惟敬已娶倭女表文皆誣敬僞撰有旨命逮惟敬石星四月杭州大火○御史陳瑋言吏部大選掣籤與會典選法背戾以致人地不宜蓋掣籤之法本以杜鑽

書序法事

卷九

求之門然法立弊生有力者取缺如寄鑽求反便於昔變法之議所銘起也五月麻貴抵遼陽請濟師邢玠疏請募土漢川浙兵并調葡邊宣大川陝兵及福建吳松水兵劉綎督川兵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至先取釜山則行長禽滿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道○權厓台吉糾衆近邊總督王世揚言提首經年不貢每年討賞近且聚兵欲寇矣當相機堵勦以示懲○滿科葉繼美王佐儀鄭泰宗明等爲民六月戶科程繼極言開礦事變多端於特開礦之事

章浦公車惟紹摘寫宛至凡三四上語無雷同○潮浦縣主簿強性題一題稱其功有可錄欽奏河經偏執私庇局官一題言春間呂梁二洪淺涸皆歸咎於黃河南徙臣設法疏導漕艘既濟清臣補缺謂調不塞全河不來非一勞永逸之計臣入秋以來河鎮口漲浮橋縣小河歷歸仁上泗陵浮腫水下徐淮抵黃壩及礪山看得歸仁在西北泗州在東南相距一百九十里中隔重岡疊嶂高踰歸仁不啻數飢況歸仁之北有白洋等五河洩入運河勢如建瓴即無歸仁祖陵萬無足虞也濁河泥沙壅高難濟若欲塞決引河是以有限財填無窮巨浪矣○泰山崩裂一里餘○戊寅皇極三殿災下詔戒勵群臣并下罪己詔於天下○庶吉士劉剛上疏謂天災重見請告可虞語倣趙志昂掌院侍郎曾朝節謂其誦及首輔以考察窮秋劉竟逮成議者惜之○董其昌曰應詔陳言即指斥乘與不顧而況比肩事主者乎庶常無言責忠憤所激抒此危言可謂詞林之表表老○流馬祁德清撤沒官宅掘取埋金爲東廠所發御史

書序法事

卷九

况上進疎論爲僞學益臣有言退賊華職

七月麻賁至碧蹄以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
山背東西扼險再請益兵大學士張位請屯田於關
城平壤朝鮮王以曉諭爲辭議寢○副都御史張
象上言君心與天心相爲感通不先正心而要求於
事雖有罪已空言終於矯枉陛下成心有四一日
好逆朝堂倦於時御章奏倦於批覽臥起倦於拜
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
察采莫舉其職一曰奸勝屬威嚴而寵惠智喜諂諂
而惡慝直厭封駁面奏傳宣一曰好貨以聚歛爲幸

公以投獻爲盡節殊玉豐於帷幄錦綉後於篋笥瓊
林大盈竟爲誰積也○都御史魏允貞言召變致災
咎在輔弼欲上一賜詰問內閣張位趙志舉各疏
辯○按臣勘實寧夏河西功加李汝李如相官○孫
令楊元執沈惟敬以紀倭和議元就推敬管轄之歸
致皆營珍遂薦元運用如神生禽逆奸
八月京師地震山西河津等縣池塘水溢○倭國惟
敬被執盛兵西下清正閩南原破之遣人衛楊元西
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賁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
緜江海防使蕭應官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赴王京

叱責止之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朝廷主
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動陰撫政府八字密畫毋
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元
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在卽退矣因請
使李大諫於行長馮仲緜於清正玠從之玠請李如
梅充禦倭副總兵赴朝鮮○御史紀上進給事中
惠文各疏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浸瀝觸瘴疾者
野吏胥假公行私以板板爲奇貨

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
勦兵有辜辭候處分之責行長正允肅正輕舉不

遣王京而退良明返至中途爲人所刺歟貴報青山
覆山大捷應官稱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山覆山
並無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官恒怯不親揮
解惟敬兵科侯慶遠泰之遂並逮同石星下詔獄呂
而星與惟敬俱坐大辟應官請戍天津副使許承恩
揭稱天津不必防海運必不可行船必不可用與那
玠意忤楊鎬劾其阻捷逮之○修撰焦竑爲皇長
子講官進養正閩
十一月以御史陳劾爲監軍兼按邊刑玠疏請發
濟德州倉米堆放天津募鄉運入軍中○樹化科家

入犯潭河遼陽男女屠戮一空○故尚書楊兆尊孫與其叔爭產自言其祖藏金甚富有夜明珠溫良等異寶特遣內官籍其家得銀二十萬兩其孫仍以奏事不實發邊遠永茂

十二月錄岑溪七山功加撫臣陳大科右都御史○安南故王族黎性潭乘莫氏之亂奄有舊土奉辭乞嗣服南荒總督陳大科以聞部議請授以都統使轄治一方從之

二十六年正月丁亥朔○御史葉允盛奏請補名臣侍郎張元廟祭酒胡儼大學士解縉

萬曆二十六年

卷九

三十四

董其昌云請諸與請郎不同郎典恩及子孫故久而防其濫諸法則天下後世之公論愈久而愈定若槩以年遠阻抑非所以爲平矣

兵科鄒敬奏 文皇帝以兵三十六萬分置七十八衛也牧近畿與四十八萬京營兵相爲表裏而也兵歲久漸消人鮮知者有司派以馬戶牌船運米等役極爲繁難寧夏之變各餘丁願隨征以免前役若十六家共出一丁亦萬人矣所謂寓兵於農不煩募者也○吏科戴士衡參考功郎自所知受賄黜民

二月御史劉餘澤奏人情傾險白蓮左道在在倡化已爲亂微不可不防之未然○經畧邢玠使李大通通行長約勿援清正麻黃遺黃應揚賂清正約和而率大兵奄至其營令陳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矢勇呼而上斫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其第三重柵垂板楊錦密令李國器竊割倭級國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罷戰如梅至攻之不拔盧繼忠獨破太和江寨如梅忌之南關望口倭以女子誘戰伏兵衝解生兵解生大敗又二日朝鮮臣李德馨說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錦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此新正月初三事也清正縱衆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逆孽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錦賁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玠露布言玠山大捷請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錦大怒駁改止稱百十人丁應泰聞蔚山之敗慚愧請錦問後計錦示以內閣張位洗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怒駁進退實情并取錦所駁陣亡兵馬冊封進○邢玠奏稱蔚山之捷取城破寨擒斬焚溺賊首不知碎首何所撫臣楊錦親臨行陣見矢石而不顧尤人難諱獎美之

三月賜趙秉忠等進士是科內閣四人○禮部等臣奏請 皇元子冠婚日期命太監田義出諭少候監月諸臣要挾意欲何爲

四月虜寇遼東總兵李如松襲之成於陣詔李如梅自朝鮮馳還代之贈如松寧遠伯少保○兵尚書蕭大亨巡閱事竣奏言甘肅夷落之情要在衛西番以防火虜今番與虜自相仇殺而不至相合即卽莊刺虎之衝充國携羗之計也○兵部題征倭之兵水陸共九萬限五日抵朝鮮陸將麻貴劉繼陳璘水將周于德鄭之龍○科臣戴士衡指日坤閣範圍說上言

苑枯之形已分語侵鄭貴妃知縣璣王衡援引歷代以來嫡庶廢立之事以爲鑒戒戚臣鄭承恩疏辯奏進憂危弘議一書參士衡假造偽書中傷善類日爲二街以激聖怒欲併殺張位官續有強諫者上意釋二臣皆滿戍○吏尚書蔡國珍罷斥司官王就學爲民四司官馮養志等十六人悉調外○存問尚書陸樹聲

五月兵部題楊元南原之敗亡軍二千七百馬三千○陝西督撫田樂李汶奏海虜入犯鎮海都司余世威奮勇血戰當畧其輕敵之過巡按于永清劾世威

批禍啓梟將官殺盡車馬全損

六月督董主事丁應泰奏食積楊錫喪師釀亂權奸張位沈一貫結黨欺君蔚山之敗隱漏不以實聞錫于倭至則棄軍而潛逃兵敗則議屯守以掩罪李如梅凌虐將官淫掠屬國既已債事乃復冒功輔臣答錫書位有利害禍福與君共之一貫有後來疏須先投揭而後上以便措手并錄御史汪先岸論錫擬票留中之旨密減示錫自有東事以來陣亡已逾二萬前後費餉六七萬錫有緇倭將清正私通書錫當罪二十八事可盡者十事如梅當斬者六當罪者八

上覽奏大怒下部院議內閣趙志臯請行勘科臣趙完璧徐觀瀾交章論位位乞矜察處分上曰楊錫乃卿密揭屢薦奪情委用今朋欺債事忠義何在姑准開住尋削籍○差內監李敬珠珠廣東○部推侯慶遠勅東征軍事上不允特旨用徐觀瀾○戶科郝敬言籌邊至計惟屯田積粟塞下自屯政廢壞畿輔東南大江以北昔稼穡之場輟爲茂草矣條上屯田十六事設專官立界則廣召募營廬舍先倡率治溝壑輕額稅立戶籍禁請討杜爭奪信命令而尤詳于懸賞格四方豪傑有能自備工本督率墾田最多

者以指揮千百戶冠帶差等而通酬之以至貨即獲
例良家子弟名學官武職陞級一切以壘荒爲拒太
必爭赴矣田野既闢則生聚日繁什五而簡閱之何
患乎無兵無食哉御史趙之翰劾奏張位授意戴士
勸造者假手剿亦與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楊
蘭萬建崑皆張伯私人下部看議部覆楚先未聞
交應秋亦非暗差依人者作原有粉檢有旨見先
開生應秋調外近蘭建崑滿邊方○收萬世德經畧
朝鮮監軍陳劾專驍劄紀察功罪○李六尚書吏
部曾同章南吏部田集兵部周世選南兵部楊一魁
工部陳有年南院都御史○替查丁應泰獲劄鮮臣
申叔舟海東紀畧一冊見其紀年大書日本僞朝而
書永宗宣德正朔於僞朝之下應泰上其書又聞朝
鮮求地於珣珣許之具題以寬興夾江湖地畧于應
泰上疏摘發李松奸狀有旨并勒勸臣將至珣急令
麻貴趙清正董一元趙正成劉經趙行長陳璘水陸
趙海
七月那珣請免東事行勸不許○陳有年陸光祖俱
卒
九月益都知縣卓宗堯揭太監陳增不法事有旨增

策賜供職宗堯逮問○劉綎兵逼行長營使樊宗道
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大喜分佈諸
將四面設伏令健卒詐爲綎而綎許爲卒執壹鵠侍
令軍中日視吾出帳即放砲圍候衆亂所豈長行長
果從五十騎來僞綎擊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其
壹鵠者曰此人到有福氣綎驚愕置壹鵠而出司旗
鼓者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
列賊勇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
倭始爭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宴綎亦遣官謝謂
昨登船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遺
高厚生等
綎中門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拒之綎敗北喪
士卒千餘陳璘亦率軍遣艘舟溺歟者萬餘綎璘互
相訐周珣舉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而
至忽然旗幟蔽空貫策馬而逃喪兵七千董一元使
莽國器約正成完封局正成陽聽之奄殺我兵殆盡
僞徒四十里勒科徐觀瀾聞報大罵諸奸奏奏四路
喪敗 旨下部再勒詔斬馬呈文都三聘以徇一元
等各帶罪立功初 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
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於御屏一貫僅賄王
廉官宦官知文溪演東征戲文熒惑聖覽 上乃釋

威復召一貫入關而臺省急攻志畢註籍不出○

王秋出城慢遊撫臣以聞 太后慈諭訓誡之

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寔建州進貢夷人奴兒哈

赤等○耶琳奏報劉綎焚倭巢六十餘

十一月倭將各統兵歸國時平秀吉已於七月九日

成詣前久有歸志時敵軍中數萬金前諸首隨之渡

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

經堪輿世德自六月受命還是不敢前比聞倭退兼

得馳至王京會同耶琳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舊渡

海而三百亦遣百人送環渡賜錄江耶印將之以獻

萬曆三十七年 卷七

存云

十二月諭選皇太子婚○主事丁應泰再疏玠等遣

才國科假官高爾隨使渡海並無戰功偽奏府提一

切奸狀給事劉餘澤陳如吉勸應泰婚功有旨應泰

回籍聽勸○勸科徐觀瀾亦疏奏一貫大亨玠世

德四克黨和賣國疏至長安戶侍郎張養蒙尼之不

得上體瀾復疏言師中積黨關外虛文獎端種種臣

未勘者尙十五營抱病未歷臣不敢違選嫌怨以妨

軍政時親瀾方駐遼遣冊侯冊完復命身歷金山

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核各處敗狀據實入冊

辛危之一貫遂簡觀瀾前疏中有抱病語票准回籍

調理改差給事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代

而中外遂莫敢言○楊應龍統苗兵大掠貴州高坪

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虐執營民守黎羅承恩等

戮其子女備極慘毒貴州巡撫江東之請兵防禦四

川巡撫譚希忠請於合江綦州各置遊擊一員○安

南黎惟譚進代身金人自以黎氏世孫恢復舊業也

○太常少卿傅好禮奏劾假官抽稅有旨假官逮問

好禮請典史太常卿吳定疏救斥定爲民○田樂以

恢復松山報捷有旨加少保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御史許聞統論國體之衰內奏兵

紀三十七年正月御史許聞統論國體之衰內奏兵

侍郎李楨不宜借條陳以陰爲張養蒙陞遷之地吏

侍郎裴應章不宜含糊兩端不爲工侍郎徐作祭酒

劉應秋執奏使朝廷無悍臣有旨請外○御史牛應

御史勅去敬循有戶留書機後民援竟得考功
元所云蓋謂此

二月分差內官暨祿等各省收稅○南康知府吳寶
秀見子知縣吳一元忤太監李道被逮○吏科陳維
春劾奏贊畫主事丁應泰神奸黨倭賣國○蘇遠總督
邢玠奏稱監軍御史陳效爲丁應泰所逼身次異域
初效同徐給事會勘自誓曰効若此同年楊鐸則不
生還後竟食言及應泰疏出乃曰吾爲群龍所誤官
何足論奈不諱於名簡何至南原與萬世德對坐奉
茶遞仆頃刻成

書

書

書

蓋其昌云倭以平秀吉之威因而情歸非戰之功
也應泰以玠爲賂倭科臣卽以應泰爲黨倭豈爲
篤論而應泰以此承廢可惜矣玠謂効之成爲應
泰所逼不勝忿懣以激皇怒可耳夫御史氣吞
郎署豈受應泰凌辱且戎荒卽言觀理是非自見
貴撫江東之令都可惕國柱率兵三千襲楊應龍
龍拒令迎戰於飛練堡國柱死師盡殲應龍初無意
反既覆我師遂不可止於是朝議以郭子章爲總督
而起都御史李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
勦命東征將帥劉綎麻貴陳璘盡一元同兵南征

南吏侍郎李廷機以民瘼不堪已極請節省浮美不
傷財不擾民爲救時急務不報

三月義勇衛官侮閩臣沈一貫於端門詔逮問之○
鳳陽巡撫李誌極言東南民力已竭卽日解印去官
○戶科包見提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
民必致生變又疏遼鎮貼危礦市爲患太烈見提
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不喜降爲典史未幾
滑百姓擾亂毆稅使馬堂幾欲朝廷之威大發而見
提言若左參云○欽縣監生吳養晦獻其祖吳守禮
家財二十萬命內官魯保追之

書

書

書

四月浙江龍泉大水漂溺男女千人湖廣武昌大火
五月余繼登尙書禮部陳葉戶部趙煥南吏郝杰南
兵○郭子章至蜀卽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
士檄總兵自松藩移重慶○內使高淮上言邊事御
史涂宗瀾劾其越俎干政漸不可長益推原非知邊
者參隨游客代之屬草以談邊爲管以規鎮守耳宗
瀾奏遂折其萌○史科程紹奏閩臣沈一貫票擬
錯誤一貫雖自認誤而修怨於言官紹竟以爲民去
國
六月楊應龍犯蔡江游擊房嘉龍宗之誤焚火傳

傷賊兵賊乘勢登城嘉善賊威應能縱囚焚掠盡
取財帛子女去退屯三溪正言爭界循典曲有時重
慶密邇無備賊若乘勝長驅全蜀門戶震矣幸賊不
衆總督乃得調集漢土各兵守渝城移文詰責不無
遠絕賊具文求撫不復西向 上聞燕江破稜川遠

二撫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

七月拾事中場應支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會新如淵
宗所奏前慶錦天世官世德慶子入監從竊費各升
級一三復職編以原官叙用陳效亦慶子錦天沈惟

既棄市

陳奏市

卷九

四

八月陝西秋道縣山崩成池平地湧出山五座○禮
科楊天民言虎復之使橫噬人有土崩之憂○刑科
陳惟春言京畿之內羣奸滋蔓時奸宄雜居布滿部
寺如樂新廬之代草內批王一鵬之託身嚴衛士大
夫爲其奔走爲其所傾陷者無數雖有論劾莫之敢
動直至某年爲侍郎喬允升杖殺之最後汪文言亦
師其故智遂贈縉紳之禍云
九月庚戌太白經天○福建建寧安人吳順與人相
滿應逞誘衆謀反被獲
十月以稅使陳奉所奏建寧督率經下鎮撫司打

○御史李炯備陳帑藏空虛之極○南鴻臚卿張朝

瑞疏言黃河西徙運道可虞○興國州奸民密揭土

人徐鑑等盜發古坟內黃金鉅萬着內使陳奉追還

十一月奉御清相奏頒新磁式於饒州燒造○楊應

龍知朝議不赦遂焚東坡爛橋出掠鎮遠諸衛賁賂

童元據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總督子

章爲諭苗雜言招慰賊黨○始撤朝鮮兵先是珍

世德與朝鮮王李熙議留兵善後熙固拒不從曰不

戰而去何必善後小邦無糧不敢留兵監軍陳效怒

曰不番兵豈成戰局因強留兵萬五千朝鮮不肯給

餉戶尚書陳渠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

百萬必朝鮮辦餉方可議成署兵尚書蕭大亨心知

朝鮮苦遂議撤之

十二月禮科楊天民奏總督李汝毅降遼功致虜報

復大入葭州屠戮老幼以萬計寂然不奏○山東巡

按王業弘奏稱遼左失事情真

盡其昌云邊臣欺蔽掩敗爲功所從來久矣而接

臣扶同不據實上聞寧得罪於君父不取怨於朋

友朝廷孰從而知之如業弘可謂克舉其職者

萬曆注畧卷九終

萬曆注畧卷之十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兵部郎臣陳繼綬纂

庚子二十八年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控稅使陳奉之姦遂擁人奉署焚燒一空。應龍寇龍泉司守備楊惟忠先期遁土官安民志被執石砧馬千乘酉陽冉御龍夢擊破之。流珠世子尙寧請封。有妄人趙古元自稱真人當帝天下往來徐沛間煽誘愚民徐州人獻女爲后齊梁間妄人孟化歸王恒海等共擁戴之期以庚子二月作亂張逆示於華山

萬曆注畧

卷一

廟沛縣知縣羅士學獲化歸等古元亡命。太監高淮等進金銀於內庫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徵調天下兵咸集各土司文用命總督乃分爲八路川從碁江南川合江永寧人貴從烏江沙溪白泥龍泉人。太監李敬等進珍珠金銀於內庫孫隆進銀三萬兩

三月移皇長子居於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羣臣不得漬擾主事謝廷諤以言事斥爲民。雲南巡撫陳用賓進牙象。楊應龍遣子朝棟將兵迎劉廷敗歸酉陽石砧二司赴桑木關。霸陽永順二司

烏江關總戰九盤入巢山關

四月內批科臣許子偉本近來吏詐官邪日滋月長各官護短染私巧庇不舉致令虎吏竊權弊如山海官爲吏役法紀日廢今後各衙門盡心查刷摘發作功紀錄阿縱即同親犯。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繼壓海龍圍而壘安福臣亦率落溪關賊勢急父子上國效守賊將楊珠爲絕所擊死吳廣燒一關奪三山絕賊無入路兵大集圍下築長圍困之。慶豐稅使李鳳題稱新會民變。李鳳王忠王虎等進銀三萬五千餘兩於內庫。吏尙書李戴請查革吏諱籍

萬曆注畧

卷一

弊吏弊之多皆因四司速轉不及詳爲詢察以積年之吏欺數月之官雖有條陳終歸廢閣頂首日重而不可裁冗役日增而不可減矣。吏侍郎馮琦疏言仕者大半求進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求營求因是而廣宜設爲定額一以實俸爲主應陞何秩者即先列名以俟有缺其有停陞量遷者亦悉銓註遲速在情進退在格疎說自消營求自息也。戴耀牛應元各揭奏傳奉官程守訓陳保捏言拘刷富民非刑多詐動以萬計連斃多命

五月御史劉日梧奏匹夫假托聖旨擅置官屬

特礦稅初起言利者舉國若狂徵人程守訓爲罪魁
至本鄉坐察院召有司行屬禮一方爲之震動云○
御史魏允貞爲內官所訐指其受賄數萬上怒命
逮治允貞被節素著尙書李戴等合辭爲辯理直氣
壯上悟竟舍之○礦使方與南京守備大監下
州府問六安州礦有無狀合肥人蔡悉教知府具地
圖上言六安有礦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皇陵
來脉故六安衛官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奉
旨凡係皇陵來脉俱不許開○諭新大高玄殿
○馬堂奏增長蘆鹽課三萬兩○在京商人進金一
千五百兩青紅黃寶石四百塊貓睛祖母碌等八十
塊青碧黃白玉料一千六百餘斤碑渠琥珀銀隔瑪
瑙料六十斤翠毛六千五百兩大小珠一萬二千六
百顆○稅使暨祿張忠等進稅銀四萬餘兩於內庫
六月文選司主事趙邦清劾奏進士高維垣等無耻
不類語侵選郎之容私壞法者同官俱之率爲所傾
云邦清寧州人材高負氣不能諂曲初爲縣令以強
力易其故俗摘發豪右欺隱買牛募耕歸流民數千
戶墾闢數千頃謀民樹桑粟賈人于損其一株收捕
償樹十而舍之民儉而知禮三年邑大富饒其入墾

內閣張位方言西北水利屯作之事願一見之刑清
竟不往見以治行嚴留除吏部不久以廉激罷去爲
德於其鄉草笠徒行人尸祝之
七月王德完上憫亂疏○御史吳達可獻流民圖○
湖廣稅監陳奉聽奸民妄懇拘生員鄧卿等極刑拷
訊諸生聞然守備內監一面奏奏一面遣衛官統兵
抄提戡殺生員吳朝禧秦疏既下逮捕生員沈希孟
等十人涇禁黑牢承天闕府洶洶幾變詔點兵備萬
振孫爲民○應龍久被圍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
劉縱破月城應龍窘合室自焚吳廣獲其妻田氏及
子朝棟總督露布報捷
八月鄧陽樓鐘自鳴
九月山西稅監張忠孫朝進內庫銀五萬三千餘兩
浙江稅監劉成進二萬餘兩通灣稅監張樺進四萬
五千餘兩○虜寇遼東副將解生載○保定撫汪
應蛟奏海濱屯田有效天津葛帖一帶地從來斥鹵
不耕種臣謂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爲稻
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葛帖白塘二處耕種五
千餘畝內水稍畝收四五石種蜀荳者得水灌溉亦
畝收一二石惟旱稻
立稿始信閩浙之法可行

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爲膏腴也天津爲神京藩戶開
府設鎮其地益重見在水陸兩管兵四千人歲費餉
六萬四千餘兩俱加派民間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
以通蓄洩築堤以防水潑每千頃各致穀三十萬石
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萬石非獨天津之餉取
給而省司農之轉輸無不可者且她在三空河海潮
上溢可以灌溉白塘地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
糧差每畝一分八釐民願賣以給價不願則給種於
民情無拂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每歲開
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召募居民承領數年之
後荒地漸闢各軍兵且屯且守民間可省養兵之費
重地永資保障之安矣

卷十

十月天壽山火○戚臣鄭國奉疏請 皇于先冠婚
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未國祚以國奉類
創其詞與 明旨相背恐釀無窮之禍都給王德完
舉漢文帝慎夫人事請篤厚中官 上震怒廷杖一
百發爲民○廣東稅監李鳳進銀三萬六千兩又方
物稅課銀十二萬兩

十一月大風寒 皇長子卽講席噤甚郭正域大言
取火禦寒氣中官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出之煖道

怡顏完諸事上聞不罪也○廣東稅監李敬進金銀
一萬一千餘兩張忠進山西稅銀二萬五千餘兩高
宗進福建銀六萬兩潘相進江西銀四萬餘兩

辛丑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子朔禮臣朱國祚以元子茂
齡二十淑女習禮踰年請舉行大典不許○江夏縣

陽大火○河南巡按曾用昇奏宗室暴橫多狀欲行
設法防禦○司設監奏鋪官下戶部責買珍珠十萬
五千顆滿睛祖母碌四十塊馬堂進銀七萬五千餘
兩○乘進銀二萬兩張燁進銀二萬七千兩○計敬進
金珠一千四百餘兩

萬曆二十九年

卷十

六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夷人
利瑪竇所貢方物○湖廣僉事馮應京論陳奉修毒
萬狀有旨謫應京爲民○太監高淮奏總兵馬林着
林開住○湖廣總兵陳璘督土兵進討偏沅叛苗
三月賜進士張以誠等是科內閣二人有間起元成
瑞難○內旨以科道黨救馮應京邸宅王之翰特命
逮三人下獄○尙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閣臣趙志
舉臥病○光祿卿趙從極言內廷賞卓之費上供錢
糧原有定額不準耗用

董其昌云國家優禮侍從如日講 修等官舊條

之外復月有供給足矣。不聞日日有賞卓也。乃兩殿書畫醫局等官。於賞俸供給之外。日有賞卓。而多至於每月八九百卓。抑何濫乎。宋仁宗嘗以中廢思食羊肉。左右欲取之。尚膳監仁宗曰。如此則每日必宰一羊。朕不忍也。夫天子玉石萬方。猶堅忍口腹以節膏財用。而未拔小臣。每月賞卓以八九百計。何止每日宰一羊哉。

五月。輔臣沈一貫奏。趙志舉久病淹抑。殆盡。乞允放歸。不報。李鳳進無碍銀一萬二千兩。又進銀三萬兩。陳增進銀二萬五千兩。李道進銀一萬四千兩。楊

萬曆三

卷十

榮進寶珠。又進銀一萬五千兩。高淮進方物銀一萬兩。廣東珠池賊橫行。京師大旱。荒。張忠進山西銀二萬四千兩。尚書李戴條上旱災封事。阜平民父子相食。

六月。盡調職方一司官。武昌民復變。圍稅使陳奉奉逃。匿楚王府。執委官六人投之江。有旨。誦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光弼爲民。蘇州稅使委官橫行。饑民易誠倡義。毆殺委官七人。身自投獄。陳增暨顧共進銀十一萬兩。蔡大內。札德殿臺。貴州大旱。秋七月。收選閩人四千五百名。建州首奴兒哈赤

執南關酋李羅而婚其長子。孫兒忽。竊建州請補雙貢。馬堂劉威。魯保。張忠。孫隆共進銀三十九萬餘兩。河決歸德府。太監孫隆巡撫曹時聘以蘇州民變。卽定之情實上聞。有旨免究。

九月。趙志舉卒於京邸。沈鯉。朱廣入閣辦事。馮琦。尚書禮部。虜人遠東塞。

冬十月。望。冊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封皇象子爲福

王。瑞王。桂王。上。聖母慈聖皇太后徽號。屬夷伯牙兒求款。詔復半貢。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等。太白經天。浮梁景德民變。九祿卿趙健奏白糧

萬曆三

卷十

八

民運甚苦。解納積弊。當革。蓋白糧本供。御食及各官之膳。所需最急。每年歷於軍糧之舟後。不得趨前。常至守凍。及至內府收納。又有鋪墊等費。不支。故饑餓。陳之。杜茂。張忠。潘相進銀十二萬兩。陳增。泰淮安推官張時弼。卽着增提問。

十一月。皇太子及諸王行冠禮。命東阻根船二十四萬。陸通入通倉。遣行人王士楨封流球王。尙承子。尙寧爲王。初。皮林苗作亂。執守備張守忠。燬之。焚五開城。破永從縣。至是爲陳璘所獲。標于西市。初。倭酋平秀吉將兵。命其將家康。輝元各分領三

十三州錫輔其子秀觀及景驤據關東叛。竊廟擊之。輝元與行長入大板滅家康家。家康還兵破輝元。盡誅行長等。因內貳對馬島守義智與其將平調信達。人與朝鮮連和。

壬三十一年春正月增選東官講讀官。

二月朔。皇太子妃郭氏。上偶失豫。召輔臣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官爲好皇帝。有事還諫正。併及罷。議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上安。諸事遂寢。○停稅聖諭已出。上復悔之。太監田義諫曰。論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加義義不爲。

新附注卷

卷十

動一貫恐。遂繳前論義。深嘆之。○榮惑入太微。○各處稅監所進銀三十六萬餘兩。

閏二月漕運李三才疏言。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粟。民有餘食。自火酋內訌。李拜外叛。而費用倍矣。朝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祗席之赤子。勤瘡海之珍。漢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其於中國毫有裨益哉。楊應龍三殺其妻。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以法。議勦議撫。又無又勦。朝改夕更。啓其狡焉之志。至於不待不洽。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哉。天不厭。謂黃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如河恐。

萬曆注卷

卷十

不足恃。漕運可憂。治之而必復故也。百萬之費。數千萬之夫。將焉取之。今夫太倉無一年之儲。九邊有歲之餼。所以極溺救焚。出民水火。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礦稅乎。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乎。貴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此救時之策。尙得其半者也。○太僕卿南金仲劾奏李戴。戴大言不能將。順起廢釋禁之美。有旨責金仲。無耻。斥爲民。○禮科張問達奏稱邪士李贊號卓吾者。立言乖僻。舉止恠異。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寄居麻城。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若狂。瀆亂失常。莫此爲甚。有旨逮之。詔獄火其所著書。對尋歿於獄。贊溫陵人。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三月吏科曹于汴劾奏尙書邢玠。擅譽播州。苟且卒事。以致禍結兵連。戡民耗國。經舉朝。鮮掩敗文。吾。既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禽矣。義弘正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歿於兵。戮於西。前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募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之夷。誘之爲俘。驛之就歿。不勝感憤。削髮辭去。不大恨玠哉。姑息優容。四千金打點之說。又見於兵科之疏。是益之惑也。云爾。巡撫陳用賓附疏極廷。

瑞已犯殺降之戒。竟成李先著更增士類之悲。肩功
降爵。世襲錫衣。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路吏厭之厚。
土儀之貨。敢於殺君。暴功之叙。治及稅瑞。小人之惡。
甘心笑罵。俱係吃緊之官。豈容匪類之屬。○廣東
按李時華劾奏李鳳征多解少。金銀入已者五十一
萬七千有奇。而夜明走盤。猶購母。與夫異其異。不
不下百萬。泰隨四百餘人。同署而婚。受某某美。不
以冠帶。又囑詐官民。歛銀各以萬計。此而不覈。復
三楚故事。能無損威辱國乎。不報。○借太僕馬價。銀
一百萬。給九邊。○稅監繫承殺。渭南知縣徐斗牛。○

萬曆紀事

卷十

廿

內使厚侍郎款支。頑於宣武門。詔司禮監查治。○陝
西黃河塌流二十四日。○陳集張養蒙並罷。○科道
蕭近高李培。各以言事降俸。近高言曰。陛下恩初
疾時。珠玉滿前。誰爲積命之膏。培言曰。陛下孝事
聖母。亦思掘人坟墓。毀人田廬。種種慘狀。聖母必有
愀然者。○嵩縣民變。

四月刑科張鳳翔。劾趙邦清之強直自遂。於吏部不
便。欲擊之去。邦清疑出於同官鄧光祚。候執滿之意。
因目訴已之清。暴鄧侯之貪。光祚亦以貪誣邦清。轉
史左宗鄧沈正隆吏科田大益助之。極言汚頓。吏科

曹于汴奏曰。邦清奸剛使氣。操切苛刻。此其所短。捷
身任事。杜絕饋遺。此其所長。錄其短而掩其長。其腹
可剖。其心不可服也。○朱廣到京。入閣。

五月陳增趙欽魯保進銀六萬兩。
六月稅監潘相殿辱江西宗室。

七月大典衛百戶王遇枝奏徵直隸十四府田房稅
銀并馬場官地變價銀三十萬兩。着南京太監查勘
解送羽林衛百戶閔應龍奏海澄縣橫陽山。每年積
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差內官高家勘解進。

八月李道進江西船稅二萬五千兩。

萬曆紀事

卷十

三

九月揚州富人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
各中書舍人。○辛巳夜流星數百出。參宿人天苑
十月壬辰夜南京星隕如雷。丙申孝陵災。○太倉太
僕俱告塌。○左都御史溫純摘論科道之有過者。請
定國是以一衆志。奏御史于承清都給事中姚文蔚
之貪。

董其昌云。大臣多以老成持重。影響爲護身符。寒
之不喜。毀之不怒。若寬然長者。實鄉愿之學術耳。
待小人富如富弼云。口誅筆討。不少假借。乃散舉
之作。用溫純此疏是也。或以御史大夫不當參科

臣則又非通論。先朝顧佐何人哉。御史大夫魏持法紀。百官皆在所彈壓。何論一科臣也。

十一月內官奏山西煤窯每年變價五千兩有奇。聞取

十二月順天府解進乾清坤寧子粒銀四萬八千餘

兩。○修建海外普陀山寺

癸三十一。年春正月。禮侍郎郭正域奏錄嘉靖間

肅皇納諫止抑內官弊政六條。勸上法祖安民。收

回稅監。不報。○工科宋一韓極言牧馬之弊。其一牧地之隱占。其二內商之供應。鋪費日見增多。其三有

關。○注舉

卷十

十三

司之徵完。類解半屬支吾。其四京糧之收放存。稽總

無確核。○各處稅監進金銀於內庫。共礦金一百七

兩。礦銀四千五百兩。稅銀十九萬八千八百餘兩。

二月新紫光明德二殿。○御史湯北京劾奏吏侍郎

宋國祚沈酣中聖。押比頑童。五十解醒。日復為昏。三

丈高眠。旬多休暇。前連總督萬世德才全行險。奸尤

湊食。最可恨者朝鮮任方重大。天津去遼陽不二十

日程。而徘徊四箇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章。希復

久駐。既以違命。還督。追倭奴盡去。世德馳入朝鮮。報

捷。世德未曾督陣。何以報功。又復盡功掩罪。出鎮二

載漫無成算。專以塘報塞責。賊獲所至。昭彰殺戮。不

遺下賤。取償轉付諸營。滿載歸來。捐資結納。○吏科

項應祥敬陳八事。一內外員缺之極。二職官壅滯之

極。三需費濫觴之極。四逐臣禁錮之極。五士風卑陋

之極。六國計空虛之極。七園囿淹禁之極。八土木繁

興之極。○雲南普明驛丞李仲登奏雲南富鄉與廣

西賓州僅隔一日程。水路則從宜良南州。彌勒。舞

計程六日。陸路則從師宗至泗城。計程八日。比貴州

捷二十餘日。

三月金場侍郎謝杰言。漕河告涸。糧運萬分艱至。所

有調停之法。莫如存舊糧於倉。暫放兩月折色。蓋銀

係輕費。可不時而來也。臨德二倉所積。宜先解之京

師。以安人心。俟河道一通。即以南漕照數補足。庶使

米價不涌。又無損於日後也。○雲南巡撫陳用賓請

開邊伐緬。不報。○武選郎沈朝煥極言錦衣世官冗

濫。宜加簡汰。以省祿費。

董其昌云。祖宗有親盡之視。宗祿有遞減之例。

而武功爵非係血戰者。世襲不變。金玉華胄。有日

增。無日減。豈礪世磨鈍之權。亦傷財害民之蠹也。

四月朔日。食改享太廟於初五日。○遼東稅監苟進

率騎士三百人直至廣渠門外。科臣田大益孫繼泰、
張文蔚各上言：「淮於春寒雪擁之時，統領家丁沿邊
搜括，餘不忍聞。督臣蹇達奏之，未經處分。今擅離信
地，挾兵潛往都城左側，情形迫測，不報。」
五月，給事中宋一韓奏：「奴酋漸有可慮。高淮志甚輕
夷，恐邊釁一開，其憂方大。」御史王藩臣極論徐州
稅使陳墀之害。○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錫時
李襲爵已三十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並言奎非楚藩
王子。禮科張問達請下兩奏於武昌，聞宗詢問，物益
紛然。以爲假王下廷議，禮侍郎郭正域、武昌人也，在
焉。○楚宗人言：「戶尚書趙世卿、倉尚書謝杰獨謂王非假
正域，請再勸。輔臣一貫不可。正域語侵之，輔臣經右
正域一貫怒，比楚王許正域歸後，楚事竟寢。楚王遣
人奏謝，因遺書謝諸貴人。楚宗率衆邀諸途，兵備副
使周應治、鄭人也，恐事露，遣兵捕宗械繫之。聞宗率
訴於巡撫趙可懷，可懷譴責之。一人突前以手械擊
可懷立斃。於是捕治諸宗人，坐以謀叛大辟者七人，
禁高牆者數十人。○勅諭少傅沈一貫：「歷三事者十
年，歷一品者六載，毋以任勞任怨而思易退。母謂已
安已治而遷成功，時稅使交行災異叠見，執政惟謹。」

是聞言路壅塞，怡然自謂治安，識者病之。○高淮
如遼東，○廣東珠監李敬進珍珠金銀於內庫，稅監
李鳳進市課鹽銀內庫。○戶尚書趙世卿上言：「國家
錢糧征收有額，稅糧馬草、農桑鹽鈔爲正課，各運司
者爲鹽課，各鈔關爲關課，稅契贖銀、香商魚茶屯折
等爲雜課。內除徑解邊鎮，大約三百七十餘萬兩。近
年開採之命下山東之香稅商稅，福建之屯折徵寧
等府之稅契銀，江西之商稅鹽課，悉歸內使，而臣部
之雜課失矣。征求無裁，有司不得以見免之正稅
量爲那移，而臣部之正課虧矣。兩淮運司立起卑派
月解定額。」
萬引而臣部之鹽課盡矣。行旅蕭條，商賈裹足，而關
課奪矣。高淮開中書李敬開授指揮，而事例之課分
矣。南直那借造船，浙江那借袍價，陝西議借濟邊，而
臣部之通課又如此其多矣。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
擾於中官處處自爲那抵，征倭征播之費二百餘萬，
兩征倭之費五百九十五萬兩，典稅之費三百六十
餘萬兩，節年深進買辦五百餘萬兩，老庫將窮，太倉
無過歲之資。漕運有目前之阻塞，兵動言鼓噪，內地
處有揭竿，臣不知其所終已。
六月，稅監梁永高淮杜茂王虎陳永壽張忠各進銀

內庫○諭造崇德永壽等殿○永寧土婦奢世統攝兵

七月左都御史溫純杜門求去疏十七上不報○禮

臣郭正域司官吳默定補證改謚之議應奪三人許

論呂本范謙應改一人陳乘應補七人伍文定吳傑

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正域又言屬夷賈

賜在互市之外者宜裁○虜犯遼東長寧堡○河決

黃豆沛

九月主客郎蕭雲翰言科道以外補爲缺望往往因

其推補訖斷長官姚文蔚之逐溫純駁發曾之逐正

萬曆注事

象乾大非政體○科臣楊應文疏奏郭正域如一貢

指

十一月有役匿名書於各署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

子事題日積憂危茲議輔臣一貫請嚴行逮捕上

震怒召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

監以慰安太子詰諭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

郭正域疑妖書屬正域爲之下令大索縱騎四出逐

捕給事錢夢阜直指正域且及輔臣鯉御史康丕權

佐之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媼下詔獄考訊無

所得又聞經第長安中人無敢偶語吳江入沈令

以疑似捕作詞連部郎王士驥于王立皆坐斥并滿

高僧達觀詔獄觀亦被五刑衣錦衣周嘉慶遭通國

門慘掠獄久不成最復得職生光禮侍郎廷機及趙

鼎勳告輔臣康即此可以具獄康勸一貫如廷機言

刑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御史沈裕力持定獄

上命釋光事遂得解生光初不肯承祿誘之乃曰本

恩所甘恐累妻子耳福許保其妻子要祿誓而後承

及生光妻子坐斬裕亦無病暴卒無何永嘉人爲殿

中書趙士禎者狂疾發自言爲是書身肉碎落如磔

狀而死

萬曆注事

甲辰三十二年正月順王出府成婚○叙播功李化龍

加少保郭子章都御史各廕子世錦承衛指揮劉經

陳璘等各廕賞有差尙書田樂蕭大亨各廕子世錦

衣○河道李化龍上御河議黃河自歸德而下冷灘

河入海其道有三道考城過堅城出茶城向徐鄉爲

中路是名濁河錄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從昭陽湖

出秦溝爲北路是名銀河縣潘家口過司家道口經

待離道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爲南路較諸言之

路差勝不如御河之開其善有六蓋縣宿遷入運

徐擇酒而無水難縣豐沛入運則豐堤壞而有水難

淮河開而運不借河其善一以三百六十里之河
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險不相
善二運借河則河為政運不借河則我為政察機宜
而治之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今直二十
萬善四糧船過河約在春盡畏河漲耳入河而安
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善六請開河以通
運河河者在膠嶧之間受沂沐下流南通淮海
龍膏盤韓莊中作而罷劉東星在事欲遂成之會
卒未果至是化龍建議開之漕河別出一間道矣
禮部李廷機疏禁儀司之弊時宗魯請封其費不費

萬曆注舉

卷十

天潢之胄等於無告故疏及之○大學士王家屏卒
二月閣臣一貫題次輔沈鯉為會試主考鯉辭以主
考必用大輔相沿為例人皆預知祖宗朝有以備
士主考有以人京朝賀舊臣暫留典試畧做遺意可
絕弊端乃改命朱鼎○各稅監進銀二十餘萬兩○
委竊守衛將軍金牌○下戶部收取金珠寶玉入官
○山東巡撫黃克纘奏稅府太監委官解銀于路
糧波劫累地方賠價此輩有成贖詳局套據奪日
請通行申飭○江西稅監潘相毆辱宗人謀犯
三月賜進士楊守勳等是科內閣六人○駙馬勳

元素職私走回鄉詔削其父官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詔景府遺下地租悉送入福
府崇文門外皇店聽福府管理

五月長陵明樓災○侍郎楊時喬署吏部○廣東稅
監李敬進礦金珍珠千兩於內庫張忠等進金銀八
萬兩有奇○兩廣總督戴繼祖言中官探珠之害初
粵中香山灣九夷貿易番船所獲漸乃築城聚室
然立一營主交構中官流毒一方云○禮部李廷機
奏進士觀政宜從簡省去陋規以端始進

萬曆注舉

卷十

三

薪米僕從之急上書及門有志者惜之而此疏所
陳舉有大於薪米僕從惟萬曆二十三年吏科楊
東明不許本場所取士稱門生於從前交際陋規
一時指節可以挽士習者進士龔士驥云崇禎戊
辰張瑞圖限門生特見禮必百金有不足者向嘆
門役徵兌資典大典遂成市文可歎極矣
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勘界事轉紉初播州之役安
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力有功將士分功
之僅以虛銜酬賞竟負初約其靖邊等地疆臣據
揚首存日據臣必欲反之於前亡之後所以快快卒

不服云

六月山水衝諸陵各陵松樹垂食殆盡論內閣傳諭各衙門修舉切要時政以昭畏天至意○光祿卿王守素奏寺帑屢竭蓋寺每年錢糧人數不過二十萬又時有逋欠不如額者萬曆初居正作相限制每年用十二萬多至十五萬止以後漸至三十萬出還於入寺臣束手城狐社鼠莫可問矣○羽林衛等官奏稱徵寧二府稅契銀十五萬蘇松諸府稅契銀二十萬著太監邢隆徽進

七月連日大雨都城崩壞武選主事徐鑾上言與鑾

萬曆法界

卷一

三

三

實意諸牧同礦使戶尙書趙世卿諫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特嚴礦稅貂窳掘墳墓奸子女侮官虐民咸何世界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日以繼日更待何日也○河決蘇家莊水淪豐沛八月冊李氏爲順妃○都給事中田大益疏畧曰皇上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屢疏泣陳而皇上堅塞兩耳不肯一聽一旦亂作皇上與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尙何金玉玩好之有哉又疏畧云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見四方之顛連耳不聞萬口之謗言而宵人奸棍妄謂小兒易治搜括奇巧盡

聖心遂以憂危爲過計忠赤之諫爲惡聲耳積怨之民窮極計生斬木揭竿四向而起前此爲陛下倚信者烏獸逃遜張空拳以禦盜能乎○魯保陳增等進內庫銀十五萬兩○戶尙書趙世卿言每年內庫金花銀額設一百萬皇上增加二十萬六年至今共進過五百二十萬不過將邊餉那移耳彼既取盈此益空匱今年邊餉該三百七十二萬而僅發一百八十四萬轉賑又該發明年餉矣卽不能發內帑以助邊亦宜寬買辦而急邊計也

閏九月諭內閣曰擢功平定一國拓土開疆不行封

爵之賞不可以勸後大學士一貫謂在事文武衆難

以濫封特加總督李化龍少保總兵劉綎陳璘左都

督

督督

十月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奸商挾夷肆劫初紅夷之入閩不過二船貪漢財物爲奸商所誘而來久之習人欺殆盡沒其貨夷爲無告守土大吏不辨休憐憐言權憑通事顛倒以致夷人忿而獨戾自後時時見告不可復止○瓊州生黎以香易土牛巡兵李年憤殺數人去泰將倖功聞於兵使姚善率衆掩之潰敗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

得老弱首領報捷

十一月御史楊廷筠奏水西疆界不定時播實已行播事未決撫臣督臣各持意見朝廷無灼然主張故

御史錢桓奏奏道臣勾吏起弊

董其昌云汲黯有言粵人相攻故其俗不足以觀天子之使此識國體者也國家兵力虛耗征播亦十之三控制之術寧畧無詳如養癰然不至於覆人而止則善矣

乙二十三年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史侍卿楊時喬輔臣一貫怒其方嚴請以兵尚書蕭大亨主筆

徐觀瀾以不及降時論籍籍給事錢夢阜當外補特旨留用於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筆麗時

雍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旨元珍等俱謫外御史林秉漢直指楚藩假王亦坐請時有吳中布衣在

一貫坐夢阜戲之云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一坐怡然

三月科臣錢夢阜奏溫純黨庇正威指楚王爲假種

林秉漢正論乞亟斥純以善楚事○議從實莫新

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爲脫脫奴速二酋各

請金帛卽於畿陽清河沿邊給賞總督楚廷巡撫趙樞布政張中鴻總兵李成梁以招回華人叙功并賜奴酋金

七月部郎賀燦然疏爲清平之論謂主察與被察臣俱宜罷去作書傳之邸報署吏部侍郎楊時喬言國

是難管主權下移莫甚今日懇辭印務不報○折燦然爲民○左都御史溫純罷○勅建護國萬壽寺

八月各稅監梁永等進內銀十一萬餘兩

九月二十日京師地震○江西巡按吳達可薦有章漢纂修經世諸書遙授順天府訓導○楚王進助

工銀萬兩

十一月 皇元孫生上 皇太后徽號尊 皇太子生母王氏爲貴妃○茶陵州知州范守已獻清渠利之議○南京教場有星隕地無跡○加李汶少師

那珍少保李成梁太傅

十二月罷開礦內外官回京○朱執簡右通政廉之子也○徐三畏總督三陟李汶協理戎政○湖廣武昌大火○勅修南海普陀寺工完

丙三十四年正月內官楊榮在雲南殘害軍民軍官賀世勛韓光大糾衆焚燒其第殺之上聞大怒朱

原奏云 陛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數日有市噪不足惜首事者正法中使罷不遣乃補世勛嚴禁獄
○升臣沈鳳翔劾蕭大亨載耀陳用賓○兵科孫善
潘郭甘肅巡撫徐三畏虜人涼州三日設云當日傳
出擒殺男婦千百設云四名經過四十餘堡設云二
堡兵將不見虜設云對敵○侍郎楊時喬聞都督浙
督計侍郎李廷機署禮部前除夕上謂左右曰此
時廷臣受外覲官者相繼要打開惟楊李曾清殺可
念○元夕御宴慎嬪魏氏勸停積稅取君民同樂返
詔鄭貴妃爲末担忤旨幽之七日卒嬪魏縣人好直
諫與李靖相結素爲鄭所忌 光皇七歲時微有水
厄嬪力護得無恙鄭妃恨之遷嬪者屢矣詭成頗著
靈異 上嘗念之鄭嬪厚魏家人載其事傳之
二月御史蕭瀚劾輔臣沈一貫○吏科翁憲祥上論
錢政一日明職掌大僚之有會推蓋冢宰不獨受其
推而博諱以示公若冢宰舉手而聽則所司何事至
於吏部司屬亦待會舉尤屬無名二日復選法望
之法以爲笑柄果無心於天官之職一吏可代如
有則官原預擬何必於大廷中支吾三日儼然
臣之去就悉歸君命自便身圖志行已意推按不即

萬曆法事 卷一 五

奏處以患病具題沒無懲究緩急登賴焉人計伏狂
當有以欺優游鄉井實不澄事又不開缺仍得照舊
陞轉有官名無官實所責成謂何四日杜趨避有司
薄不善之地選而求改未經到任旋有調煩方面宜
一遷遠方遂不復去待遷近地依然就列庶嘗館選
集從多指或預度難盡番始引疾以幾幸日後人心
不正僥倖何縣自抑五日禁保留方面官加銜保督
因爲地方借才遂有相與體面以完故事有司沽名
要譽明示意指使士民奔訴上官倡效成風安可
止隄防末流正惟此時○御史馮奕垣陳二弊五事
萬曆法事 卷一 六
○侯首源家康代平秀吉爲王盡誅其大臣移秀吉
子秀賴於大板
三月暨祿進銀十萬李道馬堂等共進銀十萬高淮
進參一百三十五斤○兵科袁懋謙陳言八事
四月京師大旱
五月太僕少卿吳華奏馬政之修當自侯馬之時候
之而嚴責成於州縣○武庫主事吳炯論驛遞煩費
要在六部之有題差戶兵二部一差分爲三四以便
庶官之過家其費不貲雖廣開事例得不償失也州
縣長吏引例裁抑自謂強項者講泉兩臺反嫌其失

辭責要何以得行每解錢糧須通計實數幾何最其
餘剩以佐公家之急不然徒充有司之橐其病民等
也

七月霄震朝日壇大雨電○沈一貫沈鯉並致仕○
兵科呂邦耀奏土司安疆臣惡形漸露初鄂子章籍
嗣臣之力故楊應龍授首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
而時論頗以爲非云

朱國禎云安疆臣奉朝命甚謹蜀撫喬璧星欲取
安氏爲功坐以侵占播地之罪喜功者遂以受賄
棄地劾前院王象乾逐之主

萬曆志

卷十

三七

八月御史史學選請開臣兼用外臣

十月儀真稅監暨縣請罷天下稅使不報○戶尚書
趙世卿奏羽書旁午軍士告饑

董其昌云人臣謀國有似是而非者請鑑請折似
於愛民請存留似於預備請借支似於應猝然登
目睫之智護身之符而未嘗通論天下之勢也

大司農掌錢穀之出入則引議而爭固其所矣

兵科夏子陽冊封琉球回以五月初四開舟六月初

二抵境十月十五登舟三十日抵岸

十一月南京妾人劉天緒募緣牟利謬稱能咒生靈

霧招聚愚惑爲軍士所告守備豐城侯以反聞京
閉門水陸絕行者三日兵尚書孫鑄欲以捕反爲功
操江都御史丁賓署刑部大理擬詢其事妄言者坐
磔無辜逮捕者悉得活賓持身清簡加意民用在南
都凡溝渠巷陌影占者悉行清出神祠非舊者悉毀
自都門至丹陽陸行官道皆石砌平坦行旅頌之嚴
恕有大體嗣位者莫能及

丁三十五年二月朔日食京城守門內宦殿殺泰興
知縣○御史宋濬上歲功伊始疏○甲寅朔房火○
略事中汪若霖胡忻等言朱廣一人獨秉閭務嚴難

萬曆志

卷十

三八

不堪請行校卜相臣助理如問應賽之請黃汝良之
阿李廷機之禍皆不可與

三月賜進士黃士俊等得各臣楊漣清風直節著於
爲令爲郡時後與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鄒大章俱
成魏瑞之難有張瑞圖者一甲第三名其會試策中
語云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雖有甚不
肖皆可以自致於實堯舜未嘗標君子之名而置禹
稷於岳牧之上未嘗過設小人之目而輕用四凶之
討分別起於仲尼謂大受小知不可也極論之品
可濫佈而成材不可以假借而就小人亦有兩大受

者君子非獨窮於大受并小知而亦屈者時顯其
家所見是策而咤曰斯人敢子非聖後日可爲世
厥後瑞圖一敗有若左參云○雲南巡撫陳用賓
貪虐下信任和曲知州黃衡兼署勸州印青糧
斗徵二錢者加至七錢而用賓又受誣捕鄭舉竟
遂密誘阿克謀復土官糾集夷目同時起兵渡江直
走武定有變告者用賓朴之人莫敢言賊遂薄城
之殺指揮金守仁執推官白明通劫庫放獄屠殺
民一空知府陳興以事在會城抱印不敢歸阿克
鳳騰霄也

萬曆志卷

卷十

三九

四月戶尙書趙世卿言用人各有職掌家宰無所不
統而推擇司官反倚耳目於各部殊非六卿專屬之
意

董其昌云李德裕有言宰相非其人當廢歷能至
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爲家宰亦如是矣

五月起輔臣王錫爵於家加少保辭不至召尙書于
德行人閣未任卒葉向高李廷機各尙書入閣○四
川廷拔孔貞一奏土酋安疆臣恃吉料夷○禮科嚴
章南請禁奏疏之煩言隱語○兵科題免宿衛軍士
管操○刑科周曰庠奏孫鎮標殺無辜妄邀功叙○

顧憲成作籍語寐言貽錫爵大畧言近日輔相以操
殺爲工賢否混納於平等而日割破藩籬是非重付
之含糊而曰能脫落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
再胡廣豈不恨哉

六月禮科孫善繼請罷館選畧云翰林升轉必錄內
閣具題吏部不得問不論賢不肖第令優游養俸計
以待遷魚貫而臥揆厥若族貢然何惑乎調變無
相業日早也請自今議定額數若干溢於外者聽其
請告補於內者卽行議補不拘內外官員才猷虛
旁通典故者照品推補不當者聽科道劾去拔次以

萬曆志卷

卷十

字

原官兼各省提學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斥陳俱
吏部而內閣無與庶不失祖宗朝用人之意

閏六月京師大雨城中街衢水深三尺○吏科姚士
慎言外治之弊皆因無按不以察吏爲務而更調保
督皆徇局官之私營紀綱所以日壞○大學士余
請止礦稅云兒童走卒無非怨詆臣之言流瑣瑣
無非惑悟臣之狀○諭兵部朕靜攝宮中未嘗不念
周天下其於宗憲安通詰戎振武尤爲惓惓昨見
數昨學日久蔓延任其焚劫撫鎮官平居防守何
暇用賓沐獻帝罪殺賊如獲冠遺惠併治不逮○御

史唐之妻言。皇上遠處。輔臣臥病。百官屢疏不可。司用人者。人材日蹙。而日消。司國計者。倉庾日空。而日急。司兵事者。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之症候也。

七月。彗星見東井。○撤稅使梁永回京。永在陝西橫甚。怒縣令滿朝薦之相抗。請之上。上爲之逮治。舉朝論救不聽。尋中旨撤回。

八月。四川巡撫喬璧星請征安堯臣。貴州按臣馮奕垣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大學士朱軾言。用兵非計。傳旨諭堯臣歸本土。四川錢桓奏堯臣身歸。

請釋在案。

卷十

水西妻子尚督鎮雄。引征不可。又奏貴撫郭子章據安直倡詞。道未丁之局。

十月。禮科邵庶吉旌郎濫請成風。

按高帝首諭。表揚節孝。本以震實幽隱。風勵斯民。高安吳山所云。承冠之家。禮義自出。何待表揚。近來請乞多歸精神。而閭閻寒微。遺漏者多矣。

十一月。葉向高到京。○丙午日赤無光。

十二月。朝鮮王李駘祖。○下戶部辦七公主婚禮。金珠價至十九萬兩。○雲南巡按周懋相接行在曲塘。隔阿克胤。移書用賓宜。急調密。益安紹慶兵衛省城。

用賓。安天不肯。用賓不設備。若無事者。阿克胤會賊。用賓始懼。總兵沐登城。賊望見羅拜。獻不能出一語。賊焚劫。闔廂居民數千家。攻城益急。索武定府印。用賓即以印付之。賊退至武定。立阿克胤爲知府。遣兵攻縣。勦圍。尋旬。殺指揮備藩。安紹慶兵至。乃敗之。賊又破嵩明。吏目韋宗。孝友之。署印知事李性。逃去。又攻羅晉。知縣戴陽被縛。罵而死。用賓竟不奏聞。

三十六年正月。御史葉永盛奏。辯李廷機人品。府廷機久往人言。謂其器局褊狹。而攻之者。遂造爲謠言。謂其器局褊狹。而攻之者。遂造爲謠言。

卷十

金戴玉行。賄與援之說。欲盡捨其一生砥礪。故永盛極言之。當時以爲錢慶。早論沈鯉貪污。鯉不辯。而曰貪污之事。臣任之矣。蓋自信之素也。廷機易名文節。即永盛之論定。○秦王請封子爲郡王。禮部據例。王孫中尉繼爵。除世子外。餘各本等爵級。不得冒請。○賊攻羅次。知縣熊尚謀拒却之。守備王之瑞乘賊不備。進抵元謀。賊潰。定賊黨吳良傑來爭。遊擊葉希度擊斬之。官兵大集。乘勝進薄武定。偵者馳報。賊于睡請潛師襲之。泰將張名世曰。何容易也。揚兵而進。賊皆鎧走。官兵入城。大掠。已復踰賊。賊拋金于道。官軍

爭拾金弗逐。賊盡走。東川用賓逐奏大捷。

二月科臣蕭近高、宋一韓各奏陳用賓辱國冒功。既以印與賊，復不能以兵索印。因奏將張名世屠戮村民，報捷遠近聞然。群盜蜂起，普寧一帶城門盡閉。○關臣葉向高言用人理財大計。○署吏侍郎楊時喬稱病。○春大選俱司官代。

三月濠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酋領賞。禮部案驗得實。時奴酋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戎政尙書李化龍亦言：遼左危。

高曆注畧

卷一

三十二

在旦夕，皆因高淮援民激亂，以爲奴酋之資。

四月京師黃塵蔽日。○江南大水，麥禾皆無。○戶尙書世卿備陳財用出入之數，與額課虧損之耗。太學士殷言：隆慶初，兵餉二百萬兩，今日四百萬兩，不知虜未款貢前，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至於宮中買辦歲進二十萬，故事取之於監者，皆責之於部。自礦稅設立，正供多被侵削，自永十年虧損已四百六十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詘，莫知策之所出矣。○起劉綎雲南總兵討阿克。○主事鄭振先疏劾朱鼎十二罪。主事范汝梓請東宮講學，有旨各降。

三級調外。○遼東前屯軍變，欲殺稅監高淮，不果。○朝鮮國王妃金氏請立其子光海君璵，詔議之。

五月革陳用賓任，聽勸以薛慶雷代。○稅使高淮差舍需索錦州軍戶，軍戶殺舍吏侍郎楊時喬，力言達首巨剽，遼左重困。有旨撤高淮回京。○兵科宋一韓言：鎮雄故隴氏土不宜于安堯，臣竊據。○虜犯喜峯口。○以高淮言遠同知王邦才。

七月御史史學遷奏孫鑄舉動乖方，不宜與冢宰之推。○兵科宋一韓劾趙撫趙樞總兵李成梁割棄張野之地予奴。○工科王元翰請肅大字之食，所屬屬。高曆注畧

卷十

三十三

申用懋被參回籍，復起職方孫鑄之妾殺少卿唐鶴徽語毒啓之。四臣一體相比。○御史黃吉士請補諭定遺賢，諸理學如曹端、賀欽、節義如周怡、陸榮、浦鍊、清介如軒輅、王之誥、勲望如張仕胤等二十一人。八月有旨論考選久滯，非因各諸臣惡生疑計，辨奏援耳。汪若霖調外。吳正志汪元功、黃汝亨、黃一騰、陸一級調外。○御史史記事顧從泰、姚士慎、熊鳴夏、陳治則以救若霖。○御史陳于廷言：若霖、泰、元功、汝亨則並處，陳治則泰正志一騰而衆人者不處，非治則爲朱鼎素昵故耶。○御史吳肩泰陳治則姚文蔚。

刑科張國儒奏孫鎮害衆要功○御史馬孟楨疏京堂冒濫參張嗣成姚文蔚陳治則王永光○南京天鳴聲如濤鐸旬餘日乃止○貴州苗仲作亂

九月辛酉入犯開原殺掠男婦六百餘參將李如楠不出○御史朱萬春楊師程各疏論朱鼎遂范汝梓

姜士昌朱熹鄭振先汪若霖庇戴繼徐學聚郭千章

○御史彭端吾疏朱鼎庇私人陳治則熊鳴夏○御史畢懋康參徐申○兵科胡嘉棟參康丕揚○戶科

韓光祐參蕭大享○起吏尚書孫丕揚○南戶科段

然劾輔臣王錫爵朱鼎○御史董紹舒薦鄒元標等

○御史蘇惟霖參姚士慎○御史穆天顏論駁及李廷機

○工科李瑾論朱鼎○御史穆天顏論駁及李廷機

蕭大享沈子木徐三畏戴耀沈季文徐學聚○御史

朱萬春參周孔教○南兵尚書孫鎮同籍○科道張

鳳彩彭端吾吳亮彭惟成各疏論嚴廷機○御史金

明時言東南無食無漕錢糧止有此數兵馬豈得擅

添邊腹撫臣宜以節省之數歲上戶兵二部以爲優

勞

十月御史陳于廷參申用懋趙拱極黃克讀職方更

易三人授受一脈但趨權倖何知邊計之多虞止顧

私人豈問中樞之積廢○湖廣撫臣張問達疏災民

危困有旨罷稅料銀兩未解者留備採木又古念瀝

西水災留發淮鹽銀五萬兩賑濟○吏科喻安性參

太監成敬呵斥輔臣畧無忌憚工部郎張嘉言泰安

性借言藏機以爲厭曲護御史吳亮史記事亦各疏

安性巧附朱鼎借攻內監○兩廣總督戴耀以失事

削籍○陝西總督徐三畏卒於官○諭內閣曰近東

中外倭言頗興是以將諸疏齎中正賴輔臣協心共

理豈因小臣誣害便欲高蹈臣子大義如是乎傳諭

二輔臣速入閣視事又諭吏部都察院曰科道爲耳

目之官近來新進全無公心妄逞胸臆淆亂國政惡

言謬語不勝不已好生可惡爾部院一體申飭○科

道張國儒馬孟楨韓光祐梁州彥李光輝張鳳彩各

疏王錫爵朱鼎聖諭吏部言官誣詆大臣朋謀逞

臆網紀陵夷姑且置之度外有不遵諭者指名參來

○科道朱一韓翁憲祥胡嘉棟王元翰各疏參嚴廷

機○御史史學遷參趙世卿

十一月命朝鮮王大子璵襲封○御史穆天顏請用

鄒元標趙南星等○科道各疏參喻安性○吏部摘

發奸吏者爲令○蕭大享免○朱鼎卒贈太保○

入蘭門塞殺掠軍民萬計。

十二月刑科周曰庫奏陳十二斷。○掌錦衣衛王之顧加少保。○顧其志總督三邊。○補贈陳獻章文恭胡居仁文敬謚。○夷酋來暈大人犯總兵杜松率兵從寧遠長山出揭其巢獲級一百四十顆。

配三十七年正月甲申朔。○京城訛傳虜至。九門晝閉。○裁革浙江監兌。○李化龍尙書兵部。○御史張邦俊疏方正家寃爲末國頑被參辭白。○加督漕李三才尙書。○武昌大火。

二月建州表人朝見。出班投印文一紙。詞甚悽切。言彼

高曆注事

卷十

七

疆界以新立碑碣爲怨案。御史易壯麗等言。廷機遣使召餌。御史顏思忠奏建虜狡猾日甚。先是禮侍郎李廷機遣客李維葵以書諭建夷。謂虜意止於勒索。可以口舌折之。論者籍籍謂奴酋之作逆。廷機書實招之。幾有仰淹元昊之謗云。○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獻逮至京師。○總兵杜松夜馳至哈流屯。勦殺拱衛夷級一百四十六。○閣臣葉向高揭奏六部尙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銓衡典禮事務頗多。請乞點用。○南戶科段然奏顧天峻南道周達泰顧天峻李騰芳天峻騰芳各疏詣文華殿叩辭。出都門。

候命。科臣孫善繼亦以受謗叩辭徑行。○御史熊廷弼勸明地界。言奴安得數百里之疆。曰立碑則許之。曰刻夷文則許之。皆巡撫趙楫所爲。而朦朧題叙。則巡按康丕揚扶同。○壬戌白虹貫天。○楊時喬楊道賓相繼卒。○吏部科擢去諸臣。工科孫善繼劉道隆長往。顧天峻等出都。議處有差。

三月拱衛自以忠順見勦。小友青激之入槍。遂引兵五千攻陷大勝堡。深入小凌河遊擊于忠志被傷。失士卒千餘。○署吏事侍郎蕭雲舉條上八事。有惜人才省議論二款。

高曆注事

卷一

七

四月孫丕揚起用。到京條奏朝政四事。○戶科劉文炳乞召直臣鄒元標于田間。不報。○科臣王元翰爲鄭繼芳所參。出疏自辯。南北科道陸夢祖吳亮劉光復王孟震劉國綰附和繼芳共攻之。而金士衡張國儒劉蔣貴張鳳彩各護元翰。以爲能參顧李也。又詆及胡加棟。加棟亦辯。遂陞段然劉時俊。科臣周永春護加棟。南科高節鄧雲霄左袒元翰。劉時俊段然又肆言詆詆錫曾一貫。歷以及天峻牽連蔓衍。至不可開云。然劉段皆吳中名吏。惠澤加于民。精神振奮。沒世人猶思之。

五月朔大入遼藩○吏尚書孫丕錫以受事兩月所推上大僚疏一摺不報○春夏選過官吏以吏科無官不得領引困苦號於道上因自効求去上慰醫之○對馬島倭稱奉日本王源秀忠命欲借道朝鮮入貢○立阿章爲鎮雄土官改名隴自得○建昌土官安世隆爲其僕那固所殺妻祿氏討那固殺之○六月建首率騎五千臨撫順關索參珠價并索欠價人益參珠爲高淮所給取進欠價歷年不與故也守道謝存仁令邊吏篇之以酒委曲與約而後去○兵部題請增遼東兵一萬

傳歷代事

卷一

五

七月明暗台吉與卜石兎爭議人畜忠順夫人馳解之○宛平知縣劉日淑上言京師之民困於鋪行諸役財竭力殫不勝怨咨總書頂首三千散書頂首三百通計七千有奇皆販足于權徵之內

董其昌云足寒傷心民寒傷國前代徒富民以實京師有深慮也宛大二縣非根本重地乎昔時仕者聚飲以足國今特吏胥聚飲以肥家益可恨矣○八月福建鄉試臨期大雨五日以十二日爲初試○甘肅地震倒牆千丈

九月左副都御史詹沂祭酒周如砥各以人言封印

出城○葡遼督王象乾上言遼鎮貼危已極聞臣葉向高揭云今日邊事惟建首最爲可憂勢必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請早爲處糧餉以安人心不報○奴酋遣子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寨○刑科彭惟成請特聘真儒劉元卿○黔國公沐輿咸于詔獄○署院副都詹沂封印出城

十月徵黃梅縣舉人瞿九思爲翰林待詔○南吏科黃起龍請祀遼國之主即不可稱廟然當京魂魄所依或附食太祖之側至于建文年亦須遵旨速薦其妖節諸臣命官詳考事蹟仰憑神斷賜諡刑科彭

傳歷代事

卷十

四

惟成言歷代臣庶以此爲請則楊守陳繆恭吳世忠楊傑天壤間公案舉行端止今日宜勅下各部會議采輯

十一月御史劉國相奏內監陳永壽黨庇違犯王慈胎房山民陳槐所生女進爲東官才人生皇長孫內監馬昇紅牌拔免永壽希與伊族陳表陳昌十二月起邢玠南京參贊尙書玠蓋乙巳考察拾遺者○孫瑋署都察院事許弘綱副都御史○庚三十八年正月大計羣吏尙書孫丕揚署院孫瑋考功鄭永世宇科曹于沐道孔貞一主計○南科道

勅李維楨獨時可董其目。○吏部奏廉清吏汪可受陳道亨畢自嚴陳大綬翟汝稷黃汝亨沈應奎薛敷政等。○大學士李廷機奏荒廟難以久居。永准放歸。

○閣臣葉向高請東官講學。不報。

二月房大人遼東塞。罷巡撫李嗣達總兵佟鶴年。

三月張鳴崗總督兩廣。自戴耀去。其任久虛。至是始補。○黃嘉善總督陝西三邊。○賜進士韓敬等。○吏

尚書孫丕揚請留朝覲俸深官員舊例州縣官歷任

三四年。卽與陞轉。于時仕路壅滯。州縣官至八九年

不得轉。人情最爲厭苦。新進士應選。亦無現缺。故不

得轉。人情最爲厭苦。新進士應選。亦無現缺。故不

得轉。人情最爲厭苦。

卷十

楊設法題留以通選法。○酉陽土司冉御龍先年以

兄弟相讐之故。與禾順土司彭元錦構禍。而御龍甥

彭象乾爲保靖土司與元錦不相能。聲言元錦必反

督府通議勦之。辰州知府瞿汝稷謂朝廷之治土司。

不過羈縻而已。且黔楚自征播後。城市與田野。皆非

昔日之舊。何堪鼓擊復興哉。請于撫按。願以機騎之

喻而不順。用兵未晚。遂草檄干言。使人持給元錦。元

錦素服。再駁保靖。酉陽二司亦服。一方帖然。汝稷尋

以卓異破格超用。○天柱巡簡朱梓以德化苗蠻。教

之耕田治生。息關陸里。苗蠻服之。仍還其後于耆叟

之讀書習禮。而身自率之。又舉其率教者。引之請上

官。使知官府之貴。一方遂爲善俗。知府翟汝稷請於

監司。題請天柱爲縣。朱梓爲知縣。

閏三月起楊鶴巡撫遼東。○遼東巡按熊廷弼奏舊

撫趙楫自萬曆二十九年正月。至三十六年十月。侵

盜邊儲五萬二千九百餘兩。

四月正陽門樓災。○京畿大旱。東南大雨。河南產

牛妖。山西產羊妖。燕河產猪妖。皆二頭二尾八足。

有言慰蜀向高。自去冬及春。疏奏禁鹽高開。至是始

批向高疏云。○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四五萬衆

侵犯遼陽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

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

邊防。

五月 上諭各衙門京畿旱災。發內府銀賑濟。百官

各捐俸俸助賑。○御史房壯履題請江南布解起於

先朝巡撫周忱以松江產布以布代粟。寬民之力也。

法久獎生。故以富戶充役。先解布而後領銀。及布已

解而有司以庫無現銀爲辭。或半給。或全不給。昔之

寬民者。抵以病民。而松之受禍最甚。議折誠爲兩便

○工侍郎王汝訓卒於官。

六月閩臣葉向高題請刑部掌印無人獄囚莫爲問斷囚米無措三年恤刑之差亦難再緩○吏部題請處分擅去之例大畧以有故而擅去者巧宦之一端不爲輕贖祿也

七月爲民鄭材單騎入京投揭論趙用賢舊事科臣泰材狂肆無禮因言用賢當諫諍時不堪矯臣怨誦與之絕婚材父洛明知蔣遵嚴衰老以少女強嫁之人品拔然昔許敬宗女嫁蠻獠繆洛棄女萬里不應蓋襲彼○武昌牛妖見

八月催請戶禮二部掌印官○御史傅宗皋言督都

萬曆注畧

卷十

四

鹽政久廢督理○遼東巡撫趙楠言招撫定疆功罪甚寬莫六堡乃萬曆二年李成梁所建後有言棄地喫虜者此時虜勢敗弱成梁乘勢建堡何畏於虜而云喫○遼東巡按熊廷弼請修築全遼屯堡以防患九月召起趙煥刑部尙書○御史蘇惟霖言黃河源河利害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御史劉國縉言士紳之貧糶在山林山林之士雅負天民之望而倡道淑人固自孔門家數無奈今人非古且借以梯榮因而售賈品山林之士名高於泰山而遊於門者破甑可稱完璧

遂使趨附之徒奔走若狂其濫正所以爲濫也○

部司務陳禹謨進所撰左氏兵畧

十二月二十四日乙未東宮第五子生生母選侍

劉氏是爲今上○御史曾開升言河南宗室之積

苦於法之無所施窮於法之無可變請設策禁防○

王錫爵卒於家

萬曆注畧卷十終

萬曆注畧

卷十

四

太學生許重烈編次

工部郎臣趙士胤奏訂

三十九年正月間臣禁向高請吏部考察日期兵部考選軍政日期。○科臣曹于汴彭惟咸各奉李廷機柱門多時不入閣理事無可考滿

二月漕撫李三才出境有旨准去漕事命總河劉士忠兼攝○虜犯蘭州

三月閣臣向高劾奏兩刑尚書李植擅自去職時植老病不能步履言語告休不允徑自歸○天計京官

四月怡神殿災○山東大旱陝西牛羊二載叠見○大學士葉向高尚書李化龍侍郎蕭雲舉史繼偕副都御史許弘綱各疏求罷

五月辛丑雷震正陽門○吏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擊情迫乞歸上出溫旨慰勞并蕭雲舉許弘綱各不允辭位○王圖辭闕出城大計報允時王圖

爲吏左侍郎北察凡非東林者必去史繼偕爲南史侍郎南察凡非東林者必稽先是史記事于察典未

之前極論內閣自時行錫爵一貫府廷機衣鉢相

詩將及顧天峻并論沈思孝周孔數等逮察典既廢

以及史記事徐縉芳又疏攻圖及李三才顧憲成不

揚怒明時提亂大計先以疏中詞犯御議問明時罪

明時復疏攻掌察科道湯北京曹于汴已而秦聚奎

疏攻王圖以救明時舉朝分爲二黨群起交攻攻東

林者以王圖顧憲成李三才爲戎首攻之者金明時

秦聚奎劉國縉鄭繼芳朱一桂王三善周永春徐兆

奎姚宗文高節王萬祚張鳳彩彭惟咸徐紹吉歸子

顧馬從龍周達王紹徽張延登趙興邦元詩教孫光

祿田生金吳亮嗣官應震劉廷元張餘毛一賢彭宗

萬曆注畧

孟韓凌金汝諸劉光復攻非東林者以顧天峻湯賓

其蕭雲舉爲戎首攻之者史記事李柄恭湯北京丁

元薦徐良彥馬孟禎胡忻吳綱張養正喬允升沈正

宗洪文衡李邦華曹于汴吉人賀煥李朴錢春周起

元劉策李微儀宋磐吳良輔魏雲中孫居相劉宗周

朝廷聚訟者幾一年餘○尚書王樞奏黜前討倭督

已故臣錢夢皋等九人奏起馮從吾等十三人

六月吏部奏起鍾羽正王德完程紹○侍郎李汝華

署戶部○京城大雨二十二日水溢數百里禾盡沒

山東亦大雨

七月軍政考選命始下。○工部郎劉元振言錢法凌替謂私鑄之禁以其與國家爭利權也。惟平價以市銅商賈無憚於官買而私買者省矣。

八月倉場總督孫璋爲漕儲遲緩過德二倉去京師不遠若河水未結暫以貯之不妨漸致所省陸運之費不貲。○侍郎翁正春進萬歲八箴。如李化龍少傳。○楊鎬奏報遼東奇捷。○舒應龍尚書戒政。林煙南工尙書。

九月已酉皇貴妃王氏薨。秘不外傳。越四日。關臣爲萬乃宜皇太子生母也。

傳曆注釋

卷十

十月趙世勳久候不得命竟歸。○工部臣言皇極門儼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本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爲可惜。懇早擇吉堅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文選主事。○趙應舉言閩中巨室家於海濱。日引月長。識者所慮。海道嚴禁。徒爲具文。乞加意申飭。應舉又言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銓部所屬按款釐正。亟幾可以救時。○光祿寺臣言白糧係上供所需。每年壓於軍運。帝至守凍。請先於軍船。

十一月王系乾孫瑋各進兵尙書。仍總督。

十二月王圖自去。○李化龍卒。○刑尙書趙煥署兵

部事

壬子四十年二月吏尙書孫玉揚叩辭出都。○趙煥署吏部孫瑋署兵部。

三月禮科周曰庠奏。寧國重生。殿厚縣官。○光祿少卿徐必達言漕船阻凍。不及春運。願募民船。雖一時權宜之計。究之於國計不便。不若仍遵舊例。制議發之。孫居相因必達言遂中止。

四月閣臣葉向高言。朝政不行。日復一日。紀綱盡壞。國體盡傷。非敢以去要君。實念在位有愧。願早罷斥。時廷機久處廟中。復還原寓。請告一百二十三疏矣。

傳曆注釋

卷十一

向高復杜門。閣中虛無人者五月。○欽天監推算月食未確。有旨修改曆法。

五月署吏部趙煥請推補閣部大臣。○代王元配無子。御人裴生鼎渭王以其母時令妾張氏母之。張有寵。進爲次妃。後生鼎。王老。兩人爭求嗣。閣臣李廷機在禮部署事時。王立鼎。至是人方攻廷機。遂有五長之說。王立鼎。洎刑曹郎李春熙來斯行等。政請速允廷機之去。以存國體。以謝言官。無波累藩國。禮臣翁正春請行勸。大同撫汪可受言無可勸。刑部皆庶也。渭母未報封而先故。薨母已生子而後封。此其

昭昭者也

六月浙江巡按李邦華易試舍以碑○詔增陝西中額五名○竇皇貴妃王氏

七月虜婦忠順夫人歿撫臣言其納貢四十年最稱恭順宜加褒卹以勸

八月詔向高入閣○刑尙書趙煥改吏部○等試考官命下是應天陝西移初場于十九日江甯二十六

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虜犯延綏撫劉綎寬縱捷九月內使群殿駙馬再興議於大朝門外與議及教習官賈之鳳各疏奏辭御史耿鳴雷亦言國體凌夷

首解之器○卷一

之極皆不報輿議將冠帶盡長安五門○司寇東廠奏聞○主大怒下○旨切責差歸永官訪李李興譚父

官罰教習官保○三遣官論李廷威入閣廷檢陸薛出都門有言差官護送賜賂賈曉驛○御史楊鶴奏

三大官虛伍不任戰守時事萬分否隔御史楊州鶴才更事大可寒心○通政使吳達可奏納言關係國

體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古今一定乃章奏常稱邑里如吳門歸德之類又有隱語謎字詞於射覆莫可卜

度者皆無憑然其君者也而制誥之詞以善諛臣近貽益其言當正書○禮科姚永濟奏文體上關國

運訛言默壞人心時有李贊批點水滸傳刊布盛傳有識者憂其教人爲亂臣賊子故永濟言之○利臣王栗洲劾奏郭子章近者三論一意趨奉婦寺一節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絕何任忤甚

十月考選官命下○科臣李成名孫振基商周莊官應震李奇珍張延登道臣李若星錢春吉人田生全各

疏參○顧吉趙士謬牛應元趙健黃克績徐可求徐兆奎○上同楊鶴劉士忠李成梁趙惟

十一月軍政考選命下○葉向高求罷○吏尙書趙綱請點巡差御史○御史田生金奏書太廟官提宜

首解之器○卷一

演事○肅皇帝時邊事保首領者十不六七受世廢者十不二三今日邊臣之不以提問者幾何人其不

獲世濟者幾何人○迄今之邊才盡勝於昔人○奴兒哈赤殺其弟連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虜

犯遼東曹莊殺男婦二千餘人商店一空科臣麻備言鎮遠之敗以隱匿聞矣○府山之敗未知的數矣今

此之敗人言藉藉不知楊鶴何說之辭○閏十一月御史徐稱芳爲顧憲成請誥○御史徐良彥言朱賡餘黨王三善輩一意芟刈林泉誅鋤善類

○誠意伯劉蓋臣論顧憲成及御史周起元程鳳翀

等科道公本各奏蓋因清配國是措制言官○禮部會議庚戌科場事榜首韓敬係湯賓尹別房搜取關節顯然知貢舉吳道南即欲發之以語何高謂得王圖蕭雲舉乃止及廷試敬復從第三改榜首人蓋不平科臣孫振基等遂發之湯韓錄是坐廢○吏部分別被論官牛應元楊錦徐兆奎等回籍○御史過庭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濡染我君其君子人誰甘爲小人○吏科張廷臣奏陳無黨之論以定國是論人者不必爲一網打盡之謀論於人者不必爲三窟藏身之計旁觀者亦不必爲黨同伐異之舉○刑科抄奏太監王德閻防事會典開載皇城

九門有關防三十三顆俱繫門吏收管各吏闕檢錄於吏部月糧支於兵部而查照分於各科與守門內官不相涉也蓋吏役無甚威力未必重爲解官商役之累即有奸弊可以究懲此祖宗立法本意今北安門王信呢關防爲奇貨必欲奪之駕言祖制豈祖制有在會典外者乎
十二月禮科范濟世奏請皇太子代行祭禮○刑部郎沈應奎進法祖殿鑒○禮部郎田大年奏稱梁雲龍以沈一貫私人撫楚實庇楚王坐楚宗人以

大逆妄殺多命環承天二三百里地震累月雲龍還武昌妖魔疊出駭而病歿丹行次京口棺木破裂原水溢流未必非怨魂作祟而一貫尙徵美謚姚文蔚錢夢皋黃偉顯權恐神靈所不與也○孫瑋管都察院事
是四十二年正月大計群吏趙瑋孫瑋訂弘綱考功郎張養正科翁憲祥道余德衡推舉孫承宗李起元石崑玉等○群臣合詞上請願王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禁嚴戶數萬嗷嗷行期無定人情弗安故群臣力請○湖廣巡撫趙傑請釋

累臣請朝薦卞孔時
二月命向高主會試起方從哲吏左侍郎副之向高以票擬不便辭不許及入場卽有二尉闖入監試御史請以中使送至院門外開中門令內閣官捧入再開內簾門置本於案中書官接入票完復開門傳送中使進御日以爲常二十九日放榜特於科臣取卷中元歷科元卷必屬詞臣時科臣勢張故特倚重焉
○左都御史孫瑋題按臣制養喬擢去非法科臣姜性吳亮嗣言荆撫二御史方行動而都御史旁撓何爾德憲御史徐良彥言熊廷弼去穉易明旁人多添

冀藤耳戶科孫振基言二臣一勘必不可少戶科官
應震泰璋放膽減公六罪亮嗣以黨邪泰璋并李成
名孫振基徐良彥禮科元詩教泰璋并選郎周應秋
御史潘之祥言姜注吳亮嗣官應震元詩教植黨背
公科道李奇珍崔爾進振振基魏雲中崔鳳卿李邦
華李若星言俱與吳姜不合又御史馬孟頴等九人
合疏又科臣麻僑陳伯友泰廷弼殺士難語風裁廷
弼兩疏自辯○吏尚書趙煥奏科臣曾六德年例外
轉扶恨反噬○孫璋求去不允○命封虜酋卜失兔

青屏池

卷十二

賞封勅至邊各散

旨回巢諭年告

欽塞上乃始受封○科臣官應震言廷判關防宜密
均二甲而州部何以分均三甲而中行推知忽前忽
後漫無定衡使排卷費耶得上下其手避五避十取
一取六以爲選官地委屬無謂宜準禮闈試法糊名
易書以一定後先爲選法差別庶幾各安其分巧求
少矣

三月賜進士周延儒等是科穆昌期周宗建周順昌
皆成瑣難○原任禮侍郎吳道南上庚戌科場荒蕪
於別房役取卷中者凡韓敬等十八人湯賓尹南師

仲各六人○起李起元石崑玉巡撫陝西大同

四月群臣再請廟王之國內傳諭養贍地土不完錢糧未到今春已暮何明春行閣臣葉向高附揭云領諭挨改明春雖皇上慈愛難割而累口嗷嗷非所以自明也王國錢糧悉照潯府例地租已多六千矣河南山東搜刮已盡豈可強爲擾動哉○刑科陳伯友言經綸政本之地高宗所爲代言任至重也唐時有糾封墨勅而其臣駁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宋時有封還內降之宰相皆爲內降之端一開始之爲被例繼之成故事意便手滑奸弊叢生非盛世之事也

卷十一

五月孫慎行禮右侍郎署部事○閣臣葉向高求罷○戶科商周祚諫言日者外廷所傳官閣近侍少不當意立使自盡露人爲之酸鼻願聖心少加矜憫○四川稅監丘乘雲以進稅銀○左副都御史許弘綱以御史吳良輔宋槃之奏叩關辭印出城○劉元震尙書工部

六月諭閣臣向高曰卿堅意求去朕心何安皇太子與福王大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疑之有之國在於明春必不再遲礦稅爲三殿非爲福王養贍田土有

高倒可比。卿爲重臣不得過爲疑忌。○南畿提學缺。推浙江巡按呂國南。禮科周永春言其人不相宜。○南奏檄批印徑歸。御史湯兆京言吏尙書趙煥欲用其鄉人韓浚以故永春爲糾舉。永春即劾兆京初。熈王圖今傾能延弱。○兵科趙興邦直陳大小臣是非之弊。○行人張文光奏請立皇太孫。

七月武人王曰乾許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姜內相莊上欺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咒太子。又刻木爲太后。皇上像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官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貴妃。福王閣臣向高請通政司舊曆定具。○卷一

具奏疏與曰乾疏並上而密揭此奸徒所爲當靜處之。上覽曰乾疏大怒。傍徨莫知所處。至掀翻御案左右皆辟易莫敢言。已見閣臣揭。默然霧容。將揭疏。積藏之。向高復密奏速定福王之國。上納之。尋以他事下曰乾於理。○山東淮南大水。○御史魏雲中奏選郎周應秋。兵科吳亮疏駁雲中。御史田一甲奏太常少卿吳忻不當陪推巡撫。○左都御史孫璋文華門叩辭出城。○張鳴崗尙書南刑部。○李御史湯兆京倖。

八月釋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於詔獄三人皆稅監

所誣奏也。○禮臣孫慎行請。東官講學。○吏尙書趙煥請點用各處巡撫。○閣臣葉向高辭位不允。九月起丁賓尙書南工部。○御史湯兆京拜疏去國。○周嘉謨總督兩廣。王紀巡撫保定。○方從哲與道。○爲大學士。○吏尙書趙煥叩關出城。○御史方大綬拜疏自去。

十月于孫瑋回藉。○起李楠巡撫陝西。○御史田一甲上言門戶所起。時行錫爵一貫。歷廷議諸輔傳燈。一二武憤之士。建言被逐。於是聚徒講學。以道學之名號召天下。凡生長其地。宦遊其地者。或違意仰高。或葛藤相拌。而轟然從之。門戶之名立矣。遂謂劉綎追挾台輔。夷距惟其所造。復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資。門戶之威熾矣。李三才王元翰一人其黨而貪可爲廉。黃克緘史繼階不入其黨而賢可爲不爭。在南畿

獨者于玉立吳正志丁元薦也。在北王國史記事胡忻也。今作崇之人既去。碍眼之人已歸。願諸臣念猶念而共歸大同也。○于趙煥回籍。○侍郎張問達畧刑部。兵尙書王象乾畧吏部。工尙書劉元霖畧察院。○方從哲內閣到任。

十一月禮臣孫慎行定福王之國之期。俄傳。○

聖母七十在邇。留王慶賀禮成之國。向高封還。

御札言。皇上以慶賀。聖母之虛名。而行昵賢愛子之私計。不可。慎行復力爭之。福王又需莊田四萬頃。乃行。向高請減半。○內官邢洪科其黨四五十人。於午門外。凌許御史來。御史田一甲奏聞不報。○御史邇廷訓言。職掌混淆。弊在大臣。與言官之助已。收爲入幕之賓。又誤認林下之持議皆公正。而借爲護身之機。子玉立湯賓尹。貽書長安至今。牽連未已。十二月。葉阿高六年考滿。加少傅。建極殿大學士。賜宴禮部。○皇太后失豫。上日夜恭侍藥餌。度廟

上蒼願以身代。

○南道御史王萬祚時事不堪再壞。

疏專論湯光京風波之惡。未幾萬祚暴卒。萬祚清嚴自處。其起下江。按行蘇松。凡黠吏豪奴害人者。擒即杖殺。一時風裁源流。人心痛快。犯罪者不寒而慄。其卒也。白日見鬼。或言其中毒。然衛邸蕭然。破衾菜席。貧無以爲飲。見者莫不嘆息。○御史潘汝顏疏。參翁正春賀煥韓敬。○戶部郎李朴言。奸邪驟逐。正人漸入。則姚宗文劉廷元。湖廣則官應震吳亮。歸黃彥圭。

山東則元詩教。四川則田一甲。四省各爲一夥。如趙興邦輩。不過趨勢附炎耳。皆何斬也。縉是科臣姚趙

吳官。凡五人。道臣劉田二人。各疏攻朴。道臣張至。李徵。傳過廷訓。科臣周永春翁憲祥。亦各特疏。參朴詞幸。孫居相賀煥湯兆京。下部看議。有旨惡朴。出位生事。降謫開散。○御史李若星疏。參黃克鑽。○御史孫光祿。參行人劉宗周。當借東林。○皇太子妃郭氏薨。○以宋儒羅從彥李嗣從祀孔廟。○薊鎮永平軍士鼓噪。○禮侍即孫慎行請。福王之國行期。二十八日。命下。長安傳言。皇貴妃請於皇太后。期蜀王待四。十三年。賀太后七十。然後之國。太后曰。吾歸王可宜。來否。貴妃語塞。及婉行疏上。上向貴妃索所賜

御書對神焚之。

乃下。定行期云。○奴酋圖其塔吉卜。

吉卜投北關。金白二酋納之。奴兒益壘南關。曠土諸營。請還告急。奴兒好語謝都御史。謂撫安等區。晷牧日久。惟新聖者。舉罷張濟。揣情形上書。謂北關近開二壘。其一建首求婚。北關老女。北關不與。而又匿其通壻。其一謂金台失有女。爲兄奴林收養。嫁西虜宰。

養反目。金酋故殺奴林妻。宰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於時副將曹文煥盟北關將援之。奴酋計靡我兵。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願習質廣寧。諱甚侈其功。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燒北關十九寨。總督薛三才

疏爭失策。請先募二千餘兵。令原任總兵麻承恩曹文煥分統屯開原。待其變。頃之御史崔鳳翀言。奴酋不在婦女。以天朝作外夷。振令各汚而體變。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奴酋又訴無他意。北關爲西虜抄掠。部落苦饑。投奴甚衆。

實四十二年正月。戶侍郎李汝華奏。理材須秉真心。登屯邊一策。既可足國。亦能禦虜。兼有獻地。水師邊

畧者。謂地中有水。卽地險也。撫臣張濬。石昆玉。徐鑒。開田各有成績。而行之深。有益於度支者。御史盧謙吉。屯田以養戰士。非以養將官。今立爲養廉之名。或

曆注

卷一

十六

占之。或窮之。則所支常俸。謂何。必大修農政。而清影占。始爲國家之利。

二月。改鄭繼之吏。尙書黃嘉善尙書戎政。○御史張鈺。蔡李朴。肆言亂政。顯應成三書之失。畢竟難檢。高

舉龍劉元珍。清風尙書。元標。馮從吾。府方仰之。若趙南星。王德完。鍾羽正。白所知。屬賄賂。爲世所推。誰悉斷乾之。于王立。翻雲覆雨。士類之最。諸臣攻之。爲世遺計耳。巧於行險者。必假途於正。沈正宗。寶。寬釋楚宗人。幽禁。

寬釋楚宗人幽禁

三月。福王之國百官。送於郊外。○劉元霖卒。工部侍郎林如楚。署部。○王象乾辭。署吏部。封印火房。○張開達。署都察院。

四月。福建稅監高策。率其從人。突至撫臣署。執撫臣袁一驥及其子。至已署辱之。復拘執按察司官。○御史田一甲。陳言。漕糧白糧規則。以便新運。

五月。給事中張國儒。姜性。參太監盧受。○存問申時行。沈鯉。○給事中元師教。姜性。參選郎郭存謙。不宜推李朴。存謙。認過不辯。○潯王翊。鐸。楚謚曰簡。○祀地於方澤。○閣臣方從哲。禮臣孫慎行。行分獻禮。○署

工部

卷一

十六

工部林如楚。酌議水衡事宜。責成經手。慎發預支申。飭外解。○御史董定策。請分祀理學名賢。○禮科姚永濟。奏言。西北之田。開墾以寬東南之力。大有關於

國計。北土。輻輳。恐異時賦役繁重。群起而撓之。皆中官盧受等害其成也。

六月。葬孝定皇太后。○引。大雨傾注。皇上跪禱。雨止。方行。俄雨少微。皇上太子送之。承天門外。泥深道滑。至晚。僅到土城。露宿百執事。踉蹌四散。次日。日。馳。轡。至沙河。夫用三千。內官折價用八百。天雨星散。梓官比舊加大。肩重難勝。幾委諸外朝。兵部接

昌平軍助之四日至陵

七月署吏部王象乾奏慈給久滯事。爵祿名譽王者
廟世磨鈍之具。世治則其權在上。爵祿卽爲名譽。世
亂則權旁落於下。有爵祿所不及而名譽歸者。三
科劉文炳再參徐縉芳。御史劉策再參劉文炳甘心
爲錢虜韓敬所使。御史陳一元辯文炳疏。南工科喻
致知參焉。上知。御史吳之錦薦王紹徽。朱一桂。劉國
縉。工科劉文炳再參陳一元。○前大學士申時行卒。
八月吏尚書鄭繼之到任。初五日孫慎行封印出城。
初六日王象乾亦封印出城。何宗彥署禮部。○閩臣

有唐王象

卷一

上

葉向高乞休。得允。上表謝。請補大寮。點科道。罷稅發
餉。○南工尙書丁賓到任。○奴酋與暖兒子締婚。專
窺北關。開原巡撫張濬言。北關本親建夷參貂珠之
利。誘匿卜酋。奴酋富強。遂人爲所用。我師未出。彼防
已預。奈何以極疲之兵。極置之餉。爲北關守老女。且
北關爲我守二十里之邊。建酋爲我守九百里之邊。
失建夷心而增邊戍。是爲無策。御史董定策謂。滿中
通事籍大成之誤。已而奴兒復耕前罷墾地。參議薛
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郭光復新蒞任。遂統集標兵。
赴遼陽示虛聲。奴兒殆亦遵諭退地定界。將六堡退

還大書番字碑陰。有建州部夷查魏陽馬奴兒卽表
之碑下以示恭敬。

九月鄭繼之請錄用廢臣。○南道吳良輔言。劉文炳
一疏而彈徐縉芳。陳一元。劉策。李若星。再疏而彈李
維禎。蔡毅。中張文光。焦竑。世上幾無完人。願諸臣各
捐成心。共偕大道。○御史劉策言。文炳不過竊沈一
貫。餘威聲遠矣耳。豈計及萬世清議哉。

十月李誌署兵部。○前吏尚書孫丕揚卒。

十一月御史馬孟簡言。鉉政屢見失平。近推張鍵。宋
蔡。不過議論不投時尙。若濬之祥。止是疏論。熊廷弼

有唐王象

卷一

上

而張萬敬。則力發場弊。爲韓敬之仇敵耳。侃直之劉
策。方被牽纏。而發奸之篇。散復行。速轉。何更甚也。○
侍郎林如楚言。御史劉光復疏摘李三才擅用官木。
係在前題。未收五萬數中。若係盜買。則責應分於商
人。且五萬餘木。非一家所買。若錄司議發商。責抵脚
廣如臺臣言。則責應分於該司。

十二月戶科官應震。糾少卿葉茂才。

紀四十三年春正月日黑無光。○福府中使出勘汝
州地租。杖殺佃民。盡境軍民奔逃。又中使占住省城
貢院。又中使入兗州東昌。所在播虐。撫按各上疏言。

之寢不報○兵科吳亮開奏論尚書李三才奏用皇

本○故尚書趙世卿卒

二月御史朱階論方從哲事多模稜○御史詹之賢劾兩廣總督張鳴鶴○御史金汝諸論考功趙國瑞用舍不決因薦劉國縉王紹徽朱一桂○科臣李瑾科奉選歸所來朝以年例外推張國儒馬孟顧徐良彥爲徇私御史劉光復奏瑾御史王種量亦奏瑾并及于王立李三才御史李養志亦奏瑾及趙國瑞又光復來朝再疏攻瑾瑾亦疏攻二人○大小九卿會方從哲於東閣以儲講婚禮未定從哲再詣官門疏萬曆九年

卷一

十九

請不報

三月朔日食御史金汝諸論太僕少卿蘇茂才又奏福撫袁一驥受辱於宦官○遣官諭方從哲進閣四月閣臣吳道南到任○有男子張差持赤挺突入東宮傷門者內侍執之下法司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迹涉風魔貌似難辨刑部胡士相等定爲風癩提半官王之案重加計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麗劉二中官處諸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揚自言多支吾若自供者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 上大怒召 皇太子及諸皇孫諸慈寧官太后几筵前行告覺禮悉詔群

臣入見 上執 皇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言未竟御史劉光復從後抗誦 上怒操南音聲高 上疑有他語甚怒命內侍執付法司 上令 皇太子諭諸臣曰爾等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 上悅尋誅張差於市斃麗劉二侍於內庭凡再四論內閣張差事不必株連事遂寢於是罷王之案官補何士晉於外在廷左右之議遂因之而成要典一案云

崇禎高曰 光皇潛邸事有干碍難直書者張差之發予在里居國王之宋會語侵張問達故予住

卷一

三

問張虛實云何張言之宋所發事予逼其當時面獻皆同所云風癩者飾詞也安有持挺入宮而可稱風癩者余故實錄中委婉載之當時問官岳駿聲力主風癩言官從風附會而之宋被重譴矣嘗王曰乾告變已云麗成劉保得謀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不出類者之口 神祖斃二奄於禁中不遑之就理 聖意淵然可以默諭 董其昌曰張差一事此國本之大繫係也當時罪臣既得滿朝譁然使 光考復持之堅而 皇祖又無辭於外庭則官府之間必有大不安者類

光宗以恬處之。陸前解論不爲窮治無累神祖之慈。益光。光考之孝矣。

五月命相。皇太子妃杖地給東宮生母。皇貴妃攷戶。京師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檄釋馬三追等。着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侍郎張開達俸。日本國王源秀忠集兵攻平秀賴于大板城之秀忠家康子也。

六月福王遣人至蔡葉。丈田察政姜志禮上言。福王莊田跨連三省。良絲去相葉。向高欲以福王去國爲功。遂不欲拂。皇上溺愛之私。莊田給制。竟不極言。

方從哲鍾而仍之。醇酒優游。迄無成損。恒隨燕抹之。云勿堅投勿丈量而已。今日之始。其能年之籍口使諸王得與天子爭土。不可不蚤慮也。有古心。降三級調用。

七月淮南大雨。山東旱蝗。○福府長史張士俊求罷。疏承奉禁刑罪惡。乞諭王免行開店。本亦食鹽改支。

河東贍田租聽有司。八月吏侍郎李誌署都察院。院自四月至七月懸印。閏八月山東青州益起。安丘城陷。屬夷虎墩鬼。犯廣寧。錦義。套寇分寇延綏。孤山討總兵企軍覆。

沒

十月行人陸大受陞撫州知府。不下前大受因派差事。參鄭國泰出揭支吾差。供街道大宅。明有所據。三

卷三。太互爲表裏。云云。有犯時忌故也。○內古給蘇杭織造太監呂貴勅書。并掌稅務。○京師地震。

十二月工部臣林如楚請循祖制。織造停遣內官。以

避東南民困。○北關白首以老女婚暖鬼子。奴兒哈

亦發兵爭之。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

撤。奴酋與暖鬼合而遼不支。今奴殺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依強援於暖。適爲中國利。奴或不聽宜論。我

督北關陰約暖鬼從南關入。奴亡可待。

董其昌云。奴之國北關。其意蓋在遼陽也。而借口於嫁老女。邊臣方幸其爲鵲時。而估不知倣。卒中其謀惜矣。

其謀惜矣。

丙辰四十四年春正月。大計群吏。會舉卓異沈儼。姘王在晉等。○河南大雨雪。雷電易州。無雲大雷。隕石。

李誌尙書刑部。○武臣凌應登。毆御史凌漢冲於朝。有旨會勘。禮科余極。掌御史李蔭志。各以奏應登。罰

俸。御史翟鳳翀。亦以論應登。論外。

二月。閣臣吳道南。主會試。吳江一富子。以懷挾舊。改

取首士論譁然覆試曳白遂削其名前向高主屬吏
科取元道南汝尤遂獲膺卷故是科會錄無元

三月賜進士發士升等是科魏大中李應昇黃尊素
萬燁俱成魏瑞之難

四月開住御史康丕揚上言天下風俗半壞於東林
不肖之手戈矛所指老成立盡朱賡晉戚王錫爵厚

戚趙世卿憤成徐兆魁朱一桂王紹徽劉國禔秦聚
奎同時並逐○京師大雷電雷火焚稅監張燁房○

吏尚書鄭繼之等參兩淮巡鹽徐紹芳賍私狼籍○
李汝華尙書戶部

五月江西大水○兵科熊明遇言時事八可憂五漸
三無無者紀綱吏治人心也又劾閣臣從哲自言無

勢可怖必須平看佑閣臣者何如而後閣臣之勢始
見

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首部落殺掠御史
王雅量奈游擊馮有功戴罪○時上於萬幾緊置

不理而嚴於御內莫敢有私竊者故推補大察庶察
之疏無歲無月不上而發閣皆出自上意方從哲

能以循默苟容獨當上眷御史出差至五六年不
受代而有徑自去者去亦莫之問中外惟以叢脞相

尙而勤事之吏無不垂首喪氣○起居注之職尙有

一翰林官專任葉向高廢其官而自領之然向高優
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哲而遂廢有以日後史

事爲言從哲云異日纂史官自弔各部本章閱之內
府藏籍甚多自焦竑遭謗後史官避嫌不敢至內府

將閱而書皆爲吏役竊去所藏漸耗有諷從哲整飭
一番者從哲感額曰此又多事

七月有旨修理咸安宮二件竟送工侍郎林如楚私
寓○李廷機卒

八月壬寅皇太子出閣講學一日劉一燾韓爌侍
班太子見中書汪某曰老矣汪奏云臣十七年不得

望見殿下

十月黃嘉善尙書兵部○原任漕撫李三才上言自
沈一貫假程妖書擅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貫

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關節倖中會首此
檄自作之孽與浙人何干何必歟與正人爲仇今擬

身主盟報惡者王士昌劉光復而爲王劉効力者劉
廷元李徵儀商周祚姚若水聶心湯陸夢龍以大臣

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王象乾孫瑋王國孫慎行許
弘綱胡桂芳張濟去矣曹子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

南企仲朱國禎郭渭朱廷禧南師仲朱世守朱光祜
馮上知去矣近又攻陟薦江應蛟荊州俊馬從聘矣
以小臣之賢者言之胡應台李成名程紹呂邦燿樞
之傾孫振基麻僖毅然解經雅張萬敬吳亮馬孟禎
湯兆京李若星王時熙周起元史學選孫君相劉策
親雲中陳一元蘇惟幹在懷德蔣貴史記事彭端吾
錢春去矣趙國珣劉崇文張養才孫鼎相徐一條李
樸鮑應登常溫丁元薦趙邦南龐時雍吳正志王士
驥沈正宗賀煥劉宗周去矣仇正之言不遑曰東林
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游者高攀龍姜
上昌錢一木劉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黃正賓樂元聲
薛敷教等東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屏
斥卽一世人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加
之卽遲而不推其重推取者非史繼階徐兆奎卽
喬應甲朱一桂也異哉有旨三才削籍爲民○甲子
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剝倒正陽門外辟坊
十一月己巳隆德殿火己丑延熹宮火
十二月辛丑白虹貫日○薛三才尙書戎政
己四十五年正月癸未東朝房失火○禮部疏請應
證諸臣四十四人○兵科趙興邦請陝西套房新舊

五市一歲兩行金幣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
幾六十萬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則七飽馬肥
卽長驥孱延可也○貴州巡撫張鶴鳴舉兵○
趙按揚鶴請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爲固守之需以二
萬爲善後之用
臣按萬曆末年承平日久撫按每以閭閻爲叨請
發帑救請調土兵官收其利民當共與國受其害
鶴鳴此舉孰投無辜以爲萬計而苗民洵思亂
矣
二月原任按察使邢雲臺言日星惟在測驗今五星
萬曆三十一卷十一
次舍與授時曆所載稍異蓋司天氏止沿舊法難以
無差夫日月五星謂之七政七政既齊四餘亦理此
天度之大紀也○閩臣以東官出講期上請內批俟
秋涼
三月始考察官吏尙書鄭繼之侍郎李誌科徐紹吉
道韓汝考功趙士謬主計魏爲上知李棟丁元薦等
南察沈應文于倫爲政體章嘉賓金士衡等拾遺則
王之案鮑應鰲孫理曹于汴孫慎行魏泰蒙朱國禎
凡就東林者一網打盡每年計典皆於正月舉行此
歲請一旨未下遂遲至於楚月○閩臣言三不無重

春不用三農無播種之期，祈免順天府存欠及過路落地二稅。鎮撫司理刑缺官，日久無人間斷，監犯淹繫，來亡家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

四月王之宗華職爲民。貴州巡撫張鶴鳴奏勸川屬土官。

董其昌云：川屬上司改隸黔中，本以勢險聯絡耳。計不出此而討苗討安，日尋干戈，川原山谷，厭內流血，居中調度者何人哉！

五月群鼠蔽江南渡。廷綬巡按金忠士奏邊將失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爲虜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七

立至故邊將往往陷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出於所轄之地，常嫁禍於隣者，願寬其文法以責成之。閣臣奏通政司缺官一月四方草奏壅滯未上。六月御史駱駝等薦起湯賓尹。○皇親鄭養性襲父左都督侯驍馬子昌，國乞恩得都指揮使，兵部署印。崔景榮奏戚繼思施不宜太濫乞遵祖制收回成命。○景榮又言守禦御將之法不宜專用債陣以辱邊境，自明時行當國以來九邊大將非賄不得至肅大亨爲兵部武選職方明目張膽以賄次第，凡都司守備之官負債各以千計，中外相應以爲固然。○

臣奏廟享期近太常寺缺官。

七月己巳京城大風雨，社稷壇門東中門門額刮折，打灰門軍五鳳樓東華門吻獸吹落午門前。聖旨：牌剝倒拔東河大樹數株。○大學士吳道南丁憂，母憂出城沿途候命。道南有特務十二議而於河漕特詳，大意謂河淮合流入海，海口沙淤日高，將以邛邛爲壑。陵寢浸衝可虞，泖河多砂礫用力挑濬，高積兩岸一遇洪漲仍復下塞。徐沛間河愈塞愈決，愈決愈堤，河身日墊不可不重慮也。漕糧經河至衛輝用車轉入衛河，止一日耳。北河運費可大省，引沁入衛。

卷十一

三八

河亦可比與衛合何詎無漕仍募民治田溝洫修則水勢分而可治也。

八月從哲請補閣臣。時從哲臥病兩月，章奏皆就私寓票擬。十六日遣內官王體乾到從哲私寓，諭云：國家多事，豈得久臥私居？從哲奏云：臣一疾纏綿，久稽入直，雖票擬不廢，而在公之誼有虧，遂於十九日入閣。以東官講期上請，內批無吉日停止。

十一月虜犯喜峯口，巡按薛貞劾奏將郭珍等降罰。○閣臣從哲上言：部寺大僚多缺，都察院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王紀陞漕運王德

陸河道汪可受陞勳達而保定江西湖廣巡撫久無
猷代

十二月日本對馬島帥平義成以其主源秀忠命通
和于朝鮮朝鮮釜山制使吳大男以聞

咸四十六年正月辛酉朔大學士方從哲以貴撫張
鶴鳴請台勅南江奏請點徐兆魁為湖撫○賜賜奏
支結過銀十萬兩再請接濟○黃克齋奏築滿口城
用過銀三萬八千兩

二月癸卯吏尚書鄭雍之兵侍郎崔景榮復先各于
大明門叩辭出城○閣臣方從哲以子致頌娼女事
萬曆注畧

被泰註畧

卷十一

三九

三月有旨下從哲私寓○御史田生金奏廣東備邊
六人政事則尚書張泰陳紹儒侍郎陳瓚節義則首
外張榮長史莊璵理學則郎中唐伯元○辛未京師
狂風驟起黃塵蔽天胸突咫尺莫辨將昏時電流如
火赤光照地又雨土濛濛如霧

四月張鶴鳴進兵兩江敗績疏言楚撫有一旅騎角
期月可以蕩平湖廣巡按彭宗孟言鶴鳴擅開兵
責人以難辦之役有旨令協心任事○奴兒哈赤犯
撫順市執游擊李永芳去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

河言有七事卿畏脅併北關趙撫李維翰趙總兵張
承胤以兵應援奴兒偽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圍之承
胤全軍覆沒○陝西大雨雪凍死驛畜二千○京師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亦如潰血○命總督汪可受
出關調度李維翰移駐遼陽起廢將李如相總遼東
兵○後廢廢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赴京以楊錦
為兵部侍郎經畧

閏四月滿首寇馮谷石塘路遊擊朱萬良却之○奴
兒哈赤歸處受所遣私人張儒紳等齎夷文請和○
劉薊鎮東協四路屬山海關自為一鎮○御史李維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九

俄請遠治遼撫李維翰○王佐為治河總督作言治
河以無事為智如狼矢口不可不塞黃河故道難乾
久湮直河泛濫可虞泉源微涸富滄加身向多砂淺
水櫃漸作桑田凡如此類亟應修舉

五月編建長泰同安二縣大雨電傷民二百餘人○
趙按察所進請留洋餉二萬分賑○兵部請發餉二
十萬解赴各鎮調兵○諭杜松劉綎出關給太僕寺
金六萬兩市戰馬○丁未奴酋撫安三酋見白家衝
三堡○建順王次子德昌王由松府第○李維翰華
藏為民○戶部李汝華陳太倉置乏之縣軍餉急

之策○永寧土舍者與水西土婦者相仇殺輝
即寅父崇明之妹安竟臣妻也○差文書官捧旨到
他皆私寓戶部所進金花銀兩缺少數多昨已傳諭
未見解到卿可傳示戶部遵旨上緊使軍餉不缺不
得借言請帑○錦承印官駱思恭奏言二年不行熱
審監犯積至二百名在監拋瓦聲冤乞通送刑部歸
籍不報

六月遣官諭從哲入關視事從哲屢疏言吏部署印
久虛乞即批行不報○工部主事鄭之麟言祥臣謬
國不思侵方從哲李汝華薛三才任可受○命交馮

價大舊付賄賂有孚往宜大買馬○張鶴鳴奏劾
毛口六陸賊七百三十三級○起趙煥吏部尚書○
勝總兵張承胤議

七月御史張銓言奴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諳深入保
無抄絕昔肅胸河之戰五將不返奈何輕言今宜就
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堅其敵若
加賦選丁騷動天下恐憂不止奴者張銓又言李如
相杜松劉挺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必責成楊鶴便
之約束張承胤不量而進喪師辱國奈何足贖梁汝
賁顧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陷陣而歿宜加優卹

若李繼翰縱不逮治亦當獲職以為失事之戒
論承胤不宜于邱○奴兒哈赤犯清河參將鄭
拒守賊穴墻入遊擊張應戰城陷儲賢亦歿○楊
經畧楊鶴劍時議謂楊鶴工于媚虐揜敗張鶴鳴果
于勦民餉功楊鶴北禦鶴鳴南撫時事可知已○湖
廣巡按彭宗孟奏貴撫張鶴鳴開臺規避乞查勘以
貴成功鶴鳴議開礦烏撒夷民不從○議從寬莫子
璉言遼陽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南兵主事鄭維
鎮制使李善以奴入犯遼陽謀來告

八月尙寶少卿楊述中言勅書用寶空日空月恐生
奸弊○故太僕少卿吳炯捐貲一萬兩助邊且言昔
人助邊得官士林為耻臣今以休致官助邊非有他
親望勅戶部收受戶科官應震言炯有官非求進無
子非求恩宜表章之以風勵群臣
董其昌云世宗時後胤用兵里居士大夫史際
等有功餉者書褒獎進階遼事起惟監國公沐
昌祚與炯而已士大夫顧有因官致富金穴銅山
田連州郡曾不忍捐一文錢濟國家之急者猶復
坐致高官自謂得計其人賢不肖何如也

九月總兵麻承恩下詔獄。奴兒哈赤犯撫順李如相拒之。○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凡二十九日而滅。○京師地震。○贈大學士李廷機少保諡文節。沈鯉太保。○張鶴鳴自劾。銅兵鼓噪紅苗乘機搶掠。俱事東去。詔慰督之。○戶部臣請加派田畝每畝加三釐。正

十月星隕南京安撫門外化爲石。○閣臣從哲言。○陽初茹慧芒轉甚。天怒未已。在皇上轉移之。閣臣居密勿之。司未有一人支數年之久者。六部率多署事。左都懸缺多年。三科無官。四科無印。抄發之規盡

廢。封駁之任久虛。掌道無人。侍班無人。巡城無人。外差者無釋負之期。其於人情何如也。○滿廣巡按彭宗孟按楚四年不代。以病乞歸。御史楊鶴請通商恤寬以平監務。

十一月兩淮參議吳鶴謙奏遼左危急已甚。必深溝高壘以拒之。毋輕用戰。以貽不測。○四夷館少卿胡來朝請京邊兵更調。以練膽勇。○戶主事洪啓初奉差事。政言黔滇當加意存恤。恐有意外之變。

十二月奎虜猛克什力率部落來降。○特旨命鄭養性襲其父右都督。○祖祠藩府食鹽三百引。每引二

百斤。祇府准一千三百引。每引六百六十斤。于河東運支。巡按王遠言非典制不報。○吏尙書趙煥爲計期申飭。謂大計訪單雖有失實。不署姓名。是教之舍沙也。若明註造單之主名。庶幾清議有歸。○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以無帥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尙多可憂。○兵科趙興邦言近者賊入會安。上下相蒙。楊于渭欺隱。捏報胡威寧附和扶同。有旨姑着策勵。○北關金台失以勦奴酋一寨來告。

紀四十七年正月命給事中張廷登署吏科。料理察典。○大學士方從哲移書楊鑄趙戰。○兵部黃嘉善請授皇戚鄭養性都督僉事。○援遼遊擊佟國祚叛附于奴。以父鶴年在奴也。

二月楊鑄督師遼陽分四路。馬林李麻岩丁碧趙開鐵杜松率劉遇節趙藩陽李如柏率賀世賢李懷忠趙清河劉綎率祖天定喬一琦趙寬。總兵王宣趙夢麟官秉忠李光宗各駐邊堡策應。○命戶侍郎李長庚督餉。○甲戌京師風霾晝晦。從未至酉黃塵四塞。冥如深夜。已復明光。赤色如血。○命傳諭慰屬東征將士。麗江土官木增獻銀一萬兩助餉。

三月以進士劉國昌等請罷昌進皇恐有劉字者
符字科臣楊維禪曰以狀元而執字必三百進士皆曳白
不識字人可狀元而洗補必三百進士皆曳白
一時諱其直言○杜松越五嶺關抵渾河焚冠二棚
半渡賊萬餘遮擊衝我師爲二軍營鎗砲水急擁渡
不前松爭山頭駐軍而林間伏盡起松血戰突圍自
午至酉力竭師威焉松及王宣趙夢麟皆歿馬林餘
三岔出塞抵二道關夜聞松敗軍遂譁旦遇敵至林
飲衆以退賊追擊之歿者枕藉食事潘宗顏通判童
爾礪皆歿劉挺出馬家寨深入三百餘里虜十餘寨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十五

賊說服中國服誘墮重圍夾攻之衆遂潰挺戰沒遊
擊喬一琦斬奴婿火胡血戰四晝夜奴必欲生縛之
投崖碎首而歿朝鮮將金景瑞從挺先登者亦全覆
惟李如柏先受周永春檄中道撤兵不見虜而還○
虎墩乘機挾賞詔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起前
御史劉國縉贊畫復起前御史熊廷弼馳渡遼○丁
未皇太子才人王氏薨○主事夏嘉遇奏論方從哲
受賄寬李維翰與兵科趙興邦爲比不報○兵尙書
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祭內帑特旨允
給四十萬兩○兵科吳亮嗣劾夏嘉遇不當奏計并

詩教趣與邪黨邪害正乞斥之時元趙爲從哲私人
人莫敢犯已而張廷登房壯麗亦劾嘉遇如亮嗣言
○李如柏侯勸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
御史楊鶴言如柏兄弟與奴酋有香火情楊鶴令籤
不以止杜松劉挺其心可知請令在朝諸臣保如楨
而後可用

四月御史唐世濟劾奏方從哲尸位誤國○宣武門
外衙圍至東御河水盡赤○虎墩兇惡擁衆數萬臨
廣寧邊○宣鎮營兵鼓譟不起調詔逮治總兵劉孔
胤

萬曆注畧

卷十一

美

五月科臣張廷登奏劾去諸臣侍郎林如楚沿途
候旨御史楊鶴掛冠徑去兵科趙興邦與疾出城
巡方崔爾進張惟任俱不候代○戶科李奇珍論李
如柏先納奴兒弟素兒哈赤女爲妾生第三子彼中
有女婿作鎮守遼東落誰手之誣○漳州民李新自
稱弘武老聚黨流劫○遼東贊畫劉國縉疏稱李如
楨雄才大畧令其生鎮遼陽以樹威望而印文無破
格語當以如楨爲征虜將軍賀世賢爲征夷將軍○
奴酋僭號後金皇帝改元天命○李如楨至遼自以
銜列少保與經畧總督爭禮

六月奴兵自靖安堡入圍開原。三日城陷。馬林被殺。推官鄭之范逃出。奴進犯鎮西堡。瀋陽鐵嶺軍民皆潰。○擢熊廷弼、食都御史、代楊鎬經畧。廷弼疏請決策、恢復開原。車騎就道。○戶部請增李登父子職銜、以鼓效義。時李登父子捐驅捐資、以勸遼事。僅加巡簡職銜。時論少之。○簡討丁紹斌言遼事屢敗、急須用人。尤急于經畧。而必取之田間。章舉朝皆中輟。○開原道補韓原善而原善以資望辭。今開原已矣。舊者胡爲與之去。以一署印推官了之乎。武官卽親喪不守制。文官戴罪立功。猶屬寬典。遼何時也。今日惟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

某將養病。明日准某道臣養病。皇上不行詰問。聽諸臣容容各順面情。朦朧持塞。如用泥和丹。不覆不已矣。○三帥與戶之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外。逃者。御史楊鶴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給事據拾他事。論鶴欲逐之去。御史牟志夔復彈給事之阿附。害正以救鶴。○開原被圍。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至而城已失。○戶部開款令郡邑捐助。

七月抄化攻克十方寺堡。○奴兒哈赤陷鐵嶺。○左替善徐光啓使朝鮮宣諭應援。○遣給事姚宗文在

援遼兵馬。○熊廷弼馳至廣寧。○水西安福臣以其妻安效良效員。受故妻活。若薩與強臣生隙。陰構焉。撒土屈隴氏買養官保與效良討印帶水西島。據阿地阿梯兵。追效良夫婦。殺房殊慘。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新陣逃遊擊劉遇節中軍王捷述城遊擊王文鼎。廷弼揚稱遼左凋敝之形。人心離散之狀。○遣提騎遠揚鎬。○宰賽因鐵嶺之陷。引兵與奴酋爭開被執。○總兵李如楨襲西虜殘級爲首功。御史陳王庭勅之。經畧熊廷弼亦言如楨十不堪。願急調李懷信代將。○廷弼奏曰臣至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八

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西東南南爲靈陽。南爲清河。西爲撫順。北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要之大畧也。四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而。鎮江設兵二萬。裨將七八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江而守。此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靈林箐險阻。可專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小警自爲堵禦。大

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撓之。此坐困而轉。感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時放糧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堅。海州設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杜南侵。此征行。藉守之大畧也。○奴兒哈赤數萬騎攻北關。金台先自焚灰。白羊骨出降被殺。○以故南關喬指揮王世忠爲遊擊。風示四夷。○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御史。專練京兵。○總督汪可受回籍。○巡撫周永春請賂抄化虎愁等。及鼓舞朝鮮。又疏請帑金二百萬。釋罪將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

萬曆卅一年

卷十一

九月戶部李汝華請發內帑。○經畧熊廷弼言。自北關陷後。人心震盪。瀋陽空城。守亦無益。不如退守遼陽。厚集兵力。人眾膽壯。可保萬全。○徐光啓奏。兵車百不相應。非博選天下奇才。教練一二年。決不可用。董其昌云。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者。背嵬爲之。先驅也。必先得數人。使其以類相羅致。河朔少年。荆楚奇俠。豈悉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二十金爲率。又有扣減。而弓刀衣甲皆在其中。惟卑用游手。無復生活。定計乎逃。方始應募。難得百萬何益。光啓此疏益實歷語也。

遼左用兵以來。當事者以徵調三省都司爲長策。戶部主事楊嗣昌疏言。募兵調兵。迺兵之害。并言各處土兵俱爲遼出。此苗仲得志之秋。橫肆攻圍之日也。又言水關之役。黔蜀相爭。以莫解之寃。共行間之役。勢必有變。明年川貴之亂。一一如嗣昌所言。

十月庚戌朔。房山民束梃于午門前聲寃。言東宮才人王氏乃其大女。向被王昇昌認。未明大學士從哲請辯。真偽不報。○烏撒賊首戈勾連鎮雄水西兵萬五千。越境至樂農。殺安效良。善隆。遂薄霑益州城。土舍安遠領家丁防護。賊分七路入。官兵潰遠。及軍。

萬曆卅一年

卷十一

官方策僅以身免。○大同遊擊焦垣領兵八百援遼。至懷安。兵夜變。垣縋城遁。衆兵介馬控絃。大索守備張承憲。單騎行脫。兵中諭之。諱始定。經各機總兵柴國柱屯虎皮堡。以糧置撤回就食。○遼左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二百二十四萬。陸運車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奴酋遣其姪好里於斗間和于朝鮮。○唐王捐祿三千五百兩。韓王一千兩。華陽王三千兩。崇王二千兩。荆王二千兩。周府各郡王三千兩。王三千兩。各助餉。

十一月奴兒哈赤擁衆入龍潭。結連暖炒虎兒諸酋。

○鎮江管告急○李汝華署吏部黃克繼署工部○
御史彭黈化言東遼之策有三言一日速充國之疏
七日報可事動經年人忘其遲一日實宣和之詔樹
之橋壁而人不報以其文也一日斷宋雖議多功少
其君亦時出獨斷不報○固原人李文謀託自稱額
大王天真混元年

十二月漕運都御史王紀奏淮船搜括已盡蓋沿海
大戶每造一舟實可數百而官府額價不及百金輒
稱額募又非平價人難樂從耳○資書劉國綱所募
新兵一萬七千四百餘名分發鎮江清河防守一時
萬曆注畧

卷十一

申四十八年正月庚辰朔釋御史劉光復爲民從哲
以史禮部都察院署印官及順天大同巡撫請不報
○奴酋與狍化等盟○朝鮮王李瑄以奴酋索和來
告并報欲犯寬奠鎮江情因○工部奏極庫積弊相
沿立法稽查貴密必司官久任以專責成○御史孫
之益申理淮揚道臣袁世振之罪特鹽法久滯太粒
撤鹽之時皆以營求故有方者得以驟撤而貧者
至難積累世不得一撤以故貧者益困世振立新舊
問敝之法貧商皆得買利人人頌德焉然世振不能

無貪一時中考功法錯秩去論者惜之謂之益疏爲
公論也○熊廷弼奉言以遼守遼之說屢試不驗矣
貴精之說牢固不被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雲陽寬奠
鎮江皆當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闖入不多置兵
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
處遠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何能濟

二月兵部疏奏援遼兵額鎮一千六百保定六百寧
夏一千和魯二家各一千起陞察將焦垣韓完小達
奇策李愈茂魯應熊各招家丁五百刻期出關○御
史李徵儀給事中張廷登皆以東去不得出城保
萬曆注畧

卷十一

旨○癸丑日生交量如連環白虹彌天○百官同具
公疏候恩善門叩請批發章奏不允
三月廷弼奏言兵部所遣發者經冊上有兵到地方
未嘗有兵○崇王出憤請婚即爲庶弟由村請封禮
部言由憤稱庶第四子由村亦稱庶第四子崇世子
生前無弱息而歸永乃有五遺腹世子歿在三十年
閏二月廿二日由村以是年十二月廿二日生豈世
子彌留之日正其胎息之日乎○廷弼以禮卓鑒竭
疏請催發接濟○壬辰京師大風霜○勦遼總督文
球言滿旦阿臺前雖助通今已悔罪請復其舊賞○

南戶部主事牛維曜言奴酋之必敗者地瘠人貧惟貂參是仰絕貂參之市便可生困○遼陽火藥局被焚○兵科薛鳳翔劾贊畫劉國綽招兵萬餘全伍脫逃道臣聞鳴泰馬匹草料累月不給請治其罪

四月加石柱司女將秦氏正三品服○癸丑 皇后王氏崩上諡曰孝端皇后○戊午召見方從哲于弘德殿御榻東向 上側身臥 上云朕自去年三月以來頭目眩暈肚腹不調至今不時瀉病神思恍惚又昂首向從哲云試看朕容且出手腕令看從哲奏慰畢因奏請點閣臣 上云遼東事只是文武不和

萬曆四十六年

卷十一

甲子

以致如此閣臣已批矣查出即發從哲叩首而出○奴酋發偽榜招降詭侮無狀○趙撫周永春虛報奴酋料伯要入犯及收紅夷爲用○永順土司彭元鑑初願以萬兵援遼已而稱病不自行使將將兵三千赴遼○戶科官應震疏言舊相張居正以申韓之學志富強之功一時能者在職朝無倖位久而論定懇乞昭雪○練兵少詹事徐光啓奏東事倣急日聞練兵萬分掣肘

董其昌云李信用兵二十萬視王剪六十萬費統爲省何益于勝敗之數光啓初募練兵費二百萬

一樞臣計臣相顧愕胎營緒未畢一簣中止至于招募四出生靈千萬無一勝兵而後覈其說不亦晚乎夫以肩越飽虛恢之腹而以寒陋掣任事之肘可嘆也

文選郎陸卿崇奏僞文敗露國法難容蓋僞文僞印之弊皆因開納太濫更有徑輸邊庭不從營庫取左券者○禮部請申禁左道○能廷弼以兵力稍集請守瀋陽

五月御史張銓奏諫云國家之亂皆起于民窮財盡顧竊加賦七釐未已而九釐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金如瓦礫而發帑之請呼關不報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爲 皇上之財而民非 皇上之民耶○邊

萬曆四十六年

卷十一

甲子

臣傳言朝鮮私通建酋者朝鮮王遣陪臣奏辯言不能焚香斬使亦兵家詭計自明詔慰諭之○貴州巡撫張鶴鳴奏永寧土官奢崇明侵占白撒所屯地勒令一一退吐如不遵奉當改土爲流官益鶴鳴貪婪借名以激其必反耳○御史倪應魯言 皇上深居簡牋輔臣從哲忽蒙召見臣意輔臣應懷時事涕泣開導者無所不至而寥寥數語俄出俄入以致聖心愈厭豈不虛此良選哉

六月熊廷弼以奴酋招降逆書上聞具奏逆奴以數
欲見辱此正主辱臣死之時願內閣兵部官同心發
憤毋爲逆奴所侮○奴酋以萬騎從撫順關入朝世
賢崇國柱戰却之○改工部尙書周嘉謨吏部
七月熊廷弼以軍士勞苦不堪痛哭之狀乞恩資
上命戶工二部發銀三十萬兩犒賞進軍○廷弼又
奏贊畫劉國綰屢欲云云屢自寢其議報費之數
與餉司不同聞臣復命之數又與國綰揭不同多寡
重複乞行查算改正兵科薛鳳翔劾奏國綰兵逃失
伍不見引罪之章輒稱單騎之赴作非客非主之官

書屋法舉

卷十一

四三

不受經臣節制當令速回聽勸從之○諭內閣皇太
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可附葬郭妃墳側○保靖土
官彭象乾兵至涿州一夕逃散○兵部黃嘉善奏報
援遼兵數自四十七年十一月至四十八年七月陸
續出關過十三萬二千九百四十九名將次出關一
萬六千一百十八名調募未報發者四萬八千○遼
東巡撫周永春告病不允○經畧熊廷弼以病告休
不許○雲南巡撫沈儼劾請計安疆臣○丙申上
疾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尙書周嘉
謨太子汝華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侍郎孫如游入見

于弘德殿諸臣候安畢嘉謨以用人請上俞允之
上問遼事云何嘉善曰臣當戮力料理即日薨平
無煩聖慮上領之諸臣叩首而出即日帝崩
十月上尊諡曰範天合道哲肅毅簡光文章武安仁
止孝顯皇帝

萬曆注畧卷十一終

光宗貞皇帝

諱常各神宗長子在位一月改元泰昌壽三十九

葬慶陵

母孝靖皇太后王氏萬全人皇貴妃兄天瑞永字侯

孝元貞皇后郭氏齊東人元妃兄振明博平侯

內閣三人方從哲劉一燝南昌韓爌蒲州

上於萬曆十年壬午八月十一日誕生二十九年十

月立爲皇太子四十八年庚申七月神皇寢疾不

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閣中止方從哲一人奎

省官叩闕請開御史左光斗曰公宜率百官問安從

哲曰上講疾即問左右不敢傳給事中楊漣曰昔

文潯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潯公曰天子起居

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公誠且

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官中知廷臣在門

公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政事漣曰潯公不詞史志事

乎此何時尚問故事從哲不應明日壬辰九卿臺

入恩善門候閣內監傳命且退甲午召見閣部大



太學生印并題
行人司



尋即出皇太子即闕官門外灑池斗語東宮傳
曰上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
力請入侍嘗藥侍膳向夜無輕出內申神皇
詔同司禮監輔太子二十二日丁酉以大行賓
告于奉先殿○次皮論兵部戒嚴中外發帑金
百萬獨九邊傳諭云先皇特念九邊將士勞苦
恤至意○已亥罷天下礦稅諭云先年礦稅爲
二宮未建權宜採用今盡行停止各處管稅內
同其加派地畝錢糧以本年七月前已徵者起
悉蠲免○給事中郭守潔要從哲于會極門言大
行

在殯以令旨行非便宜封還暫中御史張潁曰暫中

二字天下方惑顧且旨未受命繼述大孝也何不可

之有從哲繳送司禮司禮曰官家閣章奏恒至夜分

某等何敢留送餐之○庚子論內閣先皇遺旨進

貴妃鄭氏爲皇后時鄭驥乾清宮托保視爲名知李

選侍被寵爲請封后結權李亦請封鄭太后相引重

上心知不可未能顯絕從哲承旨下禮部議○夜

白氣如練過牛女歷軫星良久乃散○辛丑頒大行

皇帝詔○主賓部輔臣壽遼事銳意勦除朕不惜

○改戎政黃克繼尙書刑部○倉場張問達左都

御史

史○史尚書周嘉謨請錄用廢棄諸臣命起科臣等
連等爲寺司卿丞○遼將李俊信病免

泰昌元年秋八月丙午肅皇帝卽位 天顏和而

群臣稱慶○辛亥定三六九常朝○論遼東經界

廷弼曰逆奴犯順特命備調度戰守相機征勦暴

良苦賜銀段綵幣用彰恩施○戶臣李汝華開查

邊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

萬五千合備銀一百萬兩先是尚書黃克諫建議

南京浙江營兵至京募義烏沙兵赴遼兵部募兵

使四出初差部官難遣科道然皆營差便省稅

所遇變通舉動精神喜事諺稱某某可將取人重

顧形薦將多兵少遊食之徒糜費金錢附會索詐

顧募市井壯丁食熟孱弱代更邊塞究竟無兵而

地徒滋紛擾山東川南友者四起貽禍至今云○南

顧撫臣周應秋起解存積銀助邊○上御朝令文華

殿狹小朝班喧嗽不肅 諭內閣起建皇極門殿

內帑二百萬兩刻日興工○以王佐尚書工部任清

真疑亮海內目爲人倫冠冕迂迴四十餘年始有

權○起鄒元標爲大理寺卿○科臣魏應嘉疏法

因事一日修身起居食息之圖深龍見霜警之

可以膏萬幾而不勞二日勤政天下流通于一

嚴對群臣之時多則天下治三日親賢輔弼大臣

在心管登拘翰林一肩四日納諫○已酉命行取待

郎史繼階沈淮各尚書大學士辦事○科臣惠世

勅御史劉廷元爲群小附和南下考選徐兆魁與

李應求求并核兆魁無楚不職狀御史張新詔勅

郎陸卿榮原無現狀越次陞補奏亂舊章刑郎徐大

化以考察黜吏卿榮受賄起用有旨兆魁大化俱

用○督餉李長庚議備清糧十五萬石於天津

來春運運而扣邊餉本折于太倉銀庫○兵科

翔上言二事一煌煌天語牛由中使傳宣寺人不

豫政事祖訓極嚴可令口傳內旨啟人以不可知之

疑手務發關臣票擬隨覽隨頒庶無假借之患一臣

子自面奏外惟憑章疏爲血脈一啟事而此報彼

恐追悔之易生務勒乙夜觀覽隨覽隨察庶無隔

之患不報○史科局朝端陳慎初三奏 上怒其

言然之○戶科王繼曾請崇重諫官○御史王梈奏

劾奏閩撫王士昌貪肆不法○御史張師孟劾奏

撫董國光封疆失事楚撫徐兆魁保奸養亂尚書

諸善謂舉失宜不報○史科暴謀貞陳用人之

光新政○起鍾羽正餽仲萬建昆王佐秦聚奎劉炳滿朝薦等寺部司官○御史張潑言雷同非國之福要在同心體國則意見自忘爭執自化是非不明則爭明則止乘勝之過至于不能容人甚至不能自容則亦何益之有上是之○遼東按臣陳王庭勅東夷入犯諸將失事之罪撫臣嚴廷弼疏言各官功過不掩于是廷弼遂有討事之志○御史舒榮都言遼事初興起楊錦十田間而以李如栢佐之非爲戰也本無戰情爾逢衆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今路之得宜似有心于寶國耶之范客處○八

志等五事○乙卯上不豫○遼東經畧熊廷弼奏兵十八萬調發各處精銳充之應募多市人紀律寬寬驕悍競起延綏都司袁大有督兵至昌平聞訖言一夕解散將官招之不同所至流劫兵臣黃嘉善論大有罪提究御史鄭宗周言不問李如栢之失機而問袁大有之故縱何以責一人而十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哉議者應之○熊廷弼言遼東久無雨澤赤地千里遼瀋大軍已踰十萬歲計二百萬石馬七萬匹歲計豈七十五萬石遼地無從召買乞轉行各地方召買足數○丁巳上御文華門視事方從哲隨從執酒金大扇睥睨門外上遽見甚怒不言及班散前詞高聲達內上大怒傳諭內閣制儀豈容褻慢以後各官務加敬慎○鄭貴妃尚在乾清宮進女侍八人供御上體煩憊是日御門力疾強出聖容頓減十四日已未壽節傳免內醫崔文昇下通利之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床褥問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封太后再論內閣從哲下禮部具儀侍鄭孫如游力言查考本朝無例是日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謂上必不起訴官案獄○御史史永安奏言路弘開敬陳交濟之道

皇上臨御時親召對日舉溫旨而詢和顏而受
置其不可則明良喜起即在今日矣○陝西
○以皇極殿開工在即各行川湖貴三省嚴督各
商買木起解○火苗住牧定邊詔泰將王果協守延
○御史張源請嚴邊京城遊棍○李養正總督
務陳邦瞻總督兩廣趙彥提督山東○庚申給事
楊連奏申明禮制一日禁衛森嚴著在令甲皇城
內厚肩掉臂午門朝見雜還無章甚至班行中拜
末終道關和市豈成法廷當查明懲典嚴加整飭
○日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外有午門朝見之儀凡機
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商酌下至庶僚分管各
故人得效忠事皆停妥願諸臣奏對之時逐衙門
掌宣問庶職守無贖一日人臣之道進退歸於自
然陳取自宸斷常以國家事權為重以臣子體面
輕宜去者去宜處者處無禁從格李商賜號督一
通來奏章掉舌弄筆射覆藏閑語法含糊人可更
合申飭臣僚凡人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言簡意
不損心辛百上不視朝群臣上大行皇帝諡號
是閣臣方從哲既定顯宗恭皇帝廷諭未悞科

憲嘉具言恭乃前朝末運帝諡於先帝大德不
樂議于東閣敗今諡是日廷臣大集松棚下召鄭
性至吏尚書周嘉謨抗言責之曰先朝不旱定因本
皆錄汝家今久處乾清宮商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
應類矣莫謂舉朝無人此自關汝家門禍福宜早決
之養性唯唯密啓貴妃知之封后之旨尚未收廷臣
謂閣臣當言請擇謹恩內臣奉皇長子移慈慶宮從
哲不可謂官中事非外臣得與聞又謂移官為難
楊建曰上操心慮患為日已久今得為不得為
任其責公與鄭李家飯彼鄭李家官乎從哲語塞
○御史鄭宗周上閣臣方從哲書責以用藥乖方之故
冊立東官之不可援從哲乃奏言聖躬未愈請命皇
長子別住慈慶宮○上生母皇貴妃諡○給事王繼
曾言遼陽饑荒可憂內地民破當議其言冒破者召
募之兵與造海運之舟也○尸臣李汝華乞清查水
庫敗之積弊不允○順義王卜石免下番僧喇嘛請
給勅命予之○差編修劉鴻訓給事中楊道賓往朝
鮮宣詔○御史馮三元言軍之剝也債帥為甚則
職方為之開寶也今羽檄徵兵調募并用悉為虛
三歲之中財費幾何進守者僅一故我之瀋陽使

年而守鎮。再奉而守。開原更假安插。如此用兵。不待數年。膏火自煎。秋潦易盡。此立盤之術也。兵貴用。謀。何必待十八萬數足。而後有為哉。經臣告病之際。似亦強弩之末。乞勅該部急簡才望可任者。備急取資。○癸亥。命侍讀學士何宗彥。劄一。操輯。各尙書。殿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閣臣方從哲。定。皇弟瑞。惠桂。三王府。題名上。瑞王乞改荊州。桂王乞改衡州。惠王仍漢中。○御史張潑言。貪商之害。戶部奏辦物料入官。其商賈本視為可緩可急。鑄之左右。鑄之經紳。領銀一萬。商人得六。居間者得四。就領之。而其身家若掃矣。奸商施欠。非盡商人罪也。支給不清。猶更不無同罪。而索取些須之餘。即為鋪墊。不經之費。常制之禁。請自巡視衙門始之。○皇戚鄭養性。請收皇貴妃封后成命。久之乃允。○特旨召舊輔葉向高。于家。起舊講官尙書朱國祚。為大學士。內閣並拜八人。前此未有也。○兵部請官覆勘遼東戰將功次。○以孫如游尙書禮部。○遼撫周永春。請募遼人輸銀叙功。○以何熊祥為南京右都御史。衛一鳳尙書南京兵部。參贊機務。○練兵詹事徐光啓言。訓練之。兵部定額六萬。故統以提兵三員。今堪習者不過

四千耳。何用大帥多一輩。應用員役多一種。康綽。費似應議裁。內屬今京營帶管。外屬今近鎮管。似應便益。○永平等府民戶。歲有糞兒稻皮。榜越。解。送內監。收勸費重。民為患。御史王象恒奏。改解都。擬之。○詔議元妃郭氏才人王氏尊號。○壬戌。土。召文武大臣及吏科河南道臣於乾清宮。命皇長子。出見諸臣。○台州海門兵諫。○南郊圍丘齊宮。因是。帝久不親臨。皆類。不修太常少卿姚宗文以為。勅工部修之。○虜酋銀定友。青犯甘肅。○乙丑。給事。楊建言。聖躬違豫。明是。崔文昇藥誤所致。醫家有。餘者。滯不足者。補文升枝相及之劑。有心悞耶。無心誤耶。宜發司禮監究問。召皇長子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寢貴妃崇封皇后之命。○刑科魏應嘉。乞斬罪。將李如柏。李如楨。○姚宗文劾奏。經畧熊廷弼。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附。嚴。廉。辭。策。特。獨賢。不。足以成大事。章下部議。廷弼言。宗文奉命闕視。惟賦。詩。飲。酒。議者兩病之。○命進選侍李氏為皇貴妃。求。果。○丁卯。傳錦天官宜楊。連。并召大學士方從哲。劉。江。譚。韓。煥。英。國。公。張。惟。賢。尙書周嘉謨。李汝華。楊。謝。謝。黃。善。黃。克。繼。左。都御史張問達。吏科。臣。范。濟。選。

并南遣臣劉總達見時疑 上且杖進示微既入且
注連久之諭曰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目加意關
○辛未再召諸臣於乾清宮進見 上倚榻焉凡
皇長子侍立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從哲曰臣等請皇
長子宜居東宮 上曰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也
該常在朕前極是因論冊封選侍爲皇貴妃者海
臣如游對曰東宮冊立後典禮次第舉行 上首許
群臣以慎藥請 上曰十餘日未用矣停視久之命
皇長子代論諸臣乃退○御史王安舜疏陳養濟太
要○如恩講監舊臣○御史盧謙言士習橫肆無
官之議不嚴教官廢削修脯嚴飭躋整者當急行斥
逐有司職任提調不宜以保督保陞刻錄立碑借資
藝體○吏科范濟世劾奏鄭之范安放昭城之罪○
諭德張雍請勅畿南八郡屯田以足兵食○麗江土
官木增父子斬獲番衆人詔加三品服色○甲戌再
召從哲等十三人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顧皇
長子諭群臣曰卿等輔佐他爲堯舜之君語未既李
選侍披帷而立呼皇長子入嚙嚙語復趨之出皇長
子含憤向 上曰要封皇后 上不應復視群臣曰
爾他憂除又云壽宮如何諸臣以皇考山陵對

日是朕壽宮仍諭要緊者再又問有鴻臚寺進藥官
何在從哲對云有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上卽召可灼進診視具言病源 上喜命趙和藥
進 上飲湯輒嘔藥進乃受 上喜稱忠臣者再諸
臣出宮門外頃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緩潤舒暢思
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留日晚可灼赴
輔臣邀詢之可灼言 上恐藥力竭再進一丸座間
進後何狀云傳安如前至五鼓宜召急諸臣趨進
上以邪刻上賓矣
朱國禎曰 貴皇之病止是虛弱尙能視朝大黃
劫漚後猶能延見群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
溫平之劑緩機滋養自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藥
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况誤加于天
子則大不敬矣當如何擬議
群臣被召趨至宮門連謂嘉謨汝華曰宗社事大嗣
主無嫡母生母昨日選侍光景非可托以少主者此
時宜急請見嗣君一見卽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之
出官移住慈慶爲安二臣以爲然乃語從哲連進先
諸臣排闥入關監挺亂下連大罵云皇帝召我等至
此今晏駕嗣皇幼小汝等阻門不容人入聽意欲何爲

聞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諸見嗣皇嗣皇爲選侍困于煖閣不得出青官舊侍王安給選侍強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首呼萬歲嗣皇曰不敢當群臣共請諸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戴臣張惟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回嗣皇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掖之何往小爺害怕還來幸嗣皇衣連叱之曰我等皆臣子有何怕爲共擁嗣皇登與至文華殿嗣皇西河坐群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嗣皇不允請于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議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之主

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嗣皇首肯連語中官曰汝輩受兩朝恩遇當赤心報國外事緩急在諸大臣惟調護聖躬是在內諸臣事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即日正位者令中官宋再傳奏嗣皇不允衆皆朝服待命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連不宜阻即位于今日連懼語錦衣帥駱思恭嚴所屬縱騎稽防內外○二日丙子嘉議疏請安梓官于仁智殿選侍可移後殿御史左光斗奏曰李選侍不宜居乾清宮殿下春秋十六齡不宜托婦人之手今不

早斷武氏之禍將見矣○從哲擬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允行之御史王安舜奏曰可灼即從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頒以賞不可言也改旨可灼罰俸一年○御史鄭宗周請誅崔文昇從哲擬旨下刑禮監查○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嗣皇詣母子同宮欲行垂簾故事王安忿然宣言于外且將連光斗楊連遇進忠于宮門問以選侍移官何日進忠握手曰莫說李娘娘大惱今母子一官甚好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云何連詭曰誤矣幸遇我諺云乞飯莫忤火頭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好好移官異日封

奉恩正人○嗣皇年長矣即不奈選侍若得無懼乎進忠嘿然去科道惠世揚張源從東官門來駭傳曰今日選侍講垂簾行連光斗矣連曰無之出皇極門卿貳科道紛言欲上公本不果○已卯選侍未有移官意連起從哲曰明日上登極矣尚可緩乎從哲曰便待初九十二移也能連曰天子無返東宮之理選侍不即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再侍皆曰獨不念先皇舊寵乎何遽迫如此連叱曰國家事豈容姑且汝輩食何家之飯敢云如是聲徹大內嗣皇使人諭連出着司禮監按蓋蒞請侍盡

敗李進忠劉 劉朝等遂侍服移移至曠宮

文震孟曰三案是非平心自見如挺擊一案事干官闈未可推究揆過亦似善處紅丸一案所多在一賞譬之富家翁疾延請醫人翁面許重酬而遽沒其子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謬哉至于廢官一案自是間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之罪無使隱忍不移而開後日借處之禍觀日後客氏光景則此日之急務功罪自見矣十月 上尊號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董其昌曰 貞皇臨御四十日感孚天下之人心中有在善政之外而當青宮育德有憂憂無懷保內廷苑枯之形若弗知外廷羽翼之激若弗聞福王就國抱持慟哭張差尋鋒 陛前曉諭 神宗以鄭貴妃屬 帝即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于天地遊奉遺命盈廷之爭竟不忍奪即虞舜大孝何以加茲使 帝之出殯未及而幹蠱莫施天下事將不可知然則國家無疆之祥皆四十日之所延耳

泰昌注畧十二卷終

天曆注畧卷之十三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刑部郎臣孫朝議參訂

高宗愷皇帝起庚申九月癸卯八月

諱由交 光宗長子在位七年改元天啓壽二十

三葬德陵

母孝和皇太后東平人才人

皇后張氏縣符人父國

內閣二十一人

少師方從哲 劉一燝 韓爌 葉向高 何臺

天曆注畧 卷十三

彥爾 孫承宗商賈人

少傅朱國祚秀水人 朱國禎馬程人 朱廷禧聊城人

少保沈淮烏程人 太子孫如游餘姚人

御史繼階晉江人 周如磐莆田人 丁紹斌貴池人 李國楨

高陽 李黃立極元城人 施鳳來平陽人

大遼東廠太監魏忠賢肅寧人 附逆閣臣魏廣微南樂人 顧秉謙崑山人 馮銓涿州人

張瑞圖晉江人

上生於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生十六年

泰昌元年九月初六日庚辰 上即皇帝位始歸

清官○辛巳 上命查六日內隨駕值宿文武諸臣

○壬午科臣惠世揚劾奏輔臣從哲庸回比周妨賢

病國有破壞之嫌十罪而諸事鄭貴妃包藏禍心交

結劉遜李進忠助選侍占住乾清黨議崔文昇輕君

上之身命為情分實資李可灼若獎其劫奪速亡為

功種種悖逆罪不可勝誅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是在今日早計也○癸未御史倪應春嚴治安業

言張居正作相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勲業爛焉惜其

以寵利居成功末路身名俱敗語曰權臣不可有重

臣不可無非權而何以稱重也願 皇上予之以權

絲綸無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無旁落豈不休哉

○丙戌奴酋入撫順大掠而去以袁應泰巡撫遼東

○丁亥御史舒榮都劾遼撫周永春○乙丑御史馮

三元劾經畧熊廷弼大畧以不先取在野遺禾不焚

燒場積資敵寇糧及與甲士投田凌陞增壘自守不

救北關等為無謀入諸兵議餉以言要挾為欺君三

有旨會議廷劾疏請罷職勘問畧曰奴以六月陷開

原七月陷鐵嶺臣以八月至遼陽檄道臣韓原善駐

遼原善不肯行屬按院勸阻比北關報至潮軍一呼

而散亟遣分守閭閻嗚嗟半路大哭而返此

稍去五百餘里不能援鉄嶺而侈言援北關此道臣
欺三元也臣之修守城惶臣自謂不失而所役卒皆
守城者如柴賀李三帥所將戰士未嘗役也濟陽之
犯實無斬獲功若過求之必盡失將士心而加之獎
借者以城堡無傷亦難事耳近邊五六十里之野賊
爲我清久矣不煩三元責臣清也贊畫新兵一日而
逃三千湖國臣抗選精兵二千間江湖登誤驚賊至
而奔潰三元言遼人可用臣不知也山東礦徒趨利
則有應兵則無去冬撤劉國綽往返三月備抄一門
冊回報不見一人關練三元言礦徒可用臣不知也
昔年征倭征播勦兵二十萬今奴酋何勢何地而評
臣用多也五月間遼止兩監軍一按臣各分往蓋瀋
奉集臣獨以遼陽兵餉不至疾呼莫省問朝廷要遼
東情出危迫而謂要挾欺君臣不敢承也三元請去
職以存遼順遂聽之○辛卯科臣楊連勦廷廟宜自
量才力早決去留毋悠泛議論以誤國事○遼將李
光榮馮大梁各報奴酋分路入犯瀋陽○楊連勦本
兵黃嘉善一篇莫展請加誅斥○有旨命會議堪任
經畧者○連又奏嘉善虛套欺熟不殊不活決無久
主中樞之理蒙而面入慙忽當事銅相之必敗瀾遇

卷一三

半年與輔臣作馬上催戰之舉三路收餉震驚宗社
清河撫順俱沒何等時何等事而李如楨以酒肉之
徒儼然登壇開原鉄嶺繼陷矣乃拾宰養之殘孽上
首功誰欺乎二帥既歸不請正法聽其見朝佯爲不
知邊臣何所顧忌也食募民兵所過公行劫掠其赴
通州就練者且許歸省費國家幾許金錢成河上之
逍遙是何法紀至于推將領尙視賄之多寡而忠勇
不問低昂內閣仰息中官牢定腳根不動人比之于
象謂其昂然大物食廩無事也皇祖彌得之際嘉
善親承召問面任遼事竭力今竟何如乎居中調處
天啟注畧
者如此即更經更撫總無益于成敗之數也○太常
少卿曹珍奏曰先帝春秋鼎盛何得三十日便已
殂落陛下以先帝之子不一問先帝垂沒之事
以報地下之恨乎李可灼崔文昇投藥果否有意
機匿于無形有毒而非錫戕而非刃者○庚子戶科
王繼會議經畧去留疏曰臣詢之朝論皆言崔景榮
張鶴鳴袁應泰爲可用遼恐勝負無常或有騎劫趙
括之虞請寬廷辭使自決如志反力竭奪其軍未晚
至如樞臣嘉善之當去人皆知之輔臣督之者何故
豈中外不和調而可用兵者大臣受國厚恩薦文臣

卷十三

則起在籍者示恩。薦武臣則崇有錢者以納賄。衆賈有口不可爲也。○刑科泰錫鎬失地狀曰：鎬言關部馬上催戰不敢違，又言松故違節制，不思如相作邊大將，四路出師，何不用如相當敵而用松？且既遣，而獨以令箭招如相歸者，何意松果輕進，何不以一箭令退也？初鎬銳于出師，松有難意，密遣人投揭總督莫少緩，如相偵知而遣其人回，及誓師時，如相以酒讓松曰：吾以頭功送汝，而奴先得鎬示，悉精銳潛伏撫順一路，松果爲鄉導所誘，後援不至，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實鎬與松同謀陷之耳。催戰固屬內吉。

天啓元年

卷十三

五

獨不言將在軍有所不受乎？卽抗違被逮，不愈于賊。歸伏辜乎？開原失陷，如楨、永春與如相同一當賊，而李繼幹于撫順紅旗催戰，張承胤欲一見面議而不許，倉卒赴敵，以永春、繼幹並難免首事，若依與援抹殺公論，將萬世國法謂何？○辛丑論曰：朕昔幼時，選侍李氏恃寵氣凌聖母，以致心憤成疾，崩逝。朕奉天抱痛前，皇考病革，大臣問安，選侍要封皇后，威挾朕躬，至今念之含恨。卽避其毒，暫居慈慶。李氏今李進忠劉遜傳言，每日章奏，必先奏看過，方與朕覽。卽日要呈簾聽政處分。祖宗家法，有此規制否？

今奉養李氏于暖閣，官仰遵遺愛不敢怠也。進忠等盜庫贓，明自于憲典，恐外庭未知，故論從折具揭封進。上又再諭從折，又揭曰：事關官闈，不宜輕洩于外，惟望益宏聖度，無念舊惡，則聖德彌光矣。御史王允成奏曰：陛下發諭于移官後，不過表明心迹，兩宰相輒自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熊廷弼乞罷疏曰：遼自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臣率盡卒數百，踰險出關，至杏山而銜報失，士民謂遼必亡。惟籌走計，原善鳴奏遼之不行，途哭而返，關內謂遼必亡。督餉自備，京師仕宦各移家眷南遷，中外諸臣議守。

天啓元年

卷十三

六

山海關遼必亡，今何以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此非軍事工作而尙威刑者所能也。遼陽城池塌塌，人皆知難守，自挑濠築壩，從十里引水以護外修築完固，民始湊集。聞臣初出，亦有修關之議，獨于遼陽不可，豈已言則是他人爲則非此工作之說也？有叛遼十六人及邊而追獲，道臣欲曲赦之，臣俱令斬。此尙威刑之說也。如請斬威擒王，可責于今日之兵將未易言也。讓口高張欲臣立功于外，必不可獲矣。○廷弼奉旨解任，同籍聽勘，初廷弼出關，甫至十三站而銜報失，濟陽軍民盡遷，遼陽洶洶無固志。

○兼程行路遇逆者論之歸城有通判劉邦浩聞事已行廷弼取其衣冠號之勒令回室又獲一戎裝衣人出城者嚴三公河渡河兵丁而逆者始定役屬軍士逆營車火器濟溪增城令嚴必行一月而守始固乃進理虎皮驛如前法又進而理洛陽移軍守之完原院定乘九月深雪密傳赴洛陽令操操已即傳城遂赴撫順鼓吹直入一路皆爲奴所踐躪無復入跡城中惟存一關廟馬神廟廷弼大哭隨行軍實哭尋糧兵分隊返至奉集駐足相度形勢擬移撫順王代于河南據河爲險用兵三萬屯之先經理奉集

天啓注畧

卷十三

謂奉集完固則遼陽安可徐議復開鉄矣廷弼歸遼日夜督軍士造營車開鑿燒磚令軍士人備一大木四兵令一鐮一鍋以聽後令蓋將以間移三萬人也築撫順南城也爲科參所提竟不果行

十月刑科魏應嘉會議曰廷弼支撐一年幸虜不來耳不謂之有功而爲皇上之兵計餉計軍資計村屯人民計人材計庫用專殺罔功慢罵失人心必不可處此惟恩性威聽之皇上也○黃嘉善罷黃吏檄署兵事○武選郎賀萬祚請開屯田以濟兵食○嚴廷弼奏爲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所論即令應嘉

往逆勒之科臣楊漣諫曰使風聞言事之人即作事勸問之人關臣即不自愛其職掌而於封疆何事御史吳應琦諫曰皇上起廷弼于田間賜以上官委以封疆之任內而司農司馬柳榆之外而監軍將叱咤之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應嘉三元修德相繼科之廷弼威氣肅勒勒者即遣三臣恐無實事實也○遼將敗奴于灰山○命袁應泰代廷弼經畧○御史鄭宗周奏曰今日所憂不足惟兵食二字一意剝民那借窮而搜括銅銖之取供泥沙之風今日加派二十萬明日加派四十萬任海內之凋耗而

天啓注畧

卷十三

莫之憂可謂足食乎邊兵調矣土兵調矣糧水兵募民兵罪并可脫女流可將未統兵而加銜已失律而招撫候議守條議出關調者已逆募者未至矣家室甲之需費幾許金錢而不得一臂之用可謂足兵乎國初京營兵四十餘萬今止十二萬占役買開過半卽京營而邊鎮可知也遼兵原額九萬六千今減至一萬二千七百餉額十三萬三千九百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餉增而兵減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解憂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詎非萬世之利哉○特旨命尚書孫如游入關○丁卯歲驚官災○御史傳

宗畢請究權文昇及查奉御致疾之故不報御史馬逢臯南御史李希孔各請正文昇典刑

十一月諭旨方從哲周嘉謨李汝華并戒諭言官○

經畧熊廷弼與袁應泰交代上疏列人民城堡兵馬錢糧器械一一交有數并言自丁家泊斬捕而抄花不入犯自長勇臺撫而規免不復交通去秋九月奴言欲犯遼陽自潘奉修兵備而奴返老寨諸夷子逐新寨合力拒守其大畧也臣與諸將密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勢明春務潘奉及各兵六七萬札營于撫順城下環以木城封賊相持別遣毛浙各兵出寬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九

鑾川土各兵出清河而後監招降之旗應擒賊之賞一應軍中所需秘辦已具新經畧到遼陽臣竊知與言此方畧之交代也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劫着幸聽臣言無輒催促也廟堂不知軍情第憑塘報去冬春冰雪賊緩顧然言師老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戰字比見臣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悶然急急責戰矣年來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閣科議督諒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事此後議論不省文墨不究則經畧必無所措手足臣爲國家慮也○令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

勦功罪○南御史李希孔奏論劾宗文閱視奸狀以爲攻夷之策並無要領四千金浪擲之虜穴最可恨者劉國勳等事決裂而從身護之周永春紛紛冒罪而尼旨實謂最不可解者荷戈士三十萬一日而關畢今試置宗文于此使按籍呼名從朝至暮能畢萬人否請并或功或罪審械何備何缺城池爲堅爲薄敵無一語而謂明轉太常非論列之時前此在閩魏禁不言則所閱視何事年來賞罰不明撫臣專制一鎮而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遠總督專制蒞遼而抱頭鼠竄之汪可受不削今再置宗文不問尤而效之

天啓注畧

卷十三

誰爲國家任勞任怨○科臣毛士龍道臣方震儒王允成各疏劾宗文罪○科臣趙聯用言瀋陽棄而復守遼城危而幸安不可謂經畧無功但平氣一勦自明太倉之聲已應不驅荷戈之士自耕自食則轉輸之民愈困京營惟知放砲邊士無一衝鋒但說練兵何曾得手探階出半夜之斜封則是枚卜太兵百物聽人撈取首輔既杜門則新泰二臣人想望其津梁而事多掣後權移中官不可不防漸而壅收也○尙書黃嘉驥請寬內犯王永福姜昇罪且言李選等事聖母不恭遇皇上失禮臣願皇上爲先

優容之。上曰：移官自有義，送如何？輕聽別言，服罪。克類又奏：因移官而盜珠寶，充淨軍，足以正法矣。推廣先帝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念母不涉忘父，方爲大孝。上曰：卿非黨李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信有之矣。○試御史方震儒奏：日字內蕭然景象，凡父老相聚，必日三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原其故，則曰貪吏多而法紀疎耳。一邑佐臧司捕者，以捕爲外府，收糧者以糧爲外府，形驅勢迫，卽盜無加。上而爲長吏，則有罰穀，有美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考滿之用，言者不諱，聞者不驚，又上之而方面，歲

天德注舉

卷十三

二

節有獻，生辰有賀，滿載歸家者，總皆百姓之脂膏，而銓司之考成止于罷職，高田廣宅，彼亦何所不愉快。又況乎漏桶多也，間有二三寒苦，未見有九返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金穴之子，相率嘆其計拙，廉吏安可爲也。最可嘆者，撫按白簡，雖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甲科可惜。曰：末路可新。食吏何不爲也。皇祖初政，江陵作相，事事綜核，而積漸所致，猶有今也。今一以寬裕從事，已創之瀾，寧可問哉。○科臣尹日舉請久任責成。○科臣成明樞奏：飭吏治九議。○御史王業浩請安李選侍。○都給事楊漣疏：疏移官始

末。上曰：楊漣志安社稷，當日竭力忿爭，忠直可嘉。命昭示中外，以釋群疑。○乙卯詔曰：朕冲齡登極，太小，臣工皆朕臣子，乃有謬語妄生，輕信盜犯訛傳，誣如楊漣所奏者。皇考賓天時，大臣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于煖閣，司禮監官設法請出選侍，許而復悔。便李選侍請同朕至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進忠將朕衣拉住不放，當時景象，卿等親見。初一日朕視皇考入殿，選侍又阻朕于煖閣，司禮監官以大臣言奏，請再四方許朕出，初二日朕送皇考梓官于包，選侍阻朕，遂朕朝見，方許回慈慶宮，扈從諸臣所親見。

天德注舉

卷十三

二

選侍慶廟聖母，自知有罪，不許朕與聖母舊侍一言。此朕苦衷，外庭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氏，皇八妹，優厚安享，何乃倚度過計，藉爲口實，刑部執奏，偵知私吁李黨，不顧大義，姑且不究，可傳諭大小臣工，毋黨背公，自生枝節。○南京軍士鼓噪，燒毀科臣晏文輝公署。○大學士方從哲允免。○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臣妄言官殿，禍當不測，乃蒙先帝特賜召，一介小臣，徵主知于大命，彌留之日，千載誇其殊遇，乃因循遷移，官始末蒙。皇上有忠直可嘉之褒，臣臣于此有大不安者，垂簾之秘事未聞，人井之傾

賡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乃臣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爲
謗謂臣節之左參臣之不安一也當時諸大臣共有
防微慮隱之意首請御殿受諸呼者尙書嘉謨而
皇上之左右者惟賢一燦也臣以憤爭之故獨受
忠直之名臣之不安二也官禁自就肅清社稷有賴
捏抗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臣之不安三也臣
以窮蹙飢饉之人而際二聖知遇書生之福力重
此極矣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乞活潑
之恩放臣同山農野老共歌咏堯天舜日豈不休哉
臣責本赴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命○諭

天啓注畧

卷一

一

晉大學士孫如游尙書周嘉謨黃克纘

辛天啓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御史焦源溥請明綱常
疏曰鄭貴妃三十年行徑從前諸臣一爭冊立卽
紛得罪張差持挺禍在呼吸王德完之安孝端何士
晉之安先帝後先一轍先帝御極之初封后之
命不得而治容進矣投以麗色之制崔文昇之藥不
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南寺臣曹珍升退未明一
人人痛哭流涕皇上獨不動念乎移官始末關
大臣同與之必不可得而隱也克纘身掌司冠受
先帝恩不遠而爲羣臣開罪使其果能執法何不

諫文昇爲忠義吐氣而以縱逆爲平是張差實事
矣○經畧袁應泰分布諸將吏于各要地以備邊
撫順則賀世賢李秉誠欽良策尤世功陳策董傳
舉步騎二萬而高出那慎言監之清河則侯世祿梁
仲善姜弼將步騎一萬而牛莊驪監之寬發則劉光
祚將步騎水兵二萬而胡嘉棟監之以劉孔胤守遼
陽以二萬爲陸時調遣具奏奴酋馬弱惟在春初兵
馬錢糧須集于二月之前以圖大舉○諭發內帑五
十萬付經畧給散官軍○禮科李若珪奏選婚內監
請乞紛紛既欲希領權算又爲帝領者請勸合何必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

兩勸合並行哉此輩騷擾驛路無異虎狼夫曰典制
必其焚之會典律令方是而以先年文卷爲憑不察
禮臣封駁中旨所行更何限制哉○御史馬逢舉科
臣魏應嘉各疏論楊漣之去○御史左光斗疏劾
如游○壬午上冠科臣成明棍開成王將冠視察
使王近民遠倭商特惠財爲現以獻禮科周士傑
科陳龍叢各進要言○御史高弘圖陳八患
二月禮科汪慶百陳新政四要○御史袁化中言
事之漸可憂有八○御史高弘圖請召還楊漣
春○兵科明特舉請責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禮科楊道賓陳懷始五要經筵召對票擬節儉賞罰
○吏科成明樞疏酌用才之宜○待選閣人持刀擁
擁禁門論嚴行驅逐○有狂人冒衛士服入朝班
言命衛司雜治○太常李宗廷請修明禮樂以光祀
典一給祭建文皇帝宜入一祧廟當酌議憲宗睿宗
一從祀當去十五王補入歷朝文臣○兵科蕭基奏
曰正月申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真夷卑職阻攔賀繼
兵收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真夷賀德兵收督安
輝之報三日中又報黃把都兒繫我投降夷人臣謂
建康年荒米貴自去年已然何至此時方餒可疑也
天啓注卷十三
夷虜居牧草野有如許車牛羊不住牧彼方遠來
投我可疑也據所報夷人五千牛馬若干此非一日
夜可至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可疑也犬羊狼戾自古
難馴李德兵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之又帖然
奉命可疑也即使無可疑矣狼子野心萬一約束無
方肘腋甲兵可慮也彼既窮困而降必須日日支糧
借錢供贖可慮也關防四達萬一降夷跳梁咽喉不
通可慮也聞諜不明奸細竄入可慮也降夷果真心
投奔否回鄉陳友良果信否此當問之光榮也故入
如何光景安插用何方法能制黃把都兒之叛命

此當問之世賢也往歲委四千金于金台失之女殺
弁王猷詐許歲輸致首羈我使張汝觀一切匿不以
報虛實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也一降夷也光榮
報世賢不報世賢收光榮不收二將果一心乎果
以受攻夷乎此當問之經界督撫也若本末無定計
廟堂議之邊鄙邊鄙議之廟堂不幾盡併充饑饉
接受降如受敵以殘敗之速而收巨測之降夷其
見經界之無識矣聞臣漣漣置之其真輕國事爲
一擲哉
初熊廷弼在遼凡自邊外來奔稱回鄉者悉置之廢
天啓注卷十三
城一角厚撫之而不用爲兵私出者即殺之有賈得
功自稱生員回鄉者携四人來內有八歲小兒廷弼
取置親近果餌啗誘其言家安然在夷中携小兒行
使人不疑耳窮之乃知得功故先開原作內應者也
立療之以殉賀世賢久有異志廷弼心疑之使自爲
一軍備調遣不使定駐時饒道勞苦之稱盡忠
望嚴節宴集諸將勉以同心出血其歎已而諸將有
密啓世賢異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歃血正爲此
諸君自慎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廷弼之嚴而以
寬收人譽遂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之令求投

料請薛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敗不戰之功何不
可而強阻爲監軍高出亦諍曰來降者必彼有所不
堪也今奴酋萬強何故舍之而投我又何故如此其
多應泰不聽曰我國欲空其巢耳今世賢與尤重
遣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稱降妻
萬世功密啓應泰曰世賢所報六萬實十萬也城
不可守願以所統卒自歸遼陽應泰乃始大駭然
無可奈何姑以軍令令世功曰敗移一步者斬意欲
借世功牽制之而勢已不能矣童仲揆前守瀋河關
與唐下四人攀崖度獨備關行叢箐中遇一人自奴
酋老矣少逃出詢之乃楚兵也言奴酋諸子悉其精壯
屯關原新寨而老寨惟老酋獨居所俘南人置焉老
寨去關五十里耳仲揆請于應泰言關低易越以
楚兵爲守願率所將用兵五千直入老寨可使奴有
腹背之患應泰以爲險不應亡何而奴已增高關監
置守瀋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矣蓋廷用權詐
威不測故奴聞不行應泰左右皆聞旋即有以仲
揆報奴也

按降表內應一恩應泰于遼再愚元化于萊青
之誤國兩見矣咸將軍所謂必我元氣盛而後可

以用毒奈何輕言受降也

閏二月甲戌日暈兩傍有耳若月○丙子黃塵四塞
戊寅復大風霾○楊錦李如柏論戚長繫○陵軍鼓
譟昌陵兵備項良梓揭稱陵軍脩點僅五百名奉旨
人給二兩該監共散過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兩扶賞
則召募市棍凌轍使臣而不許問領餉則持帖強討
書空冒濫而不可查命司禮監勘奏○御史魏光緒
奏中張差罪案請擢用王之棠○吏科成明樞請復
行取之制歲一舉行○封皇親王天瑞郭振明王昇
爲伯○初李選侍移官後御史賈繼春具有選侍鍾
秉啓注呈

連皇八妹入井之揭慶吉嚴責回話張愷言高弘昌
王大年各疏救至是令張高王各罰俸○耶和殿災
三月兵科蕭基劾姚宗文誤國疏曰煖兔炒化紛求
新賞皆歸于王猷之妾許宗文輕信之不過以金台
什孫女爲虎墩之妻藉此結其意耳不思虎酋亦與
奴烟媾而區區四千兩啗之行五餌之術而揚薪止
沸于將來愈難收拾首禍其容誅哉○欽恤陣亡將
吏劉挺王宣杜松各贈少保子誡庶藩宗顏光祿卿
董汝礪張文炳各食事餘各贈廕有差○奴酋率眾
度渾河首犯瀋陽按臣張銓先下令遷降夷于城外

賀世賢不從將士憑濠而守城。驅土填塹。我兵連發砲熱。裝藥卽噴。賊遂蜂擁過濠。城內降夷應之。開東門而入。城尤世功沒于亂軍。賀世賢率其屬西奔。漢陽遂陷。○陳策童仲揆移兵皇山。以過漆奉之衝。分督札橫河南。賀世賢突至。策聞營納之。遂爲所殺。賊衆以仲揆所將皆川土兵。戒勿輕敵。仲揆逐之。大戰于河上。斬賊二千餘。裨將周敦吉曰。我輩不能救潘進習。戚金張明世統浙兵三千。陞河南。諸渡河者未成。列奴以錢騎五萬。四面威攻之。諸將殊歎。斬賊

卷十三

卷十三

卷十三

壁馬者三千餘。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自辰至酉。奴騎益衆。仲揆奮勇潰圍出。遣將請援于應泰。應泰曰。奴兵強。決不可救。不必又添陷一校人馬。差官叩頭流血。投院張銓再三激之。應泰曰。此天數也。銓怒。罵而起。仲揆望援不至。兵盡矢竭。揮短兵親斬賊十七人。賊復圍之。萬督齊衆。仲揆求救于秦邦屏。皆成罵。世祿從西北殺出。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次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浙兵以火箭擊之。賊歟甚衆。火盡。乃復接戰。良久。大敗。將卒一時俱殲。初接臣。鑄鐵朱萬良姜劍之兵屯虎皮驛。爲奉集聲援。及此

兵渡渾河。二將兵近數里。觀望不敢動。川兵旣敗。乃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卽披靡四散。賊是以得幸力攻。浙營是役也。以萬衆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力屈而賊亦奴難以來所未有之血戰也。○奴兵乘勝過。伐子河直抵遼陽城下。袁應泰倉卒遣將。累無選擇。無部分。諸將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所領。或千或百。掉臂而出。無肯接戰者。高出固爭之不聽。應泰自出城督戰。夜宿營中。賊取瀋陽所貯火器砲車。結壘城東。與我軍管相對。發放我軍不支。賊以步兵攻西門。應泰復入城。李永芳遣人請降。應泰許之。命

卷十三

卷十三

卷十三

壁受降旗于城上。奴兵擁至濠邊。薄暮。城樓火起。降夷內應。盡樹黃幟。大開西門。李永芳賀世賢並轡入城。民間婦女感飾啓扉迎奴。應泰張銓與分守何廷魁三人。生賊東樓。銓謂應泰曰。坐公尸。居游魂。致我無成事而歟。應泰曰。公無圖外責。尙可退守河西。泰不才。當歿于此。銓下城。應泰舉火自焚。廷魁返署。二女二妾入井而後自溺。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並縊于都司。同知冒日乾亦自縊。銓爲賊執。送李永芳。永芳曰。跪我。我官汝。銓叱曰。反賊耳。何官。永芳令驅之城外。斬之。數日間。金復海蓋州衛悉傳檄而

附載

夏四月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據城
袁應泰一敗坐地當時信議何人將祖宗百戰封疆
稿手送賊若不嚴核何以徵後○命俞都御史畢自
嚴天津防海王國棟通州護衛○遣主事周鼎等招
募○議借大工銀十萬兩修○廣寧致仕通
判黃承弼頭從奴受所賜衣招搖里中撫臣執而戮
之○監軍高出自遼陽亡奔航海歸朝揭請割廣寧
餉西虜以禦奴御史劉廷宣劾之命逮問○遼東巡
撫薛國用告病奏議王化貞代之○贈遼陽賊事將
天啓元年
卷十三
三
更張錦大理卿尤世功陳策少保各屬謫歷指揮食
事崔儒秀何廷魁光祿卿蔭錦衣百戶董仲恭都督
同知吳文傑周敦吉廟金鄧起龍秦邦屏都督僉事
○甲戌發冊迎皇后張氏○獲通奴傳報人劉保森
之
五月戊寅朔立張氏爲皇后王氏良妃段氏純妃○
兵部議調四川湖廣土兵浙江民兵共六萬赴期到
京○小詹事徐光啓奏日晷錯有言器械不利以卒
子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于敵也今之兵將既不能
守營與城自守奈何列營城外一聞寇至望風走

列營水砲皆爲敵有反用攻城陣無守兵人知必破
合城內潰自然之勢及今不思變者雖征調招募
如前日矣廣寧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急備大小
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募越
難數城堅守自然引退至如都城固守尤爲至急
臣原疏建敵臺以護鉅以統護城以城護民萬全
害之策也○勸遼總督文球咨送降夷二百八十名
甫入關即迎四十御史江秉謙劾球事權在極不
德奴拮据復蹈袁應泰之覆轍此何心哉乞將降夷
嚴之境上以消內患

天啓元年

卷十三

三

按應泰方以受降爲奴所責輕擲遼左而與同有
其罪褒然若不聞者乃以受降爲功身官國家重
任而身甘爲奴夷奸細舉朝莫辨功罪不識於國
法謂何也

諭吏部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候封疆
降級調外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爲禍始章疏爲民
六月何宗彥入閣辦事○熊廷弼爲尙書仍經畧延
○疏陳曰國家全力兵將糧餉器械盡擲于遼陽今從
新計算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調募製造事本難而
視之愈易也請臣一聞敵報守城門逐家春登不

急今募兵則科道起程何日錢糧則兵戶爭執不休勢已急而應之愈緩也中外臣工自爲身家計可以同矣畢竟立異顧奎數顧譏彈而莫顧封疆心當同而構之愈異也二十萬之安家甲馬銀何在空交募此戶部銷兵法也遼餉歲額八十萬今地失其半而士張其七所餘餉數何在又半分其帑金至候發遣亦戶部之責也行伍草澤中有英雄堪將宜勅大小九卿各舉所知○監軍高出胡嘉棟各降級戴罪立功○御史李日宣請定設宗室聖裔解額○諭旨孔母奉聖夫人客氏于大內○御史董翼請崇祖孔

文學

卷一三

三

孔

子四世防叔伯夏而上及於契○命尚書王象乾前遼總督○熊廷弼申明經撫職掌○起故總兵蕭如薰到京○初遼東之陷也軍民洶洶咸思反正日夜望援兵至石城皮鹿諸島屯駐萬家奴屢招之不從有遼陽生員王一寧子身奏朝鮮效包胥哭秦庭事適詞科二使臣事畢未得歸一寧以揭投之科臣惡其語援此之去詞臣劉鴻訓曰彼書生乃如此我輩當愧之因厚其資給使通詞諸島可以假途歸朝者一寧遂得私遊叛將間說其反正時王化貞駐廣寧聞麾下將有能浮海探島中消息者杭人毛文龍

爲大言同輩給之遂承命領二百人駕舟出海探事獨徑未敢前進適奴酋下檄鎮江將佟養真令掃勦長山諸島養真轉以責中軍陳良策良策領三百人出海擊王一寧以行將謀歸朝海中望見文龍旂幟遣一寧道意文龍不信良策自入人文龍舟請令軍文龍疑其裝已復不肯一寧曰軍形旣露使養真知而襲之則事敗矣乃請文龍給良策旗號乘夜入鎮江克其城而後迎文龍文龍許之良策軍詐稱糧盡自歸與所善軍將蘇萬義等一時俱起夜殺佟養真于解舍詰朝樹文龍旂幟于城迎以爲帥各島主李景

大略

卷十三

話

江

先等咸會文龍張修其事上功撫臣王化貞爲奏鎮江奇捷○侍郎鄭以偉會議憲宗宜祀睿宗雖以藩入而紀末盡祧不宜速也○給孔母客氏墳地二十頃○授毛文龍參將駐鎮江○熊廷弼奏各處援兵老弱不堪惟延綏將何達王永祚賈登科馬登科傅良臣各帶家丁或百九十或六七十及寧夏將周宗克家丁六百頗覺精采馬亦肥大其餘皆虛應故事據王延祚等泣稱賣脫初替塞責之狀不堪殫述○總兵杜文煥世受國恩丁自邊塞抽選孱弱如此○屬欺玩○是州守將凌久思反正聞鎮江舉事即

兵未赴中道知文龍所為罷歸。奴殺之，遂屠金州。○順天鄉試日移於初五，放榜于二十二。○遣郎中梁之垣宣諭朝鮮。○二十七日，貞皇帝后梓宮發引。九月，御史王心一請裁抑客氏及內侍魏進忠、恩養。○鐵山將亦有反正，奴騎圍之，尙書張鶴鳴奏請偏師渡河，潛襲海州以解鐵山之圍，不果。○都御史李宗延劾內使王昇。○奴設蓋復金三州總督，以劉興祚爲之。復州將軍不服統率，遼衆萬人赴長山島，奴遣人追擊之，遂至鎮江。時文龍自得鎮江，遽自專大，諸從義者稍稍失望。奴兵至，有勸憑城力戰者，文龍

未敢注畧

卷十三

三

臚喪先遁。朝鮮奴將鎮江城屠焚一空，各島遼難民半受屠戮。初時四五十萬，僅存二三萬。○能廷寄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

冬十月，御史馬鳴起奏言保母出入禁庭不便，命罰俸。○吏科侯震賜奏曰：頃奉聖諭以保母遠離而涕泣，至忘寢食，臣且駭然。今皇上年已出幼外之歲，丞輔弼內之羣，惡好迷，何戀戀于保母也？昨者梓宮在途，千官擁立，獨一乘軒在後，道路指目曰：此奉聖夫人客氏也。及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伏塵號慟，驚問之，知爲先帝保母。臣喟然興嘆，同此掖廷阿乳。

厚薄猶天與，謂但官聞何地時，出時入內外鈞連，借費煬灶，有不忍言者，不報。○科道倪思經、朱欽相王心一各疏論客氏有旨降殺調外。○尙書張鶴鳴奏：終卜年，劉國縉、胡嘉棟皆輕畧，能廷弼舉用，今逆賊休養，與的與卜年同族，宜置之雲貴，其所施以效。嘉棟國相置廣寧立功贖罪。○遼東巡按方震勳奏曰：河西兵將人人備馬思走，廣寧城中富家大盡藏西奔，提督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不知精兵幾何，庫卒幾何，誰爲戰誰爲守也。臣苦提撫臣代提督部者，惟是廣寧卑弱，臣深以爲憂。○

大啓注畧

卷十三

三

發帑金二百萬兩，散給遼東流民，諭戶兵部檢節通融，不得仍前昌破。○廷弼奏曰：臣初推經畧時，臺省言廣寧事成功就，宜專任巡撫，一似多此經畧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又似無此經畧者。乃許提甫聞而危報立至，趙臣出關，至引郭子儀即日就道之事爲顧，何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布置，本圖登津，海一切齊備，今天津全未區處，登州以道臣之垣多求忤，樞臣而與爲難，二方已屬書檄，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月有六日，復到永平，明旨謂趙撫料理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臣實未久也。于鎮江提至。

聖諭已謂調度有次第而今云全籌者前此乃部臣
獨張以擬皇上而今則按臣張皇實告也樞臣
審調度惟有驅臣出關一着臣出而樞臣之能事畢
矣無一兵一騎之經界出亦不足以鎮定臣之所
于樞臣者若宰定本兵歷調或依或不依以示中
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敎道也其望一致書議事通
不答樞臣責經撫同心而樞臣與經撫不宜同此
乎其望二樞臣論鎮江事謂當發兵一萬餘海至
江二萬餘海州奴歸路殊不仰奴往鎮江不歸
州歸路也問明白而後上路其望三至于報功
尤不宣扶同誇張與人監案所犯忌如高出之損以
爲打成一片可相率而欺者其望四將臣四望體貼
俯同于臣臣始得專任東方事矣
十一月戎政尙書李宗延請督各營造辦戰車且言
廣寧需用馬匹太倉應停草料全數給發爲造車之
用○王三善題撫貴州○李蔚從黃古嶺邊邊到宛
寨縣聞延安城三日分掠甘泉合水環縣慶陽民房
盡行焚燬所擄婦女畜口財物不計其數牛馬數萬
滿載驅歸獨巨百餘里各軍官飲避不敢出擊收
應落人口捏報奪回○兵科蔡思充言東夷未靖

虜又擾以廣寧言之病將如祁秉忠惟有貪詐權
赴滅軍糧以支公費規陋不能洗革何以督率有
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病不瘥戎矣然爲虜所聲言
殺似非始虜者文煥去而款仍不止不如責之料
以收功日後登萊防海之兵招募報發未到楊
所募于楚蜀者尙屬鳳影或勅另募海濱之士○中
飭計典傾咨訪○逮鄭之范追賍抵餉○皇極門
○湖兵至通州其帥張景珍潛入都中營求加銜所
領兵卽安家銀不卽給散遲留旬餘毛兵後至其帥
田景坤不能轄下沿途糾索於酒肆與湖兵遇遂相
鬪殺毛兵殞命湖兵帶傷御史梁之傑以聞
十二月四川亂奏至先是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
兵誅索無厭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詣
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閱可求食不即點視漫云數
少土兵伺候月餘海清恩記而可求杖其頭目各五
板欲盡戮土兵之面以別記號于是統領人樊龍
呼卽起亂殺官民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驛日
李繼周知府袁文炳推官王三宅廟慶叙州府同
王世科龍嗣知縣高選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
登爵總教殺時舉等踰牆而遁伏尸遍地不可

二樊賊遂據城中城門大開聽商民自便船順流而下賊惟痛飲日夕不行焚劫○遵義民米田自遠陽逆歸假稱守備催招新兵而可求撤下各夷徵索嚴急楊氏舊民洵溺思復故主重慶既破夷目羅象乾撤衆回巢楊福等避之三路進兵直搗遵義署印通判棄城亡走貴州○石砭安官秦良玉起兵勤王○賊畧納溪瀘州江安勢如破竹至興文知縣張振德自焚死惟合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堅守不下長寧榮昌隆昌璧山官吏望風逆遁賊遂進逼成都○諭兵部川兵援遼在途者領兵官押回討賊○張我續

天奉法事

卷十二

三

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尙書周嘉謨辭朝奏去國戀主疏上慰諭之○太僕少卿劉時俊替畫川湖雲貴軍務○速故遼撫李維翰○御史江秉謙奏日經撫不和化貞欲戰廷弼欲守耳夫守定可以達戰戰一不勝而何以守夫人而知之而必曲廷弼以就化貞當授經畧時不日不從中制乎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求遼事不可無廷弼也不宜旁撓之果遼事可無廷弼也不必姑存之國家事能權衡會議哉○九卿會議經臣奉詔特起每事俱

當責成經臣稱遼兵之事人馬甲仗糧草件件打遼不過不敢不遲疑自沮撫臣欲率兵取海州蓋聞周解鄭明經之言而動者毛文龍殺奴兵二汗未有的據或謂毛能殺奴二千而不能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殊有可疑撫臣絕不疑當機之勇非經臣所能彷彿也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道無餘矣至于高出胡嘉棟經撫共薦責今建功贖罪○關臣何高揚言廷弼化貞作用既殊而使化貞受其節制舉朝之人皆謂難行文龍所報擒斬即未真確功罪可勿言也乞下部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申飭將吏一聽

天奉法事

卷十三

三

廷弼節制○廷弼揭所答向高書云國初遼東官軍自食其地後屯權荒廢原額僅存無幾仰給度支八十萬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以遼守遼之說周永春李如柏劉國鄉主行之而俱不效今巡撫募鄉兵二萬七千人月食三兩護如驕子一遣往鎮武設防而棄甲投戈者屢屢其不得不徵調于內地者勢也三方布置未成便應議裁而歸併廣寧一路爲持久之計○張問達尙書吏部鄒元標左都御史○禮科周朝瑞奏時尙向午日輪上直中天而光不射且日上旒有一物可比日大混沌無光伏歷日上非

非霧如蓋如吞。頃怪風揚沙。通天皆赤。天變如此。若
問。聞知。臣上。傾。不。悅。各。快。其。私。深。爲。可。憂。○論。兵
部。差。官。往。論。經。界。巡。撫。同。心。任。事。

戊子年春正月乙巳朔○王化貞奏曰。去年十月毛
文龍具稟。水結後。奴必狂逞。幸勿拘寒暑。不與師之
言。十一月臣部兵至。鎮武監軍高出請再偵之。總兵
祁秉忠亦病。臣令諸將各回信地。以須後命。已而探
得奴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若以輕騎間道伏海州道。
以計誘之。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可殲也。
奴氣必奪。有二將願往。而經臣下檄于總旗危語容
天啓注畧

卷十三

臣恐。挑。篡。速。禍。鎮。道。亦。勸。臣。且。回。臣。卽。日。西。還。復。接
經臣書。咨謂臣何以退。恐部科以僕爲口詞也。不意
經臣之急于自明。以爲職罪。今臣與陛下約。願以
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又願與經臣約。怒蛙可式。無
權戰士之氣。○能廷弼亦奏曰。撫臣自許六萬進戰。
一舉蕩平。懇乞聖明。亟如撫臣約。乘水急進。併重
龍臣以正推戰士之氣之罪。○化貞又揭用夷之錄。
曰。遼瀋之陷。均化乘機搶掠。職日遣使謂之。卽許納
款。加賞銀三千六百兩。定盟以去。虎墩兔鼯遣人來
謁。因賞銀一千兩。抄化聞之。亦率其五大營來領銀。

一萬兩。增新賞四千兩。餘八大營領去銀一萬兩。小
歹青二千兩。一皆。有。籍。記。用。虜。原。非。得。已。我。不。用。
卽爲奴所用。不可無此虛聲也。○廢。職。繼。光。子。錦。承
世指揮。○兵部集群臣會議。經撫去督。言人。人。殊。部
臣酌議。若撫臣一去。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必潰。西虜
必解體。宜賜劍加銜。委以廣寧之事。若經臣威望素
著。豈可遽聽優游。是在酌酌推用。○遼。按。臣。方。震。驤
條陳五要。一宜教習火器。一宜汰去老弱。一官多兵
少。官有役從。廉費。鎮守多至二百人。則有千五百官。
而萬五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宜汰去冗官。一三道
天啓注畧

卷十三

臣各自練一軍。精核目破。一殘敗軍將。終難振起。宜
用新將易之。○四川按臣薛敷政奏報。蘭賊攻犯成
都。攝軍務朱燮元分遣將官冉世洪。苗安世。翟英。周
邦太。張愷。各領兵守隘。邦太至資陽。與賊迎戰。不勝。
降之。兵半隨半散。世洪至九泉。賊已營山上。乘高下
殺。官兵不敵。世洪安世英皆歿。惟愷未及行。而賊兵
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偃號。四面夾攻。燒城外寺宇。屠
民房舍。烟焰數里。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
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文武吏數員。生困。
城賊旁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屬府莊田米穀。爲持。

次圍困之計。○命勸科臣明時舉調募起釁原因。○
禮科惠冊揚奏科場積弊大約言考官逐群狎飲以
閱取爲戲卷有全未經目者有漫加塗抹一二似春
而實未看者別房搜取關節徇私止以首篇取中後
場全不問者磨鍊對請抹花奏義之弊見城多端而
山題每至最後種種皆宜釐正詔下所司嚴之。○戎
政李宗延言邊警聲息已近請整飭京營兵將。○奴
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
募騎至邊遙同知萬有孚擒之化貞策奴必不敢
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誘之宋人以驍

三才註釋

卷十三

三

騎感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而所在軍士
號哭震野謂已半年無餉餉司郎中傳國同稱庫已
空半月惟熟計于自經仰藥耳化貞奏稱點金無術
望勅戶部速發新餉○諭中外臣民能擒奴酋者封
公擒酋子封侯各叛逆封伯○御史林一桂請○上
親閱勞軍○兵尙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親師
詔嘉勞賜蟒衣玉帶尙方劍加太子太保寵之行
○命孫承宗東閣太學士兼理兵部事○何棟如太
僕少卿贊畫○黃克繡條上京營急務○奴渡河逼
西平堡羅一貴堅守一日夜奴衆被砲擊死者甚衆

將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
故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
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畧陣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
上馬中箭歿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冠之一貴自刎○
得功突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剝頭歸降亟命其黨
封府庫以待一城聞然爭奪門定化貞方晨起視書
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
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
四相以二索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
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閫乃得出得功遂臨

三才註釋

卷十三

三

城附奴○廣寧既潰化貞所招虜騎大肆殺掠遼軍
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存遺棄幼小子途踣路
歎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間陽適延弼自右屯引
兵至止焉化貞向延弼而哭延弼顧笑曰六萬軍薄
平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延弼議固守寧前計延弼曰
晚矣公不受和慕戰不撤廣寧兵於振武當無今日
此時水漬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
以資賊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殷
後時奴騎已東歸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旋總督王
象乾一一驗放入關○按臣方震儒在廣寧尙臥奉

起聞撫臣走亦單騎交監軍牛維耀邢廣吉隨之高
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署自石屯赴陽陽等隨經署
退走關上惟高邦佐帶松山沐洛衣冠何西再拜而
經其貨商厚從成焉

二月特命二閣臣爲會試主考後遂爲例○四川奏
報萬縣兵到石梯橋賊兵二百人假稱鄉民混入衆
中殺起其將譚世聰被殺賊遂圍標營于石梯橋與
指揮賀民望大戰斬賊將白鶴子萬縣兵齊出夾擊
賊眾敗去賊分攻什方綿竹諸城各堅守○主事王
之家追理張差舊案奏稱劉廷元胡士相岳駿聲抹
天啓注器

卷十三

三十五

我當日寄招註改應股膝脫結荷按之於律劉廷元
劉允復等也犯大逆不道馬三道李守才罪在謀危
社稷有旨不必追治○聞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三月命解經邦爲經署辭不赴任削之改命王在晉
在晉上言今之任經署者責任更重不行則以國法
繩之既行則以殺市中之師使奴酋捐金反關亦難
得此殊矣之人情國家何賈于群臣必以大主孤注
萬○方崇煥奏報覺華島有米豈二十餘萬人民數
萬和天言據而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
臣欲遣人撫之都司張國卿言非臣自行不可臣即

浮海從芝蔴灣泊船寫牌諭之遣天壽之婦吳良輔
同國卿往八日始得報奴酋已數遣人至島一二叛
民已造船欲往正在猶豫間而我人適至天壽一見
卽慟哭生員數百亦哭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
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

以通判吳自科往監之其收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
牛馬千餘頭○吏科候選郎中參論葉向高調外○
吏科趙時用奏邱岳不宜溫賜○御史江秉謙劾奏
尙書張鶴鳴明知西虜開謀皆虛明知戰守參差難
合而運爲責備曰機會可乘曰過河必勝不肯付經
天啓注器

卷十三

三十六

啓以御制明明素城巡奏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
此一語即寸斬鶴鳴不足贖欺君誤國之罪行肯秉
議調外○鶴鳴奏獲奸細杜茂係李永芳所使逼脅
卜年者○大學士孫承宗奏曰年來兵務多不獲備
務多不獲以將用兵而文臣招徠以武邊備而日增
文官千幕以邊任經撫而日開戰守于朝種種難
漫因循之氣不能追核以一開動天下而既張一
義壞天下務在收拾人心以大振之
四月會審熊廷弼王化貞廷弼曰廣寧非我駐札潰
不歸我化貞曰向使早應過河決戰當無此潰○查

寅解成都圍。賊將符國貞爲官兵所敗。棄還。載通歸。綏陽將丁文明收復之。都司陳一龍收降涪潭賊。○賜文震孟等進士。○尙書王紀都御史鄒元標。卿周應秋。具經撫獄詞云。化貞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間而反爲間。用反逆如孫得功輩。日付左右而不悟。聲聲要戰。匹馬宵遁。驚視未定。是熱心痴心人也。廷弼言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巨測若持左券。使堅守右也。必且不朽。而疾交檢關。平日何等威風。作此舉動。比鎬多一過。比應泰欠一死矣。○尙書孫慎行追論李可灼事。請正方從哲。獄逆之罪。從哲連疏申辯。有旨慰之。○尙書張鶴鳴行邊。奏三衛虜家近塞。惟撫賞爲今日第一緊要。即將寧遠前所芝蔴灣諸處積聚。盡數聽虜人搬取。○太僕卿董應舉兼御史管理天津山海屯田。安插邊民。○都御史鄒元標奏。植立綱常。疏請殊方從哲。五月。御史周宗建奏。論時事。一大臣名節宜重。宜經面自乾之義。可長信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觀習以謝衆。一內臣親伺宜防諭旨之下。有物憑焉。抑強達忠。月不識丁。而頤笑之。似諷與相親。譏撫之。共爲隱禍。○王紀鄒元標定。高出胡嘉棟韓初命。

詩云。三人與熊王。携手同遊。他日史官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又定。維翰獄詞云。聽奴款關。發起倉卒。紅旗一發。而二三萬無辜淪沒。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誰實首禍。鄭之范驄。周永春。手書放兵馬於村屯。是開門而揖盜也。遂爲逆首。大抵不食矣。○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通判贊畫。○江西妖人程鵬。私藏謀逆。刻三十三篇。妄言國運。撫臣易壯麗捕誅之。○貴州土酋安邦。叛。攻陷龍里。魏安進圍成都。○山東鉅野縣民徐鴻儒作亂。流劫曹州。鄆縣。梁家樓。知縣俞子翼。盡城逃。○川土兵大集。樊龍。據重慶。七月有餘。春水泛漲。官兵不敢渡。賊守佛圖關。二郎關。險阨。總兵杜文煥將兵集攻。忠州判官胡平表率銳士直取佛圖關。石砦女將秦良玉繼進。大戰三日。一鼓奪關。賊兵大敗。官兵遂至城下。○科臣張鵬雲追理張差獄。奏劾劉廷元。明上相。○尙書孫慎行追理移官事。劾方從哲。從哲自請便奪。○尙書黃克纘陳述逆黨移官。事始末。與前楊漣等所述無異。○御史張慎言。江日彩各疏方從哲罪。○尙書張問達覆奏劉廷元罪。後請外。

六月浙江撫臣請追恤方孝孺平與祭葬諡祠。○山東賊破鄒滕二縣。通判鄭一杰知縣姚文胤逃。○泰寧酋虎致兇。虜中之王稱愁者。昏于酒色。其叔腦毛大專權得衆。然老不能自強。其下反青。奴齋黃金三百兩。貂參數駝。購之。虎慈與奴陽難陰合。欸關索賞。○奴至十三站。一子墮馬。奴以爲不祥。遂棄廣寧東歸。遼人之不順奴者。各保聚于諸島。遼地多害。栗西虜掘取之。載至關。與關民易布。關民賴以充給。○山東都司廖棟敗賊于武安。○吏部題請復職。贈肅官尤人馮應京。吳寶承。今沂曹學程盧洪春。王正志華鈺。王翰吳應鴻。贈官六十六人。顧憲成張棟李狀可孟化錫傳如履。歸于仁王教涂本范傳何選楊文煥王之棟葉春初錢一本賈名儒楊其休舒弘緒吳之臣陳南象安希范張貞觀王如堅沈璟吳弘濟王學士顧文選朱繼京于孔兼楊天民喬胤吳文梓馮生虞劉弘賓陳嘉訓途中立張同德時偕行劉士詹郭廷彥馬經綸耿隨龍宋燾黎道昭劉爲栢林培戴士衡錢養廉陳泰來劉道亨穆深王紹先密鎮陳宗貴必興王士驥萬國欽劉文卿彭應參朱長春張納陸鎮允成諸壽賢薛敷教柴恪。○科臣汪慶伯

彭汝楠沈惟炳方有虞各疏論進藥務官事請定方從哲李可灼崔文昇罪。○四川總督張我綸奏報保寧完城州縣官翁登彥楊汝昇吳弘業鞠應龍程學程謝奇舉曹元龍冉岑鍾文煥九人。以事官文吏侯撫德徐大禮王顯甫左重洪雅翰趙愷武吏程英韓應泰李世勳張羽卿官前盡倫十二人。○尙書張問達汪應蛟公疏言方從哲黨庇李可灼崔文昇罪。○科臣沈應時魏大中沈惟炳各疏執春秋弑逆大義責方從哲。○侍郎張經世陳邦瞻等。辯蕭近高等。科劉弘化韓繼思等道劉芳侯恂等。少卿高攀龍等。各議從哲之罪。大約言張差之挺美姝之進大黃紅鉛之藥相逼而來。朝臣處之恬然。力爲掩護。君父生戚。忍聽小人嘗試。舉朝攻發。明示優容得罪。皇祖皇考不忠之誅。允宜速斷。七月守備葛秉忠照妖賊于夏鎮之東門。兵備施天德邊兵于徐州。不許北渡。葛糧盡援絕。兵遂潰。賊乘勢破夏鎮城。大掠河上。○太常少卿高攀龍復追理方從哲崔文昇鄭繼賢性罪。有旨切責罰俸。○冊范氏爲慧妃。○內旨諭鄭得卜年爲格養與報仇。投開明先處監軍。謫言毛人龍。今丈龍所養奸細劉一繼杜

茂明供李永芳書通卜年刑部尙書王紀不即問理顯是徇私賣法着革職爲民○淫雨壞山海邊牆○川賊投訴贊畫劉時俊通賊事張我續奉之命逮時俊究問○沙瀛將姚文慶率鄉兵破賊于韓莊李回糧艘淮兵擊斬夏鎮屯賊逆道始通○尙書孫慎行稱病回籍○山東大雨連日總兵楊肇基乘雨破賊于兗州城南遊擊蔣紹芳都司廖棟分兵夾攻之賊焚千餘人遁走至橫河山水暴發賊湔焚無數○兵尙書黃克纘回籍

八月大僕少卿滿朝薦奏曰遼廣失陷臣郡人之在

天啓注畧

卷一三

四二

軍者臣訪得其詳遼陽之陷錄于袁應泰之給降夷廣寧之虜起于王化貞齎金以啗西虜未聞有奸細獻城之說謀求于奸細不過爲化貞脫卸地耳王紀訪知的實不肯殺人媚人耳多年議確之犯以庇厚而緩求旬月於疑之人反妬深而苛督執法如山之司寇革職不惜獨吞千三十劾疏之關臣即去而尤加異數焉有此顛倒乎賦輸軍資皆民膏血乃棄賊數撫擲三千萬巧騙撫贊銷三十餘萬重疲省郡吏步詠求有是類倒乎關臣票擬主持清議見有忌才瘠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

見有極奸匪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

加罰矣平章謂何不知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等之惡負陛下下一至此也疏入革職爲民○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奴酋發難皆爲市井無賴所激西虜反覆不常宜待以羈縻登鮮聯合實爲懷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三千兵船七十用遊擊陳大部居之三山東距廣鹿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王學易居之入守金州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里兵船五十用遊擊居之入守復州長山東距石城島二

天啓注畧

卷一三

四二

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劉可伸居之入守海州石城淞近小松島以遼兵二千兵船二十用都司林茂春居之入守蓋州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里以遼兵三千船二十用程倣居之入守岫巖麗島東距鮮嶺寬曠二百里用遊擊張忠守備尤景和相樓直入奴寨連給臣餉三十餘萬挑選遼丁二萬募浙兵精火器者萬人給益甲器械分往各島以襄恢復至討去冬奴賊知江東無兵是以安心過河攻廣寧今又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神京豈能安枕遼人多爲賊用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矣部覆行

之

按文龍海中布置紙上若有可觀歲費金錢幾萬萬究竟金復海蓋鎮江寬費長為奴有文龍不能爭尺寸地而無歲無季不報捷捷疏朝上而賞賜夕下舉朝明知其欺偽而莫敢糾核之其故誠不可解且所奏捷者不言深入千餘里則言擒斬數千人師進不聞餽糧假道戰勝則安歸海島豈奴眾盡堅壁不出者乎以此語常法實難信矣軍政禁領兵官不得自報功豈預料是欺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無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

天啓注事

卷十三

四

經畧王在晉改南兵尚書○閩應泰巡撫遼東○魏

兵達奇賚等釋放立功草在邊總兵薛來胤回銜

九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劾講院于長安西街與耐都

御史馮從吾等立會講學兵科朱童蒙論其不急恐

起門戶之漸欲元標等修職業惜精神以東林為最

元標從吾各疏言講學有益于治理各求罷不允○

太常卿朱光祚請檢器襪衫○吏科甄淑請文武

何殿試以尊主權○請禮部光祿選侍李氏晉

莊妃

舊月川督張我樞奏定進所新樂餉首及焚

高等三十一人○贈副使孫好古大理卿應世子戶

○四川巡按張論奏報遼復陷○命留欽德川湖

貴官土兵進剿○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請部查

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一語與臣書內有稍

緩征戰視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倚之未遲等語恐撫

之一字悞封疆不淺也○安南自二月統領苗仲圍城

今五閱月矣恨士民之固守環城墳墓無不掘矣全

日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過明日殺一堡劫

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矣播種無地運米無門城內

軍民饑死無數矣外此又聞其攻威清平壤安莊島

天啓注事

卷一三

四

撤安南普安定番貢房矣陷安順廣順龍里畢節赤

水矣殺副使孫克恕推官徐朝綱知州鄭鼎矣此叛

耶非叛耶豈安邦彥叛而奢氏母子未叛也二月內

賊因普安急演撫遣將李天常將兵四千援之意主

招安賊首羅應全率眾詐降迎西盤江渡口誘至疊

水賊伏四起遂全軍覆沒此撫之驗也近撫臣所遣

招撫官入安管者皆已被殺撫豈易言哉敢以一言

道破則全黔幸甚○贈袁應泰兵尚書應千戶世襲

○山東巡撫趙彥奏捷總兵楊肇基報稱六月平輝

縣解州城曲阜之圍七月平夏鎮紀王威燭山巢穴

復勝縣大小三十餘戰鄒縣圍久未下於十月內四
商攻之賊首徐鴻備出城就縛○左都御史鄒元標
致仕上去國情深疏○修撰文震孟疏陳勤政講學
之實大畧言常人之情震發則富貴之十皆可爲功
名頽靡則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朕與臨朝鴻臚
引奏跪拜起立而已竊意祖宗朝設有科道部院必
當以次白事獻可替否皇上與輔臣商決焉不惟
聖智日練即諸臣亦可試其職守若僅周旋進退
祇畢朝儀安取此篤行爲也經筵臨御史臣進講鋪
叙文辭而已竊意祖宗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間

不替注畢

卷十三

四十五

閱隱微無不諷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左右
近習無緣蒙蔽若僅尊嚴若神祇成故事安取此展
書爲也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洽必與天下不相照而
耳目所觸發自不越于中涓之口夫宏遠規模登若
輩能歸于是無名濫子而藩封論制屢煩中旨傳宣
典範盡爲弁髦有罪不誅而失德成案更來衆議
紛擾憲章悉付于葛藤更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
晉道德以逐名賢此豈清世所宜哉疏入未下庶吉
士鄭鼎奏曰震孟一疏未蒙報可足稽中之漸也稽
中者壅遏之萌也壅遏者竊弄之機也臣觀史冊中

召彰之萌有二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以肆斥大臣
關使人駭稽中以陰消聖慮徑實使人疑願皇上
早圖之也有旨切責各降級調外

十一月冊封

光南選侍劉氏爲貞靖賢妃○大學

士葉向高請有文震孟鄭鄞不允○御史蘇球疏理

財三要一明示會計之數以相稽一酌本折之寔以

省竄一究侵冒之版以塞漏○御史許允衡請除

撫許政○論復前降劉重慶何思輝朱欽相王心一

吳應琦官○貴州賊符國祿等窺板角關大掠村屯

○李可灼造成○贈徐可求官廕世千戶

十二月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苦守貴陽已歷四

序自援兵薨城失利賊逼營城下塘報絕迹城東隅

數處山岡賊居其上作廟樓下伐城樹官兵設計燬

之東南隅架廟進攻益急糧米罄于六月至八月而

民間之米又罄父子母女克相食矣白骨處處成堆

灰土幾盡士民向欲固守亦古今未有之人情也獨

恨撫臣王三善者受命撫黔業經一期當相商交叛

時尤從容就道閱牛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

越又五月音問杳然竟未遣一兵至亦未發一粒至

六張之文疾呼而不答有謂其故意延挨希圖賄

御擔者。至于總督張我續奉旨提點。亦無一兵至點。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尙在何處。此際惟有神兵。且暮間從空而下。或可救援。臣與張許結友于地下矣。○左都御史趙南星論人臣服官之義。以職業操守。二者程其才品。○加山東巡撫趙彥兵尙書銜。

天啓注畧卷十三終

天啓注畧卷之十四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兵 科臣宋學顯恭訂

癸三年正月總兵毛文龍效巡方官例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東征將士及海運委官以至朝鮮君臣經畧督餉部院司道登萊巡撫海防各道盡人薦贖御史江日彩劾其非制不報○御史易應昌進車砲製式○王三善解賁陽之圍擒賊將何中蔚三路進師使張孝山鴨池剿超出陸廣三善不能禦軍恣行掠掠賊皆守險遺財物餌之進土官蒙詔責陣先逃賊棄之官兵大敗姚旺等三十七將皆死楊明楷被執并力攻鴨池石砦土官覃宏化亦逃官兵潰無一人存。

天啓注畧

卷一四

二月鳳鳥集于大嵬

三月命中使頒賞邊關將士大學士孫承宗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刑皇上命使不遣大臣而遣內臣且以四十餘人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或以制而成餽臣願皇上慈憐使臣無以此行爲咎

四月貴州原任巡撫李樞陳新撫王三善解圍之功

言久困圍城圍門待盡三善命道臣何天驥將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楊世實將兵萬人從都勻進爲左部自將二萬同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劉超爲前部賊阿威勇甚道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三善之兵後至遂進奪龍里城安邦彥給其下私遁去賊衆退屯龍洞我師李萬舉進兵畢備楊明楷率烏羅司兵如堵而進賊亡者師乘勝抵城下鎮道廷之人三善不可曰賊去未遠不可即安遂管于城南設帳大雪中大移營宅溪賊遁陸廣○史永安亦奏三善親自督陣向日升召募前驅孤軍而脫重圍卽此是奇功何必論新獲哉第賊雖潰尙以全力歸陸廣四十八頭目惟安邦彥死於銃此際更加慎重賊必不敢輕出陸廣無奈險易未嘗舍皇深入先鋒楊明楷率兵萬人渡河扎營賊糾大衆接陣明楷奮勇抵敵蒙兵先潰雷光營兵亦潰兵將奔逃溺水死者數千明楷竟被生縛西賊糾蘭酋與安效良并力攻陸廣復并力赴鴨池與總鎮張彥芳交戰因泰兵浮糧將盡見賊勢重大未交鋒即夜遁而全營楚兵亦遁何監軍見勢孤遂同張彥芳退回威清賊衆勢亟擊以致各兵奔竄不可復止逃兵絡繹漫散而下心震

天啓注畧

卷一四

勦苗仲復肆荼毒龍里復爲占據屍橫四十餘里
恭議何副使劉鄉官孫鄉官楊舉人或家人被擄或
子息盡慘軍師李世將率兵三千被賊冲營幾損其
半軍安楊柳一帶所在流劫省城無續到之米兵士
採米民間擄其妻女其妻女既去之復害之即
避難深明者亦不能保今之急計惟有疏龍里餉道
以通會城疏濬平餉道以通平越今都勻圍尚未解
銅仁紅苗思州黑苗羣起爲亂逆苗造橋直欲進逼
鎮遠則急復還義鎮偏橋可使兩江諸苗無變○川
兵進攻永寧各路前進赴江崖圍又進取天台圍賊
其牛洞領數千人納降差官分撫紅漆四十八寨共
斬獲一千餘級

卷一四

五月川將盧世鄭擒僞御史汪澤遠又秦翼明擒僞
監軍夏奇雲僞給事中孔開通又周定邦擒僞將陶
勝顯趙日光等又湖將涂先容擒僞將宋可據等又
胡平表各部下擒僞都督駱文奇等者賊降水西借
兵四把魯仲英仙扎赤水河一半歸舊市入新寨攻
永寧之前將官羅乾象入蘭焚其巢○御史吳柱請
舉視學大典願陛下幸臨國學寵進儒雅博求海
內經明行修之士如李光縉陳繼儒等徵諸公車庶

幾執經問難之風先朝羅倫劄劄皆以直諫者聲
詞者如文震孟輩正未可少列在經筵必能制忠陳
謫昔漢臣謂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遠方於此則
倣○副將秦衍所收復遵義○賊黨安鑾素有反正
之志監軍趙邦清招之因其妻子爲賊符國貞所質
不果來會官兵敗奪質于羅科鑾遂約副總兵侯良
柱內外夾攻賊且規良柱意良柱許之遂夜發兵撲
賊屯在鑾內應國貞潰走鑾率妻子以歸邦清賞之
以示諸夷○朝鮮王李瑄爲其在僑所執餘久懷謹
逆與平山節度使李貴教練兵馬于外而內約其先
王廢妃王氏宮中舉火爲號領兵入宮縛瑄投火中
焚燬除遠自稱王賄毛文龍及賞使推官趙養志指
李瑄暗通奴酋爲罪其臣不服有自盡者文龍爲之
奏請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之督師侍郎畢自嚴言
不必議討不可遽封○貴州巡撫王三善奏報黔平
大計不恨兵力不如但苦糧餉不足若得四五萬金
旬日間便可收功
六月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開洪學平之
七月刑科曾汝召言張差一案發奸爲是風癘爲非
移官一案移爲是順從爲非至經撫一案殺師失地

卷十四

同則同罪爲是。左右袒爲非。筆削弗可輕也。○刑部定康應乾牛維曜李繼業失事獄詞。應乾備兵海澄而民逃與逃。渡海潛踪。維曜監軍清河督戰者。傳本爲失事。繼業在邊不聞汗馬。入關有似狼奔。蔡汝賢殺退一枝。已見報叙疎中。奔潰忽起。扶劍入關。非得已也。○辛亥以實錄加恩監修總裁官。○奴酋於四月間以金州近海。驅其人民盡入復州。其將劉興祚密圖反正。遣生員金應魁通於總兵沈有容。召兵取復州。巡撫袁可立疑之。兵不卽往。徐遣有容出海觀。舉而興祚已爲其下王丙所害。奴遂執興祚去。屠復州。并驅蓋州。永寧民東徙空沿海地四百餘里。○命大監王體乾魏進忠并阿母客氏子姪俱世襲錦承官。尙書董漢儒言會典及軍政條例並無故事。一旦便金吾世貴。盡爲婦寺之胞。不幾令武功人人無色哉。不聽。○御史李玄劾魏宗文挑激債事。御史霍鏞劾范濟世餽有婦骨。

八月葉向高揭請添註京堂科道。○祭內帑銀五萬兩。太僕寺馬價十萬。充勸進無賞。○工科陳爾翼言。私募四出。率皆市稅衙門。銷費無算。請停募使勿遺。○福建海上紅夷祭城于彭湖。○將行郊祀合朔。

甲馬內監令取之民間。太僕卿柳佐爭曰。御馬十四房。原備法駕之用。每歲費銀十餘萬。自萬曆來。何嘗百萬。而不以供一日之用何也。若借之民間。則候交納之苦。設久假不歸。京管將至缺馬。若行之今日。卽爲後日之例。有旨量借一千。

九月刑科解學龍奏曰。蘇轍有言。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所以害財而已。選兵舊額九萬四千。歲餉不過四十萬。今關門之兵亦止十萬。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二千。遞至寧前新兵月糧亦倍于舊。此餉之當覈也。遼清以來。召募四集。額兵不問矣。乃勸密永昌。天啓注畧。卷十四。六。覈招新兵。新兵日增而舊額如故。此額兵當清也。甲仗稍黃。給發不貲。一入營伍。則耗不可問。且閫管而逃。并閫管之器械盡去。甚至汰之。自官。不稍。此軍需當節也。奴長技在馬。我以火炮取勝。屬兵之克敵以步。羅將之攻守以銃。此馬兵當酌也。橫金者如雲如雨。則有軍件書記。捍門執爨。皆實餉所養。不以摧鋒而以占役。此冗將當裁也。因初。天下文官五千四百。軍職二萬八千萬。曆間文增至一萬六千。軍職增至八萬一千。今又不知幾倍矣。裁一官則省一官之與。皂公費。歲省數十萬。武職變替舊制。

比試不中于半傳三不中者降爲軍何不遵也國以民富民富莫如粟多京邊之米輸之民不啻倍給之軍每斛僅易錢百文是民費其六兵食其一耳而况轉作奸以相欺也○戶科陳良訓以防微之說進覲有旨逮治○刑部郎諱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鬼破敵兵部郎鄒維璉言軍伍之弊繇于武臣管缺飽中貴乃逐○鄒維璉言軍伍之弊繇于武臣管缺飽中貴之索而取償于卒伍昔裴度當國徑用高瑀而神策偵帥之風華爲今日大臣願之也

十月輔臣向高疏請停刑○越南星尙書吏部○已

太子生荒犯出也○癸未 上祭告 太廟及

那 皇于生荒犯出也○癸未 上祭告 太廟及南北郊日重暈旁生左右耳○初奴酋空金州城有海上遺民二百潛移居之毛文龍訊知遣將張盤往撫因僞報盤潛師克復大捷已而盤畏奴不敢進屯麻洋島兩閱月至九月初二奴奄至金州屠所居民遂遣兵麻洋燬其城而去文龍擒其敗復僞報遣兵渡江有滿浦昌城之捷斬首一百三十八級時登帥沈有容業以盤大敗聞下該撫查核撫臣袁可立奏言自金州空而張盤入所以有文龍之報及奴至而張盤敗于麻洋所以有有容之報至所稱滿浦昌

賊奴或二萬餘人不交一鋒未有可考然其舉狀放砲使奴奔命亦當優叙以勸得旨降勅褒賞文龍奏帑銀三萬兩勞賞將士○貴州督臣楊通中奏報將士左世選等破賊于洗哈羊雀○御史吳任言定平大興畿甸首縣作令者視如傳令轉眼報陞管委衙官署印一憑吏役虐小民憤爭細事數差狼坐魚肉甚至私債牽連竟行鎖押店家窮肉強食等語之下登容若此○李繼嗣等朝審出入長安門械扭悉令家人手持該科劾奏詔查監者罪之

閏十月大學士承宗奏關東情形曰八里舖兵民六

百中前所兩將兵一千五百居人可三千田五百頃高嶺站兵三千民可千餘田可百餘頃前屯將爲趙率教望其田表畷若鶩鵲之群登其陣高厚四周也可一千七十餘頃歲可收七萬石率教以去年率三十八人出守漸爲團結而今穡事獲獲城且肅然兵民可六萬撫夷將爲王教民近遷興水中後所將爲賴之甲地饒多貨兵民不下萬餘田可千餘頃尙荒其半中右所將爲王糧地饒于中後田可千餘頃而僅耕三百頃回恩春秒經過時今居然全盛矣曹莊民自團結五十餘家寧遠去屬遠去近城大面壞

始以熙天壽司版築。汪翊司鑿造。後先接河東萬餘人。令兵民不下數萬。此城爲必據必爭之地。促以今歲完築。其田一千五百頃。而佛種者四百頃。覺華島去岸十八里。龍官寺地瀕海而肥。土人附夾山之麓而居。可五十餘家。地蓋六百餘頃。舊城遺趾。可屯兵二萬。令龍武兩官分哨覺華。而於山巔爲臺樹赤幡。下泊遼船。北望黃毛山。南望劉家山。相對如兩門。其南麓入海。可爲堡。屯萬餘人。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園。樹赤幟。置砲於上。號沙虎。舟於下。海門天設。此觀不能飛渡矣。寧遠東陸行黃沙白草。墩臺宛然。二十里。

未序出界

卷十四

九

至雙塔堡。陸木猶存。十里至連山堡。城垣已盡。十里至單笠山。可立爲砲臺。望大紅螺。可百里。東用去鎮。堡堡三千六百餘步。海環其三。而東南有徑。而險。堡南爲葫蘆臺。西有瓦窪。衝海山之間。可爲疑爲奇。如以寧遠爲關。此地可當前茅。北爲塔山。卽中左所。又東北爲塔山。平衍難守。錫根木衝而西北爲紅螺山。西南抵威遠山。其東接康家山。折而東南爲蠟子山。遂至首山。其西則白塔谷。屋與水以西過於一片石。臣擬從望海臺。北接首山。立闔城中。有平原。河水環其下。可爲堡。直接康家山。以威繼光修創門法。爲臺。

垣約可六千餘丈。地當險要。可以盡收形勢于內。而外截東來之路。蓋據大勢于首山。而山海關在重垣之內矣。開屯之議。趙率教以修守之餘試之而效。總計五城三千堡。兵民不下十餘萬。而可田之地。當有五千餘頃。僱民力可占種者。計以三年起科。而因耕以鑄錢。因地以製鹽。皆關門稍行之而效者。今袁崇煥經管寧遠。查國寧督水兵于覺華。臣與鹿善繼得以備闕。城者備前屯。以守爲戰。以貽永遠。○南京齊庶人唐鑑與妄人陳鼎相謀不軌。卽時擒治。○川督朱燮元捷奏至。○漳州妖人王好賢爲人首發。撫臣

未序出界

卷十四

十

張鳳翔檄永平道岳和聲密捕之。和聲召好賢詰之。故使歸治裝。翌日會尉孫繼先擒之。觀之。還和聲言妖賊既去。地方無擾。繼先有功。可嘉。御史袁化申劾之。詔令仍緝獲。○毛文龍僞報大捷。稱斬首三百三十。詔賜全辦。獎諭。發帑金三萬兩充賞。○禮科郭興言疏訟清吏。程國祥劉永基張大猷。○虜王卜失恩。阿不害貢馬。○以毛文龍言。建顯應龍王廟于鹿島。○戶科孫紹統奏。日。卽宗朝南北。卿寺司正。少丞各一二人。總計不過三十員。今籍名起廢。添註總計一百三四十員。至今無地可置。部屬各有職掌。厭薄此。

而觀彼引手承錄則懸章行臺省耳目近臣親
取用今需求候缺比于倉廩下吏甚至彌盜小事
侈言軍功腹裏善地而託言邊俸撫臣節鉞以資
壓也近來欲疏京堂先速巡撫專制之肅未煖而
報已至藩臬司道陞轉倏忽人人熱心京堂祇知
化不管績成矣○尙書趙南星奏曰銓政之害于
進皆錄良心汨沒以爲當然若主銓先無良心則
獎而誰抑今小民皆在水火中而居官欲得京堂
巡撫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者救民莫過巡撫
德望威殘能使貪污解段其次則知府最急賢則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官不敢害民皆宜久任而優擢者近多討而得之何
惟謁選以計缺爲嘗也掣籤之法從所未有自舊歷
間始用之以示公遂有造籤之法計缺者無不如意
似宜變之以復祖宗之舊○叙畿輔平妖功陞磨
撫張鳳翔等○四川仁壽縣山裂○湖廣報牛豕
妖陝西報鼠妖

十一月丁巳朔冬至 上祀天于圓丘○以皇嗣推

恩皇親進封王昇新城侯貴妃弟范守仁都督加
臣向高等官廕○禮科魏大中駁故福撫陳子貞昌
濫請廕乞勅該部以會典條例爲例不得准舊手疏

例之例爲例○明素臨邊索賄官軍敗績于德
守將王楨被殺○尙書趙彥據總兵馬世龍報防奴
首○○令將王威等分備喜峯古北口桃林界河且
言前鎮臺兵始於戚繼光皆義武丁壯今改募北人
或法盡廢守望無人昨白馬關之警數十里烽燧不
傳○○王三善引兵深入大方既遇入大箐
黨陳其愚僞降三善信之遂留都縣其地令其愚招
安位及其母奢輝時奢輝母子焚大方老巢竄入大
灼安邦者寅逃匿藏金○趙彥覆奏貴州督撫
途中王三善意見參商請別設偏沅督餉官○王三

卷十五

善奏總兵麻繼借募使餉命逮之○錄川貴揭巢
圍功加朱燮元等官○以皇子覃恩廕趙南星等
送監凡四十四人○安南都統黎維祺不能御下政
在鄭松松威其子杜椿爭政搆殺國內大亂高平莫
秋寬乘隙圖復直入其都維祺交海上杜統兵要之
秋寬敗歸高平維祺復國杜令何倬爲諒山總兵
秋寬大敗廣西巡撫何士晉以聞

十二月奴酋棄廣寧四衛城盡遷其民於海上○孫
承宗請去極畧而移總督于關城以節撫若諸
君前據歸于兩撫而督臣時問焉罷臣督師以

二三或令臣姑還闕下得比議途之老馬如必不欲臣離闕則請去經畧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臣如推督臣則願有請焉不肯居東者勿推任撫不任勳者勿推同功不肯同過者勿推顧局而不顧安危者勿推如止以臣任闕城亦願有請焉終年不冷一觀則不能任不時予例定軍需則不能任不斷臣所奏請而令兵部議可否則臣不能任身同外吏無以自明李泌所謂待聖意殺臣而後去晚矣○承宗又奏登鎮不可議裁登鎮去三李河外華島只兩日風可至而東江路迂取金州于奴寨之後竟不能守乃天啓元年

卷十四

三

錢糧之給發先東江而後登存三月不餉者率恃腹之衆而責彼浪之功矣○錄延寧邊功賞歷又武官楊應聘穆伯祚等三百八十九人○御史高推劾奏傳本兵黃嘉善張鶴鳴當封疆淪喪一等謫莫展而延寧叔捷錦承世懸清夜捫心何以自安有旨不必追論○御史陳本言縣縣遭妖後歸里者不府官多斃之杖下一任胥吏變價索不許復業黔蜀之難將官各捨子女以相餽遺是承冠而夷狄也○蘇州通判楊姜抗忤太監李實爲實所參有旨逮問迨蘇周起元奏姜無罪詔切責之吏科許譽卿以紀綱日

替爲言併責奪俸○京師地震○韓城安人劉買德聚謀不軌知縣梁克順獲之詔巡撫諸臣優叙○雲南巡撫聞洪學請開建昌驛路○毛文龍僞報統兵千人渡海分三路從鎮江克寧戮陽行十餘日深入六百餘里至烏雞關奴酋禦之馬應奎僞退以誘其追躡至兩山間伏發奴衆大亂斬首二百七十八級○文龍誣奏其費盡王一寧罪遂治論獄○貴州撫臣王三善捷奏至言斬首一萬八千安邦彥奢寅僅以身免○朱燮元敗賊于永寧○毛文龍之弟雲龍諫其兄不宜屢誑朝廷安坐報捷文龍恨之妻弟觀天啓元年

卷十四

四

法廷誘特旨逮治○向高以三考晉官太傅上柱國四年正月丙辰朔長典民吳野焦作亂殺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王三善駐大方久軍心玩愒食亦既班師還省賊步步躡之至楊家海賊截路大戰賊敗復行又二日抵化節賊衆擁出圍之官軍據山頭繩賊果火焚山賊中起衝截官軍首尾不相顧遂潰三善中鎗落馬爲所執全師皆殺監軍岳岳具仰同知方明棟梁明泰副將秦明屏等皆執○川師入龍場擒逆首奢崇明及其妻安氏○向高請勿停添註以廣起用允之○御史楊建烈奏京通各倉穀米之

獎每厥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或以掛欠爲市面賄入則那餘米補欠或將耗米作檢頭聽旂甲歇家販賣而因之射利或放糧之日假各役討賞爲名用小牌照出米至數千者或射課市販賣紅餐與舖行每會五十石者或征返子母開月借米與各役而任意扣除倍得元寶者甚至剽削窮軍月米一石僅足八斗又縱令斛夫袋中仍有剩米而莫敢言者陋規大畧皆是以臣所聞惟主事劉萬春李孔度熊輝旦清介不苟表表一時至如主事蕭持壽劉震龍應離經察處頃復叙功起用是在銓臣核勘劾也○

天啓注各

卷十四

御史李應昇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稜今情面重而私入重而君父輕官爵重而倫義輕形存心灰則病在內財用立困之本大舍倒囊一洗洗淨無託手足不仁則病在外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空而歸者數挺不以除病而以增病則病在醫馬上海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扣而經撫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焉者何人關送封疆從未申嘗憲賴奏金城之率教幾蒙連虜之誅而爲有子賣款議叙力爭國本之士耳且各救黔之費而表可立安坐加餉那臣引去批答數行風采不得親望日甚

三月南京地震○毛文龍報擒斬奴衆三百七十餘又稱內獲真奴四名逮其二以二人解到大學士孫承宗釋以徇諸夷因奏薦文龍膽智與能殲奴○刑科解學龍奏曰自虎寧潰散中國未嘗探彼一毫消息而奴分布偵探如入無人之境田有倉廩就擒先有倉而歸去者不知凡幾奴不啻忘中國也則素一虜中部落殲我數百人而吞聲不敢問可慮也現在錢衣未有的數撫臣欲點閱而各帥不應無如之何收買馬騾硝磺盜盜甲曾無經驗各道與各將修飾情面茫然不問也兵馬操演不過千把總領百餘驍

天啓注各

卷十四

手放砲鳴喊辰集未罷耳大將搖扇爲樂事近且買美女于南都何等時而爲此也可農古儀束手莫支三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爲治第之資所貴大將爲其伸明軍令乃伴作家丁奸宿民妻及鞭打其夫便坐視奸淫道臣具摺而鎮將不理此何軍政也大帥之營逃亡倍于他將逃亡既多不可開乃取上莊軍衆首驚駭何不仁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而費五六錢築土爲牆一遇風雨露宿如故馬料草豈十扣其半倒灰不即呈報遷延昌支國家有多少金錢堪此糜擲也將領晝夜聚飲流連青樓弓矢器械十無一在

天下事尚忍言哉至于懲賞一節尤願與當事商之
蓋虜明挾奴以要我奴明借虜以困我謂虜受款而
爲我出夾力捍奴三尺童子知其不然也見錯謂得
奴之食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
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不可不深思也
川總督朱燮元處置頗首故地以赤水河爲界河以
東隴陽一路屬貴州以西至永寧屬四川就永寧最
道府與遵義相犄角

三月總督王象乾以母憂歸○孫承宗言捕獲奸細
紛紛見告問不招獄成制而審快之挫楚何求不得

天啓注畧

卷二

上

自遼脫身來者流離更甚大姓豪族流落中原靡室
靡家既苦可窮相親相傍動遇奇禍誠念陷身于外
者未必盡是甘心而脫身于中者豈其願爲惡黨我
當開一面之網借奴之殘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痛
羅織之條失我之寶以斷歸來之路○時各路承制
驅逐遼民淮揚之間巨室來棲者各遭奸徒侵掠于
女投溺泉臺慘不忍聞而江浙奸民汎海逐利者悉
投文龍爲主顯得入建州互市奴酋奇文龍爲郊游
殊參利發項倍往來滿精大獲建牙棚于東府莫之
敵猶嗚呼居民有不願者文龍將之爲奸細或新以

獻捷而遼民自此耗斲于中國矣○御史黃尊素以
星變陳言時事十失中言奴來鼠伏奴去燕怡快國
喪師者棠蔭血守孤城者薄酬又言大臣依違毀譽
之念轉爲撲殺倚面之心旁觀却顧致誤軍國
四月川貴總督楊選中體勅以王三善陷敵故也命
蔡復一代爲總督兼貴州巡撫仍賜之劍○侍郎董
其昌奏輯審中疏上進并薦李維楨宿學史才諳尤
用○漕運總督呂兆熊檮獲倡亂妖民金科馬永等

于江淮間○委毛文龍體訪朝鮮篡國事○文龍奏
報張整敗奴于旅順○刑科傅繼淪左光斗魏大中
不宜與汪文言相解請確其職以爲比匪之戒具言
汪文言門役濫竊中書交通內外當誅特旨下文言
詔獄○左光斗疏辯擬已實比匪不利清吏鄒維理
程國祥之在吏部與魏大中之轉吏科必欲逐之畏
臣持清議一併羅及將用部輔忠陷毛士龍故事矣
大中亦上疏辯有旨命到任科道甄淑袁化中各覈
爲左魏剖白○大學士向高疏乞致仕具言臣之題
用汪文言事迹甚明而光斗大中之與相善尙屬賾
昧言官之訐奏衆不可開駕帖之傘人漸不可長有
旨慰留○初文言宿依中官譚說朝貴開向高爲之

天啓注畧

卷二

上

肩題中書中外咸倚以相通已而自謂得朝貴聲援
揚揚考耽訶斤縉紳人皆側目風波所借遂貽縉紳
之烈禍○少卿范濟世請封李選侍爲妃○女將秦
良玉奏其弟秦明解夔于王三善之難其姪佐明解
明突圍重傷有旨勞之○禮科劉懋民言民間實
日甚貧吏沿習成風因舉雲南一州守故謬指金
爲銅強納之府寺入應天一府守行文于各屬徵
弊有正四正三之別又舉先年一張御史單騎赴郡
親訪官評一時風清弊絕願巡方諸使共被情面以
除民患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九

五月魏大中到任而恩有旨互泰未結何得到任刑
科傳德言明旨忽二忽三朝端且疑且駭大中之進
退與微臣之論副俱未明白于天下至如汪文言十
命作奸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恣其游移矣近臣
因不測以示私將忠臣避中旨而籍口○福寧州軍
變時州守王其食澤不能理事州同徐士璋一應事
官林廷貴益竊賄賂軍民皆怨張天錫王一懸揭竿
而起大厚官吏凡十二日而定○許顯純掌兵鎮撫
司理刑○內傳出聖諭毛文龍屢獲活夷功雖微
亦復遼之端在斯朕心嘉悅其稱奴酋賄買西虜意

不在小傳與權鎮總官防禦謹慎盤詰奸細毛師
用作速解解○大學士向高求疏云年來人質全
門起復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平共欲智之以彌縫
調劑今日縮手而莫知爲計矣○掌錦承衛田爾耕
以緝捕有勞廕世百戶加太監魏進忠原歷姪二統
賜進忠名忠賢○荊州按臣史永安與學臣劉錫玄
互揭部覆永安在國城時欲發都司黃運清出往新
添平越催兵懼其不濟復欲自往錫玄疑永安有去
志再三擊留揭稱欲護撫按出城自請督城作質待
威永安疏奏錫玄獻城賁路陷兩院而自備生并侵
元春注畧

卷一四

撫臣李樞合三臣而論永安巡遠自視全城功爲第
一錫玄言語小過難泯其大節李樞抗大難萬族一
生從前被論可恕○登撫袁可立奏旅順去皮島嚴
連恐毛帥邊長難及而登撫之駐師提相謂宜與文
龍近據文龍塘報又欲其違請分旅順屬登萊庶東
西各分汛地

六月吏科許譽卿奏曰東南之境羣猾伺喝僥人財
富家兒多在恐不制非有新木揭竿之勢也必如其
法人固無怨如指龍華蛇山名色以羅織之恐吳越
江淮之關汲汲未遑而吾事者恐其不亂及形見

而束手曷若不擾爲得也○兵科章允儒請核兵額
裁恩廕○孫承宗進呈軍營圖冊○傳魁陳良訓
訥各統攻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鄒維璣○魏廣
嗣秉議朱國禪朱延福各大學士入閣○左副都
史楊漣糾劾專廢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日票擬託重
閣臣責無他卸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
批壞祖宗之政一也周嘉謨劉一燾顧命大臣一
觀捧御手定大計嘉謨義斥養性清官禁皇上
忘之忠賢使孫杰論去改先帝之臣二也孫慎行
執春秋討賊之義鄒元標明萬古綱常之重忠賢
天教注界卷十四
之使去而於黨議選侍者加蟒玉以贈行親亂賊而
警忠義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紀執法如山羽
正清修如鶴忠賢與沈淮交構陷之不容立朝之重
臣四也嚴重莫如故卜妄直金甌之伏字圖爲私座
之私情五也廷推皆不正懸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
不測之機權六也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徐
相抗言稍忤忠賢盡令降斥竟阻賜環七也傳聞
中一貴人荷上罷注託言急病立刻掩殺皇上
保其廢嫡八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聞之矣忠
情肯勸今自盡皇上不保其紀綱九也中官有

已無成男乃機常流虹之祥化爲彗星翌月之
皇上不保其子十也先帝育官操心慮患養
年安一人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戡安有微忠
賢籍旨掩殺肉飽狗彘擅殺忠義十一也討賞計
顧王言屢奏建坊築壘規制備喪十二也今日
書明日廢錦衣不知有何軍功相業襲朝廷之名
十三也用立物之法以示威拔陷皇親欲動搖
十四也生員章士魁以平鄉望傷其墳脉托言開
而致之歟十五也伍胡二生以牧地細事徑擊黑
草帝士命十六也且明懸監誘之令于臺省科臣
天路法界卷十四
士機執糾織監竟停其陞遷十七也且開羅獄之
行稽紳其鎮撫劉喬不肯殺人婦人竟令削籍十八
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魏大中奉旨忽傳詰
責煌煌天語信手任心十九也傳應星等造謀害
日夜未幾不至與周文之獄刑黨錮之碑不已二十
也創肅寧新城作鄒塲深計二十一也同奸輔沈淮
刺立內探親戚羽翼立互盤踞安知無大盜剽客
人忠賢兼有劉瑾曹吉祥事意欲何爲二十二也
香孫州鐵騎如雲驚彈傳呼其歸也駟馬羽幢青
紫然乘輿二十三也聞今春走馬御前皇上射

其馬忠賢進有傲色退有怒言二十四也宮中府
大事小事悉皆忠賢專擅奉奏之旨反覺皇上
名忠賢爲貢涿州之行星馳票擬待到始發天顏
尺之間漫不請決馳候于百里之外向爲有天子
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及今不治不知宗社何所托
疏入督中兩日忠賢有乞罷疏付閣票擬向高請并
發連疏參詳內有旨先慰番忠賢而後傳旨云一切
政事皆朕親裁宮閣事情嚴密外廷何以透知毒害
等語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楊漣尋端沽直始置
不問是時使向高不請漣疏而於忠賢疏溫言令歸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三

私第未必無可沮之理而向高必欲彰已之名不肯
默然幹濟所以激至于一決云○吏科魏大中等公
疏言漣未蒙褒票而忠賢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
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
賢罪案代其任咎忠賢逆德代爲分割自疏自票盡
出忠賢之意恐漣疏未及省覽也懷冲太子何忍不
育裕妃何以革封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
亡未有其事而不傳之外者忠賢不戮客氏婦
恐左右盡忠賢客氏之人皇上真孤立耳有旨下
魏大中于詔獄向高疏救乃廢○太僕少卿朱欽相

吏科許舉卿御史李應昇袁化中戶科陳良訓禮科
劉應各請疏請斥忠賢詹事翁正春各科熊奮渭朱
大典陳奇瑜吳弘業霍守典孫紹統楊維新各道劉
璣劉芳房可壯洪如鍾李喬嵩郎中綱維題各疏奏
忠賢罪惡俱有旨以治直不諂貴之○尙書趙彥等
合疏請退忠賢有旨不必以此過計○卿胡士奇等
合詞論忠賢有旨不必借此沽名○御史胡士奇奏
曰皇上獎賞忠賢任事過直未知忠賢所任何事
果朝事耶高皇不許內官干預政事果家事耶恩
人供掃除奉芥免小忠小謹不可誇之皇上席捲
恬寵爲伏莽之戎不可言也不報○傳旨召閣臣向
高等至乾清宮不見上而退○向高爲諸臣所請
亦上疏請忠賢自罷并乞罷內操內傳旨楊漣非無
因而奏卿等或見其肺腑追惟往事何忍忘忠賢之
勞聽其陳請乎○賞魏忠賢獲僞錢功○郎中萬璠
劾奏忠賢盡權擅利諸不法狀有旨逮璠杖之內侍
羣毆于門立斃○卹錄大方陣亡將吏四十五人○
內侍胡進乘馬入禁門殿傷衛士巡視科臣杜三策
劾奏置不問○御史林如翥題城有火者曹進傳聞
與坎人命搶財聞于途勦欲奏之皆願受杖免奏數

天啓注畧

卷一

三

日後萬端禍作。忽中旨逮汝。廷杖。蕭懼亡去。舉內侍疑向高匿之。百餘人直入私寓。辱及婦女。鞭罵坐索。向高奏之。置不問。大雨雹。撫宰侯朱。吾爾請處分忠賢。以靖蕭牆大禍。有旨奪俸。江南大水。冊封。先帝選侍傅氏爲懿妃。李氏爲康妃。○擒蘭賊黨十三人。

七月林汝翁自請遷化獄。撫臣鄧漢爲之請。詔仍廷杖之。紅夷屢授闕中。燒劫西察古雲一路。撫臣南居益請嚴販海之禁。六科廊火。南科楊棟朝劾奏。劉忠賢搜括南都之害。御史李應昇爲慘狀。舊

學訟冤黃尊素。王振奇杜三策周洪謨。萬言揚疏。繼上有旨報聞。御史劉廷佐請誅忠賢不報。勅封關神爲帝君。大學士葉向高允歸。

按從哲爲魏黨所借。其人可知。律以春秋弑逆大義。或謂迂遠。然以封疆爲戲。漫焉催戰。斷送完全之遼。紛紛召募調發。騷動天下。反者四起。所急惟請帑加征。絕無管辦。幹濟空帑。藏開閭以供姦索。毀壞國家。至今爲病。向高但知誦下求名。不思爲國敬事。經撫去發。急如水火。而必會議。俟再議終成兩可。究以不戰而潰者。謂之熱心。拚敗爲功者。

錫之重賞。所急惟請深註起廢。而不問所委。信忠賢之叢外。養文言之靈。視從輕薄乎云云。易名之典。兩人當在。景謬之擬。而日端日忠。不已過乎。

八月。禮科。看守典請申明會典。與臬臬之禁。○南兵尙書。例道亨等公疏。諸士。劉忠賢。祭。劉忠賢。殺中。等請納忠言。以安宗社。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皆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

九月。諭發內運庫及新造軍需器甲。差太監劉應坤紀用。閣文齋至閩門驗收。仍諭大學士。承宗行邊二

六。李。注。見。卷。十四。

載。拮据勞苦。特賜蟒衣彩段。戰守各官。軍行間。有。力。編。御。前。銀。十。萬。兩。聽。卿。不。時。賞。功。凡。軍。國。大。計。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中。奏。揭。封。固。徑。送。朕。前。朕。時。佇。望。焉。○毛。文。龍。大。張。告。提。獻。俘。奏。稱。去。秋。有。牛。毛。之。捷。冬。有。烏。雞。之。捷。今。春。夏。有。金。州。官。屯。高。嶺。復。州。海。州。登。陽。等。十。七。捷。自。金。州。旅。順。蓋。州。清。河。寬。奠。營。陽。鎮。江。計。地。千。有。餘。里。處。處。設。有。兵。將。先。發。制。人。前。後。共。斬。首。七。百。生。擒。活。夷。十。四。名。獻。之。闕。下。血。戰。諸。將。宜。亟。賜。加。擢。以。示。激。勸。其。陣。亡。官。兵。三。百。三。十八。名。併。乞。優。叙。表。幽。又。俘。至。長。安。僅。夷。十二。名。兵。

部傳單會皆三法司刑科河南道畢集內止五人似是眞夷哀號莫解何語其餘幼童幼女老婦歷怯尋瘦顯係無辜于是道臣袁化中上言海外之戰提未可知然在我未嘗斬將奪城在奴不開喪師失地小俘獲何足獻俘伏文龍或擒佟李二賊或俘奴父子告廟宜提賞功其於國典方重也不報○孫承宗請戍罪臣楊錦熊廷弼王化貞不允○是歲江南大雨連三夏湖水海水皆溢禾麥無收南工科徐憲綱爲蘇松常鎮四郡民告急請緩征派以息亂改折漕米以救滴瀝不報○磁州漳河西畔有土忽自墳起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三

耕民發之得玉璽一枚龍紐龜形方厚四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撫臣程紹以聞

十月福建撫臣南居益捷奏至先是紅夷久據澎湖風濤洶湧官軍難近守備王夢熊屢征之不克撫臣十六月內督師進攻夷守風櫃一城令夷目赴鎮海營求開一路又捧攻噶巴王檄文投撫院願拆城還地撫臣許之果於七月拆城運米下船開洋盡去獨有一樓爲高文律所居不去官軍薄之獲十三人○進封皇親王天瑞郭振明侯爵○山西撫臣缺會推謝應祥御史陳九疇言其皆毫不堪疑吏科魏大中

有私內肯九疇大中及吏部員外郎夏嘉遇皆降級調外尚書趙南星都御史高攀龍各引罪求罷免之科臣沈惟炳論劾亦降調大學士韓爌朱國禎奏云以一事而去兩大臣肯從內出徑發不錄閣票有傷國體內報旨云蒙臣憲臣全無公論不必裁解○大學士魏廣徵陪祭失候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禮科劾之有旨置不問廣徵上疏托疾言不過罪止失儀而已此輩曉曉不顧路馬云云御史李應邦奏曰言官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天子改容廣徵父爲言官得罪開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徵不念乎奈何斥之爲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三八

此輩疏入罰應并停一年○選郎張光前以家臣之去自勅求退允之○內出聖諭大小臣工曰元克已放萃小未安本當根株盡拔念雷霆未能驟施論爾徒衆始與維新沈滌腎腸脫胎換骨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然其稔惡嫉夫善類將力行祖宗之法決不雙姑息之政矣斯諭蓋魏廣徵所草也初忠賢自結於東林用崔呈秀交通欲籍爲外援比高攀龍掌院首發呈秀賊稿誘去忠賢恨之故與文言之獄將以警勸諸臣及楊漣疏入忠賢顯然自絕廣徵平日氣不喜東林力非其父叔允中允員所爲遂欲傳

忠賢以行其志攀龍逐而呈秀復召爲御史小人爭趨時事日甚忠賢不復有顧忌矣

十一月署吏事侍郎陳于廷會推定尙書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各上內出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渾亂已久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針刺果正抗旨癯私三克既倡率于前誰敢不附和于後楊漣怙惡不悛注籍縣門于廷連光斗俱念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革職爲民追奪誥命○御史袁可立房可壯選郎張光前疏認會推與聞各降調○起崔景榮尙書吏部李宗延以吏尙書掌都察院○戶科陳良訓

天啓法累

卷十四

元

請仍令推故事存舊章于勿湮留清議之一脉疏入降級調外○大學士孫承宗奏稱遣將分哨已畢人入喬楊被入朝恭賀萬壽面奏機宜與諸臣商確可否○聖諭承宗既膺重任一身安危所係或還山海有密計封進勿再有托陳○毛文龍以李永芳招與同叛私書上表有旨加文龍左都督賜蟒衣加陞其幕將陳繼善等七八人爲參將遊擊守備歲運糧二十萬候卹陣亡將士家○內旨切責大學士韓爌引疾歸○戶科陶宗道疏去疑衆慎名目鑒下情三事降級調外○御史馬鳴世請飭計吏

十二月以御史梁夢環奏復逮汪文言○召還御史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

五年正月勅諭毛文龍聽朝李傑襲封王爵○禮科劉懋愼請嚴誹典○左副都御史喬應坤在道奏李三才爲黨魁張問達趙南星高攀龍曹于汴俱然爲同黨

二月內出聖諭湖廣江西福建山東試錄策問有誤設朝政語將正副考官八人俱降級調外○御史楊維垣奏李侍郎王之案官○大理寺徐大化誣奏楊漣左光斗招權納賄

天啓二年

卷十四

元

三月奴制平金州城兵驢旅順文龍不能救守府張盤被執朱國昌戰歿○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雲南撫臣閔洪學奏報擒獲逆首安世龍○賜余煌等進士○黔將魯欽劉超兵潰于水西督臣蔡復一自劾并條上方畧○議遷徐州新城于雲山○諭獎毛文龍遣大監王敘政胡良輔冊封李傑爲朝鮮王○撫撫司許顯純勘問汪文言受魏忠賢旨羅織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舉冒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建鄧漢盧化熊夏之令王之案錢士晉徐良玄熊明遇施天德請勅下法司忠賢仍發顯純嚴究文

言備極五刑呼天不言顯純自爲獄詞採楊維垣論大化所奏誣本謂龍廷弼之被獄皆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受賄使然于是內傳言遺提騎逮龍光手化中大小朝瑞大章其趙南星等削籍撫按提問追贓四月竊建撫臣南星益添設澎湖守禦兵將○科臣霍維華疏稱三案是非大畧言據立之時乃從哲范濟世顧從俱在何煩劉一燝楊澍左光斗居功排選皆者王安一人而李進忠劉朝無罪擬斬非黃克癘辦事選侍何以安其生濟世請封一疏令人痛哭不紀不后而何以垂簾風顛之張差劉廷元岳駿聲口詞明白備當王之案陸大受造解繆之說聞聲骨肉孫慎行起自田間借道紅丸加從哲以弑逆之罪小人永望風旨獨黃克癸王志道徐景濂汪慶伯鑒鑒足祇一時之柱江西監生楊維休草莽一介何從而注朝廷之起居伏乞將一應章疏宣付史館以垂信史○兵科工鳴玉請修舉屯田○聖諭工部三殿工程宏鉅各監局太監恭進助工銀十四萬兩發二廠收貯

五月御史顧宗孟請禁三科武舉濫受欽依○御史張桓陳驛運之累○岳駿聲自疏起用王之案逮訊

追贓○科臣楊所修請將三案章奏大畧編次成書刊行天下○戶科薛國親請嚴庶吉士之選

六月浙江撫臣奏獲紅夷船二隻裝二十八人報捷○有胡汝鍾自稱越國公胡大海七代孫助奇應襲取紹興部願自督親下勦奴有旨軍前使用按越國非封爵大海無子德濟以失機削官沒于改亦無子別有東川侯胡海以監黨成大海奴之牛距此無七世可及之理○兵科陸文獻疏曰奴酋棄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怠也議奴以爲老而歇思而病者應懸之談也毛文龍孤提一旅駐扎平島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白不遇是去歲八月金州創十月旅順陷若罔聞知何勇怯爲兩截人豈一旅能制奴之必命哉○雲南撫臣閻洪學奏報收復雲益又報敗安效良兵○下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親大中楊連于北鎮撫司獄許顯純先斃汪文言竟成獄詞日夕酷刑拷比

七月修撰王應熊條議西南五策○蜀府長史曹大受條奏制夷之畧○御史倪文煥誣奏李邦華周順昌林枝椿取內旨削籍○吏尙書崔景榮引疾辭任○兵部議覆旅順事宜○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苟安焉以觀時變漸乃成棄遂有平心間有新獲張

大之廟堂之上。不得不過情獎許。耀威遠方。是成一道也。夫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則誣也。以爲撫招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爲奴。盡則不可少矣。文龍實量旋順于度外。而反乘部題之改。以拾其棄。可無問也。

八月科臣吳國華劾奏曹欽程穢惡。內傳旨國華及周詩雅熊江俱爲戾。○內旨追奪李朴于王立諸命。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內旨鄒元標孫慎行。從吾余懋衡俱削籍。鄭三俊畢懋良閑住。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許顯純梟楊漣于鎮撫司。○尙書

卷十四

三

周如鑒侍郎丁紹軾黃立極少詹事馮銓俱入閣辦事。○毛文龍獻俘解活夷七名。稱中路逆去二名。行至廣鹿島。文龍另解六人。將前人換去。科臣楊文岳言。俘夷重事。忽然解來。忽然換去。前解者不知何以處發。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段。倏更倏替。在既不重。殺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不報。冊封任氏爲容妃。○魏忠賢命決熊廷弼傳首九邊。

九月御史張繼孟陳江防八要。○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悉爲許顯純所梟。○御史賈繼春請定爰書。魏忠賢取旨。楊漣左光斗串通王安倡爲移

官之事。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黨護熊廷弼。破壞

封疆。貪其重貲。託汪文言內探消息。巧借別題。以掩

罪。廷弼已決。楊漣已死。顧大章係同惡。送法司從重

擬罪。爰書既成。頒行天下。傳紀小說。嚴加禁止。○孫

承宗奏報陷沒大將。○用科臣陳序言。取內旨坐孫

居相貶銀二萬一千兩。金九十兩。下撫按追併削梅

之煥官。○用御史卓邁言。削李楊錫江秉謙夏之令

爲民。琰余令中林一桂起用。○用御史倪文煥言。

起用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削李桂景榮。李孔度爲

民忠賢傳旨。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誤封疆。差官扭

解來京。吳世科昌濫兵餉。拿送鎮撫司追賑。○賜太

監魏忠賢印信。○用智銀言。削李解學龍侯恪。○用

御史趙胤昌言。削李李達劉懋官。○尙書李養正周

應秋承魏忠賢旨。定顧大章爰書上之。大章自盡于

獄。坐班四萬兩。行撫按追比。○逮忠世揚至。下許顯

純銀鍊。

十月朔奉妃生皇子。官妃父錦承。或云妃故客氏養

女也。皇子年半歲薨。○川湖督朱爰元陳會勦機宜

言。水西安西向化日久。忽因閩酋搆搆。用兵四年。養

安首地方千里。內則四十八目分據。外則苗酋爲之

卷十四

三四

羽翼計能戰舞而不下十餘萬所倚爲援者多在烏
嶽所恃爲險者不過思圖耳漢之正兵須出雷益通
放良佐關而別布尋可以杜其兇蜀之正兵宜臨畢
節扼諸夷而別出龍場以奪其險然之正兵宜歸音
定徑趨遂巢而別出陸廣鳴池以揚其虛粵西之兵
徑出泗城聲勢相連臣率大兵經道義期會並進
建義逼近普地運餉尤艱自江津挽舟五日而至
江恭江起早八站抵府臣駐紮江須餉集而治兵未
有張空拳而能作事者倘籍天威立致底定名爲多
實實節省也○上宜尚書高第至文華殿賜坐蟬
六春注夏

卷一

三

王帝銀幣命經畧朝鮮○中書舍人吳懷賢私評註
楊澆疏稿及遺工部郎吳昌期私書有事極必反反
正不遠語忠賢命楊雲鶴擒之下許顯純拷掠
其妻女悉斃○御史潘汝願誣奏朱世守楊一鵬劉
策陸完學○魏廣徵失歡于紀忠賢遣回籍
十一月用御史梁克順言削奪趙時用陳以開官極
之煥提問追贓○主事袁玉佩請削趙彥世廢并毀
鄉糜京觀碑○自寶少卿劉志選疏蔡孫慎行禁內
高張問達并請發前後論進集疏付史館○以皇極
殿堅柱加恩閣臣顧秉謙丁紹斌黃立極馬銓嚴

劉忠賢部司臣黃克縉崔呈秀李養德楊夢泰潘
○員外郎胡芳桂上疏自辯命削奪胡承順陸師賢
易應昌房可壯歐陽官○削奪陳熙昌陳子壯父
子官生試錄語判時也○周如盤回籍○用張訓言
成故尙書趙南星○用御史王時英言削奪劉可法
唐輝官胡世賞閑住○用梁夢環言削奪張潑徐和
翰官唐世濟閑住○錦衣田爾耕違執僧人本福有
詩扇爲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議判時事忠賢出旨逮
之○御史田景新奏論唐世濟王惟儉王孟震李牛
俊將謹傳旨各削奪○用禮科李恒茂言削奪莊欽

卷一

三

薛孫之盜官○用尙書卿吳殿邦言坐禁王家莊銀
十萬兩削籍提追○內旨下刑部沈有瑞贓銀一萬
七千兩行原籍追○內旨削奪心湯籍○用御史張
樞言削陳伯友肅毅中籍○毛文龍解進得喪二名
有旨免告獻○御史徐揚先參侍郎董應舉○浙江
撫按奏尙書丁賓賑濟鄉里大義命加太子太保實
辭不受○削奪錦衣官周顯祚等
十二月朝鮮臣李廷賢其主韓淵丑義立應之國內
大亂登撫武之望檄毛文龍救之文龍以守土爲言
不肯行之望奏海外情形微變兵部覆奏文龍所謂

守土。僅守須彌島之土乎。宜嚴飭以察非嘗。○用御史倪文煥言。金世俊追賍米萬鍾。王繼謨劾奪。○用御史王業浩言。劾奪馬孟禎。韓奇象方有度。○用葉有聲言。劾歐陽訓。程學程公。罷官。○用御史何可及言。劾董元儒。倪應春官。○尙書薛三省致仕。○用御史陳府諫言。劾李劉廷諫。孫必顯。革職官。○用御史石三畏言。劾李剛。劾沈儼。外張廷拱官。○用御史盧承欽言。劾李曹珍。董應舉。李遇知官。○用刑科潘士聞言。劾李吳之驥。施榮都。鄭宗周。何顯宗官。○用吏科趙興邦言。劾李練。國事李玄。王昌祚。霍鐵。楊新期官。○用御史劉宏先言。劾李誠。自省。賴良佐。張篤敬官。○用科臣沈兆先言。劾李周布。令蔣允儀。趙廷慶官。○賜尙書黃允。繼馳驛歸。○登撫武之望。加兵侍郎。○御史吳裕中。劾奏閣臣丁紹軾。取內旨。祿中廷杖一百爲民。

丙六年春正月。御史陳以瑞疏。奏少卿劉蘭。郎中吳維祺。呂克孝。閑住。○曹欽程。賍穢狼籍。爲刑科潘士聞所科。削籍。○內諭都察院。王之案。周宗建。張懷言。熊明遇。方大任。及楊連左。先斗。顧大章。家屬。行撫接。趙。賍。勒限還解。○聖諭。逆奴將至。右也。不過爲掠奪。

糧草之計。而籍茲爲何。政逆奴天亡之日也。尙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其申嚴法令。逃者盡斬。如再仍前僨事。厥決不爲姑息。○順天撫臣申用懋。奏。薊鎮邊垣。連年塌塌。班兵約量。歸。齊力興修。○奴酋入犯。圍攻寧遠。日哀崇煥。禦却之。○聖諭。哀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朕心嘉悅。○發銀十萬兩。爲犒賞之資。

二月。哀崇煥。食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各總兵。都督同知。○順天府尹沈演。陳制禦十款。○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劾御史石三畏。籍。○下劉鐸。刑部獄。○本福。屬詩。爲歐陽。彈所。探。并逮之。○盧。簿。大。駕。功。完。魏忠賢。加恩三等。○御史徐復陽疏。奏。曾汝。召。魏。士。前。郝。士。膏。司。禮。監。傳。古。汝。召。羽。翼。移。官。士。前。倚。恃。能。廷。鄧。士。膏。策。文。誦。上。并。前。降。方。達。年。章。允。僞。顧。錫。瞻。丁。乾。學。熊。奮。謂。李。繼。貞。俱。削。籍。士。膏。坐。賍。提。追。○復陽。又。疏。黨。根。宜。拔。移。忠。祠。于。城。外。以。泯。書。院。舊。迹。滋。贖。宜。奪。鮑。應。鰲。陳。大。綬。爲。邪。臣。王。允。成。疏。薦。宜。從。削。奪。○成。張。慎。言。遠。周。宗。建。移。昌。期。○劾。總。兵。楊。繼。籍。○徐。兆。魁。周。應。秋。徐。大。化。希。魏。忠。賢。旨。定。惠。世。揚。夙。罪。○忠。賢。取。李。貴。空。印。奏。稱。填。周。起。元。等。名。參。奏。取。

內旨周起元、顧嗣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俱係黨。遣官所建問。海鹽戲子武長春舊爲毛文龍門子，見逐落來京城，與同夥李應試、李柱周、應元、李維、薛奎、酒館集唱，爲人所告。東廠坐名長春爲李永達之婿，送刑部擬斬立決，傳奉內旨，忠順獲奸細有功，封住良卿肅寧伯。○內旨下周顯祚等徵坐，雖退比三月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官軍連戰數日，總兵魯欽在陣回營，賊兵逼之。夜半官軍大潰，欽自刎。○經畧高第引病免，袁崇煥爲巡撫。○諭發帑四萬兩，并各宮及太監所助共銀十六萬兩，以應用神機。

宋一冊

大小號砲一千八百位，捍火藥二萬斤，鉛子十萬斤，弓二萬箭六十萬，刀二萬，着太監劉應坤、周文紀、用孫茂枝、武俊王、浩朝、鎮守山海關。○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疏，參論屬對禁近之人奉旨，周大成、久依門戶，鄭崇光見在追匪。汪汝祥、汪湖皆汪文言宗族，俱削籍爲民。○侍郎崔呈秀直隸要典之原，大約追獲閹宦圖說，受危絃議，妖書所繇來，曲排鄭貴妃，奉嬪之實，以爲護持，固本者罪，又以癩人關入宮禁爲偶，然進藥爲忠愛，移宮爲悖逆，曲排方從哲，阿姦之實，以爲擁立嗣皇者罪，而歸于東林之標榜，決裂動搖。

天誅未有湧懷小品，先行誦誥，欲借以排陷朱國祿者，比忠賢命讀小品自序，以爲開話，而國祿免于難。○定肅寧伯第宅，朝房。○御史李樸芳劾罷元詩教。○御史何早泰劾大倫魏說制奪。○畢自肅代袁崇煥爲寧前道。○王之臣經畧遼東，聞鳴忝代爲總督，封西洋砲爲大將軍。○刑科黃承昊奏散遣遼人出關。○安徽統眾阮劫麻姑孫官二堡，遂至貴州城下。撫臣王職按臣傳宗，諭各疏告急。○四月，毛文龍俘解夷二十九人，稱是八金寨之役，活擒真夷，在陣遺棄鐵甲二十一領，灰馬三十八匹，陣亡官兵五十三名，兵科薛國光參言文龍海外數載，自信牽制之能，朝中亦推牽制之功，今正月奴大舉入犯，屠掠內地二十餘日，已班師操演，瀋陽一似不知有牽制者。文龍所報，尙是去年十月事，其於大舉舉乎未聞，何益於封疆大事哉。奉旨奴犯寧遠，已經三月，文龍竟不知覺，何云牽制。據所住須彌島去奴寨二千里去寧遠亦二千里，遠不相救，文龍當自審處，以圖結局，毋行以獻俘塞責。○都察院周應秋奏，削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官。○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總司獄。○逮駢至無錫，高攀龍先一日自沉池中，遺

宋一冊

史 5 - 296

表云臣雖削籍。齊屬大臣。則厚固免。此百
積首謝恩。以效屈平之沉。○忠賢傳言。成熊明遇黃
龍光鄧洪鄧維連徐夏彥。○叙寧遠功。閣臣顧秉謙
丁紹軾黃立極馮銓與原任孫承宗魏廣微各錦衣
世千戶。殿臣魏忠賢加恩三等。世都帖譚使劉應坤
胡良輔紀用陶文尚書王永光各廢子錦衣官。袁崇
煥如侍郎。潘桂趙率教左輔。朱梅祖大受諸將各陞
賞有差。○江南桂王毛一鷺以蘇州民變聞。先是綏
騎之過吳下者。騷擾暴橫。吳民爲之罷市。及周宗建
○綏騎索賂無厭。吳民洶洶幾亂。周順昌之逮也。一
鷺素不協于民。而順昌仕閩時有惠
政。閩人之商于吳者。聞其難。皆泣下。思就香送之。順
昌故持身節儉。閩黨亦皆誦德。及綏騎至。順昌因服
諸公府。綏帥索賂未滿。不卽開讀。錄是街傳巷。播人
人皆來看順昌。有頽佩韋者。先夕飲諸俠少于家。酒
酣語日。明日周吏部行矣。或曰。比魏忠賢矯詔也。則
皆誓且泣。比開讀。諸生王節劉羽儀沙舜鳳文震亨
楊廷樞等。率擁一弩于門。乞代士民祈請。一鷺呵之。
民衆一擁皆入。有直前問綏帥。綏帥厲聲曰。東廠嚴
旨逮官。何容見黃輩。衆譁曰。固知爲魏賊矯詔。空

拳競搏。萬衆狂呼。一鷺逃于廁。綏卒或匿斗拱間。
升屋走。知府寇慎挺身號諭。衆素服。俱乃漸散。而
猶未已。適綏帥逮李等。素有道經胥江。柯留驛官。求
供。應衆怒。復集逐焚其舟。沉其輜重于水。諸綏騎
汨水而遁。越數日。民情稍定。順昌間行與綏帥出。變
聞。忠賢大駭。綏騎遂不復遣。已而一鷺密捕顧錫
韋馬傑楊念如沈揚周文元斬之。而黜諸生王節等
五人。○贈劉光復太常卿。○李應昇聞蘇州之變。卽
辭父母。迎綏帥于途。綏帥張有成清謹知變。以詔送
常州府。不開讀。竟去。是時州縣民疊苦綏騎之虐。素
思秉事援臂。聞綏帥去。乃散。○李應昇周順昌至京。
下北鎮撫司獄。○郎中李自春改吏部郎。閣臣顧秉
謙索其重賂。自春拒之。尋取內旨別奉。
五月許顯純整修昌期于獄。○應天巡撫毛一鷺勸
奏毛士龍充戍。夏嘉遇問從。姜志禮爲民。○禮科張
惟一以糾許志吉。○修。○香應甲奏前孫瑋職。并香
其族。○王恭廠地震。震聲一聲。塵土四飛。屋宇塌倒。
者盡都城西南一方。庭樹皆拔。男婦死者五百餘人。
皆赤身無綵縵。或以爲火藥發而無煙。內傳。聖諭
戒勵軍臣消彈。○黃草素遇撫按解到。下鎮撫司獄。

○荊州地震○大學士丁紹斌退朝如有所見歸
暴卒或云魏忠賢賜藥○督師王之臣收納抄化餘
衆時抄化爲奴首覽報部落無歸者悉來款塞○顧
承謙進三朝要典副本又恭進 神宗實錄副本○
貴州按臣傅宗龍奏報王國貞攻河沙場俘斬孽
多人張雲鵬與安邦彥大戰于趙官堡賊敗奔濱
六月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祖先祭葬○初五日京
師地震天津宣府大同同日震必傷甚衆○河道總
督李從心奏報自馬頰口至陳窪溝另鑿一河計程
六十七里從此運船改錄陳口諸溜遠近○督師王
又奏 卷十 廿
之臣奏帥臣滿桂與經畧袁崇煥不和崇煥上疏謫
罪○崇煥以賊情暫緩請贊畫孫元化回部元化繳
還銀五十兩有旨嘉其急公○許顯純難周鼎昌
宗建于獄
閏六月以災異戒諭羣臣○許顯純難黃尊素于獄
○魏忠賢收受欽縣民吳榮告詞奏發旗尉拘提官
民吳榮春一家到廠究問○浙撫潘汝禎請建魏忠
賢生祠于西湖○朱熹元回籍守制閩臺得代爲總
督控制川雲貴湖粵五省○許顯純難李應昇于獄
○御史袁鵬劾尙書王紹徽閑住巡撫齊應舉候缺

初紹徽作點將錄以水滸傳賊號說題葉向高趙南
星等欲一網盡之○御史李傑然劾徐紹吉閑住
方郎吳慶邦爲民紹吉條殺諸臣竄身史局尋亦罷
袁見斥○周起元下錦撫司獄○奴兵圍長昂殺之
擄其妻子○奴兵破抄化營遂滅歹安兒一部○开
詩牧趙興邦閑住忠賢初借從哲之黨滅除家正家
正既滅諸附日進從哲之黨漸次驅逐○薛貞疏頌
魏忠賢草場滅火功加原歷二級○尙書徐兆魁爲
廠疏所糾閑住兆魁故羅織惠世揚顧大章誣奏者
忠賢又稱皇親李承恩詹用龍袍在獄與方震孺劉
鏗謀畫御史溫國奇爲之求寬俱提問加罪○馮銓
黜免銓與魏良卿日夜羣聚特寵欲傾呈秀爲呈秀
所惡故忠賢斥之
七月刑科黃承玄請行綜覈之法○施鳳來張瑞圖
李國權俱大學士入閣○畿輔淫雨爲災王之臣袁
崇煥各奏報一路守舍民房創塌○熹呈秀尙書督
工周應秋吏部德嘉會李春燁尙書兵部郭允厚
部薛貞刑部傳陞等思誠黃運泰俱戶尙書房壯麗
左都御史
八月拔首安效良傳其黨蘇應龍來獻曲靖道王

數其縛獻之人效良役叛。○東顧傳有抄盜吳興家私將黃山地畝盡充公用。○有旨立限嚴追程夢庚家私銀十三萬六千兩。吳養春家私銀六十餘萬兩。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山場地三千四百餘畝。魏忠賢發好有勞。歷世錦永指揮使。○殺劉鍾鑒雲龍彭文炳劉福于西市。方景陽戮辱。○有旨徐自強送刑部呈親張國紀者省改益忠賢欲借自強所供以傾搖。中官也。○奴兒哈赤病歿。

九月左副都御史劉廷元請重修。光廟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有野史紀畧言與要典相反。滿駭。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四

其書削其籍。○刑科黃承昊請設餉司。內旨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條陳塞責。着削職爲民。○皇極殿告成。○內旨廠臣魏忠賢體國赤心。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旅順守將李鎮棄軍逃去。○陞崔維華太僕卿。毛一鷺兵侍郎。○削奪朱欽相倪思輝。○顧秉謙引退。魏忠賢厭鄙其無耻也。

十月命南京守備特建魏忠賢祠于孝陵之前。名曰仁壽。○毛首乞免扶賞不遂。搶掠寧甯等堡。泰將張承憲戰沒。○南御史徐復陽削奪。復陽廷郡土膏自輸等亦被逐。○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奏。皇太后

張國紀。○曹文衡報獲東夷賊。○內官監疏頒製造。○殿工有勞特旨晉其姪魏良卿。尙寧國公世襲。官太子太保。○遼撫袁崇煥奏遣喇嘛僧鎔南木通奴。首。○御史梁夢環疏頌魏忠賢功德。并奏何士晉諸臣。內旨稱廠臣忠貞勞瘁功績茂著。何士晉程註。惟炳俱削籍爲民。程良善係程註之子。除名不用。○傳陞孫杰。徐大化楊夢家各工尙書。○內諭兵部嚴臣首助茂者。廢其孫魏鵬翼世錦永指揮。王體乾梁柱等七人同之。○劉天錫等三十七員各歷世錦永百戶。○朝鮮王李倧奏辯國內事情。有旨獎勵。并慰毛

文龍稱毛帥而不名

卷一四

四

十一月削奪詞臣唐大業劉弘訓劉鍾英。○梁夢環奏御史梁克順削奪。同類相攻也。○南京地震。○南京紫城地內積朽生烟。○御史張汝懋請追討費諸臣。內旨游士任楊嘉祥房可壯行撫按提調追比。○御史陸獻明陳點事畧官勸之難撫之不易。遲爾煩苦。貴陽連年不耕斗米二錢。安位年長自有愛恤。爵土之念不難擒獻逆產所當酌議。十二月東廠三年類奏。有旨廠臣加磨一世錦永指揮使。楊震孫之鵬初太子太保。○內旨因爾新機

有功原歷正千戶加二級○福建賊楊六等就擒○
傳陞邵輔忠兵尚書郭肇呂純如霍捷華兵侍郎皆
添註加總督閩鳴泰太子太保尚書黃運泰尚書戶
部○加許顯純太子太保○總漕蘇茂相請封金龍
四大王爲通濟平浪元帥○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
兵尚書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袁應泰疏頌
臣與閣部諸臣一時稷契之選閩鳴泰王之臣劉應
坤聞文和用同心恢復敢卜必成○張問達捐貲助
邊有旨問達病故可貸完銀解送未完者柳家賢定
李○南京守備太監請建殿臣祠于皇城東賜名崇
烈○御史劉徽疏奏毛士龍考可壯與尙嫌有旨嚴
提龍廷卿家屬追賊尙嫌爲民與士龍可壯各提問
追賊○允劉志選所奏逆黨逮王之案成孫慎行
七年正月蘇茂相請建殿臣祠于鳳陽皇陵之
東賜名懷德○魏生顧同寅私撰祭熊廷弼文事發
到嚴斬于西市○給內臣關防徐文蔚總督太倉節
慎庫崔文昇總督河漕李明道提督河漕○盜竊大
壇神器
二月初二日○今上出府成婚○遼撫袁崇煥奏逆
奴求款情真○許志吉請變賣所抄吳養春扇畫

解○毛文龍奏諸內臣鎮守海外特旨獎勞命太監
胡良輔鎮天津苗成金捷郭尙禮駐皮島發銀五萬
兩砲銃六百六十餘尊鎗盔甲鎗刀弓箭千萬件火
藥二千斤○川督進泰將楊明輝入水西諭安位爲
安邦彥所殺○削奪吳姓梁元柱等○戶部承旨尤
卿會議生財縮費之道○瑞王惠王桂王詣陵謁
辭
三月三王辭朝啓行之國○毛文龍奏報奴人欲侵
皮島未果遂東渡朝鮮之義州○山東巡撫李精白
奏報青州民家耕牛產麒麟○蘇松民奏種瓜洲先
天啓注畧
卷一四
運不便有旨朕與殿臣軫念云云嗣後聖諭皆上
與殿臣並稱而不名○下泰政胡士容于獄無獄○
命毛文龍出師救朝鮮○澄城縣民變殺知縣張斗
驍○削奪蘇繼歐徐楠龔世法彭龍化劉永祚等○
閩鳴泰于通州昌平各建魏忠賢生祠名曰崇仁日
彰德李監又建祠于通之西關曰懷仁主事何宗聖
建于長溝曰顯德巡撫劉詔建于密雲曰崇功各極
土木之費窮工技之巧祠中像以泥檀雕鏤手足活
動如生人腹中腸腑皆金玉珠寶爲之每日上食饗
祀官吏士民過不謁拜者立遭箠辱祠立大石碑皆

張璠圖所書。顧秉謙黃立極施鳳來等互撰談文遠近稱之曰尙公。至細民間巷偶語亦必曰尙公而不敢名。吏民上奏頌德政者日月不絕。○曾國禎建魏忠賢生祠于盧溝橋曰隆恩。張化愚建于崇文門曰廣仁。

四月主事呂下問勘賣黃山拘刷良民虐取民遂作亂焚其廨求殺之下問遁免。○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奴兵破朝鮮之雲從鎮山文龍將士聞之各潰。○不自女都司毛永顯先逃參將高萬重統領衆軍劉璋劫掠島中軍民財物婦女同麾下七百餘人天啓注畧

卷十四

完

駕船逃去都司馬承勛亦領兵六百餘人歸陸西奔。○文龍奏報吳廷關之捷。○制奪姜曰廣胡尚賓丁進。○山西巡撫曹爾禎建魏忠賢生祠于五臺賜名報功。遼東督撫閻鳴泰建兩祠曰元功曰茂德。太和祠曰昭德。良牧等署張永祥建三祠曰存仁洽恩承愛。庶吉士李若琳建于上林苑曰感恩。蘇松撫毛一鷺建于華亭曰德馨。楊邦憲建于江西曰元勲。五月論袁崇煥封疆事重運體廠臣綱移石畫以保無虞。○諭刑部佟惟奇等廠臣密計逃偵就獲惟奇及諸婦女處決傳首。○諭戶兵工部應補餉銀十萬。

登津本色五萬刻期前發再選水兵數千策應毛帥令用器具并連發。○總兵趙率教稱奴退兵五里下營次日啟馬繞城遊走。○奴眾回巢西虜遣使責英等請賞。○總兵滿桂奏報援兵東行為羣虜攔截于炭離山人人奮勇力戰虜或甚衆將令不許割級俱為虜自負去止有丁白雄于馬上斬一虜首恐有埋伏不敢窮追陣亡將士羅忠等六十名。○制奪晏清倫學修曾陳易錢策杜詩王應熊沈崇等。○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于國學之傍巡撫郭增光與鮑奇謨各建忠賢祠于河南賜名戴德巡撫朱某建于天啓注畧

卷十四

平

延殺名祝恩巡撫王點建于大同名嘉猷。○通政司經歷孫如淵建祠于宣武門李春茂請給庫銀二千兩賜名茂助祠成春茂賀疏有曰至德莫可名言下情惟有祝釐。

六月奴寇寧遠諸將憑城禦之砲傷奴兄召力兒奴兵解圍退去。經撫閻鳴泰袁崇煥各奏廠臣先事綢繆之功總兵趙率教奏稱仰仗魏忠賢妙算紀用及諸將左輔朱梅等協力紀用亦稱奴賊數萬蜂擁我兵用火砲矢石擊斃數千有旨廠臣秘謀妙算屢建奇功奴胆已寒滅之有日兵部臣霍維華覆奏廠臣

茅土尙覺其輕。貝卿、太師尙餘一級。○海寇鄭芝龍作亂，屢犯漳泉。沿海州縣。○閩鳴泰復建魏忠賢生祠于畿南名旌功。各巡撫李精白等建于山東。曰：隆禔精白獻頌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語。建于湖廣曰：隆仁濟寧曰：表勛。永天曰：鴻惠。崔文昇曰：同宋。頑漢建于淮安曰：瞻德。又莊謙建祝恩祠。李燦然建褒勲祠。○禮尙書來宗道疏頌嚴臣功德與上並稱。不名。又諛呈秀等情稱其母在天之靈所欣慰。○何可及頌疏五皆皇上上公並稱。○豐城侯李永祚請封魏上公爲王。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三

七月 上疾久不視朝。孟秋 廟享禮以魏良卿代行。○袁崇煥以病乞歸。賜兵尙書王之臣尙方劍駐寧遠。○傳陞李精白曹爾禎爲戶尙書。○許其孝建魏忠賢生祠于揚州名瞻恩。上梁曰：正值大行宸詔至其孝督率羣僚吉服拜祠而後迎詔。惟副使來復不與。○毛一鷺王珙建祠于虎丘。周鏞督修戴德祠。毀王府民房二千間。起宮殿九楹。○時周應秋三十九疏請益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郭九厚四十疏請給莊田祿米。薛鳳翔四十七疏請給第宅錢券。李喬呼忠賢爲九千歲。李時馨疏堯水益成聖帝。姚宗文

頌上公開出名世李燦然上公帝簡篤生孟紹虞元老篤生應運龔辛肅上公柱國元勳馮嘉會稱頌十六疏張樸建四祠頌十二疏李精白建三祠頌六疏秦士文祠頌七疏卓遵二祠一頌盧承欽頌三疏請刻黨籍碑示海內劉徽頌十二疏李從心頌五疏黃運泰頌十疏李嵩頌七疏建二祠張養蒙二祠一頌汪爾神頌三疏黃憲卿二祠二頌張養蒙二祠一頌汪祿頌七疏劉弘光溫皇謨朱童蒙王大年徐吉宋頑漢劉述祖各建祠諛頌范濟世李養德安伸孫國禎郭尙友張文熙楊惟和何廷樞陳朝輔陳爾翼智鉅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三

汪若極呂純如牟志葵周維持劉漢余合中許可徵周良材張一經夏敬承郭希禹顏鵬辛思齊郭興言朱慎荃郭如闇何早虞大復葉天陞苟大同夏之鼎李宜培各曲意獻媚無所不至而士風掃地矣。○國初胡藍之獄凡孟酒有連者悉遭族誅今顯然附戴顧得保首領牖下雖於國法未伸而聖恩可謂寬大之極矣。○削奪賁逢聖楊汝成閔仲儼馬之驥劉垂寶等八月 上寢疾不視朝 三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有旨朕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魏廣微來于

家。○徐賁奉孫之卿主順天試中崔鐸陳其慶張士
觀主應天試中周錄後各覆試吏白應天策以符命
革命爲問。○加寧國公魏良弼太保封魏明望安平
伯加少師魏良弼東安侯太子太保。○十八日

上疾大漸有旨諭吏兵部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
興擬封伯爵。○廿二日司禮監承諭傳陞黃立極王
之臣少師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楮崔呈秀薛鳳翔少
傅孫杰楊夢袁李春燁少保周應秋郭允厚黃克纘
太子太師李養德吳淳夫蘇茂相董可威易壯麗太
子太傅霍維華曹思誠范濟世劉遵憲袁可立白所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五

知太子太保呂純如田吉張曉張我鏡尙書許宗禮
呂國南張九德張文郁單明詡岳駁聲李春茂王之
禾都御史其餘侍郎鄭東等幾餘百人。○卽日傳
皇后懿旨。大行皇帝於申時崩逝合行喪禮禮部
具儀來看又諭命婦免哭臨。又明日羣臣請信庶
勸進。○九月上尊諡曰達天闡道教孝篤友章文襄
武靖穆莊勤懇皇帝。

天啓注畧卷十四終

頌天臚筆二十四卷(一)

〔明〕金日升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二年
刻本中國歷史博物館配補

頌天臚筆引

古今塗歌巷畧時聞頌君若贊日月而美雨露則戴圓之下無其人殆天無能頌乎然君至于無能名又往往擬諸天大無能名而名之不幾多言耶非也有不能已于頌也臣織毛拾穗黃馘華山已類桃源隔世獨聞

今天子英年御宇不替月而勝殘撥亂養民進賢覺逆奄時盲風怪霧之世界一轉而爲光天祗有鼓腹踴距愧無能名乃同里艸莽臣金

日升則挾所編頌天臚筆若干卷相印矣日升貧而好遊學不仕而時品邸鈔年來見

聖作物覩每撻案歡呼于改元初政及

諭旨召對纂述咸得精要復裏糧重趂奔走于楚越齊魯風節之墟遍弔蒙難名賢訪其胤嗣綴其遺草各舉當日情事抒寫成傳又於環召諸公舊疏及臺省啓事凡忠言讜論一一彙錄復謀梨棗傳之其埋頭榻管職食靡遑甚或鬻衣貸

粟以資剗剗至鄰俗竊笑而終不
顧真大奇亦大苦心矣因憶昔神
叢假竊卽九章九轍攫爲猴冠自
謂必莫已知殆一布衣拈出輒同
秦鏡之照肝膽惟羣賢正氣獨綸
困宇宙之間譬諸祥鸞翺翺逝者
翔天存者巢閣無非光昭

盛理則誰榮誰辱何去何從哉第
明主方宵衣求治將來必遠邁堯舜
是編惡能盡之然謂非成功文章
之一斑可歟故臣無能頌也日升
之不能已于頌也亦無能名而名

之也已

崇禎己巳清和吉旦華山八十老
農臣朱鸞謹記

凡例

一論旨

乾隆獨斷解澤覃敷。敬勅大猷。昭垂來禩。惟卽冊說多亥豕。兼野臣見臨井蛙。磨對無從。糾正是待。

一召對。始自初元。迄乎茲歲。珥筆所紀。授梓無遺。用彰喜起之風。彌顯

離光之照。不無脫簡。成本邸鈐。

一贈賡。累代栽培。諸賢砥礪。幸邀華表。

得美廬筆

凡例

咸聞幽光敬述生平。并廬原疏。紙上生氣。

稟。人間大節。章章。

一簡郵。痛茲逆寺。珍我詰人。或解組而賁志。

黃墟。或荷戈而歸。冤白艸。羅地之血已碧。

掛天之氣。猶青俄霽。鴻施。速露馬鬣。泉

壤。猶應銜戢。野臣曷旣愉揚。備著遺芳。逾

昭異數。

一起。用見斤一。鳴驚。鬼數。載出乎湯火。選此恩膏。諸賢何意。取償四海。實欣道長。爰有

敘事。以悉生平。并列原奏。用昭禍本。若鑒繇門戶。未親封章。自簡。

帝心。無煩野乘。

一戮瑞。鷗遂雖有同心。局揆實難創首。勳臣抗疏。何愧朝陽。粉署連章。漸臻見睨。不芬竹素。局報葵丹。至于賊黨反戈。寧許鴉音混璞。

一抑寔。豈百足而不僵。兇三窟而彌狡。殺人

媚人之輩。傳法護法之流。匪經白簡。艾除

頌美廬筆

凡例

就撥青天雲霧。凡鋤逆翼。茲錄全章。

一啓事。衆正盈朝。嘉言溢牘。有懷必吐。無意

不釐。式微。止輦之私。益見懸轡之勅。美

言可市。私欣千腋。爲狐剝刷。無貲尚恨一

斑見豹。

一訟寃。瑞禍甫消。沉寃猶鬱。廼補未了之憾。

誠動天關。抒不共之仇。血濡霜簡。孤忠不

沒。純孝可移。至若百鍊幸存。一言自白。傷

哉痛定。幸矣來蘇。咸並表彰。庶幾公道。

一附紀逆暨賜張事變 蓋起災祲孽在怪異
屢書忠臣隕涕之篇志士傷心之筆爲言
不一厥類難殫並附終篇以資博覽

卷八 附紀

頌天臚筆總綱

聖諭聖旨第一

聖諭二十八道
聖旨一百九十一道

召對第二

崇禎元年戊辰六月
至己巳正月共十通

贈廕第三

蒙難二十人

簡卹第四

請卹廕所終者六人
死戍一人

起用第五

建言削奪者三百六十八人
件增閩生者四十五人

啓事第六

詞臣四人臺省十一人
部者十人

戮瑞第七

天啓甲子十人
天啓丁卯六人

抑黨第八

天啓丁卯十人
崇禎戊辰十人

訟冤第九

爲人訟者十八人爲已訟者
十八人爲父訟者十五人

附紀第十

瑞異二篇義俠二篇
解權二篇雜事十篇

謚典

元年

忠毅

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趙南星

莊毅

原任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贈少保王紀

恭定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馮從吾

忠憲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高攀龍

文肅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少保王圖

忠烈

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楊漣

文簡

原任協理詹事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周炳謨

端文

原任南光祿寺少卿贈太常寺卿顧憲成

忠節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魏大中

忠介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贈太常寺卿周順昌

文節

原任園子監祭酒加贈禮部尚書劉應秋

衆正標題 小引

繫惟昇東吳朽農跼伏艸土恒知荷耒耕

雲罔識 朝端大政爰懷一片熱腸痛

諸正入罹此慘禍積憤浩歎竊著野乘恭逢

今天子更化敢壽衆梨上頌

聖政下闡臣節傳信人間以圖不朽誠媿聞見

寡隘猶盲子履暗塗不知所從私自載筆

祇悟茫然無緒每叩

明公大人之前而無以應者良可哀已唯茲

頌天應筆 頌題

五年心血嘔盡鬚眉頓白臆列稍就首標

姓氏不無遺漏或亦誤存謹從受禍淺深

序勒十二款仰冀維持世道

大君子郅正焉 卬莽臣金昇具白

目次

慘殺 冤斬 死杖 自裁

遣戍 城旦 削奪 禁錮

貶謫 閑住 請告 飛陷

天啓乙丑丙寅崇禎宛死麻烈
崇禎戊辰初業 恩優卹起用

衆正標題姓氏

○慘殺

楊 漣 湖廣應山人 有傳

左光斗 直隸桐城人 有傳

魏大中 浙江嘉善人 有傳

袁化中 山東武定人 有傳

周朝瑞 山東臨清人 有傳

顧大章 直隸常熟縣人 有傳

繆昌期 直隸江陰人 有傳

公天應筆 頌題

周宗建 直隸吳江人 有傳

周順昌 直隸吳縣人 有傳

李應昇 直隸江陰人 有傳

黃尊素 浙江餘姚人 有傳

周起元 福建漳浦人 有傳

王之宥 陝西朝邑人 有傳

夏之令 河南光山人 有傳

吳懷賢 直隸休寧人 有傳

○冤斬

劉鐸	江西廬陵人	有傳
雲龍	彭文炳俱引左道律生碑時有孫文	多願同寅作詩刺瑋七人同斬于西市
○死杖		
萬燦	江西新建人	有傳
吳裕中	湖廣江夏人	合傳
○自裁		
高攀龍	直隸無錫人	有傳
下乾學	直隸宛平人	合傳
蘇繼歐	河南許州人	合傳
○遣戍		
趙南星	直隸高邑人	有傳
何士晉	直隸宜興人	有傳
孫慎行	直隸武進人	乙未進士
黃龍光	江西浮梁人	戊戌進士
徐良彥	江西新建人	戊戌進士
鄧漢	江西新城人	戊戌進士
熊明遇	江西進賢人	辛丑進士

何棟如	直隸無錫人	戊戌進士
李若星	河南息縣人	甲辰進士
鄒維璉	江西新昌人	丁未進士
張慎言	山西陽城人	庚戌進士
毛士龍	直隸宜興人	癸丑進士
黃正賓	直隸休寧人	延杖之與
張汶	直隸之與	復逮於死
○城旦		
夏嘉遇	直隸華亭人	有傳
房可壯	山東益都人	甲辰進士
程正巳	山西長治人	丁未進士
○削奪	凡身後追削者五人焉湯兆京	顧憲成直隸無錫人
顧憲成	直隸無錫人	庚辰進士
周嘉謨	湖廣景陵人	辛未進士
鄒元標	江西吉水人	丁丑進士
盛世承	直隸桐城人	丁丑進士
鍾羽正	山東益都人	庚辰進士
張問達	陝西涇陽人	癸未進士

岳元聲	浙江秀水人
王圖	山西耀州人
彭遵古	湖廣麻城人
韓榮	直隸南宮人
盧明詠	浙江黃巖人
馮從吾	陝西延安人
郝名宦	陝西清澗人
胡忻	陝西秦州人
周希聖	湖廣零陵人
徐喬遷	江西南昌人
汪先岸	直隸休寧人
姜志禮	直隸丹陽人
孫居相	山西沁水人
曹于汴	山西安邑人
王國瑚	山西猗氏人
李騰芳	湖廣湘潭人
劉憲寵	浙江慈谿人
余懋衡	直隸婺源人

陳于廷	直隸宜興人
湯兆京	直隸宜興人
劉一燦	江西南昌人
朱世守	江西安福人
徐如珂	直隸吳縣人
曹學佺	福建侯官人
段然	湖廣江夏人
朱光祚	湖廣江陵人
王孟震	山東淄川人
汪承爵	山東臨清人
李瑾	山東襄陵人
王國禎	陝西咸寧人
范鳳翼	直隸通州人
畢懋康	直隸欽縣人
馬孟禎	直隸桐城人
傅宗臯	江西豐城人
趙秉忠	山東益都人
魏說	湖廣蒲圻人

張鳳翔	山東堂邑人
李守俊	直隸宣興人
劉宗周	浙江山陰人
董元儒	浙江會稽人
曾汝召	江西龍南人
陳一元	福建侯官人
莊欽鄰	福建晉江人
張廷拱	福建同安人
汪輝	河南嵩縣人
張篤敬	河南扶溝人
陳伯友	山東濟寧人
韓萬象	山西太原人
南居益	陝西渭南人
錢春	直隸武進人
談自省	直隸野徒人
真憲時	甲辰進士 福建松溪人
徐一棟	甲辰進士 福建鎮海衛人

梅之煥	湖廣麻城人
楊鶴	湖廣武陵人
李邦華	江西吉水人
于玉立	直隸金壇人
李九官	山東萊蕪人
錢龍錫	直隸華亭人
余大成	直隸江寧人
蔣謹	直隸江陰人
倪應春	直隸桐城人
姜習孔	浙江遂安人
王一中	浙江青田人
易應昌	江西臨川人
陳以聞	丁未進士 湖廣麻城人
彭鰥化	丁未進士 河南汝陽人
沈正宗	丁未進士 直隸吳江人
倪思輝	丁未進士 直隸祁門人

舒榮都	直隸豐縣人
楊所蘊	丁未進士 湖廣安陸人
劉惟忠	丁未進士 湖廣石首人
張發	丁未進士 山東樂陵人
楊新期	丁未進士 山西陽城人
孫之益	丁未進士 四川平州人
倫肇修	丁未進士 廣東新會人
胡應台	丁未進士 湖廣瀏陽人
錢謙益	丁未進士 直隸常熟人
江秉謙	丁未進士 直隸獻縣人
唐暉	丁未進士 直隸歙縣人
魏士前	丁未進士 湖廣景陵人
楊嗣昌	丁未進士 湖廣武陵人
程註	丁未進士 湖廣孝感人
賀世壽	丁未進士 原各娘直隸丹陽人
劉弘化	丁未進士 湖廣長沙衛人

霍守典	山西沁州人
張鯉	庚戌進士 山東平陸人
李遇知	庚戌進士 陝西洋縣人
王繼謀	庚戌進士 陝西府谷人
歐陽調律	庚戌進士 四川合州人
甄淑	庚戌進士 湖廣黃岡人
劉鍾英	癸丑進士 湖廣麻城人
劉鴻訓	癸丑進士 山東長山人
葉燦	癸丑進士 直隸桐城人
陳必謙	癸丑進士 直隸常熟人
王心一	癸丑進士 直隸太倉人
李繼貞	癸丑進士 直隸吳縣人
魏光緒	癸丑進士 山西武鄉人
顧其仁	癸丑進士 四川華陽人
陸康稷	丙辰進士 直隸長洲人
趙時用	癸丑進士 直隸休寧人
解學龍	癸丑進士 直隸興化人
吳娃	癸丑進士 直隸興化人

曾楚卿	福建莆田人
楊棟朝	雲南劍州人
錢士晉	浙江嘉善人
沈萃禎	浙江平湖人
郝士膏	陝西鄜縣人
汪康謠	直隸休寧人
王祚昌	四川合州人
周用賓	浙江會稽人
沈景初	浙江餘姚人
羅汝元	江西南昌人
陳良訓	江西進賢人
賴良佐	江西萬安人
王則古	河南禹州人
虞廷陞	浙江海鹽人
楊弘備	江西南昌人
吳煥	直隸吳江人
方孔昭	直隸桐城人
蔣允儀	直隸宜興人

方有度	直隸獻縣人
涂世業	江西南昌人
章允儒	江西進賢人
樊尚燦	江西浮梁人
鄭履祥	江西進賢人
劉芳	陝西渭南人
王政新	直隸丹徒人
胡士奇	直隸天長人
李光春	浙江樂清人
吳國華	福建寧德人
詹以晉	江西永豐人
許譽卿	直隸華亭人
賀逢聖	湖南江夏人
侯恂	河南商丘人
侯恪	河南商丘人
熊奮渭	河南商丘人
練國事	河南永城人
周汝弼	河南商丘人

周詩雅	王夢尹	劉廷諫	陳子壯	姚希孟	胡尚英	顧錫疇	姜曰廣	沈惟炳	黃公輔	陳熙昌	孫必顯	馬鳴世	李玄	張鵬雲	張其寶	趙廷慶	黃承吳
直隸武進人	已未進士	直隸宛平人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直隸武進人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梁元	杜三策	徐石麒	劉先春	方逢年	鄭	江用世	陳仁錫	文震孟	顏繼祖	高斗光	楊世芳	劉永祚	徐天衢	晏清	劉長	徐在中	毛九華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已未進士

楊汝成	直隸事亭人
馬之驥	山東益都人
閔仲儼	雲南保山人
劉垂寶	江西安福人
○詔獄	
耿如杞	山東館陶人
胡士容	湖廣廣濟人
方震孺	直隸壽州人
惠世揚	陝西清澗人
李柱明	雲南阿迷人
張懋忠	直隸肥城人
○貶謫	
王紀	山西商城人
侯震陽	直隸嘉定人
蔡毅中	河南光山人
房楠	雲南建寧人

滿朝薦	湖廣麻陽人
曠鳴鸞	江西廬陵人
董承業	山西介休人
劉廷佐	江西萬安人
陳振豪	直隸無錫人
○閑住	
王佐	湖廣武陵人
丁元薦	浙江長興人
沈淑玠	浙江歸安人
吳用先	直隸柯城人
韓鑛	山西蒲州人
喬允升	河南洛陽人
何如寵	直隸桐城人
畢懋良	直隸欽縣人
蕭近高	江西廬陵人
鄭三俊	直隸建寧人
顧造	陝西儀州人

曾陳易	唐世濟	錢象坤	薛三省	泰聚奎	公 秉	張光房	王元翰	徐光啓	張 鑛	周之綱	李應魁	張 鍵	王堯民	李康先	成基命	馬德澧	徐儀世
廣東番縣人	浙江烏程人	浙江山陰人	浙江定海人	湖廣漢陽人	山東蒙陰人	大同澤州人	雲南寧州人	直隸上海人	福建惠安人	河南南城人	四川內江人	四川瀘州人	陝西涇州人	浙江鄞縣人	直隸大名府人	浙江平湖人	直隸宜興人

馬鳴起	蔡國用	張國紳	陳祖苞	姜逢元	劉 懋	呂維祺	胡良機	劉其志	溫國奇	陸康稷	汪邦柱	葉憲祖	周鳳岐	莊際昌	朱繼祚	汪始亨	劉貢卿
福建龍溪人	廣西金谿人	陝西安定人	浙江海鹽人	浙江餘姚人	陝西臨潼人	河南新安人	江西南昌人	福建龍溪人	江西寧都人	直隸吳江人	直隸休寧人	浙江餘姚人	浙江永康人	福建永春人	福建莆田人	湖廣襄陽人	河南鄧州人

朱國弼 河南夏邑人

吳孟明 浙江山陰人

劉 倫 湖廣麻城人

○請告

南企仲 陝西渭南人

范景文 北直吳橋人

鹿善繼 北直定興人

顧宗孟 直隸長洲人

邢紹德 河南洛陽人

梁廷棟 河南鄧陵人

○飛陷

王 安 司禮監萬曆間奉侍

佟卜年 遼東中衛人丙辰進士逆璫瑄殺之拜

汪文言 直隸休寧人書舍人義不誣楊左

吳養春 直隸欽縣人書舍人因疾人扶仇

程夢庚 直隸休寧人太學生因誤買小瑞盜

章士魁 北直良鄉生員指爭煤窰傷逆璫瑄

補遺見訪冊

崔景榮 直隸長垣人削奪

申用懋 直隸吳縣人閑住

呂兆熊 直隸和鄉人閑住

吳 炯 直隸華亭人閑住

史 弼 直隸全壩人削奪

沈 演 浙江烏程人爲民

楊廷槐 浙江錢塘人削奪

魏時應 江西南昌人閑住

董應舉 福建閩縣人閑住

喻安性 浙江塊縣人削奪

游漢龍 直隸安源人閑住

孫鼎相 山西沁水人閑住

李徵儀 直隸廣德人削奪

曹 珍 山東益都人削奪

魏雲中 山西武鄉人閑住

胡世賞 四川合州人閑住

周柄謨 直隸無錫人閑住

喬承詔	王命新	王象春	蔣英	陶崇道	徐日久	汪起鳳	鄭宗周	熊德陽	蕭毅中	唐大章	許鼎臣	麻僖	劉可法	傅淑訓	吳之碑	程國祥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馬任遠	喻思恂	盧化鰲	胡永順	彭汝楠	徐大相	劉永基	徐應秋	田唯嘉	李懋芳	史記事	龔世法	周邦基	李日宣	沈榮	樊良樞	周道登	文翔鳳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陞

杜齊芳	河南柘城人	削奪
宋鳴梧	山東沂州人	開仕
江	四川富順人	削奪
吳鳴虞	直隸宣興人	削奪
徐申慤	直隸宣興人	削奪
唐紹堯	湖廣武陵人	降斥
徐日曦	浙江西安人	降斥
石萬程	湖廣湘潭人	削奪
王允成	江西澤州人	削奪
趙應期	四川璧山人	削奪
劉璞	山東益都人	削奪
張醇儒	直隸華亭人	削奪
曾繼良	直隸句容人	削奪
萬言揚	湖廣孝感人	削奪
汪心淵	江西弋陽人	罷斥
李喬崙	陝西高陵人	削奪

以上諸公于天啓乙丑丙寅年間禍被逆黨摧折者前標題失載復參崇禎改元訪冊補正爰惟別自有題而不全錄瑣罪者則野臣不及知不敢辨也總叨

今天子洪恩普被共襄

中興聖治云爾
崇禎六年歲次癸酉元旦金日升識

題天廬集

知有此事五十年於今不隔今年二月十四日某生來守為備之坊左凡思三日歸國一國插大凡于口中北之辭種兄弟皆為國而死也餘則可歸也每從對數耳兄端士京教而後二日行舟周官對李氏在蘇州府城內子本蘇州府先書破寫序在諸季氏先生為軍秘未發遂獲全利示先生後乃五年一遇嗣子來表者先生以此區吾山廬昨歲後山中致身而先生已早故故儒居春與素往事流連手跡不覺涕泗橫腹之先指下未八月索託于詔州郡齋

〔啓天〕

清時定案

聖諭閣部都察院在京文武大小官員咸使通知朕自冲齡登極以來仰託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每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皆朕臣子開誠布公勸懲庶政定無異議不意近廷近來迺有誦語叢生猜疑日至輕聽盜犯之訛言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捷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避宮始末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

頌天臚錄

聖諭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小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於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禮監官等設法請朕出煖閣面大臣李選侍許而後悔暨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兩三次不放出司禮監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還侍方許朕出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扯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前進不可退朕又不能出

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

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暨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淆混政府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初二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

頌天臚錄

聖諭

請早回選侍全然不聽體乾等請三次方許朕出煖閣初三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殿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必欲朕再朝見選侍畢方許回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不肯必至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既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衣服皆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因每日

往選侍宮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宮在選侍之恨更深且莫說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闔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者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誤每日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違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于親疎自有分別朕每暗付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啜啣李選侍未見憂色選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選官不早則選侍牙爪成則盈虧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官乎選侍因殿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安化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安否說一句話選侍就拿出重處此朕苦衷日久難伸外庭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

各官何乃猜疑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

聖母之崩由選侍之殿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爲

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

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

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于衷父

母之仇不共戴天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聖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

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

顧大義熱于小節朕出一嚴旨切責偏庇內臣

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庭疑爲中旨宜懷不休都

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得與大小臣工今後務要

和衷協恭盡職毋得植黨各自生枝節以取罪

愆特諭

會議原稿

太常寺卿陳于廷議得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 詔旨昭然布中外矣不窮究其情何以定其罪之所麗乎夫情有故有誤可灼本非醫官紅丸未審何藥必謂誤而非故百口難代解也即誤矣從古無誤弑人主之律蓋人主一身萬靈擁庇又賴密勿大臣精心調護以慎重而保王躬則孰敢以輕易而戕聖體可灼么麼小臣耳何所恃而敢于輕易若

續文獻堂

卷八

五

此哉臣于君猶子于父母也律于平人有謀殺有故殺毆殺有戲殺過失殺或首從俱辟或止坐一抵或收贖給葬輕重如此其不同也至于父母則止有謀殺凌遲一欵而已更無別條減等何也人子而至殺父母便是非常兇逆即偶然失手與造意逞兇者復何輕重故但制極刑以教人之慎重不列減等以開人之輕易也明于律意者可以定此案矣若引合和御藥誤不依方一條其不合有二

彼謂原有成方衆共灼見偶然誤用總係常

藥耳今可灼紅丸爲太醫院原有之常方耶爲太醫院素未有之奇方耶如云常方何必特進如是奇方誰爲監製即借口萬病回春一書亦誰証其修合之日有無增改抑或托言本方實是別藥俱未可知其不合一律但言悞不依方不言服藥之後有無損害蓋謂未經 御用旋被檢察者設耳今致禍

聖躬事同大逆而乃引此以寬其戮至反輕于

續文獻堂

卷八

六

庸醫誤殺問絞收贖之律以

天地

祖宗所倚仗萬國千官所拱戴之

共主不得比命于齊民法之所不出情之所不可忍也其不合二且此條繫關字樣全在誤之一言耳昔也瘋顛二字脫張差以庇其主使今豈宜以誤之一字脫可灼以庇其引進邪夫差卽瘋顛也不免于磔可灼卽誤也庸遂未減乎哉查弘治年間太醫院官施欽等

止于削職此非李可灼之比施欽等多人選藥以偏執平方致罪顯是議方呈藥次無別情可灼獨自進藥其情叵測若

先帝大漸之後歸罪御醫則當以施欽等爲例耳可灼與崔文昇爲故爲誤總無逃于大戮此例未可妄援也至隆慶初高拱議寬方士王金等之罪原借以傾陷徐階非正論也當時卽爲諫官所駁今閔拱疏有誣

先帝不得正終等語以危詞激

負三虛名

卷之三

穆廟斯言似辯而舛春秋之義殺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正終與否但覆其實豈盡足爲君累爲尊者諱義不然矣且王金等係

世宗平日信用容有誤信貽戚之議可灼乃輔

臣一時引進豈有歸譏

先帝之理況金等覆審定罪亦以左道爲從編置口外蓋彼時爲首者有陶仲文已死耳今可灼躬挾奇方更誰爲首若以始之引進繼

之實奸者坐以爲首而使可灼爲從則又近于深文而不可也謹議

野史氏曰陳奉常持法甚平奸人自服罪矣謹案倪太史疏云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頃篋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此言誠確論也

兩公干
不易之
案也生
同土生
同死心
復可輕

定經罪案

刑部尚書王紀會看得當之猖獗也

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

皇上不難拔化貞于監司起廷弼于田間昇以

軍旅重任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

爲知己死况兩人頗以豪傑自負感恩圖報

宜同心効力誓滅此賊而後朝食其濟則爵

列通侯垂功名于春秋不濟則以死繼之豈

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大闢一場挈河

西拱手送之竟以一逃結果也試問今日遼

山遼水竟屬誰家

祖宗來數百年相傳疆土淪于夷狄數百年生

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是巡撫釀此

喪亂望風先遁罪將誰誅乎不干大公案處

一眼覷破一口道破而區區拾紙上之殘濟

爭長競短強生分別何益矣王化貞受任

于敗軍之際廣寧危殆紫那隻手撐持八閩

月軀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諱不憐之但生來

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

用用間而反爲間用甚至叛逆如孫得功輩

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伎倆可知乃敢

口口聲聲要戰要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鶴

皆兵鞞鼓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

如敝屣匹馬宵遁若追逃者之囁其後而驚

鬼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愛國之心而無

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

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癡心人也事已至此安

所逃罪宜服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

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

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廷弼居然以衛

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日

兒童走卒亦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

晚卽我

皇上賜劔賜蟒玉侑以金帛餞以九卿妹寵異

數近世未有廷弼何以仰答 眷知副此千

載一時之盛際哉追惟初出春明門即微有
控扼山海之 旨識者已知其無意于廣寧
矣抵關以復却微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
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
心之不固語語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
遠過化貞哉獨其剛愎之性虛憍之氣牢不
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
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
具一揭筆鋒舌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士厲
兵秣馬凡可以爲守備計者悉等閒置之迨
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催
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卽敗亦可以
驗吾之言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
戰不成其爲戰守亦不成其爲守反以巧而
成拙也雖欲引平昔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未
減其可得乎向使虜警告急之日廷弼肯仗
義誓師或卷甲疾赴廣寧提一劒以勘禍亂
或堅壁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

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二聞大兵潰敗疾呼
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
如此舉動豈不負 國恩而遺笑于天下乎
卽有蓋世之氣料事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
失地之罪矣嗟嗟封疆大臣破壞封疆 國
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刺不休若
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
昭然卽廷弼與化貞書劄亦有吾兩人同功
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易其說乎廷弼試
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
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比
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
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政罪同罰異非
刑也不惟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亦恐無以
服楊鎬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說
者曰兩人皆 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
等讀蘇軾刑賞論云臯陶曰殺之三竟曰宥
之三臣等敢竊附于執之之義若不測之

特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矣

野臣曰讀王莊毅是議實經撫鐵案也何得以重賄求援明矣獨怪羣小之恨正人聚謀構成大獄盡數誅夷於是梁夢環劾汪文言之疏復出汪下詔獄主者諭令誣楊左諸公賊極刑拷掠凡七經嚴鞫皮肉潰裂骨碎筋斷竟不吐一字以誣正人至七遍汪已氣絕矣主者乃捏汪獄詞上稱楊左六人受熊廷弼賄賂及十萬陷賊詔獄毒比不兩月而六公皆慘殺矣不大冤哉誠千古遺恨也

閹搨

崇禎二年閏四月十八日題今日發下票

本內有原任遼東經略已正法熊廷弼男熊兆璧一本該臣等擬票先是江西道御史饒京有遵旨具奏一疏內言廷弼遺骸未掩臣等已擬着家屬收葬蒙

皇上御筆刪去茲當再擬不敢不具揭奏明臣等看得熊廷弼身任經略因廣寧陷沒同撫臣王化貞等訊擬大辟乙丑八月二十五日

奉旨行刑傳首九邊失陷封疆已無餘罪

若遺骸至今埋棄荒郊不得歸葬則從來

國法所未有卽今廷弼正法于今日

皇上必倣古聖王捨骸埋齒之意重傷海內慈孫孝子之心許其歸葬臣等用敢擬票以

請蓋國典皇仁並行不悖似令如此未暇

深陳廷弼之舊事也若廷弼當日罪案始末

亦有可言

皇祖朝戊申巳酉間廷弼以御史巡按遼東時

奴酋尚察伏款貢廷弼早策其必爲遼患請
覈地界請飭營伍請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
人莫爲應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
午已未楊鎬三路喪師撫順清河陷沒
皇祖用今督臣楊鶴言召起廷弼代鎬廷弼
在任年餘築城浚濠修守待戰未能得志
會

皇祖賓天廷議以爲緩于奏凱攻之使去袁應
泰代爲經略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彼時在

事域未猖獗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

先帝思廷弼言再起田間復任經略時撫臣主
進戰廷弼主固守羣議皆是撫而非經廷弼
連章累牘力陳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
者徘徊躊躇以五千人駐守右屯撫臣兵十
三萬駐廣寧如過河而廣寧潰右屯與之俱
潰其可言者三假令廷弼于此時死守右屯
捐軀以殉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卽不然支
撐寧前錦義之間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

圖桑榆之晚効乃張皇風鶴借化貞並馬入
關其意以爲我固嘗言之言而不聽罪或當
未減此則廷弼私心短見挾憤昧之淺衷悞
疆圉之大計其究竟殺身以此殺身而無辭
公論亦以此今傳首邊庭頭足異處亦足爲
臨難鮮忠者之炯戒矣然使誅廷弼者按封
疆失陷之條堂堂正正偕同事諸人一體伏
法廷弼九原猶當目瞑乃先以無影賄賊拷
坐楊漣魏大中等作清流之陷阱旣又以刊
書惑衆借題偏殺身死尚懸坐贓十七萬辱
及妻孥長子兆珪追極自刎斯則廷弼死未
心服海內才臣義士亦多憤惋竊歎特以封
疆二字礙口未敢訟陳于

皇上之前耳臣等竊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
騙官營私之輩不知凡幾廷弼再任經略不
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
爭言大計如其家事身事似猶此善于彼魏
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只爲爵祿二字靡然

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屈撓則生抗違
立死乃終不改其彊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
顯戮慷慨赴市其耿耿俠腸猶未盡泯今總
不敢深言而傳首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
則

聖明必在垂仁臣等所以媿媿及此者以茲事
雖屬封疆于邪正本末陰有關係

皇上 天縱英哲數年以來是非功罪之林悉
在 洞鑒或未以臣等爲深謬也伏望 俯

頒天臚筆

定恭

七

宥贖牒 裁察施行不勝激切悚惶之至謹
題

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野臣曰或傳此揭出華亭筆數年來邪正功
罪之案一覽洞然矣

輔璫說

竊惟逆璫煽禍以來忠直之士垂首喪氣諂
諛之夫希寵取憐馴至欺

君禍國稱功建祠舉國若狂者乃其初閭臣魏
廣徵授之柄也楊忠烈疏上魏忠賢惶懼奔
走莫知所措時廣徵誠有爲國之心以大義
責之大勢怵之俾其開散未敢肆惡也卽不
然不爲之揚波助焰忠賢懼外廷之有人不
至大逆廣徵止欲獻媚固寵爲乘機報怨之
計而復有徐大化等六人出憇憇曰忠賢取
旨如寄楊左可立去共保富貴無憂也廣徵信
之遂與訂盟一意主張倒翻世界試問當日
逐楊左而使之去何人票擬也逮楊左而使
之來何人播弄也及殺考察崔呈秀之臣而
呈秀漸以用事是呈秀恃其末流耳有一呈
秀負嵎而處而後五虎五彪十孩兒四十
相繼而進是羣奸又其支派耳聞蔡松福
廣徵導其源而誰哉

國子生茅維上福清相公書

昨得台札且蒙令孫再賜過略叙日內情形不勝休戚毀譽與共之念托取昨者師臺所未上疏草一視或爲少佐蒨莠而待之不至恐今日師臺上疏勢不容緩只得避瑣瀆再以筆畫代口陳幸師相稍留聽焉此璫目下瘡情刻勵不通也直時亦禁切

主上又能約束各監第論此跡幾類大賢然須原心跡考始末以定其人又須慮將來設權

領天牒

卷三

上書

七

宜以救其禍古宦官之賢如呂彊張承業者代有幾人而爲十常侍魚朝恩田令孜任守忠者史不絕書故履霜堅冰之漸不得不待嚴于中官而況今日事非唐宋比亦非

武宗時比何也唐宦官之禍最烈以其握兵柄也如文宗之甘露驪變與穆僖之受制于軍阿父之流雖威談尚出今日之右而唐制天子得與羣臣相接賜對而奏不啻媿媿如家人故訓註在呂超之徒猶得爲人主畫策去

之今

主上即章疏往往留中不省况而奏乎此外臣勢愈疎則中官勢愈盛而事不逮唐之一驗也宋之宰相能以空頭勅去大璫不旋踵今能行之乎且王曾以副相視山陵陞辭請對以數語立誅雷允恭而并籍丁謂今亦能之乎此宰相權愈輕則中官勢愈盛而事不逮宋之二驗也

武宗稱人貴矣逆瑾爲首而下之六七璫猶力

領天牒

卷三

上書

三

能與之抗且賢如張永可說而使爲我用又武宗時即有假旨立枷大臣等事而

武宗數出微行昵此非一途即瑾擁蔽之而未嘗能脅制之故楊文襄激說張永回奏豹房不難以夜半出寸紙籍之今此璫方作聲色假亢直以禁制

主上主上亦實有嚴忌而不能呵厲之蓋以一宮大閹皆出其門稍異已者大則誅磔小則投閒此曹亦習知

主上之終不能自振而同聲附和之推挽之所謂莫三人而逃與臣下雷同非人主之福者莫今日爲甚是此璫逆萌雖非璫比而盤據堅固幾出理上井不逮

武宗時之三驗也又萬曆初記二張司禮用事雖作威福第竊之耳非若今日竟出其手傳諭閣中奉行唯唯乃起居註所載申王召對詔令鯨璫伏罪請死而當時申文定公出語太軟

神廟曾微哂之天下傳以掩口今此璫恥于庭辯又必欲以調停之擔委閣中遂假視

皇太子急症一說今初六午召五相公入深禁肆其辯彼雖假舌於王司禮而若此光景璫勢太重相體太褻今日即欲吐申吳門一軌語不可得況迂引漢唐諸盛事乎是璫羽翼已成全無顧忌又併不逮

神廟時之四驗也然則今之苞苴不行卽向盜竇一空之人也何以昔貪而今廉也名曰不

何吏兵二部說事彼直眼孔大不屑問此紙裏中物耳而又何捏 旨傳擬事事自恣必欲盡穿朝臣鼻孔而顛倒其雲霧中此可謂之不作威福否又謂之不壅蔽

主上聰明否夫心本大奸而跡類大賢此政王莽謙恭之日而奈何二三元老亦狎之如海鷗耶夫中官之禍莫大於有兵今內操雖止掖庭小兒而衆已數千便非易制故愚以爲卽非逆璫比而他日如田令孜輩劫遷乘輿

之事斷斷必能行之聞師相私論此事以

神廟初亦有此必過謁陵方罷今無論謁陵無期此操原爲東事棘而設東方未寧卽了謁陵豈能便散此軍而不戢自焚與如虎斯翼二隱憂亦不可不寒心也且自古閹人無反以謁者監何繇有見故

英宗之誅曹吉祥直引漢曹南曹騰曹操諸系以折之今璫之子女成羣非連姪椒室卽替筆鳳池此尤古史所絕少猶記唐之高力士

亦有子蔭而高素小心遠嫌且本南粵人非若今之富過郡場黨連三輔者比又忽之者則曰此瑞目不識書本一僮父終何能爲不知田令孜亦起于五坊小兒以鷹犬事上面駁柄用今事亦絕類之夫事英主難於降氣而易於轉手事中主易於容忍而又難於割恩此際爲之大臣者既不能先事折其萌芽安得不協力籲天以消弭其泰甚且楊憲副盡聲以吐大端幾臚列已罄所未及者止去

頌六

頌六

頌六

頌六

秋漆 旨停刑與近日連婚外戚二大事耳今六部九卿與臺諫公疏單疏充滿公車在黃扉諸老何能無言況在師相行決去志古史魚不惜屍諫豈以一去便同寒蟬乎故目下尊疏斷不可少而萬萬無唯急自洗辨之理彼御史焦芳同傳之說原各有所指何至扯以自辨但如此事開動盈朝非謂衆怒難犯亦非謂體面當了實以此番大舉不能使此端稍挫抑變動於宮闈之間則彼將來

復奚顧忌我將如何收拾了局復玷朝班乎故愚以師相不難一言而難於爲畫兩全之疑之策以祈懇

主上之必允夫楊公一疏譬之博浪一椎秦亦震動今見公疏累累豈無懼禍心何不使伊黨善說之姑亦引疾避閒私第數月暫謝厥印別委一人署之卽如左班大臣被論亦須註籍數月此豈非賢中官事而魏何難創行之一面勤以戚屬在兩房及金吾者俱引疾

去一面請

主上恩禮不替而第罷其柄任一面潛訪肩下內璫稍有智算能抗之者援之在事不第使其門下魚貫以進而有傳法沙門之請一面請中旨戒諭中外處分止可如此以後不得雷同沽激而又嚴勅首倡言者安心供職以別謀求軍國重務毋徒以擊中官清君側爲名高如此結局庶乎猶得中策此不在密揭爭之而全在于密使所親信者巧說之

昔平勃之詒產祿則必藉陸賈以通鄼寄趙汝愚之請禪詔則必藉侂冑以通關禮此曹傳說有効又在速酬之而卽感謝之此政所謂以儀秦之術行伊周之心

二祖

列宗豈不在天呵護若第云此瑞作用有賢而無好古方不可用于今遠憂不必設于此而此瑞權柄必不可卸此瑞羽翼必不可剪止以姑不深究四字爲草草調停之法則真不願今黃扉諸老挽回僅出于此尤不願我師相以三朝元老休戚與共者而亦坐視至此也今師相次去無難也能逆中官便能去若中官果欲假我作搪牌雖千疏不能去也若師相能以此兩解法爲完局雖終始寂無一言而天下萬世諒之稱之而報國之功成還山之念足矣若不能結局此事徒以一去爲高此震澤以下之所能爲即李文正未必肯出此况向所期許與天下所仰望又不止

如洛陽餘姚兩公而已者昨蒙教云原無機會何云失也愚則以機會尚在在遠識者深思而密斷之耳此番話曾不吐于朱平翁以非其任也卽師相非去志已決亦未可効此言也夫惟不肯休戚毀譽素與師相共而又幸向無一私干請且無一語謾聽是以更出不達時務門生之上而強聒如此惟耐心一評採之尙肯召問不憚星馳矣六月初九日奏記

野史氏曰當天啓之甲子諸君子不量力而料虎頭瑞勢且如燎原矣所恃一線之未裂唯福清在耳福清去而事不可爲矣嗣後夷倭者相望也謫遣者相踵也而福清獨以功名終悲夫

諭兵部

崇禎二年

朕以東事付督師袁崇煥固圍恢復控馭犄角一切聞外軍機聽以便宜從事乃島帥毛文龍懸軍海上開鎮有年動以奉制爲名案驗全無事實勦降獻捷欺誑朝廷器甲芻糧盡耗軍國屢奉移鎮明白肆慢罔聞奏進招降僞書辭旨驕悍而且剛愎自用膽勢滋張彈劾無休節制不受近部署夷漢多兵汎舟進登聲言索餉雄行跋扈顯著逆形崇煥目擊危機躬親正法據

須天廣律

犯禁

三

奏責數十二罪狀死當厥辜大將重辟先聞自是行軍紀律此則決策弭變機事猝圖原不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綸仍着安心任事一切善後事宜委任道將料理仍先大書榜示曉諭東江各島元惡既正典刑逆節尚未及發姑從寬議家屬子弟在島在籍悉放寧家冒姓查已歸宗併親暱用事諸人咸從赦宥將領量才授任洗濯維新軍士清伍給糧勿致饑困久戍勞苦願除名者聽遠民丁壯收伍給屯老弱西歸量

領天廣律

定禁

三八

去此一大靈莊誦

聖諭區畫如鏡至謂文龍行賄廣交中外呼鹿流布飛語搖惑人心

宸鑒何啻洞于觀火後來崇煥孟浪無謀虜至無一哨探徘徊城下又不能決一死戰以殉國恩卒敗而服上刑宵壬因此遂欲借題殺人構及帷幄之臣株連善類幸

天王明聖不遂邪謀今其餘孽肆逆懸首崇街識者前後參觀可以知得失之林矣

附東江始末

毛文龍浙之仁和人原以名色弁流調發浙兵救援朝鮮留滯遼左碌碌無奇遼陽既失流落伏藏與逃衆自海道回南舟泊鎮江同行弁輩薄暮登岸詢知城中叛將佟養真兵民不滿百人衆與商確初猶畏縮強而後可夜半緣城開門養真臥內被縛兵民盡掩殺間聞報捷本兵張鶴鳴以海外奇捷聞乃文龍塘報王化貞以爲奉有密令不及能廷弼

公法

三

兩人隙始開而愈疑遼人不附盡屠鎮江一帶兵民設防愈密文龍實階之禍適當事者力王化貞遂加授職銜隆以事任其實毫無賴後廣寧再失聲信難稽依附多布置日廣遂倡爲牽制之說報功獻俘冒濫爵賞器甲糧餉歲糜金錢亡算至六月西寇深入牽制之說不驗尚多方彌縫一切變幻情節皆不可測袁崇煥每與廷臣言毛帥借爲護身符今當窮之可用則借彼爲用不則易

有天子

手

之故禁海改貢以致其來約會面訂以覘其情請餉奏給以安其意躬行深入以釋其疑已察其念不少移勢且難制然後數其罪而置之法蓋緝知文龍通奴往來商販米貨名爲接濟朝鮮而實轉輸奴寨此尤叛逆罪案也于是崇煥稽核東江官兵在清江者給賞隨繇岸乘輕騎抵登州立散諸將酒飯頒賚官兵有差崇煥調兵船五十隻穿歷各島泊雙島登嶺謁龍王廟向諸將云國初中山開平諸君子相從始戰鄴陽采石繼戰于漢北三軍水戰勝馬步戰亦勝始得驅逐胡元以成一統今水營止以船開守豈能連騎入水戰乎本部院若復河東不以水汛了事且必用之陸地兵將毋得虛冒賜諸將酒飯忽傳毛帥至進見上下交拜文龍餽禮三帖飯二卓文龍側坐茶敘出崇煥回看文龍乃云今遼東海外只本部院與貴鎮二人務期同心共濟方可結局本部院歷險至此願相商

爲進取計軍國大事在此一舉本部院有箇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藥否文龍云文龍海外八年稍有微功每爲讒人所掩以致兵馬錢糧器械事缺乏弗克如願倘若一一應付協助成功特易耳辭回傳免謝隨諭船上不便供應毛帥帳房留飯崇煥屈體待之杯酒款之文龍若有所不屑者崇煥宣諭皇上神聖與堯舜湯武合爲一君當勉爾疆場顧文龍若快快不得志且謂

宋史

宋史

主

嘉宗皇帝恩遇之隆崇煥不覺失色及叩其方略則云寧遠兵馬俱無用止以東江二三千人深伏要處一火攻遂了東夷崇煥愈訝之二更方散次日文龍請崇煥登島禮畢東江將官叩見又夷丁叩見賞夷丁銀米布訖毛姓家丁帶刀環繞崇煥叱退與文龍言節制更定營伍設道廳以監臨文龍悍然不樂而切恨閩鳴泰武之望二人其意在袁也三更方散次日差官謝文龍又置酒譙崇煥皆便

服登島崇煥諷曰貴鎮久營邊塞朝夕憂虞杭州西湖儘有樂地文龍應曰久有此心但職惟知減奴孔竅如減東奴朝譚卑弱可襲而有也崇煥又曰朝廷念君勤勞當有代君者文龍曰此處誰代得有傲慢不悅意酒散崇煥令副將汪蒼議事反覆婉諭開導欲其親信左右提醒之也二更方出次日賜東江兵三千五百七十五名銀糧不等亟召營將授計出遂行文自旅順以東行毛帥印信

宋史

宋史

主

西行督師印信又行文定營制恢復鎮江旅順事文龍俱未遵依崇煥遂與隨行將官布置已定傳令登岸擺圍較射頒賞先設一帳房子山上崇煥坐以待之文龍果來謝與之坐文龍曰老大人何日發駕崇煥曰寧遠重地來日便行今邀貴鎮島山盤桓觀兵角射文龍領從崇煥又云明日不能踵謝國家海外重寄合受本部院一拜相約減從往遊指麾各營兵四面擺圍文龍隨從官百二十

員俱繞在圍內兵丁千名截在營外崇煥問東江各官姓名俱應姓毛文龍云俱是敝戶小孫崇煥笑云汝等豈可都姓毛是出乎不得已若皆奸漢人人可用我前的官有許多俸兵有許多糧尚然不能飽汝等海外勞苦每名只得米一斛甚至家有幾口俱分食此米之億至此情實痛酸汝等受我本部院一拜爲 國家出力自後不愁無餉各官感泣叩頭再四隨問文龍云本部院節制四鎮清

嚴海禁實恐天津登萊受腹心之患今請設東江餉部錢糧縣寧遠東江亦便昨與貴鎮相商必欲解銀自往登萊糴買又設移鎮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節制并設道廳稽覈兵馬錢糧實數俱不見允終不然一刻枝梧過去虛費 朝廷無數錢糧要東江何用本部院披肝瀝膽與汝談了三日只道汝回頭是遲也還不遲那曉得汝狼子野心總是一片欺誑到底目中無本部院猶可方今

聖天子英武天縱 國法豈容得汝語畢西向叩頭請 皇命拏下文龍剝去冠裳文龍尚有抗意崇煥又責云你這本部院是箇書生本部院是朝廷一箇首將你這毛文龍有應斬十二罪你知道麼兵馬錢糧不經查核夜郎自據橫行一方專制孰甚一當斬說謊欺君殺降誅順全無征戰却占首功欺誑孰甚二當斬剛愎撒潑無人臣禮牧馬登州問鼎白下大臣不道三當斬每歲侵餉銀數千萬每月給米三斗五升剋減軍糧四當斬私開馬市潛通島夷五當斬命姓賜氏不出 朝廷走使與倭濫給割付犯上無等六當斬劫掠商人奪船殺命積歲所爲劫賊無算身爲盜賊七當斬部將之女收而爲妾民間之婦沒而爲奴好色誨淫八當斬逃難遼民不容渡海日給碗米令往掘參畏不肯往餓死島中草菅民命九當斬拜魏忠賢爲父迎見旒像于島中

至今陳汝明一夥盤踞京師交結近侍十
斬奴酋攻破鐵山慘殺遼人無數逃竄皮島
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復寸土觀
望養寇十二當斬這都你的罪案今日殺了
毛文龍本部院若不能恢復全遼以還朝
廷願試尚方以償尔命又宣諭各官曰毛
文龍這十二罪你們說該殺不該殺若本部
院屈殺了你你們上來就殺了我反以身從
之衆官俱相視失色叩頭哀告文龍神顏鬼
表不復能言但云文龍自知死罪只求老爺
開恩崇煥曰你不知國法久矣若不殺你
這一塊土非

皇上所有向西叩頭請尚方劍斬文龍首級
于帳前即令將頭付他親人安葬園外隨喚
東江各官進見云本部院今日只斬文龍一
人以安海外兵民這是殺人安人尔各將照
舊供職各復原姓爲國家報効罪不及尔
慎毋疑又將東江兵二萬八千分爲四協督

聞

率分任訖仍頒賞各島官兵有差以彰信實
必罰之意安撫畢命具祭崇煥親詣文龍柩
前拜奠云昨日斬汝是朝廷的法今日祭
汝是本部院的情遂下淚諸將官俱涕泣感
歎次日復登山試演委中軍至皮島收回所
賜文龍尚方劍符驗乃抵寧遠待罪具疏以

頌天臚筆目錄

神養臣金日升次

第一卷

今上聖諭聖旨

龍飛初政

大孝

聖諭四道
聖旨十七道

聖學

聖旨十一道

內治

聖諭三道

篤親

聖諭一道
聖旨八道

睿鑒

聖諭八道
聖旨三十二道

恩賚

聖諭二道
聖旨七道

第二卷

今上聖諭聖旨

龍飛初政

旌忠

聖旨十三道

勦姦

聖諭四道
聖旨四十三道

納諫

聖諭一道
聖旨二十四道

節用

聖旨五道

恤民

聖諭四道
聖旨十三道

禦夷

聖諭一道
聖旨十八道

第三卷

召對

崇禎元年

召對

崇禎元年

召對

崇禎元年

召對

崇禎元年

召對

崇禎元年

召對

崇禎元年

召對

崇禎元年

召對

崇禎元年

十月十一日 十一月初六日

十一月十四日 正月二十八日 己巳

第五卷 贈座

楊漣

傳略一首

奏議四道
紀事一首
血書一首
辯揭一首

左光斗

傳略一首

奏議四道
紀事四道
行實一首

第六卷 贈座

魏大中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詩詞三首

袁化中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詩詞一首

周朝瑞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顧大章

傳略一首

奏議二道
遺筆三首

第七卷 贈座

繆昌期

傳略一首

自序一首

周宗建

傳略一首

奏議三首

第八卷 贈座

周順昌

傳略一首

紀事五條

李應昇

傳略一首

奏議二道
詔獄詩十九首

黃尊素

傳略一首

奏議二道

第九卷 贈座

贈座

詔獄詩一首

贈座

詔獄詩一首

高攀龍	傳略一首 奏議二首 附劉京兆跋語一首
周起元	紀事四條 奏議三首 遺筆一首
第十卷 贈座	
萬燦	傳略一首 奏議一首 王之寀 傳略一首 奏議一首 辯揚一通
劉鐸	傳略一首 民賦一通 夏之令 蘇繼歐 丁軋學 吳裕中 張汝次
五君子合傳	
第十一卷 贈座	
趙南星	傳略一首 奏議一首 周嘉謨 傳略一首
鄒元標	傳略一首 奏議一首 馮從吾 傳略一首 附先幾答一篇
孫 璋	傳略一首 遺疏一通 王 紀 傳略一首 條議二首
侯震暘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方大鎮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第十二卷 簡恤	
岳元聲	傳略一首 疏略一首 湯兆京 傳略一首
何士晉	傳略一首 奏議一首 夏嘉遇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吳用先	傳略一首 奏議一首 韓光祐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馬孟禎	傳略一首 奏議一首 吳國華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章允儒	傳略一首 奏議一首 滿朝薦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臧照如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吳懷賢 傳略一首 文移三篇 文移三篇

第十三卷 上 起用	
韓 嶺	敘事一首 奏議二首 孫承宗 敘事一首
何如寵	敘事一首 盛世承 敘事一首
孫慎行	敘事一首 奏議一首 鄭三俊 敘事一首
倪應春	敘事一首 奏議一首 范鳳翼 敘事一首
王心一	敘事一首 奏議二首 倪思輝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文震孟	敘事一首 奏議一首 鄭 鄮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馬鳴世	敘事一首 奏議一首 馬鳴起 奏議一通
周之綱	敘事一首 奏議二首 劉鱗長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上書一首
第十三卷 中 起用	
梅之煥	敘事一首 奏議一首 畢懋良 敘事一首
畢懋康	敘事一首 奏議一首 陳以聞 敘事一首
方孔炤	敘事三首 奏議一首 宋鳴梧 敘事一首 奏議二首
第十三卷 下 起用	
陳良訓	六月初四 劉 璞 六月初七 日一疏
顧其仁	六月初八 胡士奇 六月初十 日一疏
劉 芳	六月初十 周汝弼 六月十一 日一疏
鄒維璉	六月十一 房可壯 六月十三 日一疏 崇禎元年三疏

許譽卿	六月十三	劉其忠	六月十四
熊奮渭	六月十四	陳熙昌	六月十五
李光春	六月十八	王政新	六月十八
梁元柱	六月廿一	張鑄	六月廿七
第十四卷 上 起用			
李長庚	敘事一首	陳干廷	敘事一首
錢春	敘事一首	劉宗周	敘事一首
范景文	敘事一首	鹿善繼	敘事一首
呂維祺	敘事一首	孫必顯	敘事一首
沈萃禎	敘事一首	楊棟朝	奏議一通
鍾羽正	奏議一通	趙應期	奏議一通
陳必謙	敘事一首	吳煥	敘事一首
第十四卷 中 起用			
沈演	敘事一首	唐世濟	敘事一首
喻思恂	敘事一首	虞廷陛	敘事一首
第十四卷 下 起用			
黃承昊	敘事一首	顏繼祖	奏議一通
陳祖苞	敘事一首	高斗光	奏議一通

汪心淵	敘事一首	徐日曦	敘事一首
劉賁卿	敘事一首	第十五卷 上 啓事	
方震孺	敘事一首	惠世揚	敘事一首
毛士龍	敘事一首	侯恂	奏議一通
張慎言	奏議一通	王允成	奏議一通
第十五卷 下 啓事			
倪元璐	奏議三通	李明睿	奏議二通
閔可陞	奏議二通	鍾炯	奏議一通
張承詔	奏議一通	葉成章	奏議一通
第十六卷 啓事			
沈惟炳	奏議一通	王道直	奏議一通
張三謨	奏議一通	范復粹	奏議一通
陳獻策	奏議五通	許國榮	奏議三通
第十七卷 戩瑤			
朱國弼	敘事一首	江起龍	敘事一首
錢元愨	奏議一通	錢嘉徵	奏議一通
史躬盛	奏議一通	樊維城	奏議一通

第十八卷 鈞黨

吳尚默 奏議二通 許九皋 奏議一通

黃正賓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第十九卷 訟寬

劉應遇 奏議一通 魏光緒 奏議一通 王振奇 奏議一通

瞿式耜 楊勳周訟 為萬縉訟 何棟如 敘事一辯疏

惠世揚 敘事一首 胡上容 敘事一首 胡上容 辯疏一通

耿如杞 敘事一首 方惠歌 胡李訟 王元翰 辯疏一通

第二十卷 訟寬 黃宗義 寬疏一通 左柱國 寬疏二通

楊之易 寬疏二通 繆虛白 寬疏一通 李遜之 寬疏一通

魏學謙 寬疏二通 夏承 寬疏一通 吳道昇 寬疏一通

周茂蘭 寬疏一通 袁勳 寬疏一通 丁復學 寬疏一通

高世儒 寬疏一通 吳道昇 寬疏一通 丁復學 寬疏一通

萬三坪 寬疏一通 袁勳 寬疏一通 丁復學 寬疏一通

趙清衡 寬疏一通 袁勳 寬疏一通 丁復學 寬疏一通

周彥陞 寬疏一通 袁勳 寬疏一通 丁復學 寬疏一通

附紀 關錄 浙江湖廣山東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阻封事 略 公案 冒爵辨真 寧遠 鳳凰見

五瑞 玉璽出 黃河清 鳳凰見 五瑞 辨木兵 風波柱 震澤漁

五奇 明月夢 曲安書 附紀 關錄 浙江湖廣山東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附紀 關錄 浙江湖廣山東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阻封事 略 公案 冒爵辨真 寧遠 鳳凰見

五瑞 玉璽出 黃河清 鳳凰見 五瑞 辨木兵 風波柱 震澤漁

第二十一卷

附紀

朝野紀聞 天啓 詔獄慘言 天啓乙丑 楊

緹騎述 西貢七 職審案 揚州劉 太守事

第二十二卷

附紀

開讀傳信 蘇州 天變邸鈔 北京

二俠 汪文言 五人 顏佩韋馬傑虎揚

第二十三卷

附紀

關錄 浙江湖廣山東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阻封事 略 公案 冒爵辨真 寧遠 鳳凰見

五瑞 玉璽出 黃河清 鳳凰見 五瑞 辨木兵 風波柱 震澤漁

五奇 明月夢 曲安書 附紀 關錄 浙江湖廣山東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附紀 關錄 浙江湖廣山東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阻封事 略 公案 冒爵辨真 寧遠 鳳凰見

五瑞 玉璽出 黃河清 鳳凰見 五瑞 辨木兵 風波柱 震澤漁

五奇 明月夢 曲安書 附紀 關錄 浙江湖廣山東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附紀 關錄 浙江湖廣山東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阻封事 略 公案 冒爵辨真 寧遠 鳳凰見

五瑞 玉璽出 黃河清 鳳凰見 五瑞 辨木兵 風波柱 震澤漁

五奇 明月夢 曲安書 附紀 關錄 浙江湖廣山東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附紀 關錄 浙江湖廣山東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阻封事 略 公案 冒爵辨真 寧遠 鳳凰見

五瑞 玉璽出 黃河清 鳳凰見 五瑞 辨木兵 風波柱 震澤漁

頌天臚筆卷一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諭旨

一大孝

臣聞古帝王未有不以孝治天下者也虞周尚已降及二漢諸帝謚必從孝唐宋徽號亦以孝爲首稱至于循名責實懃德多矣洪惟我

朝

有天子
二祖創繼述之猷

十宗紹光大之緒莫不夙夜上德允迪要道有光前辟垂範來茲然

累朝凡膺代先之痛多逢欣及之榮罄色養于

東朝極人倫之樂事獨我

皇上當

冲歲而

仙馭雙賓迨

桐封而出入銜恤况當逆嚙跋扈彪帛縱橫

之日欲希恩格外隆所自出何可得乎

天贊

聖衷

嗣登大寶于是始得

正匹敵之號

崇遷祔之儀

罔極之恩稍酬于身後

不賢之思永錫于萬方竊覽邸報恭誦

頌天臚筆

卷一

屢旨諄諄懇懇必慎必誠有以仰窺

聖天子純東至性法

祖奉

親卽舜之大孝武之達孝無以喻斯曾何漢唐

宋之足云也予以攬神民之助啓

麟定之祥而縣

曆數于億萬斯年直釀諸純孝一念而有餘

矣誰謂非我

皇上繼天首物之第一義哉撰大孝第一

○內官監 傳奉事奉

聖旨聖母遷祔所開應用物料着工部刻期辦進仍委司官同該監官相兼看管所用殺廟手着于昌永二營撥給其興工遣官祭告梓宮經行應搭浮橋應填低窪處着禮部查例二部會同相度料理行該衙門知道

○禮部接出

聖諭朕思冲切之時仰賴

光廟莊妃李娘娘撫摩鞠育備盡劬勞不異毛

裏朕今嗣登大寶追念前徽圖報之心實切

于懷且李娘娘與

孝純皇后陵園同兆今者 聖母遷祔有日情

制于禮李娘娘獨厝舊室言念及茲益增悼

愴該部速查例議加上封號以慰幽冥以彰

朕孝思追慕之意特諭

○禮部接出

聖諭原封成妃李氏因逆惡魏忠賢竊弄國柄

矯旨革奪銜究未雪朕思

皇兄在天之靈仍復成妃諡部知道

○禮部接出

聖諭朕念惟身後易名者萬世之經而稱天以謚者臣子之誼蓋所以昭功德垂永久也鴻猷偉績夏古隻今可無博稽舊章式崇廟號

洪惟

大行皇帝躬亮舜之資致唐虞之治繼志述事

襄堂構于三朝雪恥除兇赫聲靈于萬世建

君臣父子之極開蕩平正直之風朝講勵精

批答如響聲稱郊禮則無言之顯格胥虔篤

念親潢則燕及之河山並奠乃至憑凡之末

命亦惟東事之勞心厥功茂矣厥志偉矣不

有鴻稱曷昭盛美然而聞見寡昧無以量測

乎高深惟爾臣庶追思庶幾能形摹其彷彿爾

禮部其美文武羣臣悉心詳議立名惟核取

義惟允用以掄揚大業彰信來茲擇日恭上

尊謚冊寶以昭我

皇兄之休于 無斁欽哉故諭

○禮部爲尊謚事

大行皇帝廟號

憲宗慈皇帝奉

聖旨覽卿等擬上大行皇帝尊謚作速議送翰林院官撰文

○工部爲陵工需用浩巫事奉

聖旨陵寢大典事宜早稟該部既稱匱乏內帑亦異昔時多方搜括五十萬兩給貯節慎庫同巡視科道官眼同登記支銷以資經始其餘該部須悉心設法措處接濟務要刻期肇興作速告竣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總督河道李爲遵 旨相葺陵工事奉

聖旨覽奏皇陵寶城完固無築其議葺饗殿等工着督工各官用心料理大務增修用妥

仁祖之靈慰朕孝思該部知道

○特諭內閣

上傳本內凡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皆出格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卿等傳示各衙門欽奉

遵行

○兵部接出

聖諭聖母老娘娘弟和陽衛正千戶劉效祖陞

伯爵劉繼祖陞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劉文

炳劉文耀俱陞錦衣衛指揮同知都着帶俸

兵部知道

○吏部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聖母懿親劉效祖着封新樂伯歲給祿米

一千石

欽天曆事

聖學

臣聞潤色鴻業式是古訓成就君德責在經筵昔心學肇稱厥惟十六迫諠辟迭起或相千萬蓋表正殊尚寒暴不一雖復權卷戒行孝講高閑而耽月露之末巧難黃老之駁術遺議往牒不易枚舉我皇上躬天縱之聖則軌行之健

清心寡欲師範謨于湯銘

緝熙志學法允文于周頌

公天曆辛未

卷一

聖學

九

開筵之請忠愛是褒安危之快

披閱無間矧

諸經溫文有善必擬辟雍

色笑無思不服度越往昔猶歟盛哉撰聖學策

二

○大學士

奏爲經筵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開筵講書具見忠愛知道了經筵少待明春共日講着于本月十六日舉行欽此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爲請復 祖制事奉

聖旨覽奏士習戒嚴教範宜飭這條陳學規文體皆大有裨于雍政薦辟再酌議行餘俱知道了

○內閣等揭帖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廣資政修啓沃朕懷足見輔弼忠誠恭進日講諸臣條款朕已洞悉知道了

○提學御史題爲士習係乎民風事奉

公天曆辛未

卷一

聖學

十

聖旨覽奏士習篤陵文體詭異非實力挽回弊將何極今後士子各宜遵守臥碑有違犯的卽與重治取文以醇正典雅爲主說得是餘俱知道了

○大學士施鳳來揭帖奉

聖旨覽奏所進經書講章并御前見安思危諸本通鑑直解朕不時披閱具見卿等輔導朕學啓沃朕心足昭忠愛懇切至意知道了
○工科給事中爲景運方隆事奉

聖旨朕惟勵精圖治樂聞謠言開經筵勤召對
慎起居允爲今日沃心保身急務各衙門職
掌攸關都着一洗因循共襄治理仍申明該
科註銷之法按季核實奏考選還着遵例
于明春舉行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題爲履端伊始事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宜博覽古今通鑑一書有裨
法戒朕方進講知道了勤召對以治泰交訪
邊材以儲急用說得是邇來京庾不足如借
籍撥餘銀以先釋本色寬收減糶以利民兼
以羨息給京軍是爲理財一法該部卽與酌
議行

○兵科給事中張鼎延爲寶曆初開事

聖旨朕親裁萬幾緝熙志學這本說簡來身心
懲前步後知道了用人宜審不得徇人姑息
借題之門說得是大奸宜殛黨與宜清已着
法司定罪至慎詔獄誅戮一洗舊習甚有裨
于新政該部知道

○提學御史爲 聖主御極事奉

聖旨覽奏勤學召對親賢謹躬皆有裨于政理
年來門戶二字姦黨巨惡借題推折善良朕
已洞鑒奈錮諸臣分別起用張國紀召還袁
崇煥伍樞俱已有旨了兵部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爲敬效愚忱事奉
聖旨朕遜志熙時凡有關理學諸書都着次第
進講召對亦將不時舉行新網弘開藩籬宜
撤若何足國安民教寧邊圉各當合志講求
漸成實事再有爭口舌的便是貳心溺職之
臣這說勸賞可行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錢 爲仰體 聖衷事奉

聖旨聖學以執中爲要相臣以身任爲資方是
明良盛際說得是餘款俱切中機宜封疆事
重年來効力諸臣如朱熹元閔夢得等俱議
用守正導職行經本處懸坐賊私槩宜蠲免
都着酌議來說該部知道

內治

臣聞倪天作頌應地徵符椒窹之司維其
棘已然而副微之舉獨觀周年家法之美
差傳宋日孰有

德備坤爻

識資

乾斷如我

聖后者乎方夫

代邸在潛惕若集木

頃天麗奎

宋一

大寶初續寶繁伏莽顧上而由護

飛龍下則默參射隼誠彤管莫既青簡爲烈矣

况夫

普薦繫之德則小星在御

衍姦羽之慶則繞電流祥

女士之登匪天意歟撰內治第三

○禮部接出

聖諭朕聞太極玄撰首開乾坤天地合德乃生
萬物則君之有后固儼體于兩儀而弼成于

風化者也朕昭受鴻圖誕撫函夏思順陰陽

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王之傳嘉內德于安

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崇壹教宜正隆稱元妃

周氏揚芬華族毓慶珍源

皇兄慎選以配朕躬夙夜無違而聞敬戒已受

封章于潛邸丕續景命以維新四德咸修六

宮著範可冊立爲皇后女順壽承乾之佑坤

寧協應地之符爾禮部擇日舉行特諭

○禮部等衙門爲欽奉

公三册生

卷一

五

四

勅諭事謹于九月二十七日辰時

冊封

皇后奉

聖旨是着禮部尚書來宗道特節英國公張惟

賢捧冊大學士黃立極捧璽施鳳來行禮

○文書房傳出

聖諭禮部朕選東西兩宮爾禮部傳行五城于各該地方訪舉并及女子年十四至十六歲容貌清端德性賢淑者許赴官報名聽候選擇其應行事宜爾禮部便開具來看故諭

欽天監

卷一

內

三

篤親

臣聞九經敘滿蘆之樹次及親親肆筵歌行葦之葉實惟戚戚迺鴻飛遵消猶俟風雷鶴鶴在原僅同華萼蓋冠履既懸肺腑斯邈千古一轍勢固然爾我

朝上自

二祖下迄

列宗世篤本支誼毗左翼自羅瑣禍急出

桐封咸知司馬之心明廟

行三龍共

卷一

篤親

二

潛龍之羽翼茲所需悉爲裁削幸我

皇上奮此赫怒殲厥凶豎

悼日馭之沉灼艾匪痛

軫天殤之憾長枕爲薄爰普

一祝暨此

三藩

先帝釋其遺憾

皇祖罔或時惻之翰逾聯維城彌綸一舉致善

莫備是矣撰篤親第四

○瑞王奏爲贍田奉 旨至三事奉

聖旨覽王奏闕府養贍田土奉旨已久如何該撫按官推掇耽延不行完報顯是違玩姑不究還着上緊撥派某府州縣田土造冊送府自行收管立業如有仍前玩視不遵的該部指名參來處治毋失朕篤念親藩至意

○桂王奏爲微臣已承去國事奉

聖旨覽王奏桐封告竣朕心嘉悅諸所經涉地方與護送諸臣及有供事數怠俱已洞悉楚最煩悍隨封應竣房屋及園府內外供給着該撫按嚴飭府縣官速行處置無得延緩着有所歸該部知道

○瑞王奏爲食鹽道違事奉

聖旨覽奏漢中河東水陸阻隔遠支食鹽驛費煩重委有未便着依議改支川省商課仍前包納以體王順民節省費煩之意該部知道

○瑞王奏爲循例請賜協濟事奉

聖旨王封漢中賁遣之使順順遠道所請站銀

着照例議給協濟無致困累該部知道

○兵部等衙門恭報封 王升殿之期事九月初六日 登極奉

聖旨覽奏桂王入邸藩封事竣朕心嘉悅府第工作既完殿廷其餘還着上緊督造在事諸臣俟通完日另敘該部知道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溫 奏爲

三王經臨事奉

聖旨據奏三王經臨皆利涉無阻俱已就國該地方官護送勤慎克襄大典朕心嘉悅知道了該部知道

○兵部接出

聖諭皇后父南城兵馬司副指揮周奎陞五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兵部知道

○左都督劉岱奏爲 聖明御宇事奉

聖旨朕新御極頒恩威臣自宜篤厚然其親疎亦有不同着部科酌議具覆

○駙馬齊贊元奏爲權惡已除事奉

聖旨齊贊元李忠互相糾參妖違和氣李忠等
着照舊管理府事齊贊元身爲懿親不得更
懷風嫌齊歌凱准復原職不許擅入府門近
侍魏奉并非本府之官着禁杜不得往來該衙
門知道

領天牒筆

卷一

萬曆

无

睿鑒

臣聞秦銅之照肝膽必徹禹鼎之鑄魍魎
罔遁光武攝西河之心明見萬里孝昭燭
上官之詐年纔十四事赫往牒談美千古
然而匪狐匪鳥代有壯風之感侯薪侯蒸
世鮮中林之辨典兵覆唐而累傳未聞更
瑟植黨危趙而終始卒如尋轍不聽之傷
嗚昔然矣我

皇上體睿知之資緝

領天牒筆

卷一

萬曆

无

光明之學

龍潛則遵養攸宜

霆擊則大奸距脫貂璫之柄立釋旄鉞之寄彌
慎言路之言易以沈濯薦人之人卽用轉
核

日月所照艸野慶焉撰睿鑒第五

○吏部接出

聖諭朕承

祖宗洪基嗣登大寶早夜思維銳精治理稔知

巨惡魏忠賢等竊

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羣姦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頻年誣讞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圖蔽日沉累彌天冤抑所積上干玄象以至星殞地裂歲祲兵連不可謂非逆惡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游魂猶然鬱紲絀冤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優贈卹與褒贈應廕卹卽與廕卹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波累猶羈者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致入淹傷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姦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平朕茲寬解悒鬱咸與昭蘇偕之正直以後諸臣大家以國事爲重毋尋玄黃之角體朕平明之化特諭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專權一而後統

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諉力

均則相擊自非審一以期何由出令制勝

先帝于宣雲關薊寧遠東江等處督撫而外分

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疆圉之意而一板

兩操侵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

隙萌構彼此自命咸稱贊員得且相蒙失且

相卸封疆事重其能堪此且內臣而遣以清

軍查餉專責而督鎮諸臣各有異見委難并

任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朕今于各處鎮守

內官一槩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

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

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

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竭忠盡以副

朕懷語曰明君委任以責成功功成有重賞

不成有顯罰其斯聽朕命爾兵部卽馬上差

人傳與各鎮每知道諭到之日各內官都着

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

交與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清開數目具奏其自備器械馬匹攜帶回京毋得阻撓特諭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嗣言丕基君臨宇甸念國家無一事不倚藉經費無毫忽不取辦小民惟此駢手胝足之儔實九邊庶府之命勞苦最甚嘆咻宜先所賴郡邑有司矢志循良殫心咨恤而項年以來官方罕課吏治日非貪墨載途驚鳳絕

響敲朴視爲故事農桑置若罔聞暴飲橫征

厭繁養之腹舖行里甲供結納之需吾民之罹于虐政者亦既水火不膏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責者又皆膏盲積習倒置官評樂逢媚之可親仇清白之異已猥徇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殘尚從寬典明經郡佐卽彈劾僅取備員甚者決裂隄防弁髦風憲巡方而效清流之沉湎擁傳而煩閭左之征求躬自教猷人誅則象如此弊風更僕

難指朕痛之恨之所以然者皆爾部院嚮策

先施紀綱不立節鉞重臣置同郵傳牙驍法

吏用及匪人率作省成撫民之實効復命考

核稱職之虛文功實由斯盡隳民生因而重

困茲特諭爾部院今後推用巡撫必擇廉明諳

練周知民隱者畀以保釐之寄治有成績加

銜久任其品足表儀才堪卿寺者無妨洊歷

清曹不必內外頻遷以節鉞爲通傳之舍巡

按各差御史于考選時卽加精核在差事宜

悉依巡方總在申飭舉行回道之日爾部院

嚴加考察有不稱職奏請處分勿得樂填稱

職以憲綱爲相沿之故套仍嚴論撫按官今

後有司真正貪酷黷財害民者不待入境報

滿之期卽時叅奏鞠核無枉朕處以

祖宗之法其論劾事情欵列備載無駢詞而失

實無叅重而處輕無置豺狼而問狐狸俾貪

人遺敗類之種頒諭之後在內部院衙門卽

時遵守在外撫按衙門近者一月遠者三月

以內欽奉施行如或仍踵敝風空文塞責朕得于省覽立便摘查該科看詳章奏卽行糾發

以溺職治罪疎稂莠盡除嘉禾滋殖事還

累朝熙洽之盛庶釋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聞欽哉故諭

○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接出

聖諭朕惟

祖宗設立科道衙門以警官邪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爲國家毗倚甚重慨自逆姦用事

殺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之士動遭屏斥遂令諸臣有懷莫吐鬱遶有日冀一發舒臂之

川然壅而必決勢固然也朕卽位以來弘開言路諸臣條奏不憚再三省覽日御文華謀

求商確發奸指摘之章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竭誠報國者固在朕鑒沾譽營私者未盡

人言薦舉屢戒無濫輒累牘以市恩糾奏論核失真或游移而鮮實初閱封章侃然忠諫

及朕詰問但諉風聞至不辨忠邪槩行論劾

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朕虛懷樂

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朕今特諭習科道諸

臣以後務洗積習各偕大道一秉虛公咸敷

忠直條奏必歷歷可行勿勦襲而徒紛口吻

彈劾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

身膺風紀尤宜先自洗濯處于無瑕之地其

有任意誣毀藉口風聞其或持已不嚴官常

先裂者朕得于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

人不當按以反坐之條決不爾貸使居言路

者無得錯雜是非其有官守者必不混淆名

實治亂在茲各宜悉飭欽哉故諭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國家勵世磨鈍莫重勸懲朝廷賞善

罰惡全憑舉劾

祖制在內總協院科城寺廠庫巡視在外督撫

官闕按漕倉屯鹽學政諸差每當事竣之期

例有舉劾之典凡以論辦官方課修職業關

係甚重不知起自何年沿成積套曠職掌而

弗談習鋪張爲故事核吏則人皆卓異課武則材盡孫吳殊乖論奏之經無當激揚之實朕深厭之特諭爾部院傳示內外各衙門今後撫按等差任滿舉薦所屬司府州縣各官或守極清嚴或才剽煩劇或綜釐弊詭或撫字心勞酌略稱揚言斯常實間有異等茂猷清節取一二條以備訪據不得但設駢詞混加誇詡論劾貪酷浮躁不及等官指事糾彈各有本色無罰重而參輕使甲苛而乙縱其頌天牘

○戶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披覽載籍見古昔帝王無不以敬天恤民爲第一義而其要在用人理財靖亂庇民有司各齊其官萬姓不墮其業相以消弭災沴鞏固邊防道義由長邇者上天垂戒月食太甚朕仰觀玄象惕焉不寧傳曰月食脩刑得非其辜含悲兆民怨苦愁氣所結致茲薄蝕欽此朕夙夜徬徨與爾大小臣工共圖挽回災變之策卽如九邊京運歲入不敷所出遼黔新餉日增而尤虞其匱噉噉咨怨實在三軍欲求充足其道何由籌芻盈朝而山林之沉錮者未登啓事夫位署有定壅滯堪通而各衙門多官冗吏猥濫更甚分毫無益徒吸民膏裁減清汰豈可不極力講求加派之徵勢非得已近來有司復敲骨竭髓以實其橐則懷保百姓寬省刑罰潔已愛民責在良吏作何選擇蘇此凋敝目今東西交訌戰守迄無定謀師老財殫治安尚鮮

成筭禦侮之道其効安在況且民貧而歲饑
侵吏竄而治日敝大臣憂讒畏譏不得靖共
之圖小臣望氣占風已長紛囂之漸有一干
此是千天和爾九卿科道務秉丹誠各陳所
見卽勅諭所未載不妨悉心條畫苟可以安
民察吏富國安邊者朕將採行之諸臣亦宜
痛洗夙習共勵公忠以副予一人則身脩行
之實意勿徒以虛文塞責其敬聽朕命特諭

吏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
遲迴在念而邊備稽弛間閭久困臣工習俗
相沿常牽情面之故套政事奉行不實徒誇
紙上之空言故屢召平臺時歷商確期振惰
窳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
未洽諮詢有間或參酌未詳朕與大小臣工
日相晉接共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協理
各有公署宜召煩煩恐滋耽閣惟是輔臣職
任股肱寄膺心膂票擬挈封疆之領要獻納

闢庶政之權輿呼吸相通斯爲最切今後除
盛暑嚴寒之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與
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小
臣工各宜清白乃衷靖共爾位有官守者恪
修職業無飾虛文而瞻實事有言責者殫竭
悃誠無昧自心而滋臆說若事關奏請宜剖
晰者仍候不時單宣面垂詢察核舉廢以程
勤惰按是非以辨貞邪奉公有特恩徇私有
顯罰一洗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庸熙績之
功爾等欽哉故諭

○內旨

上傳吏部都察院通政司六科等衙門近來章
奏未經御覽報房先已發抄漏洩機密成何
法紀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各衙門奏疏須候
批已下纔許報房發抄如有不遵的着法司
嚴提抄報人重處至一槩私揭俱不許抄違
者并處

○戶科左給事中李覺斯奏爲敬陳芻蕘事

奉

聖旨這本說臨御之初提綱挈領整齊嚴肅深得謹始第一義至尊

祖訓恤民窮廣出納朕與中外諸臣力行之破情面以勵公忠禁苞苴以辨真品尤得及時救弊之法果有徇情害政賄賂滋彰者科道官卽宜從實糾參該科記着該部知道

○內閣揭帖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爲國籌邊恢復疆域之意朕悉鑒知但師克在和事權貴一督鎮諸臣意見參商各邊鎮守內臣一槩撤回封疆事重其職守機宜俱付督撫諸臣肩任朕知道了

○四川道御史爲 聖政方新事奉

聖旨崔呈秀嫁禍李思誠一案會勘自明宣大訪事旂尉自同內鎮撤回其補誥勅寬繁累着該部議妥具奏餘俱知道了該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爲聖政日新事奉

聖旨羣臣流品經

先帝分別澄汰業已清明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共臻平康之治倘有奸詭宵人講張變行暗布機關攪亂新政緝事衙門嚴行緝訪確有實據重處不宥亦不許揣摩風影致生枝蔓該部科知道

○通政使呂圖南題爲媚祠之罪事奉

聖旨該司守正不阿所薦諸臣本末俱確黃克纘着卽起用林鈺等六詞臣及虞廷陞俱着各復原官前來供職朕受言雖廣用才必核所薦之人亦將轉核其薦人之人諸臣慎之該部知道

○吏部主事題爲仰體孝治事奉

聖旨往日追奪誥命諸臣因有可原者也豈無應追奪不可稱枉者如何一槩補典卽如近新追奪之潘汝禎謂不當其罪乎還分別酌議爲妥本中說袁崇煥一節着與確議覆奏該部知道

○豐城侯李 奏爲功茂上賞事奉

聖旨毛文龍牽制之關部科道臣自有公論何必浮談市德朕御極之初曾幾何日而連疏瀆奏殊不諳事體姑不究以後不得煩擾

○督師王 奏爲遼事不堪終悞事奉

聖旨卿前疏稱贊員今復自謂虛拘朕已洞悉卿意軍旅之事全在節制事權統一若分執其權隨意輕重人各從臾豈能得宜可謂確當之論已有勅諭將各邊內鎮盡行撤回一

卷一

聖

三

切兵馬錢糧器械等項俱着交割督撫鎮道衙門爲守禦之用封疆事重卿須一力擔當凡大將以下悉聽約束有未盡者着不時奏以稱委任至意該部知道

○通政使呂圖南奏爲貢生進言之心甚急

事奉

聖旨覽奏兩敘媚疏心事皎然錢嘉徵妄詆不必侈辯卽出供職原駁二疏着封進來看陸萬齡曹代何着法司究問李映日着革去衣

巾以正士習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周題爲 聖斷旣彰事奉

聖旨票擬原閣臣職掌事關重大親題御札不時召見朕當次第採行至明職守慎名器收廢弁俱得時政之宜着該部分別酌覆

○政司題爲 聖諭事奉

聖旨必覽虞廷陞巡青原疏從無厭臣句字紅本開豁知道了

○副帥江起龍奏爲 聖治煥然事奉

卷一

聖

三

聖旨糾彈奸惡原係言官職業豈得旁侵江起龍何官也來恰唾激聒顯是出位姑不究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爲謹遵會勘之旨事奉

聖旨這本因會勘權奸而究極源委可謂切當之論連日薦人之牘章滿公車揔彙精擇取自上裁自是吏部職掌朝廷用人惟求真才以濟時用若一舉濫收覆車可鑑九卿科道俱要曉的此意該部知道

○戶部員外王守履爲奸臣之罪狀事奉

聖旨這本說崔呈秀罪狀明悉先行削籍爲民追奪誥命俟會勘定奪陳爾翼三疏自相矛盾是非反覆着冠帶閑住舊輔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虞廷陛有旨了杜齊芳劉先春該部都與酌覆

○浙江道御史陸獻明爲逆首恃黨事奉

聖旨這本說黔事情形甚悉開屯養兵嚴偵防賊具見方略至剿以成撫還悉心與督臣計議行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題爲摧折一時之人
事奉

聖旨這本說銓補陞差等項報罷諸臣俱已有旨近來陞轉委有未妥以後推陞論資俸論功勞非實缺勿補如議行李思誠已有旨了其善類羅織的還着確議昭雪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奏爲朝政方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近日薦人之疏業已不勝應

難以後議論還歸言路非言責各修本等職業不許旁輩薦人所薦不當薦者坐罪若所真確着次第起用鄒元標夙有品望不宜苛求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太僕寺卿洪如鍾奏爲輒剛大振事奉

聖旨這本說提衡流品全在觀人深知職掌不宜以東林門戶名號錮人正得較時針砭奸惡既去諸臣當公忠體國勿以恩怨互報着實申飭行褒擬慘死各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戶部主事陳此心爲
聖治重光事奉

聖旨這本說責成樞督嚴損虛冒公平賞罰等款俱于邊事有裨着該部看議來說蘇解復恤困商二款朕當擇用餘俱有旨了袁崇煥錯寫袁崇正殊欠敬慎姑不究着改正行該部知道

○巡按順天監察御史爲奉
聖諭事奉

聖旨魏忠賢縊死果否正身嚴查明白具奏

○刑科給事中楊文岳爲 聖政一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所薦諸臣俱確慎簡銓臣最當今日進退人才第一義起用一節銓臣簡用後當從公分別無遺以平人情無濫以定國是一切係門戶不係門戶字樣俱爲朕撥弃不譚無留以爲玄黃相角恩怨相尋之端在廷諸臣各體此意評中行等官在京應考者惟先行考選以通言路川功從公論議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行天肅生

卷一

帝鑒

三

○上林苑典簿樊維城奏爲奉旨直糾事奉聖旨巨奸魏忠賢等天刑已殛家產籍沒足釋神人之憤其本內有名諸臣已經回籍不必苛求樊維城體私逞臆屢出位多言本當重處姑饒一次不係言官再來責擾的定行重處不宥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爲 聖主急于考選事奉

聖旨胡煥猷着會議依律定罪有旨了雖必有賄使之者但不必搜尋以滋葛藤惟起用一

節各秉虛公加之慎重九卿科道作速參酌無遺無濫以聽裁奪這本防微杜漸憂深慮遠于人情國是深有關係朕甚嘉之該部知道

○戶部題爲黔事久罷事奉

聖旨貴州師旅方急南都亦根本重地該部盡以楚餉應黔封疆之計得矣南庚匱乏將何以支還悉心商確具奏該部知道

○太監王大政奏爲大奸已除事奉

行天肅生

卷一

帝鑒

三

聖旨覽奏王惟善把持衙門侵欺稅課隱匿犯人魏良卿家私着該城御史并內臣張邦治等服同追出具奏恭進不許仇扳無干橫生枝節該衙門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袁鯨題爲權奸伏辟事奉

聖旨袁鯨向糾王紹徽原與崔呈秀無涉朕所鑒知楚自楊漣被難以後人材摧落真可憫惜已有旨次第起用了該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劉漢儒爲 聖政事新事奉

聖旨王道本乎人情此是蕩平要論起用諸臣及見在加級加銜諸臣都着細加分別務要確論嚴禁紛囂屏逐羣小已有旨了畿民料豆最稱苦累着戶部于督餉御史區畫停當來說該部知道

○監生周鼎奏爲 聖世不弃多言事務練

兵事奉

聖旨據奏似非無愷于中者着該部與京營總

協科道官計加考成如有可用方漸與職銜受事以觀厥成勿墮游人臆說之悞該部知道

○撫寧侯朱國弼爲直陳微臣被抑事奉

聖旨這所奏卹典詰命該部查例與復周如杰等并查明牽累情由覆議具奏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鍾烓爲奉運開于三陽事奉

聖旨覽奏竭天下物力東函奴西黔局以一言制奴良是關臣倚在帷幄力肩國是新舊諸

臣當勉圖之至起廢宜別飾義成風學文不必忌諱皆于時政爲有裨益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羅元賓爲起廢考選事奉

聖旨朕與諸臣共偕大道故起廢考選一并舉行惟期合新舊人才以圖治安其有修隙傾擠及借題報復的朕察其心跡定行重處諸臣宜消融意見各修職業毋頗僻以取罪責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 題爲廢弃諸臣事奉

聖旨年來媚璫諸奸巧借題目彈劾希旨以固身名宜核本末次第登用說得是鄭三晉余茂衡等都復還官詔以需起用楊漣等正氣久鬱速與卹錄舊輔孫承宗經緯宏猷勞久功多朕自當召用李邦華查國寧等俱與酌議起用以儲封疆之寄該部知道

恩賚

臣聞懋賞著于殷誥大賚紀于周典或挾績而詎鑑或惜袴而匪膏施既殊用受斯異感顧代邸入纂恩數未聞濶藩援立渙澤罕記惟我

肅皇帝既正大寶頗彰優異頒聲率土于今爲

烈我

皇上繩武繼天

聖澤淪洽上自朝彥下迨戍卒莫不

頌天恩

錫之百朋賁及再世至于從

龍之舊莫或私親肺石之繫咸竝昭蘇不借不濫曷以加焉撰恩賚第六

○文書房傳出

聖諭禮部兵部朕卽位之初重念守邊官軍勦

勞宜加賞賚禮部便會同兵部查遼東至甘肅沿邊一帶官軍實數來看

○諭內閣

聖諭朕以嗣登大寶念切邊軍苦寒所有在京

并沿邊軍士員役人等賞賚現今內庫缺乏查照舊例動支戶部太倉銀三十萬兩兵部太僕寺馬價銀三十萬兩工部銀二十萬兩光祿寺銀三萬兩順天府搜括稅契銀一萬兩着各該衙門作速給發以爲賞軍之用不得延緩稽遲卿等傳示各官仰體朕意不得推諉特諭

○禮部爲欽奉 勅諭事奉

聖旨這各鎮官軍員數既經查覆每名着賞銀二兩寫勅付差官解發前去各該按臣會同總督撫鎮核實給散事竣之日造冊奏繳仍送清冊報部以憑稽核務使實無冒費軍站實惠稱朕念邊至意餘俱依議行

○戶部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登極賞賚各邊軍士歧望已久稽延時日甚失朕躬念邊至意該部及各衙門還遵前旨照依原派數目作速那移抵發無再推諉耽延以取罪責稽核虛實之說亦是長便

解發時另如議申飭行該部知道

○禮部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朕登極之初賞資在京文武羣臣軍民人等原係尋典但當茲萬分匱乏之日人數賞數俱不妨酌量減裁其某項員名應賞若干明註實數其某項銀兩絹布鈔錠應係何衙門辦發亦明與坐派回奏各衙門務要用心措處稱朕恩意不得延挨推諉專覲內帑該部知道

○戶部題爲京軍布花屆期事奉

聖旨覽奏天氣漸寒京軍布花宜緩發着該部那借給與并督催各處本色有起解拖延者嚴加考成之法其內庫應與協濟多認本色還酌議來說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奏爲御極方新事奉

聖旨九邊賞賚恩詔久頒原派衙門作速措發以信明旨考選臺諫寬恤民困都着該部酌議來說

○兵部員外王新民題爲川功鬱抑有年事奉

聖旨蜀黔用師原局二案滿酋獻俘結局已久忤權璫意停閣賞格殊灰任事者之心這本說得是該部將四川功案詳加查核分別敘賞來說以俟裁奪該部知道

○兵部奏爲文武一體事奉

聖旨武科額值朕登極首科着照例增二十名該部知道

○吏科右給事中庚廷陛題爲補全 恩詔

以光 大典事奉

聖旨庚廷陛堅持風節屢忤權奸這誥命卽與補給凡削奪諸臣給還官誥已有屢旨該部查明來說文臣恩欽照

祖宗舊制卽宣付史館補入起居註以兼法式茲衙門知道

頌八臚筆卷之一 後

領天臚筆卷之二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新

聖諭聖旨

旌忠

臣聞崑岡燬玉志士以之矢節疾風勁草
明辟于焉懸鑒矧夫毒流婦寺烈倍戎貊
匪具鐵腸寧觸璫皎乃陳實畢命靡聞褒
雪訓注駢首徒滋永歎循覽陳蹟涕洟千
古詎謂

領天臚筆

卷二

歷代罹此逆閹擄我指紳之禍無減清流之慘

乃三木如飴九死靡悔

養士之報斯焉見之今

皇上痛悼諸哲

錫之異數

榮施馬鬣匪徒曲江之祭

恩暨燕翼詎惟少牢之祀百爾君子可以死

矣撰旌忠第七

○都察院昭磨曾明昌爲雪憤潛冤事奉

聖旨萬燦鄒元標皆清忠正直之臣以觸忤逆

璫一杖斃一削奪委堪憐憫卽着與查議贈

卹錄後具奏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爲忠節之臣事奉

聖旨這本說楊連魏大中周順昌之死最慘宜
全給廕謚建祠賜額着該部議覆又說逆璫七
年中厥衛斃死多命大千天和良是卽着順天
府尹于祈雨壇側共爲一祭以慰幽魂該部
知道

領天臚筆

卷二

忠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男趙清衡奏爲忠

直首觸兇鋒事奉

聖旨趙清衡所奏伊父慘死亦自可憐趙南星
復原官給與祭葬還與他謚趙清衡准復原
廕該部知道

○原任簡討丁軋學第丁復學奏爲奸黨計

串殺命事奉

聖旨據奏奸惡詐傳駕帖劫殺守正詞臣情事
甚慘着法司從公勘實具奏

○原任四川道御史夏之令男夏承謹奏爲
微臣怨在必報事奉

聖旨夏之令冤死可憫已議優卹當日疏叅被
逮事由倪文煥非由卓邁今文煥已經遣戍
何得一槩以報怨爲言該部知道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男高世儒爲臣父
冤苦事奉

聖旨高世儒爲父高攀龍奏謝知道了攀龍孤
忠遂學秉節正終朕覽奏惻然所進諸書着
頒天牋筆
卷二
留覽

○原任應天巡撫周起元男周彥陞奏爲孤
忠被禍事奉

聖旨周彥陞爲父周起元奏謝知道了起元歷
任著勞慘死可憫着與他謚已後曾經贈廕
過的不得再來請陳

○工科給事中潘 題爲聖治日新事奉
聖旨起廢一節衆議盈廷要在捐弃成心便可
渾同衆見可謂救時之論袁崇煥才品風著

封疆有勞朕所鑒知大計懲貪在朝者參送
法司在外者發與撫按還照舊規行鄒元標
馮從吾已准與他應得卹典確查具奏楊漣
等分別卹廕已有屢旨仍與近日首擊大奸
各疏宣付史館以昭法戒熊明遇等都與確
議起用該部知道

○撫寧侯朱國弼奏爲直糾奸閹事奉

聖旨朱國弼准開俸已有旨三年罰住原俸都
着補給本內字畫潦草殊違奏章格式以後
頒天牋筆
卷二
還宜敬慎該部知道

○禮部題爲孤臣捐軀報國事奉

聖旨楊以成合家死難情事甚慘其葬贈卹廕
與建祠立坊都准照例賜給以慰忠魂楊以
茶併楊定等同死難的俱附祠春秋致祭俱
依擬行該部知道

○刑部爲欽奉 恩詔事奉

聖旨嚴衛深文附會鍛鍊深可痛恨耿如杞着
與開復原職胡士客李柱明俱照奏內改擬

發落方震儒惠世揚着九卿科道從公會議
來說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題爲遵旨指名入告事奉

聖旨耿如杞不拜生祠具見風節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

○原任兵備副使耿如杞奏爲

聖主殊恩事奉

聖旨覽奏強項始末及下獄情節深可嘉憫耿
如杞着卽銓補優敘以抒直氣不必陳情回

籍該部知道

鈔姦

臣聞芟夷蘊崇去惡之上術放流誅殛勸
世之成典矧藉叢作姦播毒空國者乎昔
趙高授首夷及三族張讓伏誅戮至于衆
然而璫禍甫釋大亂旋起申討非難妙用
不易耳我

列聖繼作內暨代戰振瑾構逆俄就誅夷至魏
忠賢則包藏叵測假局有年羽翼已成投
鼠多忌乃

皇上旬月乘輅一朝翦滅纖芥不動耳目頓易
徐掃逆授悉正

天憲於萬斯年洵可券已撰鈔姦第八

○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蠹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很
如狼廝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以從輕降發
鳳陽矧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蓄亡命之
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卽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卽將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責有所歸衛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特諭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朝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懲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俱已洞悉朕思

先帝以左右徵勞稍加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繁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含冤未雪威迫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捐生雖死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復申同心腹酷刑嚴

拷誣捏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蹇諤斃于杖下善良枯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側目而奸惡乃身受三爵並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

同客氏表裏爲姦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賴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禍奪其臬二犯罪案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止竊懷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

竊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姦大膽乃爾本當寸

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卽將二犯家產着

錦衣衛會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將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行籍沒入官逐件從實開列來看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着落有司清查的確具奏如有隱匿朦朧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無辜其冒濫第侄親屬俱發煙瘴地面永遠克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彰自罹于辟情罪允

乎特諭

○都察院等衙門接出

聖諭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
交通內官爲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
門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
泄事情貪緣作弊而挾同奏啓者皆斬妻子
流二千里安置

祖宗深知治亂之原邪正之辨以此爲後世臣
子鑒戒至爲明切昨逆惡魏忠賢崔呈秀表

裏爲姦把持朝政變亂

祖制貽禍生靈業已磔誅以抒臣民之憤自後
大小臣工須知各守職業各効忠誠本無招
權納賄之私心何必巧營別實共矢特立獨
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居高聽卑朕方廣
聞于明達踰階歷位爾宜自愛其身名倘有
敢蹈前轍交結作弊者其爲禍始罔顧王章
朕必究治斷不姑恕仍許科道官不時實糾
叅治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俱欽承之特

諭

○吏部都察院接出

皇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
事君先明逆順經稟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
侍交結之條邦有賞刑法罔攸赦豎逆魏忠
賢懷狡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
初不過窺嘖咲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饗富貴
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
一時外廷朋姦誤國實煩有徒或締好宗盟

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
或祕策合圖捫利權而筦兵柄甚且廣興祠
頌明効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疑于
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
綸屢沛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
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
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朕鑒察既審特
命內閣部院六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叅以先
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詔附建祠稱頌贊導

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于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禡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有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洗滌肺腸脩脩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講張毋急恩仇而借題參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尚各懲步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大學士韓爌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逆黨附誦人罪狀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正法監候追問見擬外其充戍招遣及贖徒爲民該撫按照擬從正具奏朕遵明國憲勅法除姦申儆官邪照布中外還同勅諭一併通行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奏爲權閹罪狀事奉

聖旨覽奏權閹罪極表裏爲奸如其一死未足贖辜這逆孽魏忠賢十大罪朕俱洞悉與崔

呈秀並行勘賊籍沒盡法該部知道

○錦衣衛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逆惡魏忠賢及李朝卿縊死既真該縣相視明白姑與掩埋其行李解河間府同籍沒家產一併具奏隨押內官唐昇着解來司禮監究問家人六十兒店主驪夫審無別情卽與釋放該部院知道

○保定巡撫奏爲奉旨籍沒事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罪惡貫盈既奉旨籍沒家資自應封固還官其親屬亦當束身待罪乃辜奸竊貲隱匿大千法紀內官樂應琦等着司禮監提問追贓治罪劉魁英及見獲魏撫民等都着法司嚴提正法杜一良等該撫按查明究擬具奏該部知道

○錦衣衛奏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是奸孽魏良卿等着看法司從重擬罪其未獲魏良棟等着都察院移文彼處撫按并緝事衙門嚴行訪拏務在必獲以正國法該衙

門知道

○貴州道御史

題爲逆閹有罹天誅

事奉

聖旨覽奏魏志德楊六奇等既係魏忠賢族親豈容寬假着究贓外卽行收捕遣戍呈秀贓私尚多還着嚴訊崔鐸追解并訪冒濫親族究治楊朝棟等吏部議用該部知道

○刑部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魏良卿市井傭販竊冒上公恃妖嬖逆罔表裏交結僭竊無等陰謀叵測并侯國典既問擬的確會官處決客先楊六奇姑着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餘依擬該部知道

○刑部題爲會議事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死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犯名號慘毒異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禍害縉紳盜匪珍寶未易枚舉皆繇崔呈秀表裏爲奸包藏禍心謀爲不

軌仰賴

祖宗有福陰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大快乃五虎李夔龍等附權驟擢機鋒勢焰赫赫逼人五彪田爾耕等願指佐威殺人草菅幽國累疊累沉寃莫白其元兇魏忠賢崔呈秀早定爰書虎彪俱照各官削沒着法司併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

奉

聖旨據奏魏忠賢元兇巨惡已經殄滅家產盡沒稍釋中外之忿其田爾耕職任要地冒濫錦衣禁及僕隸錮吞霸占慘害生民不可勝計今被害之家欲食肉寢皮蓋克室所積莫非民膏不啻元兇之富其侵占故相賜宅擅毀聖旨御碑尤可痛恨着先行削籍爲民其家貲并各地縣計行該撫按卽時封固盡數籍沒以克邊餉李承恩已有旨了保身之說于朕有裨知道了該部知道

○文書房傳出

聖旨籍沒犯人魏忠賢及客氏家私着秉筆太監張邦治等眼同嚴衛及五城御史等查點勿得隱漏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御史奏爲 聖治維新事奉

聖旨崔呈秀已命廷臣會勘張凌雲陳大同已經處分汪心淵功罪行該撫按從公查核具奏魏忠賢田吉田爾耕俱有旨了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爲惡生借旨事奉

聖旨國學禮法所在豈容惡生借旨橫肆竊利多端且原疏欲購民房乃輒用射圃益爲欺悖這曹代何等互計事情嚴行提究追贓正罪該法司知道

○國子監司業朱 爲惡生之罪狀事奉

聖旨魏忠賢生祠不論在京在外已發未發的都着通行拆毀變價助邊建在國學猶屬無等着卽刻拆毀不准存留別改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李 題爲奸貪事奉

聖旨魏忠賢假旨害人專權植黨朕已處分

先帝實錄史臣纂修自秉公論其已經彈劾諸奸脏私顯著者仍着不時糾叅該部知道

○河南右叅政潘曾紱題爲微臣職司風化事奉

聖旨這本所陳有裨風化李映日等着法司究擬内外生祠通行拆毀變價助邊有旨了開

鋼士一欸陳子壯等該部科俱與酌議來說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奏爲 聖命新頒事奉

聖旨惡生背旨交結着該司作速追贓正罪這所奏地仍還射圃現造改爲官舍俱依議復行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通政使呂圖南奏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覽奏進陸萬齡等及李映日等原疏猖狂僭逆非所宜言該司守正駁寢具見定力李映日止于革去衣巾不足盡其辜着併王承暘徐行孫維賜拏送法司同陸萬齡儲寓奇

曹代何嚴審擬罪具奏該法司知道

○通政使奏爲大奸叛跡已彰事奉

聖旨逆奸崔呈秀交結逆璫招權納賄罪惡貫盈死有餘辜賍私狼籍法應沒入卽着撫按地方官將一切家產盡行嚴加封固細查明白造冊具奏以濟邊餉如有隱匿窩藏一體治罪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題爲輔逆賊臣欺 君蔑

法事奉

公入服至

卷二

一

聖旨肅惟中媚優賤品驟得都司着法司拏究正罪章奏字句還要雅馴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爲急請 明旨處分事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等上侵府藏下剝民脂家貲法當沒入豈容匿寄諸黨既有實據着差出內外各官將本內有名人犯嚴行拘究僧道着先行嚴緝務在必獲其原籍肅寧縣家產着彼處撫按嚴加封固查明從實具奏如有容隱一體治罪該部知道

○順天巡撫題爲權奸納賄事奉

聖旨逆奸崔呈秀賍私是在籍金銀等件數目俟查明具奏其在京宅藏貯的着該城御史查核盡數籍沒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題爲權奸納賄事奉

聖旨是崔呈秀賍私在薊州的着該管有司巡邏查驗逐一造冊具奏其在京住房家貲着巡視西城御史沒入薊鎮重地道臣猶宜速補該部知道

公入服至

卷二

六

○直隸巡按題爲都司乃欽點之官事奉

聖旨肅惟中已有旨了客氏既籍沒客光先自應遣成着照勅諭行該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題爲奸弁媚權殺人事奉

聖旨劉鐸一案罪璫魏忠賢誣殺非條委屬可矜張體乾既聽使令豈得強辯飾罪餘有旨處分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題爲權奸雖殄事奉

聖旨這奏內元兇雖殄羣黨五虎五彪未正國

憲豈容揚揚載歸騷擾通五虎中未知其一的係何人指名參奏無得疑畏庇護各黨應得何罪着三法司會議具奏方震孺無封疆之責似難坐辟着大小九卿科道官會議作何開釋周起元輒斃囚圍着行優卹李實獻媚誣參以致緹騎激變地方罪青何辭着降敕奉御發去南京新房閑住徐文輔勒造衙宇糜費公帑縱容牙爪嚇索多金本當重處姑從輕降敕小火者發去鳳陽司香還各寫帖子去以後內外各官都要痛加洗滌各修厥成毋得仍蹈前非自取罪戾該部知道

○吏部奏爲遵 旨會勘事奉
聖旨逆黨崔呈秀負 國忘親通同擅權雖死尚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擬暴著其罪以垂永戒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奏爲遵 旨指名事奉
聖旨倪文煥既係五虎之一着法司一併擬覆具奏該部知道

○中書房監生王之鼎爲城狐作祟事奉
聖旨黃山一案着遵前旨該撫按速結具奏許志吉生事害民着撤回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題爲逆奸在邸賍私事奉
聖旨覽奏奸惡崔呈秀在邸賍私既經籍沒有銀兩等箱現貯兵馬司庫中卽着該坊官照數解進餘依擬變價助餉對君有體是後邪議褻語不許入疏讀聽該部知道

○保定巡撫奏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覽奏魏良棟等既經緝着法司行提正罪其未獲魏希克嚴行緝拏傳之佐楊祚昌有無冒濫并着吏兵二部確查具奏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奏爲奉 旨籍沒事奉
聖旨覽奏田爾耕籍沒賍私銀兩金玉等項既嚴核無異着差官照數驗明解進助餉其房屋雜糧等項另行確查具奏該部知道

○禮科復陳逆奸之斥事奉

聖旨崔鐸係巨奸崔呈秀之子同惡相濟豈得復玷賢書着將崔鐸并員錦木之子查明梟

從褫革并送法司究擬該部知道

○大理寺卿張九德題爲惡生抗旨事奉

聖旨陸萬齡等着監候處決戴明德依擬該部

知道

○兵部題爲奸弁擅權殺人事奉

聖旨覽奏張體軋羅織無罪既確着送法司從

重擬罪該衙門知道

○戶部題爲總督內監裁革事奉

聖旨徐文輔附逆糜賞已經遠斥廳所公署着

兩部變價還庫其繳回勒印卽行銷毀該衙

門知道

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喻義直陳惡生造事

事奉

聖旨邇來士風狂逞匪夷敗類實煩有徒這樊

元脩等倡事媚權挾師叛教於法豈容着行

南京法司提究分別正法具奏該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爲權奸伏辜事奉

聖旨覽奏權兒柄事賄賂公行大淆清議深可痛恨李寓庸許其進劉繩祖俱着該部議處來說梁夢環着冠帶閑住喬應甲撫秦穢跡多端再加勘議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陳軋陽題爲結瑞事奉

聖旨黃山一案合郡鼎沸吳孔嘉新進詞臣不思守分讀書乃翼奸播惡大違公論本當同許志吉究問但疊起父仇或不意毒流至此姑着削了職爲民永不敘用該部知道

○戶部題爲舊餉缺額事奉

聖旨權奸剝削軍國以肥私室既經籍沒所有房地自應變價充餉在內五城御史在外各該撫按務將房屋從實估計變價解進以補缺餉不許仍前賤估該部知道

○太監張祁詔爲恭進銀兩事奉

聖旨這逆犯魏忠賢莊房變價銀三萬九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二分着交進內庫照數查

收其未完二處俟完日另進該部知道

○刑部爲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覽奏逆惡魏忠賢掃除厥後憑藉寵靈睥

睨官闈荼毒良善非開國不妄分茅土迨

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雖逆婦

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闇

無君無親朋懷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

將之誅自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撫

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薊

州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爲

奸惡亂政之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煙瘴

地面永遠充軍誥命票行追奪其魏良棟魏

鵬翼崔鏜崔鑰既係孩提無知准釋放以彰

明廷法外之仁該部知道

○刑部等衙門題爲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奸逆盜權陰謀叵測凡厥黨與所宜嚴懲

這五虎五彪既會議的確李夔龍吳淳夫倪

文煥田吉行原籍撫按照數追贓解助邊餉

完日發附近衛所充軍田爾耕許顯純都着

原籍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行原籍

撫按發邊衛充軍各犯誥命通行追奪以爲

附權臺正之戒該部知道

○刑部等衙門題爲奉 旨勘問事奉

聖旨覽奏劉鐸一案羅織未冠駢首西市獻媚

權惡立斃多寃洵神人共憤其罪豈可勝誅

張體乾律斬谷應選例絞允當着暫監候處

決餘俱依擬該部知道

野臣曰按逆璫肆虐一時外廷黨附天日爲

昏賴

聖明御天漸次掃蕩恭誦

諭旨懲奸殛惡皎如日星或傳

欽案前一論經

皇上面命閣臣遵

旨撰擬係華亭筆諸人因是添恨華亭借東江

題構陷不測計成一網仍賴

聖鑒獲免黃石齋中允疏謂曰逆案而言封疆

俾諸臣之芟夷逆黨者無端陷入封疆之內
亮匪無見而云然也

納諫

臣聞從繩則直借鑑則明檻折裾落盛朝
之所罕觀鱗批耳逆明主之所未有以石
投水理固然耳昔止輦而受炎祚彌永盥
手而讀季后有譽我

二祖開受言之路

列聖弘納誨之益咸垂韜鐸並藪山游逆闕竊
柄舉國抱葉迨乎

聖主龍飛羣彥鳳翮鷹鵠之逐

順天龍至

採及于矜葵赤之獻

茹此衆正封事朝上濺澤夕下吁咈之盛何

以加茲撰納諫第九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踐祚以來寤寐恭理諸凡政事利弊人
才賢否亟欲兼得周知以故諸臣建白無不
虛懷茹納冀得要領卽見施行其以所聞言
路蓋不啻殷已諸臣敷奏必切實有鑒鑒可
行乃于治理有裨若陳詞富雜徒憎枝蔓朕

無取焉昨諭科道諸臣嚴加申飭正爲宣收忠益初非厭薄諱言頃天變頻仍京師地震宣大之間猶甚日光雷霧種種示異三秦旱魃浙省水災慘不忍聞朕終夜以思深用祗懼今日吏治民生吏情邊備事事堪憂一切整頓牧宰實惟嘉言是賴爾大小諸臣其滌乃肺腸各領忠藎務求精白之忱弘抒剴切之論或酌見人之賢否摹擬必得其真或洞悉事之利病條奏必中其窾朕得于省覽一

頤天虛錄

卷二

論

二十六

見了然斥陟典除確有依據使天下受言之利而爲不病之需予以恢弘化理弭戾召和于朕宵旰憂勞側身脩省至意庶幾無負爾大小諸臣亦與無窮之聞嗚呼苦口而利于行必求諸道言忠而期底績要在必行爾其嘉猷時惟良顯欽哉故諭

○大學士韓爌等揭帖奉

聖旨朕加意蕩平久已撥弃門戶不許言黨諸臣才品臧否職業修廢朕自有鑒衡何分畛

域以後各務洗滌一體虛公共偕大道其積生意見妄起戈矛借題制人罪在不宥惟炳等疏原欲召對覽卿等奏朕知道了察期在邇沈惟炳着作速料理該部知道

○工部營繕司主事 題爲天道既一事奉

聖旨這本說用賢才核職業循名責實化異爲同是當今第一要務所言各衙門事理亦多切當着實申飭覆該部知道

頤天虛錄

卷一

論

二

○浙江道御史奏爲 聖政維新事奉

聖旨覽奏內高弘圖因事陳言具見忠諫着該部酌用劉志選奔競權門姑着回籍爲民起用王永光撤回李明道等俱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爲 聖治維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勤召對以杜僉邪廣考選以弘言路皆有裨新政可行各奸既除廢弁宜復劉鐸昭雪已有旨了張體乾自當重處黃承吳

等以門戶削奪的着與議起用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題爲刑賞之案事奉

聖旨這本說起廢籍雪冤獄已有旨着部科道從公會議袁崇煥趙率教卽與起用封疆事大修防正急在事諸臣自宜一力擔當悉心料理以保萬全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題爲 聖治方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安民各款俱切實可行責成撫按之說猶是着實申飭行咨訪時政清心寡慾

頌天履盛

卷一

附錄

三八

有裨朕躬知道了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題爲國是清明事奉

聖旨據奏統均得人宜擇司屬講學何妨朋斥匪類說得是見在推知俸序及期者着查例一體考選其廢籍諸臣卽與酌議起用該部知道

○湖廣道御史蔣守藩奏爲 聖主燭奸已

發事奉

聖旨大奸既去衆正宜登這所奏削奪諸臣從

公分別逮繫株連確查寬恤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工部虞衡司郎中吳炳奏爲亂賊業已天誅事奉

聖旨奏內向來權奸殺伐拖累禁錮諸臣已有旨寬卹分別錄用舊輔臣爲奸惡削奪着卽與復原官該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魏照乘題爲枚卜之典旣隆事奉

聖旨枚卜求賢自昔所重金甌盛事修爲美談朕俯採公評仰參天意虛公處慎不敢自寧惟務忱惓事人以爲社稷生民之利這所奏四事詳覈勉勵新輔亦自得體着爲例增入會典永爲遵守召對係先朝故事朕自當舉訪之該衙門知道

○簡討項煜奏爲 聖政千載一時事奉

聖旨這奏去奸起廢恤死釋戍豁贓等項知道了了李實業經處分文震孟等與袁崇煥已有

旨起用其未用的并與議復許志吉以勘黃山一案肆行貪橫着該部撤回重加議處其許志才吳子勝等殘虐地方卽着該撫按提問追贓正罪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題爲重以天和事奉

聖旨朕勵精圖治奉天無私大小臣工亦宜靖恭爾位共襄大道說得是被斥諸臣務酌核本末以定用其追贓一事拖累堪憐這熊廷弼妻楊連母都着寬釋贓銀免追其梅之煥

刑二處

卷二

內東

三

釋註贓銀該撫按卽與豁免具奏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彭祖壽爲明旨和衷事奉

聖旨這本說臺省議論貴平銓曹執持貴定甚是得人用人要領江西湖廣人才摧折已多朕甚憫惜一應廢弁諸臣如果誣陷有據人望咸歸者卽與復官候缺實補其物議彰明者不得借題起用工曹加銜太濫吏部一併清汰具奏該部知道

○廣西道御史梁炳爲 聖主用人事奉

聖旨這奏會議諸臣被遽被削者不必槩借權瑞爲題還宜酌量材品此亦虛平之論至起用分爲三案猶得考功之法程課職業俱屬可行該部知道

○都察院爲仰遵 聖諭事奉

聖旨覽奏條議具見敕時遠猷邇來有司積穀半充囊橐深可痛恨今後除該撫按濟邊正額外地方官盡準時價收穀入倉以備荒年仍着撫按不時廉察違者重治破情面絕餉

頒天廬

卷二

內東

三

餽以嚴懲僞吏猶得循名責實之法盜賊縱橫上下相蒙養亂可慮行撫按官勒限消弭有司覲畢卽速赴原任安輯地方不許枉道回家士習囂凌今已至極其副榜希圖會試監生乞恩尤爲近例所無着該部立案勿行其聚黨把持衙門者督學及緝事員役嚴行究逐未朝覲官員經留用者着條陳兵農要務揭送戶兵三部精擇類進朕將操天下公議究治安之策該衙門知道

○吏部題爲遵奉 明旨事奉

聖旨吏治臧否關世道生民覽卿奏具見精核糾劾貪墨是肅清吏道第一着行省直撫按官申飭道府等官凡有司跡跡顯著的不時開報卽與叅題如道府等徇情庇貪事發一併重處用人宜破方隅勿得起炎遺冷以乖政體說得是以後凡經撫按彈文察官不許奏辯其奉差部司于地方如有關涉撫按官一體奏劾該部知道

頌天應筆

卷二

詩集

三

○大理寺少卿姚士慎奏爲循職據忠事奉聖旨覽奏奸孽魏良棟等已逃着該衙門嚴行緝獲以正國法方震孺已有旨了惠世揚以言官勢傾官府罪雖自取既經恩卹着作速會議開釋毛士龍着自行投到法司與從寬結案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陸獻明題爲 聖政方新事奉

聖旨學問須資召對是有關朕躬事當採行之

薦舉宜擇真才真品不得龐雜以起議論

祖宗成憲具備各衙門只合恪守情面何可輕徇覈虛餉汰冗員亦節財要務今後內外各官着加意清楚悉杜濫觴民膏浸竭一切無名之徵已量停止有司還着實振飭遼黔二方師老財匱急圖勦滅以與休息深合朕心一併具覆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李恒茂題爲

聖主圖治方殷事奉

頌天應筆

卷二

詩集

三

聖旨這本說的是往日諸臣官誥削奪宜仍給還者速行補給昭朕曠蕩之恩遠方關係封疆科道官各舉所知以備採擇起廢一節先儘題差典試推升三項外其餘人多缺少銓臣虛平自能酌量除補陸續疏通所薦大小諸臣或起用或應推升都着該部一併看議本中額字楚字俱錯寫着改正行該部知道

○四川道御史爲 聖主求賢若渴事奉

聖旨年來羣臣水火相尋無有弱已傷國元氣

朕甚悉之這番起廢必得特立獨行絕無依傍者以爲前茅無使占風影之徒翻覆交構說得是本內所薦多孚輿論着卽與分別議覆起用該部知道

○原任御史方震孺奏爲孤臣卽日事奉

聖旨方震孺備經苦毒已蒙開釋其規勸諸臣持論亦平知道了在京在外監禁多人應否照數公審法司確議來說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戴 爲泰運方開事奉

聖旨元氣是治平要務諸臣但能同心盡職曾何意氣議論恩怨勝負之可爭近日薦舉

龐雜邊才未確今後科道官非真品非實與身歷邊塞籌略者都不許徇情濫舉這本說得是該部知道

○侍講倪元璐奏爲公議自存事奉

聖旨覽奏三案兩端之議原當並存但已有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且免設史臣編纂苦心則其論斷之有難倚作在史臣亦自念之這

所請關係重大着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聽朕獨斷行

憲廟實錄着擇期并館纂修務以平心存其兩是餘諸臣亦各宜和衷共偕大道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時政該部知道

○廣東道御史爲廣屬正直事奉

聖旨覽奏廢弁之錄宜早考選之頒宜亟邊將之升宜酌至于簡核品深職業皆當以正直忠厚從事說得是北土荒曠墾闢可於沿邊屯種有資防守着該地方撫按有司官商酌便宜該部知道

節用

臣聞漆器作而諍臣進象箸御而哲人歎
豐約之際古昔所慎然百金之費無取悔
責三泔之服靡致雍熙早晚異時本末殊
衡絕源瑾孔端有待焉我

皇上鑒封靡于周詠

象損節于大易文錦

止供爰息闕暨之擾珍饌

減御時省中人之產凡所裁縮咸克饋餉

領三歲生

卷二 節用

素風是鵠允勵羔羊之節

儉德爲纓佇繫豺豕之頸茅茨土階方斯修

已撰節用第十

○工部爲欽奉 勅諭事奉

聖旨據奏慶陵工費錢糧拆卸兩陵數目甚悉
先帝陵寢俱着依此爲式然經費至二百餘萬
該部宜極力措處該監司督工在事諸臣及
經管科道官務要加意撙節早裏大典以慰
朕懷該部知道

○欽天監監正葉震春題爲建元鉅典宜新
事奉

聖旨據奏進曆期迫更換年號未能即完准改
于十一月初一日行其御覽進內日用刻印
不必寫冊以省工費餘依擬該部知道

○工部爲傳奉事奉

聖旨覽奏該部領出帑金五十萬兩節省經營
先帝陵寢知道了內失銀一錠雖責委官賠補
還嚴行地方官追緝疏內犯御名着改正行
以後務要敬慎該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郭興言爲陵工浩煩事奉

聖旨覽奏陵工費煩府庫如洗節省那奏委是
要法奸璫祠宇在京在外槩從拆卸變價助
工至收用餘剩碑石查取殿工架木及催各
處事例銀兩皆屬可行而恤商免扣尤當嚴
加申飭行該部知道
○錦衣衛左都督鄭士毅奏爲遵 旨覈濫
有緒事奉

聖旨該衛官屬雜操清汰宜詳其闡旂色役亦
須人有實用不得以舊額三萬爲言還會同
兵部科道細加核剔具奏該部知道

續三龍筆

卷一

聖旨

一

恤民

臣聞大師維垣丘民爲貴昔山東父老屢
闕賜租之詔江南赤子靡靳告糴之請矧
夫倒懸乍解湯火初出等雲漢之牙遺悼
蒼華之鮮飽者乎我

國家熙洽累葉兵革罕覩成康之盛庶幾見
之自逆豎播虐海內騷動箕斗之困踵見
狂狴之鬼夜泣否極而泰厥生

聖明黍谷之煖律惟一吹時雨之降潤訖萬井

續三龍筆

卷二

恤民

一

西柄罷把彌

慎司牧之選南冠釋繫更

著平反之令

豈第君子民之攸暨撰恤民第十一

○三法司接出

聖諭朕嗣承

祖宗洪業冀與萬方維新旣以普惠羣臣因而
勤思民瘼日有孜孜焉頃覽刑部等衙門審
錄之疏披閱再三朕心於惻彼羣黎者雖自

惟厥辜法在不赦揆以

上天之好生帝王之欽恤下車祝網猶欲寬其一面況值朕登極之初朝野共沐恩波而繫囚獨遺化外朕何忍與除詔赦外所有兩京并各省直應決罪囚姑且暫免行刑都着牢固監候不得疎縱以昭朕仁愛之意庶使新政陽和雖幽圖僇民猶得沾繁餘恩特諭

○工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後輪煩重未遑蘇豁乃者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尙因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在機織造錢糧上緊成造着該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卽着馳驛回京其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力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 天恤民至意特

諭

○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三農之所望者歲百穀之所資者雨故太平之世雨暘以時而禾稼用登家給人足國用賴焉朕甚艷之踐祚以來敬 天勸民夙夜罔怠所冀

上帝降康樂有豐年乃至春夏之交雨澤未降業傳諭祈禱雖霖霈稍沾而其澍未足至今五月正稼禾方長之日復爾遭旬亢旱炎燠難堪稼禾將無致傷小民終歲將何以爲計也爾部可擇日仍前祈禱各衙門辦事官着實修省勿得視爲故事務期上霖沾足慰朕軫念民瘼至意特諭

○禮部接出

聖諭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原以一子報官闕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鄰歡家

不舉者治罪我

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爲此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鬪割恐傷和氣童稚不堪多至隕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自京師五城及省直各府州縣藩封處所窮鄉下邑遍門曉諭諭到之日爲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十六以上罪坐正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上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使

爲三庫

卷二

四

四

除嫡親祖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舅親戚人等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司奏聞賞銀十兩里老鄰右族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闖他人惟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亦不竹息布告中外確行遵守體朕如傷之仁共躋仁壽之域特諭

○直隸寬民李尚志奏爲盡國殃民事奉

聖旨本內事情着行該撫按從公勘奏該部院

知道

○工科爲部臣情窮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情朕已洞悉着法司從公會審除大奸大惡人命重情律有明條的不許濫開其罪本輕原係鍛鍊擬獄的卽着與確審釋放若田爾耕楊寰等俱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段國璋奏爲國計民生事

奉

爲三庫

卷二

四

聖旨覽奏軍餉庚呼民力亦竭須廉幹有司善爲調劑使國民兩利此是救時之論其有地方官借軍興之急陰行誅求以充囊橐此尤屬非法着撫按不時訪確奏該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楊文岳爲乞清刑獄事奉

聖旨這本說清刑獄一事着法司將二三年來經嚴衛緝拏深文重擬者從公會審務情律兩合其有株連者與審實開釋其奸惡巨魁人命重情律有明條不可濫及餘俱有旨了

該部知道

○督師爲危塞異常火災事奉

聖旨前屯火災異常朕心惕然其被災軍民作何優恤器具軍仗等項將何添補着該部作速具覆

○應天巡撫李待問題爲颶風肆虐湖水橫流事奉

聖旨吳中一歲三災近日飄沒尤酷朕心惻之這所奏吳江一邑及蠡災最重地方漕糧改折事情該部卽與查議具覆該撫按還多方賑恤用心撫循以保遺黎該部知道

○刑部郎中沈鍾宿題爲滇軍遠酌事奉

聖旨覽奏滇軍遠戍情苦這矜疑題允的着以該地方定遠近卽情宜極邊的還照常川守哨例或雲貴遠戍而止該部移咨該撫按着爲守禦以昭朝廷欽恤至意兵部知道

○光祿寺爲內庖朽紅宜惜事奉

聖旨覽奏光祿寺白糧存積數多泡爛可虞且

蘇松常嘉湖五府水災征輸難辦援例改折一半深得酌實濟虛之策着該部卽與議覆行

○應天巡撫李待問爲欽奉 明旨事奉

聖旨黃山一案已有屢旨不許波累無辜乃以歙縣之山派之休寧甚失朝廷安民德意其的確價值該撫按不妨從實估計具奏以憑裁奪該部知道

○光祿寺題爲穢濁之大事奉

聖旨這本說驅散惡黨以慎起居朕所自悉錄才伸抑清裁易濫俱有旨了藏富于民其論甚正以後有司官除搜括銀兩已經奏報者照舊解進餘不得藉名措辦擾害百姓違者重處該部知道

○戶部題爲罷兵就食轉餉愈難事奉

聖旨這兩年運過遼餉草求數目明晰知道了粒一粟俱民間膏血三軍命脉豈容運官委官折乾滋弊着督餉部院及餉道司官嚴

加查核收放俱要本色實數如有折乾等弊卽拏究正罪該部知道

○吏科左給事中章允儒謹因選吏之詞事奉

聖旨方今邊陲未靖水旱不時每念征輸艱苦夙夜軫懷乃財不在官府不在遺餽苞苴納級納粟拘拿卸累種種蠹害小民何繇樂生各臣受命方新着提起精神實實做事洗刷弊蠹撫育凋疲有真清真惠治行卓異的一

體賜宴其召對上殿候旨行該部知道

○南京禮部右侍郎李孫宸奏爲地震示警事奉

聖旨留都根本重地災異示警朕深惕然大小臣工宜圖修省各御史計議撫卹民隱務修實事毋循虛文以稱朕克謹至意兩京該部知道

禦夷

臣聞太原薄伐厥稱上策金城屯守實惟萬全願將非李牧椎牛之風邈如主異宋祖賜貂之恩靡繼戎索罔制所繇來已惟我

太祖一掃羶穢迨乎

文皇三犁虜穴

列聖代起守在四夷然巫閭片土暫淪左衽建

州小醜尚稽

領天廬

天討忠臣以之痛心壯士于焉裂眦我

皇上度師几席戰勝廊廟

攬貴精之義

明在和之戒饋糧千里士鮮飢色典師十萬無廢操作敵情入手

日營妙算良有天授獵狁于襄不再駕矣撰禦

夷第十二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國家赫聲濯美在茲九伐軍旅

懲前毖後不惟三令五申自武備之凌夷致
封疆之多故每照夷情邊務輒厯夙夜焦勞
申飭何啻再三廢弛依然如故卽如教慶寬
邊任其躑躅降夷出口若無藩籬疆圉之疎
玩若斯平時之紀律何在頃者 天心仁愛
顯示咎徵應天以實旣勅交徵而虔修大事
在我猶當戒茹而徹土爾部職司兵戎務嚴
申儆薊昌延袤作何防範宜雲脆弱作何振
起備禦虛實作何稽查城堡傾圯作何葺理

項天履掌

卷二

聖訓

聖訓

夷情狡詐作何偵探彼此聲援作何策應通
行督撫鎮道選擇將領秣厲兵馬盡心拮据
悉計助勤恪修實効毋飾虛文朕嚴持賞罰
明課功罪鼓舞將士之精神洗滌文武之肺
腸期從前蒙蔽盡去庶方來銳氣一新嗚呼
天道遠而時事邇唯特預防有其備者無其
患益圖共戡欽哉放諭

○朝鮮國王李綜奏爲任虜亟窮事奉

聖旨覽王奏被兵情節深惻朕懷通同來往權

宜緩兵非王本意至于君臣大誼皎然日星
王之忠盡朕所洞鑒夷情叵測戎德無厭其
益勵薪膽嚴加提備朕亦申令毛帥悉心牽
制爲王犄角彼此協心共收桑榆中朝屬國
共勉圖之

先帝已乘天羣臣請朕嗣卽皇帝位以明年爲
崇禎元年另有勅書頒諭該國今先于批答
使王知之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爲邊防要害事奉

項天履掌

卷二

聖訓

聖旨沿邊要害處處宜防這本說的是塔山近
已葺城着嚴加守禦都邑駐牧之地旣空作
何防範勿使賊爲假道之謀至安插降夷督
臣從長計議已有旨了朕新御極日惟惕然
屢慮邊事切念

先帝簡用封疆諸臣俱可倚任故樂行留用一
應內外督師鎮道等官宜勿墮前勞益茂新
圖惟和惟謹一洗觀望毋執私念核其功罪
以定賞罰着與申飭行該部知道

○督師題爲西虜感畏恩威事奉

聖旨西虜來附辭無可絕然人數既多機宜當審安知非都邑二酋結東奴之深謀而東奴乘寧錦之敗別圖之勝算乎飢附飽颺猶其淺者也安插得宜無絕其好無墮其奸該部作速妥議具覆其錢糧馬價船隻各款俱邊計急着并與速覆議來說該部知道

○兵部題爲西虜感畏恩威事奉

聖旨覽奏解到虜夷投降降既不可絕其安插宜

外八廣筆 卷二 御史

審其防範宜嚴此是長慮石畫既已馬上差人詢問督師候詳議確妥回奏其馬價等因寺湊處錢糧船隻着戶工二部奉行批給俱屬急着如該部所議行

○兵部奏爲降夷安插事奉

聖旨降夷一節與以舊賞置之塞外此安插之正也近以督臣分撥既定姑從所請然事體重大不厭往復卽着督臣再加籌度從長計較來說王世忠着以原官出關聽委撫夾相

機行事四帥總歸督臣以一調度俱說得是該部知道

○兵部題爲揀酋侵吞事奉

聖旨是揀酋席捲屬夷宣雲患在剝膚宜諭恩威防範扼塞該督臣同心依議料理邊外羣夷既定調停有方無俾闖入以滋後患卽刻馬上差人說與該督撫官知道

○兵部塘報事奉

聖旨奴逆被創思逞無日忘我據奏結好西虜

外八廣筆 卷二 御史

狡計窺邊情甚叵測着薊門一帶加意偵探防備仍將紅夷賊虜等砲安置衝要揀選兵將朝夕戒嚴其督臣張鳳翼新撫王應豸各要星夜兼程赴任卽應有舉劾奏繳等事俱着到任後舉行關內道員缺亟選有邊略的就近調補該部知道

○督師塘報事奉

聖旨覽奏奴孽狡詐叵測一紙夷書豈是好音明結款虜顯是窺伺性鑒非遠卿總師嚴疆

值此冰堅胡騎欲渡嚴飭道鎮將領多方偵探預設提防諸要害處嚴加整頓以固金湯

釋朕東顧之虞兵部知道

○兵科爲緊急夷情事奉

聖旨覽奏擦酋擁衆挾賞情誠匪測一面講警諭安一面秣馬勵兵務嚴整以待毋得疎虞這兵餉硝黃係戰守急需着戶工二部作速措辦該部知道

○督師中報安插降夷事奉

聖旨祖宗原有招降夷人之制載在會典甚明

但時平虜無大志是亦柔遠之法今諸臣懲于往事總認過慮覽奏東西降夷已經解發關內宣大各安插訖不絕其向化之路不墮其竊發之謀具見方略如既相度機權林廟以待應發糧餉着戶部速當轉輸速宜萬分戒備勿致疎虞餘并着該部看覆

○督師奏爲毛帥已奉明旨事奉

聖旨毛文龍駐師東江原以備牽制之効然必

主制其奴方見成功有如聲息不接糧餉虛糜則孤軍何濟于事覽卿前疏欲毛帥移師蓋套亦是封疆起見卿既實力擔當必有定算但此舉安危所係甚大是與督撫鎮道諸臣從長計議行該部知道

○原任薊遼總督題爲士氣一新人心思奮事奉

聖旨這本說扼險出奇足爲將士作氣袁崇煥全城却敵卿能允事保舉誠爲得人若華島間既經殘破其守備方略還着與計議詳悉行該部知道

○福建道御史爲安插降夷事奉

聖旨覽奏降夷分置山海三屯亦是督師設處防患至意但移入內地奸細可虞人心易動關薊宣大並稱重地豈容不熟思防禦還是延寧甘固沿邊安插爲妥仍照例沿途賞給口糧以示撫恤該部議覆行

○順天巡撫爲夷虜東西合謀事奉

聖旨薊門多警軍餉久虛兵士枵腹何以禦敵
原失年例及未發新餉着與多方措處數萬
兩解赴軍前聽該撫分發以濟軍需該部知
道

○兵部題爲安酋撫兵已久事奉

聖旨朝廷誅賞一視順逆安位從亂爵土已非
其有若能擒彥自効朕開網一面猶不可失
世守倘位不悔悟諸土司擒彥卽以位爵土
與之一切事宜俱聽督臣便宜行該部知道

○督師題爲奴兵已退事奉

聖旨奴兵東退知卿有備但虜謀多狡封疆事
重聯結東夷隄防內地申嚴號令振起士心
卿還悉力料理稱朕委任所請不允該部知
道

○山西道御史題爲海軋日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端志向廣施爲勤學問朕當力行
不倦以圖治安全遼未復軋朕東顧精簡器
械嚴課將卒是禦敵急着今脫簡策勛府第

以待功臣大將張輦庭掃穴之威其自不吝
封拜之典至有求必應俱與申飭行該部知
道

○順天巡撫題爲內憂已靖事奉

聖旨是恢復遼疆有進無退處置降夷有散無
聚繕治牆堡有堅無瑕備蓄邊才有實無虛
遴選武臣有真無假嚴明賞罰有公無私該
部既議妥着實加意申飭行至糧餉兵甲硝
黃各部俱當悉心多備濟邊臣手以資勝算
該部知道

頤天臚筆卷之二 後

頌天臚筆卷之三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召對

崇禎元年六月廿七日丙辰

上召輔臣併五府六部都通太九卿官翰林院

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總

督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召對特召科

道黃承吳吳玉入召侍讀學士張士範日

講諸臣肅恭而入閣臣錢龍錫先行面恩禮

上傳諭召閣臣一一皆進楹內

上手一疏出示閣臣乃御史吳玉言錢糧弊竇

疏也

上曰此疏何如臣李標對曰此疏極徹臣周道

登對曰所請諸弊在內者着各衙門詳悉開

具在外者着撫按衙門照數裁革尋

命御史自讀至中篇

上問弊竇俱是實否臣王對曰歷年弊竇俱實

有之讀畢取進

上復以原疏詳覽再問曰此疏皆實否臣王對
如前

上曰何不指名來臣王對曰此弊竇非一人非

一事相襲已久難以指名

上獎諭之曰如此疏具見忠誠大破情面臣王

謝恩而退

上乃命侍讀張士範讀所奏館額蒙恩再加疏

至龍飛首科選庶吉士准加六名以示優異

之旨

上語士範曰此旨從何而來臣士範對曰此疏

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

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因取疏出示閣臣

上怒曰誰洩朕旨閣臣標對曰此疏實士範所

作當時東閣會議之稿有增六名致有此疏

上曰誰教東閣會議又曰明綸未出何以知之

臣鴻訓徐奏曰東閣九卿科道會議實曾上

聞臣龍錫奏曰所傳之旨與所擬之旨不同臣

等所擬原無以示優異四字

上曰此疏誰作士範對曰新進士張星

上曰既知張星名何又云不與知士範對曰疏入後始知之

上詰責士範至再臣鴻訓奏曰此新進士功名念急以爲此舉也

上乃命查寫旨人來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士範謝而退次出給事中黃承昊所奏疏令讀之

上側身聽之讀至京支雜項錢糧

上曰京支雜項何以如此臣承昊奏曰太倉庫

須云庫

卷三

三

所列京運藥載各衙門多寡之數甚詳乞

皇上勅各衙門逐一稽查回奏以憑處分讀至

加餉召戶部侍郎王家禎問曰承昊所奏

是否何以增額至此臣家禎對曰以

皇祖出數少而入數多故太倉積至七百餘萬

乃內帑充積無筭後來看得財貨太輕每歲

邊臣請增額餉輕輕應之年復一年遂以成

例出數是以不與人數相合讀至案其變亂

鹽法

上問輔臣此一疏何以不票又問

祖制如何便爰臣道登奏曰

祖宗朝開種鹽引各邊屯田便無年例年例不

足復有民運粟日貴軍日饑臣鴻訓奏曰

等正欲有言議復開屯種引之法乞將此疏

立作一案但中有一句未妥臣于此外朝見

之富與相商

上問何句臣鴻訓奏曰中言古錢稍異不用此

句未是今河南山陝皆用大錢若遽廢之于

須云庫

卷三

四

民不便此乃書生之見承昊亦奏曰臣一時

臆見之悞誠如輔臣之言鴻訓因奏請

皇上勾去此一句

上曰卿言是復諭承昊以後上言合宜一切遵

照

祖制更諭改票臣龍錫奏曰事例開納一節屬

戶部覆因大工改爲戶七工三然戶部餉銀

須精鑄工部商人對支或有品物成色人皆

樂趨故工部上納者多而戶部絕少今大工

已完宜竟歸戶部着侍郎一人爲專管一年
可多餉幾十萬

上曰事例不得已而開臣龍錫對曰臣等連日
在閣計議正爲此事欲上一揭爲定

上允曰今後事例俱歸戶部臣家禎隨叩首謝
臣鴻訓奏曰內庫物積剩有餘如麻鐵顏料

之類可以准折充軍餉

上猶未允臣承昊奏曰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
不修之故臣因疏詞不敢冗長故未暢所欲言

臣言前禮部郎中陳懋德有疏言之極詳乞併
疏下工部行之

上問水利何爲不修是何地方臣承昊對曰是
蘇松地方臣閣臣道登龍錫並奏曰臣道登即

蘇州人臣龍錫即松江人水是東南一件大
事但修理須要錢糧懋德本內說停止織造

一項錢糧已經助餉原設有開河銀兩

上問幾何臣對曰亦不多臣等前已擬旨撫
按酌議具奏

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臣龍錫奏
曰臣等惟恐擾民故欲行本處撫按酌量

上曰水利事着公議來奏臣標奏曰這戶部侍

郎王家禎實心任事饒有心計乞與尚書畢
自嚴專任俾同心調劑財用不難足矣臣龍

錫又奏曰兵部事體要吏部接應如戶部參
罰一次糧官吏部不相照應戶部如何行得

去

上曰此即是久任責成的話前已有旨了臣鴻
訓奏曰新到二臣皆老成臣在閣中辦事無

一毫支蔓俱是真品若非

皇上大福何以得此

上然之

上諭諸臣暫退四輔臣復跪

御案前懷疏密奏久之語秘密莫聞

上賜諸臣茶

上復御平臺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以示輔臣
蓋言旂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中引葛九思

王國興爲言

上曰邊情緊急危在旦夕朕兩次着旂衛緝探何得有假

祖宗立厥衛衙門豈屬虛設且國興口傳此有旨意九思內臣此乃旂衛何得相比臣標奏曰厥役不宜輕差

皇上此舉須當慎重又疏中言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欲賂之愁物力之難勝撫臣之言亦自有見

上以疏授吏部尚書王永光讀之問此疏何如臣王永光奏曰此疏誠屬輕率然其意自無他

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大同一帶地方果被搶殺只着按臣從實勘報旂尉可無遣又奏大同城外田野村落虜至不及收斂人口頭畜事誠有之幸城郭得完所全實多語至數千百言

上曰朝廷養士資許多兵餉一遇虜至便請兵諸幣不止

上又曰捕酋殺戮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朕之封疆仗一喇嘛講款文武官何用且不令虜輕中國耶臣鴻訓奏曰皇上中興正如元氣一般漸漸薰蒸久自透徹今且慢慢做去喇嘛講款誠不可以示後世然虜中酋信講款亦是一時權宜臣在晉奏曰自古漢唐極盛之時匈奴人犯皆相機權應變不全仗兵力兵力與匈奴不能相敵

上曰中國非匈奴之對敵我

二祖何以掃蕩胡虜還是文武協心臣在晉奏

曰

二祖開天闢地彼時兵力甚強財用甚廣又有開國名臣是以所向無敵今承平日久不知如往時宣大自款虜以來五十餘年不知兵革一旦虜至如何猝能整頓

上意弗懌臣鴻訓與諸臣復從容奏曰如有王者興必世而後仁論語中有是言願

皇上細細尋繹又奏曰如此纔是中興

世廟當時無一矢之遺何得謂之中興

皇上即位先有遼東淪陷焦心勞思宵衣旰食以圖恢復纔謂之中興又曰

皇上龍德正中國本已立臣所以不憂

上意始解因論虜報已久邊備懈弛邊臣宜任其責臣鴻訓奏曰須看受事淺深臣在晉奏

曰自有遼舉來十載于斯九邊士馬調去援遼死者不歸歸者不就行伍行伍單弱所從來矣今各邊月餉缺至數月有缺至三十個

領天牒筆

卷三

召騎一

九

月者兵如何得足

上問三十個月缺餉是何鎮戶部侍郎王家楨奏曰是延緩

上曰缺餉至三十個月爾部所司何事臣家禎對曰臣部匱之前疏已明

上曰宣大兵士多少臣在晉對曰宣鎮共七萬九千九百有奇大同共七萬六千五百有奇

山西共五萬三千五百有奇

上問屯田實在否臣在晉奏曰事務至此邊臣

即不顧朝廷封疆亦當自保性命理無虛

目

上曰講款一面講款整飭着實整飭難道中國就勝不得他臣鴻訓奏曰大哉王言臣標奏

曰先有戰守之具然後漸以議款臣龍錫奏曰先要嚴防禦然後講款方可

上然之又手承天守備太監魏相一疏示閣臣曰前有嚴旨二次何故不遵好生可惡着改票又曰事雖小不遵旨大

領天牒筆

卷三

召騎一

二

上召戶部王家禎論之前已有旨褒嘉今又閣

臣薦舉家禎叩頭謝恩奏曰臣仰見

皇上聖治之心甚急臣有所言

上出御案而聽之家禎奏曰今日國家重文輕

武指揮千百戶不及一秀才邊備之廢此一弊也遼事之起九邊士馬盡于援遼延至今

日不但無兵并無馬無盔甲無器械

上問便可整飭否家禎對曰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如何整飭不得從此步步着實做去自有

成効因薦兵部尚書王在晉曉暢邊事且悉諸邊戍之苦又曰自有遼事以來每年加派六百萬今十年矣豈不是六千萬

皇上試思六千萬從何處得來盡是小民脂膏以此思之苦不可言是可知矣

上曰加派不行於時不得不加已派不得又加上又諭今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有功

不陞文官朦朧偏心朕甚惡之隨諭言官奏疏每日六七十本皆悠悠不是起廢就是保

朕躬殊爲可厭臣鴻訓奏曰薦舉着實要申飭臣在晉奏曰科道官奏疏臣見其煩然可

採的望

聖度優容

上召吏部尚書王永光論曰卿清貞正大海內

所知一切會推當十分選用真才如撫按尤爲緊要爲民父母用得其人則天下安永光

叩首謝恩奏曰近來薦舉太濫

上曰都是徇私王永光奏曰嚴旨未見欽遵再

乞

天語申飭更有一事近來以考察論劾去的都奏請起官本部查出二員望嚴旨處分

上曰明奏來

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爲情面臣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臣

鴻訓奏曰謂是沒有執持依徇人情的意思上曰人生天地間以何爲本臣鴻訓對曰人之

生也直直則不徇情面矣

上召五府科道官諭曰前者郁成治欺朕冲主隱語相欺姑示薄罰以後如有效尤當以

祖宗成法治之乃召刑部侍郎丁啓濟問曰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臣

啓濟奏曰李永貞一案係奉

旨會九卿科道中府會問據實回奏

上再問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臣啓濟言李實

李永貞構殺七命不刑自招

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王永光王永光對

曰李賓初亦未承及用刑然後承認

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賓被魏忠賢追取

印信空本係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

臣啓濟對曰威福出自

朝廷一憑

聖裁

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賓爾五虎五彪緣何

不問他決不待時臣啓濟對曰虎彪除崔呈

秀許顯純外並未解到

臣

上曰未到何人啓濟一一指名奏聞

上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次一

等李賓又次一等隨諭刑部以後有疑惑

不妥的不許定罪啓濟叩頭謝恩

上諭吏部等曰卿等實心實事無徒紙上虛文

以慰朕圖治之意

上諭閣臣曰卿等同心竭力擔當朕爲卿等主

持無負朕倚毗至意

上起還宮時朕色在舡後矣

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癸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九卿官翰林院

起居注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

官總協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召對特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侍讀學士張士範內

閣中書二員日將曠諸臣肅恭而入

上召閣臣閣臣皆進楹內時見

天顏和霽

聖音清亮

臣

上手一疏從容詳覽乃吏部尚書王永光條陳

銓政八款以示閣臣遞閱閣臣李標對曰此

疏極悉弊實尋召王永光褒論

上曰邇來官方貪冒已極這所條陳添于銓政

有裨有臣如此何憂不治卿當看實舉行無

徒紙上空言王永光叩頭謝而退

上復手原疏把翫次出俸一良勸廉懲貪疏覆

閣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誦讀畢

上復命再讀後一段又命閣臣閱一良疏臣

標對曰此事臣未敢必其不然亦未敢必其盡然臣鴻訓對曰如今真不成世界所以宜有此疏

上顧西邊云卿奏臣道登起奏曰此弊相沿已

久臣龍錫奏曰此積弊實不能盡無臣鴻訓

復奏曰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

上問交際謂何臣鴻訓奏曰交際如親戚朋友

饋送之類尚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

可以數計臣龍錫奏曰此等納賄的自然該

重處臣三脂筆 卷三 三

重處

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

格擢用臣言事在吏部

上召永光如前諭永光叩首承 旨次永光又

奏曰貪黷成風已非一日臣在田間深切恨

之近自待罪吏部以來凡部院之大僚會推

司道府郡邑之陞遷與司官失公失慎必期

無負

皇上選用人才至意但臣受事僅二十餘日科

臣露章必有所指不知是臣未受事言事
受事後雖諸臣愛惜名節者固多賄賂實然
者時有乞

皇上命科臣擇其尤者指出一二重處以爲會

官之戒

上復召一良曰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

着據實具奏一良對曰臣未敢深言

上曰如何未敢深言一良曰如今且未敢言待

掃會奴會平後具奏

須臾臣三脂筆 卷三 三

上又令指名奏來一良曰此二語蓋指事例言

也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

上詰責曰難道一個不知遽有此疏臣標具奏

曰宜令指名一良復對如前臣龍錫奏曰一

良疏中原有納賄之尤者

皇上之威如雷霆但是罪過發露明白必不可

放過他

上正色曰限爾五日指名奏來

上端坐良久手于匣中出一疏示臣曰此李

實舊參周起元等七臣原疏卿等可詳觀之

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閣臣等詳閱良久

奏曰果是墨在硃上

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 命傳九卿科道過閱

皆應如關臣言收回原疏

上命賜諸臣茶復 命光祿寺官四員捧出御

盒餅菓頒賜諸臣畢少頃復 召閣臣吏部

又召韓一良詰奏尋與閣臣密語移時二記

注言以內臣云未奉

領天庖筆 卷三 召對二
上傳示不敢入來屬筆但 臣等遙望

御前燭光明燦几案間

上親灑宸翰者久之時將漏下一鼓諸臣謝賜

餅菓再叩頭而退其士範等鵠立候

命亦未經宣召承 旨 臣不敢具載

上起還宮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癸酉

上召對記注曰講官丁逢李明唐恭記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督師袁崇煥吏

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等官錦衣衛堂上

官來 平臺召對又 召四川道高欽舜雲

南道毛羽健內閣中書二員日踰午

上御平臺諸臣行禮序立特宣督師袁崇煥

上曰奴酋跳梁十載于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

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胡方畧具實

奏聞 臣崇煥奏曰所有方畧已具疏中

皇上千古之堯舜行此不難 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注 臣于萬里之外 六年前蚤

已期定倘

皇上假 臣便宜計五年而東夷可平全遼可復

以報

皇上

上曰五年滅奴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

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

福四轉臣俱奏云崇煥肝膽意氣誠

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臣鴻訓又奏曰臣于

私寓叩其作用威畧寬嚴真堪副

皇上闕外之寄臣崇煥奏曰臣在外調度所有

奏聞一憑閣臣處分閣臣不可不力主持崇

煥謝而退

上又出御史毛羽健所奏請蘇驛遞一疏令其

明諷畢

上示閣臣曰朕覽此奏驛遞困疲已極小民敲

骨吸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

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即擬票其假勘合

白牌馬票奉旨俱行禁止閣臣領旨出

上命閣臣而下俱賜茶菓瓜餅諸臣叩頭謝恩

暫退時

上親許章奏御筆淋漓目無停瞬手不停批

尋又召閣臣記注官人臣標等即捧所票

毛羽健疏呈覽

上以票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

語屬含糊復命改票

上又謂閣臣曰卿等凡遇本章須要逐款票

勿得遺漏臣標道登龍錫奏曰科道官條陳

多款有語言平常無當實用者臣等恐煩

皇上有覽故不敢湊擬以涓

聖聰臣鴻訓又奏曰爲政不在多言議論愈多

成功愈少豈得一槩票擬

上曰卿等既肯一力擔當何憂不治

上又念邊餉匱乏躊躇于事創宜歸併戶部次

又覽工部張維樞執爭疏謂軍器急需不可

遲悞准戶七工三之說行之一年着仍歸戶

部論閣臣說

上又覽戶部覆南京戶部疏總督倉場與巡倉

御史各請勅一道論閣臣曰勅不是輕易

的

祖宗累朝何故不與臣鴻訓奏曰與之是即今

事例戶七工三商人便于兌支競趨工部亦

該與勅一道今兩部司官公同收弄

上然之次又召崇煥臣崇煥奏曰東夷四十
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

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難臣所賴
者

皇上聖明雨露無不栽培雷霆無不挫折臣居
平打筭又約五年但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
首先錢糧蓋自爲遼而有加派之新餉臣昨
與戶臣王家禎對面打筭查每歲新餉入數
與出數已缺一百二十萬臣能于臣督屬中

裁省六十萬臣自措六十萬則不虞不足
矣但餉有舊當新者還將新抵舊令臣不
克于用

上召戶部臣家禎奏曰蘇舊餉原分兩庫近因
北直州縣糧買遼米遼豆動支舊餉宜扣新
餉抵還非那借也邇者鹽課已將解到臣部
當儘數解邊且關內外有辦餉而無舊餉宣
大有舊無新餉密永津新舊兼有臣部以新
餉發調外以舊餉發各鎮新舊款項絲毫不

差臣崇煥又奏曰東奴爲謀已久其器械必
利馬匹時習非容易可破之虜况工部解來
器械極是要緊勿得苟且塞責

上召工部尚書張維樞諭曰盛甲弓箭鎗刀火
器等項皆禦虜長技爾部製造俱要堅鋼精
利鑄定監工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
堪揆查究治崇煥奏曰臣舊年請工部器械
俱盡刻監督主事匠役等名正如

皇上之旨倘造不如法指名參處臣維樞又奏
曰九邊軍器臣部額派錢糧甚少自遼左發
難另多急需其事例宜與遼陽相終始

上詰責曰爾前如何不奏且事例亦不得已而
用者也又問爾臣前止言糧草不足軍器
未備昨該部說事例須開一年何又說與遼
終始臣鴻訓奏曰軍器備辦一年便可常用
自今年九月始至來年八月止遼事稍有頭
緒再作區處
上令諸臣起

上又憫念軍士寒苦且云海內加派何時得止

臣崇煥奏曰軍中加一錢糧未必見德倘減

一錢糧便生怨望但當此三空四盡臣敢不

節書只于到任後必多方設法如額餉再可

減省得以助工部抵造軍器之資并馬匹賞

賚間諜俱取足于此雖兵家勝算難料以臣

計毫釐不差至五年之後餉日以減伍日以

實地日以闢夷滅而全遼恢復只留額餉一

百五十餘萬餘可蠲免以蘇百姓加派之苦

則軍民俱受

皇上之賜不淺矣然而五年中事變不一又要

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選用與臣

所不當用之人勿要選用

上乃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面

諭俱承臣旨起臣崇煥又奏曰

聖明在上各部臣俱公忠無有不應臣手者但

以臣之力制東奴而有餘調眾口而不足一

出君門便成萬里忌功妬能夫豈無人即稟

然于

皇上之法度不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

之方畧

上曰朕自主持即有浮言亦不可聽也臣崇煥

再奏曰

皇上既為臣主浮議矣又勅吏兵二部為臣用

人戶工二部為臣轉餉造器臣若不滅除東

夷收復故土何顏面見

皇上至臣學力疎淺伏望

皇上再為指示教訓

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諭曰卿條對方畧井

井不必謙遜聞臣俱奏曰此臣作法自別向

為縣官不要一錢天生此臣以為社稷佐

皇上中興伏乞

皇上假以事權與之尚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

尚方劍俱望

皇上撤回以一事權

上然其言傳示該部知道又諭崇煥早平夷

齒以紆四海蒼生之困臣崇煥再奏曰

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天地鬼神降鑒臣

所學何事所做何官而不仰體

皇上早結此局臣之作用做漢之趙充國無異

勿煩

皇上焦勞惟

皇上寬心

上曰卿所奏更見忠愛卿宜嚴明號令撫恤士

卒與文武同心何難滅虜臣崇煥奏曰謹遵

頌天應臣崇煥奏曰謹遵

明旨銘之肺腑前去告諭官軍以宣

皇上威德必須平夷遂叩頭起

上又問高欽舜所奏軍器令各邊開爐製造可

行否閣臣皆奏曰可行

上曰何謂可行臣標奏曰各邊為禦虜計定是

好的

上曰此非

祖制尋又出兵部尚書王在晉所參關內道張

春疏詞

上曰此疏實否臣在晉奏曰俱實

上即命內閣票來復賜茶張燈出科臣許譽卿

疏令讀至黔南後先事李樸楊述中因而漏

網語以問閣臣奏曰此事已久臣等原在田

間知之未真臣譽卿又執奏曰李樸于安會

襲廢時曾有金盆之索是以起釁

上又問大小諸臣內御史毛羽捷出班奏曰

前在蜀中所見最真當貴陽圍困之時米僅

升合而李樸死守封疆還是有功

上曰據許譽卿奏李樸起釁有罪據毛羽捷奏

李樸守城有功着九卿科道會議來說

上起立諭閣臣曰卿等傳與大小各衙門凡召

對事績俱要着實遵行無徒事為徃昔之空

言有不遵行者重治不宥科道官不時指名

參奏

上還宮復顧諸臣曰須着實行不然即召對亦

為故套諸臣叩頭承

旨時漏已下二鼓矣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乙酉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駱芬院記注官

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

衣衛堂上官內閣中書二員來 平臺召對

又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四川道御史梁

子藩日向午

上御平臺諸臣各行禮序立閣臣李標劉鴻訓

率記注官 丁進 李明睿奉

旨記注昨止二員今新進二員來奉 召不敢

入

上宣 臣金秉乾 臣傅冠叩頭畢

上手出御史梁子藩請汰兵餉一疏示閣臣 臣

標 臣鴻訓奏此疏核兵請餉俱有次第隨

命子藩宣讀至邊臣虛冒等語

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侍

郎王家禎奏曰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

撫累次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兵部尚

書王在晉奏曰國初有屯鹽之法今俱廢

所以日見餉多

上曰屯鹽廢久今兵與餉通不相似 臣鴻訓奏

曰屯鹽之法即古寓兵于農之意伏乞

皇上留意封疆如

太祖高皇帝立此良法所以無虞不足梁子藩

精于屯政前之不預巡方時爲屯差御史其

法實實可行

上曰兵還是這些兵餉如何多了 臣在晉奏曰

國初設各衛所軍之精者即爲兵軍政今廢

多有募兵故兵日增而餉自此多矣 臣鴻訓

奏曰畢竟屯自有兵軍不是兵 臣標奏曰今

軍與兵果分爲兩事了

上又命子藩讀前疏畢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

弗克

上側耳躊躇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隨即

勅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

又出科臣韓一良前疏示閣臣韓一良第一

疏大破情面朕特命抄寫一通卿等并未一

疏當再加詳看具奏

上復親灑宸翰看詳別疏御墨淋漓少頃

臣捧原疏入奏云一良所指周應秋罵鳴泰等俱久有物議

上曰周應秋罵鳴泰自有公論何用他臣奏

訓奏曰一良疏所奏者俱應重處

上曰韓一良前所指非此如何改了卿等奏來

臣鴻訓奏曰此須宣一良來面奏自有緣故

上召一良至出奏旨指名疏令宣讀至閣臣票

擬乎

皇上獨斷乎

上乃詰責一良曰票擬雖閣臣事主意是朕獨

斷有不合者令其改票如何說朕乎閣臣乎

又命讀讀至知其畧而不知其詳知其人

而不知其名等語

上曰爾既明知有人何不實奏一良奏曰臣所

指人多原爲國家起見乞

皇上將臣前疏下吏部查核自見明白還不止

此數人

上又將一良前疏徘徊展視御音朗讀疏中

科道官人多爲抹殺有解曰只要他人淨不

管自己污臣惡此名素不愛錢而錢至矣據

臣兩月內辭却書帕計五百有餘金以臣絕

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餘可知矣

上讀至此擊節感歎聲厲臣鄰問一良曰此五

百金何人所餽一良奏曰臣有交際簿在但

所餽不止一人臣又奏曰臣等在閣看詳

章奏其納賄之人還有未經指摘者還勅

一良再奏

上曰怎麼與前不同一良奏曰臣原記不真

上曰你記不真如何上本一良奏曰臣原說風

聞

上曰如何只據風聞就來上本一良奏曰言官

原許風聞言事

上怒曰你以風聞塞責麼又命讀至張翼明

一段詰之曰張翼明已下部聽勘何待爾參

一良奏曰勘者是軍情不係納賄又 余讀至所參褚泰初之事款內有歌謠等語

上微哂以問閣臣此人指摘何如臣標鴻訓奏

曰二臣俱未識面但聞道路之口多云此人有些放肆一良所奏不差

上援筆書改字于票擬上付閣臣乃 命賜諸

臣茶菓暫退有間復 召閣臣記註官閣臣

來以一良疏未及票回奏

上諭閣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他前疏明知有

入今以周應秋等抵塞又牽扯坊官受許多

金寶坊官得此御史欽差所得又當何如速

改票來閣臣奏曰臣等不知

聖意乞

皇上明示臣等方好擬票

上曰他本上卿等豈有看不出閣臣請近 御

前密奏語秘不聞良又

上曰都御史不是輕易的要有實功方可實授

他無實効如何加與他臣鴻訓奏曰臣不爲

皇上惜此一官但爲

皇上費此一言

上曰安知他爲公爲私豈可輕與閣臣又奏曰

臣等平生迂腐爲

皇上惜此一言

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數何

敢來奏聞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

御史

上怒付令速改票閣臣承 旨而退次 召一

良大怒面叱責曰韓一良所奏疏前後自相

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拏問念爾言官姑

饒這遭以後科道論人俱要的據方許具奏

不得該之風聞尋出渠家禎辨疏示閣臣曰

卿等以爲何如臣標奏曰渠家禎貢奏都是

遮飾大同失事極真彼鄉人盡能言之臣鴻

訓復奏曰彼擁兵坐視狂虜猖獗搶掠男婦

牛羊自是家禎之罪

上曰督撫如何令一千餘兵馬便要去敵神曾

十餘萬家顧既有罪督撫作何事

臣鴻訓

奏曰此事與閣中一樣武臣在外提兵文臣

在內調度

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

相操練平時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

十萬之師曾卿等試評如何

臣標奏

曰督撫亦不能無罪

臣鴻訓復奏曰

皇上責備文臣是絕奸機括但此邊事急不得

的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臣不敢爲不

忠之言自

皇祖靜攝以來至

先帝時一二十年已無政事矣財用何繇得足

上曰而今如何閣臣奏曰而今比前大不相同

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

臣鴻

訓奏曰

臣性本直率豈敢面諛

皇上就是袁崇煥未到

臣

等與兵部時時酌議

須要件件接濟他况

臣

平生讀幾句書只願

皇上爲堯舜之君就如韓一良事亦爲

皇上惜此一言願

皇上留神細思

上命諸臣退

召閣臣標鴻訓密商機務許久

閣臣周道登錢龍錫往

德陵未回不與焉諸臣鵠立階下少頃率諸臣

叩頭而退

初漏下矣

頃天應筆

卷三

列傳四

崇禎元年九月十四日辛亥

上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總協錦衣衛等堂上官來平臺召對又特召督師王象乾日將午

上御平臺諸臣進見叩頭畢

上召輔臣入檻內又召象乾象乾趨伏檻外

上命入既入又命前象乾前去御案咫尺

此先召對自輔臣外未有召及檻內者

蓋異數也

上諭象乾曰卿三朝元老忠獻素著見卿矍鑠

知督師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略面陳來

臣象乾對曰臣年踰八旬齒疎不能詳奏所

有方略具在疏中

上因問之象乾因言揅漢大酋虎墩兔愁與順

義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黃台吉元小王子之

後也卜哈二酋皆是揅酋部落其先世歲歲

與揅酋納貢自黃台吉與揅漢精兵屢敗揅

漢貢事遂絕隆慶庚午俺答叩關

穆宗皇帝封爲順義王開市撫賞揅漢部落來

張家口及水星營賣馬買貨屢被卜哈部夷

劫掠多欲報復不意去歲果來卜酋兵敗西

走哈鎮一營俱被擄去白台吉僅以身免東

投奴酋其弟跌各兔等皆不願卜酋愧恨以

死哈喇一營無人統領部夷所餘無幾

上曰方略如何臣象乾對曰朵顏夷三十六家

今日亦當連絡與哈慎可得三萬安揅薊鎮

沿邊駐牧爲我藩籬東擁關門以斷右臂塞

外諸夷惟永郡部最強約三十餘萬永郡若

與卜酋合兵似亦可敵揅酋

上曰觀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臣象乾對曰從容

籠絡撫亦可成

上曰禦虜當思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輔臣劉

鴻訓奏曰聞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餘

里

上問退去何處臣象乾奏曰退去直北沙磧中

上又問曰倘敘事不就如何臣象乾對曰條奏
夷情緩急又有後先百餘言事關機密不具
抄

上喜曰這纔是臣象乾又奏曰臣統夷酋酋二
十一年矣萬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萬欲
犯薊門

皇祖起用總督薊遼臣至密雲通官往諭十萬
之師還解天啓元年奴酋攻陷遼陽

嘉宗皇帝召臣還部臣疏計出鎮行邊總督薊
遼諸軍正月二十二日廣寧潰敗二十六日

潰兵難民紛集于闕下二十九日桃林口
據罕字羅勢卒鐵騎二萬餘欲攻冷口槍永

薊鎮遣游擊閔守信通官王濟胡持臣諭帖
往諭罕酋不覺淚下明日即傳居夷來暈等

道帳一千頂護守關門遠出哨探此山海東
門始開東達寧遠臣又思山海關南海北山

路通一線遠者不過二十里近者七八里奴
兵雖衆能合而不能張用砲打去其不中者

惟是山後諸夷奴酋賄而得之皆坦途也自
山海至喜峰奴無不可入我無處不可防勢
斯難矣臣前遣通官王濟胡等收抽扣兒小
書拱兎三酋皆大部約三十餘萬衆爲我東
鄙藩籬臣出鎮山海者三年略無風艸之驚
皆調夷之力者也

上和顏傾聽久之乃諭象乾曰卿此去還與
袁崇煥同心共力因命起已又命象乾
至再陳所見臣象乾又奏曰欲修戰備先養

士卒養士卒先足糧餉今據張曉揭開三鎮
軍士宣府缺餉五箇月大同缺七箇月山海

十八箇月枵腹之士何能荷戈
上曰糧餉須要應手因召戶部入

上問曰餉如何不足戶部尚書畢自嚴對曰臣
部錢糧匱乏從來所入不足供所出各邊年

例者每年少者止發三分之一多者止發二
分之一二宣府京運原額年例銀二十九萬九

十一百餘兩天啓五年止發八千兩七年止

發十一萬今年發過二十萬六千九百餘兩
止欠九萬二千一百餘兩大同京運原額年
例四十五萬六百三十餘兩天啓六年止發
一萬一千一百餘兩七年止發一十三萬一
千兩今年發過三十二萬五千四百餘兩止
欠一十三萬五千一百餘兩

上曰據奏往年京運止發三分之一今發三分
之二月糧不少如何不敷臣象乾對曰臣未
到地方不知詳細據督臣揭報月餉有缺至

五月六月者故此請餉臣自嚴奏曰宣大二

鎮民運甚多宣府一鎮該民運銀七十八萬
七千二百餘兩大同一鎮該民運銀六千七
萬一千七百餘兩其餘屯糧鹽課在外目今

月餉不敷想是民運拖欠數多

上曰民運如何拖欠臣自嚴奏曰民運錢糧原

係各邊督撫着行查催奉未舉以致拖欠臣
昨初任具有舊餉告匱一疏首請督臣查叅
民運錢糧蓋以各邊民運就近徵解原係

祖制額設 上供京運錢糧尤是後加之數

上問曰民運完欠之數戶部如何不知臣自嚴

對曰宣大民運州縣隔遠銀數零星多在山
西北直山東河南之間年來督撫因循未經
查叅此後臣部催當責成督撫盡法查叅以

克舊餉輔臣李標奏曰兩鎮民運拖欠數多
須着嚴催解納輔臣錢龍錫奏曰各邊向來
民運不足以京運補之今若全靠京運邊餉

何縣得克須將民運完欠支放數目清查與

京運合并銷算然後邊餉有緒

上然之輔臣劉鴻訓奏曰民運錢糧當令季報
戶部方知完欠之數

上曰還該季報爲是臣象乾又奏曰臣所請月
餉錢糧每鎮三十萬雖不敢望盡發亦祈

皇上批准以鼓軍士歡心

上曰既已批准豈容不發因顧問輔臣云何臣
鴻訓奏曰此事外面已作商量宜委曲措處
臣自嚴奏曰宣大二鎮年例除發過外尚欠

丁卯八月

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慶源有自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典闡教衆誼切同心彝章具存肇稱宜亟我

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宗躬膺令德徽音夙稟于女史婉懿早著于青蒲在昔

皇考毓我弟昆益華萼共輝于連枝而顧復各勤于離衷我

頌天應

卷一

皇兄纂承祧之重典既篤于濟源逮眇躬荷世及之庥情亦深于悵慕欲酬罔極宜備追崇正儼體之鴻稱舉遷祔之上典庶永無窮之問少伸不匱之思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來說欽哉故諭

九月

禮部尚書

等奏爲導謚事

聖母尊謚

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奉

聖旨覽卿等擬上

聖母尊謚依議送翰林院官擬撰冊文進覽

文書房傳出

聖旨聖母老娘娘遷祔陵寢慶陵并墳園着該衙門各擇吉日作速興工開挖隧道工部知道

工部尚書

奏爲傳奉事奉

聖旨聖母遷祔典制隆重應用督催督理等官着卽見在山陵任事諸臣就近兼攝料理務

頌天應

卷一

要恪遵成憲仰受玄藏慰朕孝思都着申飭行

十月

禮科都給事中

奏爲

聖母遷祔

伊邇事奉

聖旨聖母遷祔典禮隆重各該衙門供事官員各要竭誠備物齊心集事整肅周詳慰朕孝思如有違悞褻慢者內外監禮糾儀官從重叅處該科說與他每知道

二十餘萬目下臣部極力奏處銀十萬兩齎發王象乾出京其餘容臣陸續催至再發以完今歲原額從來臣部無全發者今因邊疆多事不敢拘常例且宣大撫夷銀兩卽在年例之內前宣撫李養冲有疏曰夷人撫賞馬價俱取給于年例今事已急臣不敢不竭力奏發此外舊欠臣部從無找補之例勢必不能

上然之命起象乾又請發銀五萬兩以供撫賞之用如不足再請如有餘奏繳

上問戶部如何臣自嚴對曰此項錢糧臣部原無額設督臣上疏取給戶兵二部兵部該銀

二萬五千兩臣部該銀二萬五千兩

上因召兵部入諭曰督臣所請撫賞銀五萬

兩戶兵二部可速解臣在晉奏曰臣部原不

管錢糧并無額編銀兩前銀無可撫給臣自

嚴奏曰兵部有太僕寺馬價臣在晉奏曰

祖宗朝設立太僕寺等原係養馬並非徵價止

因先年馬匹蕃庶民有侵馬之累便于折銀乃量徵馬價額止四十三萬今透用百餘萬以致厠庫空虛

上問曰此時如何空虛臣自嚴對曰今歲因

皇上登極所發皇賞數多以致不敷臣在晉

奏曰馬價留備買馬非備撫賞因無額編借

用馬價然臣在邊款虜令朶顏三十六家虎

墩八大營共費銀七萬兩今濫觴至三四十

萬矣內戶部認二萬臣部二千一萬太僕寺

領天牓錢臣部認二萬臣部二千一萬太僕寺

一年之額過半矣各省又有年例該寺何能

爲之

上曰卿在邊撫虜所費止七萬兩今緣何濫觴

至此臣在晉奏曰七萬兩爲一賞一年有兩

季數當倍此昔年有報疏可查又言今欲起

解實是無銀

上以問輔臣臣標對曰還着兩部酌議臣鴻訓

對曰當通融措處臣道登奏曰前兵部應發

犒賞銀五萬兩今尚未完不若通融那借臣

自嚴奏曰非敢分爾我但臣部錢糧臣高臣分臣乏且此項從無額設恐一時通融後以爲例上曰且着戶部措發卽補後不爲例二臣承旨退

上命賜茶諸臣叩頭出

上隨御煖閣少坐復御平臺召吏部尚書王

永光暨王在晉入諭曰邊疆多事之秋進

賢退不肖正賴老成不必以人言求去宜安

心供職毋負朕意又召王象乾曰卿年雖

踰八旬精力尚壯朕心嘉悅卿撫臣于西

袁崇煥禦奴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

召畢自嚴諭曰今後民運錢糧着按季報

部卿據實奏來三臣皆承旨同諸臣出行

禮畢

上起還宮

崇禎元年十月初二日巳丑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

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總協錦衣

衛堂上官速來文華殿召對

上御文華殿諸臣進見叩頭畢召諸臣入東

西錫立

上閱袁崇煥請餉一疏命翰林院官宣讀

李建泰入

上召輔臣并六部等官至御前諭曰崇煥前

去安插錦州軍變可弭今又云兵欲鼓譟求

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輔臣李

標奏曰頃臣奏過寧遠軍士缺餉袁崇煥所

請實見危迫乞允發

上曰內帑空匱戶部有解來新餉如何不行奏

發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新餉歲入不滿四

百萬內仍掛欠每月所入僅三十萬上下一

旦驟補百萬之欠委實不能前已發過七十

三萬日月如流前月未完後月復至今遼途

間遠運去尚有八萬可足七月之數只欠八九兩月而十月又繼之所以三月如故拖欠如故

上問關內月餉幾何臣自嚴奏曰關內八萬關外十四萬五千共二十二萬五十此崇煥題定之數

上又問兵部關內外兵數幾何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關內四萬關外八萬共十二萬

上曰崇煥前言汰兵減餉如何餉金還用若干臣在晉奏曰減汰之說以來歲爲始今歲尚

仍舊額

上曰刑部亦有贓銀刑部尚書喬允升奏曰臣部有張凌雲贓銀四萬其餘零星有四萬共計八萬侍郎丁啓濟奏曰本部贓銀實止五萬餘盡虛懸不敢樂作實數以悞大事

上又問戶部事例如何臣自嚴奏曰事例除工部分去外只得銀二萬已借太僕寺作關內犒賞

上曰事例爲邊餉計今邊事無補陵工尚缺朕開此事例何用且該部見銀幾多臣自嚴奏曰庫內見存一萬一十兩

上曰如何只有此數臣自嚴奏曰隨到隨發故止有此今廣東解銀六萬將至又七庫銀尚有二萬六千兩一併湊發十萬之數關門內外一月該銀二十四萬五千兩便該四十九萬仍望發帑銀四十餘萬臣部外解將至者約有四十餘萬又臣前以關寧積欠數多請山東島餉三十萬內扣除津門運價五萬實該進部二十五萬皆可用以補還

上曰朕在宮中極力節省內費尚且不足今金花銀兩尚未解到那得有此許多輔臣劉鴻訓奏曰臣等共議或得三十萬亦可

上曰內帑委實空虛三十萬言何容易輔臣周道登奏曰飢軍思變目今戶部匱乏須望皇上慨發以救危疆

上曰崇煥疏內云臣已發鼓鑄本犒賞未知能

弭目前之變否查兩項共有二十萬許既已發去矣如何不能弭變臣自嚴奏曰臣部發去五萬原係關門豆價崇煥有疏此銀尚無實在不知今補還否此外仍有馬價六萬已有買馬領去者且道臣郭廣前因兵變權發紙票今求抵還此數恐仍致拖延

上曰據崇煥揭云初三日即變今已初二即此時發去已遲何救于鼓譟輔臣錢龍錫奏曰皇上此時允發餽軍聞之必先色喜尚未為遲

臣在晉奏曰臣昔為督師軍士如家人父子然不料今日乃至于此

上曰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者畏其威不忍者懷其德那得有鼓譟之事臣鴻訓奏曰崇煥到不幾日又值兵變甫定若撫馭久之當與他人不同

上曰戶部新舊庫銀既有十萬在途未到八萬田爾耕莊銀五萬刑部莊銀五萬仍有鼓鑄本一萬犒賞十萬還有鋪墊馬價在外總算

儘自不少犒賞臣鴻訓奏曰田爾耕莊銀尚未解到

上取出揭帖一本查閱良久曰傳應星賍銀已給發其田爾耕莊銀自七月內着令解京如何今尚未至臣自嚴奏曰此銀近因臣部題請給發運價

皇上不允已經行文查餉部院解進今尚未到各項銀又未湊集惟是

皇上慨發帑金

上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果實實有用處朕豈吝此諸臣皆奏崇煥原是忠肝義膽之人且挾妻子在邊清節素著定不肯冒破妄用負

陛下德意

上又曰崇煥初至寧遠與軍士仍何仇恨便寫無頭帖子要殺他臣標等皆奏曰崇煥先機收變必不敢為無據之詞欺誑于

皇上還望垂念速速接濟

上又曰內帑委實不足有人盜去殆盡卿等那得盡知今若爲邊疆那用朕豈有愛但內用甚多且內臣并武臣俸給取辦于此所以此項今該本部還補臣自嚴奏曰

陛下爲社稷計旦夕弭變發此帑金臣部敢不仰體

聖意外解到來一一上僧禮部侍郎周延儒奏

曰國家最急無如關門但肯止防虜變今并防兵變前寧遠鼓譟不曾處治流水發餉與

領

三應堂

卷一

三應堂

卷一

三應堂

卷一

三應堂

卷一

三應堂

卷一

三應堂

他今又欲鼓譟欲發帑銀各邊倘效尤將何所底止

上曰卿以爲何如臣延儒又奏曰非敢阻

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呼吸急則治其標固當論

宜與之然非長策今後還望

皇上下走臣從長計議籌一經久之策

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專一諸帑各邊比例這

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

上又曰爾等凡事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

稱邊餉缺乏朕每下旨嚴催通不見解來卽如駐銀充餉至今不解豆價行查至今不曾回奏如此拖欠稽延錢糧何時得足禮部尚書何如寵奏曰今錢糧取足外解然民運拖欠者十之一二解官稽遲者十之四五還望皇上嚴諭各撫按依限催解信賞必罰以天下財供天下用不患不足

上又召科道等官至御前

上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今爾等爲耳目司察

領

三應堂

卷一

三應堂

卷一

三應堂

効就中不無冒濫爾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人皆不肖朕降諭切責有反坐之二字以求實言今又另一諭爾

等若藉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

上又曰爾等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

猶然事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爲

空文又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臣延儒又奏

曰國家事體廢弛已久

皇上聖明豈能一旦整頓邇來卽如遼東一事

節省昔時紛紛日議增兵逐日求加餉至今
極難支持臣龍錫奏曰今有棟齒之變若依
遼東故事又將紛紛招募所以臣等不肯主
此議

上曰凡臣下章奏朕每朝上夕下原只求做些
實事若朕既批答諸臣各有司存住果亦將
朕旨意朝發夕行天下何愁不治但只是因
循廢閣緩急行止間絕不相應天下何由而
理輔臣皆奏曰

頌天牘

卷之三

臣請六

五

聖上朝乾夕惕千古絕少從此漸有頭緒但願
求治勿太速

上曰朕卽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爲卿等尚有嘉
謨奇策召對商確未及周知者悉爲朕告乃
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諸臣皆叩頭謝罪
曰臣等待罪闕下不能奉行臣德音使糧
餉充足封疆戢寧悉臣等之罪

上曰諸臣各有職掌今後朕有旨意不卽遵行
不將實心做事仍前怠玩臣狀當以

祖宗之法從事決不輟貸時

天威震迅臣形于色諸臣皆戰懼稽首回奏曰
敢不遵臣旨

上又曰適卿等所請帑銀朕當酌發須還後不
爲例諸臣承臣旨鵠立

上命暫退賜茶諸臣皆行禮出
上起還宮

頌天牘

卷之三

臣請六

五

頌天牘

卷之三

臣請六

五

頌天臚筆卷之四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召對_七

崇禎元年十月十一日戊戌

上御文華殿召閣臣入

上手出山東道御史李懋芳議兵餉疏命翰

林院_官讀訖

上問閣臣曰此本如何_臣李標奏這說錢糧內

外互相覺察外解并責成司府良是

上問何以責成司府_臣標奏各布政司各府官

都是管錢糧的遞相責成便不得違

上召戶部尚書畢自嚴問曰遼左錢糧先年幾

何所出幾何何以先年足如今不足兵與餉

原額該多少從何年增設多少_臣自嚴奏曰

兵馬餉數容_臣查一的數奏聞_臣錢龍錫奏

曰要查餉必先得兵馬實數方可奏報_臣自

嚴奏曰遼左錢糧原有額數這新餉是後來

添的

上曰自有遼事方有新餉當日舊餉那里去了

_臣自嚴奏曰從有東事以來有加派又有抽

扣等項各處外解不至又有那移去的所以

常常不足

上曰如何叫做抽扣_臣自嚴奏曰往年因錢糧

不足設法抽扣天下大小衙門人役工食每

十兩的抽他三兩解來充餉這叫做抽扣

上曰爾部可查原數幾多何年增起從何抽扣

要逐一徹底澄清查明具奏_臣自嚴奏曰抽

扣原自不得已而行之_臣標奏曰抽扣信非

良法

上曰舊自舊新自新如何不足_臣自嚴奏曰兵

馬日增所以不足_臣前日曾造有爾明冊子

見在御前

上曰見了_臣標奏曰向來法紀不明人心恣玩

所以難查_臣龍錫奏曰這錢糧還要各鎮逐

一查去查了一鎮又是一鎮方得明白

上曰朕記得先日有大工有養生祠多少錢糧

無日不進益有發有餘今大工完了生祠沒了如何不足前日又撤了各處內鎮便該有許多錢糧下來那里去了臣自嚴奏曰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

上問曰外解何以不全臣自嚴奏曰外邊逐年水旱也有一年幾處災傷的又加點遼各處多事所以年年不足

上曰朝廷給餉養兵原要有用如今動輒鼓譟養這驕兵何用臣自嚴奏曰別邊軍多能著績地方宜設處給發錢糧也還寬裕些些所以不致鼓譟只遼東多事是客兵沒有妻子室家一日要補還他一日一月要補還他一月是無可奈何的

上曰太倉銀兩原非邊用如何急了便要請帑臣自嚴奏曰國初太倉原是不發的到萬曆間有事請餉說起後來成了例了有事便來請餉

上曰卿到部裏將新舊錢糧都要徹底澄清還

一查奏

上又命宣讀御史李長春論吏部積弊疏讀至中段

上命止讀 召問閣臣這所言何如臣標奏曰銓司吏弊種種誠如臺臣所言臣周道登奏曰從來吏弊冗積已久非自今日

上曰既如此便當重處如何不票出來處分他臣龍錫奏曰此論積弊句句均當只是頂首充餉臣等不曾票出來

上問如何叫做頂首臣龍錫奏曰頂首是下首人頂上首的應該有幾多銀兩各衙門胥役皆有頂首惟吏部頂首銀獨多故作弊亦多若近日將來充餉後來胥役說我們是公家買的更要作弊了昔年吏部尚書李宗延曾上疏追頂首銀兩助大工這銀卽加在頂首上故頂首愈重今但嚴究積胥不許作弊頂首不革而自輕矣

上復徧問諸臣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吏部這

弊頂首從來精明的官也難革他各要銳意
查革這是吏部官的責任禮部尚書何如寵
奏曰從來吏弊都不曾查得如今

皇上聰明神聖從今分付自

聖諭以後吏部振起精神也不難查

上復于御史疏覽至民以有司爲命官以不貪

爲實二語朗誦以示廷臣

玉音朗朗因諭閣臣曰朝廷設官爲民反去

害民若不重處何以儆後

頌天聲

卷四

召野七

五

上命賜茶諸臣暫退有頃復召閣臣等入

召御史吳玉宣奏劾樞臣王在晉等疏至在

晉何如人也

上命高聲讀又至公子親家等語

上問怎麼說公子親家臣王奏曰他有个親家

一个兒子在這裏說事過錢

上曰甚麼名字是官是民王曰一个土豪姓

一个舉人姓

上復問疏中壅斷字面臣王奏曰壅斷是市上

人登那高處左右望而取財利之意

上問爾所奏果真否臣王奏曰臣是言官如何

敢欺若欺

皇上便是欺天便是欺自亡心了臣生平諫

書只知不欺兩字

上問閣臣何如標等代奏御史說他生平所學

只有不欺二字又讀至張慶臻行賄等語慶

臻出班跪聽玉讀至開國元勳等語

上問這是怎麼說臣王奏曰是在晉疏中語也

頌天聲

卷四

召野七

上微問東班中有聲是誰兵科給事中熊奮渭

出奏是臣說這句話是在晉自家上本的

上怒曰吳玉奏事爾何敢多言奮渭長跪御史

又讀至時局等語

上問何爲時局臣王奏曰卽當時是魏忠賢的

局面如今是

皇上的局面

上怒曰如何以他比朕又問閣臣何說臣道登

奏曰就前日

皇上問的局面二字他說近日人情局面又問如何叫做時局臣龍錫奏曰局面是大家公合的局面據王在晉說此時人情却不究他即爲時局此二字原不妥又讀至妄自矜詡等語聲音欠真

上曰再念這兩句宣畢

上復問輔臣何如臣標奏曰王在晉屢被人言皇上宜放他去

上曰事事只有一個是非吳王所奏封疆大事臣頌天謹奏

卷四

召對七

中樞重任自有

祖宗之法在如何只教他去便了臣道登奏曰言官奏事或有過當只開國元勳及時局等語王在晉說的話原不是臣玉奏曰臣是言官有風聞怎敢不奏聞閣臣說臣過當是那件過當

皇上命他一一查說出

上問道登曰方纔卿說過當如何臣道登奏曰他的兒子不在這裏臣龍錫奏曰在晉邊情

馴熟往時在關上錢糧亦在節省一邊只未見十分執持臣吳玉奏曰怎說在萬山之中豈不是欺

皇上

上問卽如張慶臻一事如何臣玉奏曰就問慶臻自家

上問閣臣曰改勅事卿等豈不知道閣臣奏曰臣等原不知

上曰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慶臻有揭帖如何臣天腹鑑

卷四

召對七

說不知閣臣奏曰先見的是兵部手本其張慶臻揭帖是後來出的

上曰張慶臻如何不上本敢送私揭臣慶臻奏曰臣以一時盜賊生發不及上本又係小事不敢實奏

上曰改勅書如何是小事臣慶臻奏曰改勅書皆是中書臣原一字不知

上曰勅書豈是妄增的你不出揭中書他豈敢擅寫臣慶臻奏曰臣只多了一揭

上怒曰這不是你的事是誰的事如何敢來妄辯

上叱之又命部臣等求這王在晉張慶臻事如何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臣履任未久只做本等職掌却未去訪問

上曰卿等外廷都是知道的如何說不知令科道官奏兵科給事中張鼎延奏曰慶臻用賄改勅書是實

上問閣臣這勅書內字是誰添的閣臣奏曰若臣等要添也須奏過豈敢擅改

上曰卿等將此本揭同諸臣于門外公同議來奏不許徇情

祖宗之法朕不敢私諸臣出慶臻奮渭二臣伏跪

上端居良久取別疏細閱又命取各官職名覽竟親灑宸翰一掃有頃衆臣入奏曰臣等會議自公應是張慶臻之罪兵部手本也是他中書添字也是他

上曰怎麼中書就敢添字慶臻領勅書方知臣玉奏曰中書徇情

上曰原是係賄買的你若不知兵部手本何得來御史王道直奏曰張慶臻極富賄買是實上命取手本問面上西房二字是誰批的閣臣奏曰是臣寫的但中間量增等語因票擬忙一時不暇細閱

上曰勅書關係不小如何不細閱臣龍錫奏曰從來是舊稿

上曰此却是新稿這是誰添的兵部具有手本他如何不知卿等何爲不奏

祖宗有法卿等也有在裏邊的臣玉奏曰這都是有有心之罪不是不知

上曰祖宗之法朕不敢私今都推不知如何叫做公議

上又問衆臣如何不奏可都奏來科臣李覺斯奏曰臣是巡視京營的前已有疏參論張慶臻改勅書事內并說兵部并輔臣中書俱

有不是處兵科張鼎延奏曰臣亦有疏在

御前若非慶臻有行賄中書如何與他改寫

疏中有刑賞不得其平原有這一句

上問奏的是誰鼎延自報職名

上覽職名因取原本命其宣讀至張曉飄然等語

上問閣臣如何閣臣奏曰大同失事重大是實

上詰曰封疆大事前日如何不說重大人臣何

爲不知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臣等原在林

下未能盡知臣鼎延奏曰如何逮巡撫而獨

寬總督公然不問法之不乎莫此爲甚引能

廷弼王化貞爲言閣臣奏曰廷弼失事廣寧

與張曉不同臣鼎延奏曰原就不同但與巡

撫事該一體又宣至厭薄諸臣等語

上曰朕何曾厭薄諸臣來臣鼎延奏曰諸臣奏

事或一時應對不及望

皇上寬容

上曰雖是一時應對不及也是事體有爲情面

不奏的如何是朕厭薄 命再奏鼎延奏大

臣是

皇上股肱之臣應答不來還望寬容

上曰朕何嘗不寬如票擬未當朕何嘗不知即

如擅改勅書閣臣惡得無罪 臣玉奏曰當初

主使都說是劉鴻訓

上曰科道官如何說 臣道直奏曰張慶臻屢次

用賄不是無因至前是有緣故的長安中三

尺童子無人不知之

上問閣臣曰張慶臻顯是用賄卿等仍爲不知

臣慶臻奏曰臣添這一條所利幾何 臣何故

用這重賄

上怒叱之科臣奮渭奏曰臣自田間來纔十日

地方多有語未敢說出

上又問閣臣曰王在晉事公議何如劉鴻訓外

邊既然喧傳卿等閣中一處豈有不知方纔

科道官都奏得明白又有何說

上又命科道官再奏科臣鼎延奏曰長安俱說

慶臻行賄是實臣覺斯又奏曰外面都知行賄是真但主使的不知是誰臺臣道直奏曰他兩次揭帖都在閣裏

上問閣臣曰若無人主使如何中書敢添一字上命吳玉再奏曰有揭帖到閣裏自然是真臣標奏曰臣等日與鴻訓同處並不聞有此事皇上還要細訪

上曰方纔衆官都說是實又訪甚麼閣臣再三申辯以國體爲重臣龍錫奏曰此時皆因臣等不能詳慎致有此事臣等疎略之罪自無所逃臣等始終不敢欺

皇上一字鴻訓受

皇上知遇之恩決不敢有此事臣等四人同事一體若鴻訓有罪臣等亦皆有罪

上曰這罪與卿等無干又命吳玉奏曰外面喧傳是這等衆臣所奏皆同

上曰衆官所奏皆同不必再辯速擬票來這不
是朕的勅書原是

祖宗的法度張慶臻的揭帖是遍與中書的麼他揭中語怎麼卽命宣田佳璧辯疏正德十六年馬軍二子等語

上命再讀一遍讀訖

上又朗誦相應量爲增入批寫進呈及掌西房非一人等語

上曰這辯得不明白應速擬票來閣臣等再三奏曰恐鴻訓不真臣等不敢擬票

上又命二班的奏吏部侍郎張鳳翔奏曰張慶臻用賄改勅竊弄兵權是大不敬無人臣禮今

禮今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尚敢如此如何推得中書中書不過順指氣使之人科道官語未必無據

上問奏者何官鳳翔以職名對禮部尚書何如寵奏曰受賄賂是臣子之大罪

皇上明鑒萬里臣以理探之閣臣也不應有這等言官風聞入告原說是外面喧傳尚無的

據

上曰方纔鳳翔說科道之言有據既有據如何說不是他臣玉奏曰外面說主使都是劉鴻

訓

上曰這不是朕意是諸臣大家公心原是

祖宗之法朕豈得私吏部侍郎吳宗達奏曰還須問科道官所奏事情是虛是實纔好票擬

臣標奏曰

皇上還要細訪恐萬一不真

臣又奏曰

上曰衆官所奏如何不真臣標奏曰何以爲據

上曰以揭爲據臣慶臻奏曰臣憑會典具揭

上大怒曰奸嘴叱出候臣命閣臣擬票來臣

標又再三奏曰

皇上肯出將傳信天下萬世不真奈何

上曰這樣明講還怎麼不真速擬票來臣閣臣遂

巡叩首起臣鼎延復奏曰臣昨奏堂局體統

是朝廷之大經賞罰要平是朝廷之大

法

皇上命閣臣票出

上曰知道了閣臣侍從鵠立

上目之曰卿等如何不去票來卽給筆硯命于

殿門內擬票傳諸臣暫退閣臣擬票訖趨詣

御前奏對良久語密不聞有頃臣召閣臣入

上命卿等都來卿等昨請枚卜諸臣亦請枚卜

須要秉公不徇情面慎簡有才望的會推六

七員來看若關外事體袁崇煥前在朕前以

五年減奴及清慎爲已任這缺餉事須講求

今長策臣自嚴奏曰自奴酋發難以來邊上

旣設重兵不得不用多餉如今只好去其不

堪者若盡數汰了萬一有急何以備之

上曰遼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成何底止每次

召對原要求行長策卿等如何不奏臣標奏

曰這個在外邊議來臣龍錫奏曰外邊用兵

用餉要他自己打算方知多少臣自嚴奏曰

這還要袁崇煥自己奏來他所請錢糧臣鄧

如今不得不與他

皇上前發的帑金臣部各處湊去二十萬只有八月的九月還少

上曰前說危在旦夕急于請餉三十萬還不敷今發十萬如何說就發了臣標奏曰還未敷

上曰小民脂膏原爲保民只要用得着實復

命二班諸臣奏來禮部侍郎周延儒奏曰軍士要挾固非爲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還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說今各兵只少他折色銀兩原不曾少他每月餉米尚可支情

如何動輒鼓譟其間必有緣故

上曰正是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前月袁崇煥說日前欲亂如今又過幾日了臣延儒奏曰兵變之說安知非那不肖的將官不喜袁崇煥故造出這恐懼他的言語來搖動軍心方纔部臣說要袁崇煥自己奏來古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外面方略要他自己作用請兵餉也在他自己算計臣自嚴奏曰遼東十二萬兵馬錢

糧從天啓元年來已慣了他崇煥如何一時汰得來的這關外的兵不但防東又防西少不得要這些兵只關門略少些也罷

上曰關門原來是多少臣自嚴答曰是四萬龍錫奏曰兵只好教他實實選練得精便自漸漸汰去一時忙不得

上曰既然如此卿等求一長策方好臣自嚴奏曰這長策須要發遣旨去要他議來欽限一個定數

上問曰如何要添臣自嚴奏曰

皇上前發的只了得八月的餉路上去有八萬完七月之數內帑十萬臣部十五萬只抵得一月之數如今尚在途中九月十月的還未有臣如寵奏曰關內關外向來缺八月九月兩個月餉昨

皇上所發帑銀并戶部新解儘可補完八月而九月尚缺目今已十月矣從此陸續解去又不過補完九月餉銀轉盼間又是十一月到

底缺兩月之餉是月部終日解銀邊兵終日缺餉無有了期還須設處卽于目前總缺九月十月之餉則後來所解皆是本月之餉庶軍士不得藉口然後法盡可行

上曰禮部說得是臣如寵奏曰臣前曾奏

皇上外解不至未必盡欠在民間大半是征收在官或因有別事挪移借用的或有就阻未起解的或解在途解官遷延作弊種種有之上念諸臣跪久令起立奏臣如寵奏曰便是差

須臾臚筆

宋四

召拜七

一

官守催不過是部屬司官又未必有風力的且十三省差十三員官又去騷擾驛遞不如逐年令司府官將各處錢糧造一詳細冊籍內開解額多少征收多少民欠多少逐項清算每年遇

皇上萬壽各省直進表官員便着他順帶具奏自然時日不爽其外邊撫按體統尊事務煩錢糧支收責在左布政還有右布政最閑不如要他協同進表官員清冊責奏爲妥臣自

嚴奏曰禮臣之言極是進表官或是分道管轄有不到府縣官又只憑掌印官造一冊與他亦不足據臣有疏在御前還是責成撫按要他督率司府查奏明白奏報

皇上事便有歸着了

上曰朕見卿本尚未網覽

上又問閣臣責成撫按與責成左右布政兩事如何閣臣奏曰責成撫按爲長臣自嚴奏曰兩直隸無布政各省錢糧俱屬左布政出入若責成右布政恐左布政便推開了臣如寵奏

公天臚筆

宋四

召拜七

三

曰錢糧收放自是左布政事但造冊要細心查核故要右布政佐之

上問閣臣如何臣龍錫奏曰錢糧起解要撫按先具一本奏報卽差官便不敢遲

上曰還要立限臣龍錫奏曰差官之弊極大往時還有假批假印的但先奏報了便無此弊臣自嚴奏曰舊時錢糧起解也有文書到臣部但錢糧極瑣碎也有幾百幾千也有幾十

兩的如要查核還是年終查叅總冊某處若干完若干欠若干解若干便無遺漏

上曰有文書到部也就是了臣如寵奏曰戶臣

說進表司道恐有分管地方不同不如卽令

右布政總賁亦可臣自嚴奏曰若有撫按查

叅但各官陞轉不時也有右布政署印的臣

標奏曰布政同是衙門錢糧無論左右布政

遷轉俱要他候代如撫按一般錢糧自然不

差吏胥也不敢作弊臣自嚴奏曰陞任的該

卿天胤集

卷四

品類七

三

候代劣轉的不該候代他久在地方反爲民

害

上曰卿說的是又顧輔臣曰卿等到閣擬論來

進覽臣自嚴奏曰臣部錢糧新舊做兩冊是

從來京邊舊餉新餉加派的自奴酋發難始

有新餉司官管新餉是一員管舊餉是一員

上曰該分做兩冊臣如寵奏曰作兩冊甚好

上曰卿等如此各修實事財用何愁不足臣自

嚴再奏曰臣等仰見

皇上焦勞盛心不敢不竭力擔任但恐才力有限不能仰副

皇上期望

上曰卿等都是才力兼全的但各修職業把國

事當作私家事天下何愁不治諸臣承臣旨

奮渭復叩頭奏曰臣久經摧折初入班行

未諳朝儀伏乞

皇上寬宥

上命出外候臣旨諸臣行禮畢

卿天胤集

卷四

品類七

三

聖駕還宮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及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錢謙益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錦衣衛堂上官來文華殿召對

上御煖閣先召輔臣李標錢龍錫及冢臣王永光入商榷移時三臣出

上御文華殿諸臣行禮畢召入諸臣肅立

召禮部尚書溫體仁曰卿參錢謙益受錢千

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結黨欺君之罪可是實的麼臣體仁奏曰

如參人之欺豈敢自欺字字都是實的

上問錢千秋事結了不曾臣體仁對曰錢千秋逃了刑部將金保玄徐時敏問罪千秋並不曾到官

上又舉體仁疏中語欲卿貳則卿貳欲枚卜則

枚卜是怎麼說臣體仁奏曰此番枚卜都是錢謙益事體不曾結不該起陞如何起陞如

今枚卜不該推他在裏面他就是耍枚卜了

上問是真麼體仁對曰真

上召錢謙益問曰溫體仁參卿受錢千秋數千

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可是真的麼臣謙益對曰

才品卑下學問荒疎濫與會推之列處非其據溫體仁參臣極當但

錢千秋之事關臣名節不容不辯臣于辛酉

年典試浙中與科臣暴謙貞矢公矢慎一時

號稱得人初不聞有錢千秋之事臣到京復

命方聞得有錢千秋一事當時具有疏參他勘

問明白現有奏案在刑部臣體仁奏曰錢千

秋逃了徐時敏金保玄過付之人提到刑部

親口扳扯錢謙益如何賴得過臣謙益奏曰

臣不敢多辯現有卷案在刑部

上問輔臣如何是過付輔臣奏曰俱是光棍騙

錢的

上命再奏臣謙益奏曰錢千秋試卷原是真兒

府推官鄭履祥取的上卷臣爲總裁不能偏

聞只看他七篇文字又看他後場也通不曾看到結尾七字一時疎略之罪臣不能辭臣

體仁奏曰千秋遣戍有受賄之人

上召刑部問錢千秋事怎麼說臣喬允升奏曰

此事在天啓二年臣時在太常寺卿天啓三

年臣纔到刑部不曾經問現有卷案臣體仁

奏曰錢千秋並不曾到官臣謙益奏曰其實

到官臣豈敢欺

皇上

引天啓錄

卷四

召問

三

上問輔臣曰錢謙益說錢千秋事結案不曾輔

臣對曰

皇上取刑部卷案來看便見明白了臣體仁奏

曰現有過付人只錢千秋不到

上召部臣科道曰據體仁奏說不曾結據錢謙

益奏又說結了卿等奏來臣王永光奏曰錢

千秋事臣光已經奏過

皇上那錢千秋到官結案了

上曰錢千秋既問遣戍一定有个受賄之人臣

永光奏曰問吏科給事中章允儒臣允儒奏

曰臣當日待罪在科曾見招稿

上曰招稿上是甚麼人納賄臣體仁奏曰錢千

秋未曾到官只是照提

上問如何是照提輔臣奏曰坐名問罪謂之照

提

上命禮部卷子并刑部招稿俱取來臣體仁奏

曰當時還有科道參他

上曰是甚麼人參臣體仁奏曰臣在田間失記

得天啓錄

卷四

召問

三

姓名臣謙益奏曰疏在錢千秋未參之前後

來魏忠賢用事見臣與楊連道義相交崔呈

秀使臺臣陳以瑞誣疏陷臣體仁奏曰前

一晚在魏忠賢未用事之時難道也是崔呈

秀

上命辯疏與參疏俱取來臣體仁奏曰臣職非

言官可以不言適當會推不與臣應避嫌引

退不當有言但念故卜大典

宗社安危所係舉國無一人敢言臣若不言

上貢

聖明下賁生平所學臣不忍見

皇上孤立干上是以不得不言

上命諸臣起暫退賜茶諸臣謝恩出

上傳諭記註俱要詳明不得增減修飾少頃

上復御殿命諸臣入召諸臣翰林院官朱之

俊宣讀體仁疏畢召體仁曰卿參神奸結

黨欺君之罪奸黨是誰臣體仁奏曰錢謙益

之黨甚多臣還不敢盡言

召諸臣入

上問怎麼枚卜大典一手握定臣體仁奏曰此

番枚卜

皇上務求真才其實都是錢謙益主張的臣所

以說他一手握定

上又召方纔說受賄是誰臣體仁奏曰受賄之

人就是錢謙益

上召問王永光問卿方纔奏允儒見招稿還是

怎麼說臣王永光奏曰臣不曉得原招是允儒

看見想是差不多招稿

上曰錢千秋他說有一个金道士說有人賣題

寫一合同將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結尾中

了方付銀是有个金道士召章允儒出跪

奏曰臣先任華亭知縣壬戌行取蒙

先帝拔入諫垣臣同官顧其仁曾有參疏說浙

蘭的事

上問怎麼是浙蘭輔臣奏曰錢謙益在浙江主

試臣允儒奏曰臣見參疏有錢千秋的事問

結了以後假滿回京見刑部有招稿刊本不

須天虞筆

記得刑部問官姓名今蒙

皇上召對臣頃在外見閣臣冢臣說溫體仁有

疏參錢謙益冢臣云這是我們會推中之人

曾見招稿未云臣家中偶有一箇刊本因

命人到寓所取來與冢臣看臣體仁奏曰今

蒙召諸臣在外是商議來的臣允儒奏曰

今日枚卜大典諸臣夫公矢慎天日臨之在

上

皇上臨之在上臣等何敢有私溫體仁資雖深

望原輕諸臣不曾推他如謙益有職迹何不
糾之于枚卜之前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
聽

上裁今尚未知

聖意誰屬溫體仁隱然以不與會推熟中執執
臣體仁奏曰科臣此奏正見其黨錢謙益未
枚卜之先不過冷局臣糾他何用枚卜既點
之後臣糾之必于此時參他爲

皇上慎用人

須臾盧全

笑曰

召頭入

三入

上曰會推上錢謙益是第二名焉知有這事假
如朕點了他怎處臣允儒奏曰黨之一字從
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這等說臣猶記得
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陳于廷諸臣于會
推吏部尚書汪應蛟喬允升刑部尚書缺使
魏忠賢加一堂字盡行削奪大抵小人爲公
論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爲黨留傳
至今爲小人害君子的榜樣

上怒叱之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

了時無人承旨

上曰錦衣衛何在錦衣衛官過來承旨將允
儒扶出

上命王永光奏臣王永光奏曰會推閣臣是臣部
職掌臣見

皇上要良相採訪公論故從公會推至于結黨
臣實不知臣體仁奏曰

皇上試問王永光屢奉溫旨何以不出直待
瞿式耜有言完了枚卜大事然後聽其去言

猶在耳

皇上眷注家臣如何命他去是家臣去留我

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

上問王永光卿何以先告後出臣王永光奏曰臣一

向真病蒙

皇上溫諭又見枚卜大事臣原勉出定這件事

還要求去臣體仁奏曰錢謙益熟中枚卜使

梁子璠前上一疏要侍郎張鳳翔代念會推
從來未有之事

上命部臣科道過來問曰朕先傳旨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的人是公不是公

永光奏曰我

皇上召問吏科河南道與郎中耿志煒便知道了臣體仁奏曰王永光是六卿之長進賢退不肖是他的職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臣永光奏曰會推應該選司採訪在任在籍的人只問他便曉得

上命取職名來臣房可壯奏曰臣等都是公議

上曰會推大事其中推這等人還說公議諸臣奏來又問怎麼不奏輔臣奏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

上曰關節是真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

上閱硃卷面批語問曰批語是誰批的中字是誰寫的輔臣奏曰是錢謙益寫的

上曰既是他寫的如何說不是他卿等怎麼說輔臣奏曰據刑部招是光棍騙錢的千秋文才原是可中的光棍知道他可中所以去騙

上曰光棍作主考麼光棍中他的麼既是他取如何與他不相干臣體仁奏曰關節是錢謙益分明滿朝都是謙益一黨臣受四朝知

遇忠憤所激不容不言關節是真的時刑部推在兩個光棍身上若不受賄如何得中自然錢謙益受賄輔臣奏曰前事招問明白

上曰招也是極閃爍的不可憑據既說提到又說不提到後邊提到如何前邊問罪罪是懸坐的麼輔臣奏曰後來也拿到了臣體仁奏

曰如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日入錢謙益之幕指望謙益入閣希圖辯復使謙益可以枚卜

則千秋亦可會試

上曰溫體仁所參是實因令疏稿招稿揭帖硃卷付閣臣等

上曰卿等卽去與在外文武諸臣從公會議不可徇私諸臣未對

上曰不承旨麼諸臣卽承旨體仁獨奏曰臣一身孤立滿朝都是錢謙益之黨臣此疏一出

不惟謙益恨臣入骨卽謙益之黨無不恨臣

臣一身豈能當衆怒懇乞

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兇鋒臣叨九列之末豈敢

欺

皇上斷不敢欺只是不忍見

皇上焦勞于上諸臣皆不戒懼爲念不得不奏

上命再奏體仁奏如前

上曰卿既爲國効奸何必如是卿奏的是

上怒立命記註宣讀官出時錢謙益伏地待罪

頌天廬筆

卷四

三十四

三

上命門外候旨暫退有內侍口傳密諭錦衣

衛今日拏人如何不遵舊例明日具本回話

諸臣廷中會議良久

上秉燭復御命諸臣入輔臣持疏揭回奏錢謙

益既有議論同籍聽勸錢千秋下法司再問

上曰是公議的麼因命二班奏又命科道官

奏禦未對

上曰問着不言退後便有千言是怎麼說御史

房可壯對曰還望從輔臣之奏

上曰往時不召對你們便說不能見皇上的面

上下不能交君臣之意不決及至召對又說

朕輕斥大臣敬君爲臣之禮也是不可廢的

君前臣名如何每席只說官銜輔臣對曰此

積套相沿原不是蒙

皇上教訓以後都改過了

上曰難道此禮也不曉得又命再奏輔臣標

奏曰臣等惟是公議臣等共事

堯舜之主如何敢黨

頌天廬筆

卷四

三

上曰朕豈敢當堯舜只願卿等爲臯夔輔臣奏

曰臣等心不敢不盡只是才力有限

上曰朕拔卿等原爲安民既拔卿等又是這樣

到不如那稱功頌德之臣那稱功頌德之時

候邊方也完固財用也充裕如今枚卜不得

當今枚卜且暫停輔臣龍錫奏曰這所推諸

臣才品不同也有才品也有清品如清品人

就要說他偏執有才識學問的就要說他有

黨安得人都道好還望

皇上就中點用

上曰通關節是有才麼又命二班諸臣奏切貴至再禮部右侍郎周廷儒奏曰

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來懼于

天威二來還是牽于情面揔之錢千秋之事關

節是真又今現有殊卷招棄已經

皇上御覽詳明關節已有確據不必又問諸臣

上又詰問諸臣曰自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

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若會議不公不如不

會議卿等如何不奏

臣廷儒奏曰大凡會議

會推事我

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爲極公不知外廷都

只沿故套原無許多人只是一兩箇把持住

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是言

出而禍隨

上命再奏廷儒復奏如前

上曰朕時常召對當面問卿等別無言答應何

貴召對適纔有二班這官因目視廷儒令奏

職名因應職名

上曰只有這官奏了數句輔臣對曰故卜大典還望

皇上點用不可以一人廢了

上曰朕今日出來與卿等商議故卜的事誰想

其中推這樣人朕怎得知輔臣標奏曰關節

原是與錢謙益不相干錢千秋原是名士中

得的

上曰既是名士他自中得何必又通關節輔臣

須臾臚登

標奏曰只是其人不妥希圖僥倖念頭差了

上命諸臣再奏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

聖明在上臣不知有黨會推是吏部臣永光奏

曰臣前曾有疏會科道官各舉所知

上曰科道官一疏薦舉十餘人或百人俱是真

麼如今雍雍濟濟在位的也不少那曾做一

件事來都是受用麼諸臣俱伏謝臣自嚴奏

曰錢糧不足兵餉不敷是臣部之事臣才力

不及望

皇上罷臣歸里另選有才望者

上曰朕奉天承運止賴卿等輔弼如何不肯擔當還是朕不用卿等還是卿等不肯展習中大才朕原初冲不足以服人所以卿等不肯擔當輔臣等皆頓首引咎少頃輔臣標奏曰吏科章允儒奏事言語牽纏心實無他他是言官望

皇上寬宥輔臣龍錫奏曰允儒是言官之長處之恐言官結舌

頌文應筆

卷四

召節入

三

上曰如何結舌他是吏科會推是他的事他豈能辭其責他是挾私多言卿等看不出來麼朕前不時召問不曾見有甚麼好條陳朕公道處分一兩人就說閉塞言路就說不是了言官薦一人就要用參一人就要處使朕不能用一人權任在下麼朕若點一箇陪推就說點陪了這樣以後只推正的一人便了何必又陪朕嘗召對原爲保宗社安邊疆安百姓豈爲富貴受用若是朕宮中豈不好受

用今日爲這樣事一時不曾安息輔臣標奏曰我

皇上這樣焦勞外廷也都曉得此時正是該焦勞的時節只是臣等才力有限不能仰體

聖心

上曰朕宮中出一旨改一字便有許多話說是中旨輔臣龍錫對曰

皇上改票這是留心政務且如

皇上親筆改了畢竟發與臣等寫過然後

頌文應筆

卷四

召節入

三

進呈發下這都是

皇上聖明處分臣等每對外廷說知無不仰

皇上聖明

上曰言官每奏說小忠小信又說微言冷語必說中皆知者可審而于英明者難解意將以朕爲何如主輔臣標奏曰他意思原是忠愛只是疑揣不當臣龍錫奏曰君正則臣直古人有是言只爲

皇上聖明故諸臣敢如此說臣永光奏曰諸臣

也是防微杜漸之意

上曰防微杜漸朕也不怪他說只是不該挾私妄言不教而殺謂之虐朕屢屢教戒何曾見他奉行及至問他又言臣龍錫奏曰言官皇上只要優容他如今言官了了他使不敢言只是要優容

上曰朕正要聞過朕有過失科道官奏來朕不憚改只是不可挾私輔臣奏曰我

皇上這等焦勞臣等敢不竭力

領三腹筆 宋曰 三

上曰這數日來票擬與先時不同朕自看得出來卿等也都知知道輔臣俯首謝不敢

上又命諸臣奏諸臣未有對者輔臣奏曰諸臣一時不能對

上曰不是不能對只是心不在政事上所以一時說不出來若一心一念在政事上一問就說出來如今只懷故套天下何時太平又命輔臣問曰卿等見這幾句應因舉招稿內照座師口語問罪等語這是怎麼說輔臣奏

曰是錢謙益已為池所以這樣說

上曰既中了他如何又參他臣體仁奏曰顧其仁參了錢千秋錢謙益無以自解所以又參了錢千秋

上問曰參的怎麼說臣體仁奏曰臣在田間不知其詳

上問輔臣曰卿等看過麼輔臣奏曰臣雖看記得不真

上命諸臣起覽思片時親灑宸翰命諸臣起以指示諸臣各部受 旨傳看了

上曰卿等怎麼說朕說的是麼輔臣奏曰我

皇上處分自然至當

上曰朕與卿等商榷或是或不是卿等直言如何說自然是輔臣奏曰會推是一件好事如今就處分一个恐于大典不光

上曰會推好事如何推這樣人往時間中也只是一員雖如今多事卿等居中指當首輔韓爌到日三員也勢難專了會推且停卿等不

必奏輔臣奏曰臣等才力不及前人

皇上這樣焦勞會推事還望允行

上不允行

上又問如何是黨輔臣標對曰同志爲黨龍錫

對曰往時摧折的一時起用在朝意氣相

合人便以爲黨畢竟路頭是正的

上曰朕先有旨起廢要得真才如今起廢的都

是借題有考察的有被論的有貪的都說是

魏忠賢摧折輔臣奏曰近日有旨止許薦一

人卽今拏定這法後人自不敢借題

上又曰兵部尚書欲推張鳳翔若有黨也還要

另推臣鳳翔奏曰臣鳳翔原不曾經歷封疆

今推兵部尚書臣原力辭臣不敢知有黨

上曰朕先也不知有黨臣鳳翔奏曰溫體仁是

臣之座師馬之騏是臣之門生臣爲吏部左

侍郎當會推時臣不能推其座師不能推其

門生臣之無黨有黨可知

上命再奏張鳳翔對如前臣體仁奏曰張鳳翔

果然是臣門生御史梁子璠疏命他會推

問臣曰豈有尚書見在侍郎代會推之理

上曰正是尚書既有侍郎豈可預會推臣鳳翔

奏曰梁子璠急欲枚卜原是用侍郎定不是

用臣實不曉得這意思

上曰朕也不知這意思體仁又奏曰侍郎會推

是梁子璠要他早定枚卜之事其實與張鳳

翔無干

上曰還有京營總督缺大計在卽就要推還有

會擬張慶臻一案如何不見回奏臣永光奏

曰今日傳單會議值

皇上召對是以暫停

上曰肯下十餘日如何今日纔得傳單這還是

往時怠玩故習臣永光奏曰會議有十九會

本九卿科道每人俱要與他看九卿人少科

道人多

上曰人多議便公了麼臣永光奏曰原議本膳

寫不及喚刻字匠刊出刷印臣聞有六七

日

上命再奏永光對如前輔臣奏曰是今日會議不是今日傳單

上曰限三日回奏臣永光曰明日即會議

上曰枚卜暫停諸臣起

上曰朕還記堯舜垂拱而天下治當時有臯陶夔稷契諸臣故無爲而治今日邊上奴酋照

舊不曾復寸上今歲漕未到延遲至今朕如何不憂心只管泄泄悠悠查了幹甚麼事輔

須臾臣奏曰臣等職在票擬是臣等之罪

上曰朕不專說卿等六部科道都要振作諸臣

各舉職業何事不給朕每召對一次添臣下一次瑣碎六部九卿科道各舉其職何事不

治諸臣跪承旨

上命諸臣出 諭內臣收前案傳入閣

上起還官時漏下二鼓餘矣

崇禎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辛未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記註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

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錡清平伯吳遵

周誠意伯劉孔昭錦衣衛堂上官來文華殿

召對

上御文華殿諸臣進見叩頭畢 召諸臣入東

西鵠立輔臣李標錢龍錫奏曰臣等待罪欽

奉

須臾臣奏曰臣等不勝感戴叩頭謝恩

皇上溫育臣等不勝感戴叩頭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取出兵部會京營總督疏 召

侯伯李守錡陳光裕吳遵周劉孔昭四臣出

班面奏

上曰京營重務廢弛已久朕欲于卿四人中點

用一員營務當如何整理卿等奏來臣守錡

奏曰

祖宗設立京營拱護神京關係最重但承平日

久人心玩愒以致營務廢弛今欲整理必先

甄別將領蓋總督一人耳目有限難以遍及十餘萬軍若賞罰嚴明甄別公當鼓舞有方將領得人整理則易臣光裕奏曰今日京營急務在清隱占包操之弊信賞罰以核錢糧勤操練以壯國威臣遵周奏曰京營

祖宗設立以爲腹心其權匪輕奈承平日久積弛怠玩弊竇多端皆因情面難破以致決裂殆甚況在此時多事之秋又非往日可比必先重將權信賞罰勤操練選精銳退老弱盡

公無私大做一番以振頽風臣孔昭奏曰臣

聞

祖宗設立團營拱護神京閒時選練精銳爲各邊根本有警便調遣防守自庚戌年後承平日久軍驕法玩皆因爲將的不能實心任事日致廢弛所以動煩

聖慮況目今糧餉不足徒有虛糜軍無實用惟主將不能潔已安能表率將領又何以鼓舞

三軍

上命再奏臣守鈞奏曰京營弊竇不止一端一時奏對未能詳悉但只實心爲朝廷做事自能釐奸剔弊臣孔昭奏曰老弱不汰隱占不清這弊不獨京營如此天下皆然幸遇皇上勵精圖治千載一時臣蒙

皇上召問不得不以實對

上召輔臣等俱來諸臣跪

上問曰這事公推不是輔臣標等奏曰此係兵

部從公會推

領六部等

上復問部臣吏部尚書王永光奏曰原係兵部

會推誰敢不公署兵部事左侍郎唐世濟奏

曰臣等原奉

皇上明旨本部司官會同九卿科道等官并勳

臣遴選四員俱出于大公伏候

皇上欽點

上命諸臣起暫退隨召輔臣入商確良久復

召文武等官入

上召襄城伯守鈞論曰京營關係重大朕今點

用卿須要着實振刷盡革從前積弊不得苟且塞責如仍前苟且塞責朕當絕以

祖宗之法臣守錡奏曰臣世受國恩敢不犬

馬圖報但京營總督臣自揣才非不堪重任

上曰朕已點卿當盡心職掌不必固辭守錡叩

頭起

上諭諸臣退隨班行禮畢

上起還宮

卷一百一十五

六日

召對九

四七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甲申

上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註記官四

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衣

衛堂上官來文華殿召對又召禮部尚

書協理詹事府溫體仁吏科等科沈淮兩門

可陞許譽卿薛國觀劉斯咏江西等道毛九

華任贊化來文華殿召對又召翰林官

李建泰來文華殿讀本

上御煖閣元召輔臣韓爌錢龍錫李標移時

上御殿召諸臣入露臺叩頭畢吏部尚書王

永光等跪奏臣等合詞爲劉鴻訓王在晉等

乞恩蒙

皇上寬宥俱是法外之仁臣等不勝感激叩頭

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諸臣起禮部尚書溫體仁過跪

奏臣累疏乞休蒙

皇上溫旨諭留臣聞言杜門不敢報名廷謝

臣不勝感激叩頭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體仁承旨起諸臣肅而入東西
鵠立

上召翰林官李建泰宣讀江西道御史毛九華
疏畢 召溫體仁問卿怎麼說臣體仁奏曰
臣若有以媚璫祠詩必以手書爲贊萬無水
刻之理既係刻本必流傳廣布豈有九華得
之途中而京師反無別冊且合數十人共刻
此冊豈能掩人耳目何以兩年來絕無人論
及卽此冊何不發于籍沒逆璫之時而待于

毛九華之手

皇上試問九華之冊還是臣刻的是他人刻的
若臣自刻必無此理若他人刻的乞

皇上勅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何處得來
真僞立見若但以刻本爲據則刻匠徧滿都
門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

上命再奏體仁奏如前

上召九華問此冊從何處得來臣九華奏曰臣
實八月中買自途間

上曰八月中得的如何到今纔發臣九華奏曰
臣十月考選臣體仁奏曰臣叅錢謙益在十

一月毛九華叅臣在十二月九華既得此冊
何不卽具疏特糾臣冊中媚璫諸人而但于條
陳疏末單指臣名種種真情已自畢露

上問九華你何以初時不叅直待溫體仁叅錢
謙益後始發臣九華奏曰臣十月考選十一
月纔到任不敢造次具疏臣體仁奏曰十一
月到任十二月也隔一個月

上問九華你知冊葉是甚人刻的臣九華奏曰
體仁既有詩有刻的便有賣的臣亦卽與買

至于何人所刻臣何從問之臣體仁奏曰九
華惟恐說冊葉是京師的卽便可查只說是
途中得的無處可查臣九華奏曰此冊精工
京師人做不得還是杭州人做得臣體仁奏
曰望

皇上勅下該部行文浙江撫按一查便明臣九
華奏曰逆祠已是毀拆從何處查

上又問疏中商人恐木事是怎麼說臣體仁奏曰此事更易辦但行浙江撫按查勘臣果有買三千金木頭之事否

上命再奏臣體仁復奏曰臣不曾買木頭若是臣強騙商人之木何不鳴之撫按此事乃無端誣臣九華奏曰此事不在撫按彼時撫按若出代商人伸冤他如何向魏忠賢來臣體仁奏曰商人若告在東廠此尤易查且年來諸臣搜索瑞黨不遺力臣若有此事豈有

兩三年之內獨寬臣一人

上召問輔臣卿等如何說輔臣韓爌奏曰體仁平日徑徑自守亦是有品望的但因參論救卜一疏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臣體仁奏曰微臣通籍三十年兢兢砥礪並無一字掛人彈章只因參了錢謙益攻者四起凡可以逐臣殺臣者無所不至豈臣一人之身賢奸頗異至此毛九華從謙益之黨無疑臣一日不去人言一日不絕

上披覽詩冊這可是真的麼輔臣爌奏曰看詩冊列體仁名體仁不得知其何人捏造并言官亦不得知

上命輔臣起御案展冊指示後四葉曰此俱是錢塘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作只問四人便曉得輔臣爌奏曰似是此等人做誠如

皇上明鑒

上曰溫體仁也辯得是命輔臣退溫體仁毛

九華起召翰林官馬之騏宣讀貴州道任

贊化疏畢

上召輔臣卿等來輔臣爌等前

上披原疏曰言官奏對自有大體這是何等話如何在朕前禁言臣爌奏輔臣爌奏曰言官有聞入告但新進小臣不諳大體一時冒昧失于簡點伏望

皇上寬宥贊化亦以安體仁臣爌奏曰小臣愚昧不識避忌總在

聖慈包容臣龍錫奏曰言官只知以言爲職不

是有心敢于欺罔

上命卿等起召任贊化入

上覽疏曰毛九華參論溫體仁一詩尚且不真

你如何又奈他許多無恨之言且如葵語在

朕前清奏臣贊化奏曰臣一時偶失簡默出

言粗率臣實有罪但臣疏中所論事體皆臣

採訪十分的確纔敢入告

上曰甚麼的確召溫體仁問卿怎麼說臣體

仁奏曰任贊化之疏全是誣臣家中遺業止

有祖房一所臣亦從鄉村之間五世同居庚

申之冬偶遭回祿始別構數楹郡城無一樣

之棲每入郡中寄寓僧舍凡官廳地方者皆

可問臣居家居鄉唯知有奉公守法四字任

贊化不參臣居官之事而參臣居鄉之事以

爲誣臣居官之事懼

皇上聖明召問臣欺罔立見故誣臣居鄉之

事以道里遙遠耳目易眩說臣與海寧陳與

郊結兒女姻家此一查可明也事事無影虛

捏皆如此只乞

皇上勅下該部行文浙江撫按查勘臣果有此

事否若一事實事事皆實臣贊化奏曰體仁

是浙江人臣是山西人如何曉得陳與郊名

字此是長安中萬口喧傳臣始知之

上曰你先說採訪的確如何又說傳聞臣體仁

奏曰如今班行中到有一个証佐

上問爲誰臣體仁奏曰見在兵科給事中馬思

理在臣縣作令五年備知臣居鄉之事

皇上試召問思理如果有不公不法之事思理

必不能爲臣諱如有一事果真臣甘伏罪臣

贊化奏曰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論長安萬

口如一臣體仁奏曰在何處採訪如長安中

萬口一詞然試令贊化舉一二人

皇上召問之果如臣家中有此事否臣贊化奏

曰聞言入告臣之職掌

皇上只下九卿科道會勘如一言不實臣甘其

罪

上曰朕自有鑒裁如何敢責奏因命內侍取職名來

上覽疏臣體仁奏曰臣在

皇上之前不敢瑣瑣辭容具疏自明但任贊化是錢謙益死黨去年謙益將入都門贊化代謙益首攻御史陳以瑞也是崔魏削奪榮皇上賜環之人因曾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以媚瑞糾之及謙益入都把持銓部覆之爲民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一証也去秋

皇上未有枚卜之旨贊化突出薦相才一疏蓋爲謙益而發至稱謙益爲伊召之班行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二証也若謙益倖入綸扉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參破故其恨最深誣臣最甚贊化奏曰臣薦相才之時謙益尚未到京臣並不識一面只憑公論入告至謙益到京始得一面如何說臣是他死黨體仁奏曰他若不是錢謙益死黨如何參了陳以瑞臣贊化奏曰陳以瑞銓部只

覆冠帶開住

皇上獨斷着他爲民溫體仁如何力保陳以瑞是他面欺我

皇上了

皇上只問廷臣有一人說陳以瑞是好人臣其罪體仁奏曰臣非力保陳以瑞只因以瑞參了錢謙益任贊化故將以瑞參了

上曰不必多奏候旨行

上命賜茶諸臣出叩頭謝茶畢

上暫退暖閣有頃秉燭復命諸臣入

上召翰林官四仲儼宣讀大同巡撫張宗衡疏畢

上召輔臣曰卿等來輔臣曠等前

上曰掃首事以前做甚麼如今纔來說虜不犯邊大家偷安虜若犯邊大家便說危在旦夕數月缺餉這講折不過是明慮之衛原不是長策倘若不受講折就該嚴兵固守不然就要與他戰輔臣曠奏曰各處禦虜須先防備

練兵馬戰守侍虜來講款方可議撫輔臣標奏曰款事須操縱在我邊事一向因循張宗衡亦是有才的必當漸次整頓

上曰虜志不過搶掠若能修守備練兵馬他自來就款乃平時討錢糧請內帑說是修備及至臨時又說守備一無可恃將來款亦不可保此是何等說話六科十三道各有職掌緊要事不見條陳只以私意彼此相攻再若如此朕將以治亂朝政之法輔臣奏曰言官一時見識不透還望

皇上寬宥

上曰卿見他們何曾有爲國家的意思若實實爲國家爲封疆爲民生朕自看得出來如今定有一件私意方纔上本方今是何時東西交訌南止用兵到不憂國只是分門立戶動說甚麼黨甚麼東林何益于國家輔臣曠奏曰

皇上屢旨禁說門戶黨之一字不宜形之章奏

聖諭嚴切諸臣自當遵守輔臣標奏曰黨之名原非盛世所宜有輔臣龍錫奏曰往日崔魏時說有東林今

皇上聖明諸臣但當各循職業不必問其是東林非東林

上命輔臣起今日天晚沈惟炳薛國觀候另日召對又命輔臣以下衆官都來論曰卿等大工各修職業豈有不治之理乃多挾私攻訐朕諭不啻再三全不遵守今後再有違等朕必置之于法諸臣承旨叩頭起出

上起還宮

頌天臚筆卷之五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廢

贈太子太保謚忠烈楊公

楊公諱連字大洪湖廣應山人登萬曆丁未科進士筮仕姑蘇海虞令甫下車召父老詢民間疾苦以興利除害爲己任凡縉紳士民無不虛懷俯接人人以爲得公之意至有作姦犯科者則風行雷厲毫無所借勢豪某務爲奸利以魚肉善良公廉得其穢迹白部使者稱其衣冠抵以重辟輿論稱快纖監某委役至邑役藉璫勢以

上供爲名橫索不貲公杖而遣之璫怒欲疏論公郡人某素與璫善力解而止公卒不屈也邑濱海故多抄盜而奸民實爲之藪公呼伍伯密授方略一日盡擒邑無夜警尤愛才重士建書院遴有志之士俾肄業其中給飲食而課其高下焉生平以冰蘖自矢凡贖錢羨

頌天臚筆

卷三

神廟

餘火耗之類時宰藉以供交際潤私橐者公一無所染由邑達郡百里而遙舊有石塘爲水所鬻往來病涉殊苦公欲新之不忍煩民甫捐俸補緝而邑中巨室欣然樂助乃委勤幹吏庀材鳩工成以不日至今便之大抵廉明天稟恩威互施當時有真父母活神明之號考最入諫垣舉劾允當國是待公而定累遷至御史中丞值

頌天臚筆

卷二

光廟相繼賓天

熹廟幼冲登極公與

領命倉卒危疑之際悉心奉公衣不解帶者三閱月有擎天捧日之功詎意逆璫竊權亂政威福自擅當事者觀望無敢先發公獨奮不顧身歷數其二十四罪首觸兇鋒立遭削黜公夷然策蹇就道甫入里門而緹騎已至矣逮付

詔獄以無影之事誣無名之賍酷加箠楚身

無完膚公度不免乃齧指血草疏千言冀以尸諫埋所臥地中緹帥許顯純發之付火以滅其迹時當盛夏死十餘日方奉領埋之旨顯純希璫意復停數日皮肉腐盡賴宛平尉程應詔義烏人奉委相驗特憐之以單布被裹出骸骨獲全遠近聞之痛心酸鼻海虞士民日集公生祠號哭香楮充棟僧侶百人禮懺四十九日老叟穉兒邨墟市僧莫不拜像流涕詈罵權璫時恐偵卒爲權璫緝知或以爲罪及傳旨毀祠弃像嗚呼猶之此邑此令耳積威所劫遂至是邪公死而捏誣嚴追家無所依八旬老母棲于城樓具見劉司農六大苦情疏中幸逢聖明御極迅掃元兇昭雪公冤盡蠲罪尋賜金五百緡贍其家今又奉恩旨叙卹矣生當蒙塵歿當廟食以視籍產戮尸者其得失竟何如哉

紀事

臣楊連謹述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并李選侍移宮

皇上登極始末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在兵科附導

駕之末與侍班諸臣近瞻

天顏冲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八人

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

須臾生公上增

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

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鄭同李

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

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

成命是時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

人謂徐僕少養量謂

帝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

見周掌科一二語隱侵及非

天心轉圜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上旨

未見卽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
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

帝勢已必不起鄭其李日子

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跪

皇上啓天附已看承勅以

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于股掌
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

皇上時亦向人泣謂

皇參參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
續文獻通考 卷三

時遼聞心膽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

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寢祭獄之焚

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

神宗謚御史左光斗竝相會議因倡言于朝請

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理

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

下是時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

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

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

爲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想亂想如要封
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
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
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慧人也當移慈寧宮而
封后之旨猶有人乎

帝之側也十七日

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
睡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
燝等時尚欲邀社稷之靈

續文獻通考 卷三

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

頭目炫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遼乃

仰天而歎曰以千古一見

聖君臣子倘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沒不

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禁不發一語謂此

天日何卽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

達御前虛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死心耳二

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燝韓

爌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人有旨宣兵

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

上且杖從諸大臣之後入新叅劉一燝韓爌

各謝

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無効天語溫蕩真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

先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

在朕前語間目視臣等手指

皇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閣臣劉一燝孫

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

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

皇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請帝

慎醫藥

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家宰周嘉謨曰醫藥猶

第二義

皇上清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

上停視久之曰官中無甚麼事因目

皇上曰哥兒你說一說

上曰官中無別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聞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六日再召見

先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緊輔他爲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

先帝又曰朕壽官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

帷幔中一小豎從

上耳語

上握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

先帝前扶

上入嚕嚕者久之

上滯帷幔間若推之出

上失色忿向

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我等爲

上語急武談也孫宗伯接之曰

皇上要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

卽著儀注來

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
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

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

上已疾甚矣戀戀于諸臣若不肯沒于婦人手

者庶幾

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

以天賦

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于無忌憚可駭共相鳴

咽歎訖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

有差初一日五更校尉宜召急及奔至宮門

則聞已賓天矣板號莫及武猶有衷旨痛

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

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

皇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共

託之李選侍者建曰此萬萬不可

皇帝無托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

無問如昨日當

先帝對羣臣時強

皇上入復推之出勅要封皇后是何光景無論

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嬖惑母

手且李鄭交結權旣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

者若

皇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

皇上之日以職之見此時急宜請

皇上一見卽呼萬歲以定危疑卽擁之出乾清

宮請住慈慶宮于事始妥語間三相公到

向前曰

先帝賓天矣

皇上無聖母可托擔子卽在三相公身上此時

事急矣宜急入請見

皇上卽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

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

宮宮闈者持挺固阻不容建從亂人往來中

促相公入闈者強相阻職大罵奴才

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

皇上子小你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
關者却乃入哭臨請見

皇上

上久不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

上連日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
一面封選侍久之

上日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
不可緩又請

上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請

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
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建擁

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

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
寢閣內出者共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請

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

上入臣亦喝之曰胡說 殿下是我等主我等
是 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 殿下

怕甚麼共擁

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訖
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

上仍西向坐諸臣即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
呼畢擁入慈慶宮

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燝奏曰乾清宮
尚未淨請

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官訖乃歸乾清宮吏
部周嘉謨奏曰今日

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出入不宜輕易即
往乾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
不則請無發 駕

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臣
曰

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
先帝及

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
一應調發

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曰

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

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

臣辱

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移即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各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

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

離事況無嫡庶之嫌並長之防父死之謂何舍殮未完表箋未上袞冕受朝書之史冊未受畢竟舍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

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于事穩于心得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受與不受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受即襁褓何妨不受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

聞諸臣自外人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即今夜誰與

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爲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今

上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更改那移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

殿下今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

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即傳候駕于慈慶宮前行高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

上已出乾清宮高呼者不及百人臣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憂形怒色而僕少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唾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倘有不妥汝死肉足食乎臣如芒在背有穴可入梅先之多言矣手字屬

錦衣駱思恭謂必精練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爲聲色以亂人耳目駱旣領略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選侍無思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移官公疏左有單疏初四日旣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

上母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語甚沸是日臣等候駕尚未出有一中使從麟趾門來臣迎之曰選侍移官否其人答

頌天聖

卷五

附錄

一

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

李娘娘惱得很今日請

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是

如何說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幾乎錯了

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

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

皇帝卽封太后太妃是要

皇長子封諺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

幸奉知選侍好好歡喜順旨移宮後日等

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據惱了未便且

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卽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

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

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傳曰今日選侍要宣

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安然如

此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

言當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

九十二始移臣急促方相公曰

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禮相公當上揭

頌天聖

卷五

附錄

一

急促移官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臣曰

但苦

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

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

住無害臣曰前日以

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

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太子之宮世間

那有

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

祖宗相傳是

天子之居即

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選侍何人而枕 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

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過的前日是

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即

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者而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瑞中有

言屬

頌天履

卷五

先帝舊寵從容些也罷臣曰諸大臣是受

先帝顧命者

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廢之理便

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

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擡我去殺了

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汝等無挾

先帝一時之寵以抗

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

是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

帝座上遣中官傳臣等出卽令移宮李果卽移

宮李進忠劉選劉朝等并以盜藏被褥閣部

謂 社稷有靈選侍既移宮明日

上乃正乾清宮矣臣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

移宮非所以尊

皇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瑞好

生照應其有賍証罪瑞已討矣無因此使中

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是在諸臣調停

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霽占氣者見紫

頌天履

卷五

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

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陝西撫臣奏

黃河清五日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

道

天子

泰昌元年十二月

嗚呼此先臣庚申冬還里時手述今伏思

彼時情景身命弗恤何心計功妄冀副報

國恩定危疑而防微漸以莫

冲主于泰山之安故義激于衷不禁其烈烈耳

今反爲罪案借題而苦殺之則忠義何可爲然于先臣捨身報

國之夙願固已永協此不孝之易等所以腐心

泣血叫天控地而無從者也痛哉

男楊之易泣血謹識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公疏云題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于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

內廷祇供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

劉瑾其人旋卽誅戮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

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

太監魏忠賢其人舉朝盡爲威制無敢指各

糾參臣實痛之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遺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

臣負忠義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

款爲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

資入內地非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

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

忠小伎以倖恩旣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

小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

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

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

天淵傳奉而僞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

羣勒逼講讓政事之堂幾成鬧市至有徑自

內札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

鬱悶堅意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

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

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

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薊已

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肅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

頌天

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

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

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

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

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

法如山羽正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

人喧嚷于堂屏而迫之去一則與 交構

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顧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鋼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顧金甌之覆宇圖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二蓋枚卜點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鄮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

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祿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捏無喜

矯

旨勅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祿妃喜在安知不爲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

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

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

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

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

矯

頌天監生

肯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

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爲

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

百千也大罪十一也

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

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

以建牌坊鑲鳳雕龍于雲桶漢築愁樹怨飲

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

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

臭語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

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傳應星等五侯七

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

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

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

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

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

閣臣力爲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又

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

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

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窖傷其墳脉托

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

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

也

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忿恚大罪十六也

未也且明懸豎謗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儉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叙升致使僕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

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喬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

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

未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奏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十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今天下後世視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

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難大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祿爲之鼓舌搖唇馬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李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刑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憎惡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

猶可駭者東曹未靖内外戒嚴東廠訪緝何

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肩塢深計不知九門内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細 創立內操不但使親

創天服

三

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者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任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

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王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

幢青蓋夾護環遶則已僂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頗有徒忠賢此時視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入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太山之神必陰殛之耳大罪二十三也

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闢進有傲色

頃天服

朱王

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

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臆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

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肯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表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旨反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

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慢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我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尚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獎惑守斗告今年以七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尤加之恩而忠賢慙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辣手彊橫已不能爲下意狠不肯容人即青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
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
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
曾忝及進忠名在

御前蓋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爾不
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
隨侍舊人客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

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
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
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中官不得
典兵預餉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
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
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勲戚

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
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
亦并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宮中其

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着法司貴問然後布

告天下暴其罪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

人心勿悅內治外安不新聞太平氣象者請

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

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

保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三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憾惟

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

賜施行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朕自儲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我祖宗成法惟恐失墮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這本特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壺嚴密况無指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欸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兵科署科事左給事中楊漣題爲遼事敗壞可虞 廟堂計慮宜決疏

臣閱遼史見契丹阿保機之攻幽州也吳王楊隆演遣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燃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噫此兵法亦兵機也今奴酋行徑似亦出此人見其不長驅而來遂以爲素無大志我可安然無恙而不知吾之寨日劫也堡日空也人民日殺掠也馬畜日驅趕也我搶獲之數不如喪敗之數也恐彫敝憔悴而安受吾燼也樹無皮而不能生邊塞無屯堡人民馬畜而能存乎經略燕廷弱始不能已于人言矣

議經略者終難以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以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不振悵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爲廷弼諱也爲廷弼者有二策焉思

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羣策勉圖後効卽萬矢攢眉吾目不瞬以全副精力誓清醜虜以答

君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邊局必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 尚方席

公二月

卷五

三十一

臺待罪求賢速代請 旨上裁祗恐悞封疆

絕不顧悞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之邊警日聞人言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端不宜倣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倣又不肯去使麻木不仁之症受之國家至于 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邊計博採羣謀大家悉心斟酌外料敵內料已尋一得當之着或循資或破格擇一得當之人寧讓之而後用無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待用無臨用而尋人既得其

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畫須某色甲兵籍某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裨經綸無從中制其謀無從旁掣其肘而且亟正李維翰楊錫李如柏李如楨等喪師辱 國之罪以儆後來任事之心東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漠不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遼陽已了當矣臣忠急 廟堂卽肝膽肺腸不敢用以自爲遂不知其言之迫切統惟聖明採擇施行若夫軍馬倥偬人心危玩暢發威靈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遼東巡按張銓識力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家之日都察院急移檄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

皇上一併勅下施行

萬曆四十八年 月 日上

兵科左給事中楊連題爲發明

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以慰中外人心疏

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効急爲責逐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候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爲設法何況臣子之于君父顧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我

皇上繼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之禮節過勞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沉痾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官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粹穆王履安和卽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是及十七日大還有鄂內官同吏部尚書

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聞

聖安並聞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悞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庶幾

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

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之日日萬幾焚焚哀痛精神不無耗費千法止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典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

文昇藉口以益其悞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益

聖躬之疾又損

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悞用一藥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補倒置如此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心則齏粉不足蹟或其無心一悞寧堪再悞

皇上奈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社稷有靈

臣民祝願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

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

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于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于文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

聖躬不完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之口

并請

皇上暫輟機務沉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

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顏導喜于前以發天性之真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臣常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喜之事以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

闡旬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採納又臣前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乞天恩收回

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處假借之端尚在希覲之念不止請爲

皇上一開明其心今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干

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乎則于本生

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
難已耶當年主壻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
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于沾沾承
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

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官嬪無可以妄自

尊之事試思

聖母慈仁配天育聖辛苦勞劬垂四十春

秋我

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

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舊眷

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

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

正所以善安其姑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

官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啓請侍御無相

撓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于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先朝寵貴舊人止當天海無所不

包荒雨露無所不霑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
啓亦願詔旨無輕發閣中徒滋中外臣民
之惑則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
皇上保民保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
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

泰昌元年九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朕冊鄭貴妃進封皇太后係

先帝遺命昨因右都督鄭養性疏請辭封今已

輟止不行外廷毋再瀆擾御醫房提督崔文

昇已有旨了皇長子擇用端人朕知道了該

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楊捷題爲敬述移官始

末仰質

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疏

臣惟前月李選侍移官一節避

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官侍本等事

耳但當時所以移官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

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

未著則在外之閒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

卷一百一十五

宋三

禮部

四十五

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寔成他時之實錄是

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臣偶以侍從

小臣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嘗入扈從既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

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請與中外

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憶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間亦于

選侍鍾

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

臣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

召對外臣內廷更宜何如嚴肅况

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于

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惜忌

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

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是以心口相問憂來

卷一百一十五

宋三

禮部

四十五

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

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甫至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

先帝昨日几前殊于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宣

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君爲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卽呼萬歲以

慰人心而守軌清官門內使乃有持梃不

容閣部大臣入者臣冒死忿詈謂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宴駕 皇長子少夫

否汝等與官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忘

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 宮之

光景也諸臣扳望遺弓呼號畢恭請見

皇上于 寢門拜呼 萬歲 天語答以不敢

當者三諸臣懇捧 龍軒至 文華殿行嵩

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卽日 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

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

須臾 卷五 四七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 傳諭從容卜

吉而中外諸臣惶惶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

爲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誰爲可恃以

故中外洵洵共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今日

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

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 官有謂卽當責成 選侍託以

皇上者臣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

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爲皇

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

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

耳且 選侍如可託

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得乃

須臾 卷五 四八

聖駕果徑就 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

景也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者九

卿科道有移 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

宮之專疏蓋

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

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名位暴及李進忠

等之疏總以 官旣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

速

新天子舊官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官卽欲加

恩 選侍原不在 官之移與不移且選

至尊安本分爲 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

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

敢以包天積竄得扶舊官嬪踞

天子之宮以抗冲年之

主婢 登極之後返 青宮非理歸 乾清

未便 乘乾伊始還回于託處之安是尚成

其爲體統正而 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

御

卷六

增

月一

初五日

午刻臣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移 官

之光景也至本日移 宮後臣隨向諸大臣

謂移 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

而後

二祖

列宗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臣于此當密有調停卽

本日緝獲罪璫亦只宜藏厥渠魁無過深求

株引此又以令反側于各相安也大抵

主上冲齡方其 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時之寵愛爲輕及

其 宸居已安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臣之所

以議移 官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

聖躬肅清 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

子尋常事臣又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

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

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 官之宜速臣

等一時之過計私憂止見

皇上之當尊 乾清宮之當靜絕不見 宮嬪

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 宮之有甚苦乃移

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 選侍徒跣

踉蹌絕食自裁并捏稱 皇八妹失所至入

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通

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憂時之士誤收爲一時

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復作此

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

敢無言夫初一出 官之議事在呼吸之間

初五移 官之爭事在九卿疏 請之後懲

前慮後迫自遠心

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拿罪璫等人譬如

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

子偶一究問創懲此亦清蠹破叢之一道只

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于 選侍恩禮

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爲 選侍惜者臣

謂寧可使人今日惜 選侍無寧使移 官

續天監筆 宋王 卷五 三

不逮不幸而成女后虎覽文書稱制垂簾之

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

因緣多事予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

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

先帝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况兩

奉

聖諭 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 噓囑官火

復奉有 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 旨乃

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歎歔海涵天益義盡仁昭

已是善處 官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

之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

之期又是 天心泰轉之會倘蒙

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之言更于

今皇五弟 皇六妹七妹八妹時勤召見諭安

而優念其第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 李選

侍者請自

上裁再酌加恩數夫益增愛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

心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影傳說之口臣愚

萬幸天下萬幸

天啓元年 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移官登極事不惟科臣親歷凡大

小文武臣工所共知共見者極正極公極切
極真覽奏甚愜朕衷着昭示中外以釋羣疑
楊漣當日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其
所奏論安加恩朕知道了

野史氏曰伏念 旨諭

嘉廟極其切衷者倏而奸黨欺

君妬忠飛駕危詞以誣正人真翻覆

天地迷暈 日月之手殺人誤 國亘古未見

使人讀之不勝悲痛乎

卷三

宋三

贈

辯揭

逮民楊漣謹揭爲心不欲辯聊一白不辯之
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能
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逮與
左光斗等爲賄賂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卽
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
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埋
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漣之有此一
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一逮也繇
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誰將一人手掩得
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
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汙其名
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旣以不
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
不聽辯復何爲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而何
以不欲辯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自盟
我輩入告

君父出對天下辯駁執事只當在 國家大是

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已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類與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速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辯昔人或爲之況在

君父之前建所自恨

三朝參養一念獨盟毫無補于今日

堯舜大有負于

先帝思知徒作 明時累臣死且不瞑若夫雷

霆霜雪無非

頌文體錄

卷三

卷三

卷三

天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已此則

不辯之心也但願

二祖

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連之願畢

矣謹揭

原任左副都御史今革職爲民楊漣聞逮奏

王帝文

漣抱德無良省身多罪叨列仕籍作養

三朝縣知縣歷給事中游列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竊見司禮太監魏忠賢奉聖夫人客氏欺

藐

至尊肆無忌憚幾使中外不知

皇上只知有忠賢勢已無天漸豈可長漣感

頌文體錄

卷三

卷三

卷三

先帝之特知荷

今上之眷顧忠心憤激聲罪力攻明知撩虎自

危夫亦妄意一擊令其稍知主僕之分略顧

祖宗不許干預外政家法庶知了此一點尊

君父杜微漸之念耳不意微誠不足以格

主孤忠不足以濟用抵深狠毒一網善類內外

砌謀憑空栽陷既謂樞輔孫承宗之請覲爲

漣等招入舉晉陽之師又謂承宗之請緩決

楊熊等爲漣代開倖脫之路無論漣入京一

年與樞輔絕未一書相答而熊廷弼者連原
引樹無皮一疏薦之及廣寧陷沒連謂封疆
爲重未見敵而退何辭不死

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乃無影相加賊私羅織
緹騎詔逮矣連欲避非所以尊

君命而自裁又無以明臣心明知此行不死于
奸人道路之摧殘卽死于諸兇閹土之困辱
然一出鄉關卽是身歸

君父幸不死于妻子之手得死所矣分旣無逃
死天體筆 卷三 贈金

仁又何怨唯是血心未能報

主而痴念尙慮吾

君如此四方多事

冲聖子立婦寺專恣竊弄威福手滑之毒將在
縉紳以目之兇已成道路騎虎勢成不下更
恐隱憂無歇是在

皇天俯垂慈鑒念

先皇一月克殄之政默牖

帝衷洞開日照令怙勢權奸略戢兇心庶令名

之全于朝廷者大而元氣之流于國家

者深如連旣已拚命而爭何辭觸鋒而死所
願者以連一人之僵死啓吾

皇轉念之奸生庶幾逆璫尚有悔日貞士終爲
吐氣竊負古直臣尸諫之意少營吾

顧命不忘之誠而已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

卷三 贈金

旅次朱仙鎮時告岳王文

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

旨爲民今被逮楊連係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謹齋心虔告于

宋純忠武穆岳王之神曰惟

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

皇天后土之忌言以陰祈一鑒如連屋漏內省

循知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于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

神祖賓天之後

先帝不豫之時

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不當主大婚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不可托付

少主與不可抗拒 軌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

公心則尊

主消彙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爲官爲各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

尊神明鑒天啓四年見司禮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爲奸太阿竊弄即

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 天語天憲可以喜

怒唯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糾參明知彼虎不可料漣禍不可試概

以當日 憑凡倦倦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

知博浪一擊萬一

宗社有靈今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了此臣子忠心無但騙

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陽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闕空署今且積

誣以烏有賊私並指前移宮事爲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心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卽如

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
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耳心
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
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燦周嘉謨等之前籍
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銀鑄徒傷

明主手滑之威益亂

祖宗于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

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劫臣

僚媚竈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

九關既已雲深舉國盡爲舌結氣運攸關有

不忍言者惟是仰干

神聖大顯威靈默贖

帝心少戢兇焰無枉陷無辜于羅織猶少迴

片照于蒙靈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識若氣

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惟

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片蟻衷

定俯鑒愛

君之血至于漣之受誣原已甘心不辨但事在

追賊無論名節資斧已爲衆衆罄產不藉千
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
與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懇于

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讎當更發揮一番
漣恐縲臣一疏想不能

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 明旨之

褻更傷 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

無已則有漣三閭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

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

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

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大臣之義有濟

于天下之事否也

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干

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切于疾痛之上

籲惟

神宥其褻冒有以啓之漣不勝潄心惶及待命

之至

詔獄絕筆

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絕筆封于獄神之前
漣以癡心報

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問矣日前赴逮不

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

莫非

天恩故赤日長途踉蹌不緩欲以身之生死歸

之

朝廷且不忍繫于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

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環泣會明時

有身無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人 都門

偵選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下情不得一

通在于如此打問之日汪文言之死案一執

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尤冀緩死杖

下見 天有日即沉死司寇之治亦所不怨

乃就本司不時追至限限狠打毋論家不滿

千金前日赴逮已破壞過半就令辦賈一時

如何能束窮途資斧幾何滿日畏塗誰爲義

惜此豈

皇上如天之意 國家慎刑之典

祖宗待大臣小臣之禮不過讎我者立追我性

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賍爲神徒使枉殺臣子

歸之

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于同類然則漣今日

尚何愛此餘生哉叩 九閭不得苦求自絕

明漣自死非

皇上殺之内外有殺之者也漣死則仇我之念

可消而母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

或伸使 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

之慘而漣亦得上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訴明當日不忍負 顧命一

念至殺宮一事李選侍于

聖母有氣毆之讎于

先帝有廷辱之惡于

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

冲聖同宮

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

乾清亦謂乾清非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

于

皇上臨御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漸

杜專擅之公忠耳李選侍于

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

然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于不孝

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選侍還正 乾清

可乎即曰踉蹌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

御天膳筆

卷五

禮部

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

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錮迫至于

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爲

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 朝冠紳誰非

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于李選侍半晌遷後百

法千方惋惜無非爲內外欲殺漣之人砌成

罪案曲加描寫誣謂

先帝三次召對皆謂封侍且至受其誦諸臣回

辱之後尤叮嚀封侍飾成 遺命之專如此

不思

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兒母官人後世

視

先帝爲何如主乃

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 召對爲發明違和

以舊疾偶發服藥無効令諸臣傳之中外以

杜紛紛之口并論

皇上伏侍人都有了多與調停

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註

御天膳筆

卷五

禮部

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伏侍

乂也非宗伯言之則

先帝固語未及此矣二次 召對則

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 召對則屬之

二三大臣以輔

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

李侍擅挾

皇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

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

不敢不遵命

先帝但急指

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

即暈倒御榻今無端謂

先帝于李侍臨危握手叮嚀明加

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

先帝以內侍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仇不顧傷

兩朝之君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呼天無

路祇存此一段公議灑向青天白日爲幽冥

頌文

卷五

禮部

核實者考實倘仁人君子不忍絕漣冤死之

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爲

兩朝君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乳

臭之子驚寬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傷心

天地夫復何言嗟嗟寢心爲國妄趨死路生

有累于朝紳死無裨于

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長弘碧血留爲千日

白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疆圉安靜

聖德剛明

聖壽無疆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即身無完肉

尸飽蛆蟻原自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

作一怨尤爲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

在朝臣子共從

君父起念于

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即

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于潛邸凌

聖母之仇大廷辱

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

頌文

卷五

禮部

撫養弟妹厚加恩禮于

君道子道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

矣今何忍以罪一愆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

抹殺若無泰昌元年九月中傅李侍氣毆

聖母與節次無禮等

聖諭比召方韓劉三閣下與六部都察院一

國公三科道于軌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

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

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

君臣相質直意母子相念至情惓然惓然大豈

由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

從旁捉弄又令後世視

皇上爲何如主謂事關大體即語有遷次處有

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

況乎其未必多異也又何忍不予

君父母子無解恩怨 宮廷當正名義再一深

原漣沉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

將死 兩朝奉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

明不忍不予死時痛心一宣吐也惟同 朝

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

無聊債家逼促亦漣生前之孽母子今世之

命即非漣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矣笑笑好

笑讀書做官人于 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

當唯諾從人作奉越之視爲兩頭之船當面

當事無半句商量事向背後冷言冷語爲目

前自卸妬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爲仕

路上大乖巧大便益事何苦癡愚事到面前

從

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

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尸無全體誰是獨食 朝

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

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爲 朝廷之所

以不虛養士也若个个使乖趨勢只戀功名

長久不顧 國家安危

祖宗典章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

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訣之

語漣亦謂子孫何不使勉之忠義而作此隱

語昔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

何証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

冥冥于我何有哉

獄中血書

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

主愚直仇人久排七尺不復掛念不爲張儉逃
亡亦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

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賊私

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

嚴吉家傾路遠交絕窮途身非鐵石有命而已

雷霆雨露莫非

天恩仁義一生死于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

寄天牘生

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

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

一念終可以見

先帝于在天對

二祖

十宗與

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

東風于我何有哉

獄中遺書

夏吉見字汝父早未行湘沅之事今無及矣

受辱受苦但我原非護熊者曾有字與左言

熊必誤遼事我輩萬無保他仍作經略及事

敗我謂封疆爲重何辭一死熊君恨欲殺我

此豈受賄爲營脫者今同鄉田生金之子因

其父不得南贛開府極力設計謂我稍徐疏

爲難身安知鳳也以致徐深恨成此冤獄苦

矣今無怨但此心不明于同鄉人耳

寄天牘生

天

天

天

頌天贖筆卷之五下

吳門布衣金日升彙集

贈蔭

贈右副都御史太子少保左公

嘉宗朝適中人作逆燒節內訌京貫外合希進
渺志介者邇爲牙爪諸君子方乘泰用壯而
璫類繁稱憂在廟社是時公以左僉都御
史與右副都御史楊公漣恟恟爲根本遠謀
連先疏璫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旣上公復疏

頌天贖筆

卷五

贈蔭

三十二斬將以繼之而其下泄之邏者遂以
矯旨削奪去當兩公倡議擊璫一時中外共
擊之璫已錯愕待死而朝無嘉琦迺恣節
甫遂至削奪諸君子如振落而鼓唇改面猝
嗟反覆讀劇美之佞辭髮指舌噤噉噉相
笑自非

聖神首出次第藏滅將安漢于慶言誰爲留唐

于葉奄者迺知天篤

聖神生公忠以折逆萌抑且彊其毒成此公忠

遂留一綫網常于世然則公之功豈徒一死

明其大而登仕十八年凡所傾納正人以破

沮妄說而孽牙卽爲蚤計總成一爲朝廷

不顧身家之公忠嗟乎二公言而世罵二公

死而世暗然則公之言公之死竟何如哉當

辛壬東紛人思擁衛故人出典兵旣不程力

兼不忌嫌若內戚內閣內宦公併疏糾之其

于遼撫熊公初起輒疏規之旣罷再起又特

疏救不快于熊者及遼失而憎熊者坐熊通

頌天贖筆

卷五

贈蔭

夷公獨曰有本辜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
不入別意當無憾公介直不阿拜左僉都御
史時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廷司鈐孫
公瑋高公攀龍楊公漣相次司憲吏科魏公
大中河南道袁公化中調考功鄒公維璉再
調程公國祥佐外計諸君子慨然澄清而璫
且收天下無行義之尤者以抗諸君子遂以
推謝撫逐吏垣逐部院公已草疏發家口曰
無以孤兒寡婦累人而陳少宰于廷又擬裔

公允升馮公從吾爲尚書遂與公并逐而璫
一恣諸君子一網盡矣痛哉公嫉惡如風特
先刺刃于羣奸所藉跡其手撲逆焰豈爭一
事是非念當舉世歸璫之日獨公一二人抗
逆爲正人嚆矢試問一時逢璫何異漢新卽
真人出御而不先有正人誰爲持此朝夕之世
令元慙低徊而不敢駢鳴呼外周內唐詎乏
懷英而一日稱功四十八萬誰復爲精忠向
者往指三案諸君子好翹嘗事以居功迺諸
君子半死逆璫將無璫之逆仍三案嘗事而
死爲居功也且三案從璫者有一不受璫推
擢而同其死且流譴者幾人迺知事繫官
裨要不得迂周防釀逆患至天下無一敢爲
寢言又無一敢不爲頌言昔唐人之論張許
也守一城捍天下以孤疲當強虜蔽遮沮遏
天下不亡予以誦二公而因以坐觀圖存愧
附璫而未死者公之功大矣

高陽 孫承宗 撰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公

公諱光斗字遺直號滄墅直隸桐城人萬曆丁
未進士才思精贍落筆驚人舉子家傳誦之初
任中書舍人選爲御史丰裁簡峻條奏英發同
僚憚每事推以爲鋒初差巡屯奸弊剔除總督
北直學政嚴杜請托一切以法從事每差滿去
任疏薦文武屬官循例謁謝者錙銖不染人服
其清公性嫉邪

神廟未假印冒官者衆公一疏汰五百餘人銓
弊幾爲一清

光熹之際公與楊公漣并心協謀爲世道計楊
公任直徑行公委宛沉密事多賴以濟楊公亦
心服之天下號曰楊左久之累遷僉都御史時
魏公大中繆公昌期四人同心共以激濁揚清
爲務天下遂號曰楊左繆魏羣邪側目左甚于
楊於是邪黨傳棍發難借注文言爲嚆矢首攻
魏與公時舉朝尚多正論相持半載至甲子十
月而公等皆民服策蹇出都矣未幾以梁夢環

叅汪文言疏構成大獄逮入鎮撫與楊公冬生
賊二萬追比楚毒每五日再受刑必具全套者
謂夾櫻棍杖敲也七月二十四與楊魏同斃獄
中是夕有白氣貫斗云

今上御極追贈左都御史磨子一人

野臣曰人知士大夫之禍始于楊之觸瑞不
知其始于左魏之觸邪也左魏恃其名義之
正繩奸太急奸人皆挺而走險乃假瑞力以
殺衆正於是汪文言之獄起矣倘所謂新法
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者耶

欽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左公紀實

繫惟忠節著于朝綱孝友傳于家乘高風正
氣千百世下足以廉頑立懦者吾兄大中丞
其一人也中丞諱光斗字遺直別號滄嶼舉
萬曆丁未進士繇中翰歷官左僉都御史居
官清執凜然以風紀自持遇事敢言不避權
貴意有所觸殆同食蠅必吐之而後已肅清
禁掖擁立

熹廟多所建暨亦多所糾劾坐是爲宵壬忌嫉

竟以天啓乙丑罹瑞餞逮繫慘死嗟乎吾同
胞兄弟九人中丞第五嘗自謂吾一肩上擔
四兄下擔四弟何以勝其任而無愧故常俸
外無他入一鉢一縷悉上之 封大夫不問
出入自牽絲迨成宦無改轍焉性慷慨喜急
人難里有糾紛潛爲救解不使人知亦不欲
人知也歲饑每首倡拯貸力所不給卽貫衣
毀夫人釵釧所不吝戚屬之待以舉火者凡
若而人以故聞逮之日舉國如狂如奪估特

四門植旗幟義紛傳討縱騎檄如雨冀以彰傳 旨之偽而白中丞之冤中丞聞而哀懇曰是速我死也諸公意欲生我何事此爲託親知委曲譬以利害乃止又相率過禱神壇知其無可奈何乃遮道焚香哭聲震

天地自恫達廬無間卽縱騎亦爲之泣下莫能仰視也諸父老情不能已又密約數百人思搗登聞鼓以訟冤疏詞悲切至今不忍竟讀中丞力爲之解曰諸父老固愛我然我死耳

豈忍並累諸父老駢死無益耶勸諭諄復一二有識者會其意始稍稍謝去抵黃河遇悉返焉嗚呼吾兄孝友天植忠介性成放就繫坦然無纖毫見于色妻子環泣不爲動惟徘徊八十老親無辭以自解已而曰兒不得爲孝子矣卒拜堂下趨受 詔詔未讀時晴空皎日甫聞讀雨如注讀竟復霽如初咸詫謂天淚云立 朝大節如爭年號爭移 官詆賞恭之醜杜森相威晚聞豎典兵之漸初巡

城擒獲假印若干偽卷若干已具見風骨後督學悉屏情緣一切以道義文章與士子相砥礪辛酉秋闈前朝紳叩今科榜首安屬答曰定與已而果屬鹿定與其神識類此且留心武備所至率諸生習射刻有兼材錄一時蒸爰適白蓮邪教起諸縵撲賊半屬諸生功績成効已繁可睹已而其間 國家千萬世永利則又無過屯田

神宗朝上三因十四議報可力主蠲逋特設屯領天廬筆

學官評以屯田多寡於上殿最巨瑞蠲屯者立疏糾之瑞爲股慄躬行勸相單車疲憊至暈死一晝夜始甦元年墾田若干報 命實徵租若干迄今省東南漕餉若干天津涿郡社而穫之者如新也此其功在 國家根本地尤大彰明較著者矣生平行本實心功期實効而嫉惡如讎摘伏如神放遣逞爲羣小側目是以媚瑞諸姦必欲寘之死而授指彪弁許顯純非刑撈掠與楊魏二公同日斃于

獄卒之日長虹亘天明星隕地而又感有白鵲之異鵲來自中丞未湘舉時三年巢館樹及通籍遂飛去乙丑月復來爲耕垌弋獲卽中丞詔逮日也而購之拳于家則左翼已折七月廿四忽悲鳴三躍而死數適與鎮撫凶耗期亦異哉里人請尸視中丞而券以天人蓋謂此也至琴鶴清操究追傾族仇者僕中以酬薦之跡直指楊公特請于朝時逆璫魏忠賢亦曰吾固知左某做官清兩

頁尺蠖

卷之三

贈

聖朝之卹死錄後自有

太史如椽之筆彪炳天壤而明不勝在原之勵記止人琴之悲爰撮其梗槩以備紀實荒迷無敘不知所云

季第左光明校淚謹述

浙江道御史左光斗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懇乞

聖明申飭當事着實舉行以濟急需以圖永賴疏

臣幼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旣候命闕下間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耕當問奴此其職已方今東事正興籌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待八百萬書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來求內解之涕如雨而不能得去搜而又搜搜到何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有漕運一脉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爲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蚤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于及額而已間有隱

公天臚筆

卷五下

贈

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開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千里高者爲茂艸窪者爲沮洳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若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惟知聽命于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道于此使上之不爲魁而下之不爲魚相反而相爲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爲此謹

循臣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

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近見堯漭魚鼈蜃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水耨缺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白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河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瓠子之歎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興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爲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田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緒委是不一水陂塘隄堰是不一用或故跡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貽卽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爲巷掘地爲

井汲而得灌以溉一鍾卽東南地高水下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闢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通流而下調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卽如澄陽

領天盧堡

卷五十一

三

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繁種秫稻恐不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宜宜梁宜宜薤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灌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灌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濱浚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時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倣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于浚井但期築做如法可以住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寧爲農夫不欲爲農師止地循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鶯之情乘遊徭之處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苦爲律令永爲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卽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

先恐後舉鍾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
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爲用南方士子
不得志有司則棄爲胥吏舞文犯科往往此
輩若做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干畝許令
占籍而又不礙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之講
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于白鏹
而膏青矜者乎蓋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倚
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
議于宋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
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
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
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
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併不知
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曠土土無
遺稅何妨勲戚貴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徒
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
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
而治杭之日修治西湖欲天下盡興水學母

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
利之術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于有司多
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箇箇得人又皆講求
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
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
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穡人成功田畯至喜
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
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
名卽八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葦
者廢興由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
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
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
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備不虞
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墾
鉏是不然近見出關餒殍之狀視關內如春
臺壽域若據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
而又計田行賞比于得級如宋紇罕麥剛之
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

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于臣屬耳由

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爲千古絕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旣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旣疲于養兵而不耕兵又耻于爲農而不耕謂見効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宋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傲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勝國末季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于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虞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

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恨無已今時勢迫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

明天子照臨于上賢公卿百執事主持于下各舉所知知人善任更祈勅下戶部的議委妥轉行所司着實舉行勿徂故事勿急速効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卽異能高等亦註考下下頌天墮律

浙江道御史左光斗題爲懇乞

聖明仁義兼盡情法兩全疏

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聞變倉卒趨朝入

情洵洵朝不待夕維時大臣從朝清宮中

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几筵而避居別殿踰張皇宮中必有甚

不相安之情間不容髮之勢驚問其故喧傳

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奸璫布滿

陰爲人腹心

皇上有駭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寃未定臣子敢爾卽安臣于初二日隨

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語甚

微婉此時但知定

宗廟安社稷爲大不知其他初三日宮中

震怒禍幾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隨奉

聖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既云尊卑異稱禮

部再酌議具奏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

奉旨移宮至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臣

等舉手加額共幸廟社有靈矣

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廢宮其理自明白

易曉矣惟是自移宮以後自當存以大體捐

其小過

皇上如天之大度宜無所不包涵

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特恩

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所能臆度若復株連

蔓引使宮闈不安非但與國體不便亦

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魯襄公不能制其母

宋儒朱熹以爲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

後彭龜年經筵講此一段公案相與歎服因

取朱熹入直此等處置自有情法至當不易

處之頃聞錦衣勘問諸璫時語連宮禁禁

置不問深爲得體伏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利道 面諭以當日避宮

何故及今日調護何方一一曉然明白不得

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姚進忠等正法恭其盜竄罪狀與天下共見勿使撻弄脫罪其餘株連累從寬政令反側于自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政所以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盡得此矣臣區區之心始終知有定

宗廟安社稷而已矣臣無任激切之至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這所奏如何不題李進忠等只言劉遜顯有情弊其餘已有旨了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題爲科臣
逞私心倒翻國是懇乞

聖明處分以保善類併罷斥微臣以避賢路疏
臣惟君子之別于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然而鵠終不可以爲烏鳬終不可以爲鶴其好惡殊其面目終不能易也此國是也臣于本月十九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魁爲邪臣比暱

匪人把持 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

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葆太和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疏外其云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塗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讎似乎科臣猶知有有道有清塗有善類也者而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冠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

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絕跡無往還
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
以知愧之意矣愧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鄒維
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
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
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
羅千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未薦之爲銓
司亦常亟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
隨同鄉諸臣後一繳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
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疎臣
與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
臣何事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殊耶
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者日簣鼓其間不覺
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
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于
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
願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
自臣職掌人材進退例得與聞何事攪泊如

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
叅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
使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
許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嘗
冒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兄弟脉絡機鋒長
安冷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
忠陷毛士龍故事比瞞匪人者莫科臣若各
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
臣之慎持之也臣忝竊非據久思避賢且見
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盡何
有一官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從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
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在言路不能獎恬
拔滯爲何掃除清流顛倒國是併乞將臣罷
斥以謝科臣另選才賢代茲重地幸甚
天啓四年五月 日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
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題爲 君命當

遵臣諱難默再陳決去之情以祈免放疏

臣屢疏乞休親老身病自有至情非爲傳樞

之言也而樞不知昨于問憂之後又復有言奉

聖旨屢旨剖明何乃又來賣擾本內各官俱着

遵旨不得奏辯該部知道欽此樞所言臣之

事卽屢 旨剖明之事 卽欲有言無非求

皇上明其事而

皇上業已爲 明之矣 臣復何言 願 臣有不客

默然者樞之不自反而尤人也 臣自爲言路

誓不許人于陰亦誓不迫人于陽傳繼之事果

過輒點綴冀樞醒悟終不教盡言以辱士大夫

而樞必欲自揚其穢以致衆 朝之訟言于

人何尤同爲臣子同此建明人如投石樞則

投水甚至閣部大臣所不能得者樞片言密

移種種如意以致 絲綸失職來閣臣之執

爭于人何尤樞既不嫌于心益求勝于言今

日一疏如此明日一疏如彼以致屢疏更端

重煩 明旨之詰責又于人乎何尤 臣之立

身自有本末自待罪風紀以來以人事

君深愧未能好是懿德秉彝凶爾若使引罪非人

受人賄賂當明白拈參 臣曾舉以問樞樞無

以應今

明明在上穆穆在列一時嚮用莫非名碩樞欲

一槩抹殺何其藐視 舉 朝士大夫也豈

樞意中之事意中之人布置已定所謂火傳

燈續類引朋呼者不覺自道其實 王文言三

月鍛鍊兩次拷掠索 臣等一事干涉無所得

今杖下遊魂奄奄遠竄未分人鬼猶未快于

心乎頃者雷霆屢下死傷相踵忠義寒心道

路雪涕樞爲言官不求 霽威乃爲逢怒 臣

竊不許也 臣所自咎者樞爲 臣一官展轉反

覆以求必去至問憂之後猶刻書草 奏使

人復以綱常名節繩其後是 臣視一官甚輕

而樞視 臣官甚重 臣視樞甚重而樞自視似

太輕

陛下若蚤放臣歸必無此事臣惟有亟去以謝

之而已伏惟

陛下降勅施行臣曷勝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謹啓爲懇乞

聖明慎守典禮肅清官禁以安宗社疏

竊惟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

極殿也

祖宗以來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

遇有大故卽當移至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

制歷代相傳未之有改今

御三服堂

宋五一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旣非

殿下嫡母又非

殿下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

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待

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託以

聖躬者且

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實老誠外蒞

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况 睿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爲乎故在

先皇祖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卽

先皇貴妃之請亦在淵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

于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于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便者倘及不早

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

公三履至

宋 二 禮堂

三 一

立見于今臣誠有不忍言者矣伏乞

殿下收回遺命令仍守選侍之職或念

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至一號殿中

殿下仍回 乾清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

宮禁清而名位正

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緣係

云

事理未敢擅

便謹具啓請

旨

泰昌元年八月

日具

絕命詞

左公詔獄中爲酷吏許顯純拷掠無完膚臨死從其注中出

辱極汚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

野史氏曰案詞止十四字含恨無窮公腸斷

不能握筆嗟乎不知飲淚幾千百斛矣迄今

冢君對客及此涕泗交頤咽不能語痛心欲

死世謂魏子敬死孝而吾謂左碩人生孝其

抱高才美度居貧好學菽水勉支朝夕惟艱

事母夫人誠至咄哉兩賢胤忠孝風世余復

以中丞公遺血而并紀之以爲千古一勸

劉夫廉筆

卷五

禮堂

三九

桐城四門檄

秉彝好善斯人之同心仗義鋤姦千秋之盛事有倡斯和無激不鳴今觀會憲左公一代偉人

三朝正氣文章名世學士共尊斗山經濟滿堂兆姓均沾霖雨抗彈章于牙繡狐鼠銷冤振鐸響于蘭臺菁莪式化居鄉飲人醇醪三尺無欺作宦潔已冰霜一絲不苟卽今廿載歷仕猶然四壁蕭疎真

明時清白之懿型爲我邦縉紳之雅範乃其受先帝寵命精忠業貫于神人卽今撫

冲聖垂裳勲猷可爛于竹帛政擬 眷膺無艾允荷十世之休嘉倘其罪出非辜應付八議之平反奈何黜削未幾俟爾逮繫隨加

旨下追贓誣以不疑之懷金有是事乎

詔嚴扭解辱以范滂之囊頭變無日矣吾桐素稱文憲之邦不乏忠毅之輩親接 詔時之霖雨何異六月飛霜聽取義人之覆盆能誌

二天灑血爰是倡盟約我同心共矢借劍之英風期辨竊叢之偽言及今拘留緹使預圖剖明然後匍匐 形辨代求於釋庶貞人不斃于刀几而公道頓豁于陰靈請觀今日之威嚴竟是何人之世界

右桐城父老討緹騎檄也當時以逆璫魏忠賢矯 旨逮繫先君於是合邑不平傳檄四門榜書激變欲先擊殺後具奏先君以命出

君父雖矯亦真若復爾爾又借忠賢題目禍且不測矣再三哀懇乃止

男左園柱謹識

桐城百姓疏

直隸安慶府桐城縣合邑人民某等謹瀝血具疏爲忠臣被逮萬口含冤懇乞

聖明察輿情憐冤抑赦一人以答天下事某等伏處艸莽鮮聞國政竊見孟子云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謂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而殺之是殺人之權不在左右不在大夫併不在天子而在國人也今原任左僉都御史被逮左光斗不知何罪冒干

須臾

天威

削奪之

謫遐方

細民已不勝駭愕突聞差

官拿問以桐城二百餘年所未有之事桐民父老所未經見之慘而忽加于桐百姓所共仰賴之人聞報之日官哭于署吏哭于庭農哭于野商哭于市行道哭于途婦女哭于室相顧痛悼不解何故至開讀謂熊廷弼失陷封疆受賄出脫嗟乎冤哉世未有居鄉不愛錢而居官愛錢者未有不愛本等之錢而愛分外之錢者未有除姦剔蠹禁人之受賄愛

錢而反身陷愛錢之誅者

皇上亦知左光斗居家不事生業居鄉性高仁義乎亦知急難有聞必告謝儀閉目不視乎亦知一編裕後家無積蓄之子弟三尺應門人盡司馬之純僕乎亦知二十餘年之科第不改四壁蕭蕭之家風乎數椽數畝自苦自茹家無千金之產何處置二萬之贖且廷弼之贖可受何人不受封疆之贖可受何事不受光斗亦天下之極貪人也側聞屯學二差

力却本等之薦儀假印假官一疏直窮意外

之積蠹合其財而他是求禁人奸而身犯焉

譬如敵從千乘之廉士而逆旅行劫風礪一

世之節婦而躬自誨淫天下有是理有是事

哉至若道德文章望隆江左鑑空薊北生平不計身家動念惟知

君父防微杜漸共傾夷日之功觸忌纓鱗時酒回天之淚有臣若此猶當十世庇之縱或罪在罔赦亦宜付以三宥入議之典何一旦威

加莫測坐以極冤受賄何名扭解何法罪未
定於司寇刑遽上於大夫舉朝之公議雖混
三代之直道仍在况

皇上以忠風百官以孝治萬民孝如左光斗閻
里通知乃其國而忘家無非以忠作孝頃以
七十八歲之病母八十一歲之老父奄奄床
榻死別生離見者悲之謂延師教子做官榮
親拮据一生作此下場不惟拂匹夫匹婦之
性亦且墮忠臣義士之心矣即使忠孝性生
滿門節義光斗爲范滂親爲滂母駢首就戮
垂芳青史天下後世以

皇上爲何如主哉則光斗之身不特不忍殺不
當殺且不可殺與其置九死以快一人何如
留一生以謝通國是用匍伏開關據死上瀝
倘得憐其冤枉特賜生還豈惟光斗自今以
往之日皆

皇上再生之年而桐之黃童白叟亦且與光斗
沐

湯網堯仁於無外矣其等無任呼號激切待
命之至

此桐民伏

關疏也就繫之日空桐之父兄子弟焚香頂禮
呼號遮道達數百里無間更密約百餘人裹
糧跣足叩

關請命先君止之曰今日之事豈可以口舌爭
哉疎必不能上上亦無用徒送死耳有密地
徑行者使親知過曉之至黃河始盡反焉

兩學公呈

具呈安慶府桐城縣兩學生員朱之正何瑋等爲 朝廷公論已明里閭輿情未覓特懇鑒節昭忠請祠崇祀以襄盛典以翼風化事竊惟有家惟孝爲先孝之衰也必不可墜其澤于上有國惟忠爲重忠之勵也更不可愆其情于下故衰老所以祈聞乎

天子而勵忠并宜俯徇夫庶人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副都御史左光斗丹衷日麗

直節霜稜一差而興西北之水利于東南

社稷倚命再差而普東南之文學于西北化鐸生身拒請青官以方長孺奚啻不衣冠不見疏還簾座譬猶魏國誠哉扶日月而行豈期鐵面剛腸止見容于

明聖所具忠肝義膽頃有觸于宵壬問豺狼而張網之輪未埋已見玉階化碧撫于莫而朱雲之檻既改僅餘鐘室留丹國人飲恨者三年竭波不足以洗痛

皇仁布敷于一旦飛霜胥化爲流膏日今錫以磨錫以贈錫以葬若祭弘開十日九原之氣乃生追憶哭于庭哭于巷哭于市與途間爾几筵百姓之心不死且其天之所憐應爲人之所奉矯逮而黑風屋拆開讀而赤日雨淋黃芝迎幽獄之門而篤生白鵲應絕命之期而同死皎皎明星殞地燦燦長虹亘天凡此關於運數者匪輕所以像其音容者轉切值茲戒嚴之際難教一日乏睢陽兼逢作觀之時勿令匹夫忘武穆詎下民各有懷于霜露

而當事忍復靳之春秋籲求申詳轉叩

九五法施則祀勤死則祀禦災捍患則祀歷皆已試之成模緯文堪傳經武堪傳寓兵力農堪傳永協無疆之美報輪奐一新上之示以作率者嚴則養其忠義之氣視瞻有象下之風爲感憤者暢益堅夫愛戴之心將人都逢比而間適之箸可無籌家盡許張而中外之藩因益固矣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合邑公呈

具呈安慶府桐城縣里老約保耆民許可進
等爲忠臣廟祀未光斯民直道終鬱謹合詞
叩請俯允建祠以全優卹之典以伸風勵之
用事竊惟祀族有定主爲國爲民匹夫無
私政在事亡事死原任左僉都御史左

孝友根天忠貞徹帝竭力以事詩書任詩書
所不任之事瀝血以圖君父荷君父所莫荷
之圖初命而屯政脩阪相躬巡九天澤布再

公天龍

朱五

贈

命而學政舉文經武緯八郡聲騰剪剝權姦
半點不寬孤鼠路激揚風紀一心分破國家
憂出萬死以一生用擎天而夾日社稷鼎
重豺狼心寒所以報國之忠都成殺身之
禍風霾木折

帝應駭其非常淋雨晴空天想泣其無罪產黃
芝于幽獄共識碧化之因貫白虹于斗牛顯
示乘箕之驗精氣既無微而不格英靈應曠
世以猶存祭葬輝黃麻沉灰頓煥贈賡飛

丹闕簪履一新

皇仁之浩蕩無疆下民之瞻依靡托禱于神哭
于巷送于途槍地呼天昔不能救公于死盟
于心矢于口普于衆擬神索衆今猶願祀公
如生風紀所關不敢不以懷柄之思仰于
仁憲視瞻之寄伏乞卽以褒勵至意俯洞與
情俎豆輝煌使世欽忠孝之食報匪偶春秋
扶杖自人興直節之舉目可憑萬願攸同
九閭遙祀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公

公

公

公

公

頌天臚筆卷之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贈贈

贈太常寺卿謚忠節魏公

公諱大中字孔時別號廓園浙之嘉善人舉萬曆丙辰進士性狷介爲諸生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以自給妻子怡然負笈從景逸先生游已酉舉于鄉家人偶易新冠繒衣公自會城急歸毀之所司旂額俱寘弗張及計

頌天臚筆

卷六

贈贈

偕同鄉仕郡邑者例有所干及公獨謝絕其餽卷資亦力却不受爲孝廉六年未嘗輕謁官長迨第禮闈恒徒步從一役觀政遠則跨驢任行人毋奉檄退征力減厨傳程贈嚴絕寸絲考最入工垣搏拏無所避權貴斂手要路多鮮衣華屋公不能辦僦值就敝室寓從不携家惟平頭二人圖書數卷朝夕蔬食而已踰年高邑儕鶴趙公爲大家宰知公清操卓識因每事咨公公所薦引皆海內人望了無所私然忌者自此叢

焉歲癸亥轉禮垣時乞卹贈者濫甚公引會典悉裁之忌者益怒甲子晉首垣長以激揚流品爲已任發軔餽遺仕路益肅或借汪文言事劾公

先帝初寘弗問無何公與楊左諸公首擊逆璫南北各衙門交章應之尋值晉撫員缺廷推謝公應祥故屬佳品然出高邑意公不知也忌者復揣摩彈公蓋以謝公曾令公邑首拔公耳璫從中構之得

頌天臚筆

卷六

贈贈

旨降調旋逐趙高二公正人之禍由是如火燎原不復可收拾矣乙丑夏璫矯

旨逮公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立士民擁公泣送者數萬人郡邑長咸涕下氓隸莫不掩面逮至下鎮撫獄榜掠備至誣賊三千三百金公歷官十年貧不減諸生時五日一訊訊加全刑雖戚友捐助頗衆卒不能如額竟死獄中嗟乎公每疏欲辟楊熊而反坐楊熊賂以死不亦白日晝晦哉諸慘酷狀詳魏孝子與潘茂先書中後

一年

今上御極端敗伏誅公寃稍稍白又一年寃乃大白贈公今官錄公孫允柝入冑監柝孝子學淵子夢洲周公婚又一年其同門友陳祖苞爲之傳

分天體錄

卷六

禮儀

三

史科都給事中魏大中題爲合詞請納憲臣之忠以除逆璫疏

臣聞從古君側之惡非遂能禍入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之危以告之君而君不信始至于不可救耳今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制生殺一殺王安以立威于內廷一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等諸臣以立威于外廷一日而逮三皇親之家人立柳而鑿以立威于三宮結奉聖夫人客氏在

貞心堂

附錄

皇上之左右縱私人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等出入禁地交通外官因以餌其所喜而翦其所忌人怒于下

天怒于上輿情不勝憤憤顧未有悉數其罪于皇上之前者憲臣楊漣受

先帝之知圖國士之報每念

皇上聖明中外多故苟捐吾身而可以有益于君不難以其身死之誠見發惡顯禍在

皇上蕭牆之內肘腋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人

罪以告疏

聞之日道路喧傳人情歡喜以爲今日而禍本可拔也乃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之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連疏始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賢種種之罪索引爲親裁而代其任咎忠賢種種之逆跡不能置辯而代與分割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疑盡出忠賢之意與爲忠賢代草者乎恐楊璉之疏格而不達

皇上未及省覽也如

賜省覽無論違

祖宗之制于外廷之政出入警蹕僭擬乘輿諸不軌不法罪在不赦即就疏中所列風聞三事懷冲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革封

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無病而暴卒設深宮邃密之地果如通國之所驚疑是皇上身爲天子而

三宮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與客氏之喜怒危如朝露能不寒心

皇上又以宮壺嚴密外廷何以透知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枚乘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千百之口起中外之疑者歷稽史傳備述甚多况忠賢客氏之私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耳傳聲何可掩也皇上何難割于忠賢何難割于客氏至謂左右屏而

皇上孤立于上夫

皇上一身天地覆載

祖宗式憑百靈呵護臣民擁戴何藉于忠賢若忠賢一日不戮客氏煽禍合謀恐左右之人盡忠賢客氏之人

皇上真孤立于上其中莫可爲仗耳且忠賢惡貫滿盈罪狀昭著陰令司房傳養貞藏奴酋之奸細韓宗功于家欲以何爲皇上即不能疑忠賢忠賢不能不自疑不能不

自危危之疑之極自作不靖釀釁發難非所
悉言斯須不斷禍不旋踵伏乞

皇上納憲臣之言按忠賢之罪籍其家以佐遼
餉斥客氏就外居住毋令復入宮掖滋其
兇機下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于獄治其內
外交通之罪并

勅法司嚴鞫傳養全之罪提究窩主以自爲

宗社計天祚

聖明揆地濟濟必無焦芳李東陽者廁于其間

公三庫事

卷六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謝遷劉健不失臣節而共事固有什百者濟

危扶顛瞻仰此舉無徒令羣臣惕號于下

聖主真孤立于上而莫之肯憂也

天啓四年六月初五日上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長子

連日用藥朕心焦煩乃紛紛激聒全不仰體

豈是臣子分義且宮闈邃密何得妄生猜疑

好生逞聰竊機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公本爲

首的罰俸五箇月其餘的姑不究該部知道

朝審紀事 天啓四年

大中未見錦衣衛原疏跪聽

嚴旨似坐大中以受楊熊之賄也楊熊之賄必
不投于口口欲辟楊熊之人大中初入工垣
一疏再疏三疏四疏所以爲楊李請劍者具
在

御前亦具在人人耳目也洎甲子朝審聽獻

諸公以遼左失事諸臣於樞輔遠繫臣疏奉

有姑待不死之

公三庫事

卷六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旨因單概傳候

旨嚴單法司吏持簿挨序書題次至大中大中

不可大司冠喬鶴翁離坐大中亦出離坐諸

公咸起離坐大司冠叩大中所以大中曰亮

曰宥之三阜陶曰殺之三老先生今日之阜

陶也大司冠曰書題了商量大中曰商量了

書題大司冠曰如何商量大中曰若大疏將

遼左失事諸公列其罪狀原屬情真獨以新

奉

恩旨故云候

有則晚生書題矣若併其罪狀濶從末減則封疆事急議赦非時今日書題他日復有異同不便時御史大夫高景翁領之冢宰趙濟翁云不盡再商亦可大中因揖兵垣羅心華刑垣顧若虛兩掌科云此事六垣當有公疏論封疆當首兵垣論刑名當首刑垣又揖顧若虛掌科云今日似貴垣爲政顧若虛許之始散已而顧若虛劉鶴岑兩掌科復至大中寓屬大中起草會十三道亦有公疏法司疏上尋持常律如初此當日朝審始末也姑叙聊畧與天下萬世公質之辛酉年楊李奉旨從寬議處矣而大中力持之甲子年楊熊奉旨姑待不死矣而大中又力持之是爲受賄人否

附詩

鄺園

乙丑夏五二十日宿睢陽雷雨徹宵砌葵
俱仆曉霽葵起有翹然向日之意感而賦
此

抵此生來一寸丹風風雨雨恁摧殘傾心不信
天長夜霽蹀團團仔細看

乙丑夏五二十五日宿奉聖輝院用辛酉舊題韵

題墨當年愧碧紗重過今日贊生華天生如此
燭天龍筆

魏孝子傳略

錢士升曰魏孝子諱學淵字子敬嘉善人

生其尊人爲吾友孔時

明給諫諱大中

嘗孔時被逮日

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子敬

徒跣攀踊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

父子俱碎無爲也子敬乃微服閒行尾緹騎刺

探起居比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

中晝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

益急榜掠益毒子敬度無生理欲搥登聞鼓上

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覓邈邈

誰托于是匍匐飲血扶櫬而歸歸而朝夕號咷

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

舌爲枯家人以漿進卻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

進之漿者竟號咷至于死歿三年

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忠孔時得贈太

常卿予廩賜諡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殉父事

疏聞于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

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

敬有詩文若干卷余正襟讀之涕洟感歎而不

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

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

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膽

中先已枯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割然

生死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

憾子敬少稟異資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淹

通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若別黔皙每遇古人

奇節輒振臂起舞舞觸羞恥事則裂背唾罵斷斷

不休觀其叙浙忠疏短歌曾中之所存可知矣

故當其蒙難間關以辱驅出入千鋒萬鎗中人

疑不瘁死即憐死顧反不死比其歸也交知且

悲且慰欲留其身以待天定而至性所迫必即

從地下以爲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

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

劇同堂商榷以爲笑樂而子敬淵識沉幾極矣

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雄艷極矣

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書孔時

極稱閒居樂志以爲諷已孔時罷還向金輦成
曰豈不懷歸顧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吞聲
此苦誰知然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
孝惟下氏瞻盱隨父赴難而文采不表見顯忠
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州轉徙流離至河北
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袁長史同
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葬長安時稱其孝
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捐生似瞻
盱而其議論文章卓絕奇瑋足以副之求之古
人邈焉鮮匹嗟乎寅卯之際名敍猗披謁者有
見須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凜
凜生氣孤行于清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子
敬爲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春秋之功
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縈葬地忠孝坊額金
書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氣塞宇
宙至行通神明盖不待

聖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是爲志

錢茶曰昔咸和之世下氏父子同日赴難其母
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我復奚恨讀史
至此每歎忠孝易得而萃自一門者甚難且鮮
屈指我鄉如王忠文死于使孫忠烈死于賊于
忠肅死于讒沈青霞死于諫其後人皆振振有
聲海內稱孝子焉然則未聞有號慟而死如我
子敬者子敬才極高遠于理學性至孝英氣灑
發辟易千夫八歲時墮橋足斷瀕死終不作呻
吟聲惟臥讀陶詩以爲樂當其舞象之年便解
脫生死如此弱冠與余同研席風雨短檠朝昏
相對我兩人蓋歷十年所也始稱文字交旣而
相與訂性命之學已復以名節相敦勉其言曰
天下漸多故矣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故余錄
斯忠于敬序之余歌死事子敬跋之凡于貪怖
之根歸全之義宣闢婁至聲淚俱泐粥粥乎若
惟恐七尺爲已有而子敬果以孝死矣先是甲
子春遣羽盈朝先師人直聲震闕下海內皆仰
望澄清子敬獨私憂曰物不可以終通天其或

者蘊崇正人之毒而速之感與未暮闔禍大作
子敬括髮徒跣侍先師以北欲上緦縈之書而
登聞不可擊欲圖李嵩之報而肘掖不可問晝
伏夜號百荼備茹七日之淚空碧聊城之誼邈
然嗟乎子敬安得不死比其負骨歸也屏妻子
而不見撫遺髮以烏烏旦暮哀吟丙夜不絕童
子捧水漿以進則覆而泣曰我父獄中安所得
孟水乎病且革進以藥餌則又覆而泣曰吾父
獄中更安所得藥乎如是數十日而子敬死矣
假令子敬不即死忍死以俟今日泣血叫闔鳴
父冤暢遺緒購取仇人頭馳祭先君墓道前豈
不稱孝然子敬終不能頃刻待者此子敬之至
性爲之也經有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五
品之屬各有其至苞焉然貪怖根深則君仇不
報父難不殉甚且舉世天閹衣錦食稻甘作無
父之賊子嗚呼百年鼎鼎同訖于盡與其病死
羞死唾罵死孰若忠死孝死之爲不死也雖然
才如子敬使之挾策人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

昔三公四輔茲實其選即不然秉其顙華之性
出而經營四方抱桴鼓得大敵亦必能爲張唯
陽之嚙齒露齧顏平原之握拳透爪借乎其竟
以幽痛死也今子敬雖死而其孝烈之狀與先
師之剛風千仞靡不表著朝野炳于丹青且其
弟子一氏漢學又復讀書好道克肖父兄千秋之
業豈卞氏父子所能彷彿萬一哉子敬有集余
爲詮次及被難後諸牘收拾遺文期于可久此
固後死者之責也亦忠於子敬之道宜然也

魏孝子

家書 甲子九月

莫赤匪狐莫黑非烏景象宜屬衰風而一時碩彥盡居雄斃之地天欲以此開中興邪抑將蘊隆正人之禍而速之隆也年例之處于法不爲甚刻而世情已極難堪每想公子虔杜門不出可爲寒心外計黜陟結怨尤衆方今郡國長吏率多以墨聞者而其心又鮮不銓諫自擬稍拂所欲便已切骨更不待重處也趙冢宰旣辦露靈手肅清百辟端在此舉豈得復顧一家哭但秉心無競者耳目欲聳威焰欲平柴子羔別人而有愀然之色此意斷不可忘耳

答當路書

權奸之禍人國也有攻其初者有攻其中者有攻其杪者三者品識材智本相敵而候有陰易其留聲實于當世也亦遂殊攻初者力不費而大愚除蘇文忠所謂奸之未成臺諫折之而有餘者也攻杪者際天怒人怨之極奮然爲天下

報讐國狗之斃亦憐憫其嚙也而兇鋒崩潰勢則陰而功易成獨攻中者不勝憤懣之氣目萬死以與之鬪而一擊不中肉骨糜爛追咎者亦即多方譬之謂實非外節奏以至于債嗟乎攻奸猶用兵也流矢橫飛不避智勇雖韓白敢自必哉而當其捷則盡掩天幸而悉歸人謀當其覆則奇跡槩弗錄而舉動之紕繆乃特聞此忠臣孝子所以仰天椎胸淚盡而繼之血也先君之禍載籍所罕聞慘矣而門下光喟之餘多所未滿門下父執也豈可以面折舍如弗答竊又痛傷先君之志不白于天下也敬與門下質之門下咎先君招權府怨招權者端當塗之喜怒而彊附焉因號于衆以爲市也癸亥冬先君使峻見朝趙冢宰遽扶疾命駕指膺曰此身即于身也願勿坐視余當此時實愴然懷國士之感避權者且得昧平生之可否而勿與言乎冢宰徐釋之不欺漸稍稍行其言當此時避權者且得禁制之使勿行乎冢宰立意獎恬最疾

夫配人與地而爲之請者而先君亦最恥爲人
管每一缺出四岳九官十二牧廩至先君獨無
信家宰益心折間憶平日之所可者而舉之諸
管者與代人管者咸怏怏却步恨事權一出于
先君不知冢宰所以深相向者正以不招權見
知非招權之說也即如謝公晉撫之擢禍樞也
先君實不與聞先君而與聞也則謝公清標鶴
立正宜內用之奚事出諸藩微之地哉邇其禍
蓋本于禮垣當時 邱典濫極先君一切引會
典裁之屹然不可移一時要人以爲是可以卸
怨也于是營缺者捧厚餽至輒語曰是不難吾
當圖諸魏事偶諧輒曰魏幾相厄矣吾力而得
之偶不諧則謝曰吾力殫矣其如魏何也盈城
要人爭借此以消釋天下之厚餽且誰與戶曉
之必欲避權自全計唯有悉效卸怨者之爲耳
先君義弗爲抑亦性弗習也至轉入吏垣則一
可一否本職懼有缺焉尤豈敢爲無權無怨之
言官哉門下又以爲之急流勇退之義美哉斯

言先君所樂聞意者居禮垣時當退平冢宰
用嘉言盈廷丈夫亦欲一吐生平耳告假歸去
俸滿徐來拾級而取京堂巧宦信有穩徑焉壯
士弗之耳也意者擢吏垣時當退乎甲子二月
程都謙將陞序屬劉弘化弘化于冬間即微以
報聞序當屬先君設此時循次而轉誰能訾焉
者而左公忽招阮大鍼使來先君弗聞也忽摩
阮大鍼使去先君弗解也大鍼去趙冢宰循次
陞先君先君何疚于心而必避之當日請冢宰
固辭誠屬繇衷之請要亦禮進之道則然非可
相責以義退也意者角傳樞時當退乎傳樞借
汪文言發難嶢然之軀忽擠入千鋒萬鏃中文
言事一日未明則一日宜止此正力戰之時也
豈解去之時哉急流勇退獨文言言廷杖後宜然
先君束裝南駕決計歸田門下想親觀之諸同
志以內外相距莫肯退尋尺一人潔身將通國
閭然而盡散于是與馬填寓門如室袁公揣去
志不可奪特以計典爲辭具疏相留尋得 旨

復羣然操大義相劫制而先君亦旋念計典且近趙儕鶴陳中湛高景逸楊大洪鄒匪石程我旋暨左袁諸公適列居人才進退之地誠舉貪墨吏一大剝之庶幾聲震天下而更援引廉能吏爲他年碩果縱居位不久亦暫見平治風嗟嗟此志誠不遂有心者似亦未忍厚非之也門下謂文言纖人耳若之何與交文言儕汰已甚喪其軀以喪羣賢誠大有罪焉然初番下詔獄媚中貴者實請得而甘之幸脫意氣不撓及再入獄鍛鍊兩月餘弗屈 詔杖一百其甥悲失聲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未番下獄嚴鞠者四酷刑備加弗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肖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永焉可也顯純誣先君賍復蹙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礪赤貧之士有死不承特爲先君受兩夾棍數百穿梭嗟乎匹夫殉義水萬折而必東亦足愧簪紱之徒庸庸者矣又何怪諸君子之惜之也門下又歎攻闔之

舉無應而妄發嘻誠然哉誠然哉楊公初入國門也疏已在袖中矣同志以無應尼之後見妬正者走闥竇如驚而闥勢亦漸鄰于不臣遂不惜以身死之公疏畢疏聯翩共起雖傳樞陳居恭亦莫不張吻內嚮闥蓋惶怖憂就縛矣而林虜一逃士氣盡喪首事者遂以無應蒙譏嗟嗟將俟九五爲應乎躍龍之睡正酣也將俟九四爲應乎則劉謝車覆後人方斤斤焉守許進之戒爲著龜不得已仍俟彼曹內應耳文襄權誦固未可數數試也終不應終不發將遂鬱鬱聽之哉門下謂萬元白死竟無繼元白者殊爲羣賢羞嘻有說焉大彙旣開南北司訛言如沸林內者曰蚤 朝將面奏林外者曰 宮中事將面鞫頗聞面奏之罪名驚 駕驚 駕則立擒楊公方躊躇不輕發而內已深懼之一日蚤朝羣衷甲以出氣息弗然甘露之變在旦夕而一時氛宰所推次輔所擬內又且唯唯相奉以求成故諸君子姑緩之鄉使持之益急必而鞫

苟面鞫

皇上必袒內不袒外外弱也將起大獄外疆也或致急兵縉紳固因之塗炭宮禁亦因之動搖追咎者又未必不憾諸君子之過激也而門下逮葉福清之言曰其始也無虎豹在山之勢其既也無鷹鷂搏擊之威福清無此言也則已福清有此言也則身爲正卿委蛇中立殺正人者非公其誰不任責而責人多見此叟之巧于脫也門下又謂高公疾惡太峻非克容人者而

公尺風集

卷六

先君固推之失宜昔宣德中顧佐爲御史大夫懲貪汚御史數十員臺中股栗天下最不能容人者莫顧公若也而蕩滌穢風卒贊

宣宗之治當代有若人門下顧不快邪且救世之道用賢去蠹而已用賢必用賢之尤去蠹必去蠹之巨嶺高公弗進留貪汚御史弗黜而以爲時中恐時中弗如是也更謂趙高兩公之于先君也通亞爲師生當避嫌避嫌之論中人以上所不談師生也而故庇之師生也而故阻之

曖昧正相等耳又謂高公本力辭曷不善成之薦賢者但當策其能不能不當叩其願不願御史大夫將用以彈壓百僚者也不使不願者居之將使願者居之哉門下謂外魏誠奸鄙然失儀細事耳何遽以此逐之夫宰相失儀細事也臺諫糾儀遂獨爲怪事邪事涉宮禁旣曰大事也不宜言事涉郊廟復曰細事也不必言必如是直有不言而已矣門下謂究問時盡慷慨罵賊死而靡焉誣服何居嚴鞫之日門外邏卒以千數抗辯與否門下何自聞之微傳左公語所親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斃之一法也陰戕之獄中徐以病故聞一法也若初鞫輒服便送法司旣到法司更無死理脫詔獄而後圖之果爾則諸公誣服未始非一策也至仍着鎮撫司追比則外魏亦且自言其壞法矣良平豈能料之哉嗟乎狄梁公承反而不死人服其智諸公承受賄而死人笑其愚殆有幸有不幸焉或亦未易議也門下謂追比

肯下何不死嗟乎貞臣烈士皎然與日月爭光亦唯一死結局耳豈堪如是求多哉文信公入元豈不自分必死顧徘徊數載始就戮燕市中假令當時有求多者引繩披根不休信公殆不得此人數今視信公竟何如也昔鄒志完得罪謫嶺表人作玉山主人對議之謂爭立妃者當爭之廢后之時每讀史至此輒憤然不平人方顛沛萬里之外而更駕高論以壓之使併不得有其名不亦刻乎或于伊川前譏志完好名伊

頌天體錄

卷六

三

三

矣悲夫

上張年伯書

老父見邸報而西也寂然無所言伊等因問可以乞援者何人輒笑曰死而死耳何援爲將就檻車伊等號泣固請附耳道老年伯姓名伊恨

不得奮飛至前若崩厥角稽首而徒跣入都聲息日很厥卒之羅網甚密長班之口舌易騰深懼彼此交累空失所倚嘗從馬上望見顏色淚汪汪欲墮而不敢出聲也今事急矣能索矣不得不大聲而疾呼伏乞臺下垂聽焉老父以辛酉入工垣值楊錫等得從寬議處之 旨四疏力爭幾見啞于羣喙甲子入吏垣值熊廷弼等得待以不死之 旨朝審之日堅不畫題此皆昭昭在人耳目者而一生欲殺楊熊竟坐楊熊之賄可痛也室懸如磬通積如山無端坐三千三百金若肯降 旨籍沒固所欣然樂從者而刻日追比必欲產外取盈焉天不雨金金安出乎可痛也它家或待南北信通便可接濟寒家即朝往夕來庸有濟乎況往三千里來三千里縱父老憐而圖我而艱辛措處計所費時日亦三千里南中信至老父死杖下久矣可痛也勢不得不告急于輦轂故人而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縱叩頭碎屑膝膝碎曾何能出父于

頌天體錄

卷六

三

三

湯火嗟乎窮哉舍臺下更誰控乎使老父一生志行稍有不足見憐于鬼神者乎今日亦不敢以累君子而老父之負罪實薄抑使一時汗蠟更浮三千三百金之外泐自度額呼無路惟有眼看父死以自剄謝父已矣而老父之坐贓適輕罪薄既足傷仁人之心賊輕尤可壯義士之膽惟臺下速圖之學泐雖孱怯乎每聞古忠孝節烈事未嘗不慷慨流涕奮身欲往而今竟藏首藏尾曾緹縈之弗如者誠謂徒死無益專欲留頭顯爲報恩地也詩有之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今日之控非特秦庭七日哭也熱血萬斛悉灑向老年伯衣裾矣謹反首版舍以待命

上黃虞兩年伯書

喘且絕矣兩年伯嗟而續之宜何如五體投地而徑出口無愧色入手無憾辭誠以恩越尋常不用求亦不用謝惟默默焉鉢諸焦府死報爲期此朱亥不拜信陵君意也不數日而喘之續

者且復絕爲之奈何舊制未令新制復開獄內既恐不能活而五日再比每比限數百金獄外將何策應之絞腸達旦亦思別覓生路以暫寬兩年伯之拮据而謁見皇帝百不一投縱具拜人之膝誰則受我唯兩年伯終救之任四支徒存七竅盡塞唯有張眼望恩翕眼悲泣而已但願視老父千死萬死一分未必死之人而視在則直如既死之人唯視爲既死之人然後絕意于其子唯視爲未必死之人然後不絕望于其

頌天賦筆

卷六

三八

父譬如人有急疾瀕死者屢矣扁鵲惠然許之曰可生而其子夙以癰瘕廢則病夫死不死乃扁鵲之責非廢疾不足責者之責也臨楮叩頭痛哭

寄潘茂先書

淮安并次

古權闔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貶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纍纍然列跪奸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柙則受授弛錄則受吏弛檄與哭則仍載

鍊祖受棍疊棍所中結爲黑丁黑丁漸漸陷爲
深坎深坎上微裹藥傳焉不再宿復加榜掠藥
裹爲棍揭去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
肉墮皆暈者規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蓋
亦無力覓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潑暑
殷雷 旨故遲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
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殮時不忍復道嗟
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
先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
千三百金以死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
竟坐熊楊賄三千三百金以死淨嘗中夜環走
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
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賍當用何
名見殺苟得出 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
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歡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
人外率視我如疫鬼間扣之輒使人從門縫中
辭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關人
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敢相潤耶明日可蚤來黑

夜匍匐端端恐死遲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
矣不過攢眉誠曰慎之予豈俟囑者幸毋數數
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
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
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陳金之議深
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物以相
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
文伯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
可爲而不可爲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猶謂
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
貪吏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冤哉已矣追比方始
泚將就浙獄矣先子生存猶爾爾先子死有敢
出而援我者乎縱幼弟躑躅于獄門老母行哭
于道路義士或有矜恤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
自活汙猶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
義頗亦謂謬于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惻也貨殖
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子
死當葬首陽山側泚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傍耳

天地鄙陋莫可共語昔轎車發平望高子嘖嘖
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儼從俱似遙領足下
意者扶輿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
甚悉慨然嘆足下真英傑也拔血而告之哀

辭里中父老書

嗚呼先父之被逮也邑中送者數萬人攀舟宛
轉哭聲動天既行後父承十二坊居民設醺痛
念此恩無可爲報指望生入城門與父老歡然
一笑也而今竟休矣痛忍言哉扶柩南還又值
三歲之厄
里通計產醺錢泚驟聞之驚惶無地先父于七
月初三日從獄中寄片紙云臨行時百姓許藥
縣派貽萬萬不可我窮苦一生並無分銀粒米
施及鄰里鄉黨今日之禍又非爲合縣公事豈
可相累嗚呼手書現存可出共視泚忍背遺命
而妄受乎况父老哀憐先父猶念素行耳至如
泚者侍生父而徃侍死父而歸庸懦不孝父老
正須箠殺何愛而欲活之目今公差來捉旦夕
將死家門傾覆無復可言所貽破房一所零田

幾畝求父老勸人買之苦湊幾兩完納以領老
母救子之恩微產既盡終須一死泚自無錫別
父後來不得一見晝夜痛苦只想地下相逢父
老不須悲傷也但身死之後兩弟決難自存父
不能葬母不能養願父老清明寒食過塚前澆
一杯飯時時以衣食周老母飢寒是則泚所求
耳醺錢之賜萬不敢當謹辭

贈太僕寺卿袁

公諱化中別號熙宇山東武定州人登萬曆丁未進士筮仕湖廣內黃令廉明豈弟清節自勵凡日給餼牲布帛悉平市價其贖鍰羨餘原情蠲免人賴之爲慈父庚戌調煩南直涇縣內有黠胥外多悍民健訟好鬪素稱難治公下車召父老存恤之呼里豪開諭之咸服其德不加刑賞而自化焉竟爲絃歌禮樂之地壬子內召拜御史尋以病請告強半在籍辛酉

熹廟御極公居西臺親時事抵牾激烈直言屢斥逆璫魏進忠之玩弄朝政誣蔑忠良以是銜恨陰伺其隙會公選授河南道例掌大計時崔呈秀巡視淮揚薦贖視賄高下獲盜得金縱釋贓私狼藉貪穢著聞及其回道公露章劾之呈秀奉旨會勘罷黜爲氓而以奇珍異玩重賂逆璫投身義子遂噉輔惡諸姦媒孽風影之詞以中公羅織移官封疆兩案懸贓六千金發鎮撫司彪弁許顯純搗璫意情嚴刑拷比五日

二限公每從獄中出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僂僂而行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面色墨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漆顯純高坐叱咤頗厲究驗所納贓數不中程受全刑大援提公素善病遂僵臥不起八月十二日比較贓完十九日鎖頭顏紫手斃之矣越五日而得領埋之旨尸出詔獄後尸肢體旋腐家人布裏含殮見者靡不悲酸懷楚戊辰

聖天子優卹寬臣特贈太僕卿廢一子入監讀書以旌其忠與五君子楊左烈顯周垂芳名于不朽又何憾焉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奏爲憲臣逐姦之論甚正 朝廷辨惡之法宜明謹循職掌合詞共籲懇乞 皇上卽勅究處消弭隱禍以安人心疏

今天下東奴虎據黔蜀鴟張我

皇上以冲齡踐祚撫此大艱四年來問兵問餉幾無虛日淪地喪師無歲無之此乾坤何等時乎所冀者內外大小臣工同心共力誓滅諸酋不意 禁廷之內乃有大奸巨惡如掌

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忠賢事

皇上不爲不久矣

皇上之恩寵不爲不極矣感恩圖報只合安分小心以護

聖躬一切不法之事毫不萌念豈不稱真忠賢哉乃四年以來障日蔽明逞威作福乘

皇上之初臨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如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艸菅自殺王安後其手漸滑遂劉一燝後其勢愈熾 朝野相危神人共憤

其惡狀已悉具 臣堂官楊連疏中 臣等無容再列但斥奸逐佞言官事也今 臣等不能先發而 臣堂官發之 臣等已抱寒蟬之愧又以爲疏上之時

皇上不知如何震怒立下法司究問矣今在憲臣則責以憑臆構禍尋端沽直在忠賢則獎以一言不置辯更見小心是何斥奸者反加不美之詞而暴橫者反承羽翼之褒乎且奸廠之疏先下而後批答之 旨繼之是何

王言之倒置而 國體之漸輕也 臣等以爲忠

賢勢焰熏天觴之者焦誰肯逞其言詞今憲臣矢心報國不避權貴正大臣防微深心忠愛之大孰過于此若以塞塞者非忠愛則容者爲忠愛乎灰正直之氣長奸嚙之志莫此爲甚况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知之故忠賢尤有畏心時而爲小忠小信以結權今憲臣已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卽念潛邸微勞未必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日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捷而走險騎虎難下教保以升臣恐橫牆之毒不在縉紳而在

皇上矣

皇上明主也試思深宮大廷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不急爲處也昔馮保在神祖初年遽逞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不肯回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忠賢之事正與保類若不及今裁抑而直至事敗皇上卽欲終其愛而不得忠賢卽求如保之下場亦不可得臣等願

皇上早斷之也或倣王安例幽之南海子與室或倣盧受例置之鳳陽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卽忠賢自爲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當叩頭泣請退居田里而已不然夜臺明鏡冤冤累累執簿相索忠賢將何以遁乎至傳

應星等仍付法司嚴究快朝野之心洩神人之憤端在于此臣固不避斧鉞之誅伏乞聖明洞鑒焉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楊漣本奉旨已明如何又來責擾朕御下嚴明朝夕左右豈得不知若如外廷所疑謂朕爲何如主好生不諳大體念係言官且楊漣倡首已置不問姑不深究該部知道

贈太僕寺卿周公

公諱朝瑞字思永別號衡臺山東臨清人中萬曆丁未進士初罹瑞禍者六人而五人皆丁未論者謂是科得人爲盛云公初任中書舍人選爲給事中與同官楊漣最善議論相壅蔽光廟時公疏請蠲免金花千

聖怒外謫天啓初召還省會東西交變傳旨

暫停經筵時公在禮科疏請及時講學語侵

近侍有借叢指鹿等語魏客輩深恨之乙丑汪

文言獄起遂逮下鎮撫初奸黨撰東林點將錄

以示魏瑞曰此錄中一百八人皆結黨謀欲殺

祖爺者也魏瑞酷信其說命諸奸先擇其尤者

十人逮之名已定矣諸奸復推敵者數晝夜遂

降旨先逮六人而公與焉蓋此六人非但鯁

直爲逆璫所恨兼有才智爲奸黨所畏謂先剪

滅此則餘皆發蒙振落耳則公之才品可推矣

公坐贓一萬錫賁稱貸不兩月而告竣意謂出

獄有期忽一日與顧大章及孟弁共飯時楊左

魏哀已死獨二公存耳獄卒急呼公獨出頃之
已報公畢命矣

今上御極贈公太僕寺卿廕一子

禮科給事中周朝瑞爲時事多艱正苦勸
學乞仍照常講學以光 聖德以慰人望
疏

臣聞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非但尋章摘句
而已治亂之理揆及于文方講究明而後推
行力是以自昔英烈之主雖于戈搶攘之中
猶于馬上讀書彼誠有鑒于不學牆面所關
于軍國利害不細錄此言之

皇上值清晏之日學之所重惟是涵養性情當
艱危之時學之所急更在于深維理亂此時
何時也雖曰出講學 等猶慮儒臣矜飾尺
幅不能引古誼反覆開陳諷誦片時未必使
聖心洞燭成敗乃于二十日晚閱邸報見大學
士葉向高等題爲東西告急等事奉

聖旨覽卿所奏東西交變卿等與各官講求恢
復 經筵日講暫免稍候寧謐擇吉舉行該
部知道欽此 疏跪密進 臣等不見全抄誠不
知其是何稱說惟是 經筵日講已奉暫免

之 旨果自

聖意乎抑閣臣實先意逢迎欲假

聖旨停之乎若

聖意倦勤蹈此齊不聞聲之覆轍閣臣宜引義
力爭何待人言之畢如其閣臣阿中涓意實
有先言遂叨 中旨閣臣亦讀聖賢書豈不
聞人主宜使務學接見賢士大夫况

皇上冲齡志氣未定即一二親信內侍亦不明

乎天下安則

皇上安而若輩亦安種種借叢皆堪覆 國獨

有 朝講不輟諸臣尚得睹

皇上龍顏庶幾有牽裾之忠猶可自指鹿之使

今三六九日常朝已漸借題傳免倘并 經

筵日講一榮報罷羣下膺 九閣無從瞻

日月恐將來司馬門之報格不以 奏呂大

防之貶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豈但深居

鎮日言不及義學廢于嬉而德終罔顯哉伏

祈

皇上收回前旨急諭閣臣傳示中外 經筵日

講依舊舉行自後凡遇 常朝之日亦必振

起精神出見羣臣更願不拘常套虛懷下問

廣收羣策共濟時艱無論大小臣工惕于

皇上憂勤相率不敢怠荒即內外民庶見 朝

講不改常度亦且謂少年

天子尚有不廢說詩書敦禮樂而臨 御以時

吾屬何憂彼逆天小醜直可制挺撻之矣 臣

等備員禮垣見 朝廷失禮之大失策之甚

無逾此舉不敢從諛循職糾正統惟

聖明裁察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

贈太僕寺卿顧

公諱大章字伯欽別號塵客直隸常熟人父奉

常公雲程舉學子公長次公諱大部字仲恭俱

有美才兄弟齊名翔翔苑苑公舉萬曆丁未進

士筮仕閩泉司理以疾去官越三載改毗陵學

博所獎拔多知名士癸丑任滿丁外艱丙辰服

闋補國博會仕路漸滑正人日削公以下僚留

心世道人咸憚之戊午遷刑部主政詳閱罪贖

諸所讞決民自不冤全活百計人辛酉奉

命典粵西試時稱得人還

朝時福清與南昌有隙公調護甚力卒善南昌

之去然公爲

國家計實于南昌未識面也頃之廣寧失律大

司寇王公紀以大獄屬公公用諸君子議謂經

罪稍薄于無袒撫者咸怨公先是王大司寇劾

客氏袒逆者咸謂疏出公手於是臺中有疏詆

公者公疏辨甚晰舉朝直之旋以疾歸家居二

年出武庫員外起調主客則魏瑞大拜矣諸奸

合謀借汪文言獄詞逮六臣公遂與焉時公已遷臬憲出

國門矣竟矯旨逮下詔獄獄庭有大樹生黃芝六瓣獄卒以爲賀公嘆曰芝瑞物也而困于獄吾輩其終于此乎六瓣者蓋識吾六人也主者銀鍊坐贓四萬五日二比備極楚毒身無完膚前後受棍一百七十撻敲三百二十夾杠一百四十五死而復甦者三有間發部會鞠復受竹批二十又將復下鎮撫公嘆曰士不再辱遂投縵而卒蓋在詔獄時即求死不得也嗚呼痛哉歲丁卯

聖天子御極公冤始白得

旨贈太僕卿厚加優卹焉

野臣曰古范滂李膺諸賢亦以拂牆死顧未有誅慘而兼籍沒慘酷如公輩者也公在比部全活多命乃竟得此奇禍天豈可問耶雖邀

恩卹有餘悲爾

顧塵客自叙

余自丁未幸第選閩臬推官時按臺缺撫臺徐學聚被論候代一切以情用事監司而下尤而效之余銳意政事遇事輒攘袂爭之爭而得者十之七然猶鬱鬱不樂得奇疾棄官歸家遇外家立嗣事頗任嫌怨卒捐外父所贈以明志家居三載改常州教授丁父憂喪畢見正人日就摧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疎此正可以彪自況也補國子博士頗爲世道効力人皆不知後以同事誦其功余名亦漸彰爲人所忌矣戊午陞刑部已未以便差歸辛酉復入則世局一新矣而南昌爲相頗與言官攜余托友上書勸其先收主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逆而行之者禍也南昌歎息而不能用余旋以試事赴西粵歸朝則壬戌春矣福清與南昌小嫌羣小浸潤之余直言譴福清之聽卒善南昌之去然余與南昌向竟未識面也去之日乃一謁之耳南昌益

歎息時廣寧陷重臣道將俱逮王紀爲大司寇
必欲以大獄屬余案之余已啓調儀司爲干所
阻時諸正人以經罪稍薄于撫余初亦從之然
不能堅也卒以此禍然禍源豈在此哉蓋自國
博時胎之矣羣小譖余于璫謂王紀攻客氏疏
皆出余手余無腔爛之才而有其禍自始也
釋奸細之假者而原叅臺省怒辨劉一燾非南
昌族辨佟卜年非叛人而舉朝怒者十之七余
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兵部是冬有疏連攻余且
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白告歸甲子秋調
起禮部余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亟求一臬
以出卒不免逮訊五毒備至同逮五人皆先予
瘐死于體稍強獨後斃在鎮撫百餘日已而有
法司定罪之命

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顧大章奏爲據
實訓明以待 聖明謹題

臣通籍十六年爲曹郎五載素以拙宦自甘
謬謂守官無闕頃接邸報見雲南道御史楊
維垣一本爲百官宜杜私交之門等事內議
及臣謂臣倡八議之邪說緩頰而驚大獄等
語事關法紀名節臣敢不剖心瀝血于
君父之前蓋自遼左失陷五年來封疆失事之
臣至今春而始盡逮奉 旨並下法司此刑

部山東司事也時本司官或以差出或以病
告虛無一人臣堂官王紀新任不察臣愚而
以委臣臣以福建司員外冒昧代庖自謂當
官而行何疆之有毋爲首鼠規避也比時論
經論撫救經救撫之疏無慮數十揚之則九
天之上沉之則九地之下衆論不同之極致
舉 朝聞且見之矣會勘者十三道十三司
兩寺共二十八人意見懸殊臣議謂誅心則
廷弼難未減論事則化貞乃禍魁頗亦自謂

持平卽臺臣所指入議之說不特臣有之亦不特臣衙門有之全招具在想臺臣或未暇竟覽也今諸臣並論辟矣毋論臣非囹獄之人且業已辟之又何嚮焉至謂臣宛轉美調若以爲受廷弼之庇者似亦過矣臣久其冷局何心求調吏部尚書張問達昔年爲臣堂官謬被獎許今年三月欲調臣于儀曹業將啓事臣堂官王紀動色阻之留臣于刑部俾結諸大獄令紀雖去冢臣見在可問也越數月而移兵曹謂臣因大獄得美調可乎若臣之罪則臣自知之矣年來職掌輕而議論重刑曹又諸曹之最輕者也以最輕之曹郎妄欲修其職掌浹旬之內定諸大獄府怨實多臣固不待今日而知有此也臣與堂官共定諸案堂官朝去臣亦當夕行濡滯數旬臣罪愈重臺臣之姑迨臣也亦不爲不久矣伏乞皇上將臣罷斥以爲愚執不善處事者之戒臣雖永錮亦甘之矣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十六日奉

聖旨顧大章奏剖旣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顧大章奏爲臺臣非理相加微臣不得不辯疏

臣因臺臣楊維垣數語誣臣據實剖辯已蒙聖明洞鑒臺臣而稍存天理也者宜亦可以息衆矣今專疏橫詆穢惡滿紙臣小臣也大獄一案雖蒙

聖鑒而枉誣多端誼合自剖據其所摘臣議單中語臣亦何諱比時會問二十八人人各有單議論不一臣單中諸語大率他臣所有耳

始而各出已見終而畫一成招蓋三法司共議而定此辟臣曷嘗釋廷弼哉自弼起家以至下獄中間薦弼議弼救弼罪弼者何下數十百疏臣之單直正言其罪而斟酌于法之所麗耳其詞視諸疏何如臺臣既細閱全單矣獨不見同臺之單有分別遺戍等說乎廷弼果有四萬之饋理宜不及于最輕之曹耶矣臺臣既欲論焉以揭附弼之榜樣又懼臣明白悉數而預藉以妄扳他人之一語此何

心乎臣當官奉法詎論私交薦師何有况非薦師臣承乏山東司諸案臣對簿後以奏稿未成故堂官遲臣交印數日臣亦不願以臣罪案累僚友也至誣臣諸獄盡臣尤屬不根花獻宸逃弁之小者耳登萊沈總兵遣之入京總理三部王侍郎遣之出關未經到官者也王一鵬林喬椿臣曾陪審而恕不出自職者也韓初命郭增輝臣所成招而審單臺臣李時榮所定者也修奏冲去年五月舊臺臣吳應琦所批釋者也時臣方奉差廣西修卜年生平不識面不通刺者也又非臣經手事也此諸獄者毋論臣不幫即善鬻者宜何從謂之乃臣所親斷之獄即山東一司亦甚多矣維垣何不請

皇上別勅刑部條臣所勘者因悉移獄于御史臺今維垣一人精心剗夾臣所斷有一不合于法者臣請從鬻獄之罪臣昨年典試出堂官黃克纘之關送臣誠不堪有資次往歲告

病有撫臣徐學聚之代

題慰留盈曠臣實

負之吹求至此何端不構乃至妻財有無亦煩羅織用竇

聖聽臺臣之爲此也亦勞矣反覆本疏臣竊自

疑據其說臣膽術謂無欲不遂是宜無籍于

累臣及其嘲臣美調亦廷弼之薄報則所稱

膽術毋乃溢言乎爲臺臣再疏計者兩涉而

無當固不如熟思而致一也至津要非臣所

思職方人所共避捏砌事款已足殺臣描摹

虛景更復何益臣觀維垣建白意與人殊即

其設挑激之機罪遂執法之名卿辦此一件

儘費千秋青史縱刀俎一曹郎少報受恩深

處于西臺事業竟何臺毛損益哉思及于此

宜亦自覺其嚙然而無味矣臣之所辯據事

據理臺臣能以理屈臣甘受屈若徒恃勢

謾罵則

聖明在上公議在廷臣不受也臣小臣被言

理當靜聽但維垣論臣吃緊關目全在賍銀

四萬夫銀至四萬搬送必有多人送至家園

賫涉且數千里何人過付何人証見伏乞

皇上勅令維垣指實具奏臣下法司鞫訊明

白至于花獻宸等七案亦乞重臣勅研審詳

覈卷案勘臣有無情弊如維垣疏語果真臣

當就大辟以正臣國法如其不然恐說謊之

誅亦難以風聞解免也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侯原奏到日該部院臣併具覆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附錄獄述

塵容

對簿詞

某等六人同逮而其爲最苦彼五人死于鎮撫未到法司成招天下或有寬之者某旣送法司欲辯則奉

旨原是據招定罪豈容復辯以抗

聖旨欲不辯則自欺本心欺台臺卽是欺

皇上且欺天下後世況不但自誣服而并借某

以成五人之招此招一成某身名俱敗矣故

曰最苦也問與五人如何交結某曰楊爲常

熟縣令因此相知左同年同鄉是以相知魏

素極厚袁周蹤跡皆踈對簿詞止如此末云

台臺能爲此案昭雪則萬代瞻仰在此一舉

如其不然則有鎮撫原招在

獄中筆記五條

一入詔獄聲息俱遙聞不能覲面是即死也何

天玉云在詔獄寫單索飲食于外譬如祖宗

之顯靈家人送食傳單而進譬如子孫之祭

享非久困于獄者烏能描寫至此乎余入詔

獄百日而奉 旨暫發部者十日有此十日

之生并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與家人相見

前之遙聞者皆親証也余旣叨此一百十日

之生視彼先逝者幸已甚矣復何憂哉復何

戀哉

一偶書一聯曰故作風波翻世道常留日月照

人心自志也

一詔獄所苦者五撻也夾也棍也杻也錄也所

恥者五囚首不冠也膏藥貼指示傷也跪一

足亦示傷也彼高坐設罵叱咤也我蕭伏擎

跪也有此十者即無追贓之苦有倖生之路

丈夫猶不再辱况兼此二患乎

一詔獄土地廟前樹于六月間生一黃芝日夜

漸長至六人畢至時則燁然光彩遠映矣環

而視之適六辯獄卒皆詫或曰此吉兆也余

歎曰芝瑞物也而困于獄其不祥乎月餘獄

卒墮之

一余以五十死猶勝死青壽而無子者余以不祥死猶勝死脯下而無聞者

獄中口授五條

一應山手藥二千餘言又勝真親筆一紙在孟淑孔處

一應山血書二百八十字在所頭顏紫處

一應山桐城嘉善之死許顯純命收大監所頭葉文仲同夕斃之顯純大賊分日上之應山

桐城復分時

鍾三服集

卷六

三

一袁暗注大監實孤身在關廟顏紫手斃之

一周與予及孟三人共飯未畢郭鎖頭誘之見官械送大監即刻斃之

大抵禁獄殺人非挺非刃非繩非藥不知用何神術立刻就斃 乙丑九月初

八日口授大武弟

獄中自叙刑曹事六條

自天啓辛酉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科道日以捉奸細爲事及至送刑部其稍有影

響者大率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灼知其無辜則高閣置不問恐得罪原參衙門也已閱數印君矣及壬戌三月子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者率皆以饑寒瘐死尚存五十餘人予啓尚書王公曰以某一人之命易五十人命其尚便宜况以一官易五十命耶王嗟歎許之即日會同事者原雪之止留三人一則自供甚悉不待刑訊一則雖非奸細乃假印人也一則証佐未備餘悉開釋送大理評允而縱之原參臺省有怒于札者有怒于辭者有怒于文移者予悉錄讞詞托人致之無不咋舌曰此老吏之筆勿與競也予是以得免于參論而臺省視予爲畸人矣

鍾三服集

卷六

三

三

兵部尚書行邊張鶴鳴奏杜茂修卜年謀叛事大率謂卜年爲河間知縣茂修其衙中三月相與謀叛乃遣茂同其大管家二管家往李永芳處相約爲逆詞証甚具王尚書問合屬曰見杜茂招否何如衆莫敢對予揖而言曰此只以原

招斷之可耳王曰尊意云何予曰兩人同謀叛三箇月其情必親于骨肉矣以理言之尚當出妻見子豈家人小廝名字尚不知耶今聞杜茂在外審過五六次夾十餘棍矣問其大管家二管家姓甚麼他終不曉豈茂果病癡耶况同往李永芳處往返數千里而不問一姓名尤可異也王大笑司官中有欲下石者皆息家杜茂者實陶登撫門下千總給以千金使之募兵者也茂頗浪費愧懼不敢復命乃匿于薊州一寺中被番役擒出誣以奸細其及卜年者蓋其得入陶幕或卜年薦之也

壬戌七月初司審杜茂事畢王尚書問卜年當得何罪山東司印君朱大典不能對予曰既非奸細然實是修養貞族坐以叛族流二千里可也王嗟服

七月十四日王以成修招建限得嚴謫署部事者右侍郎楊東明也不問司官不令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徑將原招自改于十六日上疏大

率謂卜年係奴酋族每歲拜金世宗墓宜誅予同僚友潘永澄員外面折之曰此言何從得耶楊曰聞之人言予曰刑部招但有審得云云未嘗有聞得云云也疏已上本司朱大典員外尚不知朱聞遑遽追而返之

七月十七日楊升堂畢揖令屬于法几前聚議非故事也故事火房議事升堂作揖而已楊問曰聞護熊廷弼者即護佟卜年者也其間機殼何以相通老夫請問之諸公同僚三十餘人同

聲言二事各不相蒙無以仰對尊旨楊問不已予揖而前楊曰公有所言耶予曰老先生所聞非屬官所知安敢有言但老先生欲知此事機殼張鳳臯老先生在城外折柬一詢之足矣楊語塞蓋此語即張教之折問屬官也值同僚汪君詞氣過激楊乃語侵汪以自解而散

七月十八日楊未升堂在火房間合屬曰修養真前以謀反論則卜年非叛族乃反族也反族當論斬予直前揖曰按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

者止暮親論斬餘不坐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
何論暮親耶予和顏色對曰員外所執乃大明
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同僚命吏簡律謀反
條呈楊楊無以難

頌天臚筆 卷之七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編輯

贈廢

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繆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谿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髫年即以文名重海內每試輒冠其曹時四方名士多負笈游其門居平耿介不事生產博學弘覽議論奇峭叢辨炯炯射人每揚扈古人忠義事慨然慕之嘗曰豈有丈夫而死兒女子

卷之二 贈廢

手者乎爲諸生及孝廉時不妄交游其所交皆當代名流不可指數而楊大洪先生令常熱時氣味相投尤公石交也癸丑登第讀中秘書是時大洪先生以考選候補公往來膠漆至乙卯五月挺擊事起

東宮震驚時有一御史某者疏詞中主之以瘋癲二字公義憤形色謂

慈慶宮何地張差持挺直入所闢

宗社安危不小隨語人曰某以瘋癲二字出脫

亂臣賊子某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言出而忌者眦眦矣遂嗾奸黨劉文炳劾歸而讀書實園夷猶自適庚申

神宗賓天

光宗御極一時正人君子欣欣蒙征時掌院南昌是菴劉公移容促裝值鼎湖再泣公伏地痛哭以明年辛酉三月入都補職六月奉

命典試湖廣所錄多名士序論俱寓規諫論中有趙高仇士良語大觸時忌壬戌復

卷七 賜書

廷遣冊封建德以甲子二月復

命是時逆璫勢焰已熾天矣公與楊大洪左浮丘相與痛憤曰不降此奴何以報

國公約至私寓密商謂大洪伏蒲有責顯任糾劾公恃與福清相國師生誼厚往詣政府動以

外廷共憤乘機出逐庶幾無地而中權默消矣計定遂削草而二十四大罪之疏上疏上公

隨謁福清正告以除

君側之惡大臣責也相國唯唯不決且曰楊大

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

上左右公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者可斬也色變而出及蒲州當國頗傾心於公公力持正議冀挽回萬一璫銜之益切無何蒲州去國矣趙太宰儕鶴高總憲景逸魏給諫廓園逐矣楊大洪左浮丘削矣公日持槥相送長班晚阻公曰人被逐可不送乎逆璫日緝公公畧弗避推南掌院不下逆璫遣小璫到閣厲聲曰繆昌期還留他送客公隨請告璫嬖

卷一

三

旨閒住繼而削籍提問而長安有速化者又日以公代草事聞於璫再起大獄公不免矣被逮時預聞報者三日公曰早知有此日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耳遂拜別家廟先抵邑寓以待邑令某者曲承內旨一見公遂執公手公了無戀色遂徒步至縣署士民悲泣遮道相送邑令遂迫公黑夜至府初寓民家猶令巡卒通布及至公署賴知府曾公二雲諱榖寬解子孫纔得以飲食進公禁止子孫哭泣奮身就道怡

然賦詩渡江過儀真儀真令牛公諱璠玄大有氣誼獨執禮甚恭北地有諸生某者攜酒邀宿挽車哭送一路行人聞公姓名俱爲下淚逮至京下北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掠顯純咤曰你係江南第一才子何爲與楊漣同謀自取罪戾公對以楊漣職司風紀某係詞臣平日往來草疏事情實與同謀且某既係詞臣是是非非某應得執筆以佐末議爲

皇上謀爲

二祖

卷一

十宗謀某死無悔顯純作厲色筆楚交下而公不能支矣內又傳繆昌期可於手上另加一扭蓋以大洪二十四大罪疏自公商就璫恨之人骨也公斃之日獄中有白氣貫天不日而皇恭廠被災石飛木拔人咸以爲公義憤所感云計聞天下氣誼文章之士靡不爲之痛哭哀悼恨百身之莫贖者捏賍三千追比家屬家貧不能辦賴公門人司李劉公振賢諱與秀不避權勢

多方庇護如古王成保李燮六尺之孤公典楚

關得士之報也崇禎初事白蒙贈謚廕一子

野史氏曰嘗讀史至范滂之繫獄也慷慨仰天

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

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

愧夷齊斯人也凜凜生氣千古無兩今觀於公

抑何相匹也夫善類之禍至乙丑丙寅已極自

公與應山丙夜草疏時蓋已付其身於鼎鑊及

忠賢肆毒愈烈而公被禍益慘尚方之劍不及

卷二 贈公

用以斬忠賢頭而公竟斃於黑獄也天道真不

可知歟夫天道亦何不可知之有假使死于牖

下者盡得令名則公不必死矣惟公爲

君死不忍負

君爲友死不忍賣友此一念足以動天地而薄

日月黑獄之與牖下孰得而孰失乎丹心不泯

黃壤猶生公真得死所與古范滂齊名彼多方

死公以黑獄者以爲公竟死矣誰知公不死也

哉

繆西谿太史自序

生平略節拈出與兄輩知之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余故以獨

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髫髻撫之不啻掌珠也七

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十四

歲赴童生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泰號鳳見

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

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

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灣公俱

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

里豪余家禍實與豪連云明年春以童生試縣

令聞詔安胡公諱子登號萊南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

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

家當不惡何以有今累因廉知吾父伯寬立上

書主獄者蘇州理郝公號渭陽名謙甲戌進士吾父伯事

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

完人矣胡公之知吾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

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四

學使者郭還一公也

諱莊陝西徽州人戊辰進士以庶常出

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

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十四名學使者李

會川公也

諱時辰湖廣新水人辛未進士

闢以報

命還里取道靳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

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

于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

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

名朝國辰未進士

卷七

七

士以青蒲令分考取本房第一公署余卷云近

試郡邑青衿獨子爲快士翹楚矣閱卷者兩司

理雲間理李公

諱楠號中石河南永城人丙戌進士

諱鳴崗號見菴江西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

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

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贈炙一時至

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皆

第一而吾常理閩公

諱廷甲號翼城湖廣新水人己丑進士

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

諱時顯號

新屏兩禮遇加隆公諸子孝廉皆相遇于公車

講通家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

復相聞恨無從一訊也辛酉過靳水一憑閔公

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余屬

尹澹如丈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

使者方代得之瞥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

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

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

諱延海涇人庚辰進士

猶斥吾年已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

卷八

八

而吾母已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視

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

之後痔血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痿症臥床褥者

十五年吾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父是以得

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余忽忽

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于赤岸之

阡請趙文肅公誌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

父于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

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

諱子貞號旅雲庚辰進士

科試得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諸王駕部澹生公誌誌皆未勒石入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有合志以聞我二人之幽併勸人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不孝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不能堅持而其仍其改聽之後人矣無論其仍與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

卷之二

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游余之器如石實真賞也已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示馮文敏公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爲吾家子弟師乎胡公以其意來促駕于是有青州之游館馮塾者兩月而文敏以少宰人胡公以噤禍罷余乃罷館歸文敏爲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券我必捷明年舉應天廿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求號觀我士辰進士以上海今分考得余卷甚晚舉示同考陳公諱大鏡號赤石梁人乙未進士

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公諱汝良號薇庵丙戌進士公大賞異時本房頭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而副考長沙莊公諱天合號冲虛已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余亦時名中一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余遜謝不能當同年顧朗仲雲鴻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余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死余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籬寸步有李女室其季子蓋朗仲在余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歿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

卷之三

能爲治恒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營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律博一第已五十二歲矣本房爲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二券同門二十一人余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復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拆卷呼余名同考皆爲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余見錢師師首述

其語以爲館選機云會三十二名殿三甲五十四名格當得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日自此起矣金沙者于如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余余了不爲動且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與東林也初試閣第一實福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惕于前議也自是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三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德清爲政意有所嚮而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余名即後不出四五忌者眈眈矣而少年昵之者并不樂余余貧不能徵遂飲食餽不能輟輟侯門主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余日坐針氈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不具論瘋癲不瘋癲余不知獨以爲

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妾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嫗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庭無

恙

光廟差聞韓本用告變于

上其辭曰

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

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

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

聖諭于瘋癲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巨

測行徑隱微之語

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疏矣義興三疏詞嚴

義正

上赫然御

慈寧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

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柱史以瘋癲

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四字

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癲者恨不刺刃

其腹矣而同郡某有隙日走要門蜚詞交構所

搆不止余一人也而眈眈者乘之以假手于其

鄉人于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逐崇仁而

帶及也疏語云云時丙辰之五月也余方擬
簡討候

肯久不下初疏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余義
不受辱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方待
勘結而拜官之

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
恐其行之不逮亦爲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
云云人以爲辨而平歸而杜門却掃灌園課子
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劾余與虞山

俱在擬議類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兩俱得免後
跽伏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
者其意專在吾兩人也會

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蹶
中途忽聞 晏駕手中有二白筆頭撒不可合
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
也其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

今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抵都補故官
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亦衙門所創

兄也是時遼陽陷沒洵惶惶舉朝失措而海
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
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閹臣被召者未至
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
意在干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諸小之不利于
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
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
助也六月有楚閭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
人所得多名士聯第八人錄文一序一論規楚

卷一 雜著

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者開潤色
士子而一三五策皆鈔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
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還報則福唐初
入南昌及周漢陽嘉慶以太宰一疏並逐而時局又
一變矣初兄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
逐內傳不可奉公曰

上所傳何敢不奉余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
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
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白南昌用松

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而徐申其說
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
之于是屢疏始放得

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而余不以余言告也
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于余不
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
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寵可愚時亦
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過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
寧既失經撫之說日有紛紜余時爲無縱無解

卷二

書

三

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受卷官五
月題管誥勅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月九日轉
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廿九日廷遣冊封諸
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
泰藩之請不得于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余以十
一月十六日出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饋無
所受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
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
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持之而言路之窺

間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余
通過福唐湖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這疏
亦太容易彼其人於

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

上乘梯手授之其人挽

上衣不得上有小瑞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
賜不許茅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
小心謹慎之人在

上左右余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

卷二

書

六

色變余先起師先送余出其語聞于應山應山
憤福唐聞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澹其辭
但辯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抄余
聞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于前語不解先
是應山疏上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
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于大臣勲臣者
然則

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
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

出我意自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于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勸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一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寃大豈真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余謂此說可斬屬之于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之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

卷之二 贈張

七七

福唐亦自礙耳則詞氣之失平宜任其咎矣福唐于我不爲不知已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況于登進者乎且福唐之爲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哉惡規喜諛亦太甚矣而内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斷斷無技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蒲州近之矣高

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余亦不敢數數間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余第一從臾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扁頭之贈托契良深一人

朝而神情稍變梁谿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嗾梁谿所不得之梁谿者則嗾我因巧離于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離于我也餘人論論所不論已禍機之來凡百

卷之二 贈張

八

棘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閤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阻我勿送我曰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詞者所得余弗避也南篆之推有小瑞到閭屬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問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賍之

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噫官不早移

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天之成人巧矣幸壬之際廬山家居見官府可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

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啻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于我我答非可革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況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嘿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其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皆疎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漫紀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概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滅門也余行真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

君欺心賣友一念亦

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于此豈非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懣但義不屑以

三朝作養之軀辱之于狗奴悍賊之手耳生平遊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想兒輩亦知其凡也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附詔獄詩

西谿

檻車

嘗讀膺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
根深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
視我實團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
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遯諸
孫好護旂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
彌留原上淒風緊飛車白日幽哀門應祚薄已
矣復何尤

慰妻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吸
藿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無
徒歎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胎經累
後生覆巢寧有卵刈艸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
須隱姓名

慰女

吾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祇今逢末劫正合懺
餘殃稍足無盈素長貧且厭糠緹榮何處訴軟
語慰而娘

別友

生平肝膽熱掇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
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僥便生死交應在肯
爲異已憐

贈太僕寺卿周

公諱宗建字季侯直隸吳江人賦性忠孝自幼多所表見萬曆癸丑舉進士衆咸推入中秘書念切勤民力辭去甲寅授武康令兼攝德清丙辰調繁仁和英敏勇決遇事不移時立剖他邑有疑難莫措者必赴公就理所昭奇冤不數一時稱爲神明云考滿歸所攜來者惟三邑課士業餘無有也辛酉以卓異拜御史疏數十上皆關軍國大事及民間利弊朝陽鳴鳳惟公歸焉

顧天腹

卷一

贈

三

嗣值逆惡魏忠賢客氏交通肆虐公獨首發其奸狀疏上者凡四皆不避忌諱時擬廷杖論死幸赦止而是時更有大瑞劉朝者有典兵行邊之舉若有似乎古採訪故事公歷指其害陳說愈烈已之壬戌巡視光祿公清理諸弊可省數萬又觸怒于大瑞王體乾公則糾正之不遺餘力嫉邪固自性植哉癸亥奉差歸甫閱月丁外艱門庭清冷坐無雜賓讀書課子寒暑無間地方有大利病始一出出必百口錚錚求其必

當即甲子水災藉公請折民錄以生所謂在朝則國蒙其休在野則民受其庇非公誰與迨丙寅緹騎逮公吳士民擁道相隨者萬餘人皆泣下哭聲相接響震林谷而公顏色不少變也及下鎮撫拷掠備至而公不少屈口中惟呼號母氏而已強捏贓一萬三千五百府縣計公家私田未滿百居祿尚屬借棲四方念公德慕公清素割俸至者幾數千意欲脫公而公實首發誰肯爲公地哉頃逆瑞事敗取公前後疏一一讀之乃知公言無不皆驗則公固以一死永不死矣公懿行未悉姑摘其較著者聊述一二云公贈太僕寺正卿優卹特隆衆議至是稍快

顧天腹

卷一

贈

三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爲巨璫巧
借兇鋒交際善類謹直請鈔斥以清 宮

禁以絕禍本疏

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
也故雖一介之士剔肝露膽死亡之誅有所
不避矧 臣位列交戟身沐

聖恩日見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
難破而臣猶顧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阱
既深毒形盡見而後起而爭之即殺一身亦

爲三虛生

卷一

論

三

論

三

論

三

論

三

何益于事哉日 臣之論科 臣郭鞏也微言簡
語爲提醒其良心寬喻曲曉爲衆解其冤縛

南奉

明旨不得牽經意舉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
不意鞏又復起而鬻爭矣然鞏亦何恃而誕
慢無禮一至于此 臣請因鞏而直扶鞏之根

林敢冒死爲

呈上一陳焉夫內臣覲進忠者固今 輦轂之
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以

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
驅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
者墜淵而 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
劾之 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

聖恩薄示諒責未快其願聞于 文華殿上撤
講之後進忠信信恨 臣摘 臣疏中干人所指
一丁不識兩語曉曉詬辨至怒激之聲直達
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輔臣葉向高

公三服堂

卷一

論

三

論

三

論

三

論

三

亦得幸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相傳憂 臣者
謂 臣後必有無端中傷 臣時即欲乞告自全
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然而進忠之心固
無一日而忘 臣也時 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
召還言事諸臣遂沐

聖恩傳爲美事諸臣既荷 賜環稱用方始乃
獨有鞏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繼進忠以
爲中傷 臣者舍鞏無可他屬于是乘鞏之人
遂日走人亟問亟愧于其門嗾以傾 臣并傾

諸異已者而輩乃審受指使造爲新幽大內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爲一冊復聞于交單數日後造爲匿名文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于周朝端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欲一網盡之于臺則以方震樞爲首次及于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之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蓋輩之欲借察陷人者時時囑語于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如輩把持設陷之意則凡諸正人之羅織于輩者俱當在被贅之列又奚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朝廷之察典乃郭輩之察典魏進忠之察典匿名文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輩不知有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

私造之冊終不能漏六垣十三道公送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輩等數月入幕之筭終莫掩于公論而輩始計拙心勞懷恨莫及宜今日之刺骨恨臣借事排臣輒誣以熊廷弼爲一阱也獨輩之辯疏若忘已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說牽合于召還之典不知臣之疏語正謂賜環出自君恩不當如輩之辱人賤行且臣方恨輩等遏絕賜環之路甘爲名教棄人以爲輩一罪狀而輩反謬爲不解曉曉致辯若欲借他人以自遮而激聖怒以相中凡輩之涸社亂經大都類此乃復有膽顛心虛冒認而闖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郭輩之外又一郭輩也至輩謂臣言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輩而不言王安則已輩而言及于王安則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平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鳥爲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

也安于存日事雖已甚而被此條毒無不憐之輩卽心雖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餘頃至牽連劉一燎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盡指以曾通王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過而其視人世寧復有廉恥視此身寧復有心肝耶輩既申論及此臣請

皇上卽爲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此便爲一大罪案輩之媚進忠便爲一大證據臣卽力擊輩與進忠以存天下公道

領三廣事

卷六

三

三

三

臣亦不爲過也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背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終敗今乃有輩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江秉謙一斤侯震賜一斤王紀一斤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鄮近且欲尼孫慎行盛以弘而棄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第

各愛惜一死無有敢明言犯其鋒者而輩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爲點破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典兵賣威而下復有輩等從而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而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今誓捐此生爲

皇上明言之伏乞

皇上卽將魏進忠

立賜鋤斥仍問郭輩何故以言官交結近侍何

領天恩

卷七

三

三

三

故以一人私撓察典勒令回話坐以應得罪名仍將臣

賜罷以謝進忠及輩庶內外肅清大禍可消臣

言及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臣捐一身而

朝綱復清縉紳免禍臣卽伏就鼎鑊猶如大

海之損一漚使臣總一官而國妖莫剪國

賊莫擊臣卽游翔仕途僅足以備鵷班之一

點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與吮

瘴疴痔之郭輩輩同立于朝哉惟願

皇上大奮乾綱立斷施行臣千冒

天嚴可勝隕越戰懼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題奉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騁辨求勝何得無端牽引

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

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

官并推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

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公典部院多官

卷七

馬

三二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奏爲奉

旨回話疏

臣以愚昧冒死觸忌不揣涓埃之誠以至妄

干

天聽伏蒙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騁辨求勝何得無端牽引

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

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

官并推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

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

仰觀

緣感

今因

疏中

明威敢不惶悚第臣之疏語絕非駕空臣

憤時事久欲一盡其愚自愧屏籛每懷退沮

今因郭鞏之囂不覺披其積憤若騁辨求勝

有乖和氣雅非臣所自盟至臣疏中諸事若

章允儒之

寬宥實錄閣請臣非敢謂有他也第聞是日千

文華殿上內臣魏進忠囂然詬辨臣前疏中

一丁不識之語時允儒疏方未卜諸輔在旁
實有寬解無非仰頌

聖明之言今講筵諸臣現在可問初非臣敢撰爲此說以飾聽也內計六年一舉典至重大卽我

皇上不自主而委之冢臣憲臣即冢臣憲臣亦不得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即考功吏科河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十三道之衆此正

卷一

五、

100

周十一

明旨所云多官主持者也郭鞏乃以一人而羅織數十人爲一冊欲挾當事者以處分此冊現在可按此其爲私撓明明有據非敢臆說至于降處允放各官雖出

欲勸

皇上親裁而鞏于熊德陽江秉謙等則欲遇其
賜環于鄒元標馮從吾等則皆詆以盜藪此
皆鞏有疏可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鞏指劉
一燎爲逆族而王紀初不忍織成鞏詆講學
爲無用而文震孟等曾爲申救即鞏之疏可

同事趙贊化云此是朝廷銀子不是你家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陽出疏相議而蔡亦欲掛冠求去夫巡視者不能自循職掌而反恨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持論者之相助至與內監引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噴噴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而況有王安一案鞏獨時掛口間積憤不已似欲甚其罪而重其惡以此爲下石者解釋之地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夫諸此可據者盡在鞏身臣即欲不信鞏之交于進忠不可得也夫臣非過入進忠也

皇上未必盡信進忠而進忠則借

皇上以市重即進忠未必盡信鞏等而鞏等則

借進忠以竊權臣即欲不信鞏之附託進忠

亦不可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

如必欲臣手執其人而後爲有據則是欲臣

爲緝捕之事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益于

朝綱有裨于

君父則陳之惟恐不急又豈能一一踪跡其人在手而後入告耶臣一介微軀荷託

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旣冒昧而有言敢因

懼而遂默伏乞

皇上俯諒臣愚雨露雷霆惟天所賜臣不勝戰

懼惶恐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上奉

聖旨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率

連揣度揆于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

俸三個月該部知道

福慶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爲 朝廷

之信義難輕 宮禁之舉動難褻仰乞

聖明急割小恩以昭大斷以慎大防疏

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所以謹其始也而
于左右近習爲尤甚履霜堅冰漸不可長所
以謹其細也而于內外防維爲尤甚我

皇上御極以來早朝宴罷廣採博收無事不善

即近者于魏進忠之濫叙旣收

成命于奉聖夫人客氏之出復不逾時一時臣

子無不歡喜踴躍羣舞而頌我

皇上英庥之性終始不渝信義之昭四時不易

從此近習無不肅清乃昨忽聞

皇上復有宣召之命仍令客氏進宮諸臣得之

爭相疑訝豈我

皇上真眷眷于乳哺之恩而不忍一次哉臣于

客氏之侍

皇上誠不知其何狀第即

皇上近日宣示之言及外庭所以揣度客氏之

行計不過以推燥居濕之勤告勞苦于

皇上之前而已計不過以婉戀煦綸之態効慰

懃于

皇上之側而已計不過以巧伺顰笑之智善將

迎于左右以嬉諧諂諛之習工媚悅于燕閒

而已夫此數者微勞薄行有何足恃客氏而

得以此蒙優卹于清禁飾錦綺于周身 賜

重土田名班一品所被亦既奢矣乃猶欲又

圖內侍戀戀不舍客氏之意欲何爲乎臣聞

小忠者大忠之賊也小信者大信之殘也獨

索進者藥石之所不能膏也便嬖習者忠謹

之所不易入也以我

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 三宮之內叶吉承

歡而乃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謹日進于前令

色甘言日陳于近將恐心移于燕昵者或反

覺淑慎之疎念動于細言者或易開詭構之

費即使

聖明天挺究竟終無此事而顧此倖萌曲竇豈

四郊多難之日所當親近習細娛豈弓劍初藏之後所當近婦言女謁豈聽受經史之時所宜分玩惕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有皇上誠瞿然省念惕然猛思則凡客氏之所以取憐固寵者方將厭且棄之不暇而何乃日習日親至褻清禁之嚴爲保母報勞之地哉且

皇上于客氏旣已用吉治行大小臣工共聞且見細民巷語亦各歡呼乃出不逾宿而寵命復臨兩日之間乍出乍入人且謂

天子成言有同兒戲 法宮禁地僅類民家無論

聖明之舉動有乖亦恐内外之防閑甚褻今旣無以信衆後將何以令人所關

聖政豈復渺小卽

皇上今日或謂堦前寸土不足爲意婦人女子束縛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切恩格便思逾涯從此而後狎暱亡紀漸成驕恣人之多言

靡所不至必謂

皇上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割小恩遂忘其私昵之謏費孽漸起寵競日繁

皇上于此時而始悔今日之優柔思始事之不斷雖欲追挽亦將何及臣誠慮此能復顧此輩之私嗔而不一告之我

皇上哉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權左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

祖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其

國凡此三君召尤致咎皆繇保婦主旣無終

彼亦自禍原其事始皆謂無傷迨乎末流遂成兩敗迴思恩寵反作禍胎往轍若斯千古痛息伏乞

皇上深鑒積漸之難開重念禁防之宜慎內

庭儼肅非可借以濫庇私人

主德剛強必不安于私加小輩仍將奉聖夫人

客氏一依 成命仍 賜出外則所裁于一時者似彰大斷而所保全其終始者實見深

恩所謹于客氏一人者似小而所昭示于天下臣民者甚大臣用敢不避斧鉞謹吐其愚

惟願

皇上蚤持明斷立勅施行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奉

聖旨

頌天履

卷六

禮部

四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爲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謹據風聞直陳利害以遏奸萌疏

臣嘗考 國家典制各有所司毋敢輕亂况乎軍旅重寄內則有閣部主持外則有撫鎮專轄下則有臺省部察可以從中効用從未以內臣而輒與戎政且以邊關大事機密重情而敢以貂璫小輩闖入其中以自託于天子之親臣者乃日聞外庭相傳欲遣太監劉朝分率內操諸璫巡視榆關犒勞諸軍若有似于古之採訪使者臣聞之未敢深信使果有此事俟其僕馬戒途而後爲規正不將爲既往之諫乎用敢不避斧鉞畧吐其愚夫皇上重念關門賸焉東顧皇皇焉爲奴事屢慮也此誠

皇上神謨獨照遠出諸臣謀國之上者也然使皇上果留心于邊計則當日召諸大臣而與商確問其將士若何整頓兵食若何料理令其

日進一籌時與行邊樞輔互相參決邊圍大畧不越此矣而乃議遣內臣使之巡閱此爲何意也哉此必左右近習有倡爲言以惑聖聽者謂外臣奏對欠真不若近臣目擊可信以此欲動

聖意欲以佩刀擐甲自賣勤勞衣蟒圍玉炫耀都市此其自爲計誠得矣寧無褻

國體而傷

皇上之威靈哉

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卷二

三

皇上既重遣樞輔暫扼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奏其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耳目若視重臣尚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一也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可擇何至命及中涓若視外庭一無可遣之臣此其不可二也即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承宗撫臣鳴泰圖上險阻列爲御屏豈不可據何必

待一中使之言始爲足信此其不可三也然此猶論其大體也臣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騎從必繁侈飾軍容喧譁道路張皇大衆有駭觀聽一害也關門尺地食物單殘諸暗樵杳置詭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絕百寮中人責倨輕輿抗衡體統易褻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輒信易疑掇拾邪言恐滋虛偽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獵頌聲希圖紀叙起材官微倖之心來兵伍粉飾之想五害也近得軍兵立威賣重自明得意賞或虛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有孤衆望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德念熟鑽穴情深謬結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旣衆弊孔易開財利相親唾涎必起徒滋損耗有傷實惠八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多端疲累窮民驚殘雞犬九害也有此九害顯在目前矧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之行習與性成一預兵端如虎傳翼彼旣自

頌天體錄

卷二

四

侍有威兼之與外相習或謬探夷虜之虛信
或妄陳經緯之邪言自託方畧因而市寵漸
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巡探之使漸乃
謀執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疆
場之事以腐豎而品薦文武之才邊釁緣此
而生軍政從此而壞人心緣此而灰此之大
害直係

宗社念及于斯毛髮欲疎安得謂今此一行僅
同常遣直聽其逍遙往還伐鼓鳴騶爲一光
榮之快舉乎哉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
政事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今乃欲破壞
祖宗之法初開弄兵之端自此以往何事不可
倒持何言不可憑竊奈綱亂紀芽孽叢生此
臣所爲大懼而不可不言不得不言者也昔
漢中常侍侯覽輩妄干朝柄恣行威福毒流
縉紳遂有清流白馬之禍唐天寶末魚朝恩
玩弄國政妄自尊兵釀成安史之亂宋有童

貫頻年用兵自號太師出入專恣遂來夷虐
我朝土木之事禍繇王振正德之季亂起
逆瑾此皆已事彰彰較著若不禁防此實預
行遏絕恐此輩無知習爲故事釁亂之作其
來非小我

皇上聖齡日壯聖德日明一切軍國機宜正須
面與大臣親自裁決即有小誤不妨臣下互
相規正又何用此趨踰小輩而與之商畧
國家大事哉臣既得傳聞不敢不以直陳伏

乞

皇上鑒臣愚忠即將此行

賜罷毋令宵小得借軍前生端起事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四年 月 日具題奉

聖旨

頌天監筆卷之八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賡

贈太常寺卿謚忠介周公

公諱順昌字景文別號荻洲直隸吳縣人登萬曆癸丑科進士六年節推四載銓曹出入京華唯一肩行李涉歷宦途止廿歲山田寒門布素蕭瑟藜藿賢名高月旦清望滿天下剛腸激烈屢經面叱權姦使氣昂藏恒自心懷忠義天啓

甲子之後

熹廟以冲疾居深宮致移聽睹于中涓於是羣姦類引假黨錮以網天下士圖逞不軌魏給諫大中以首攻逆璫被逮過吳門浙直士民咸不難減血 明廷以白其冤公以有道之悲爲度遼之耻惟不得與之俱赴大理爲憾遂爾許婚屏遣以壯孤臣忠膽其羣姦之側目尤甚及憐誣黜之撫臺製峻詞以觸織監乃逮其妻矣緹騎逮時卽收束書籍拜別宗祠徐題僧廬快頌

禁止妻兒哭泣毅然登車合郡士民追隨閭市

執香號呼聲若轟雷拔轅叩道與情共憤鼓譟

奔擁攘臂爭登欲毆官旂以排難仰遵府道之

開諭公乃鞠躬謝衆云原係不才故遭天譴與

若輩無干倘有所損反致我族滅也衆方帖然

允違護不散撫按兩臺許以明晨出疏保留府

縣面慰無煩爾衆紛囂聚聞 朝廷有法官府

有方今汝等欲何爲是將遺害周官爾等亦獨

不思保身乎衆意稍解隨送公于別署安輶而

罷越四日由夜半奔命人不及知輕舸如飛而

去至下鎮撫司彪惡許顯純極刑捶楚誣賍拷

比骨斷皮開血濺肉飛面如土色身無完膚公

惟齧指睜目不聞哀乞之聲祇是罵不絕口顯

純恐逆璫移怒于已盡捶落其齒公猶噴血大

詈有張睢陽之大節天日爲之無色時有好義

者閩中舊治士民吳中交游嫺黨一時醵金錢

代其完贓冀其生全而公已被緹撫肆毒隨斃

矣臨死具短章所以屍諫焉獄卒見而燬之惜

乎不傳及奉 旨領埋惡弁故置之獄底遲留
數日皮肉已腐無寸絲掩骼面目俱消止見頭
顱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見之膽寒股栗有
人心者無不爲之腸斷掩泣也士民追慕不已
製詞弔之者盈帙幸逢

聖明離照當陽日月重光優卹忠魂寵賁泉壤
贈公太常卿賜謚建祠廡子入監讀書學使者
疏請祀公于鄉賢福閣亦請祀名宦俱奉

俞旨得列 聖宮俎豆公真不朽矣

賓三版堂

卷八

書

周吏部紀事

張世偉曰吳郡周吏部真千古間出之人被逮
而小民千百人爲鄉紳持香跪冤哄擊提騎至
皋礫不悔真千古絕無之事吏部死詔獄甫一
年所而

聖天子登極徧卹冤死諸臣吏部以六品官超
得全典羣情具愜千古冤橫之伸真亦未有若
斯之捷速者也宜得高文鉅筆照耀史冊又必
得鄉里知厚能通其志考其世之人按次本末
克佐傳史偉愧無似然以臭味之雅粗識去取
草創其何敢辭竊惟世間名賢有累牘不能摹
其精神頰益三毛乃得之寫生點綴間者卽唐
諸忠臣義士入韓柳兩大家手筆何限而張中
丞傳後段太尉軼事獨炳煥千古讀之凜凜有
生氣豈非提要者易工鋪文者難肖耶偉才不
足差擬及觀唐記司刑卿徐公如潘主簿好禮
盧舍人若虛深有意其爲人極筆闡揚不以記
傳而以論稽考時地設爲問答確不得與尋常

持平者比心竊慕傲節樓所見著之于篇更其
端爲五集其成有七豈云遽探驪珠第千鱗甲
爪齒間當不至未親生面耳昔唐史載鄧侯傳
寂寥不稱司馬公通鑑多取家傳參入張中丞
傳舊史亦不足觀新史採李翰傳及韓書傳後
成之今偉言斷斷不阿操筆者毋以非其人下
遺於

聖天子桂卹之全典考厥本末庶幾足備萬一
焉

忤闕始末

人生麗于五行卽有相剋相制相勝相害之數
存乎其間天生地成而不可易如周吏部于羣
闕是已吏部蓋生而與闕忤者也司理福州玄
黃戰血戰勝登朝乎號夫決一蹶而墜陷穽摧
拉返于物極覓見消雲陰陽互爭無往不復豈
不然哉吏部成癸丑進士任福州不半歲值稅
關高索之變至劫撫院質二司吏部以司理署
縣篆獨倡議鳴鼓聲罪不當率率詣稅解請命

其時視江廣抗闕諸臣例得逮蒙

神祖特不逮且撤闕吏部遂得畢任以異

今所稱官 國家再更大故

光廟德政決不崇朝循至天啓甲子而闕禍作
作繇魏逆忠賢其夏楊副院漣其疏數二十四
大罪攻之始疑走險繼則乘墉冬十月乃異肆
盡削楊左等諸大臣官且議逮甘心焉而吳撫
周迦疏攻闕黨併被削故事撫院行必有送序
序無敢屬筆者吏部奮曰削行最榮如周公可
無贈耶亟具稿略曰人臣之去留與國家之治
亂每相應巡撫大吏天子不輕議去况議削更
以參屬削也雖然能奪公以官詎能奪公以名
乎公去而郡邑守有所顧忌不敢以身殉瑞繼
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羶翻一成之案而卽
今因公恭得美官諸人亦色沮心怵負世大詬
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必以察吏安民捷特乎
震風凌雨之中謂公以削去報

天子可也文成無不嘯指吏部憤發頓叱自如

時緹逮紛出自楊逮外如左如魏如周如袁如顧皆逮而諸君子中魏給諫以清節特相引重過吳門時許女字其孫言路謂得爲奇貨疏極挑激得 旨削奪吏部閱疏語知中怒深禍不止然久之而相應和羅劾前周撫疏中逮斃者則織閣李實疏也故曰吏部生與閣忤若相剋相制相勝害而不可易也張世偉曰偉交吏部晚契在已未爲福州最召時相與言稅關事指董司空記非實錄偉初謂和解抗執不妨互濟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

楊廷選

二

吏部序嗟乎以其時考之可矣時蓋乙丑癸亥也履霜堅冰有漸獨狂風怒號排山倒海無漸蓋先時衆正盈朝醞毒未發一得外廷宵小之助潰決稽天不惟庸人啗啞卽素號慷慨者敢一字斥言邪吏部此時奮筆正非天結其性奇其選以與閣抗不得嗟乎名以之成禍以之興殆斯序也夫殆斯序也夫稅關事在往時吏部別有紀不錄錄其係近事者

逮行始末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

楊廷選

八

天啓丙寅三月朔越五日邸報見 旨從張侍御永成疏中波逮江陰繆翰林吳江周侍御卽日官旂逮周者至郡止西察院越五日開讀先期索賄逾千金讀時侍御伏受詔梃械加項絆手足又二日賄足乃行金鼓導前驅侍御因服步道中官旂乘輿馬夾之旁觀無不掩泣爬搔癢心心知魏逆所爲與 朝命逮訊人情迥異嗣是無日不相驚以緹逮輒曰某日某時復至矣又曰某日已駐某地矣又曰某日至逮某某

矣大率指逮某某皆一時名負忠義被削奪者且意之曰魏逆將爲所欲爲與諸奸謀盡殺天下不已附者而後舉事其說大誼諠指周侍御事爲證又曰侍御行至某所毒死棄屍某所總之矯旨無俟獄訊民間多信之至月之十五而逮者復至漏下一鼓吳縣令陳懷牒詣吏部吏部慨然曰吾辦逮久矣因在籍削奪不得控尺五紵所欲言爲憾倘因得上書或得責數當事使諸奸知世間忠義男子不可盡殺則一死尚有瘳乎自榮厥行詣逮所不以昧而以明士民千百人哭從之呼冤沸天俱不知所從來到處塵聚風日慘澹沉霖浹旬天意亦若與應者吏部初舍縣署衆從之縣署日立語對千百人稱說古今忠義勗勉後進毫無倦色謁而出者謂吏部不惟却恐怖併絕念惛獨以滿腔精誠庶幾電光石火之一照然而斥闔愈甚豈真望尺五上自有天聽邪撫按擬卽日開讀官旂責賂如周侍御時數未易益遂定十八日午刻吏

部從縣署出執香哭者填戶溢衢從之西院則諸地方官皆在博士諸生亦在諸生抗言兩臺宜䟽救惛不應官旂叱速讀且手琅璫柎械作勢將加吏部衆執香者哄起官旂拔劍擊或從後擊得乃跽請命擊者斬之曰前傳逆魏矯旨真矯邪官旂怖死唯唯衆益信誼傳語擠排哄擊有死者是時諸士恐重禍吏部皆先出吏部不得兩臺命不便出郡縣論衆出則云必返吏部于家乃可嗟乎愚民不達事變吏部不能要若使來能徇若與出邪兵使者翼歸空署中迄申哄小已次日兩臺合䟽聞吏部日請臺檄護行聞道歸死司寇當事不敢任且慮行時復變郡縣守令宿相信者就吏部共謀祕之居有頃以子夜出胥門別爲僞飾出閭門官旂踉蹌趨無復前與馬鼓吹景象亦會陰雨衆不及聚乃得達時月之二十五日也張世偉曰偉讀史有所弗信弗信得人心異甚無間男婦愚黠者彼爲邦牧守相或然何足大怪獨怪婁鄉紳得之

吏部筮仕未久七八年在外其爲德于鄉者三
四年所耳算器飲食不能有所贏于人卽時爲
伸抑哀益所及幾何一朝忤闕逮訊所犯非尋
常仇對也舌出禍入然而窮巷華門或爲發泣
或爲孺慕蘇蘇相對掩袂壯者乃不勝拳洵奮
臂遂爲戎首則今駢斬五人足已五人生平無
稱鄉黨亦未達姓名于吏部卽顏姓稍稍著聞
不過市井之俠諸同志不死而令若輩死邪僉
謂此舉殆有天意變聞而逆闕改計擬數月鏹
除者以累年漸除之迄闕死緹逮無聞焉殆爲
同志諸賢愁留如綫偉謂不然吏部之潔守峻
節坦衷篤誼其得心真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斬
頭陷胃之五人不足表發泣孺慕之樂吏部得
此死而名益光耳雖然總一天也天祚社稷
借吏部以激衆憤見天下忠義之不可盡除也
予以阻逆闕所欲爲顧不大哉

獄斃始末

吏部間行之卽日衆擬臺疏先報行期乃不報

行期而豫報擠死姓名且緝諸哄擊者人心皇
駭說言益與士民鳥獸竄竊故不敢多及亦日
榜散烏合衆弗信信心所自忖至閱月訛旨傳
而城中幾空其半矣顧日博額非望爲吏部祈
不死月之十八日距前事匝一月竟奉寬

旨大率言周某逮到當酌議小民卽日解散寬
究蓋闕初聞變亦甚恐恐阻絕租賦地不便爲
所欲爲鄉衮家近懼延若誘吏部到京卽可從
容塞責者衆喜紆死漸弛有識仍憂之意當時

須三層生

宋八

書

二

闕審懼變臺疏固以民情請閣議固持之不輕
下諸大臣言路固以爭微天之幸卽時事或不
遂拉攏而闕焰障天時有是哉且臺疏再上三
上言漸得首事姓名地方且靖闕愈肆無忌月
之廿五日仍下吏部詔獄距行時亦匝一月
廿八日刑訊如常坐贓二千金再訊增千金
特旨如前獄死七賢卽獄追比家屬以比納懷
金入見吏部坐獄庭中慷慨厲聲滋甚後得死
更慘語其瞿給事業御史疏中未死前五月六

日適值王恭厥之變時獄情正急忽黑煙起京城墮廟亘墜王恭厥敵故著硝黃害中火無從入得天火轟震飛駭橫空遠及大內獄所距五六里許墮石折柱亦亘黑氣應之是日圮屋以萬計傷人以千計上天示變極異縉閣者輒指藥發獨王大司馬疏請議獄緩死且明指詔獄當移壯一朝天宮災爲京師第一祝釐地禳火得火都民大譁擬闔容有悔禍心諸賢可不死而閹悍甚諸媚者諛亦益甚乃更不如蘇城民變聞也不日諭帖出概駁前司馬疏于吏部不言賊顧多深文衆擬定死矣死爲六月十七日蓋不死追比先一日閹呼許指揮語出卽其夜死死狀獄祕不詳大約臺省疏爲確慘甚亦不欲詳也張世偉曰緹逮民變固也五月六日之變獄繫多賢都人多歸吏部何哉蓋吏部增賊疏下在三日起限追比在七日天變夾出其間而賊加極廉寬易上口人人首指之良是獨異目擊號冤臺疏不及一字也雖然自

來閹禍無極斯時者地方官皆有死憂奈何尋常望之 中旨詰責渠魁臺疏卽指五人者應筆無刺語卒以臬縣結案未可抹此苦心獨謂此五人何歟吏部死六月十七喪以閹六月廿七日抵家舟行不四旬七月朔天乃大風風起連雨後自東南掃西北近海淹千百家水騰湧丈餘山中百餘年木偃仆殆盡大耋之老所未見也七夕邸報至兩臺諸公共祕之衆疑叵測所指目諸紳矜各辦死法嗚呼危矣幸郡守冠衆素所仗稍露其端得小安然至五行法之期人號鬼泣蘇城真岌岌乎殆哉嗟嗟令風旱三日吏部舟浮駭浪中卽歸骨不可問且京都異變何與此風前後錯見也一小臣死而天人互徵吏部足死矣

捐助始末

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而史臣論贊亦有稱蘊義生風者然則義而不風亦其義之末主也吏部奮乎一世之中而士民蒸蒸至捐其所甚

惜意者殆有風焉初解福州任時弛裝可百餘金雅不欲覓牖語人稍斥故所職舍傍矮屋二楹灌木讀書其中人謁之每坐談久清風颭颭無不惘然自失者衆計司理原非適官然歲時屬縣有餽奉委行縣有餽最召時諸寮各屬有餽卽署篆無繼淙何得盡謝餽遺令交際都廢哉然吏部司理時寧得簡亢聲諸餽不啓緘立授刺辭無令入門內者雖大忤稅關因關併忤諸當事而無可誰何亦繇清聲流聞故用異等

公天胤
八

竟擢吏部自來吏部諸司有不通書費得者乎且當時非有肺腑交扼要爲之推亦非有聲氣交居中爲之挽徒手得異擢宿習幾爲一洗汪部操不加厲第當瘴地操愈見餽遺數亦愈豐不啓緘刺辭名亦愈著先時諸司初入部時循默養重莫敢撓言得失吏部一無所顧于邪正消長名實混淆之際極口別白時時劑以和平不輕左右袒以故名碩委心諸稍異同者亦隨聲和之無不稱廉平吏部焉天啓壬戌七月

予告歸歸止行李四擡取道中州交際贈遺不啓緘刺辭如故歸弛其裝無異司理時也性喜急窮交緩急無所憾然每以囊空羞澀止不三年而闕禍作緹逮至時囊無一錢官旂京邸習廉名私訪其所居見陋巷數椽湫隘甚詣心大減會闕城衿紳及諸不識姓名士民無不懷金錢詣縣署投贈者不日得數百金吏部奉命親知籍記之官旂聞乃更索重賄屢淹其期賄日益增衆怒亦日益積不虞屆期決裂如是也六

士民向風慕義捐其所甚惜豈安然厭若屬察邪張世偉曰偉竊疑世界盡爲金錢世界也卽今

聖主加意洗刷欲挈穢濁而清冷之不審視近出都時其所懲革幾何私謂吏部不死仍佐統均之任予以領袖百寮風動有位盛治不大有光哉夫金錢既世所共惜第用爲趨附資不惜耳輸貨博禍愚夫不爲乃至填壑靡悔父勉其子妻勉其夫尋常居室間思議所不出也吏部

前爲傳言諸不啓續判辭者亦有籍記叩其齒與遠近輪助正等嗟乎同一金錢也曩受爲趨炎附羶之資今助爲旌廉表義之實天道往復不疾而至亦真有司之者邪往兵使得詔獄懸生賦數感額對郡縣計無所出詢有田宅可轉易否郡縣曰田不百畝宅則現存兵使更感額曰此蝸牛居堪直幾許卽司理歸所斥旁舍是已式其廬想見其人應不乏聞風興起者然不可謂非寢丘遺意云

枉奏始末

吏部逮在丙寅三月先一年乙丑八月四日得倪御史劾疏凡邸報抄旨每先全疏再日獨此疏先疏後旨疏言吏部貪橫著聞出都丹抵潞河貨重舟沉白銀浮露笑破人口又言汪文言杖逐歸廣陵周某某舟造之又魏某逮過蘇歡飲十日以女許婚其孫深相結而別他誣不足言茅許婚一事爲真取觸閣忌旁觀皆慮不止削奪者吏部初見貪橫等語大憤噴口肆詈

欲籍行李數并覈道出河南從陸不從舟具疏辯因發舒素所欲言陶逆狀如逮時後見旨下洒然曰求仁得仁正吾今日事蓋吏部自乙丑冬知逆閣肆黨偶得所謂黠將等錄閱之未列已名大以不與黨人爲恥坦曾受矢固亦無憾獨其伏機太毒如目中尚有朝廷諸語閣方謂舉世草靡而聞存崛強如斯人者乎卽御史一疏中有就撫按坐贓者皆無恙而獨逮無所坐之吏部可知也會御史別疏論御史夏竟逮死夏蓋先年杖閣所愛小閣故亦授意焉吏部每對人曰倪御史異日不當抵夏御史命邪語聞固已曉曉未已而蘇有察處甲榜觀補上林簿授身御史幕中滿用吏部爲贊相與引繩批根其事日構後羅入織監李實疏除繆周先逮外與巡撫周左都高御史李黃先後俱不免張世偉曰倪何人斯卽京師所傳百叩御史者是開罪門軍崔孚受責百叩頭閣增賞之此疏殆其謝過質邪所傳汪之爲人想亦古朱家流

奉者死權不足深論一時名公卿交之稍貽口實獨吏部無一刺通也聞汪頗心恨乃亦撫入疏中邪字魏千古高義古人割肉西市之中奠酒棗街之下真千國與未聞蒙私議也御史雖甚糊心豈情于此直非此不足大觸闇忌殺人媚人小人固無不至耳若白鏹浮露等語識者置之一喙雖然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夫奸雄欲爲所欲爲者必令人手足易置頭目旋舞而不知盛世有此章奏豈細故哉何怪乎織閣應和悍坐居間也

後序

偉紀吏部事粗畢而茂筆自問也生平不習爲謂每舉人躊躇四顧惟恐溢情無當者紀吏部津津言之而不能達所欲言且覆按其言而覺未肖也何哉真能爲人死故能與人生存其吏部謂稱當許婚給事時據閣焰萬無生理自謂爾日真可代死語偉非貿然爲之者然與給事清節相許其襟期未全委

也自吏部逮死後偉同人每相聚間輒自愧云吾輩不審于世情交態何如然何敢擬吏部令易地而處臧洪同日豈再計哉且吏部死與前後諸賢小異諸賢履尾在先剝膚莫避以死殉

國亦事勢之無可奈何獨吏部身在局外養高待清何所訾其品望顧不死不已捐糜七尺以係九鼎之一絲也當時輟蹄北上間有造廬問訊者聽其慷慨議論或毛立若履積雪或汗浹如覆重裘蓋舉世喑啞一人昌言雖得禍最酷而

國家神氣所留寧直千百之什一哉讀漢黨錮傳仲舉爲君之末元禮作俊之首汝南孟博齒爵不及諸賢獨以義憤倍人生光黨藉不啻凌陳李而上之及觀埋骨首陽數語則清風寄脉可知卽此知吏部所處矣嗟乎漢祚與黨禍俱盡今

帝命不爽

聖主當陽戴盆見天猶之反掌

皇明非漢唐可幾又非其章明最著者邪吏部
名順昌蘇州吳縣人今贈太常寺卿稱吏部
者不獨以生時始終之職偉喻人也退不辭
諸賢之禍進不藉諸賢之榮仍其故稱追痛
往事徵信止此耳若夫稽譜系詳謚號高文
典冊垂之無窮以俟載大筆顯當世者偉何
容贅焉

崇禎元年戊辰秋九月九日古吳張世偉書

于百花洲上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送應天巡撫

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南歸序

夫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
每相應而况鎮撫大吏

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
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于正論失職于
疆圉者

天子弗輕議去如縣貞周公今日之以譴去殆

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強項

公二月

名

公

三

故開隙于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

之柄可容若輩操邪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

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死

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

顧也特疏上聞蒙

天子譴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

故被譴以去

天子即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

益高于公何悔惟是公二載德政幾同覆載

且歲值大祲苦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譴去也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心沮心怵負世大圻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于震風凌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于我吳者正多而于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以一去報

天子可矣嗟乎玄黃互戰門戶橫分吉水先生以一代羽儀終爲左右宵小所抑弗獲竟其大用嗣後名流正學寥落若晨星摧殘猶霜木求奇節異材于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予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于公之以譴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

論已近觀二正之季僉壬弄權衆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謫成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不譴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慙直抗虎璫方張之焰幾爲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于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贈太僕寺卿李公傳略

公諱應昇字仲達別號次見直隸江陰人中萬曆丙辰進士生之夕父夢日升于天故名公生而穎敏出就外傳過目不忘習戴記師命其自解析疑剖微宿儒不及摠帥應童試學使者拔之第一卯辰聯捷謁選授江西南康司理公身為刑官用意一依于仁厚律已清嚴公庭如水出其緒餘陶鑄多士紫陽白鹿之墟乞盟牛耳文韋一編流布海內戊午分較省闈所拔皆知名士最後從詩房搜遺雋得張公斌卷竟錄首榜蓋主考慈予成公重公欲得元于本房也後張登上第服公藻鑑辛酉分較粵東所拔一如豫章奏最拜福建道監察御史時南臯鄒公元標藍石孫公諱景遠高公攀龍後先總憲雅與公善公管章奏凡屬國家大政必就公商確本科奏議必托公代草人稱其有風裁公望重西臺爲宵小所忌每入朝上殿中涓爲之側目逆璫擅權公草疏十六事欲上矣爲楊公建

所先故繼楊而劾璫者公也萬公燦廷杖公往朝房視之又上疏申救人爲公危南樂驕恣失儀公袖中彈文持論侃侃讀者吐舌以爲禍且不測初擬廷杖一百賴蒲州力救得免僅奪俸二奸銜之欲殺之矣有曹欽程者以貪察處竇緣速化公條陳疏中言墨吏破甑如鷹思攫欲著爲定例勿復轉民牧以防其肆虐欽程遂恨入骨而無其因迨高公叅崔呈秀疏實出公手呈秀偵公赴席暮夜候謁長跪求解公不爲動于是欽程迎合呈秀論公奪職矣公之歸也足不入城日以娛親課子爲事聞魏公大中逮泣語其父轉貸百金以贈之蓋公居恒守不自專之義手不留一錢也丙寅羅織撫臺周公起元一案緹騎到常士民叫冤者以千計一如蘇之所攀戀周公順昌者幾至鼓譟藉太守曾公櫻曲爲曉諭又以公拜求始得解散公慷慨就道士民執香以送兒童婦女無不流涕此豈人力致哉可以得公之槩矣公孝友性生忠

貞天植與蔡洲周公等同死 詔獄天下冤之
公以前一日寄詩別親遺書訓子可謂死生不

亂從容就義者矣

今上御極盡誅奸逆贈太僕寺卿蔭子入監讀
書貞冤慰于九原芳名垂于萬禩死且不朽

澹因居士撰

頌天廬錄

卷八

附錄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題爲罪端巧于

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君之

罪以仰祈 聖斷疏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

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

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

悟

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

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

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 溫旨先下羽翼四

布謬曰孤臣忝職無忌諺云忠赤不知誰爲

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大忠賢非不欲辯也

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

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爲之辯則

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

關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議動輒譏說親裁昨聞忝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

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

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爲王振劉

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大馬而反以蓄羽狼厚益其醇釀而輕于踈藥石譬之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歛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爲

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即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

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籍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其上

九廟之靈將必殛之况于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者哉嗟乎

君劄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
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徒謝遷者恐并不能爲
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
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上

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又來瀆擾姑不究該部知
道

卷八

七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題爲懇乞

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
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
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都顯號龍逢比
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
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所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

三光黜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燦以一陵工補

牘遂觸宸威然恭誦明旨一則曰從輕

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燦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

死意燦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燦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填
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
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
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瑞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至于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爆冤而深爲

皇上寬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己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忠挾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視辱身死

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

虛名也全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魏徵所

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

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誦不滅

而世言莫違孔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興思矍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勢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侵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

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興遜恩天怒而
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于上也

天啟四年七月十一日上

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續擾該部知道

附詔獄詩

仲達

郡中別徐元修

相逢脉脉共妻傷
訴我無情似木腸
有客衝冠歌楚調
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州高士舊知聞
如水交情義拂雲
他日清朝好秉筆
黨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
是慘民雷霆驚下
土風雨泣孤臣憂
患思賢聖艱難累
老親生還何敢望
解網頌湯仁

聖德方虛已恩忠
敢瀝丹慙無一字
補空復數行彈臣
罪應難赦君恩本
自寬妻妻楊柳色
誰爲問南冠

潤州別貢悅茲

莫說蒼蒼非正色
也應直道在斯民
憐君別淚濃於酒
錯認黃梁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
一髮餘生不可期
回首轉差

鴻鴈影斷腸初信鴛鴦詩白雲渺渺迷歸夢
艸凄淒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研好將犁犢聽
黃鸝

述懷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
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
事千言罪業殫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飽
供餐

鄉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頃刻全 八

身名到此悲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却怪登車
攬轡者爲予灑淚問蒼穹

鄉縣道中有感

春申好士祗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
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青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
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道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一
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
首問蒼蒼

宿利居

日暮停車塵滿衣諠譁土語是還非祗憐歸夢
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良鄉呈大兄

長途連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
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

此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
艱難甚莫遣離憂減客肌

兄自料生聊煖眼我惟料死總灰心雙親但有
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壘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端他日蒙恩
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亡前一日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絲絲循省業因微假息餘寬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著緇衣

又六月初三別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爲手足鶴鴒原上了前因

付遜之兄手筆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

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絃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于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噉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未見吾今日因服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磨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

可上物不可凌此宜儉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有基業皆祖父母苦若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推田百畝至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内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厲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能盡養他日伺祖父母千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贈太僕寺卿黃

公諱尊素字白安浙江餘姚人登萬曆丙辰進士初授寧國府司理剛介不阿氣節凜然挺立高標清操冰鑑人不敢犯勢豪懾服壬戌考選除山東道監察御史侃侃直節自持稱爲鐵面疆項臺中未踰一載而疏凡十三上悉中逆奸之隱惡時魏忠賢與客氏表裏爲奸形已厝火勢必燎原公預抱隱憂因災異示警直陳時政得失謂阿保重于趙魏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參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當奉

嚴旨切責此甲子三月初六日疏也至毒敵方張漸不可制於六月初九日復上

聖斷不可不蚤一疏謂忠賢與其私人柴柵既深螫棘誰何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即于戈取之亦難請

先帝嘿察人情自爲國計即日罷忠賢厥務於是忠賢不殺公不已公亦自分必死而後已也至七月初十日業已杖死工部郎中萬燦人

方膽落魂搖而公首上士氣已竭一疏抗言論救直引王振劉瑾爲率而畧無忌諱此其時何時乃敢言人之所不言能盡人之所未盡是非進切

宗社安危之慮退忘身家性命之憂指奸人借廷杖以快其私將爲所欲爲而禍移諸國且曰生臣死臣勿敢計而逆璫殺公之心益不能須臾待矣時尚衆正在朝雖逢所甚怒不得不同燎死者皆諸正臣救護力也未幾彪虎縱橫有希旨逆徒爲忠賢義子曹欽程首發大難

于內腹心李實羅織無端于外交口蟻誣取中旨如寄候而削奪倏而逮繫矣時值緹騎激變于姑蘇留滯不前公聞之即拊心自念忠良總人臣之義生死皆

君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臺齋本步行至京就繫迨下鎮撫司打問許顯純崔應元承順逆璫風指酷刑嚴拷體無完膚誣坐贓銀二千八百兩公之長子宗義適貸鄉人之游賈于京者暨同

年門生差足交完而殺機遂決矣一日獄卒告公曰內傳今夜取汝命汝有後事可即書以遺寄家屬公乃于三木囊身之時北向叩頭謝恩從容賦絕命詩一首而公畢命于是夕矣噫黑盆蒙面巨索縋臂何等奇慘而猶以病故欺誑于

君上何其冤哉幸

天心厭逆惡貫盈溢而誕膺

聖天子奮殛元兇即優卹善類贈公太僕卿廢

一子送監讀書存歿俱榮傳芳百世矣

附詩

正氣長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鴈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泪惟取忠魂泣觸懷

山東道監察御史黃尊素謹題爲輿情不可不孚 聖斷不可不蚤疏

昨臣堂官楊 叅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臺省諸臣公疏卑疏相繼而發此豈要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心即通國孩穉婦女之心也憲臣爲忠義所激不顧其身而先爲發通國孩穉婦女爲幽隱所隔不得其言而無可鳴天下之人情如是夫豈有仇于忠賢不過爲

皇上惜威權爲

祖宗愛成憲爲

宗社計靈長必欲清

君側而後

皇上安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臣前災異一疏

謂阿保重于趙嬖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

慘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此中已有微

言之者而遽逢

嚴旨夫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播撼中外而忠

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欲提即提欲陷即陷表裏之形已成而道路之間以目

皇上試計之天下有權璫權勢竊弄威福而到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子奪彙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洵人情無不欲食而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

皇上之意必以爲此猶曲謬可用也而不知不曲謬不大無忌必以爲此猶在駕馭中也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未有舍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爲聰明自爲理道者也

皇上臨御數載僅僅發軔而舊宰執舊銓憲舊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爲宰執爲銓憲爲言官意氣消阻無論攀髯逆鱗勢不憚遺一老而若鷄若鶩相顧不願有官異日誰爲燮理誰爲禦侮誰爲效鷹鷂之逐誰爲去肘腋之奸者

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於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餘力夫小人爲惡往往畏

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皇上視爲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獲片語單詞之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于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轡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于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嘿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仇而繼皆以

皇上爲注柴柵既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

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閑薄示惟益所謂以生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其疾

九廟有靈眾怒難犯此時即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道害之乎尤可異者僉書陳居恭亦憲臣參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

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冠不知爲黎丘之假子戲場傀儡迭施線索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照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裏聲援么麼結隊此猶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瞽沙礫並進無惑乎朝端之上正人情邪人爲邪邪人亦情正人爲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伏祈

皇上嘿察人情自爲國計即日罷忠賢嚴務勅歸私第將傳應星傳繼穀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憤並抒

宗社靈長永必賴之臣知屢疏不足回天而亦誠不能自己惟

皇上蚤垂斷焉幸甚

甲子六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煩擾該部知道

又題爲士氣已竭死諫宜褒以明聖度之轉圜以開言路之鬱結疏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略執諸道而後止伏覲工部郎中萬燦因慶陵未完指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

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

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

皇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不懲創已耳而孰知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難肋半斃閣拿半斃廷杖

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事納言有誘之無阻之誠見進言之難也夫進言實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即言有不中或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即曹所奏雖言言碩畫土苴棄之言之不用身且臺粉然則天下

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視 國家之事
急于其生耳今燂死矣韓劄所載非叛逆十
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覆于 廷議鞠訊
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于壘閉
之左右箠撻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宦豎
在

皇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

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

輕用

公三服生

卷八

四九

皇上之威而怒詈而死于市者顛倒于一時使

皇上有殺言者之名而防口甚于防川者貽讖

于後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

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燂以言某事死可

不爲

聖明之一累哉向使萬燂循資積俸取祿養家

亦可以博美官亦可以享天年計不出此而

敢聒 宸聰敢赴湯鑊者夫其性豈與人殊

乎當日奉 旨杖燂之時以數十年之逸事

而突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鬼奪天日靡

逮狐鼠嘯張已知燂必無生理連日以來唯

聞 震霆今日杖某明日杖某而內璫聲出

吼聲如雷若有深怨積怒而必欲狴狴噬之

不死不已者且聞行杖之際凌轢金吾恐喝

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之是以 廷杖爲立

枷之畔而縉紳受市虜之慘辱士殺士有如

今日而今燂已死矣僅生尚未保也

皇上如目擊其情能不惻然念崔然動乎然進

公三服生

卷八

增卷

此廷杖之說者必曰

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

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爲之

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

忠臣義士從而掣肘必借 廷杖以快其私

使

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

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

隨移諸 國矣然則廷杖實非

祖宗意也且

皇上以人言不足信乎則天意亦豈無因前此

風霾地震無論已萬燬之杖也適與雨雹會

舊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御史會天意即自

難明何其呼吸奏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

足動

主而天意或有悚惕其間乎臣近見林汝翁被

杖之後傳國興旋奉 旨打一百棍水充淨

軍始知

爲天體任

附錄

大聖人作用原無偏庇而本體自是虛明若此

由此推之

皇上誠念

祖宗之重器爲宜凜凜承之則二百餘年養士

之脉不宜一朝削之萬燬已死念其志慮無

它追復前官仍照以死勤事例破格加 恩

使遺孤得以扶櫬還鄉則卹忠之仁改過之

勇燬死且不朽并自今以往綱釋

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而

仍其紕迹至于大臣當敬羣臣當體尤爲今

日急務臣言官也人有因言而死而臣官不

一剖明之 國家培植士氣有日豈忍一朝

遽奪也臣言至此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甲子七月初十日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月八日

頌天臚筆卷之九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

贈蔭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高

公諱攀龍字景逸直隸無錫人登萬曆己丑進士生平抗直忠義獨操由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謫嶺南錫陽典史公家居索莫潛心道義我足不入郡邑口不掛朝事一切家政弗經于懷凡交游嫺黨咸受其施村翁里嫗靡不頌德焉

光宗知其賢詔起光祿丞壬戌陞大理寺少卿轉太僕卿甲子拜都御史執法秉公糾劾貪墨御史崔呈秀之巡視淮揚賊私狼籍嘗寘于法奉 旨聽勘矣呈秀貪緣入魏黨媒孽反噬公通柱冠歸尋被削籍杜門著書築園教子與世相忘優悠以卒歲月詎意權姦不殺公不已乃嗾織璫李實羅入周撫臺一索勞駕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爲快也忽聞緹騎至焚香冰浴手寫遺表一通封固以授其子世儒囑曰事急方

啓之乃給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諒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靜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耳至夜半密起于家庭整衣冠望

闕叩頭而自投于園池諸子心恻不成寐亦密來窺伺聞寂無聲啓戶視之空牀絕跡惟一經燬榮在几間且哭且駭亟走池次爐香未散留別友一柬詩一首始知抱屈原之痛身蹈汨羅矣隨報有司卽親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神威凜然足徵忠烈之氣雖死不磨也越歲戊辰聖天子臨御特隆優典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諡忠憲廕一子入監讀書遣中書實論祭一壇公之芳名不朽其於士林有光焉

附錄

遺表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君恩永報願結末生

臣高攀龍垂絕書

乞

使者執此報

皇上

別友東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

臨終詩

三月十六夜高攀龍頓首



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謹題爲糾劾

污御史以嚴考察疏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

神祖四十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爲考察事節

奉

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

近來邇不遵行一弊輒回道豈人人盡皆

稱職無過者凡遇京官考察之時知如何又

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

頁八虛筆

卷九

題辭

四

有不稱職的即便參奏改陞不許回道欽此

天啓三年該本院題爲申明憲職事奉

聖旨御史回道考察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爲虛文

巡按所屬舉劾各官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

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一槩回道上下徇情

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

細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

卿以忠公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

承規例察吏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仍着

令開戴憲綱永遠遵行該部院知道欽此是列聖之明旨荷

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呈秀

陛下不以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嫌阿隱默初入院適見兩

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

一至濁清濁較然不別白爲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察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

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臣竊

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

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

多以賄無不薦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

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

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

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

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核失眞貪酷

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

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臣

列其賍私以入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廷

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掾給事中魏大中

且發其醜遺奉

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

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

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流于至辱御史巡

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

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

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

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

是掘山撼岳之感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

墻間壘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情伎之官故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

祈

皇上速賜勅下吏部議復施行奉

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

核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律呈秀着該部

看議奉諭

項氏隨筆

卷九

七

乞歸疏略

景逸

蓋謝應祥之推巡撫出家臣真見切爲人地

員缺于求應祥怡靜自守欲開此獎勸恬士

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別應祥會官推舉衆

論僉同已蒙

皇上點用不謂御史陳九疇謂其昏蒙謂其圖

謀乃以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給事中

魏大中也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悞爲

人使以欺

項氏隨筆

卷九

七

皇上則何敢欺

皇上以欺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

臣部院被含胡偏庇委曲調停之旨臣愧死

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

聖心報

主上知遇之恩又煩言亂政至重干

聖怒以傷

皇上平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

諫顧伏而思之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怒爲

之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
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焉得以討賊者爲誨君
爲誣君遂爲傷

皇祖之明遂爲傷

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
王大成以優人誤入禁地而以比張差張放
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主謀者燭
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妹進熟藥進
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矣
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

聖諭手授方相國乃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

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悞之者

侍御所以自悔爲人所悞也大抵臺下言孝

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

君父之義言

皇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

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
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野史氏曰三案惟景逸此書可以折倒要典
史臣之斷也然更以從容出之是有大臣風
度

子者當變憂齋懷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
霽何可更爲激聒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
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以黨之二字空善類傾
人國亦由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
何可別爲激漬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
職而失其職

皇上何取此失職之臣爲此伏乞

皇上卽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能其職者之戒

天啓四年十月二十日

卷九

野史氏曰高公景逸參劾崔呈秀而後逆黨
始橫肆兇焰遂諸大臣羣臣時議謂景逸一
參過激然觀崔後事真所謂大豕不食其餘
者參之正景逸之先見也曲突徙薪未致焦
爛講學所得不亦善乎而惜乎反逐之去以
召崔也

與兵科王志道書

景逸

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國
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思不宜爲
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

兩朝之事者不肖真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
說夫張差持梃美女代劍先進熱藥繼進泄
藥以紫禁青宮之中忽有荊軻薛政之人以
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
世之公致討于亂賊者重而責備于

卷九

君上者輕若謂隱諱則恐其事彰明較著中外
共知雖欲諱之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
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諱諱二字又爲亂
賊立箝口之法臺下卽不顧往事獨不慮將
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
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履萬古之綱常守三尺

贈兵部左侍郎周

公諱起元字仲先號縣貞福建之海澄人萬曆庚子鄉試第一人舉辛丑進士出餘姚孫少師鑑湖公之門以公才薦于當事謂可充庶常之選當事以公未投謁沮之銓選浮梁知縣鋤強禦親賢人廉威敏茂百廢具舉乙巳調繁南昌士民號泣載道攀留不能得棄無餘貲惟圖書數卷所存贖銀悉置學田修書院南昌之政頌聲尤著戊申內召擬禮部候考選爲某評事扶宿怨遂以媒孽公臺省察其誣交章劾評事公不進考冢宰孫公不揚曰周主事不考則評事重處考則評事姑罰俸江右縉紳共言父母必行其志是彰敝省子民之不肖也乃考授湖廣道御史壬子授職侃侃直言會攻東林道學之議起公因駁之大犯時忌丁巳出爲荊平道參議戊午之任值柳慶大荒斗米四錢既殍盈途盜賊盜起監司府縣皆罷去藩臬俱以貳員屬公署冢公力辭司事請就柳州至于兩訖曰荒

盜並告先急救荒而徐議殍盜于是請動支次年兵餉之半分官買米水陸立兵民遞運法即以米給其糈所過之地凡夫馬兵徒工食皆以米支給候扣工食抵庫有饑民求食即令保甲編號運米逐日給米于是兵民護官米不異已米稻種賊夾岸揭竿而行竟不敢肆掠復隨在設粥廠全活頗衆然後密除劇盜之不就撫者鵬勦數渠魁地方以寧撫院林公欲厦薦疏有全活數萬命保全十餘城之句願單騎冒風霧少飲食染瘴疫垂絕士民皆爲祈祝制臺許公弘綱曰民之所祝天必佑之果愈庚申遷四川副使未任適奴酋破遼陽城臺省議留邊道奉寺留用加叅政銜新設通州道值各省募兵出關又失廣寧潰兵散歸分布節制撫鎮監司率被兵鼓譟以去有客兵田景坤等擁衆相殺公督兵緝拏首兇解治正法近畿地方安堵後凡客兵過都無一敢譁者有公費歲五百金辭不支癸亥陞太僕寺少卿尋陞應天巡撫右僉都

御史一縷一器不取民間新任有帳被椅褥等項俱發出有司謂已製成不便還鋪公乃查原價支俸薪銀付縣散給不動庫帑時蘇州學顏廢公乃立措金錢鼎新隨禮聘諸生王煥如纂修學志以徵文獻又疏請裁織造溢額歷叅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輸冒四萬兩瑞又誣請蘇州同知楊姜公三疏申救之比瑞燭方張矯旨削姜官而公亦危矣甲子江南大水寸稼不登公抗疏災傷之苦請行蠲賑奉 旨下部酌議乃先檄所屬設處官銀差官江楚買米平糶濟饑又疏請漕糧改折均平之議吳民賴公全活者萬萬後疏劾蘇松道臣朱重榮會權瑞構怒降 旨削籍公遂野服出署先是有鼓鑄之令而蘇錢低薄皆委官之罪公會按臣以考功法罷之迨丙寅春李實特疏誣陷公魏逆即矯旨差錦衣衛官旂逮問未至之前公展拜祖祠夜宿祠下夢北嶽大興自亦被逮備極刑楚寐中大呼汝專權亂政凌辱忠良欺我

皇上邪時子彥陞臥側急呼醒公曰我將逮矣四月杪緹騎至漳公慨然就道閩郡士民爭獻金帛助緹騎所需及檻車行廿六月既望抵闕下入北鎮撫司獄顏色無變奉 旨不須鞫訊竟指織瑞疏陷賊十萬處惡許顯純高坐設罵夾敲一百四十撻敲一百棍打八十公抗辯不屈自後每五日或三日一比各棍打三十九月初四日顯純再加酷刑着取病呈初十日竟死獄中越三日 旨下屍出七竅流血胃破面潰手足杖夾傷爛身無寸縷見者莫不悲哀酒淚好義爭助之得扶柩南歸戊辰特逢聖天子離照當空恩及沉寃贈公兵部左侍郎賜諡蔭子光賁九京矣

被逮紀事

被逮聞報公揆括簪珥酒器不滿百金鄉父老子弟咸嗟泣旁皇相率訴于撫按道府置櫃四城門醵金錢爲助城闔之履相踵有手持數金來投不書姓名者有窮巷老嫗脫釵簪質錢赴義者有傭夫爲人舁輿得直數十文亟納櫃仍舁輿以去者緹騎之費賴以支持時義士有叩閭歌告衆公聞而止之曰累臣獲罪于朝何可以鄉閭之誼致千重譴

閩郡士紳咸日趨候公稱寬有蔡侍御梅巖公正直爲漳紳領袖老病不能起舁輿至堂向公號哭曰子屢犯政府爲民抗疏以報國家養士之恩得死所矣恨吾老不能從耳與同刑公謝曰當出疏時知有今日無悔也毫無戚容卽出舍赴府候逮眷屬有涕泣者卽揮之公長子未弱冠仲季俱孩提依依膝下公摩其頂曰汝父不及教育汝惟依所親以期成立別無滴淚環觀者莫不歎服

緹騎至時百姓闔塞街衢嗟歎忿激欲攻緹使公長跪請曰臣子事君身非已有雷霆雨露莫非君恩鄉里愛我豈可陷我不法耶衆意始解

就道時紳士耆民以及童嫗相率追送者數千有持錢爲緹騎餽贈號慟稱寬有焚香于神廟頂禮祈公生還

扶輿南歸途中士民莫不踴躍悲號是時漳郡久苦亢旱輓旣入門甫成禮畢卽陰雲四合

大雨傾注聞者咸謂公沉寃上干

天怒得歸首丘甘霖兆應必邇

聖恩褒卹之隆矣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爲
料銀濫取難徇府位被誣非罪仰乞 聖
明酌定數以節歲支并燭虛詞以絕焚聽
疏

臣於邸報中見織監李實奏爲春運蘇松袍
段并歲改造段全無等事奉

聖旨這袍段并歲改段正貢實急需地方官當

協心急公乃蘇松料銀毫不給發同知楊姜

貪賊敗露抗旨冒罪希圖掩飾本當差官拏

治姑着撫按官嚴查賊私叅提具奏目前虜

王補貢吏實浩繁詎監內外官無從措處還

着撫按并織造衙門催價償造刻期完解如

仍前怠緩悞事致生別端該府掌印官一併

重治不饒該部知道欽此我

皇上御極之初 山龍火藻以責 垂裳之治

筐篚何敢後時 臣所以惟州邑之徵解者唇

已焦而檄如雨也即天啓三年分料銀各縣

未全解到而設法催取給已全完顧 袍價

取給於料銀而蘇松歲徵料銀不過四萬有

奇額編止有此數往年織造孫隆興近時呂

貴皆未嘗過溢于編數之外也今織監李實

謬張虛額一味誅求倚信參隨百計冒破益

有必不可聽者四請得而悉言之 臣查部咨

今次 袍數派九萬五千餘疋蒙 減三分

之一則爲六萬三千餘疋 臣又查

神宗即位初年止派五萬餘疋仍有蠲免是以

臣等曾合詞疏懇

皇上祖述成憲以蘇物力工部亦諄諄具 請

矣而李實反謂

皇上原派十五萬以誑堂匠 臣遍閱並無一十

五萬之派文無非派多則取利多而故張虛

數耳此其必不可聽者一 臣又據實初估價

以百萬計僉云虛冒之極誠得一奉公之內

臣任之此中可省五六十萬然而無望於李

實矣即就百萬之估浙六直四浙若得六十

萬蘇松亦止應四十萬以四十萬分爲十八

運每年兩運應得四萬有奇而蘇杭解已足數矣今織監兩運造冊移臣乃索取蘇松九萬二千而且以三運續解之銀欲併入於兩運之數以此積算臣是十八運將索蘇松九十萬并漸價而盡輸也臣於是時若不講明則此後十五運必將洽爲定例而臣以一時之因循貽蘇松六七年無窮之累臣罪滋大矣此其必不可聽者二織造監局各役咸以通融那借爲請臣思此時接括已窮庫藏如洗

卷九

刑部

蘇郡財賦所出之區也而庫無千金之儲將那京邊平將那金花平將那邊餉乎項項有欸朝入庫而夕起批尚苦於不足分數有司時蒙叅罰又烏能悉停別項之急征而藥充織局無藝之誅求也此其必不可聽者三段足顏色之中大紅與淺色金閃與暗花料價不啻懸矣部派原有定數大都紅閃居十之二三每運數原無幾歷來舊案斑斑可攷且皇上不有金閃改爲暗花之旨乎此德意豈可

領天監

卷九

禮部

壅遏今實多遺淺色暗花於蘇州府段數開大紅金閃等色數倍若將盡舉後運肯價之色而取給于一時無非假飾捏造紅閃多則濡染多耳二運蘇州給解途額三運蘇州止應找段三百五十疋堂匠交段不收直欲驚此局面以爲挑激計而顯施辣手此其必不可聽者四是役也實錄臣愚區區一念爲地方惜已空之皮骨爲該監塞無涯之漏卮以致大拂其心于府同知楊姜無與也同知署印守府耳假令其憑吏胥之線索與局役爲貓鼠臣必以盜臣目之不將白簡隨之乎且楊同知自通判而陞海防歷任七八年經數十獎薦造漕船督軍器署鈔關攝印務向來道府官評皆稱其有廉謹之操有節省之功有執持之力此保愛百姓不避勞怨之吏也祇因該監恨其不破例行屬禮以爲所司之倡于天啓二年捏情妄叅蒙聖恩薄罰尚未快其含沙今領巧于下石不惟

顯誣之以抗 旨而且陰中之以犯賊頭卒

一二叅隨督布流言謂中傷一同知而屬禮

可定庫銀任取 臣以爲細人蜚語不足信而

不意實之謀果出于此而

皇上誤聽之也今聞郡士民見本官杜門惶惶

泣留而通屬薦紳將士無不稱冤願借實仇

有司則拂百姓拂百姓則百姓必將仇實念

及于此可不寒心而死暗于糾劾大權將置

撫按何地不獨下拂輿情抑且上關 國體

誠有如科臣所抄叅者至于 袍服之外爲

歲造爲改造爲只遜皆有司事自陳增以包

攬致禍劉呂兩監皆未嘗過而問焉不意該

監之復以身爲谿竈也毋論股削無屬厭之

期而一領一解一驗一發既自北而之南復

自南而之北紆迴千餘里轉運必至後時稽

誤虜實誰執其咎 臣觀劉達宣大廷綬等鍾

虜實不過差一能幹佐領官至蘇杭平買其

爲值也甚廉其竣事也不過數旬若定欲併

歸該監以厚利貽李實則可若爲 公家計

臣見其無濟于事而且階厲也伏見

皇上有差司官領 勅償督之 旨此見

聖明早得轉移之權而地方從此可無狐犢之

患該監當洗心滌慮以期共濟矣今虜貢殷

繁 臣將數年前造段分行各屬徹底嚴核凡

有領銀而織未完或有織完而拉墊不足俱

一一清出大約清出萬餘疋已具疏條陳造

冊送部查考見在比追催解此先年陳牘 臣

尚天牘筆 卷九 在搜括以濟急需豈目前反置度外總之

袍服之銀 臣欲其照常取于條編四司料銀

之內而實必欲溢取于條編四司料銀之外

徵寧等府歲改及協濟料銀民機止願就近

領造而實聽信監棍必勒其赴杭往返近諸

盡鑄差四出大肆騷擾鎮江匠役又累累赴

告矣 臣爲

皇上保守江南一方所慮者在呼吸安危之變

而實所見者僅在阿堵多寡之間 臣爲

皇上經理財用所圖者在酌盈濟虛之計而實

所急者常在吮膏吸髓之謀實身如撲滿

言如沃石即欲與之同心勢必不能要非

敢有意於異同也謹會同蘇松巡按監察御

史張文熙應天巡按監察御史郭增光合詞

上 請伏乞

皇上俯念蘇府料銀已盡起解原無拖欠松鎮

徽州等府歲改與楊姜無干 特賜開有以

昭 令德仍 嚴諭李實節取料價於額數

之中段疋勿虛張數目紅閃勿併取一時料

價勿多扣入已仍令通算十八運價值蘇松

共該幾十萬兩每運該銀幾萬幾千兩明定

畫一之數以爲歲支之常毋憑恭隨之撥置

而與有司爲枘鑿毋設緩急之機關而捏虛

詞以姜非則地方受李實安靜之賜而

亦可與同心以効 上供矣至于歲改舊通

照依 臣報部之冊嚴行追比起解濟用其四

十六年未完第三運改造不係虜賞之需經

皇上鑄免者鑄免之未鑄者 一面行有司催

償料銀仍遵 新旨會同司官協力催解伏

乞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天啓三年閏十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袍段價造不前皆因料價稽誤楊姜貪肆

久著借端掩罪撫按官亦不論官許輒便偏

護還遵旨從公恭處依限回奏如再仍前曲

庇不行提究定行差官拏治該部知道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

仰懇 天恩宥負累之屬吏以恢 聖度

罷不稱之微臣以定官評疏

臣爲織造事 奏報錢糧欸額并辦府佐楊

姜無罪被誣皆字字實錄不敢飾說偏護自

干欺罔伏蒙

聖旨袍段價造不前皆因料價稽誤楊姜貪肆

久著借端掩罪並按官亦不論官評輒便偏

護還遵旨從公案處勒限回奏如再仍前曲

庇不行提究定行差官拏治該部知道欽此

除會行提查外恭釋

天語若謂楊姜真貪真肆假織造之事以定罪

而臣庇貪庇肆溺糾劾之職以縱姦矣臣蒙

皇恩拔擢爲一方長吏有糾劾之責假令屬官

果有一二不法之事兼奉 赫赫明威臣即

欲微 恩薄罰亦當指摘瑕瑜委曲分理安

敢喋喋焉倒墨爲素翻黑作白不但以身翼

蔽令其流毒一方此則不忠之大義所不敢

出者也自再奉

嚴旨臣思不得其故尚恐本官前磨持斧使者

幾十薦或曠虛聲復再三詢訪求其劣狀竟

無所得而且有賢名各州縣官咸爲之發憤

出揭士民亦各呈呈揭歷數政蹟以告即近

署府印三四月京邊錢糧依期催完起解考

較童生孤寒咸頒公明兵餉發散嚴杜減灶

諸弊此亦其才守之一班也及詢所以被姜

菲之故不過曰疆項不善求容如與李實爭

照各監舊規不肯倡行屬禮而已今本官稟

奉

天威束身待罪累呈求 臣等忝糾輕重之處惟

皇上所命此固臣子敬畏一念其情真其詞切

然而臣終不敢抹殺公評以欺

聖明尤不忍瞞昧本心以錮屬吏也楊姜一小

吏耳詞之逮之何足惜獨惜賢姦從尚混淆

紀綱從此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挾私忿

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 清世所宜見耳此

時 恩詔方頒軍民罪過悉 准赦除况本
寬誣尤當昭雪伏望

皇上開日月之明恢天地之度初焉疑其抗違
而責之既焉廉其無他而釋之則天下臣工
皆頌

聖心虛明

聖恩廣大有一楊美而爲外吏者無不人人感
奮而李實亦可與人情相安不至釀怨毒而
被不美之名矣夫誅譽言日至之阿而封毀

頌

卷九

三

三

言日至之卽墨威王所以塞讒也賜阻蹕之
上東門候而貶奉詔之中東門候光武所以
飭吏也執法骯髒者近於肆而職業克修軟
熟狐媚者近于謹而蓋蓋多議此吏治賢否
之大概 臣 又愿

皇上之熟思而詳察也惟是 臣 以至庸極劣謬
任撫綏誠不足以動聽言不足以見信一疏
再疏回 天無術則負

君按臣受事伊始 臣 尸素經年官評尚無確據

屢煩 嚴督則負官 臣 不能徇職監以滿其
欲而錮錮焉講明料價致其誣奏葛藤難斷
則負屬吏然則不稱任使而速當議罷者無
如 臣 矣 臣 罷則屬吏貪廉自有一段真公案
而不至以疑 臣 者轉疑臺臣之曲庇 臣 罷則
察吏安民自有賢撫而不至以遺於耳目之
近者反得之 深宮之中伏乞

皇上將 臣

先

賜罷斥擇賢能一員來接 臣 管

頌

卷九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回 奏則水落石出覓見冰消而 臣 朴忠一
念縱不見亮於在事尤冀終明於去後也惟
是織造一事當泰昌時已盡撤回李實承領
此差因而再遣若肯如孫劉呂等各監照依
兩府料銀額編之數按運解給不寬別項解
京錢糧又若肯遵照舊規管兩府 袍段不
攬管十郡歲改創從前未有之例貽江南官
民之擾則銜 命天使 臣 等豈有不願同心
協力而故生枝節分枘鑿以成水火之形哉

今戎馬生郊夷虜交江江南安則邊事可支
京都可守江南不安則雖有謀臣猛士其不
能枵腹而爲

皇上修戰守之事也明矣此何等時可令一綺
使破成側冒錢糧騷動列郡蹂躪生靈激生
意外之變哉又望

皇上與執政之臣參酌而爲

社稷計也先臣端毅王恕撫江南奏停織造

臣之才不足以望王怒萬一而文忠楊廷和

爲閣臣不撰織造勅則亦豈非盛事哉

臣可

勝激切待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楊美這廝抗旨擅減袍服致誤上供深屬

不敬本當差官拏治念撫臣力請姑着革職

爲民發回原籍當差永不叙用其誤運袍服

并歲改造段疋料價該地方掌印官作速措

辦解監上緊價織補解應用再有違慢的定

行重治不饒周起元着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爲

道臣聞議求去謹據實糾參以昭官評疏

臣屬蘇松兵糧道右叅政朱童蒙近日告病

回籍臣已會疏題報矣然本官解任之故遠

近騰播有口臣叨磨評吏之責兼值計典

於諮詢之日亦安敢不據實一陳豈畧而汶

汶處此乎大都本官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

酌虛衷間閭雖嗟暑雨似吳越之隔閡純束

有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自蒞任以來聞有

病其疎於檢押而左右之委轡不收濫于撻

括而餒贖之追輸過急者臣未敢以道路悠

悠之口逮爲點抹但見其官以兵糧道名而

受事一年吳淞青村南匯等營有五月無糧

有六月無糧者甚至有十月無糧者幾至脫

巾該道逐月報臣循環糧冊祇屬虛文相蒙

耳臣又見其各營防海兵船輒聽中軍弔用

或聽快手弔用如捕盜張松等兵自正月賣

開至今不入汛地者又濫差沙船唬船捕盜

張德劉伯英耆民顧日升等多船越二千餘里舳艫銜尾駕往濟上各兵扣工食作行趨合營稱苦者兵糧道如此何以整飭營伍約束諸弁此其事與臣相關臣寔不得不言其廢弛瘵曠之狀而藉爲將來監司之申飭也至于行道辟人雖云憲司之體何至動撈數十連筭多人如所傳郡城申家庄芥門等處或渡艇或隔河偶爾失避一時駢責血肉淋漓者率以十餘計凡車舟所至必有一班替打窮棍隨其後如此舉動到處駭人傳聞不一而足八月間郡城中有陳龍林景者郎舅至親流寓貨店俱煎銀營生偶小忿膚怨景誣龍殿禁此不過批郡邑吏一杖可了案耳乃該道差捕官帶健卒圍捉斯已誤矣既又聽部役先入之言不閱訴詞分理更怒其呼寃責六十板重枷府前仍禁家屬有送飯者責百板致龍立死枷上合城士民咸爲痛嗟該道祇以怒龍稱寃遂失刑至是臣即亮其

無殺龍之心然任意析楊不恤生命臣不能爲該道解該道亦不得不自認爲過差矣又何怪乎來南臺臣之指摘耶此一臣者性近坦率事多率方細人翻雲覆雨之姦易以惑聽赤子呼天搶地之苦絕不關情一切曖昧浮議有關趨操者臣不必更行物色臚列而其輕浮孟浪之舉亦可見矣念其一麾出補吏事未諳稍需磨練尚堪驅策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文熙合詞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叅政朱

童蒙量行調處則飭吏與器使兩得之矣

天啓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題本

聖旨周起元曲庇楊姜屢悖明旨今又誣劾朱

童蒙顯是排擠正人好生抗違無禮本當重

處姑着削職回籍吏部知道

獄中寄兒

一家禍至此我死何足惜乃天命未終尚延數月殘喘冀白孤忠然豈易得哉汝等亦爲忠孝自慰毋煩過慮第日費已盡四顧無親一日未死尚暫支持恐人非木石難以久延耳苦寸心之清白清而受淙留身後之大累忠以蒙欺然我自歷宦清白積些俸錢今以盡還朝廷亦復何恨汝等無分文之積蓄當知艱苦居家孝順顧諸弟妹萬勿拚棄汝母要保養勿以愁傷追賊之後庵廟亦可棲身得汝勸我保攝寬心之說亦一時相慰夫我今以待死之身延難挨之生熬刑苦肉亦說不得畢在旦夕誰鑒孤忠我固以速死爲幸實生不如死也今受三百餘棍步履難支而事意已知矣吾家內外族戚兄弟之業爲我被逮典賣在先寄來完贖是我生不能爲族榮死又且爲族累又恐身沒之後萬勿扳累以貽我不美之名架中書籍汝兄弟量存數卷餘俱賣以充二三年門役之費薄產尚

存一二俱當報官不欺朝廷無愧耳仲昌叔苦甚骨肉誼重不可不知主僕之情皆忠義可服可愛亦當銘記諸親友爲我致意惟有銜結耳我一字一淚汝當知之後音恐難通從此幽明永隔矣痛心痛心

項天臚筆卷之九

項天廬筆卷之十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贈賡

贈光祿寺卿萬燦

贈太僕寺卿夏之令

贈太常寺卿蘇繼歐

贈侍讀學士丁乾學

贈太僕寺卿吳裕中

贈太僕寺少卿劉鐸

贈刑部員外郎張汶

魏瑞之世大獄屢興其最慘者有二乙丑之殺六君子以梁夢環之疏也丙寅之殺七君子以李實之疏也此其尤大彰明在人耳目者也其他如工部郎中萬燦以疏論魏瑞爲羣閭雜毆復廷杖一百死御史夏之令以得罪內侍中旨責其阻撓毛帥下鎮撫死御史吳裕中以疏論輔臣丁紹軾疑爲能廷劾報怨廷杖一百死後軍經歷張汶以論瑞遣戍復逮下鎮撫死

揚州知府劉鐸以詩句刺時逮下詔獄辨明獲釋復官而鐸候補京師番役誣以呪詛魏瑞斬于西市蓋諸君同冤死而鐸之死爲尤慘云其

他怖死益死仰藥死如吏部郎中蘇繼歐翰林侍讀丁乾學之類尚未可指數也但事有顯晦未盡登啓事耳

今上御極訟冤之章以數十百計燦等皆

贈卹有差唯王之案以挺擊案下獄死卹典

尚缺別有傳

彈臣又何敢撫拾強爲附和獨忠賢有大不

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受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悞陵工爲通天第

一大罪而關切于之職掌者尚未言及敢

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陳之夫忠賢固供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旣爲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旣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爲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搜財以急

陵工之用又臣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苦念也况陵工原無額派

盼盼于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盼于事例而

事例又不多向承乏寶源局隨蒙陞授也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在局時日擊銅錢匱乏

因進局中人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

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

不下數百萬但一移文旦夕可至臣因移文

誦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

邊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

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

到局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旨下

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

越俎相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

贈太常寺卿萬

公諱燦字元白江西新建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性忠介剛直遇事感奮不避斧鉞其爲工部營繕郎奉役陵工視內帑匱乏工費浩繁疏請大內鑿銅鑄錢協助因極詆逆璫魏進忠違慢稽愆觸其兇鋒璫銜之會林御史汝翁因小璫衝突其導杖之小璫哭訴進忠乃哨聚數百人圍汝翁邸署搜撲避去不獲諭知首輔葉向高之甥復圖福清私第入其內室搜緝又不獲乃遷怒于公以作榜樣遂矯旨于午門前杖一百棍陰囑奸比金吾尉必致之死杖後復千御道前倒拖橫曳者三匝甫出而兩楹伏小璫數十人俱手刊錐刺之遍體受傷千孔流血公睜目切齒痛不出聲身無完膚骨皆寸斷而死舉朝震驚天下稱冤忠臣喪氣義士寒心此逆璫之縱殺立威第一人也越三載而聖天子出特贈太常卿廕一子表其忠焉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燦題爲陵寢用工

甚繁權璫造意故遲敬申前疏仰祈聖

明立賜處分以謝先帝以襄鉅典疏

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

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德分園池威分出彙

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在 人主

則竭澤而漁罪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

由此言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

睨矧刑餘宦官乎哉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

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 王爵

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如磨子姪至一世

再世賞廝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十

數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空至十數署是一

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舉國側目鯁鯁然有不

勝太阿剗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鬼神祇其奸

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

用之錢以若火之工程而探于若寄之取錢
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迫矣而無如
忠賢之忌而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任
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報
助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三百六
十年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始然
臣亦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固實見夫庫
藏之虛陵工之繁而佈此一念急公之心
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心或從此積
一金即可佐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
此積千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十金數百金
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賢
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
思忠賢之義乎試一釋其義政宜諒臣之心
行臣之言清查各監盡搜破廢銅器發局鼓
鑄少濟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
先帝之靈蚤慰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必

憂憂焉拘執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
玉盈筭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
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
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拏定無以禦天
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
政權姦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蓋有以窺
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請陵開工轉至小
山玉泉山各工于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賢
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闊翕仲簪朝冠
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耀日珠
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耀竭東南之物力
冠西北之旃檀欽歎久之不覺招膺而歎曰
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乎得
無恣肆窮內故僭擬窮外乎且快于糜費如
此乎是何來乎得無取盡錫銖故用擲泥沙
乎使忠賢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
急轉而爲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苑利之貲奉而爲

先帝陵寢貲乃鑿池豎坊杵木雷動布金施粟

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卽不痛念不高目而于

所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使

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

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猶可以飾忠賢之僞

而伏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之政權

以探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纖悉不以假

人何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宵人

政惟竊利之權而始得遂專政之心利以政

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于盡 內廷之財而

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 內廷外

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寢假而狐假虎威寢假而蟬噴龍鼎

先

朝王振劉瑾之禍可忍言哉 臣恭釋

皇上下諸臣疏奉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清操

以沽名大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況此時忠賢被人彈射

幾無完膚卽再爲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

名且無之沽于何有惟是職在 陵工痛

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協濟 陵

工之前計有阻故不識忌諱再申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 陵工之急總攬河魁之權 勅令

該監盡搜廢銅發局鑄錢俟散夫匠給還料

價將見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

十月內尚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 臣不信也仍祈

皇上大奮乾綱立寘忠賢盜利權悞 陵工之

罪予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臣之職掌斯盡卽言出禍隨

視職歸田今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不勝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綠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僭言瀆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薨逝便來激聒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前後發過帑金并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下着查明開疏具奏

刑部侍郎王公傳

公諱之宋字

別號心一陝西朝邑人萬曆

辛丑進士任刑部主事適張差事起時論紛雜奸人恐事泄坐誅急欲殺差結案密遺厚賄而左袒者一意掩覆遂有風顛之說公意殊不然事屬公拷訊公令絕差飲食二日乃置飯于座呼差示之謂曰汝欲飯乎差曰欲之公曰飢而欲食豈真風顛者耶汝實情供吐當飯汝差乃吐數語詞及劉成龍

神廟命斃二豎于

左亦隨瘦死自是竟

成疑獄不可復問矣時朝貴力擠公削奪歸里光廟登極欲大用公而未果天啓初起公田間歷陞工部侍郎主風癩者皆斥謫有差魏璫得志主風癩者更加峻擢公復削奪追贓衆意未快以劉志選追論逮入詔獄竟死獄中

贈太僕寺少卿劉公傳

公諱鐸字我以別號洞初江西廬陵人始祖翦國初以名進士官大行因忤時宰遣使絕域虜愛其才貌欲留妻以女不屈被害再傳爲文懿公宣忠愍公球文章節烈克紹家風光照國史曾祖恭璫祖守以恩厯占籍京兆補順天士弟子父文號尖山母王氏居邑之三峰山因以爲號高尚不出以耕讀自娛年四十艱嗣生平微事聞帝听夕禮一旌旂衛輿帳迎帝像

領氏風

宋

徧遊名勝寒暑弗輟

念異夢正月十日舉

公鳳目頰頰奇表天授長而姿穎絕倫不屑細務時分宜罷相既籍沒攜其家貲公之伯祖劉方伯許有女孫早慧憐之爲擇嘉耦因集劉氏諸兒十輩皆鮮服矜顧公獨敝服往觀舉止自若分宜與方伯咸奇之以女許焉尖山公固謝非耦方伯力主之屬公之庶叔孝廉以昱教之讀書過目不忘時作驚人語間好法書繪事以昱慮妨正務及稽其所課罔缺目爲神童年十

三娶嚴孺人爲邑令吳公首扳樹幟膠序丙午舉鄉薦數下第乃陶情詩酒益工書畫雲間有太史雅爲稱述壬子嚴孺人卒遂浪遊真州有蕭某者故江右人也知公名士以任女歸焉因與新安汪氏兩中翰叔鐵字賓南定交中翰素豪俠好客一見傾心資給備至乙卯上公車阻風彭蠡禱于神祠見金甲神大言曰舟中舉子可發一大願當爲助順風公拜叩之曰前路有僧持木鐘募今科狀辦事可速會之忽不

領氏風

宋

見遂反風揚帆直抵

述吉祥寺僧法戒募

建禪室非五十金不開疏公慨然書云劉鐸如中狀元助銀五千兩僧云中則中矣可惜多一如字因攜僧同過真州公本曠達不治生產劇緩蕭然中翰叔鐵爲之治裝且作一券授之云公此去看花曲江所費不貲可持此付京肆支千金公德之因以蕭孺人所生女字中翰少子樛中翰笑而激之曰侯公得意後徐議之耳自是蕭孺人薪水一取給中翰姻盟遂定丙辰登第

大對進呈欲置鼎甲嫌其名不果歸鑄閣帝像于南禪院輸千金葺佛寺丁巳授刑部主事冬月憫囚飢寒捐三百金設粥置蓆全活甚衆已未轉員外郎奉命賫帑金陝西遇虜鈔劫公單車獨馳虜見關帝護持皆遁去于是獲免庚申晉郎中尋丁內外艱甲子起復乙丑出守維揚則公舊遊地也民情土俗素所習知蒞任三月諸所釐剔興舉遠近厭服先是僚友歐陽暉寓梅檀寺僧本福詞翰以扇托歐陽索

錢之贈金

五

詩有楊城君恩重陰

爭非之句時逆璫煽

虐密布耳目謂其非刺時事竊以獻之適倪文煥居鄉不法素憚公嚴明欲因事去之遂熾璫矯旨逮問士民悲絕如失怙恃臥轍號呼聲震天地隨而詣闕請代者數百人會沈公演始遷刑貳昌言謂諸獄者

聖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况詩實非劉作當竟擬還職無重朝廷過舉高郎中默從公指授成爰書得旨復官如所擬公留京邸候補逆

孽魏良卿欲相結納公岸然不禮崔呈秀用事人爭趨之公獨不往逆黨側目日夜媒孽而公不知也公在詔獄時有國戚李承恩者忤璫擬辟公心傷之與方公震懼極力管救益觸璫怒奸弁張體乾媚璫捏影誣以賄衛士方景陽巫蠱厥臣文煥復構成之於是逆黨援咒祖父母律棄市臨刑白日昏慘陰霾竟天見者無不流涕戊辰璫誅臺省交章雪公異冤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尋以逆案文煥體乾亦斬

西市維揚人皆爲公

公性雖落魄不羈而

見義勇爲不避仇怨再罹橫禍而神明泰然當巫蠱獄起兩中翰賓南密致三千金使賂權要公不可曰羣兒必欲死我賂無益也毋損公財遂壁還之璫惟公之壯烈兩中翰之慷慨一時兩難義高千古真人豪哉矧聞泰州守李公自滋夢公爲東臺城隍吏其降神亦言其事州人立廟祀之官有疑獄投詞于井夜即見夢如言斷之民無遁情嗚呼聰明正直爲神信然

原任刑部郎中今陞直隸揚州府知府劉
鐸謹揭爲警聞 天譴孽非已作哀懇曲
垂憐察鏡雪冤誣事

職以萬曆丙辰二甲十三名進士初授刑部
廣西司主事因丁父艱家居六載起復仍補
刑部歷官郎署十年陞授揚州知府于天啓
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謁

陵并參見

撫上司外蒞任止 丁十一月二十三日

奉

旨着錦衣衛官旂到揚開

讀揚州府知府劉 身居正途心懷偏黨議
切時政侈口妄言詩句圖書憑証着錦衣衛
的當官旂扭解來京與妖僧本福對理欽此
復接邸報見錦衣衛大堂疏稱妖僧本福潛
住京師結交縉紳爲東林淵藪又于天啓四
年十月內結交揚州劉知府在寺往來贈字
一紙計詩三首誹詆

朝政等因職初見之而汗浹背繼反之而無
愧心展轉思之而林木之殃借力之殺益出
無因若不披瀝陳明則未免以將無同之字
蹟成莫須有之罪案矣謹按疏內情節大約
在東林二字則風馬牛不相及也夫托身門
戶者博名高而希終南捷徑者也當東林熾
盛之日正職匿景荆榛之時及職起復進京
東林業煙消漏盡矣拜而果慕瘡附焰者乎
則自丙辰到今資俸已深必將升華陟臚蟬
階而上寧有棲遲冷署十年不調者哉職孤
雲野鳥俗累澹然同寅以外交游無侶奉職
而外庖俎無侵設有一得之愚苟可涓滴干
滄海何妨叩闥借箸矢口直陳乃持冰炭不
相入之語而強聒臭味不同之人不幾娛鳥
獸以琴瑟哉況職家世自先尚書文懿公宣
忠愍公球以及于職代有名宦世沐
國恩自頂踵圖報無施更有何心何望而肆
行誹謗職雖病狂喪心亦不至此此不待辯

惟是讀聖賢書處名教地而乃失身爲方外
游亦未免自辱以辱先臣者矣顧職於此輩
尤素所厭絕者也職從束髮頗知言詩然止
于詠吟風月未嘗寓言時事藏稿具在可考
而稽也今未經面質不知詩句云何果如道
路所傳則醉人之夢說病夫之嘆語爾山僧
乞贈所在有之然真者什一贗者什九每見
關防率多偽造何況圖書至筆法傳神最難
摸肖然游客山人居諸此道客有摹倣逼真
砒玉莫辨者矣是態足憑哉又疏稱四年十
月在京與僧往來至稽職見

朝之日係五年正月廿二日也敵鄉去京將
四千里而遙何得神鬼飛越邪卽此一節足
証妖僧板扯之誣今已矣業旣已逮繫矣緹
騎一至閩郡驚竄妻縊胎墮家破身辱職之
一身不足惜獨十載郎署素不聞有枉法干
名之事而媒孽者弟毛舉其語言風影以爲
譴訶繹繫之若賊虜挫折之如奴隸使天下

以爲啓口容聲皆觸網羅識字讀書無非陷
穽如此法紀似非盛世所宜有也況職所作
草書幾遍都城魚目夜光故自難潤而乃指
優孟爲叔敖不幾冤邪伏乞

台臺網維國是主持公道詳察職生平爲人向
曾失足門戶否疏中日月與職見

朝日月委係踰年否又試職平日筆跡與僧
人所藏之跡相符合否如果僧書出自職手
卽職自作自受萬死何辭如或爲游客山人
假名影射則職之家破身辱妻縊胎墮誠有
覆盆可矜者而三面之網不能不于公議是
望矣謹揭

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等十州縣耆民百姓

田言等謹 奏爲良牧善政方新小民哭

留無計奔馳千里伏叩

九重俯鑒借寇真情保固被災重地疏

竊惟揚州地方東瀕滄海西控濠泗井帶長

淮南襟大江爲 留都門戶

陵寢屏藩漕運咽喉鹽課根本地基重矣兼以

舟車絡繹加之差賦繁難經春霖雨盛夏旱

魘四野驚惶萬民失措幸荷

皇上天恩垂念重地 特簡刑部郎中劉 來

守是邦易轍改絃補偏救敝人歌召杜政嫺

龔黃乃履任未及三月忽蒙

皇上着錦衣緹騎扭解赴京小民不知何事不

敢遁度但思郡守膏澤正殷一旦離任小民

哀號如嬰兒失慈母呱呱寧有已時哀求撫

按固知不敢代請便蒙允行亦必遷延時日

臣等萬不得已跋涉三千里路不避斧鉞謹

以知府劉 維新善政爲

皇上陳之本官到任初謁

文廟卽對合屬官吏百姓仰天發誓不妄取民

間一物不妄收親朋片書不妄差隸胥一人

不妄批牌票一字敢悖斯言有如皦日時值

旱災祈禱無施守至不三日而霖雨滂沱土

民歡呼俱領隨車井雨于是晚禾立起漕餉

有需然室如懸磬野有餓殍乃出示遍諭捐

俸賑恤恨不割已肉以補民瘡又通行州縣

禁止迎送不得勞費夫馬謝却一切下程禮

儀革公堂鋪墊之陋規禁合屬加耗之積例

釋無辜之冤獄蠲有罪之贖銀既不假耳目

于左右亦不私嗔喜于堂簾不示威而吏無

不畏不市德而民無不懷至于聽訟則無奸

不發有屈必伸取決片言一清積案剖決如

流處多事而若無事居心似水視有官而若

無官仁愛出于天成敏練得之素養一日可

當朞月八旬特勝三年他如慎帑藏之出納

裁餼糧之美餘鋤推埋之惡少禁打詐之市

魁黜舞文之吏胥汰名色之武弁革包攬之經紀歸神武之兵管核軍器之冒領杜儒童之請托種種善政實難枚舉乃若甦儀真農民馬戶之困疲清泰州民竈之互混弭泰典盜賊之出沒屢興化虛糧之負累酌江都海門卅田之題

諸議高郵寶應漕河之濬淺衙官之擅受民詞者懲之稅司之科徵商課者斥之而又謂勸善無如鄉約稽奸無如保甲因責鄉約以教化之方而立保甲以連坐之法三月以來盜賊遁形豪強斂跡六房革面十屬同心而又身甘澹泊竟月無肉食之供妻勤紡績終歲無綺羅之御以故道路喧譁有只喫邦江一口水不要百姓一文錢之語從來郡守政行訟理未有若此之神且速者此方需其德化既已登十萬戶于春臺若再弘其設施自足措千百歲于化國是皆

皇上深恩 特簡賢良嘉惠地方以措邦溝于

枕席者驚聞

天譴率爾遠難小民相視錯愕謂守此去似難復來呼天號地萬戶同聲及竊聆

開讀扭解到京與僧人對理乃始喘息稍定謂守實無他犯萬可回揚爰裹餼糧并觸霜

雪萬里強奔詣

闕請

命非敢爲郡守實以爲萬姓非止爲萬姓實以爲封疆也蓋連年旱災黎民菜色當此青黃

不接之際正盜賊竊發之時而揚州切爲

兩京要路八省通衢漕運鹽課何等關繫全

賴賢郡守政簡刑清安撫鎮靜以大庇斯民

而郡守之賢如劉知府又千百人中之一人

而揚州千百載之一過也伏望

大明同日至德如天念劉知府平素秉心光明

行事正大既無大過

勅賜寬放使得久任此邦據所未竟益以徵

皇上矜憫小民之休且以見盛世無毛舉苛求

之政如上年南昌知府湯道衡查明復職事
例以保

陵寢以護 留都以裕漕鹽則合郡士民仰戴

堯天共祝

皇上萬壽無疆萬世太平于永永矣臣等不勝

戰慄悚懼之至緣係良牧善政方新小民哭

留無計奔馳千里伏叩

九重俯鑒借冠真情保固被災重地事理臣等

不敢擅便謹具

奏以

聞

頌天贍筆卷之十一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簡卹

贈少保謚忠毅趙公

公諱南星字夢白別號儋鶴北直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博學工詞苑林風推重之已爲吏部考功司掌癸巳內計涇汰流品皎若水鏡于時相私人不少假時相恨甚竟罷歸讀書樂志間以舉業文字自娛每一篇出海內傳誦家食三十餘年著書數千卷天下仰之如北斗天啓初起爲工部侍郎遷都御史改吏部掌癸亥內計旋晉吏部尚書好善若渴嫉惡如仇意所不可屹如山岳不可撼其所欲行則風行斧斷不復拘攣常格如添設吏部司官一員以用鄒維連南御史王允成特拔改北皆異數也而朝議以公高年碩德曲加隆重至有優免常朝之旨蓋近代大臣所無忌者尤爲恠詫云初公家居時恨丁趙等濁亂朝政及掌癸亥計著四凶

論以黜之初還

朝時周某 規知將柄用也郊迎公且拜且說意謂必得公權公顧甚薄之於廣坐中嘆曰吾入山三十年豈知士風一至于此乎某 聞之甚恨輔臣南樂之父公同年友也南樂雖人拜公尚以父行自居一日談次南樂極詆李三才公正色謂曰李公尊公執友也少年不可輕議前輩南樂面發赤自是漸參商南樂來謁公戒閤人無得通南樂忿忿去魏瑞亦雅重公托所知求題詩扇頭公毅然曰豈有端人而爲內侍書扇者乎峻拒之瑞慚恨會甲子孟冬廟享南樂小失禮節舉朝攻之如寇賊南樂積忿不堪遂反顏傾身媚瑞出中旨盡逐衆正有中斥公爲元兇云公雖削奪瑞黨意未愜仍行撫按追賊謫戍山西而公子某甥某及客許念敬皆分戍遼遠今上登極詔赦至戍所人士共酌酒爲公賀且爲束裝是時撫臣某尚護瑞局必待部咨方釋

以此憤卒未及歸里年七十八訃聞贈公官少保賜諡忠毅廕子一人

野臣曰語有之太剛則折又曰人道忌盈以趙公之名德而罹于禍其亦未鑒于茲兩言乎然不剛不盈名亦不成公之名與漢之三君爭烈矣

領三牘

卷一

吏部尚書趙南星題爲言官阻抑用賢甚可駭異不得已而籲天以拯孤憤疏

臣比者以老病再疏求去原非縱託老病之人既無好懷而加之以畏人歎世憂事重心自不難于立枯豈代有富貴功名之念哉此之所以求去也奉

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望實力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煩重着該司官敦催卽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欽

領三牘

卷一

朝

此臣不敢再辭卽謝恩進部然惶恐殊甚臣之用人萬萬不敢徇私第哀年綿力身在風波震撼之中不能自立安能主持用人以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乎臣自入朝卽聞鄒維璉之清方有爲由兵部而調之吏部苦心費詞已見于前疏矣維璉江西人也江西道學節義之區臣意其同鄉必彈冠相慶也而給事中傅樞等進垢遇之必欲其去已不可曉矣

卷之八

宋

三

道

八

賴其鄉之先進委曲講解維璉乃到稽顙司
任大喜自此無諱矣及調考功司而諱更
甚傳擢遂上疏叅僉都御史左光斗及吏科
都給事中魏大中以為邪臣此二臣非碌碌
者也人皆知之無庸臣之稱譽也而又波及
汪文言嗟乎過矣及御史袁化中之疏出而
是非已明維璉以五月初九日到考功司任
臣益大喜而先一日有御史張訥之疏曰躍
冶之銓郎數煩 異命之招呼夫維璉之到
任由臣請 旨督趣不敢不從何謂躍冶招
呼乃鴻臚寺之事以

聖旨為招呼出于何典此疏出而維璉遂不敢
到任亦辯疏求去臣又以抗 旨責之改于
十五日到任其所覆諸疏折衷極其明允而
立意主于寬厚臣益大喜幾失此人而陳良
訓條陳錢糧言及人情奔競賄賂公行每一
審 計典必有一番管束覘糾亡命毀譽摩
牙等語維璉疑其論已也而又向臣求去臣

卷之八

宋

三

道

八

論止之以為此時人情厚自奔競僻如淫風
流行之時豈無靜女何忍以刺淫之詩為已
而作也然考功司管計者也而又當大閱之
後安得無疑今外有橫夷內多賊民海宇騷
離可謂無象之亂矣為臣子者宜念

皇上之憂厚同心勑力共濟時艱惟日不足
自三月初五日調維璉今八十餘日矣而舌
戰未已是無時而已也畏人歎世之不暇而
何暇營職且自此寧復敢用一人乎且維璉
而果邪人耶臣之用維璉而果以賄以昵耶
或左魏二臣而有私于維璉耶則宜指實明
叅之今明知維璉之賢也其進不由邪徑也
而但隱語嫚罵使之一日不得安其位臣亦
何能自安每相對默然無色好是正身而思
自塵之憂升于泰階而有窮途之哭豈小苦
哉臣以用賢之故而累及于各官茲及于無
辜舉 國不平而臣靜默以待風波之定至
今八十餘日不為不久矣事由臣起又何所

待而不言乎將待左光斗等之去而後去耶

臣老矣左光斗等皆壯年正宣力之時無可去之理臣日無可終然之理況事起于臣臣

亦何敢無言輒以惛臆之愚直陳于

君父之前萬不得已更望

天語訓迪諸臣偕于大道左光斗魏大中鄒維璉勿萌去志共襄計典迂濶多事涸瀆

宸嚴至于再四自知無益于時從使庶官不和

非惟老病而已定自此不復有言矣代惟

聖明察之

天啓四年六月初六日上奉

聖旨

贈左都御史鄒公

公諱元標字爾別號南阜江西吉水人萬曆

丁丑進士公初第時江陵相奪情事起吳趙諸

公已受杖公復奮死抗言杖一百譴戍自是直

聲震天下雖兒童婦女無不知公爲忠臣者

神廟親政擢爲給諫旋以不合去家居垂四十

年建仁文書院聚徒講道其中間爲人作志傳

文字然公于文章理學皆以名德重不以本色

重也天啓初起家爲都御史公自家居後控銳

解紛遇事皆以無必爲宗不務浚刻有所餘奏

亦濶遠不與時賢趣合顧能折節與時賢交時

賢亦以宿望戴公與趙高兩公並重類漢所稱

三君者時副都御史馮從吾與公以講道相得

共建書院于京師論者羣起公遂罷歸居無何

卒卒後璫禍始烈仍削官追諡命沒而削奪近

代罕見唯公與顧公憲成于公玉立等橫得之

皆世所號爲東林蓋邪黨所最忌者也

今上御極贈公官保賜諡廕子一人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開學之原
以定衆志疏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
期而請偶聞

聖廟將誕大小臣工咸慶

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

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瞻戀遲回者以此本

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爲

憲臣議開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欲臣

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度

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惟深哉

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

之外不加毫末人生閒道始知本分內事不

閒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

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

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

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

正直合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
所不載也湛湛清空爲自飛魚自躍天自高
地自下此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
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

皇上聖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官會

館觸目如林梵唄新聲拂耳如雷豈獨擬此

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

內衣冠莘止之壇坫耶臣嘗遜思千古自吾

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

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

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程臣等方欲爲

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

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

舉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

計偕獨處臣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簾

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

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阻志所藉朝夕切磨

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

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同徐階當

國集諸部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

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以臣等講學惟宜

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

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

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大輕

何三虎王 卷一 一 篇備

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帖

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

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益不知不問道即位

極人臣勛勸旅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

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

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

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

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

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

等臣心在聖天子天化日之下割藩籬垣墻之界

聞童蒙之言惟日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

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

生神之所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嘒鳴

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

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臣爲順則之民

足矣願

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

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何三虎王 卷一 一 篇備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贈吏部侍郎謚端文顧公

公諱憲成字叔時學者稱爲涇陽先生自幼沉

毅異常兄讀韓文諱辨每至封公諱

忍吐師以告封公封公召而語之曰昔韓公教

子不諱忠兄奈何諱學公尊教惟謹常私書壁

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以自傲

一日師講禘之說章公請曰夫子既不知何以

知知其說者之于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能再

發夫子之蘊耳又一日講養心章公又請曰愚

以爲寡欲莫善于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

百物退聽其聰穎多類此師驚而謝曰子俱如

是觀五經註脚豈虛語哉庚午補邑諸生丙子

首應天試適居父憂寢苦讀禮庚辰登進士授

戶部主事朝夕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切

砥求不愧科名親時政紀繆忠佞倒置輒憤不

能平擬書上申相國冀相國有所匡糾後覩魏

劉二君書婉而當遂附名進江陵漸有聞方以

語相國未幾遂謝世不然事有不可知者在江

陵病傾圜走羣望禱署名公走馬立削去後

江陵卒始晉吏部致致人才卽幽隱不遺以錢

太安人壽請告者三年閉門讀易春秋二經丙

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會有糾何尚書起鳴者

尚書疑辛大中丞自修陰嗾諸御史諸御史遂

得降級公上書詆尚書語侵內閣甚力而屬望

大臣臺省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其言甚公而正

通國傾服當路不悅落公職判桂陽州先是蘇

柳二公及莊定山俱以謫至州人士望公來如

領天牘筆

三先生式臨之執經就業者屢盈戶亡何轉處

州李公下親民事有開牆者曉譬之各欣然去

方以此得淬礪其心志萬一而兩臺禮公以差

歸公歸丁內艱起泉州理壬辰大計舉公廉寡

欲第一尋擢考功司公至值

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倡同官爭及與太倉往覆

爭者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高邑南星司

計盡黜諸要人子弟嫻姪公實左右之趙忽奉

旨罷公疏願與同罷不報已領銓事凡公啓事

與海內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太倉所欲用冢卿與內閣公復尼不行久欲中公以公時望攸屬不果乘公推內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自公歸正入披靡逐者錮者如衝風之篋無寧羽矣公歸自甲午得重病者累年始甦問學者日衆乃與高大行景逸等闢東林集同志歲有會月有紀其所最研辨者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曰如是則善可不爲而惡亦可橫行蓋有感于世之儒名盜行者然公之所造亦淵乎微矣蓋時論非無譁枕者自公經枕出世遂以謂瞿王復起握管者却步非無啓事者自公奏副出世遂以爲子瞻再生起草者屏息非無登壇者自公東林一闢世遂以爲濂洛更甦虛橋者愧恥顧公一人銓曹衆方彈冠逐之桂陽再入銓曹衆復引領錮之家山三起光祿堅臥不起而卒天耶人耶公雖不得盡其用然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卽寤寐語夢覺間惓惓不忘國家大

頌天履年

卷二

三

三

非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也彼抑公者蓋天以斯文之責付公公必不以彼易此嘗致書與人曰近從千磨百鍊逼出真身子來公豈可及哉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所與友人觀磨者恂恂雍雍居然名儒輓轍爲末學計者能不熟數公軌行而一令後世有所師承焉噫孰謂公沒十五年而逆璫用事羣小撫以門戶議及芳骨追削公官并奪誥命世爲駭異焉戊辰聖天子更化簡卹忠惻贈公少宰謚端文榮貴

頌天履年

卷二

三

三

九京而世道益光斯文不亦復振乎

馮大中丞

公諱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西西安人萬曆己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御史糾參胡汝寧及切陳朝政

神宗大怒予杖賴大學士趙公志阜以揭請曰茲日

皇后萬壽乞赦從吾得免後視饒河東清其壑蠹鹽法大通飭吏安民尊儒重道其成性也以直聲歸田一意聖學者有辨學錄疑思錄關中

外三原志

卷二

書院語錄詩文若干卷大約直闡聖真不雜佛語淵然實詣以躬行為悟性極析儒佛之異同著善利圖而讚之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驢路人又云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又云非無善無惡之說並非致良知之說者並不是蓋公以理為宗其于象山陽明似有分辨而實以相成內外交孚信從者衆司馬張公舜典契質甚深晚年崇召登左都御史時天啓二年私權在魏璫奸人

爭走其門公與吉水鄒公元標曰人心亂矣急立書院講明忠孝大學士葉公向高題之曰首善時桐城方公大鎮以二十四年臺資僅僅一差居里中公曰方魯獄天下一人也我爲臺長而使之伏謁階下敬賢重道之謂何亟咨太宰擢大理丞方公後至輿論學于驚峰學脉相契如出一口科臣朱童蒙郭允厚嗾論鄒馮而葉福清極力諍之不欲使天下有殺理學名然正人竟去邪黨冒熾方公爭之亦不能得越二年

順天廬志

卷二

廢書院立瑞祠乃服公之高見云

今上追復公官謚恭定然講學之宗自馮鄒方三先生以後海內寥寥好道無聞書院亦不復矣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馮從吾奏爲書院當

建罪當斥懇乞

聖明罷以謝人言疏

頃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

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

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持有此

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

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關

楊墨爲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

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

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

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

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令

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

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

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

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

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

諸臣又何以置對今等廂建書院于此豈

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

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

京師爲

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帝都

而昭一代文明之盛況今夷虜交侵邪教猖

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

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

此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

昧爲此也罪良深心良苦矣夫以二百

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真爲可喜

然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

真爲可駭無惟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

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
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
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歸田使廟堂之上省此
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
惶悚待命之至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方廷尉

公諱大鎮字君靜別號魯嶽直隸桐城人萬曆
己丑成進士授大名司理壬寅拜江西道御史
以病乞歸丁未起巡浙驛戍申請告于子按中
州事未竣而移疾壬戌改京畿公強起應召
蓋臺資二十四年矣陞大理丞晉左少卿奉
命使蜀既還而瑞禍作遂具疏乞休隱于白鹿
山陞南勲卿未任其難進易退之節始終一致
天下高之居官公廉惠愛所至有樹立理大名
案無滯牒獄無淹繫罪無滌文暖無濫罰檄掣
滄鹽嚴却例金查覈屬縣汰丁糧之溢額者以
萬計攝守事出官帑買犂牛七百頭以貸農人
及四年息五倍僅收母錢償官獄獄平反死比
得生者百有三十餘人孩穉自將不輕與人作
緣及徵入魏人爲立石志思巡浙時疏陳時政
五事又爲陳白沙胡敬齋兩先生請謚疑法自
常股存積改爲餘鹽商竈交困公一意寬恤以
爲四季掣放則商本不羈而利轉速餘鹽盡報

而課可充民食不墮而價可賤故三運如額而
尚不告病瀕海漲地民恒與竈爭利公下令均
分塗田所入歲千餘緡舊充公費公盡以予竈
浙直大水有議以小票行鹽于蘇者公謂票行
必病引病引必虧課且荒政所急在小民小民
所急固不在鹽適爲大豪啓奸竇耳執不可議
遂寢又以私鹽法重易犯心傷之酌量寬減免
配囚幾六千餘人吳越白糧大爲民累公兼領
其事具疏極言閩津辜權之苦乞比漕艘例一

領三疏

卷二

五

切裁革奉

旨免稅著爲令又以水災請改折

白糧十萬石有奇故是歲饑而不害尤敦尚風
節在中州疏請 儲講再請褒崇理學名臣鄒
元標周汝登王良羅汝芳顧憲成等福府莊田
四萬屢奉嚴 旨執奏竟減其半居大理盡心
評駁凡出死囚十三人及奉使 陛辭疏請
經筵四事並請召用諸理學正人蓋自司李歷
臺寺生平政績風議卓然公之再乞歸也尊人
明善先生方以性善之學與吉水梁谿關中諸

君子互相印證公朝夕過庭大暢宗指明善殺
紹聞衣德言立館祠旁顏曰荷薪每言性善微
諸仁義仁義根于無爲而爲之心此爲至善此
爲良知此爲窮理居敬著論六篇力排異學其
功不在距楊墨下壬戌都下同志有琳官之會
推公爲主盟及于役還聞排斥理學毀善書
院筮得同人于野遂引疾歸自號野同翁日與
門人會講不以時禁輟也性至孝居明善喪恪
守古禮卒哭後朔望會哭率子弟行三年既葬
每月正元日起居太恭人竟卽泣涕必匍匐省
墓歲十數省必徬徨三日而歸祥不改練禪不
卽吉服除衣白布單不盛飾皆自公行之及太
恭人歿公年幾賜鳩或以禮惟衰絰在身爲解
公曰吾昔以太恭人故不獲廬先君墓終以爲
憾雖老敢援禮自覺乎踰月而葬遂結茅爲廬
朝夕上食號咷若孺子竟以過傷及禪而卒嗟
乎大孝終身慕父母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也程
子謂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公身有之矣門人

領三疏

卷二

三

放河汾之義謂先生學問正大真實且有合于錫民爵位之法而永言孝思尤世所罕觀請于官諭吳公應賓吳公曰文者明之著也孝者善之長也大先生之孝于文實先生之文于孝章美傳盛誰曰不宜因尊曰文孝先生所著荷薪義寧澹集桐川講義易意詩意聞斯錄禮說數十種行于世

先幾答

湖海客告于野史氏曰讀子臚筆未常不掩卷三致意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天啓黨錮時獨無有超然免于評論若申屠蟠郭林宗其人者乎梅福掛冠神武抑何其絕響也野史氏曰天下亂而復治聖人作而萬物覩固無俟變姓名作吳門傭者若乃澹泊以明其志寧靜以致其遠修名聞然超超評論貞而不激立而不倚則夫沉潛學問中君子之所養可知矣吾蓋得讀聞斯錄而識治亂之機焉聞斯錄者廷尉方公大鎮紀首善書院之事鄒公元標馮公從吾兩先生淑世苦心在于茲隱隱若與生祠相爲對症朱童蒙郭興治首攻吉水西安兩先生一去中朝遂無領袖蓋至疏列二十四罪內外如水火既已鑄成殺局莫可救藥矣嗣後毀書院建生祠順逆分岐善若登惡若崩聞斯錄之作也介如石不終日哉夫敗羣之趨璫也諸君子雖不書院亦陷諸君子固無咎然其

亭亭出處不尊官不厚祿惟禮義不愆者則方
公其庶幾乎當鄉馮兩先生解組時公抗疏請
留老成人且請

上稽覈厥衛諸典故瑤志甚矯 旨以爲不諳

事體公曰清流殆矣乞差以出隱于浮渡白鹿

兩山改歸野同不仕公二十五年臺資僅僅一

奉待浙嵯通鹽政之鬱免白糧之稅善政在吳

越間而請謚陳文恭憲章胡文敬居仁爲最著

餘日從其尊公學漸子舍論學及太恭人趙歿

公年七十矣廬墓旁三年及禫而殉其天性也

署述數十種名理真純沉博無雜揉焉淨洗

衆曰姚江之功臣也同里左公光斗在要地雅

相推引公不惟不肯乞齒牙且勸諷左公有兩

尊人在堂愛日之晝錦宜蚤左公心領之而未

能從卒及于難蓋鄉馮二先生林居幾三十年

出山時卽昌言曰方魯嶽天下士吾道中一人

也公素不干調夸權者儵然而往儵然而來斯

已矣他所號爲聲氣者其純粹多遜公公所友

善又有江西僕少劉公洪謨亦先歸林阜馮皆
薰陶學問得力者大耳湖海客欽容而謝請請
聞斯錄以卒業

周太宰

公諱嘉謨別號敬松湖廣景陵人登隆慶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丁丑陞韶州守清介慈詳時頌良牧壬午遷川之憲副萬民扳車泣留效借寇之不可得勒石紀政以永思焉戊子以病乞休已丑起觀察使仍請告家居二十年召入爲京卿

光廟登極尋晉吏部尚書秉公持正銓衡得人會鄭貴妃邀封太后公理諭鄭養性亟請貴妃移官并辭封太后之命偕九卿科道勲戚諸臣共集松棚下詞各嚴正而公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爲汝解紛若不聽我等言胡然妄想如要封太后事誰肯容汝爲無論汝前番幾許言語迄今未息何自尚不避嫌疑謾道富貴莫保身家亦未可知于是養性頓悟力諫貴妃而竟移官辭封矣旬日間

聖躬不豫召閣部臺省入視疾長安閣傳鄭進

姬侍八人而崔文昇又進下利之劑

帝疾甚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牀褥間諸

臣請慎醫藥

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公曰醫藥猶第二義

皇上清心寡欲自然不藥而愈

上停視久之曰官中無甚事越二日復召兄

則謂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

輔皇太子要緊輔他爲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

于是公與諸臣悽然含痛凡三召見賜酒飯

君臣父子之間情殊戀戀次早五更較尉宣召

急公與諸臣奔至宮門則聞

仙馭賓天矣扳號莫及遂偕衆議安宗社事

中有處及

嘉廟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然一身欲託

李選侍者楊公漣曰此萬萬不可

皇帝無託之婦人之手且此選侍者東宮時

事弗問如昨日當

先帝對羣臣時強

皇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后是何光景無論

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疊惑毒手且李鄭交結事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者若

皇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期今宜急請

皇之出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公曰此萬全之策也乃共擁

上御文華殿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即令李

選侍別居號殿訖乃歸乾清宮公奏曰今日

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出入不宜輕易即行大小殮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

請無發駕

上首肯之嗣是公念三朝恩遇赤心報國竭

力盡忠以清官繫永安社稷而逆璫用事惡

其執持不移遂嗾科臣孫杰誣論急于剪已之

忌者一時正人被斥尋復矯旨削奪戊辰

今天子加意老誠惜乎公不能待迺賁恨以終

焉

左都御史孫公

公諱瑋字以貞別號藍石陝西渭南人萬曆丁丑進士公童時有出世之志遇方外異人輒棄家相隨一日夢逐一道人登高山似非人世飢甚道人持一器若糜粥者食之謂曰此糊塗也汝從此無神仙分當幹世間事業耳公夢中甚悔驚啼而覺自此一意舉業竟成進士矣由行人選給事中以母病不候旨歸降為桃源士簿累遷至保定巡撫時淳沱水溢從隸勸公乘

船避水公曰吾居高位不可為民倡擇衙中最

高處居之曰水至此吾唯有死耳水僅及牀足

而退聞者知有大臣之節遷兵部侍郎轉戶部

總督倉場陞兵部尚書尋為總憲適巡按應天

御史荆養喬與南直提學御史熊廷弼以爭事

互訐時論欲獨罷荆公按法兩罷之熊黨遂劾

公歸里久之起南吏部尚書改北刑部復以吏

部尚書銜為都御史朝士以公累朝名臣咸

愛重之公亦折節俯循輿論不以年德自驕居

位甚得人心甲子以老病乞歸不允而卒卒
後陝西巡撫喬 麟破其家仍追論削奪公弟
及子俱被禍

今上即位得蒙卹錄贈官廕子一人

吏部尚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孫瑋題爲

老臣生還無日報 國有心謹行尸諫愚

忠以佐 聖明極治疏

臣通籍四十六載洊膺今官

三朝寵遇叨冒逾涯生平自矢庶稍竭駑寒之
力以上報

國恩不意積勞陡疾是以屢疏乞還骸骨未蒙
允放而危勢病篤易簣且時 嘗拋區區之
朴誠若不以此時一獻之

陛下忽焉長逝披瀝無門貴志入地長恨何已
語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臣請陳垂斃之言
願

陛下憐其誠而採擇 臣觀今日世界天災迭見
民不聊生內而城社之可憂外而牖戶之未
固且日玩日愒法紀凌夷以致洵洵人心漸
成瓦解之勢時事至此不可不亟圖治平之
策矣

陛下宵衣旰食亦旣焦勞圖治雖堯舜憂勤殆

不過此顧臣謂治平莫如固結人心爲本其
固結莫如汲用善類爲先合臣盈廷師濟已濟
風雲之會者當無俟臣緒論惟是踰伏草野
鉅落林泉或曾見庸而未竟其用如去任輔
臣劉一燝臣鄒元標原任吏部尚書周嘉
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張經世余茂
衡陳荐侍郎曹于汴老成丰采不盡發揮或
經言摘而未獲收其用如原任詞臣文震孟
鄭鄭原任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
朝薦臣謬英委尚有端方挺拔如科臣毛士
龍偶以一言一事摘弃懲創已深宜還故物
又有正論自持如臺臣潘之祥深意籌邊如
臬臣張崇禮並以不阿不附中嫉公論久定
當急登庸虛席展布又有清嚴有執如銓臣
徐大相
陛下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有能任昭德塞違
之責效拾遺補缺之長振飭紀綱提醒聾瞶
以爲

陛下收拾人心者臣雖沒世庶幾泰以人事
君之寸丹也猶願
陛下寡欲以保
聖躬勤學以進
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
民志可定內安外攘四海熙恬九京之下臣
尚當鼓舞
聖明以還報
先帝之靈爽臣時刻就木永背闕廷老馬全
忠不勝縋縋謹口授具疏語次失序不知所
云伏祈
陛下鑒鑒採聽施行
天啓四年八月十二日上
野臣曰某公先于八月初十日病卒于京
邸此教古人以尸諫遺疏也情乎一腔忠
君報國之誠而不能用公目是不瞑矣今日
英爽有知能無欣起于九泉耶

贈少保王公

公諱紀字惟理號獻葵山西芮城人萬曆己丑進士公丰裁峻整數歷有聲天啓初爲刑部尚書時奉聖夫人客氏恃阿保之恩與魏璫比而亂政呼吸相通公兩疏極詆客魏於是客魏大恨而公所劾罷司屬徐大化又愆憑客魏逐公公竟削籍歸自是大理少卿滿朝忤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鄆相繼疏救皆譴去然璫勢亦稍緩論者謂公力也居無何卒

今上卽位贈公官謚莊毅廕子一人

贈太常寺少卿侯公

公諱震陽字啓東號吳觀直隸嘉定人萬曆庚戌進士初官行人凡三奉使跋涉幾二萬里值神宗暮年百事耗靈公痛省厨傳不輕費一馬一肉迨入吏垣時璫焰未熾然中外籍籍有客魏者將爲國患適客氏再召公首糾之幸微寬政繼公起者皆不免然公禍始此未幾特疏參駁四相臣內批調外公又出疏揭極論民瘼國計并鑄二級歸矣公歸後璫震用事初召諸言事黜者以收人望獨不及公丙丁間銜公者又撫公所嘗剖析挺擊移官數語入要典中欲中以不測事幸寢然逆璫每于看工日訟言之朝堂某某者何尚免羅織凡所指者承望皆知影響而舉朝皆知公病廢不能出幸脫扇口然丁卯春公竟不起戊辰得復官而公弗待矣以子嗣曾疏卹贈太常卿公潔廉正直與人絕無煦煦色詞然急病好施不語獨摯一與之可終始不渝他懿行不勝著著其立朝大者如此

吏科給事中侯震陽題爲絲綸千古爲昭

寵愛一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成諭以

肅 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羣疑疏

竊觀內閣傳奉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于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

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侍朕躬

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

暮夜至曉思憶痛心不止安歇弗寧朕頭眩

恍惚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

領六部

廷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道特諭

欽此先是 臣一入都門無論籍紳士庶皆願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疊疊外惕邊疆

無一言一動不愜人心稱中興

令主獨謂有奉聖夫人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

恐榮惑

聖聽爲肘腋受 臣謂

明聖當陽幽邪畢照况山陵竣事出宮奉有

明旨不必齟齬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

以義裁恩一疏

聖旨寬之而不責 臣益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

傳客氏午時出宮 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所

期不謬而籍紳士庶亦無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聞矣奉令 諭 臣且驚且駭謂

此有所矯僞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

悔之耶 臣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 臣南側班行

僅于 御門宣捷再覩

天顏聆 玉語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

逼視而心識爲非常

大聖人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

志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

承輔弼內之則有

中宮叶琴瑟之述 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

息調護維持以節膏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

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休以遼警

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

頌天賦筆

人之懼此又

天地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

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

子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

兩皇后弃

皇五子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廿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

禮成寶城未築有同宵露臣旋繞其際猶泣

下霑襟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必有寤寐興哀格襟飲痛者特

外廷遼遠無繇得知而反以憶泣保姆之諭

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天下後世猶宛轉而

揣摩也甚矣其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

魯昭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

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恩以義裁若是今之

乳母可知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

邸既開叩關不易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

至尊哉憶臣等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奔下官

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曰奉

聖夫人靡不舌舄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

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拜塵號恸驚

問之有錦衣臣駱恩恭曰此

先皇保婦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明然與歎曰

此掖庭阿乳之婦適與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圖明不祥

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焉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也時出時入猶萬萬不可何也

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穢褻之

身何得輒混視聽況中涓羣小內外鈞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王

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燒寵而搆曹節王甫之變毒流縉紳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哉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憂君必防其漸又况風聽臚傳種種擬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得一婦氏淑慎周旋

無損

聖德且安

聖躬嘒嘒弗弗聽胡爲者也竊體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

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出而復入也何以凜凜然憂慮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却而自調矣及

諭詞禁外廷不得煩聒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關力諍臣

喜此心即可以爲堯舜臣若承旨默然足順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克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烏用諫官爲矣故敢齎沐

上請伏乞

皇上忻然轉圜立收成諭其客氏或優以金帛或多時問勞示毋忘簪履再不令出入大內賁近

宸嚴至于內侍人員亦須有辨彼老成正直者

大抵不善爲逢迎者也但願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倖任而條綱勿旋罪而旋賞使轉展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敢因是而并及之伏乞

皇上採納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屢有諭旨如何不體朕心又來清擾候震賜借事沽名姑念言官且不深究

熙朝大政記卷之十一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撰集

簡用

岳少司馬

公名元聲字潛初一號石帆攜李人登萬曆癸未進士武穆十八世孫也生平忠孝自命律身清白好獎拔人材寬柔以教至于遇事感奮伉直不阿屢廢屢起不少挫折力贊毓儲護建國本指斥三王竝封之議大忤時宰荷

宋三

神廟嘉納得停封需冊於是公名大振于

朝嗣因姦徒沈惟敬媒孽夷封以惑

聖聰公凡三抗疏復忤樞臣竟落職歸田著書

譚道遠近文士擔簦競投公虛懷延接誘掖不

倦其貧不能給者爲之授餐凡爲公知愛者率

成名士爲良臣一片熱腸濟弱扶危人藉以舉

火者纍纍矣棲息鴛湖之上幾三十年夷然有

終焉之志

意廟察其孤忠起太僕卿歷陞南都少司馬值

逆璫魏忠賢肆惡無將公懷憤草疏呈大司馬

陳公合上致觸兇鋒眈眈欲噬陳公託疾請

告去公以留京重地不敢兩大臣一日遽辭戎

政乃朝夕憊息在事會京操時突有奸弁剽軍

激變幾至搶攘公立寘弁于法衆始帖然隨同

諸在事者具疏上

聞以聽處分此定例也不謂公弭禍之功反爲

逆璫報復之地獻媚者勞駕風影之詞以中公

逆璫逆

公三

矯旨回籍聽勘旋復削籍編氓公惟杜門却掃

攝心玄寂視身家性命于度外矣戊辰春幸逢

聖天子御極除姦理枉凡諸臣受菟者竝得昭

雪公得復原職給

誥命再被

寵榮孤忠大節一旦獲信因感事懷舊於武林

孤山之巔築石室勒楊左高魏繆李黃三周諸

君子之名志不朽焉公之尚德維風有益于世

道人心不淺足與此祠竝峙千秋矣

原任南京兵部左侍郎岳元聲謹

奏爲孤臣被黜無端逆璫脩隙有據直陳情

跡始末仰祈

聖鑒疏

臣一介書生蚤荷 國恩委事

皇祖神宗皇帝四十餘年生而木彊遇事感奮

屢因軍 國機宜輒爲陳控而于

皇考光宗皇帝毓祥 儲宮之日矢護 國本

力諍

卷六十二

三王竝封之說致與閣臣相忤伏蒙

皇祖神宗皇帝嘉與容納特

諭停封以需

冊立已因邪棍沈惟敬以東倭封貢蠱惑梟臣

大傷 國體抗疏三上復與梟臣相忤以致

落職而歸陞伏艸野二十六年伏蒙

先帝垂察孤忠起列仕版于天啓三年十二月

以大僕卿歷陞前藏竭廩受事甫及半載于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適遇逆璫魏忠賢惡讎

滔天公憤臣地遂同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

陳道亨等公疏具 奏爲權璫罪狀已著舉

朝公論宜符懇乞

聖斷亟斥顯姦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隆萬世

治安事遂以是疏橫觸忠賢之怒而勢不相

容矣道亨移病歸田臣猶懾息在事而適遇

京營操練與勲臣常胤緒焦夢熊內臣李明

道劉敬巡視科臣徐憲卿道臣劉漢等公同

董閱有坐營都司陸超以剝軍激變萬衆攢

卷六十三

戈危亂之形迫在呼吸臣以爲不立寅陸超

干法無以平衆怒戢衆譁而正軍紀隨同諸

臣杖而繫之勢乃大定復同諸臣公押具疏

實封上

聞直以功罪一聽兵部臣事畢矣而不意微臣

銷弭禍亂之苦心供權璫報復睚眦之辣手

未幾御史曾應瑞之疏入而微臣奉

旨回籍聽勘矣未幾御史徐復陽之疏入而微

臣又奉

旨削籍追奪誥命矣竊惟微臣從尚書陳道亨等後公請

先帝威斷明察去大慙以順人心原疏具在一腔熱血猶未快鷹鷂之逐在忠賢固銜抨彈以必報不銷臣之秩不已而爲忠賢効力者何至借職掌以橫誣必盡舉臣之生平而抹殺之而後爲快乎此微臣今日所爲仰天惟心而不能不告之

聖明之前也當

重離炳照之日黯習盡耀光明雖孤蹤淪落之餘向隅祈邀

曠蕩併將原刻叅劾逆璫公疏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確查微臣公疏觸忤逆璫是否與臣道亨列名有據鑒臣情跡

特賜昭雪俾一生砥礪不終爲逆璫摧陷曹口汗誣以長無負于

國恩臣卽沒齒田間有餘榮矣臣不勝惶悚戰

慄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岳相齋捧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岳元聲同陳道亨糾叅權璫以致借端削奪着該部准復原官誥命另與議用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題爲權璫罪狀已著舉朝公論宜伸懇乞

聖斷亟黜顯姦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隆萬世治安疏

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楊璉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廠太監魏忠賢罪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懸直招言謹辭東廠一

疏恭奉

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覈楊璉疏奏宜納竝奉

嚴旨羣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加查處而已于楊璉則謂其指摘牽誣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納而已又責羣臣隨聲附和紛紛瀆覆不但不蒙優容而已此以

知

聖心堅如轉石卽臣等義容益之填耳哉然竊凜凜伏思

皇上十心宮中府中之所取乎大臣小臣之所稟命假如贊御蝶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噤心悻曾不得關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後世謂皇上此舉何

先帝嘗命璉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璉竝受顧命又感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正漣忠于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責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璉而已卽在廷大小諸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旣滿必不可容楊璉疏詞逼真必不可棄此豈盡仇于忠賢而比昵于楊璉哉凡以公聽竝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

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效于

皇上奚容致疑不第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視朝勤政講學不懈竝

聞宮中不遇聲色不事逸游不貴玩弄難得

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又從諫勿拂任賢勿

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理然至

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

怪人妖種種遍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

責亦各恪恭厥職而卒左支右吾撐持不逮

邇來愈見

朝政參差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靡豈無

召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

真已足污損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

臣反出忠賢下哉豈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

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未

節遂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

息養奸優柔釀亂謂將以是酬勞何待臣等

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邪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灑掃之

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

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即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

用凜凜合詞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

罪狀及羣臣疏論情節逐款參實情罪覆疏

上請恭候

聖裁卽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今

昔微勞姑有顯戮亦乞亟罷厥務置之閒宅
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慙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
又慎選小心謹慤近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
一遵律令勿得相沿專恣如是而官府一肅
祖法昭明咸覩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論明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疏記後述

年來逆璫兇鋒密布朝野山林之下艸木皆
兵避人焚諫草猶是太平佳話占風奉贊之
徒坐對口角眉峰盡作戈矛劍戟直令人逃
虛無地元聲風波之民四十餘年于此矣不
謂甚于吾衰之日而尚得老頭顱以自憐白
刃斬秋風劒去久矣天幸

祖稷

英主臨御真是堯舜再見唐虞遺民實有厚幸
生逢今日不思諱之

朝因錄當年不思諱之疏以公之海內道眼若
子嗟嗟韓魏趙孟之家媽焉秋風冷笑青山
綠水之際愛此白雲久招已矣勿復道已矣
勿復道獨泣痛哭流涕之楊漣淚滿湘江不
能取逆璫之頭作溺器爲之浩歎爲之浩歎
崇禎元年戊辰六月既望稿李岳元聲占

附孤山歲寒巖石屋私記

明聖湖環湖皆山也孤山從天目下渡南北兩峰夾出吞江吸海而突兀于錢塘之上天垂地湧之所特時恍惚立于中央而命之曰孤表此山之不與諸山羣也環山多巖茲巖何以名歲寒巖也孤山之上有片石焉上書歲寒巖三字宋熙寧朝蘇文忠公通守武林時手勒也文忠公立朝風流骯髒吾師于古祇以不能阿安石旨嫉御史以知湖州謝表誣謗就逮流離道塗

一子徒步相隨至宿州御史待下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公書長幼幾怖死及下獄當事鍛鍊欲置重典幸神宗明聖安置黃州築東坡自號東坡居士風流至今可想大書石壁墨氣淋漓于今去之數百餘年不食其畫此巖果足傲歲寒邪巖名歲寒者表此巖之不與衆巖俱也歲寒巖之上有亭翼然未聞有石屋也卽石屋野老感慨逆璫死事諸君子紀

聖明恤錄創爲之也野老僂仰湖山慨然歎曰

孤者山也與山俱孤有不與山俱孤者誰寒者歲也與歲俱寒有不與歲俱寒者誰夫非野老所創巖中石屋之爲邪巖之爲質也巉巖多風多雨震多漂搖歲月之所摧殘苦辭之所剝蝕惟長松之矯矯撫硯石而獨存則此巖之不與艸木爭榮瘁也夫非此石屋爲之砥柱邪若然則此山此屋豈非宇宙間公天下之物邪予因此山爲此屋也豈非人心中公天下之心邪乃書之曰石屋私記者何也野老不禁狂怖大放厥辭呼號于峰頂磯頭之間曰嗟來乎嗟來乎臣心似水臣節如山惟天下之至私能成天下之至公亦惟天下之至公反成天下之至私公私之趨造不同同于私也予之爲此舉也余盟心自銘乃予私也私何私也余私有意乎乙丑陞辭春明門之日執爵而觴予道傍者楊左趙魏諸君子當時之別客皆今日之死友也今日之死友皆廟社之忠臣也汨羅之魚可葬長弘之血可碧者諸君之孤德也予今日後諸君之

死不念當日同諸君而生有勿黯然消魂者卽
余生之日皆死之年也不敢告于海內諸君子
者總以媿吾私也吾私乎吾私乎安得招諸君
于九原與之徘徊于兩峰六橋之間以快吾之
至私以成天下之至公也乎或曰子且以公爲
德鄰也是又吾黨之話柄也天可必人不可必
吾則不敢是爲孤山歲寒巖石屋私記

崇禎元年秋七月旣望石屋居士岳元聲識

卷三

五

吳給諫

公諱國華別號愛日福建寧德人衆萬曆丙辰
進士授行人忠孝性成廉潔自持每于皇華所
至不煩驛驛謝絕饋遺凡星槎月駕之夕披閱
史傳遇古人折檻廷諍輒擊節快賞於順親養
志之章又無不爲動心乙丑考選入兵垣不兩
月而疏論工部員外曹欽程欲驅奸進賢以清
仕路字無虛設骨有餘勁欽程恨入髓乃乞憐
于逆璫媒藥正人顛倒是非遂矯旨削奪焉
公翻然野服就道國人爲之歎惜公竊喜曰言
雖未行而奸人亦膽寒矣歸園萊綵靜侯時清
不亦可乎嗟乎歸山未久忽焉長逝公一腔忠
孝兩未竟何天奪之速耶

公天賜奇

卷三

六

旨削奪焉

馬岡卿

公諱孟禎字泰符號六初直隸桐城人登萬曆戊戌進士筮仕分宜飲米茹藥政拙催科時以部欠被督幾不測令下士民勸勉輸將數年積逋三日即具時以倣西門君之治鄴也巖邑六年清風兩袖未嘗走一力通一問于長安諸貴觀後署南部不邀譽譽亦弗及江右鄉萬諸君子昌言爭之乃得入西臺謝絕餽遺孤立行一意稱舉俱屬老成彈劾不避疆禦他如摘制科

列女傳

卷三

之弊剪左道之惑辨代藩之立爭福府之田疏凡百七八十上直聲震一時然所言皆國家大體不以毛舉激辨爲能度可疏諍者疏諍之度不可疏諍者則奏記首揆引義力爭終未嘗以其草示人自爲功也一時言路倚重巡視銀庫奏免報羨按曉長蘆水藥如令時捐金修隄積穀賑旱疏汰浮稅以蘇商困持斧東海視警澄清貪墨吏皆望風解綬去時福藩之國千里內雞犬無擾者繫公力也以故耽耽者歛手益側

目思所以中公矣嗣公爲廉吏璞中王行取改部鳴冤忤當事者意乃誣以潛管辛亥內察例轉粵臬公辭不拜依子舍娛丘壑爲終焉之計熹廟初衆正盈朝薦起公光祿尋晉太僕而公亦適丁內艱矣逆璫盜柄入幕皆公所彈劾之人以公爲東林領袖素與左中丞善也諧於璫加削奪焉時人心恟恟公無毫髮見色爲左理後事更以曾孫嬖婚其孫有以周蓼公受禍相阻者公不爲動也

列女傳

卷三

聖明御極給諾命復原官薦滿公車海內想望風采會執政乃公前居臺時論列者修舊郤而公薑桂之性亦不肯與時俛仰故啓事久稽未獲竟其鴻才公立朝剛毅正直不苟訾笑林居則溫惠愷悌接鄉黨以恩御子姓以禮非公事不至偃室也卒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至罷市云

頌天廬筆卷之十二下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彙集

簡卸

何中丞

公諱士晉別號武莪南直宜興人中萬曆戊戌進士初任寧波推官考選工科給事中挺擊事起主者恐詞連戚曉傷

神廟意急欲以風顛二字殺張差減口唯王之家用意根究臺省多非之公獨是之案議疏詞

佩侃遂犯衆怒倒轉浙江叅議

光宗登極公論大明朝議欲不次用公三四年間累擢副都御史總督兩廣未幾魏瑞大肆前主風顛者俱得志必欲殺公爲快削籍爲民仍坐贓十萬會公卒家貧連年追比僅得數百金皆好義憐助者

今上即位知其冤獨連不追仍復原官

邱云

夏銓部

公諱嘉遇字正甫別號繩北直隸華亭人舉萬曆庚戌進士筮仕保定司理廉挺獨立望最幾旬丁巳行取擬吏垣先注禮部主事時鄒之麟主壇坫盟號召九同心舉公與焉戊午鄒旋以忤元趙敗然邪黨甚重公諷之一往謝卽擢省公堅臥弗應遂銜公及楊觀光等不許與考選公連出六疏攻元趙盡扶其隱元趙自此不振因力請改南部大宗伯何公崑柱題之攻者斥及何公竟南望益重未幾縣儀曹改南銓會光熹禪代朝局一更高邑趙公夢白進冢卿深服公獨攻元趙有社稷功遂排羣議調公北選部員外時左魏輩猶疑公雅與鄒韓暱不相信會公友爲力居間諸公得釋以甲子六月之京七月卽署選時公以羈旅入筮銓柄當塗猶側目公一持以平坦高邑倚重相得甚懽疑摘公者俱媿謝會內外魏合禡逐正人借會推晉撫一事嗾陳九疇首發難端公屢疏抗辯遂同

魏都諫大中以十月十三日首爲瑞逋借其友
南發謀買田隱湖中緣豪恥未果乙丑五月瑞
逋楊魏六人入詔獄詞連公誣以曾行賄擬公
城旦公居官廉貧甚瑞嗾誣以賍矯上勅公
赴配所公旋鬱鬱發病卒晚賃一園爲居家徒
四壁卒之夕篋無殯衣榻止殘編後遇
聖天子更化臺省連疏訟公寬特贈公太常卿
卹典與楊魏諸賢埒子長禧泣血手錄公疏附
白吳興茅維爲之傳

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夏嘉遇奏爲奸臣
侍勢咆哮昧理撒潑謹再平心糾駁以前
聖明速賜正法疏

臣疏論閣臣方從哲科臣趙典邦交通悞
國因二奸疏辯臣再推禍源疏論科臣丁詩
教復接邸報見詩教出疏攻臣寘臣所列奸
臣罪案卷舌噤口不敢一語辯駁但詆臣爲
不得考選故怨恨詩教而發且自誇詡爲正
人臣讀其疏不覺失笑大凡人臣論事如兩
造然理直者不待借端不待旁引據事直陳
自足令人心折理曲者醜態既露戮辱將及
情窘勢迫計無復之非別借以誣人則不足
爲自道之地詩教今日之謂也詩教死心擁
護奸相以致顛倒錯亂事事悞國又懼一旦
狼狽禍害隨之密謀善後之計於凡救下
選諸大宰極力阻撓蓋調燮分則奸謀易露
臺省衆則公論愈明正從哲詩教所深忌也
故一味壅塞

上聰絕不爲國家幹一事絕不爲國家用一人
以致綱紀不立兵餉兩虛陳夷乘景迫其餒
報狎至又不能宣力分憂庇護壞事之罪無
輕宣督戰之謬計兵垣不駁內外交通皆詩
教陰陽閃爍於其間從無一語規正臣宵旰
之自聞三路喪師數萬生靈肝腦塗地愈加
憤悶遂至夜不能寐日不能飽亦欲條陳數
件以借兵食之飭既思內順治則外威嚴且
古語云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得成功於外

者今從哲詩教相倚爲奸內治敗壞難於整
頓卽日議兵議餉議戰議守恐得之於東失
之於西防之外夷潰之中土無益於事故兩
疏論列三奸罪狀以除禍本當此之時性命
不顧何論官爵從前刊鈍向後升沉臣血誠
中毫不呈一絲

天地可質鬼神可表而詩教乃以小人之腹度
君子之心謂臣不得考選而發何異說夢乎
臣聞小人喻利無所不至銜量續辜必較錙

銖臣若受考選亦必受禮部卽詩教亦曰清
曹自堅前途儘遠臣上二疏自知必觸奸鋒
自知奸人必借邪之麟魏光國之案以削臣
官以辨臣口然而臣不顧也報

主心長微榮計短臣之立身自有本末而謂臣
怨恨不得考選無乃自道其嚇腐之穢態故
不覺俗氣噴人乎且臣之考選靜聽公評將
考未嘗營不得未嘗怨此長安所知其不與
考選亦非詩教之故也詩教昔年爲臣延譽

卽臣補部後詩教亦曾向其相知言不能爲
臣一白殊用爲愧若論私情臣當感之有何
怨恨特因其擁奸市勢得罪國家 君臣之
誼重朋友之交淺故與天下攻之臣方以此
愧詩教而謂臣怨恨不足當曉人一快耳且
詩教謂臣震撼正人相傳更爲笑柄今日正
人豈無其人然詩教決非正人也未有正人
而但識私恩罔顧公誼不以格君樹人之道
規其師而以媚主蔽賢之術導其師以安天

怒人怨喪師感國正人之得名若是其捷正人之收効若是其舛則亦無貴正人矣矧其不正之狀更有章章耳目者臣姑不盡言以傷雅道耳嗟嗟詩教平日雄視一世被臣出疏挾破若不別借題目以誣臣一番在朝何以對縷紳而在里何以對族黨宜其昧心而發無足貴也獨惜其蹈凶終之戒絕改過之萌笑罵由人狼戾恣已而從哲恃詩教之咆哮撒潑更有長城之固一切營私蠹國之事謀之愈密持之愈堅且天下見臣摧折必相向以臣爲戒其罪狀日益醞釀而不得上聞天下事將不知所終臣竟以此負

陛下矣非

皇上去邪弗疑又安所望哉臣愚不勝激切待

今之至

吏部文選司員外夏嘉遇奏爲臺臣持論未明再懇 天威嚴勅盡言以便看議疏竊惟御史陳九疇論新推山西巡撫謝應祥昏老臣職掌相關具疏發正業已奉 旨部院看議九疇復出疏謂晉撫出缺舉朝皆知屬郭尚友應祥得推大費圖謀臣因靜候看議不敢煩瀆出揭剖明九疇復出揭謂圖謀之說尚多包含欲俟回話一盤托出夫事

君之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矧廷推巡撫事體

至大糾正 廷推之巡撫議論至大應詳果

有圖謀初疏入告便應抨擊無餘始也夫孰禁之而不言旣也何又言之而不盡其意似處于苛其辭漸入于誣誣善之言不願離人之本色而禦人之給陡覺自違其本心似可無深論也顧奉 旨看議而看議之緊要莫過圖謀何以尚多包含何以尚未一盤托出關於臺臣之議論者小關於撫臣之名節者大關於撫臣之名節者猶小關於臣部之職

學者更大且晉撫未推之先何以舉朝便知
屬郭尚友將以不了之語而成不白之疑臣
若不明白上請速 勅九疇盡言推究到底
羣臣百姓必將指而目之曰銓臣果受人圖
謀于清議則不容于 國威則不赦其辱職
幸莫甚焉夫使九疇得追變亂之誅而臣部
反受含糊之責臣實不甘爲此再宣

聖明乞 勅九疇于圖謀之事不必包含盡言
無隱看議之時覆其虛實以明正 國法

曷勝激切特

命之至奉

聖旨已有旨着部院看議何必彼此紛擾且前
奉旨嚴禁私揭并抄傳人役如何不遵這本
內出揭各官姑不究報房收揭抄傳員役着
錦衣衛查明奏處

吳少司馬中丞

公諱用先字體中號本如直隸桐城人舉萬曆
壬辰進士筮仕臨川令歷陞部署藩臬斤斤職
守拮据中外三十餘年冰炭自勵聲譽日隆壬
子開府西川時嗣寇猖獗全省震驚公親冒矢
石躬督大帥劉鋹勦力會勦擒獲亡算招徠不
計於是疆土莫安且兵不血刃而餉無糜費
朝野頌公有功于 社稷而勞深心力也甲子
奴酋告警廣寧喪師 廊廟未得其人

嘉宗特簡公任遂奉總督薊遼之

命時惟屢

嗣之後人所畏避者公獨奮然就道卽閱歷薊
昌諸路星馳山海至寧遠選士酌餉繕器築堡
爲之一新復興鼓鑄以贍軍需杜侵漁以絕奸
弊日夕鞠躬盡瘁殫瀝心血爲戰守之備於是
奴夷聞之膽落氣喪兩年之間無敢窺邊公之
力也會逆璫擅權樹同剪異公守正不阿矯矯
自立而宵人益忌擁公以爲楊左戚友譖于璫
突有革職閑住之 旨且將加禍無赦公憂危

日甚移病辭任僑寓南都之儀園延醫調攝未
及旋里門而遂不起矣嗟乎公一腔忠節赤誠
報國有汗馬之勲而僅得初服以歸正寢不
大寬哉富路畏璫匪不取聞恭逢

今天子當陽

聖政聿新冢嗣中翰君日杲泣疏

九重得邀

簡命奉

詔優卹予祭葬先責九原特爲隆重也

外示臆

宋二二

韓少司徒

公名光祐別號巖嶺湖廣光化人登萬曆戊戌
進士筮仕常州司理峻風節祛宿蠹舉治行第
一徵拜戶科給事中多所論奏梓行者凡六卷
所關切軍國本根獨多而召對慈寧之事尤
著當挺擊盈庭之爭也

神廟倉卒召諸臣入時劉侍御光復非有所匡
正不過嵩呼將順而已

上意嫌其指陳乃大怒緹逮爾時莫不惴惴公

獨抗立不激不隨

上命卽將張差處斬便罷公整容朗奏曰還有
人

上曰是甚麼人公曰龐保劉成尚在

上曰都著處斬百官稱萬歲而退斯時也斯際
也櫻鱗之犯而鳴鳳以和

君臣之情通

父子之恩篤

朝廷之法正非素期精白何能暇殺如此媚瑄

者中之遂閒住公撫江右攬轡澄清屹然儀表
晉南少司徒被讒以終士林思惜之

按挺擊事起

神廟倖然臨御召對百官倉卒應命不及朝

服俯伏闕下

光宗福藩皇太孫俱侍側

神廟云我父子歎然一室無不慈愛者百官靜

聽無詞劉侍御光復厲聲云願

皇上慈愛聖怒卽時逮繫韓給諫又奏云云

天顏稍霽嗣是劉侍御廷元指以癡癲而錢人

伏誅事乃息

章黃門

公諱允儒號魯益江右臨川人方伯中缶先生
之仲子也少知名及壯成萬曆丙辰進士任華
亭邑宰折豪強捐羨議固已見其嶽嶽矣循良
最績壬戌召居諫垣事關軍國可否輒抗簡諍
言時貂璫志在借叢公首摘其隱已而虐傲騰
霄中外惴惴甲子公以較士楚閩用錄語諷諫
遂引繩襁繫百計刀刃之歲戊辰

今天子時乘星河重朗卽家拜擢原職居無何
又以直言被讒明年已巳仲秋寢疾卒于家海

內聞而傷之

論曰古來忠犯人主者多矣然尺蠖旣伸則寒
蟬匿響蓋生義所重在瞬息間耳若夫志屢騁
而不移道以困而益固此可謂剛金百勁長江
必東者也三復危言之章以爲歎息

黃曰彈墨芬若千尺湍危忠信不疲百載如斯
寥佞魚珠形史炳知

贈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吳

公諱懷賢字齊仲直隸休寧人博學有大志七試京闈弗售天啓初會修

兩朝實錄首輔葉公稔知公才具題以中書舍人直 誥勅房不虞爲公殺身地也公性鯁直每入直目擊逆璫事不法輒仰屋歎至向人駭詫不平爲璫聞同舍郎傅應星璫之甥公惟公所長揖外不與交一言星見宰輔賢公思與密交數邀之觴公數不爲赴星憾甚御史大夫楊公漣首發璫二十四罪狀尾公疏紛紛上公手錄諸疏加美評置几案上不防人見事頗洩初公購女婢張某者以侍役公久之女母執璫姪肅寧伯良卿家浣于是良卿聞浣者女而貌欲妾女屬女母從公索還女而自遣豪奴數人持良卿名帖來恐嚇公勒還浣者女公弗帖報亦弗還浣者女良卿遂甘心公計激璫怒殺公亟出重貲賂公左右程遠德收前所洩几案上物良卿乃盡得公手評疏草進璫覽公評楊疏有

吉如韓魏公處任守忠故事卽時遣戍語璫大怒曰何物小吏輒敢謗及我而應星修私怨從旁排之璫念殺公無名遂坐公楊左黨誹訕

朝政下 詔獄公從容言曰懷賢得與楊左齊名死亦何恨當事者承璫意旨非刑拷公旬有餘日終不服付司寇定罪不半日死傷哉故天下知公以黨死于璫而不知公以冒兇鋒死于應星良卿之手特表出之爲天下疾惡太嚴之戒公卒不踰歲幸逢

元服

聖主當陽逆璫授首賊臣并殛而死忠枯骨露恩普徧乃公嗣道昇匍匐萬里泣血叩 闕昭

鑒沉寃遂蒙

欽恤贈官樹坊榮被里門公雖死猶生而復有子公且不朽矣

野史氏曰自楊左輩論列逆璫者死賊臣崔呈秀廉恥首喪明目張膽具疏褒璫威福與璫相終始開天下稱功頌德之路故使應星良卿責榮傭奴儼然列爵公侯都督人不敢發一言安

知有以筆墨據忠憤如吳中翰者乎蓋中翰殺身之禍胎于筆墨得應星良卿而速其死母曰桓魋其如予何中翰死而廣陵太守劉鐸之禍亦起筆墨筆墨之能殺身其如是邪今日歸于清時正論誰榮誰辱哉

附逆彪許顯純媚璫羅織陷殺冤招
錦衣衛北鎮撫司爲訪據事該

欽差總督東廠司禮監太監魏忠賢題前事合將玩法奸臣吳懷賢連親筆書稿詳疏拏送究問等因奉

聖旨吳懷賢恃富逞兇打死多命營脫逃京賄賈汪文言引授左光斗魏大中門下結爲死黨竇緣題授史館冠帶監生時將旨意漏傳却又妄談朝政侈口翻局親筆現有供稱有據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嚴究具奏欽此拏送到司嚴究得犯官吳懷賢供係直隸徽州府休寧人招稱懷賢丁萬曆二十四年間援納南京國子監監生向恃財在籍恣行兇暴恐人訐告懼罪于天啓三年逃躲東京又不合就糾同鄉汪文言汪樹結拜盟兄有懷賢亦要做

內閣中書將銀一千六百兩送與汪文言收受代爲謀幹于本年十一月內黃緣題授

史館中書冠帶監生在于

內閣供事又用銀二百兩託汪文言引進投于左光斗魏大中等門下作心腹入在東林黨內爲走線却又不合不守

國法暗將本章票擬

旨意未曾發抄先行密寫透漏同黨左光斗等看畢卽將原帖燒燬又于本年四月內與從第中書吳敬回書內云卽今

朝廷內中稍起意見而羣小乘之以報其私

使大臣體面掃地各懷不測之虞而一鄉又不足論矣等語于天啓五年二月內懷賢又與荊州府第監督工部主事吳昌期回書內云況事極必反過盛必衰別僅三年似又更一局面矣更張太過反正不遠今日之變屈未必非他日之鷹揚含垢納汙以俟之則不佞欲獻之于台臺也等語懷賢不合將回書字帖暗藏陰謀談論國家政事今有懷賢寫字人役程遠德向見

懷賢交結東林各黨及預傳內

旨又在籍打死多命處恐貽累將情具告東廠蒙差辦事旗尉將懷賢并家人卜四及妾丘氏連懷賢親筆書稿一同拘獲到廠審招前情除將卜四等著令隨審外將懷賢并書稿一同題送前來今蒙嚴究不敢隱諱實招前情及審卜四等各供情相同叅看得犯官吳懷賢膽大神奸心兇狠詐冒官中祕倚仗有用之靈金漏泄

天言廣樹黨同之羽翼竊人情之向背捏作貼危趁時事之猜疑從旁聳恿侈言妄談朝政敢云有力回天奸謀遠慮翻局愿效他山片石是以遍樹私人之赤幟三窟不嫌大張黨羽之陰符百穴竝穿拜汪文言汪樹爲同盟則千六百兩之金錢竟成結納投左光斗魏大中爲門下而二百兩之阿堵遂定深交暗將票擬馳報心腹于朝昏親寫書牋惋惜體面以掃地并爲門戶之

鷹犬居然城市之豺狼且又嗜殺行兇委

王章于草莽忍心淫毒視

國法如弁髦不富縱子濟惡復使愛妾妬顏

性命平填空埋蕩塚之夜月血痕易灑長

嗟異域之游魂口猾無稽心奸巨測階之

爲禍豈無意而云然蓄爾深謀何所謂而

爲此步形捉影因錯傳訛雲合景從知羣

心之易動冰銷瓦解惟執法以祛邪穢厥

渠魁剪除黨羽毋滋延蔓速正刑章合將

本犯連親筆書帖通送刑部依律從重擬

罪以警官邪等因天啓五年十月二十四

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吳懷賢着送刑部從重擬罪二十七日恭

送二十八日故

野史氏曰一天枉辭空砌銀鍊而入罪筆跡

又最忠憤之言則此一牽幾費羅織仍屬

莫須有三字忠良受此荼毒冤慘真令神

鬼泣號雖然今日番爲正人左券也

崇祀鄉賢看語

本縣知縣朱 覆看得故宦中書

欽贈工部主事吳懷賢忠貞世篤慷慨性成憤

憤一生何計口舌之始禍烈烈百死安辭

罪名之終捐斤闔豎于方張忠昭曲突憫

清流之幾盡直著矢愆

龍興已遂顯忠蠅屑從茲吐氣既獲同揚左而

寵加品秩自當爲

國家而崇祀蒸嘗輿論愈孚祠享永協

本府知府洪 看得本宦矣 先代遺民中

朝烈士職居禁苑思以筆劒誅姦位列詞

垣每用悲歌當泣睹臬璫之肆虐擣腐牙

而不辭值羅織之叢興蹈犴狴而弗悔身

髮析楊寧爲玉碎家傾繯綬不作瓦全平

時讀聖賢書生無愧矣今日扶綱常事死

亦榮焉與楊都憲而齊芳寵恩應負竝左

御史而媲美秩祀宜加用快輿情永扶正

氣

頌天臚筆卷之十二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起用

韓少師

公名熿字

號象雲山西蒲州人登萬曆壬

辰進士由館選入翰林孤介鯁直清修無欲天

啓中拜東閣大學士秉正嫉惡嘗面斥匪人時

羣邪附會爲梃擊三案誣以黨護言官與宗伯

孫慎行冢宰周嘉謨同有鐫秩之命既因

疏救得奉

溫旨念輔弼大臣姑免罪公觀朝政大壞逆

璫權勢日益熾羽翼日益繁內外蒙蔽傳奉自

由一時公忠大臣被譏廢黜誓以去就爭之竟

得放還單騎出都門唯二三蒼頭以琴書敝笥

相隨家居蔬食布衣蕭疎若寒士居心如水與

世相忘無復春明之夢矣恭逢

今上御極臺省百執事交頌公之清風峻節

上亦素知其賢屢旨獎諭遣官迎召

君臣道合際

堯舜之世而臯陶稷契復見于今日也

欽差整飭徽安池等處九江衛所河道駐池州

河南左布政王 看得故宦吳 兩間正氣

一代孤忠慨時事之日非懷後新于曲突

憤逆焰之薰灼代斧鉞于筆端未遂斬佞

逮羅奇冤三木橫加耿耿丹心昭日月一

身慘死烈烈芳名耀古今贈卹已荷

綸恩崇祀允協月旦合無呈請詳示行府檄縣

置主擇吉迎入鄉賢祠從祀

崇禎三年二月 日

領天牘錄

卷十二下

三

欽差提督南直隸廬鳳應安徽寧池太八府滁

和廣三州等處學政監察御史蔡 看得故

宦吳懷賢孤忠天植介節性生觸璫闖而

正氣可塞微 贈卹而芳名自垂歷勘既

實脩食允宜准置主擇吉送入鄉賢祠繳

崇禎三年十二月 日

大學士韓爌謹奏爲奉職無狀慙負 聖

恩乞賜罷歸以重政本疏

臣以謗材通籍侍從荷蒙

先帝拔擢

皇上眷存得從諸臣後備員中書參預機務頻年以末功能無聞愆咎日積卽如南北用兵軍需匱乏不能資 廟略以佐邊籌寇災頻告徵發驛驛不能軫民艱以培邦本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抒 宵旰之憂忠直尚稽 召還而榜樣 朝堂無能回 震霆之怒於後先多官之斥逐 諭旨出之威嚴在

聖明振肅紀綱中外懼興黨禍而 臣既不能憂時深念有失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封還之慙斯皆 臣罪狀之大且著者

皇上釋此不問而微示詰責札 諭欵列諸事前輔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總屬罪端曷容深辯惟是看詳文書向有綸扉故事商確

有甲可乙否之殊而票擬無左圓右方之費伏蒙

皇上責 臣以協參責同官以協贊最急甚至諸臣且奉以從事而 臣欲補過無由矣糠粃偶前極知非據難除且及尚昧妨賢 臣之愚也亦 臣之罪也旬日以來杜門屏蒙恭遇

皇上聖壽節辰勉出 慶賀拜舞班行不勝隕越比還私寓昏眩頓增形神不屬跬步不能出庭戶乃知本綿枝竭福溢災生上之所汗卽天之所弃 臣卽欲凜奉訓辭勉圖策厲萬萬不能已伏望

皇上亟褫 臣官仍治 臣罪以爲忝冒逾涯輔理溺職之戒庶政本以清 國體不褻倘蒙聖慈曲垂鑒貸俾病廢餘生歸骨丘里喙息尚存得以頌

皇仁而祝聖壽實爲厚幸踴躍循省罪罰深重恐未易以邀茲

恩造也臣無任懇天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

公文庫

卷三

題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韓爌等謹奏爲遵奉

聖諭事

臣等欽承

皇上屢諭參定附逆一案反覆商酌除將祠頌贊導諸臣分別重罪擬戍以至削籍爲民開列欵項具疏奏聞及

聖諭事本爲公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如封疆遼默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弗議處外若稱頌內稍次前欵諸臣或居位解雄偉之略而指縱亦無奸謀或濫竽備疇宋之員而線索初非自主或徑本誠邪構陷惡非爲元首或階因驟躡稽職掌尚未全廢以逮專閫逮牙品原庸碌散僚冗吏識昧徒持者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非聖明畫一彰法之意欲槩削籍又慮罪輕而罰重乖治朝酌量宥過之仁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欵將諸臣並擬開住另請

上裁如蒙

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燭逆之不可爲卽寬政
尚從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稿
項亦荷

恩波其於振揚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藉
矣至內中軍民商匠數本臣等初擬行撫按
查究既覆思之民輩么麼末品見縉紳尚且
風靡彼效尤何復深怪又聞上本時多棍捏
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若必行查
恐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真正倡謀罔利此地
方官執而治之可無重煩

宸斷爲也再照此舉臣等原奉

聖謨臚分二案考據不敢不核程量不敢不平
秉心不敢不虛持義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
聞收括略盡卽更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
惡大慈得寬逃于指視之外

聖諭縱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與覆
載同量從此靜戢玄黃各歸職守於世道平

康之福慰

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
臣不勝激切冒昧之至

崇禎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具

領天臚

孫樞輔

公名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登萬曆甲辰進士 廷試一甲二名公博學強記深明經術爲文下筆千言不點竄而自成立身持論不阿爲僉壬所忌幾中以丁巳之察與申廣寧四潰

熹宗手握首輔衣裏而泣于時遣大司馬王公在晉行邊在晉議于八里舖築牆百里以限華夷而寧前道高出極力疏陳移山海于永平棄山海以外廷臣恐情無策論及關門輒汗下舌哇啾啾聚訟然時御史方震孺獨疏請命閣臣攝樞部事特簡公攝之公倡議曰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也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驚天下大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廷論壯之公請行邊乃定守寧遠之畫辛酉至甲子每歲開屯八萬九千石草五萬餘束築寧右諸屯堡招徠流移百萬不復知兵革若樂土焉練車騎三十六寧得精者凡五萬

諸將較哨邊所斬零級積至一千八百五十有奇公進寨旗者厲之曰凡吾所爲恢復計是雕勦幾何第籍之彙報而不敘故事邊吏零級滿二百五十者准一大捷則恩蔭被矣公自損抑如此然八防辛苦奴不敢窺邊三年間奴諜報老慙斃者凡三諸將較又促公代敘公曰不見狄青不報儂智高乎及公被讒去未及一年魏奸始以奴斃封伯爵則公之老成持重有大臣風度不可及也公領三方布置之命凡登萊永通薊密皆得巡視甲子冬公單車巡至通州具疏請面對軍中密事時南樂翻局甚急聞之大駭初危言動璫曰孫閣部提三萬人馬來掃清君側屬意在忠賢忠賢內顛落膽半夜開官門召趣大司馬以較尉八人迫脅職方郎云過已時不還關則督師兵曹中俱不測南樂又大言曰若

世宗朝有此悍臣欲首何待吾衙門中與少司馬互作奸耳十一月十三日午時閣部回關職

方免究而李左堂邦華繆春坊昌期同日投閒
矣蓋公見凶鋒莫可嚮避義形于色曰吾老臣
何妨面對剖別貞邪或不到流毒海內抱此救
時之略而南樂深恨其入入則

熹宗付託之意必回回則時局之機牙必敗故
中以危禍崔呈秀劾之李蕃劾之比公于李懷
光王敦爲叛云賴

先帝在官中獨注念孫先生不置口故雖欲陷
以糜餉殺其家而

先帝眷顧不替尚得勒之休致公憤諸賢之駢
戮也撰三十五忠傳爲長歎焉

今上登極元年閣與閣妬不容知兵老臣入佐
綸扉百計傾擠又中以蜚語及二年冬虜犯薊
門倉皇起公領兵馬帥十八處據兵得保通州
時

上意頗屬公而閣中不令入仍命督師關門當
袁崇煥被逮日大帥祖大壽回關督帥百計慰
安曉以大義山海溪而復萃公終不伐責備賢

者之言復至以故出將不復入相噫宰相行邊
辭安就危本乎誠心施諸大用天下第一流人
也

何相國

公名如寵字康侯號芝嶽直隸桐城人萬曆乙未偕胞兄方伯公如申舉進士試畢卽賦歸侍太翁疾未及廷試戊戌選入中秘又歸侍太夫人登朝幾四十年強半林下卽立朝亦未期年視事雖身懸廊廟而情繫慈闈也公宅心渾厚尤負勝識孝友謙和朝野推重口不臧否人物而臧否炯炯衆正仰之如泰山北斗頗爲羣邪側目甲子還朝適舉國攻璫及攻黨璫之人魏南洛衛之于朝班上指示腹心曰某某係左某至戚此來是左促以代吾位者晝夜傾陷因贊于璫卽以擬陞少宗伯突遭嚴譴焉璫意未解出春明門時蹤跡行藏欲中以法公乃脩然策蹇挾兩蒼頭負殘帙敝笥兼程抵家璫黨仍遣偵卒密覘所爲於時人皆憐憐恐因左抹累公獨毅然周旋其難卵翊其子弟此尤人所難者乙丑奉矯旨開住公靜攝山中下帷讀書不問戶外事於是聲望益隆海

內所趨嚮其高標大度也自膺迪簡

帝心戊辰

環召復公原官尋拜東閣大學士欣際

明良一時之盛云

孫宗伯

公名慎行字淇澳直隸武進人爲荊川唐先生之甥文章理學宿有淵源萬曆乙未廷試第三海內咸稱得人登第後更謝客齋居唯以讀書求道爲務塵事毫不經懷人亦不敢以流俗語相溷通籍三十餘年蕭然寒素于故業未嘗增長尺寸也論者謂其清德近世罕覩累官至禮部侍郎署部事時

光宗儲位雖定而福藩尚涉危疑公敷陳調劑趨令就國隱然有羽翼之功晉尚書

光宗大漸左右妄進藥物俄而晏駕民間訛言被弑公不勝痛憤具疏叅輔臣方從哲坐以趙盾弑君之罪議不得伸棄官歸方相家京師允共國柄與戚畹內侍交結磐固黨與甚盛聞公與爲難無不欲劾乃公腹者魏瑞得志遂削公職仍追賊遣戍罪案已定未經江南按臣發遣見公久在籍丁卯秋已掛號爲着伍矣而

今上登極敕詔至竟得免戍人謂公誠心至行

天地實陰相之今公道大昌物望攸集行見

明良慶會共贊

中興盛治千萬禎云爾

盛勲卿

公名世承字以烈號菊泉直隸桐城人登萬曆丁丑進士筮仕郎署歷陞秦蜀藩臬予告歸越數年叙公平播功起靖虜道年餘告歸天啓甲子臺省交薦復起山西左藩行抵界上陞南光祿寺卿新任未履忽遭蜚黨誣入許念敬案內憑空波及遂矯旨除籍當事者欲結璫歡心百計思陷爲直指楊公某邑令陳公某主持真是公賴以安

聖明御宇復公原職且奉錄用之旨公意堅臥不作春明之夢矣總之公清純恬澗服尊君少司徒公庭訓砥礪名節一切干求躁進之事取而不爲妙年登第卽有終焉之志故宦轍所至強半乞休前後居仕路者不過二十年其在樞部清絕一塵所用皆成名將轄蜀藩平播善後皆居首功在靖虜特初開水旱土地之議請動官銀只百餘兩卽拓地數百頃徵糧數百石留抵邊餉輸饒運之費不貲上下永利督

撫特薦宜及時大用皆不果晉藩留卿之轉殊不足酬公勞績乃以左公光斗底里橫加奏劾噫冤甚矣蓋公相忘于仕進從不以尺書寸幣媚人故宵壬卿其異已捏誣株連非有清明之會幾玷公大節矣茲者年踰八旬強健不衰高臥山林彈琴命弈以自怡悅雖守令終任未得一見顏色曾無隻字干以私望重當時朝野共仰公則無意于榮名也惟養喜神作出世生涯而已

蜀三廬金

卷三

七

鄭大司農

公名三俊別號去岳直隸建德人登萬曆戊戌進士授元氏今有異政更賢真定清慎廉明慈詳豈第兩邑戴之爲真父母甲辰陞南禮部主政己酉遷歸德守殫殫盡職當路交薦循良第一人也尋擢閩憲而復督學本省桃李門牆稱多士焉庚申叅知浙藩辛酉召入光祿卿轉太常癸亥拜左都御史甲子遷少司農公愈峻潔自立不濫交而人亦不敢旁撓者公屢疏請告不允時逆璫魏忠賢亂政宵壬用事怪公異已遂指以黨人被黜閑住公拂衣出春明門兩袖清風一肩行李蕭然就道都人莫不歎惜而公獨沾沾自喜爰脫虎口遠小人幸矣祗 國恩未酬何戊辰

今天子知其清操謹飭臺省交章頌公真品當國家柱石臣起爲留都大司農值倉廩空乏軍伍嗷嗷公與少司農呂公維祺仰屋顙汗日不經營料理釐夙弊誅積逋儲餘粟至數十萬石

可支二載上以裕國下以安士卒兩公力也士民爲之勒石紀功以誌不朽云

附南庚十九首之二

豫石

東南民竭矣元氣蝕催科惜以填貪腹兼之耗逝波積逋三百萬續命斗升多催檄雖風雨其如不應何

算繕如市賈數米類倉攢臂痛塵批積心嘔鉢借難戴星方退亭午未傳餐

天子焦勞甚臣憂敢自寬

領天風集

卷三

起用

范璽卿

邦江之寶應有劉練江武部此固鐵石錚錚寒潭徹底者然練江好推其先輩范公異羽每謂同調曰我等何足言如吾鄉范公異羽真奇人而又化人異羽者即太蒙先生是先生名鳳翼南直通州人萬曆戊戌進士不就州守改順天府教授十年始遷戶部主事管南新等倉代趙大司農上酌放軍糧一疏全各倉汜爛之糧以六十萬計而軍士無譁大司馬李公霖震奇之又江右運艘泣求同鄉大老宦京者願撥公所管之倉以免索勒贖賠之苦少宰楊公止菴又奇之遂推擇爲吏部復以直言任事爲太宰孫公立亭所知嘗一佐考功外察主懲貪一佐文選主登進善類人比之涇陽顧先生云會江南司官缺公力言于太宰欲以高先生景逸等之廢棄者起補及公將乞假復力薦鮑先生中素自代而于時曹貞宇汪霽寰等諸臺省主持清議公上下議論之力居多時人側目幾如眼中

釘矣公移疾歸里居八年辛亥京察超然評論至丁巳復爲逆案徐紹吉拾遺夫不察于辛亥而察于丁巳 國家有此律令否耶會

光宗皇帝登極諸賢拔茅而升奉 詔起改公尚寶丞尋陞少卿又陪推大理丞公力辭不出曰吾豈以三公易一日哉于時太翁方在堂公天性至孝不欲一日離膝下其于一官升沉早暮泊如也自庚戌迄乙丑歷十七年逆璫魏忠賢柄政誅鋤正人無噍類璫義子徐紹吉復噴其門人某疏論公併孫公淇澳湯公植齋馮公少墟高公景逸毛公禹門等皆羅入疏令自裁而公居首遂被削奪戊辰今

皇帝登極日月重光始還公原官而公仍徘徊溪山留連猿鶴未嘗煩北山之移驟爲貢禹之喜也而海上之亂起公抗疏叩 闕扶振紀綱不欲開四海倡亂之端乃復忤當寧意左袒亂民逢迎權要屢勘展駁卒羅織其家奴使李代桃僵公厄于 朝而又厄于家海內之負冤如

公者指可再屈耶公蕭然一身避亂居白門而里中父老數千人羣持牛酒詣江南北敦請公還故里道路絡繹不絕則公之爲德于鄉更可知矣白狼之民方以公爲麟鳳爲慈父母惟恐一日不在鄉至于一二奸宄天性好亂此卽伯夷仲尼所不能寢其陸梁者使按法而繩之何至釀陽羨詞子無窮之禍哉天下事當論其大者鄉紳之武斷世豈盡無然尊卑之閑未踰人知有衣冠之尊所以尊朝廷也一匹之夫可以無禮于士紳而司敗不敢問其勢不至于凌侮

野史氏曰江以壯爲

聖朝豐鎬地近聖者化本天者親其于節義蓋天性然矣嘉隆之際薛考功憲諫大禮梁銀臺子琦忤權相皆侃侃著大節萬曆之初何

其家蒙耶壬辰戊戌鍾離則馮先生應京白狼則范先生鳳翼皆凌霄摩日絕于等夷且馮先生歿而范先生如魯靈光矣先生在銓而未主銓其所表見但微見其端倪耳然龍泉太阿匣露微光已不可迫視使得竟先生之用其陸斷犀革水斷蛟魑宜何如耶今江北清議所歸正人雲起遂爲海內一時之宗所爲守先待後者誰之功耶祭川者先河而後海弁別先生所云華路藍縷范先生倡明正學之功安可泯泯也哉

壽春方震孺撰

倪給諫

公名思輝字韞之別號實符直隸祁門人登萬曆丁未進士授太常博士公夙慧蚤第廉謹自持忠君愛國之心根于天性甲寅考選戶科給事中辛酉補吏科侍

經筵巡視京營清操著聞

朝野欽服時姦媚客氏逆璫魏忠賢相比亂政表裏爲奸阿附成風公獨抗章首諫以觸妖狐遂矯

頌文廣生

旨降三級調外任福建按察司知事隨有王侍御心一亦疏論客氏直公爲國苦心尋亦降三級去甲子

聖旨斬圖特

旨賜環復公原官陞大理寺左丞晉本寺少卿奉使德藩謝絕饋遺蘇恆驛傳行碑頌德轉南京通政九月循資會推赴通政逆璫忌公敢言直諫竟坐以門戶削奪公歸杜門譚子蕭然一室與世相忘於時璫勢日熾網盡忠良公惟

知恬退四虛危坐靜聽欣際

聖明登極鋤逆誅奸復公原官給還

誥命旋中外公薦臺省交章屢奉

明旨頻與會推方將被

新命而起公乃猶然骯髒高臥東山清風滿榻

布素自怡世之有識者咸重公有陶謝之致焉

出三原家

吏科給事中倪思輝題爲鳳曆新頒受時
惟恪敬進信之一字以奉 天道以光

聖德

臣等列班行恭逢

皇上頒賜天啓二年大統新曆一時大小臣工
靡不歡欣手額以爲萬年有道之長始基千
此政教授人時靡工熙績之日也顧臣聞之
四時不忒昊天所以成化也異命不易王言
所以如綸也故曰人君之令堅如金石信如

頌天

卷三

起

二三

四時誠重之也

皇上英明天縱納諫如流頃從臺省諸臣之請
奉聖夫人客氏擇于九月二十六日出就外
居則于 前言之曉示者已較然如四時之
不爽矣況其一日而復有時常進內奉侍
之 諭是天有不信之時而君有反汗之令
也臣下思之不得其故夫客氏素侍

皇上朝夕勤勞則加恩優賚亦不爲過以十餘
年親事左右者一旦離而出外回想平昔

哺之恩調護之勤自非人情焉得忽然不一
動念但帝王之家法與士庶不同既已出外
勢不得復召入內 宮禁清肅之地令一保
嫗女流突然而出突然而入勿論觀瞻不雅
物情疑駭而以繼離出震之

君九重尊嚴之體總總于阿母而柔情難割
中旨易營其何以垂青史而肅家法也借曰
宮闈保護有

中宮在借

頌天

卷三

起

二四

兩宮之淑慎侍

一人之起居自然雞鳴有警琴瑟均諧飲食服
御之際諒能調適中節無煩

聖慮而何必一客氏潤列其前並介其側也夫
皇上之待客氏也賜之爵號錫之土田亦既厚
矣無以復加矣節于日昨出宮之時傳聞暫
從之盛裝飾之華揚揚長安道中車如流水
馬如游龍真不減濯龍門上亦可爲炫耀之
極恩澤之侈矣

皇上侍一時養志不能釋然于懷則歲時伏臘
造一二中貴問遺存慰亦無不可而獨某一
念尤望

皇上選述大孝用之于

度陵勿用之于客氏以啓外廷猜疑之端開近
習于預之漸則

皇上所以富貴之者政所以安全之幾微之際
聖人所謹臣愚以爲持常入內奉侍之

旨斷不可不收回

順天鹽筆 卷十三 起用

成諭也況

皇上大婚已叶封疆多虞伏願齋精葆和早發

鋒趾之祥以應鑫斯之慶清心寡欲不耽聲

色之娛日惟圖史之親而于講學聽政之暇

與輔臣儒臣部院大臣講求天下理亂之故

減收奴虜之方庶四方之人心知

皇上聖清國治而河西之寒卒亦感泣

皇上聖明時不忘迎鹿意也伏乞

皇上蒙此旨新頒之時法天之德以訓茹息

之受守四時之信以重渙澤之澤則所謂云
國人交止于信者不專美于文王矣然臣愚
尤有說焉宮闈肅化之原政事之所從出故
居室之一言一動關千里之應運召

天地之和與最不可不慎者第不原之地在

朝廷而輔養之責在大臣乃今婦寺之帖權

愈寵不聞封還詔書而閤門之紫氣已近黃

龍法表之彈文先被顯詞京卿之憂讒畏議

不聞閉閣思過而虛應弓旌無裨君德之成

順天鹽筆 卷十三 起用

敗擴生枝節忍使言路之撓廢不知于大人

之正已而物正者何如而安望其潛移默奪

坐收格心之功也臣非不知

聖衷關注敢爲激聒以取罪戾但惟其言而莫

予違者非

聖明所宜有而事

皇上以言不得不甚言責以少數大馬之私祇

爲心腹之忱也伏惟

聖明察採擇施行臣下情不勝惶悚懇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

領天璫筆

卷十三

起用

二十七

王侍御

公名心一字純父別號玄珠直隸吳縣人登萬曆癸丑進士選授行人奉差出入京華不煩驛傳不受餽遺以廉謹聞天啓初拜爲江西道御史執法廷諍有折檻風時姦媚客氏與逆璫魏進忠相爲表裏矯旨亂政請封邀賞傳奉自由中外疑懼

喜廟寵信加以特恩異數逾于開國之列公每上言乞裁抑之云今日

領天璫筆

卷十三

起用

二十七

聖意當念遼左將士勞苦宜先慰卹乃鼓激其氣攝服其心以得人人自効爲安邊之計若婦寺侍衛微勞只須優以金帛慎勿賜之茅土亦不得先宮中而後疆場也時有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等疏論客氏致觸

聖怒竟以落職被譴公又極言申救之於是媚璫者咸畏忌矣遂喊當事爲擬矯旨降公三級調外任去歸未越歲而又被黜矣公家居杜門謝客日以課子爲事甲子縱騎四出吳楚爲

甚里間謠傳某當逮矣某當逮矣詎指公繇是
僞儒朝夕兢惕凡以言獲罪者皆不能保此頭
顱也足不出戶食不下咽但危坐靜聽聲息耳
迨丁卯秋逆璫事敗瀕內正人始得貼席以享
黃髮餘榮隨荷

聖明召起公復列西臺甫一月而三上疏抗著
時事有裨

聖政悉採錄焉

列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起明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心一題爲懇乞 聖

明垂念東征之苦以義裁恩疏

臣聞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
漢光念戰傷之將則代分子女之憂宋祖思
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激勸
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
士拋妻棄子披露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
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燐白
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

爲云臺堂

起明

朝廷凡有慰勞存卹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
士也近者臣連接邸報惟見 明旨一則曰
奉聖夫人客氏保護効有勞續着戶部速行
擇給地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再則謂
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 陵工告成敘
錄在內一似

上心獨以私恩爲憐憫者微臣苟可將順何敢
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朝令臣畏罪不言
忍視

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大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纔振捷伐有機人心瞻仰專在朝廷臣恐不諒者以爲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勞而輕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東征文武將士聞之以爲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爲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微

聖衷之著注重天語之叮嚀毋乃解其體而灰其心乎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爲卽客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待衛可賞何妨優以金帛如一彰

聖諭加給土田明示敎錄流播聽聞殊傷聖德又况

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爲不順于事爲大宜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循未及深言

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疏中大帽短衣幾同兵子泥頭土面有如塑人等語臣深爲之慨然又接得按臣方震瑞手書有云自來無逐萊州而居之按臣惟有効力行間身先羸卒期熱血早灑以謝知己而已臣又不覺爲之泣下臣意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明旨遣使齎金急乘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朕臥薪嘗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此則三方將士皆如扶竊投膠四衛人心罔不瞻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顧小而遺大愈不敢也用是昧死于

宸嚴臣一念狂愚不知忌諱惟聖明矜察

天啓元年九月初六日具

奉

聖旨這奏內奉聖夫人客氏護墳地畝前已有諭念係阿姆比別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其遼東文武將士披露眠沙朕豈不憫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闔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諳大體姑且不究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心一題爲忠言可味

懇乞 聖明俯諒言官之心以維一體之

誼疏

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與皇后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帝怒夫人亦怒及盎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慎夫人爲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盎以小臣譴直乃爾文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亦謂其心主于愛君原非有他不如是則人主之過失無繇上聞也況我

皇上擅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者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謂

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益望

皇上爲堯爲舜以成清明之 朝廷而已尚不如漢臣犯妃匹之嫌有卻坐之愆也不意有

于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臣衙門已有公疏申

救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自可無言但臣伏思言者一

段苦心積慮不透徹于

皇上之心恐

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

而天下亦與俱危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

嘗譬言官之有言猶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

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沽名而以藥苦我則

良醫必走而其人病危矣然而世必無此

人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

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我之能慮聽者直適

以表我之能容頌大舜者曰舍已從人頌成

湯者曰改過不吝蓋惟此顯名

皇上能有之

皇上不自有而以其名予臣下於是世始得指

而稱之曰此

皇上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心

於是愈苦矣臣又伏思臣明旨謂內廷之事

與外廷有何干預臣每反覆斯臣旨以為非

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官府不能為一體中

外不必為同心彼牽此制事事抵牾甲可乙

否人人異指故疆場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

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正宜通其血脈使天下臣工皆視

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件件照管節節呼應何憂

天下之不治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為后羣臣

苦諫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遂至流禍唐室大約佞臣之言往往類此不

知王者以天下為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

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

家事視國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豈不知

從諫可以取權矯拂易于獲戾但事有順則

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櫻

君父之鱗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也伏願

皇上諒其樸誠俾還原官行其所言今後凡有章奏更祈

皇上下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苦口之辨一不礙

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

君臣同體天下幸甚臣草疏已就見臣同官馬鳴起

聖孝以繼述爲大一疏已荷

天恩曲賜優容乃知

皇上真不世出之

主舍已從人未嘗不可爲大舜改過不吝未嘗不可爲成湯亦在力行之而已臣愚不勝祈懇

聖意融回環召二臣特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月十一日具

奉

聖旨屢諭不許瀆擾王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本內引用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任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倪阿卿

公名應春字申之號吉旋直隸桐城人舉萬曆丁未進士始令上杭清慎廉明慈祥弟仁善自化而豪強脅服于今稱真父母焉甲寅考最選入西臺彈劾不避權貴然於重陰積霧中直拔根柢舍狐狸而問豺狼于是羣小側目衆正始安迨三案聚訟公時出正論主持之會逆璫擅權知事不可爲矣借差歸里若將終焉而前所糾斥者悉起爲逆璫入幕之人遂嗾奸黨某指同年左公光斗爲贊而削奪矣毒心未快仍勒名要典欲中以奇禍事且旦暮發幸天佑社稷

今上更化而瑞黨盡殛

環召正人起公南太常寺少卿予

詰命尋陞太僕卿而宇內欣欣瞻望其風衆焉

文殿撰

公名震王字文起直隸長洲人登天啓壬戌狀元公爲孝廉三十年清標絕世物望所歸及第後海內即以文文山忠節期之會言路有攻訐鄒吉水媚璫者公首疏斥之璫怒幾中公危法賴韓盛二公力救僅落職回籍尋以逆璫嫌隙廢黜編氓時有危言浪傳公神氣恬夷言論自若入竺塢山讀書賦詩灌花蒔藥蕭然有塵外之致四方韻士負笈過吳門競欲望見顏色屢盈戶外公惟獨坐一室弗與妄見竟日緘閱舊業但焚香啜茗洵矣當今清流第一人也詩文盈尺不暇枚舉祇附除夕元旦紀事言志諸篇以見公之高致云戊辰言路交章共薦

聖天子特起爲侍讀公尤高臥更越歲始出山

明良際會行且翹

中興于萬年矣

封事見後

附詩六首

甲子除夕

喜見春回在歲寒物華無語靜中看梅因地冷
枝猶凍鳥以人幽歌每憶叢桂向能招隱士高
松何必避秦官青山樵點還須我谿可名愚谷
可盤

其二

誰能送歲不新篇作者如林孰可傳多半江南
嗟賦歛大都遼左歎烽煙或云世局真環轉共
指民生似磬懸我但一樽酬令節懶從風色卜
來年

乙丑元旦

又隨雞唱尾羣紳也作階墀拜舞臣 絳闕三
年簪筆夢滄江萬頃浩歌身開雲恍見扶桑日
聽鳥疑聞上苑鶯淪落于今何所願乾坤同領
太平春

其二

柏樽狂倒醉親知共喜年華汎酒卮領略光天
無妄想破除塵界有新詩朕迎帝笑休觀劇懶

問輸贏不看棋斜日半窗香一縷百般時鳥賀
春枝

丁卯除夕

芙蓉爲帶蕙爲紳且與 清時譜逸民一歲風
波驚噩夢 兩朝天意見 王春景同怖鴿惟
飯佛跡學潛虬未敢神笑語兒曹須起舞樽前
難得太平身

戊辰元旦

崇禎元年
歲朝立春

元年元旦正元春 主聖如天百度新日月光
華瞻 盛代江山安穩着畸人掃門未解供嘔
笑啓事寧容到隱淪飽弄煙霞三萬頃漁歌樵
唱報芳辰

戊辰除夕

留得餘生戴 聖君七年高臥動星文諸公衮
袞誰青史一士悠悠尚白雲歲月謾誇烏兔捷
漁樵閒話觸蠻紛中宵自度昇平曲恍似咸韶
帝座聞

翰林院修撰文憲孟奏爲 國步艱艱

聖衷宜啓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

杜亂源疏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兇氣正熾羈虜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恒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感地

頌天履

卷六十一

起司

卷六十一

起司

卷六十一

起司

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小臣工勦力同心寄膳臥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卽

皇上具爲堯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虛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異水沸而

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頽靡卽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動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辭開暢臣意

頌天履

卷六十一

起司

卷六十一

起司

卷六十一

起司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焉輿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項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卽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常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興

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

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

安取此駕行豈繡橫玉香金者爲也 經筵

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

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

誦說無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

祖宗之朝

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間閤隱微無

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

照懷奸挾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

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

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

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祗成故事

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

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處于中涓常

侍之口頰夫

大君照臨之體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能解於是無

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 中旨之傳宣

且以一藩之越禮呼咈盈庭乃致諸藩之停

封 恩膏久壅國尋家範盡覆之爲弁髦此

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求衆喙

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絕而披根護善類者

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于葛藤此

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于無

事全虛廟算何以張捷伐之威慘如黔圉而

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

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

總憲鄒元標行矣念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

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

三朝慙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于

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竊幾似濁流之投言道

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

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
削籍歸農彌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馳
驛破帽蒙頭人謂華于璫玉今諸臣被道學
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九卿也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名號而至
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
邪風鼓煽固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
皇上之洞咎臣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

非以挑爭辯但念世受 國恩更蒙 寵拔

目擊時事臣貼危人心玩愒每自當食長歎中
宵涕零治亂消長統繫

呈上一身故敢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 省
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
矣

天啓二年十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 見下

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
司經局事文震孟奏爲 講筵已輟臣忠
未據謹劄微忱仰祈

聖鑒疏

臣一介書生悞蒙

先朝拔擢感激 國恩矢圖報効疏觸逆璫卽
時貶謫林居五載削奪復加恐惴憂虞幾無
死所幸

聖明御宇日月重光 詔起田間還之史局叨

侍 講惟又經一載臣每當進講之日輒焚

香告

天願一言半語獲當

宸聰期畢涓埃仰酬 恩遇而才智疎淺啓沃
無能竊謂

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以經術經世乃

爲實用反復開陳未嘗不與時事相關切也

臣竊見自逆奴匪茹

聖心焦勞綜覈事功須挈綱領刑法雖峻猜疑

漸啓干事未有濟也故于君使臣以禮章勸
皇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姦酌用舍尤
愜悵焉見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
罰未明今虜踞遵永十有餘旬瞬息長夏又
將秋高彼時時可來我着着無備夢如繁絲
絕少成緒故于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
不足畏則戰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
祿能必當其官信小人者失士也見羣小合
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

卷之二 起用

目八

五〇一

聖意持之甚堅而姦黨圖之愈急故於子語層

太師樂章願

皇上訓諭是非辨別邪正而曰一音難而衆音
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蓋天下容有
無才悞事之君子而必無懷忠報國之小
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
輿援而思辨雪矣消長剝復之關甚可畏也
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身爲六卿之長獨蒙
皇上眷注而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竊弄朝權

擅行私臆故于甘誓章言戰勝攻取非獨左
右之恭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日用舍不淆
于倉卒則國是定而王靈暢威福不假
于信任則神氣振而敵愾揚大抵皆爲用人
之人發也又見永光無事不專而濟之以狠
發念必欺而飾之以朴機深計巧投無不中
人皆知盧杞之惡而咸畏林甫之岸谷故
以年例大典而變亂

祖制以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
敢訟言臣下雷同堂國之福乎故于五子

起用

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伺者無所售其欺

心純壹則巧于中者無所投其隙臣故知

皇上天縱聰明必洞燭其情不爲所借猶爲此
語者則憂治危明之極思耳其他若盡力贊
襄恪恭官守捐軀徇國納諫批鱗精忠報
主赤心任事選將練兵信賞必罰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誠見于今國步方艱夷氛正惡大
小臣工當爲在山之斥豹不當爲處堂之燕

崔當爲朝陽之鳴鳳不當爲抱葉之寒蟬當
視國如家除兇惡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
呼朋此臣一念孤忠根于天性九死不同者
也然臣之自爲謀則已拙矣官非省臺身無
言責優悠清華循資上進豈非便計而惑憤
時事痛不能忍亦謂臣今日餘生

皇上所賜仍欲以此餘生仰報

皇上不以數年摧折變其初志耳羣謀方熾首

櫻其鋒此疏一出豈有全理秋日講期自

不能復瞻

天表稍獻微忱矣然使蒙

皇上因臣之言洞然省察內除姦佞外攘夷狄

較弘大業聿奏中興臣雖得罪有餘耳焉

崇禎三年五月初八日進十一日奉

聖旨文震孟講惺數陳寓規時事知道了所指

呂純如慘殺名賢藉援求雪及年例變制考

選損才等語還着蔣寅奏明本後失寫日期

着照填補行該部知道

跋疏藁

震孟甫入仕版卽見要人交結中涓之迹外
內呼應有如桴鼓每自發憤思拜疏者屢矣
抱老成之識者恒戒以新進不宜多言奏成
復毀且至再三至秋冬之際逐名賢與黨議
勢將燎原欲昌言以遏邪謀而身非言官抨
擊非體乃借朝講發端中含譏刺俟其相
復而後暢言之於十月十八日奏進適
上有皇女之慶未入

御覽而羣小側目切齒某給諫者已具疏相糾
矣更有善謀者謂此人立朝未久無可彈射
且味其語氣非縮胸避禍者不如仍以內
旨處之二十五日宮中喜宴爲偶人之戲宴
畢魏璫進曰前新狀元文書以偶人比
萬歲殆不可赦

上曰渠言云何璫對文書中所稱傀儡卽偶人
也

上又謂何故比我若是醜耶璫又對渠見

萬歲身材短小奴婢輩朝夕扶持上下金臺遂以相比不殺之無以示天下二十八日 講

廷說書畢瑞傳

上語新進文震孟出位妄言藐視朕躬與杖八十時首輔福清華公向高在告次輔蒲州韓公壻應曰今年新取文震孟首多士海內方慶得人且

皇上首取士豈宜遽加摧折瑞云旣

皇上首取士便當盡忠何得放肆如此蒲州云

傳天啓

卷三

七

三

五

渠新進書生不諳事體直以此爲盡忠耳瑞云此

至尊于偶人可謂忠乎蒲州云疏中語意自明

何敢指擬

皇上瑞辯論不已聲色愈厲蒲州云此大事諸

講官俱來一言上饒鄭公以偉進云震孟家

世忠孝卽宋文丞相之裔寧敢指擬

皇上瑞曰誰爲文丞相非今三忠祠神耶衆曰

然而潼關盛公以弘懷慨云邇來新政惟首

取得士快人意耳今必欲處之卽 朝廷亦非吉祥善事我輩尙當面奏力請瑞云若更面奏便着錦衣衛拿了此

上復出衆遂不敢言而退閣票罰俸一年 中旨改批云云一時論救者頗多而福清公尤痛切震孟因欲補外職自劾吏部不可乃歸歸林後凡有 旨申飭必以震孟爲首蓋諸奸所以中于瑞者不遺餘力必欲殺而後已丙寅歲有周忠介公之事据撫百端閣票所擬巨魁蓋明以相指也適有天幸獲免至冬復有顧同寅事馬牛不及煖煉成獄顧名其間已有 旨逮矣不知何緣中止僅從削奪冢宰猶指賤名語瑞曰此人非可留者瑞乃大書其名揭于座屏丁卯六月復將尋舉忽訛傳孟已削髮披緇不知所往瑞因使兩騎至蘇偵其蹤跡兩騎復命而朝事已變乃得刺此餘生復瞻

聖明之世也其冬方議起廢有一御史復指賤

鄭太史

肯仍回道管事蓋璫猶姑爲寬假以冀招徠公
屹然不動迨題差巡視京營遂有另推來看
之肯彼眈眈者顯示河魁在握予奪榮辱反
掌間公漠然終若不解其意者及題差宣大
竟矯肯削奪矣公自省方恥爲效顰已拚一
官謝之至此而甘心順受曰固也吾日夜以望
謫之及也公再入春明秦人已摘瓜抱蔓惟公
碩果不食歸然若魯靈光時方倚之爲砥柱迄
于不免去國一身高名千古海內識與不識孰
與三先生
卷二 忠明 三六
不想望其丰采彼冰山見睨之後森森與槐柳
俱列者今安在哉風雨晦冥而不改其度不容
然後見君子升於公三復斯語矣

公名鄧字謙止別號峯陽直隸武進人舉天啓
壬戌進士公少穎悟過目成誦髫髻時知名世
貴盛然嗜讀書好折節東南名士爭重之十九
舉于鄉迨第禮闈入史館才名籍甚董宗伯玄
宰評其制義直繼王唐公清方英特不肯徇格
套時王司冠紀以劾客魏被削策蹇驢出都公
賦蹇驢行送之一時傳誦吉水鄒先生時引講
學曰吾畏友也入館七于日會文殿撰震孟上
書浹旬不報時傳中外有線索交關公慨然抗
疏直陳留中及內降之弊疏引權璫煬竈姦輔
藉叢語有摘之以激璫怒者幾不測值講筵諸
老申救得落二級去公歸益閉門著書忠愛惻
怛恒見乎詞村居却掃江左人士望之有天際
真人想獨于諸君子之逮也皆周旋無所避遲
卒值以報璫會六君子同死詔獄獄生黃芝六
葉燦然爲獄卒所脫公爲賦黃芝之歌詞聞都中
璫怒甚而公父振先曾任禮曹首劾山陰朱相

名言云此人非可起者因有不簡之說蓋震
孟七年湯火萬種連遭摠歸此一疏然而不
自悔也惟是空言無施不能稍報 國恩萬
一以爲深歉若謂治政言之名樹先見之機
則主臣雖夢寐所不敢出矣

震孟以十八日拜疏後五日尚未奉

旨孟謂言而不用或遂譴責無所不可奈何以
小臣故復啓留中之漸乎遲十日 旨不下
當再補牘耳同官鄭君鄧曰此須他人繼之
卽于二十四日入奏以揭致福清公公云文
疏非留中直忤內意將有處分以
皇女喜筵未竣稍緩耳越四日遂同謫

馬中丞

公名鳴世號岫旭陝西武功人登萬曆丙辰科
進士初任山西洪洞縣令凡五年操比懸魚惠
同馴雉去後四民謳吟思慕建祠肖像社而視
之刻有仁民錄口碑錄蓋兩枝五稜之誦迄今
如一日也以治行卓越徵拜山東道御史旋以
請急歸時魏璫方竊弄威福楊左諸君子羣起
攻之公在山中讀邸報輒爲髮指甲子年入都
陛見之日正目睹昌言諸大臣紛紛削籍每仰
屋長喟奉

命代符東省璫勢餒絕倫炙手可熱撫按大吏
爭借題獻諛參天配聖罔不極口揄揚如漢廷
頌新莽章滿公車相知謳公魯人獵較奈何獨
違衆以將虎鬚公笑而不應孳孳察吏安民職
掌以外語不及私絕無一字相通問饋先是公
巡視 皇坊工部敘 大工疏首列公名內用
硃抹去功而不賞璫已戢怒待之矣公詢之政
府晰其底裏意考核疏上必處分及奉

君十二大罪浙人多怨之方逆璫播虐徐大化
劉志選皆故相親暱爲璫軋兒擅政指公爲黨
魁丁卯遂織入顧同寅獄詞削奪永錮公避禍
爲訪道之遊登廬阜越巔覽羅浮諸勝芒屨道
裝人不知其爲峯陽也

龍飛之始諸護璫局者力扼公扼者旋以媚逆
敗乃奉

旨環召而扼之徒意猶未已然無如公論何則
仍補公庶常李侍御長春疏云博聞強記之鄭

須天廬筆

卷三十一 起用

鄭人豔稱江南真學士者三月庶常七載廢棄
卽不破格優擢奈何猶不與以應得之編簡受
傳習于同舍等趨承于後輩事體之大乖錯者
也適丁外艱躡踊幾絕端居讀禮日侍太夫人
側不復一通貴游蓋公遂若無意于世道者嗚
呼如公者其可無意于世道也哉

黃芝歌

我聞中散長吟後靈芝不肯煌煌秀胡爲乎來
園中脩夏至陰滋豈其候一枝兩枝徐相湊純

坤成數意乃究瑞氣所鍾神物就下爲河岳上
爲宿色正中黃神之祐天心有在愚者詎似蘭
當門義致寇狐狸鰕鱗紛踐蹂茫茫杳杳何足
叩靈根乘願匪輕茂繁花空與雕欄簇腐草欣
欣非我族脩然挺出人間宥寒芒熠燿光雲繡
榮枯傾刻寧不書根浮葉落中無疚優曇一現
真奇邁如鳳皇鳥駒虞獸已矣白今無馨臭瓊
臺瑤宇居還舊我所思今尚山岫高山莫莫流
水溯天空誰和松風颺東園綺里清音奏曄曄

須天廬筆

卷三十一 起用

五七

療饑吾所授相將散髮仍披袖馴馬尚蒼危且
陋盡歸乎來唐虞宙

翰林院庶吉士鄭鄮奏爲 聖治方新昌

言當採懇乞 聖明早鑒留中之弊以塞

亂源疏

臣蒙

聖恩讀書中祕歷觀往古興亡之數循覽今日
理亂之幾每中夜屏營憂心如禱頃見脩撰
文震孟疏私慶有爲

聖主忠言之人意

皇上天縱聖明必將遐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

頤天牘

卷二

聖明

臣

惟章奏

候 命浹旬未蒙報可臣竊疑之臣惟章奏

之批答官府奉交之牒理也或朝上而夕下

或夕上而朝下則 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

知則大臣不得以撓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

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

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 留中之漸也留中

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弄

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圓之義又若不經

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奧之奸有譏寒心未
得所謂攷之 本朝故事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廟時蓋因權璫之煬竈在

神祖時則係姦輔之藉叢

聖主當陽如日始旦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

不可知者也國家之患其始皆起于不可知

及其可知則相顧歎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

頤天牘

卷二

聖明

臣

時事日非疆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

無廟豹之雄 臣謂此皆已見之病醫力猶可

施而留中之事症候微結非

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 臣歷稽史冊凡召亂

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

降之屢 旨用以頓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

而留中之一綫或以陰潛

聖應其徑實使人疑清明之 朝豈宜有此語

有之其微易著也其未兆易謀也 臣願

皇上之早圖之也職初荷作養本無言責臣當具

見留中爲治亂所關且數日以來未見爲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略陳梗槩伏惟

皇上聖賜省覽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二年十月廿九日具題奉

聖旨

奏

聖旨朝儀大典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比擬

僭臨執視廷臣如戲文震孟好生可惡鄭鄤

這廝黨護同鄉窺探上意本當重處念朕首

科取士新進書生不知大體姑從輕俱降二

敘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湖廣道御史馬鳴起題爲 聖孝以繼述

爲大 明旨以禮法爲經懇祈毅然立極

作 天地萬靈之主虛中轉圜慰中外臣

民之心晚

臣聞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爲元子則君必

當以天爲大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

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曰天言垂于世者

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懲斥曰天罰

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怨中正自持乃

可以齊家治國稱肖子焉若人臣之事君也

戴之如天戀之如父莫不願具修身齊家相

承付託之重對越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

良以分義莫逃感恩圖報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上孤危移宮未定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鳴

憂惶靡措及榮登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

慶 神明有主此見

聖孝繼述庠智風成又莫不懽呼舞抃共慶奕

葉重光今且五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志學

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身齊家以爲治國平

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擇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

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

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

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眩恍惚以後遂

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

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捧讀

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順

以貽

君父之安乃敢過爲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

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念痛心幾傷

玉體之和誠思

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何如珍攝至諭諸臣不

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未協輿情煩激所

不免者蓋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

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謂

皇上如天之德但思可酬也錫以一品之名號

加以第宅歷其胤子則酬不謂不厚矣若謂

在內乏調護之人也則

中闈有主已叶坤維之貞兩宮順承共抱衾

褥之好左右朝夕不可謂乏人矣乃客氏者

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召戀戀不忍割使絲

綸拂經喜怒乖錯豈所以令天下後世者也

臣以爲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皇太子冊立

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

簡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沐自持者恒嚴闔域之戒時肅內外之防紫禁遙遠保姆何人乃輒輕爲出入非所以肅官禁之防也不便者二夫貫魚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怨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無傷生疑鼓鐘時聞于外近習權璫線索易透涓涓不已將成江湖不便者四今之出入外廷以爲不可而爭之皇上以爲無傷怒其沽名而罪之書之史冊謂以一寵婦之故相繼逐言官貽累	聖德不便者五國體所關內旨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貽議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朝廷而羞當世不便者六此故微臣款款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讀
--	---------------------------------	----------	--------------------------------	------------

聖諭謂 <small>臣</small> 下逞臆沽名欺朕勿冲夫 <small>臣</small> 而欲欺朕爲天下之大戮諸臣奚敢自犯至勿冲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	聖作物睹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發帑無留難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加焉況在事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勿冲自命而罪下臣之敢欺也	皇上以宮闈爲重以繼統立極爲主斷絕小恩勿狃于嗟咿嚅囁之言採納羣議勿任夫喜怒愛憎之私將	天地	祖宗實式靈之豈特大小臣工共沐高厚已哉 <small>臣</small> 無任惶悚戰慄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還
--	---------	----------	--	---	----	---	-----	------------	-----------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
有何干預本內線索子樣指何事件是何主
意且屢諭已明馬鳴起如何故不遵承又來
援拾遺投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
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周給諫

公名之綱號冲白河南商城人舉萬曆甲辰進
士授山東濟南府推官調廣平清慎持平執法
無枉無縱兩郡頌聲鵲起甲寅選入諫垣侃侃
直言立 朝正色借箸伐奸霜飛梧掖
熹廟登極以侍衛東宮寺人襲廢濫甚公切憂
後日此輩冒濫專權之漸焉急欲具疏裁抑而
商之兵曹皆猶豫不果乃請之大司馬某尤未
能裁決乃于會議一司官云查照

世廟時黃錦例然亦稍留畏縮公卽閱 大明
會典遂引例特疏於是事定無敢越

祖制以此魏進忠暨諸監及姦姆客氏等皆銜
之稍歛戢焉甲子公奉 旨偕陳太史子壯較
士浙闈已 陛辭過楊副憲漣疏列逆璫二十
四罪舉 朝聞動羣起攻璫公遽草疏力諫諸
僚宋沮公云已奉差出何得又上言事勢非所
宜且違其 旨矣不思前過其封廢怨猶未解
今復益其怒耶若出矯旨卽改其差而更覆其

罪禍且不測公曰今璫逆惡貫盈不久自敗者
吾豈畏而不言他日何面目立于廟堂之上
以負臣節雖改差羅罪吾亦甘心也乃具微臣
今已陛辭權璫終難絀口疏上公意謂遠
衣危坐靜聽處分而若天佑者竟留中不報
趣入浙矣時各省直試題多迎合璫意者而獨
閩楚江西山東浙江五省指斥中官語甚警策
於是宵壬媚璫借以爲贊而嚴譴四省考官皆
奉削奪之

天龍筆

卷三

忠明

三

命浙闈猶未及公曰同奉 旨試士而四省居
美名若吾兩人未蒙廢斥世人皆以吾爲小人
也豈可具鬚眉偷生于天地間乎心懷慷慨且
夕摩挲乙丑掄資陞太常正卿公預不安而陳
太史于十月間借他事被削公卽請告遽奉
命閒住公清脩恬退方遂初志杜門著書教子
課文欣欣若三公不易焉

今上知其清忠亮節召復原官忌者畏之尋遷
留都光祿卿公于升沉頓忘 五度外云

兵科右給事中周之綱題爲世襲原闕
國典 聖恩豈宜濫加懇祈

皇上慎重 綸音無輕傳授以杜希倖疏

竊惟 恩賞者 朝廷之公典而爵秩者尤
國家之名器況于座襲且子于孫孫代受纓
組之榮坐享富貴之極非有軍功不得輕予
祖制昭然無論文武內外罔敢幾幸以奸大典
亂名器然後仕路肅清而法紀森嚴誰復有
遺議者昨臣等辦事該科接得兵部一本爲
欽奉

天龍筆

卷三

忠明

三

聖諭事因跪捧 勅諭讀之于奉聖夫人客氏
司禮監掌印秉筆太監王體乾宋晉魏進忠
等太監梁棟王朝忠等原廢男與原廢弟姪
人恭衆矣或錦衣衛指揮僉事或都指揮僉
事或正千戶管事或實授百戶俱准世襲給
與應得 誥命則官級亦恭崇且顯矣臣仰
見

聖恩之浩蕩固不靳于 掖廷左右之人又知

諸監之遭逢薰繇延于簪纓世代之遠可不謂 特典殊遇哉但

聖意之眷綏者不過皆因其勤勞敬慎贊襄多年耳夫鞠躬盡瘁臣子嘗分諸監夫獨非臣耶雖

主上寵顧逾涯不悅金吾世爵以酬惟蓋之勞然遠稽

祖制非有功多血戰績高汗馬而驟加以崇疊世胄不惟拂制亂常亦且駭觀驚聽雖偶昵于中情亦

聖心之所默然不自安也在諸監仰荷

天恩固自謂功懋懋賞亦何辭于應襲之常獨不思蟒衣玉帶貴享已極而必欲其子第金緋交錯奕世輝煌非惟知止知足義當謙遜究且怙寵過驕宜思令終則亦諸臣之所當長慮却顧也若黃錦事例其弟姪黃鏐黃澄在

世廟時以東廠緝捕有功准陞錦衣衛指揮使

加陞後于

穆廟時雖以 特恩黃錦王本並馮保等廢弟姪錦衣千戶果否襲職後卽斬然無餘矣無論其遠如

神宗之踐祚僅十餘齡不更幼冲于

皇上乎當時之備位局監護侍 宮庭者不聞黽勞而有襲

神宗之御極四十八年不更多歷年所乎當時之卽有便嬖當前似無傳陞者亦不聞既陞而又襲若今日濫觴一開曷其有極且復使之管事秉政儼然卽真非所以適

祖制傳後世矣且考 大明會典 皇親及內官家人傳奉陞職者襲替俱減革又兵部題准內外文武子弟人等或以技藝勤勞傳乞陞職實與邊功無干者襲替之日查革皆奉神廟明旨依議行載在邦禁條例可覆按也煌煌

祖訓耀如日星與其裁易于彼孰若慎重于先

之爲愈耶况

皇上固動必法

祖者倘刻印刻印撤回 成命固

聖明仁孝之心見義之勇卽不然諸監亦皆小

心慎畏不肯自後于呂強張承業者肯力請

于

皇上曰吾儕小人何敢以子弟之祇憤而濫

朝廷之世官毅然力辭以成

皇上之令各一段盛事傳之中外不尤愈于諸

爛竿頭玷忠謹家風哉臣等小臣也雖一念

赤忠期期不敢奉 詔所賴以挽回

天聽者惟是濟濟大臣昔真宗朝宦者劉承珪

以端謹事上病時求爲節度使真宗促受之

王魏公且執不從曰復有求爲樞密使者何

以應之故遂中止今大臣自能補膺格心力

爲中寢又無待小臣之嘵嘵也臣不識忌諱

何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近侍官敘勞歷襲原有舊例着遵勅諭行

不必執爭該部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周之綱題爲微臣今已

陛辭權璫終難緘口懇祈

聖明毅然一斷以消隱禍以快中外聽聞疏

臣以咨序承乏試差半月以來杜門戒裝初

見左都御史楊漣以鐵筆赤膽劾魏忠賢

累累多款尋而臺省交章白簡山積臣不勝

願 天慶幸曰忠賢手持 太阿口銜 天

憲逼

上憐下貪縱已極竊恐包藏禍心已明明有爲

振爲瑾之漸今鬼神不逞實假手于憲臣以

聲言其罪迺滿 朝臣工如鷹鷂之逐鳥雀

無不欲寢處其皮而爭啖之此正 國家之

福不欲貂璫權倖滋蔓于

君側亦

祖宗二百餘年養士之効有此大小臣工同心

歷血培植奸邪不可謂非漢廷汲黯也

皇上聰明天縱豈不知公論之難遇而故爲切

責以箝臣下之口亦豈不知忠賢之兇稔而

故爲優容以釀肝腹之亂無亦搏虎者不欲

其急揚湯者先止其沸而徐爲剪其惡乎不

知天下事端倪未指猶可收拾至于形見勢

露瞋目視人真如鷲已張爪而又假之翼犬

已露眼而又投之骨必且遮日冲天橫口噬

人嗟乎遲矣忠賢權倖

人主富傾敵國其氣焰衛力喻吐可以成風雲

呼吸可以變霜露一旦滔天之惡滿盤托出

豈遽甘心于衆矢之攢身而不求爲吞舟脫

網計者彼方眈眈懷叵測之心

皇上且煦煦有難割之愛彼方恃寵有無將之

志

皇上且加膝如驕子之視彼方巧爲掩飾欲抗

外庭之議

皇上隨亦逆耳有沽名賣擾之 責彼方明假

緝訪大張東廠之威

皇上隨誇忠直有不避形跡之稱倘天未厭禍

從此更無忌憚如自古閹宦之決裂流毒者

豈臣子所忍言哉況

皇上以冲年踐祚孑然一身負社稷生靈之

托有如姦穢在旁而不知則

祖宗在天之靈必赫然懸尚方之劍况東夷川

黔干戈滿地四海多板裡之象有如橫路

禍而不已則蕭牆腹心之變必窺伺長酋虜

之心臣固逆知忠賢之不能令終而不得不

怖其卒也昨見批輔臣一疏

聖意慙慙于忠賢之勤勞保護夫忠賢一刑餘

棄子耳今獵躋麟廐富貴已極有何勤勞尚

未酬報而津津言之

皇上爲

天地鬼神所保重百官萬民所擁戴忠賢何物

而能以一腐穢之身護衛

皇上是皆忠賢之乞憐怙寵敢于自誣敢于附

會其說故爲此動

皇上之眷戀耳迺反曰言者之牽誣而諸臣之

附和也又臣之所未解矣語曰山有猛獸藜

藿不採方今權閥得志皆謬官府相隔輔

臣詞竭似難再請卽出而詞劑此事填空頭

勅想元輔亦必自有說乎冢臣公忠貞直一

片赤陽以人事

君便當急出視事坐鎮紛囂佐風憲者無憂乞

歸司封駁者無妨顛直惟壹意急公任事則

大臣法小臣和內地不肅清者未之有也臣

義不容默惟

皇上亟除忠賢以清

吾朝之惡卽日遠

闕廷可無杞人之憂矣臣

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十三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陳該部知道

劉水部

公名麟長號乾所福建晉江人登萬曆己未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政時門殿工作盛典凡一差常三四員董其役至公獨肩之朝夕拮据積覈無遺冰蘖自矢挺特不撓直以國事如家事也總理工程內監馬誠與逆璫魏忠賢表裏爲奸於皇極門揭開工費幾三十萬金而公躬親督率極力爭執祇六千金竣役于是誠深銜公突捏妄菲欲中以奇禍會大司空王公佐調護之而對公曰若輩謗語卽汝薦章也適敘荆權差有同年以親老懇讓者公以地瘠遂辭焉而同寅以破例相咎王公曰釐處能恬冷處能耐他日大器也先是遼事告急都城有濟隍之役公冒暑趨督分方計夫量土定工節省萬金而且速成之巡視科臣魏公大中語人曰體國恤民真幹實事者僅見劉君耳每有興作輒移劄曰劉主政識見精明真心任事可委焉公不顧勞怨凡見信于堂翁而取忌于中

外者類此復遇北河之役適蓮賊猖獗竟無前者公曰朝廷養士謂何慷慨請行則已拚性命赴之而忽遭外艱公痛哭科疏謂忠孝不兩全踉蹌回籍讀禮苦由中而深爲廊廟憂粵惟服闋例從優補時值逆璫用事大亂銓政亦素嫌公候及半載而僅冷署街道廳抵任次日卽毀權璫王體乾侵街房若干以殺鬬勢及清追五城官房變價及萬金以助大工蓋戚畹大璫所據者也由是而伏禍益深矣或有圖南都採銅而謀之于公公正色曰盍不念

高皇定鼎金陵艱鉅乎吾輩臣子忍毀之耶其人縮舌而退訴之逆璫夫乃屢觸兇鋒璫固屢欲中公爲無隙可乘會估計保橋之議該公責任同馬誠崔呈秀楊夢袞及虞掌科廷陞踏勘公造次治一飯頗簡率從役無犒墊于是誠益怒遽去崔楊亦舛舛不發一言而別惟虞與公細心料理公謂橋經二百餘年形長勢險若從新保托難必堅固且爲費不貲聞內估用銀三

四十萬職以爲不如乘冬水涸冰堅之際只從橋下略填柳木夾以灰土夯築杵實以便拽運其費不及保橋十之一也虞卽忻然贊從曰可而堂翁黃公克纘疏聞奉旨議行矣公駐蘆溝橋典役不數日而呈秀儼然以堂官臨之突出一旨橋道見在運石何必再行保墊顯是司官計圖侵冒着降三級調外任既聽降補而忽矯旨曰劉某奉旨欽降曾幾何時而遽行補官顯是鑽刺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公乃破帽青衫策蹇出國門人皆危公以不測唯自拋身家聽之矣公歸意興擴然絕無隻字入長安戊辰恭遇

今天子御極臺省交薦當事者謂公留意節省部帑當瑞括之後必大詘非公筦出納誰則破夙習爲國家儲尺寸者急以原秩起公公奉職硜硜恪守舊章與時不合復以外謫歸久之遵功令補常別駕政聲藉甚兩臺廉其清慎明敏攝看崑邑公所蒞抑豪強釐蠹弊清嚴加賦

幾二萬金徵比有方而民不苦鞭笞咸歡若更生而二天庇之也荆溪民大譁當事者謂公素得民以撫屬公公單騎來開誠諭以禍福皆感泣羅拜聽命被繫者想得直諸貴勢不敢打法爲修民郡不逞一二效尤縛不旋踵公力多焉噫公以一腔血誠任國家事前後侃侃執持不避權要雖經摧折不少回皆人所難其與人爲善尤見于熾炎正熾時上大司空一書反覆數千言詞誼激烈所陰維者不旣何罪而屢見逐今清議樹人齒芬忠節大著雖偃蹇一官有餘榮矣

上大司空黃鍾梅堂翁書 劉錫長

昔天曆乙丑年八月黃公奉召命在途劉公起復候稱在京

惟閣下之正色立朝也衡曲直如尺洞貞邪如鏡疑定不動如喬嶽泰山移官一事力鎮羣疑紅丸一案獨排輿論立屹柱于怒濤之衝揭皎日于豐蔀之下至于名可厚身可去而一段愛

君憂國之精誠終不可轉一段維綱常扶名教之節概終不可回昔王孝先御簾之議及

顧大雅

卷十三

起原

九

山陵之對韓魏公之調和兩宮至風曹后還政撤簾卒成大事定見定力惟閣下有焉勇退以來時氛漸豁公論漸清而

天聽亦漸回今實錄修矣挺擊移宮紅丸之案定矣皆閣下一言定國之力有以持之矣而後適今閣下愛

君憂國之精誠維綱常扶名教之節概適愈皎皎耳至近事處分尚有可述者如悞國之姦雄誅朽骨于旣在朋仇之羽翼搏炎勢于

方來倡逃之經略頓伏鎖于蒙街盜餉之撫

按嚴追賊于法曹皆今日國法之極斷而

人情之稱平者也然愚生靜觀局外竊不勝

履霜之慮者何也紀綱宜肅也阿柄得無倒

持否門戶宜清也矯枉得無過正否譬國

運于今日如病癰癰之人必決去之而後快

癰瘡盡而元氣亦隨以消亡茲正癰瘡去而

元氣消之候也爲國家長久慮者尚可無

培養元氣之術而更以剝削消導之劑隨其

顧大雅

卷十三

起原

九

後哉然以今日局勢觀之抑何剝削消導之

劑日進而不已也夫右者刑不上大夫訶斥

不加于耆舊蓋務以禮義廉恥待士卽所以

尊朝廷也今

顧命輔臣爲民當差矣元老舊忠削籍追誥矣

卿寺臺諫之官當死不死應流不流賤人挫

辱奴隸敲扑斃杖下者相踵矣夫此數人者

於門戶中或爲宗主或爲羽翼貶死亦何足

惜小子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唐開元間宰

相張貞嘉欲杖都督裴徊先張說爭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此言非爲徊先迺爲天下士君子也又夷州刺史楊濬坐賊當死玄宗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我朝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較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復兼刑獄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剛氣繇此折盡變故所以少節概之士也我朝忠厚立國久無此事迺今突見于

英妙之主誰令啓之以至于此夫人才實難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除是大奸大惡必不可容非然者各宜使之自新不宜使之自棄就使在彼門戶之中豈無真才其人可收試用者若動以黨之一字橫肆羅織豈盛

額天臚筆

卷三

建用

全

明之世與人爲善之意昔柳仲郢先爲牛奇章所辟後李贊皇辟爲京兆謝曰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于僧孺元稹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諸人之才皆可用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何如耳沈忠敏公求再居言路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黨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爲進退習以成風當別其邪正能否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進退哉今穀維之鬪既平虞芮之爭盡息似亦更無伏莽之戎隱機而思反戈者善用之則皆有用亦誰不樂爲吾用者而一時風聞喜事尚務搜索于纖瑣短長疑似情愴之間強置人于黨以媚人甚至以一罪犯賤流株累朝士至數十輩令槩入于繒繳之中而鮮能自脫國家養才幾何而堪此摧折也凡此皆銷削元

額天臚筆

卷三

建用

全

氣之事而不究于培養之術者也。日甚一日而國運且隨之尚忍言哉。小子杞人悲天誠不知稅駕所囿下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亦非後樂之會矣。神格心之功妙回天之手非閣下今日當軸任而誰任哉。蓋閣下當日立朝議論從

君國起念而非從一已起見從綱常名教爭是非而不從意見情面爭勝負故一時議論亦取其足以尊

顧天臚筆

卷三

起用

九四

君愛國維綱常扶名教而止而此外身名直付之飄瓦浮鷗毫不芥蒂故一時雖波翻鼎沸未肯帖然信服曾不兩年忽焉如百谷之歸王無復敢有崖異者何者其定見定力有以深服人心而攝其元氣故也。故曰身在堂上然後能辨堂下曲直君子之矜而不爭和而不同用此道也。若認作分門樹戶務求翻局之意而附會之不大失閣下之初心而元氣一泄無餘哉。方今士風易靡人情好佞閣

下之前豈無如蔡京之于司馬公郭祥正李師中之于王荆石依阿諂隨以取憐一時而包藏禍心于不測者定見定力如閣下知必勘破其微深惡而痛絕之而不墜彼雲霧者也。昔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遇主免役蓋惟是之從而不苟時之好惡所以爲君子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小子知閣下能以不苟時不苟合自處則世有不拘時不苟合之人于此亦知閣下之必有以鑒之也。小子從鄉閭後進事閣下頗久蒙閣下教愛頗深是以敢不避忌諱冒昧一言于閣下之前惟閣下裁督世道幸甚。國運幸甚。若候補一官已四閱月啞蟠木之無先其幽谷之獨後此自疎拙之分應爾無足爲閣下道者。鱗長臨楮曷勝惶仄之至。

顧天臚筆

卷三

起用

九四